

本國學基  
叢書  
周禮正義  
(一)

國學基本叢書

周禮正義

(一)

孫詒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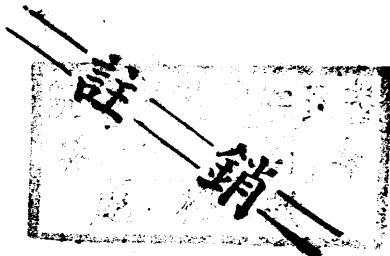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10146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151B



書叢本基學國

義 正 禮 周

(一)

著 讓 詒 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纂。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論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闕章。縟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崑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駭。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大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勑之哉。其闕意眇眇。旨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

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闈闈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擲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遽。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閒。若會四枝百岷。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臬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郟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

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蕪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間。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

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廢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瘡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杪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閔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目而

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與相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閔意眇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



學以臯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擗叅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艸剞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櫟栝鯁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厯也。繼復更張義例。剟鱗補闕。廿年以來。稟艸屢易。最後迻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

閱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鉤稽而揚權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倮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睠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陬隘而譎觚。干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宐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己陳之芻狗乎。旣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示櫟楬。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閱。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

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且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 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

此本原出北宋槧。雖明刻。而在諸宋本之上。近黃丕烈。

有重校刊本。

今據此二本爲主。閒有譌脫。則以孟蜀石經。

元石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下二卷。首尾亦有殘闕。拓册

臧湖州張氏。今據湖南周編修鑾詒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殘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性讎勘極疏。譌躋挽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

本。難以依據。

及宋槧諸本。

阮元校勘記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丕烈札記所據。有宋紹興董氏本。互注本。今所據。有陽湖費編

修念慈所校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有明汪道昆放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

參校補正。箸其說於疏。

凡嘉靖本注。譌脫顯然。

宅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箸於疏。唯衆本是非錯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箸之。

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

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毓冗。

近胡培翬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阮記。

俗本譌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間。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閒有不同。所載異本異讀。原

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箸之於疏。釋文據盧文弨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以存六朝

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董道說。隋書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帙並同。董說不爲無據。唐修經疏。大都

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絕無援引沈義。而其修改之跡。尙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宐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入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

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臆揣。不足據也。在唐人經疏中。尙爲簡當。今據彼爲本。疏據阮校宋

德化李氏有宋刊八行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段校也。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

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三君異義。但

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掣覈闕如。今欲橋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

咸込省約。注文用奧。則詳爲疏證。蓋注明卽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

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閒有刪劄移易。而絕無羸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

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胡氏儀禮正義·閒襲賈釋·郝懿行爾雅義疏·亦多沿劭義·竊所未安。非膚學

所敢效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孔氏禮記正義·佾皇侃時乖鄭義·左傳正義·佾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是也。

鄭學精毋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間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塙，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注有悞違，輒爲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諄爾。

古經五篇，文繇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越。其官屬一

科，敍官備矣。至於司存悠寄，悉爲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灋。若大宰六典·八則之類。詳舉庶

務，則曰官常。若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未受會。

則官成也。大計羣吏。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緜。岷絡隱互。椒見百職。鉤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偁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閔章縛典。經曲畢咳。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癰。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詁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瘡。偏戾尤甚。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爲闕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襍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

論其不合者。則爲疏通別白。使不相殺。棍近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爲傅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紜。如惠士奇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錄雜。至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鑿甚矣。又陳免毛詩傳疏。及鄒漢助讀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失。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

如敷漁。濃法。聯連。頒班。于於。攷考。示祇。眡視。政征。敍序。表邪。裁災。蠱鮮。

齋菜。臯罪。狸埋。刮刮。壹一。臬栗。虢暴。覈核。毓育。皆省。媿美。嫵姻。匱樞。難艱。馭御。數繫。敏叩。彊強。箬筮。飄風。果裸。鸞煮。嗉呼。靄雷。磬詔。侑宥。歛吹。鹵邪。虞鑿。壯兆。寢夢。攃拜。韻稽。邊原。參三。凡四十餘字。並經用古字。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段也。考工記字例。與五官又不盡同。如殺作網。擊作毆之類。又五篇古字。如敍攷。晦于臯諸文。記並從今字。疑故書本如是矣。宋元刻本未通

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岐互。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經注字例。兼采衆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注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間有隋唐以來相沿俗書。如總摠。畝畝。齷齪之類。形聲省別。以承習



既久。姑仍其舊。唯疏中蒙案。閒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以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並詳箸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也。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

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攬拾。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二

卷。義指舛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僞託顯然。今並不取。至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

精博。甄錄尤詳。凡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帙見存。則唯箸某云。以省齟碎。大氏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之訂義。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爲開藪。此外如吳廷華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有可集說、蔣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吳書僅見傳鈔殘帙。莊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中並唯箸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獻疑之疏淺。莊有可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譏焉。間有未允。則略爲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

公致大平之迹。推論至詳。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繆。今所摹擇百一而已。宋元迄今。

訓釋既多。唯擇其義據通深者錄之。或一條之中。是非錯出。則爲芟剝瑕類。以歸純粹。凡有繆迥。悉不暇論也。

天筭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圓率則徑一圍三。天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爲塙當。今疏惟考工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圓觚。柯櫛倨句。證弧角於西筭。餘咸據古。悉緯史志。及唐以前筭經。占經爲釋。後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如鄒伯奇

學計一得。以西法推大司徒土圭測景。謂非營雜時實測。雖據密率。然非周漢人所知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攷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隊文。留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況。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應。故此疏於魏晉以後儀制。槩不援證。惟

州國山川宜詳因革故職方輿地備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塙所據或宋元舊槧或近儒精校擇善而從多與

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悒要者則於疏中特箸某本非恆例也佚書則咸

詳根氏

或兩書同引而互有省改宜兼采者則兩箸之

用懲臆造兼資覆勘

近代佚書輯本甚鏘然多舛誤難據若劉逢祿論語述何以

何晏論語集解爲何休說佚文乃沿北堂書鈔陳禹謨本之誤陳氏詩疏以儀禮經傳通解說五門制爲尙書大傳佚文乃沿董豐垣輯本書傳之誤並由討覈不審故有茲失昔

儒說解援據古籍或尙沿俗本及刪改舊文義悒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

匹校讐非改竄也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廿四冊每  
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四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周禮正義目錄

第一冊

卷一

卷二

卷三

第二冊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第三冊

卷八

卷九

周禮正義目錄

卷十

卷十一

第四册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第五册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第六册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第七册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第八册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第九册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周禮正義

目錄

卷三十四

第十册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第十一册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第十二册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第十三册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第十四册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第十五册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第十六册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周禮正義

目錄

卷五十七

第十七册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第十八册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第十九册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第二十册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第二十一册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第二十二册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第二十三册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第二十四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 周禮正義

## 卷一

瑞安孫詒讓學

### 天官冢宰第一

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疏〕冢宰第一

者。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案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此其舊題也。漢志著錄。本於劉歆七略。是西漢經本。皆官別爲篇。東漢以後。賈馬諸儒。爲之傳注。每篇析爲二卷。至於篇題。相承無改。鄭君作注。揭畧亦同。故士冠禮賈疏引鄭序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蓋合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數之。厥後陸音賈釋。及唐開成、宋嘉祐兩石經。錄目並同。釋文所載或本。篇別上下而無第一之題。蓋傳錄者所改易。非周經漢注之舊。故陸賈諸儒並不從也。鄭目錄者。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唐書經籍志同。故與經注別行。宋以後。單行本久佚。此周禮目錄六篇。賈氏於六官篇首。具列舊文。爲之疏義。今亦據而釋焉。云象天所立之官者。六官分象天地四時。冢宰爲六官之首。總建六典。故象天也。云冢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尙書周官孔穎達疏引馬融周禮注。同。賈疏云。下注對大宰。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云宰者官也者。說文山部云。宰、舉人在屋下執事者。引申之。凡官吏皆得稱宰。此經有大宰、小宰、宰夫、內宰、里宰。春秋卿大夫家臣采邑之長。亦多稱宰。則宰之名。通於尊卑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文王受命改制之事。云。名相官曰宰。據此。是相官名宰。始於周代。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宰不與五官同舉。鄭注以爲並殷制。然孔穎達疏引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鄭意殷五官亦並大宰爲六卿。大宰。殷時已爲天官。總攝六職。董子以相官名宰。爲周之改制。殆未足信。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仲長統昌言云。冢宰、堯官也。亦不知何據。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公羊僖九年何休注。呂氏春秋季秋紀、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並訓宰

爲治。與馬說同。釋文引干寶周禮注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諸家之說。並偏舉一端。不若鄭義之闡通也。云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者。明冢宰象天。取兼總六職之義。荀子王制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爲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者。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大宰卽王之相。故亦不以職事名也。賈疏云。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周禮〔疏〕周禮者。全經之大名也。漢以前經本。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故此題在篇第下。陸氏毛詩釋文云。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並大題在下。是也。此經。史記封禪書。漢書禮樂志。及河閒獻王傳。並稱周官。藝文志本於七略。則稱周官經。斯蓋西漢舊題。隋書經籍志云。周官。蓋周公所建官政之法。是也。若鄭衆以爲卽尙書周官。則賈疏引馬融及鄭序。已廢其失矣。其曰周禮者。荀悅漢紀成帝篇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釋文敘錄亦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爲周禮。案漢書王莽傳。歆爲國師。在始建國元年。而居攝三年九月。歆爲羲和。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已云發得周禮。以明殷監。又引司服職文。亦稱周禮。然則歆建周官以爲周禮。疑在莽居攝。歆爲羲和以前。陸謂在爲國師以後。未得其實。通覈諸文。蓋歆在漢奏七略時。猶仍周官故名。至王莽時。奏立博士。始更其名爲周禮。殆無疑義。左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又閔元年傳。齊仲孫湫曰。魯猶乘周禮。昭二年傳。晉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歆蓋以周官故名。與尙書淆混。而此經爲周公遺典。與土禮同爲正經。因采左氏之文。以爲題署。義實允當。東漢之初。杜馬諸儒。咸傳歆學。鄭序謂鄭少贛。鄭仲師。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而馬氏自序。則稱周官傳。鄭仲師諸子。輒氏兩注。亦稱周官。諸家解詁久佚。其題周禮與否。今無可質證。若鄭君作注。則正題周禮。故冢宰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又冬官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其二禮之注。援舉此經。咸不云周官。隋經籍志載漢晉諸家注。並題周官禮。蓋唐人兼采二名。用以著錄。非其舊題。要周禮之目。始於劉歆。而定於東漢經師。其蹤蹟固可尋也。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彼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案鄭意蓋以此經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曲禮孔疏

云。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今案漢藝文志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從韋昭說。亦以禮經爲周禮。又引臣瓚云。禮經三百。謂冠昏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瓚說最析。足正鄭韋之誤。蓋周禮乃官政之法。儀禮乃禮之正經。二經並重。不可相對而爲經曲。中庸禮儀威儀。成專屬禮經。與周禮無涉。孝經春秋禮說所云禮經。禮義。正經者。亦無以定其必爲此經。鄭韋孔諸儒。並以三百大數巧合。遂爲皮傳之說。殆不足馮。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爵名。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然則秩官之制。莫備於周。此經建立六典。洪纖畢貫。精意眇指。彌綸天地。其爲西周政典。焯然無疑。故劉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道。鄭申其說。定爲周公攝政六年所制。具詳後注。至其傳授耑緒。則賈序廢與。引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韓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遠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鉅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閱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賈所引馬傳。蓋卽周禮傳序之佚文。其言周官晚出。五家之儒。莫得見者。五家。蓋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禮記正義孔序引六藝論所謂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是也。馬序所述。此經隱顯原流。最爲綜析。且去古未遠。當得其實。漢書河閒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考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武帝元光五年薨。然則獻王之得周官。與周官之入祕府。不知其孰先孰後。要與馬序所云武帝時始出之語。不相悖也。釋文敘錄載或說云。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經籍志云。李氏上於河閒獻王。獻王補成。奏之。杜佑通典禮篇說同。左傳序孔疏亦云。漢武帝時。河

閒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此則祕府之本。卽獻王所奏。但馬序絕未之及。不知果足馮否。至馬序云出山巖屋壁。祇謂蘊藏荒僻。與淹中孔壁。絕無關涉。釋文敘錄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審釋鄭君論意。蓋因古禮出於孔壁。禮記。周禮。則得之河閒。故兼馮二原。不分區畛。又云周禮六篇者。亦由渾舉大數。冬官闕篇。偶未析別。鄭君禮學。受之馬氏。鄭論所說。與馬序固無戾也。而曲禮孔疏乃謂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後漢書儒林傳亦謂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斯並誤會鄭指。妄滋異論。太平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云。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楊氏疑亦因六藝論文。妄撰此說。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及許君說文敘。備舉孔壁所得經傳。而並無周官。足證范蔚宗及楊泉之說。況武帝本不信此經。購補之事。必是虛妄。禮器孔疏又謂漢孝文帝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此尤繆悠之說。絕無根據者也。惟漢禮樂志載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是時。此經未出。而得以校竇公之書者。考漢藝文志。說河閒獻王與諸儒。采周官諸子。作樂記。劉向別錄亦載獻王所修樂記。其第二十二篇曰竇公。是。蓋竇公獻書。雖當孝文。逮獻王得經後。用相勘驗。始知其原本。是則獻之與校。本不同時。不得據此而疑孝文時已得周官也。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故說文敘稱周官爲古文。五經異義亦多稱古周禮說。書既晚出。西漢之世。絕無師說。表章之功。實賴向歆父子。東漢之初。博士罷廢。袁宏後漢紀。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與古文尙書。毛詩。同置弟子。厥後傳授漸盛。而今文經師。若何休。臨頌之徒。並發難端。競相排擠。唐趙匡五經辨惑。陸淳春秋纂例。復謂此經爲後人附益。宋元諸儒。重慥馳謬。異論彌夥。汪中云。漢以前。周官傳授原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考之於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篇。卽夏官職方職文。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大戴禮朝事載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薺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廄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蒞下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於六藝。其傳習之序。明白可據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案汪說最允。今檢校周秦先漢諸書。毛詩傳。及司馬法。與此經同者最多。其它文制契合經傳者尤衆。難以悉數。然則其爲先秦古經。周公致太平之法。自無疑義。而俗儒不悟。猶復



妄有詰難。皆鄉壁虛造不經之論。等諸自節。蓋無譏焉。

鄭氏注〔疏〕 范氏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麻。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

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卒。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麻。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本傳載鄭諸經注。儀禮當作周禮。其云禮記。則通禮經及小戴記言之。今本乃俗儒臆改。非其舊也。王溥唐會要。司馬貞孝經鄭注議。引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則鄭注三禮。並在遭黨錮時。賈序廢與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願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明理於典籍。恊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案此鄭周禮序佚文。詩鄭譜序孔疏所云。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是也。舊蓋附三禮目錄。今亦並佚。賈氏所引。亦非全文。又與賈辨證語淆混莫辨。今稽覈文例。審定錄之。據禮序所述。則鄭本從張恭祖受此經。而所見解說。則有二鄭。衛。賈。馬五家之學。蓋此經自劉歆立博士。至東漢初。而其學大興。漢藝文志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疑卽歆所傳也。歆傳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賈逵。而興傳其子衆。衆又自學於子春。故釋文敘錄云。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後漢書賈逵傳又云。父歆。從劉歆兼習周官。達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是劉歆別授賈歆。歆子逵又傳歆之學。然則逵雖受業杜君。亦自受其父學。與鄭仲師同也。鄭君此經之學。雖受之張氏。然鄭序不與二鄭衛賈馬諸君並舉。蓋唯有傳授。無訓釋之書。而後漢書董鈞傳又云。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鄭玄。則鄭又別傳馬氏之學。羣書援引馬傳佚文。與鄭義往往符合。而今注內絕無揭著馬說者。蓋漢人最重要家法。凡稱述師說。不嫌蹈襲。故不復別白也。鄭所述舊說。惟杜子春。鄭少贛。仲師三家最多。自序所謂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讚而辨之者也。至賈景伯說見於注者。止釋人一事。或以賈馬說解。其時盛行。故不備述。杜鄭之義。不顯傳於世。故甄采較詳與。又西漢傳注。皆與經別行。詩國風周南孔疏引馬融周禮注云。欲省學者兩讀。故

具載本文。此蓋亦馬序佚文。據其所說。則馬氏解詁。始以注附經。鄭君作注。實沿馬例。本傳載鄭又著答臨孝存周禮難。賈序廢與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志魏志裴松之注引續漢書。並云北海臨孝存。孝存。卽碩字也。碩與鄭爲同里後進。而所學殊異。乃妄奮論難。排笮古經。鄭隨事規駁。持論尤正。其書久佚。今惟女巫及夏官敘官賈疏。詩衛風伯兮。大雅棫樸。禮記王制孔疏。引其佚文各一事。餘並不傳。莫詳其說。馬鄭之後。訓釋周禮者。釋文敘錄所載。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隋志又有伊說注十二卷。崔靈集注二十卷。今亦並佚。馬傳千注。羣書間有徵引。孤文碎義。無關指要。惟鄭注博綜衆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詁。斯其淵藪矣。

### 惟王建國

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

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疏〕惟王建國者。此以下天官一篇之序目也。釋文引干寶云。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說文口

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疏〕惟王建國者。此以下天官一篇之序目也。釋文引干寶云。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說文口

謂營都也。周公制官政之法。在營維之後。故五篇之敘。並以建國發端。注云建立也者。大宗伯量人注同。說文九

部云。建、立朝律也。引申之。凡立皆爲建。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此鄭依劉歆說。以周禮爲周公

致太平之道也。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

量。而天下大服。鄭意作六典之職。卽制禮之一端也。明堂位孔疏云。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

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

十四。卽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

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

畢。成王時卽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

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

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

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

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案詩豳譜孔疏引王肅金縢注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即書僞孔傳所本。鄭說本於伏傳。然伏傳所云一年救亂。即指武王崩之次年。六年制禮作樂。即救亂後六年。鄭君則謂武王崩。三年喪畢。周公辟居東都二年。至第三年。成王迎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周公居攝元年。至六年而制禮作樂。則六年爲武王崩後之十年。說與伏傳又異。考史記周本紀及魯世家。並不云周公辟居東都。反而後居攝。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大傳所云二年克殷。罪人自指武庚管蔡而言。鄭以居東二年在居攝之前。說殊未安。竊謂周公攝政之年。當以伏傳爲正。鄭王之說。並失之矣。云營邑於土中者。釋經建國即指營雒之事也。說文邑部云。邑。國也。營邑與建國義同。賈疏云。即召誥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是也。立國必居地中者。案尙書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鄭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據鄭此言。則文武所居爲非地中。政教不均。故居地中也。案桓二年左氏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爲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云七年致政成王者。亦明堂位文。鄭彼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賈疏云。必七年者。洛誥云。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注。以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云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者。釋文云。雒。水名也。本作洛。後漢都洛陽。改爲雒。案雒邑之雒。不當作洛。雒非後漢所改。詳職方氏疏。賈疏云。此鄭解周公制禮。必兼言建國於洛邑之意。案尙書洛誥云。周公曰。孺子。來相宅。胤爲四方新辟。是使居洛邑也。下云。惠篤敘。無有違自疾。是授以此禮。使之行之也。案賈說洛誥。蓋擧括鄭書注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孔疏引鄭書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孔申其義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據鄭義。洛誥是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而尙稱殷禮。則周公作周禮雖在六年。其班行則在致政時。故明堂位孔疏。亦謂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雒邑卽王城。伏傳云。營成周者。下都也。洛誥。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詩王譜孔疏引鄭書注云。灋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云。周后稷始封部。及公劉徙邑於豳。至太王避狄。徙邑於岐山之陽。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暨文王受命。徙都

於鄆。武王自鄆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周公相成王。以鄆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土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洛邑。是為王城。名曰西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郊鄆之地。是以或謂之郊鄆。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郊鄆。河南是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鄆鎬。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鄆。至懿王徙於丘。平王卽位。徙居洛邑。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案皇甫謐所述。最為詳析。蓋周公營王城。將使成王遷都之。然成王不果遷。仍居鎬京。至平王東遷。乃居之。其成周本營以遷殷民。至敬王。始從王城遷成周。遂為王都。至赧王。復徙都王城而亡。王城於職方氏九州。在豫州之域。在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成周在縣城東二十里。引司徒職文者。證建國卽營雒也。並詳本職。賈疏云。鄭引此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為諸侯國。詭讓案考工記匠人建國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是建國本舍兩義。辨方正位。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鄭以下文云。辨方正位。故以此建國為營雒。不從賈馬說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勢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疏〕辨方正位者。釋文云。辨本亦作辯。盧文弨云。說文。辨、判也。辯、治也。後來多通用。詒正位。謂此定宮廟。〔疏〕讓案。辨、正字。辯、借字。魏徵羣書治要引。亦作辯。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辯方位而正則。正本此經。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齊景公新成柏寢之臺。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然則辨方正位者。所以定城矩與宮矩。使無朝夕也。互詳大司徒匠人疏。注云。辨別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賈師大司馬注並同。鄭司農云。別四方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子衆。字仲師。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案仲師作周禮解詁。見鄭敘。與鄭大夫與為二鄭。敘所謂同宗之大儒。故稱官以致敬。司農亦釋辨為別。與後鄭說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干寶注云。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干亦從二鄭義。云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者。先鄭以正位為正朝位。御覽引干注云。正位。謂若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卽陰。居后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說亦與先鄭同。後鄭不從。賈疏云。案易緯乾鑿度云。不易者。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司農據而言焉。云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勢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者。此後鄭證辨先鄭義。故稱名。

以別之。先鄭釋辨方爲別四方。而不詳其法。後鄭引匠人文。增成其義。並詳本職。視、本職作眡。此引作視者。眡視古今字。經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也。詳大宰疏。引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者。雒、僞孔本作洛。非。下並同。案此卽周公居攝五年營雒邑之事也。召誥上文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僞孔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模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云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越五日甲寅位成者。於、書作于。此經例用古字。作于。注例用今字。作於。此注引書。與上文于於銷出。疑鄭本通作於也。詳鹽人疏。僞孔傳云。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孔疏引鄭書注云。汭、隈曲中也。云正位謂此定宮廟者。明此正位與召誥攻位於成義同。破先鄭正君臣朝位之說。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卽宮廟之位也。書盤庚下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孔疏引鄭書注云。正宗廟朝廷之位。又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體國經野。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疏〕

足證營雒卽正宮廟之位也。體國經野。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體國經野者。方位既定。次乃分國野疆域。使內外別異也。注云體猶分也者。墨子經上篇云。體分於兼也。案此據引申之義也。說文骨部云。體總十二屬也。本無分義。以總爲一體。分爲衆體。展轉引申。亦得訓爲分。故云猶分也。凡杜鄭訓義之言猶者。並本訓不同。而引申假借。以通其義。釋文引干注云。體、形體。義本遂人。蓋分邦國之形體。謂之體國。猶制四方之形體。謂之形方。干義與此注亦相成也。羣書治要注云。體、猶分邦畿之度。亦與鄭義略同。云經謂爲之里數者。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鄭彼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又遂師云。經牧其田野。注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此經野。亦謂制其里數。爲之疆界。若方里爲井。是也。羣書治要注云。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說亦略同。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者。據匠人營國文。彼營國廟社朝市等。皆分別營之。卽此所謂體國。故引以爲證。並詳本職疏。云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者。據小司徒文。此卽經野爲之里數之事。故引以爲證。亦詳本職疏。賈疏云。案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無此方里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故鄉大夫職云。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鄭據小司徒成文而言。案此野爲國城外至五百里疆之通稱。經野。實兼溝洫井田二法言之。先鄭漏舉一端以見

義耳。又鄉遂以外四等公邑，亦當制井田。鄭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疏〕設官分職者。賈謂公邑無井田。非也。詳小司徒匠人疏。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戰國策秦策高誘注云。設

廣設百官府以爲治也。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者。戰國策秦策高誘注云。設。置也。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自部云。官、吏事君也。爾雅釋詁云。職、主也。官、通公卿大夫士。謂治事之人。

職、通三百六十職。謂所主之事。大宰八則之官職是也。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疏〕注云。極中也者。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洪

棟也。棟在室之正中。故引申之。中並謂之極。云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者。賈疏云。案尙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於汝極。謂皇建其有中之道。庶民於之取中於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詒讓案。極訓中。猶言中正。

漢書兒寬傳。天子建中和之極。顏師古注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也。邦

治、王所以治邦國也。佐、猶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揔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揔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揔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

〔疏〕乃立天官冢宰者。賈疏云。據下注而言。則此言冢宰者。據揔攝六職。若據當職。則稱大宰也。云使帥其屬而掌連也。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此經官屬。亦謂同官尊卑以職事相連屬。六官並以正長帥領其屬官。

大宰爲天官之正。天官全職咸屬焉。自小宰至胥徒。又爲當官之屬。大宰並帥領之也。賈疏云。案小宰六屬而言。則此屬唯指六十官之屬也。掌邦治者。掌、主也。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以

佐王均邦國者。詩小雅節南山云。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賈疏云。以大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然不言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之冢宰。若言王國。悉不兼諸侯。今

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內也。注云。掌主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者。卽本職云。佐王治邦國是也。云佐猶助也者。肆師正義同。說文無佐字。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佐卽左之俗。左本訓手相助。引申之。凡助並

謂之左。廣雅釋詁云。佐、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揔六官之職也者。揔、俗總字。冢宰雖專掌治職。而總攝六官。凡教禮政刑事五職。無所不統也。云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以司徒敘官掌邦教等。五官各掌

一典。惟大宰總建六典。明卽總六官之職。故引以爲證。云六官皆揔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揔己以聽於冢

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者。明大宰雖帥本屬六十官。實則統屬六官也。君薨。百官摠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憲問篇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引之者。亦證六官總屬大宰之事。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班說偏隘。非論語義。引爾雅曰冢大也者。釋詁文。書舜典孔疏引舍人注云。冢。封之大也。云冢宰大宰也者。此云冢宰。本職作大宰。一官二名。故引爾雅而釋之。鄭目錄。及白虎通義。書疏引馬融周禮注。並訓冢爲大。詳前疏。又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案鄭全經六篇注。無宰主之訓。陸氏蓋以注有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之文而推其義。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

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謂之冢。

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疏〕治官之屬者。自小宰至夏采。並屬

云大宰卿一人者。此以下敘治官之目。敘之通例。皆先揭官名。次陳爵等。次紀員數。大宰爲治官之正。卿。其爵也。說文卯部云。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卽據此經。白虎

通義爵篇云。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班氏以王度記說與經不合。故兩存之。臧琳謂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別名記。司馬爲天官。故謂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爲大夫。此蓋夏殷之制。與

周禮不合。案臧說近是。左定四年傳。說成王時。周公爲大宰。又書顧命。成王召六卿。僞孔傳說大保召公爲冢宰。詩小雅十月之交云。家伯維宰。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宰家伯。鄭詩箋亦以爲冢宰。又春秋桓四年經。有宰渠伯糾。左傳

僖五年。有宰周公。亦曰宰孔。文二年。有大宰王子虎。國語周語。有大宰忌父。並卽大宰卿也。云小宰中大夫二人者。治官之貳也。自此以下至旅下士。於大宰並爲當官之屬。爵位以等遞降。而員數則以次倍增。六官之屬皆如此。賈

疏云。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爲異。故鄭注禮記王制。引此六卿下中大夫十二人爲十二小卿。云宰夫下大夫四人者。治官之考也。賈疏云。宰夫是大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爲鄉師。春官之考爲肆師。夏官之考爲軍司馬。秋官之考爲士師。

冬官之考爲匠師。以其掌事不與大官同。故異大官也。宰者。調和之名。夫者。治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也。胡匡衷云。宰夫四人。而雜記禘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宰夫下尙有上中下士也。詒讓案大宰。小宰。宰夫。或單稱宰。

詳宰夫疏。此經王官之爵凡七等。曰公。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而無上大夫。沈彤云。上大夫卽孤卿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案沈說是也。士

相見禮云。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云。上大夫、卿也。孤即六卿之中執政者之稱。蓋無專職。亦無員數。而爵等則與卿同。故五官之敘不見。詳掌次疏。其命數則中下大夫亦同。國語周語。襄王曰。外官不過九品者。疑即擗七等之爵。而益以孤與庶子。章昭注以為九卿。未瑯。又左桓三年傳。說侯國有上卿下卿上大夫。又成三年傳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卿有上中下。大夫有上下而無中。並與此異。然成二年傳載晉三帥同三命。與典命公之卿三命文合。上大夫亦與此經中大夫相當。然則彼制與此經異而實同也。凡諸官。中大夫。書牧誓立政謂之亞旅。僞孔傳云。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左傳文十五年杜注云。亞旅。上大夫也。又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亦次於卿也。下大夫又謂之嬖大夫。左昭元年傳。鄭子產數子南曰。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又國語吳語。嬖大夫提鼓。即大司馬旅帥下大夫執鼙是也。云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者。凡諸官。上士。王制謂之元士。又謂之適士。中下士又謂之官師。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注云。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吳語。官師攬鐸。亦即大司馬兩司馬中士執鐸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以官師為上士中士。恐非。上士或又謂之列士。詳後疏。凡大宰所屬。上士以下。亦繫宰為稱。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云。宰。士也。是也。云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者。唐石經三十作卅。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本。賈疏云。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以其理衆事。故特言旅也。詒讓案。大宰下士又謂之宰旅。凡諸官下士。或謂之庶士。並詳後疏。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者。以上云佐王均邦國。則稱冢宰。此敘官及本職。又變文稱大宰。五官咸無比例。故特釋之。云百官摠焉。則謂之冢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總。領也。冢宰雖為天官卿。實總領六官之事。即上注云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是進異名也。云列職於王則稱大者。賈疏云。不總百官。與五卿並列。各自治六十官。則退異名也。若然。總百官則稱冢者。以其天官。象天覆萬物。案經大宰職曰。凡邦之小治。冢宰聽之。是專國小治而稱冢也。司書職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詔王及冢宰。是貳王事。總衆職而稱冢也。又宰夫職曰。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總衆官誅賞而稱冢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冢也。若主當官。不兼他職。則言大者。謂若下文大喪贊贈玉含玉。賓客贊玉凡玉爵。祀五帝則涖下。如此之類。與諸官並有事。則稱大也。案賈說是也。宰夫以官刑詔冢宰。則稱冢宰。而從大宰既滌濯。則稱大宰。一職之中。二文殊別。其義尤顯較矣。又冢宰在王朝為大宰之尊稱。而侯國亦以此稱上卿。故聘禮注云。侯國謂司徒為宰。而左昭元年傳。趙文子亦稱鄭子皮曰冢宰。則猶言冢卿爾。云冢大之上也者。謂冢既訓大。又有高而在上之義。為大中之最上也。云



山頂曰冢者。爾雅釋山云。山頂。冢。釋名釋山云。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此釋冢爲大之上之義。云旅衆也者。爾雅釋詁文。掌次及司士注並同。云下士治衆事者。宰夫八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注云。旅辟下士也。又左襄二十六年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杜預注云。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可與此互證。又燕禮大射儀。士之外別有士旅食。卽下府史及不命之士。與此旅下士異。云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莊存與云。大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攷。庶士爲股。庶人爲輔。賈疏云。大卿一人。小卿則二人。已下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爲王臣也。對下經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非王臣也。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者。賈疏云。典命文。大夫無中下之別。案序官則有中下大夫。則四命大夫自分爲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也。云士以三命而下爲差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是其差也。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凡〔疏〕府六人。史十以下陳大宰當官之屬。庶人給事者之員數也。此亦並屬宰夫。故燕禮云。宰夫有司薦。注云。宰夫之吏也。卽此。又左哀三年傳云。命宰人出禮書。杜注云。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魯語章注云。宰人。吏人也。蓋亦卽通大宰之屬吏言之。凡府史以下。亦謂之庶士。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庶士。府史之屬。國語魯語云。列士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章注以列士爲上士。庶士爲下士。與鄭說不同。詩周南葛覃孔疏。援鄭難章。未知孰是也。注云府治藏者者。釋文出府藏二字。疑陸本作府治府藏。案宰夫八職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則陸本非是。說文广部云。府。文書藏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是凡財物所藏。並謂之府。因之凡治藏之吏。亦通謂之府也。又府與庫亦通稱。檀弓說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與治藏。義略同。故鄭亦以府史爲釋也。云史掌書者者。宰夫八職云。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說文史部云。史。記事者也。是史本記事之官。因之凡掌治文書之吏。亦通謂之史也。云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者。明府史卽庶人在官者。不命於王也。官長。謂當官之長。地官敘官注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又士冠禮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然則辟除府史。皆當官之長主之。故特性饋食禮注於士私臣。亦云自己所辟除者。是職長或爲士。亦得自辟除屬吏矣。王制注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或若大夫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其說最析。賈疏乃云。官長。謂一官之長。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是謂非六官正長。不得辟除府

史。失鄭指矣。又府史班秩。在胥徒之上。大宰施法於官府。所謂置其輔也。蓋選擇民之有才藝者充之。與胥徒給役者不同。故官長以禮辟除。明不以役法徵發之也。凡辟除者。謂辟召除署。漢書景帝紀云。初除之官。顏注引如淳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王制疏云。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賈疏則釋除爲除其課役而使之。案此府史。大司徒十二職事謂之服事。鄉大夫職云。國中服公事者皆舍。則府史宜有除課役。然非此注辟除之義也。又案府史與胥徒皆無爵。同爲庶人在官者。析言之。則府史尊於胥徒。亦得與不命之士同稱士。故燕禮大射儀謂之士旅食矣。賈疏又云。周禮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王引之云。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疏〕徒百有二十人者。說文系部云。徒。步行也。讀如謂。謂其有才智。爲什長。凡徒亦步行給役者。故以爲名。唐石經二十作

廿。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本。注云。此給徭役者。徭。明閩刻注疏本作徭。案徭卽說文人部僮字之隸變。地官敘官大司徒小司徒鄉師載師注。並段繇爲之。此作徭者。徭之俗也。鄭以胥徒卑於府史。非官長所辟除。乃平民來應徵調。供公家徭役者。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王制孔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是胥徒國野之人來給役者也。賈疏云。案下宰夫八職云。七曰胥。掌宮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鄭云。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招呼。案禮記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詒讓案。府史胥徒。並有稟食而無祿。王制云。祿者。卽稟食。故府史及不命之士。燕禮大射儀通謂之士旅食。注云。旅。衆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其胥徒雖亦爲庶人在官。而不得爲士。以其爲受役之民也。稟食詳宮正疏。云。若今衛士矣者。舉漢法以況周也。鄭駁異義。亦謂胥徒如漢正衛。與此注義同。衛宏漢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而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庶

民。漢書賈禹傳云。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寬繅役。是漢衛士亦民來給徭役者。但漢衛士一歲而更。周官胥徒給役更上之制。無可考耳。云胥讀如譖。謂其有才智。爲什長者。段玉裁校改讀如爲讀爲。云。說文音部曰。譖。知也。凡易其本字曰讀爲。凡言爲者。皆主謂變化。此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大行人注。胥讀爲譖。象譖。謂象之有才知者也。可據以正此矣。小雅。君子樂胥。箋。胥。有才知之名也。不言讀爲譖者。省文。賈疏云。胥有才知。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案周官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爲什長。皆是有才知之稱。彼不讀從譖。從此讀可知。唯有追胥胥是伺捕盜賊。非有才知也。易歸妹。六二以須。注云。須。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彼須字與此異者。蓋古有此二字通用。俱得爲有才智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爲什長故也。腊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詒讓案。以上府史胥徒四者。皆無爵。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其四者之外。在官庶人見於五官者。別有賈。有工。有奄。又天官之閹人。內豎。地官之胥師。賈師。司隸。司稽。胥。肆長。鄰長。春官之瞽矇。眡瞭。誅師。舞者。神士。夏官之虎士。狂夫。馬醫。圉師。圉人。秋官之罪隸。變隸。閹隸。夷隸。貉隸。皆。是。以上諸吏徒。自奄閹五隸爲刑廢外。或官長辟除。或民共徭役。要皆府史胥徒之倫比矣。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正。長也。宮正。〔疏〕宮正者。說

宮。室也。此與宮伯。並掌王宮政令宿衛之官。大宰職兼宮府。故二官屬焉。釋文云。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臧琳云。康成於每官前總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干氏於各職前列之。蓋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卷。毛公冠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爲一卷。僞孔移於每篇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真也。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者。賈疏云。宮正上士二人爲官首。中士四人爲之佐。下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文書。胥四人。爲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皆放此。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卽冬官。鄭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晉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爲劍。蔡氏爲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卽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之爲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

物。已則斲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帳帘、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徽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已所爲。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也。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逐事立名。以義銓之。可曉也。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饗。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此宮正之等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曲禮孔疏引干注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案賈釋官名之義。略本考工記總敘注說。干氏說亦略同。然以諸職考之。似皆隨事立名。本無定例。如同一鄉遂官也。而州比鄰鄉稱長。黨縣稱正。族鄙稱師。閭稱胥。里稱宰。尊卑不嫌同名。又遂人爲六遂之長。既非以事名官。亦未必終身任職。則鄭干之說。皆不可通矣。況全經之中。如內饗。本職稱饗人。甸師。大祝職稱甸人。大僕。射人職稱僕人。大馭等五馭。校人職稱僕夫。與本職亦不必同。至儀禮、禮記、左傳、國語官名。與此經復多岐互。如宗伯或稱宗人。鍾師或稱鍾人。司關或稱關人。鄉大夫或稱鄉正。遂人或稱隧正。庖人或稱庖正。墓大夫或稱司墓。宮人或稱司宮。甸師或稱甸師氏。大史或稱大史氏。若此類甚多。是官名可以互稱。尤可證其本無定例。又諸官稱氏者。亦不必皆世官。詳春官敘官疏。莊存與云。宮正宮伯。佐小宰治宮中之令。上士二人。職在王宮。常日得休沐相代。下二職同。注云正長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宮正主宮中官之長者。賈疏云。此宮正並下宮伯。雖俱訓爲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三宮卿大夫士之身。爲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宮伯所掌者。亦掌之。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行其秩敘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爲長。故云伯長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長〔疏〕注云伯長也者。爾雅釋詁文。春官敘官注同。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一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

長也。鄭司農以詩〔疏〕膳夫上士二人者。以下至亭人五官。並掌膳食之官。王之服御。以膳食爲重。故次宮衛諸官之說之曰。仲允膳夫。〔疏〕後。膳夫。燕禮謂之膳宰。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是也。胡匡衷云。膳宰

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制。而檀弓云賈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廩餼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膳餼不熟。是其確證。膳夫亦稱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鼈。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案胡說是也。膳夫。大戴禮記保傅篇又謂之大宰。亦與冢宰異。互詳本職疏。云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燕禮記云。羞卿宰胥。宰官之吏也。注云。膳宰之佐也。案小膳宰卽此中士以下是也。云胥十有二人者。大射儀云。宰胥薦脯醢。注云。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鄭燕禮注亦云。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云今時美物曰珍膳者。據漢時語爲說。漢書百官志云。少府卿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是也。云膳夫食官之長也者。小宰六屬云。大事則從其長。注云。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是膳夫卽庖人內外饗亨人諸食官之長也。云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鄭彼箋云。仲允。字。膳夫。上士也。當王之飲食膳羞。先鄭引彼以證仲允所爲卽此膳夫也。左莊十九年傳。又有膳夫石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疏〕庖人中士

左哀元年傳有庖正。杜注云。掌膳羞之官。案庖正蓋庖人之長。卽此中士是也。注云庖之言苞也者。亦以聲類爲訓也。說文广部云。庖。廚也。字亦作胞。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庖苞胞聲類並同。呂覽本味篇又作焗人。高注云。焗。猶庖也。案庖焗亦音近假借字。云裹肉曰苞。莖者。裹。嘉靖本誤作在。今據宋紹興董氏本。婺州唐氏本。建陽本正。曲禮注云。苞。莖。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又少儀注云。苞。莖。謂編束葦葦。以裹魚肉也。莊子列禦寇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苞。莖。有苞。裹也。云賈主市買。知物買者。爾雅釋言云。賈。市也。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橫取圭。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買者也。國語晉語章注云。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買。案知物買。謂知賈直之貴賤。其字今別爲價。古通以賈爲之。此賈亦庶人在官者。凡諸官有市買之事者。並有賈。列府史下。胥徒之上。此及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十一職。是也。賈疏云。下文九職。鄭注。行曰商。處曰賈。賈乃在市而處者。故知物買。此特有賈人者。庖人性當市之故也。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饗、割烹煎和之稱。〔疏〕內饗者，本職亦稱饗人。內饗所主在內。

襄二十八年傳亦云。饗人竊更之以驚。云府二人、史四人者。公食大夫禮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注云。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案雍人即饗人。旅人、即此官府史之屬。少牢饋食禮有雍人、雍正、雍

府。蓋大夫家臣。亦有主饗之官。雍正為長。雍府、即其府也。注云。饗割烹煎和之稱者。據本職文。說文食部云。饗、執食也。饗即饗之隸變。凡執食。必有割烹煎和。故謂之饗。字亦省作雝。隸變作雍。國語周語云。佐雝者嘗焉。

章注云。雝、烹煎之官也。賈疏云。饗、和也。熟食曰饗。熟食須調和。故號曰饗。案賈說亦通。云內饗所主在內者。賈疏云。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案內饗官寺所在。鄭賈並無說。考少牢特性饋食禮。雍饗並在廟

門外。則此官所居。疑亦當在王宮內路門外。與廟寢並相邇也。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饗所〔疏〕注云外饗所主在外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割亨。

皆是在外之事。故云所掌在外也。案外饗官寺所在。鄭賈亦無說。考此官掌外祭祀。兼有社稷大社在治朝之右。則此官疑亦當在應門內外。其有事於四郊丘兆王社明堂大學等。則各隨其地而掌事焉。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為外內饗〔疏〕注云主為外內饗煮肉者。內饗注云。亨、煮肉者。據本職云。職外內饗之饗。以

饗人雖外內事殊。而亨煮之事則同。故總設一官。不分內外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郊外曰甸。師、猶長也。〔疏〕甸師者以下至腊人。皆掌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

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次於此。此官與饗人亨人等職事相通。故公食大夫禮云。甸人陳鼎七。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是諸侯禮甸師兼亨人也。云徒三百人者。賈疏云。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此三百人耕耨。故多也。

注云郊外曰甸者。謂即大宰邦甸之地。在四郊之外者也。本職注云。甸在遠郊之外。通典凶禮引盧植禮記注說甸人云。郊外曰甸。去天子城二百里內也。與鄭說同。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陸釋文云。李本牧作田。案田甸字通。素問

六節藏義論王冰注。引爾雅。作郊外爲甸。甸外爲牧。雖與李巡本不同。而田正作甸。盧鄭疑兼本彼文。賈疏云。案載師云。任近郊遠郊之地。次卽云。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卽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爲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供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飪。故在此。次亨人也。詒讓案。甸師主田野之物。非取郊外距國二百里之甸地以爲名也。大祝職及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士喪禮。文王世子。喪大記。左成十年傳。國語周語。並謂之甸人。士喪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彼甸人卽甸師之屬。鄭以主田野釋之。則不爲郊外之地可知。左傳。使甸人獻麥。杜注云。甸人。主爲公田者。藉田。卽公家田也。雀文亦稱甸。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內之三宮。范甯注云。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並與士喪注說略同。又少儀云。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注云。甸。謂田野之物。此官主藉田及共野物。自當以士喪注主田野之說爲正。此注別援郊外爲甸爲說。與彼不合。蓋偶有不照賈疏。曲申其說。乃謂天子藉田在南方甸地。故官稱甸師。則尤誤之甚者也。考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孔疏云。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據孔說。是鄭本謂藉田在南方之遠郊。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詩小雅祈父孔疏。引孔晁國語注云。宣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孔晁謂藉田在近郊。雖與鄭孔少異。要其在郊則同。賈氏本職疏。亦從祭統在南方甸地之說。此疏又云在南方甸地。以傳合郊外曰甸之義。而忘其與祭統之文。顯相違盤。不亦疏乎。竊謂周語說耕藉之禮云。王卽齊宮。王乃淳濯饗饗。及期。王裸饗饗禮。乃行。及藉畢。宰夫陳饗。王歆大牢。然則由國以至藉田之地。必道涂不遠。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孔晁謂在近郊。揆之事理。實爲允愜。若在遠郊。則至近亦必在五十里之外。甸則又在百里之外。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必竟日而後至其地。於事徒勞。義又無取。必不然矣。至白虎通義耕桑篇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公羊桓十四年傳何注亦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此又謂天子諸侯親耕同。在東郊。亦誤。又案鄉遂不制井田。四郊制同。故藉田千畝。卽十夫之田。遂人云十夫有溝。是也。與井田一井九百畝異。此亦足證郊田爲溝洫法也。云師猶長也者。地官敘官注義同。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云。師者。長也。文王世子云。師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周書謚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是師長並有表率教訓之義。故曲禮孔疏引干氏謂凡言師者訓其徒也。義亦與鄭略同。云甸師主其野物官之長者。莊存與云。獸人以下四官屬甸師。賈疏云。或云。與地官掌葛。掌炭。掌蜃。委人等。同掌供野物。故與彼官爲長。若然。彼屬地官。此屬天官。越分相領。恐理不愜。此甸師當與下獸人已下亦供野物爲長也。故下數職注不言長。明甸師與之爲長。但獸人等中士。此爲下士。下士得與

中士爲長者。如大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鄭云。大史、史官之長。彼下大夫與中大夫爲長。此下士亦與中士爲長。有何嫌也。案賈謂甸師下士。得與獸人獸人等中士爲長。於理究未合。竊疑甸師職任頗重。下士或當爲上中士之誤。春官內史。則非大史之屬官。不足取證。詳春官敘官疏。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獸人者。掌共野獸之官也。凡野獸謂之獸。

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云。三牲用菽。獸用梅。爾雅釋獸。釋畜亦分二篇。是也。獸人。國語魯語亦謂之獸虞。詳本職疏。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疏〕獸人者。釋文云。獸音魚。本又作魚。亦捕魚也。重文漁。篆文漁从魚。又竹部云。籩。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籩。重文叙。籩或作叙。從又。從魚。莊述祖云。獸卽叙。讀禦。蓋古音也。昭二十年左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鮫當爲叙之譌。案莊說是也。王維集京兆尹張公德政碑。亦有舟魚衡鹿之文。可證唐本左傳尙有作叙者。但左傳舟叙。自是澤虞。非獸人也。詳地官敘官疏。此獸敘並叙之別體。古段爲捕魚字。石鼓文漁字作溥。卽从叙之變體。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類作敵敘二體。張參五經文字亦云。漁敵同。凡經用古字作敵。注用今字作漁。本職先鄭注。及禮運後鄭注。同。並作漁人。用正字也。釋文別本作魚。亦漁之段字。國語魯語又有水虞。章注亦謂卽漁師。詳本職疏。云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者。穀梁隱五年傳云。魚。卑者之事也。故以中下士掌之。云徒三百人者。賈疏引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疏〕鼈人者。說文鼈部云。鼈。甲蟲也。此官掌共介物。與下膳無胥者。殆其事易供。而無庸有才智者率之。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膳之言。〔疏〕府二人。史二人者。王引之云。大宰疏曰。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膳之言。〔疏〕府二人。史二人者。王引之云。大宰疏曰。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



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驚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注云腊之言夕也者。賈疏云。乾曰腊。朝曝。於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或作久字。久乃乾成。義亦通也。阮元云。久者、夕之誤也。惠棟云。說文。筮、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筮。从肉。筮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云。且昔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同。詩云。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爲夕。腊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昔也。國語云。厚味實腊毒。韋昭曰。腊讀若廟昔酒。漢之曾久白酒。亦云昔酒。詒讓案。毛詩陳風墓門傳云。昔、久也。文選七命李善注引賈逵國語注云。腊、久也。是腊亦得訓久。但腊夕聲類相近。凡注例云言者。多依聲以通其義。若前注云。腊之言善。庖之言苞。是也。或本作久。義雖可通。而非鄭之舊。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衆。〔疏〕醫師者。說文西部云。醫、治病工也。古醫師亦有齊和飲食之類。故設在飲食之間也。注云醫師衆醫之長者。前注云。師猶長也。故衆醫之長。謂之醫師。莊存與云。食醫以下四官。屬醫師。

食醫。中士二人。藥之類。〔疏〕注云食有和齊藥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春多酸。夏多苦之等。皆須齊和。與藥同。故鄭云。食有和齊藥之類。故在醫官之內也。

疾醫。中士八人。〔疏〕疾醫者。釋名釋疾病云。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案疾醫。若今之內科醫也。左傳僖三十年。晉有醫衍成。十年。秦有醫緩。疑卽此官也。

瘍醫。下士八人。瘍、創。〔疏〕瘍醫者。若今之外科醫也。注云瘍創癰也者。醫師注云。身傷曰瘍。說文疒部云。瘍、創也。瘍、頭創也。癰、腫也。瘍卽癰之隸變。又刃部云。刃、傷也。重文創。刃或從倉。

廣雅釋詁云。瘍、創也。本職注云。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跪跌者。則瘍爲凡創癰之通名。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於衛主癰疽。趙岐注云。癰疽、癰疽之醫也。蓋卽此瘍醫。互詳醫師職疏。

獸醫。下士四人。獸、牛馬。〔疏〕獸醫者。此官專主醫獸。故以事類附諸醫之後。注云獸牛馬之屬者。明此獸爲牲畜之屬。牛馬之屬。獸之通稱。與獸人及庖人六獸爲野獸。對六畜爲家獸者異。賈疏云。案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畜獸異矣。而言獸牛馬者。但此職云。主治牛馬。未必治其野獸。對文則畜獸異。散文通。故爾雅又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既不別釋畜。則獸中可以兼牛馬。是其牛馬亦有獸稱。詒讓案。此官亦掌醫馬。

夏官敘官巫馬下士二人下。別有醫四人者。彼馬醫。蓋散醫。故無爵。此獸醫通掌畜獸。故有屬。與彼異也。

酒正中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正。酒〔疏〕酒正者以下至鹽人八官。皆掌飲

說文酉部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注云酒正酒官之長者。前注云。正。長也。賈疏云。此酒正與下酒人漿人爲長。注雖不言漿。文略

也。案賈說是也。酒正爲酒官之長。卽月令之大酋。詳本職疏。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閔以奄。女酒。女奴曉

或曰。奚〔疏〕酒人奄十人者。賈疏云。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以奄爲異也。云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者。賈疏云。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人。以其造酒。故須人多也。

注云奄精氣閉藏者。說文門部云。闔。豎也。宮中奄闔閉門者。奄卽闔之借字。掌戮云。宮者使守內。然此經宮府小官。凡與嬪婦雜處者。多以奄爲之。不徒守內也。云今謂之宦人者。明周之奄人。卽漢宦人也。漢書惠帝紀顏注。

應劭云。宦官。闔寺也。文選宦者傳論李注云。宦者。養也。養闔人。使其看宮人。案戰國策趙策。有宦者令繆賢。又唐六典李林甫注。引石氏星經云。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則周時已稱宦人。不自漢始矣。引月令仲冬其器閔以奄

者。鄭彼注云。器閔而奄。象物閉藏也。引之者。證此奄人取精氣閉藏。與彼義同。月令孟冬仲冬冬季文同。此獨引仲冬者。偏舉一時。以況義也。賈疏謂取十一月一陽發生。以其奄人。雖精氣閉藏。猶少有精氣。說迂鑿。非鄭愜。

云女酒女奴曉酒者。方言云。曉。知也。謂多才知。知作酒之事者。凡酒漿醴醢醢醢醢七職。並掌飲食菜盛之事。故皆有女奴。卽寺人世婦所謂女宮是也。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

春桑。注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舉人也。亦引司厲文。案凡女宮皆用刑女。猶奄闔皆用刑男也。沒入縣官爲奴者。秦漢時。通以國家爲縣官。史記李斯傳云。十公主矜死於杜。財物入

於縣官。是也。史記周勃世家司馬貞索隱云。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官王畿內名縣內。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互詳司厲疏。云其少才知以爲奚者。春官敘官注云。奚。女奴也。說文女部云。媵。女隸也。

案奚卽纓之借字。凡此經之奚。皆爲女奴。對秋官五隸爲男奴也。賈疏云。奴者。男女同名。以其曉解作酒。有才智。則曰女酒。其少有才智給使者。則曰奚。惠士奇云。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觀臣之母三年矣。量所  
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爲酒者皆女奴。信矣。云今之侍史官婢者。後漢書鍾離意傳李注。引蔡質漢儀  
云。尙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繫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又漢書賈禹傳云。諸官奴  
婢十餘萬人。漢舊儀云。省中侍使令者。皆官婢。擇年八歲以上。衣綠。曰宮人。不得出省門。置都監。老者曰婢。  
婢教宮人給使。尙書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宮人。案依衛宏說。則漢之侍史。卽於官婢中選擇爲之。鄭以其類周之女  
奴與奚。故以爲況。云或曰奚宦女者。賈疏云。漢時有此別號。按左氏。晉惠公之女名妾。稱爲宦女。謂宦事秦公子。  
亦云宦女也。案賈說非也。此別一說。謂此奚卽宦女。對前奄爲宦男。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  
中。若今宦男女也。然則漢之官婢。猶男之有宦奴。宦女。猶男之有宦人。二者小異。宦女非卽官婢之別號也。又左  
傳宦女。卽妾媵之稱。與漢之宦女亦異。俗本宦女作官女。尤誤。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女漿。女奴。曉漿者。女奴與上女酒。同。曲禮云。納女於國君曰備酒漿。酒漿。卽是經女酒女漿是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疏。凌人。賈疏云。案其職  
以漿輕於酒。事省故也。注云女漿女奴曉漿者。女奴與上女酒。同。曲禮云。納女於國君曰備酒漿。酒漿。卽是經女酒女漿是也。

羞鑑焉。以供爲膳羞。故連類在此也。云徒八十人者。以供藏冰之役。故員數多也。左昭四年傳說藏冰之事云。山人取  
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杜注云。輿隸皆賤官。彼輿疑卽此徒矣。注云凌冰室也者。本職注同。初學記

地部引風俗通云。積冰曰凌。說文欠部云。膜。公出也。詩曰。納于勝陰。重文凌。勝或从麥。案出。疑室之譌。玉篇  
欠部云。凌。冰室也。漢書惠帝紀。未央宮凌室災。顏注云。凌室。藏冰之室也。引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

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於是乎取之。沖沖。鑿冰之意。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納冰於凌陰室中。案彼又

凌陰者。翹風七月篇文。毛傳云。凌陰。冰室也。賈疏云。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之日鑿冰者。謂

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於是乎取之。沖沖。鑿冰之意。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納冰於凌陰室中。案彼又

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啓冰之時也。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闕土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引之者。證凌陰卽此冰室。爲一物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竹曰籩。女籩。〔疏〕籩人者以下至鹽人四職。並掌膳羞之事。故次凌人之

奚之長。詒讓案。下女醢。女醢。女醢。女醢等並同。與前女酒。女漿等一女領十奚異者。以其事少。用奚不多故也。注云竹曰籩者。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說文竹部云。籩。竹豆也。本職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云女籩女奴之曉籩者者。亦與女酒同。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疏〕醢人者。說文酉部云。醢。肉醬也。也者。本職云。掌四豆之實。掌客注云。豆。菹醢器也。鄉射禮記云。醢以豆。注云。豆宜滯物。云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者。于。賈疏述注作於。黃丕烈云。于於古今字。經用古字。當作于。注用今字。當作於。本書往往錯互。案黃校是也。賈疏云。決上籩人。不以籩中之實爲名。而以籩爲官號。此卽以豆中之實爲官號。不謂之豆人。此是問辭。鄭還自答。豆不盡於醢者。其豆之所盛。非止此職中四豆之實而已。天子豆百二十。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子男豆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彼有腳臚臚臚之屬。其數甚多。是豆不盡盛醢而已。若言豆人。恐彼並掌之。此醢人惟掌此四豆之實而已。故不得言豆人而言醢人也。案賈云。天子百二十豆者。據膳夫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此與公豆四十等。並是庶羞。但以禮器孔疏引皇侃說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則天子亦止六

十豆耳。賈說殊失考。凡庶羞之豆。皆別掌於庖人。非醢人所共。詳膳夫庖人疏。云女醢女奴曉醢者。亦與女酒同。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醢。女奴曉醢者。〔疏〕醢人者。釋文云。醢本又作醢。案說文皿部云。醢。酸也。作醢。酢也。案醢以醬和酒爲之。故鄭聘禮注云。醢。穀陽也。醢。肉陰也。內則云。三牲和用醢。獸用梅。鄭彼注云。家

物野物自相和。又說八珍云。食漬以醢若醢醢。醢卽梅漿。醢與梅醢同類。則醢爲酢明矣。注云女醢女奴曉醢者者。

亦與女酒同。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女鹽。女奴。〔疏〕鹽人者。江永云。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曉鹽者。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即今之

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即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即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注餽鹽為戎鹽。其蕃國之貨寶與。意當時侯國產鹽之地。或亦設官

為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為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一升。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所望之守。則鹽利盡歸於公。民始不得私煮耳。注云。女鹽。女奴。曉鹽者。亦與女酒同。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冪者。〔疏〕冪人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供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官後。注云。以巾覆物曰冪者。說文

巾部云。幘。幔也。周禮有幘人。案冪即幘之變體。宋嘉祐石經依說文作幘。輸人亦有幘字。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廣雅釋詁云。射。覆也。云女冪。女奴。曉冪者。亦與女酒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此官掌王寢。亦主服御之事。故次飲食官之後。宮人。

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謂之司宮。公食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燕禮注以司宮為小宰。誤。莊存與云。掌舍以下三官。屬宮人。云府二人。史四人者。大射儀有司宮士。即此宮人之屬吏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舍。行所解。〔疏〕掌舍者。掌王行道館舍之事。故次宮人之後。聘禮云。止之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

次舍帷幕者也。賈彼疏謂即此官而兼幕人者。又左昭元年傳亦云。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云。館人。守舍人也。與鄭賈義同。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者。說文。部云。市居曰舍。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賈疏云。案其職云。設

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王引之云。疏以解為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息。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

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

志又曰。合朔在夜。明且。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氏房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云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帷覆。〔疏〕幕人者。釋文出掌幕二字。與經文不合。本職釋文仍作幕之事。以備王舍息。故次諸宮舍官之後。注云幕帷覆上者者。本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詳彼疏。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次。自修。〔疏〕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前凡於內外以帷簾別為舍息之處。並謂之次。修正。猶檀弓云。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修容焉。注云。更莊飾。凡次亦修正莊飾之所也。本職云。凡祭祀掌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所居更衣帳。更衣亦自修正之一端。正明注疏本誤止。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疏〕大府者以下重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以共王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王與之謂九府即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為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器。司貨。典司六職。鄭彼注以為殷制。與周法異也。此府藏諸官。通長屬言之。謂之府人。左昭十八年傳云。使府人庫人各敵其事。是也。彼又有庫人。此經無者。左傳孔疏謂通言庫亦謂之府。則此諸府可兼庫人。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五庫。蓋亦九府所該矣。注云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者。前注云。府。治藏。左傳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藏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此大府與下玉府

大府者以下重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以共王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王與之謂九府即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為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器。司貨。典司六職。鄭彼注以為殷制。與周法異也。此府藏諸官。通長屬言之。謂之府人。左昭十八年傳云。使府人庫人各敵其事。是也。彼又有庫人。此經無者。左傳孔疏謂通言庫亦謂之府。則此諸府可兼庫人。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五庫。蓋亦九府所該矣。注云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者。前注云。府。治藏。左傳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藏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此大府與下玉府

大府者以下重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以共王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王與之謂九府即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為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器。司貨。典司六職。鄭彼注以為殷制。與周法異也。此府藏諸官。通長屬言之。謂之府人。左昭十八年傳云。使府人庫人各敵其事。是也。彼又有庫人。此經無者。左傳孔疏謂通言庫亦謂之府。則此諸府可兼庫人。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五庫。蓋亦九府所該矣。注云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者。前注云。府。治藏。左傳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藏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此大府與下玉府

大府者以下重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以共王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王與之謂九府即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為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內府外府諸治藏官爲長。故尊之曰大。呂氏春秋分職篇說楚葉公發太府之貨予衆。是侯國亦有太府也。云若今司農矣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掌穀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是漢時大司農主府藏。與周太府職同。故舉以爲況。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疏〕賈八人者。聘

禮云。賈人啓櫝取圭授宰。卽此。又少儀云。臣致蓀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亦謂卽玉府之賈。是也。云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者。沈彤云。胥爲什長。胥一則徒十。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必十徒不足供一胥之科次。故浮於常也。注云工能攻玉者。卽考工記玉人之工。考工記總敘注云。攻猶治也。凡工皆庶人在官者。與賈同。諸官有造作之事者並有之。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疏〕藏之內。別於外府。謂之內府。王與之謂當在庫門內也。故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疏〕用。故藏之外舍。其官卽對內府稱外府也。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

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尙書。〔疏〕注云。會大計也者。大宰注同。說文言部云。計。會也。算也。賈疏云。案宰夫職。日計曰成。月計曰會。故知會大計也。詒讓案。通言之。成要會通曰計。而會爲歲計。校成要爲大計。故云大計。若司書三歲大計。則又大於歲計。亦司會所通掌也。云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者。小爾雅廣言云。司。主也。說文司部云。司。臣司事於外者。賈疏云。其職云。逆邦國都鄙官府。是句考徧天下。云計官之長者。莊存與云。司書以下四官屬司會。云若今尙書者。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尙書六人。六百石。劉注引蔡質漢儀云。典天下歲盡集課事。志又云。凡郡國歲盡。遣吏上計。蔡氏所云掌。天下歲盡集課事。卽掌歲計也。與周司會主計同。故舉以爲況。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司書主計會之簿書〔疏〕注云司書主計會之簿書者司會注云書

計於季氏杜注云途計簿於季氏賈疏云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內主入也若今〔疏〕注云職內主入也者說文入

之官謂之職內云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者賈疏云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云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為名王

應麟云漢書丙吉傳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注云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主歲計以〔疏〕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

數皆倍於職內以主出事繁故官吏特多也注云主歲計以歲斷者邦國會計之事以歲之豐歉為斷也金榜云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方征以歲上

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為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

受之故授式法之官名職歲蓋由此矣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職幣者王念孫云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

所主者財物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案王說是也幣訓餘詳大宰疏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司裘者說文衣部云裘皮衣也司裘掌皮二官亦有府藏故次諸府藏會計官之後司裘不與春官



司服格次者。玉藻注云。裘。褻也。故與內司服及屨人等。同屬天官。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宰。宮中官之長。〔疏〕內宰者以下至

掌王寢內之事。與宮正宮伯職掌。內外相備。故亦屬大宰。賈疏云。名內宰者。對大宰治百官。內宰治婦人。內宰治土內之政令。內宰。然則大宰不稱外者。爲兼統內也。詒讓案。內宰與小宰相對。爲內外小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宰治土內之政令。職掌略同也。賈謂對大宰。未允。云下大夫二人者。后卑於王。故內宰之爵。亦降於小宰一等也。云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者。公食大夫禮有內官之士。注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卽此上中士以下是也。注云內宰宮中官之長者。與下內小臣。闈人。寺人。內豎等爲長。故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注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關閉之屬。案彼注蓋以此官所領屬官多奄豎。故亦稱奄尹。實則此官以士人爲之。非奄官也。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云。闈尹於周禮爲宮人。則非是。其九嬪以下內官。雖亦內宰所教詔。然非其屬官。賈疏謂與下女史已下爲長。非鄭愷也。胡匡衷云。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云。宮宰。守宮官。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奄。稱士者。〔疏〕內小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案

職與大僕侍王同。亦是佐后之事。故在此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內。故儀禮燕禮。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鄭彼注云。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詒讓案。內小臣者。對夏官大僕屬官小臣爲外也。王官備。故有大僕。又有小臣。內官略。故止有內小臣。其侍后與大僕侍王略同。不復立內大僕也。通言之。內小臣亦稱僕。故書立政云。左右攜僕。僞孔傳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孔疏謂寺人內小臣等。是也。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者。以其職掌較重。當選擇奄之賢者爲之。故特有爵也。賈疏云。案上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獨此云以其有賢行命爲士。故稱士也。案詩。巷伯。奄官也。注云。巷伯。內小臣。小臣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必知巷伯與

小臣爲一人者。以其俱名奄。又言巷。亦宮中爲近。又稱伯。長也。內小臣又稱士。亦是長義。故知一人也。案賈引詩注。卽小雅巷伯敘箋義也。左襄九年傳。令司宮巷伯敞宮。杜注云。司宮、奄官。巷伯、寺人。孔疏亦以司宮爲內小臣。巷伯爲寺人。與鄭說不同。今考詩敘之巷伯。卽本詩之寺人孟子。杜孔說不誤。鄭以內小臣釋之。非也。內小臣自是司宮。故左昭五年傳。楚靈王曰。吾若以韓起爲關。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注釋司宮云。加宮刑。彼以司宮與關並舉。明以加刑示辱。則司宮卽此奄士無疑。惟儀禮燕禮諸篇。司宮爲宮人。故與內小臣並見。與左傳義異。詳前疏。胡匡衷云。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斃。章注云。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關士是也。

關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關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疏〕關人者。賈疏云。以其掌守中門之禁。使守門。圍、御苑也。游、離宮也。〔疏〕王宮在此。故亦在此。周禮之內。有

同官別職。則此關人每門及囿游。同名關人而職別。山虞澤虞云。每大澤大山及川衡林衡。亦是別職同官也。別官同職者。唯有官連耳。詒讓案。此關人無爵。則亦庶人在官者也。沈彤云。關人內豎。案其職。則類胥若徒也。云王宮每門四人者。黃度、沈彤並云。宮門、臯庫維應路凡五。當二十人。是也。云囿游亦如之者。釋文游作旂。云。本亦作游。案說文放部云。游、旌旗之流也。从放。汙聲。旂卽游之省。囿人經及大宰注並作囿游。則陸本非也。亦如之者。亦每門四人也。其凡數無考。注云關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昏開聲類同。說文門部云。關、常以昏閉門隸也。祭統云。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云。關弒吳子餘祭。關者何。門人也。刑人也。賈疏云。此釋名關人之意。昏時閉門。則此名關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云刑人墨者使守門者。賈疏云。此秋官掌戮職文。鄭彼注云。黥者無妨於禁禦。欲使守門。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宮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墨者守之。或解以爲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言每門。義亦通也。案禮記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彼注謂夏殷時。公羊云。關殺吳子餘祭。近刑人。輕死之道。彼據人君加之寵。故云近刑人輕死之道。若君有防衛。不親近。則非近刑人。其刺者使守關。以其醜惡遠之。不得約彼卽以十二門皆使墨者也。詩云。昏椽靡共。箋云。皆奄人。彼據后宮門。故使奄者也。案依鄭賈說。此關人皆以墨者爲之。然詩召旻之昏椽。昏卽關也。鄭彼箋云。昏椽皆奄人也。皆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孔疏云。案周禮序官。關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關人與之爲類。官居其間。則亦奄人也。關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然則王宮之與囿游。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關人。是關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圍。則墨則皆亦爲關。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關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天子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則也。官與寺人爲類。主以奄者爲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屋。是門房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關是奄人之官名也。案依孔說。墨守門。宮守內。則守圍。通名關人。其說較鄭實爲長。穀梁襄二十九年傳亦云。關、門者也。寺人也。是宮者爲關也。左莊十九年傳云。鬻拳自則。楚人以爲大關。呂氏春秋音初篇說夏后孔甲田。取民子以歸。子長。暮動。垢櫟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韓非子內儲說下篇。齊有門者則跪。是則者亦爲關也。管子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則以爲門父。是又以則者守門也。以意求之。掌戮所云墨者使守門者。疑通凡守城郭宮府諸門者言之。司門之門徒。亦其一也。又云。則者使守圍者。亦即囿游之關。鬻拳則跪。皆以則者而守門。或侯國之法。與此經不同。王宮五門之關。蓋當兼用奄墨。匠人注云。內、路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是王宮內外。以路門爲分限。然則皋門至應門爲外。當以墨者爲之。路門以內爲內。當以宮者爲之。掌戮所云宮者使守內是也。後漢書宦者傳論。亦以此關者守中門之禁爲宜者。蓋晉宋以前。此經舊說。有以此官爲奄人者。孔謂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似卽本於彼。義亦得通。但治朝應門。六宮嬪御所不至。似不必用奄人耳。至賈泥鄭義。乃謂不得以王城十二門皆使墨者。殊爲失考。又本職所云中門。實兼庫雉應諸門言之。鄭孔謂專指雉門。義固未駭。賈引或說。謂四面皆有中門。則通關門言之。不知關門雖亦當有闈人。然不得稱中門。亦未必有四人也。云圍御苑也者。地官敘官圍人注云。圍、今之苑。說文口部云。圍、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圍。又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竹部云。籓、禁苑也。漢書宣帝紀顏注引蘇林云。折竹以繩綿連禁籓。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籓。此御卽籓之借字。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圍也者。圍之燕者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養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圍。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圍。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義同。詩秦風駟驥孔疏云。有蕃曰圍。有牆曰圍。左傳僖三十三年孔疏云。天子曰苑。諸侯曰圍。以上諸說。蓋各舉一端言之。實則苑圍通稱。此經及地官圍人並稱圍。是周制天子稱圍。雍氏云。禁山之爲苑者。非天子圍之名。左傳疏說非也。淮南注與許說正相反。疑傳寫之誤。賈疏云。案詩云。王在靈囿。注。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案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猶以爲大。何也。孟子答。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故以爲小。不亦宜乎。君之囿。民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則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故也。白虎通又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

里。小國二十里。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案園。王與諸侯大小之制。經無正文。賈引白虎通義。今本佚此文。其說與毛詩大雅靈臺同。公羊成十八年何注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徐彥疏引司馬法。穀梁楊士助疏引徐邈說。並同。此依今文家說。三等國里數。十取一以爲園。與此經不相應也。又案。天子靈園在郊。故詩駟騶疏云。園。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園。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又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園臺。觀鳥獸魚鼈。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考周西都。文王都豐。所作靈園。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蓋亦於郊內爲之。園人所掌者即郊園。委人又有野園。則更在郊外。彼或亦當有闈人守之。又月令孔疏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焦循亦云。左襄十四年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園。二子從之。是時二子應召至朝。久待不召。乃知公在園。故往見。是園在宮中也。案依孔焦說。王宮中亦有苑園。然其地當甚小。與郊園廣狹迥殊。此闈人守宮門。亦得兼掌之矣。云游離宮也者。園人注。釋園游爲離宮小苑。鄭蓋謂游即於園內爲宮室。說苑正諫篇云。咎犯曰。便游楮畫。是也。別於城中王所居之宮。故謂之離宮。以其可以游觀。故謂之游。漢舊儀云。上林苑中離宮觀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是也。賈疏云。園是大苑。其門皆使闈人守之也。此離宮。即園游之獸禁。故彼鄭云。謂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或以爲游亦謂城郭中與公所爲者也。案賈引或說。蓋謂游在城郭中。別於園在城郭外也。今考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敗於罍梁。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則游不定在城郭中矣。或說未然。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疏〕寺人者。內則云。爲宮室。辨外內。深宮固門。闈寺守之。是寺人

人同。注云寺之言侍也者。寺侍聲類同。廣雅釋詁云。侍。近也。詩大雅瞻卬篇。時維婦寺。毛傳云。寺。近也。是寺侍並訓近。寺人者。猶言近侍之人也。又詩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陸彼釋文云。寺本或作侍。是寺侍互通。左傳襄二十五年。侍人賈舉。昭二十五年。侍人僚相。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侍人並即寺人也。賈疏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此奄人也。知者。見僖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呂卻欲焚公宮。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彼寺人披自稱刑臣。明寺人奄人也。若然。寺人既掌內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而掌男子者。彼秦仲。宣王命作大夫。始大。有車馬。其官未備。

故寺人兼小臣。是以寺人得掌男子。詒讓案車鄰毛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孔疏云。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案孔說較實爲長。引詩云。寺人孟子者。小雅巷伯篇文。鄭彼箋即據此經爲說。引之者。證彼寺人與此同也。彼巷伯亦即此寺人。左傳襄九年杜注同。詩箋以巷伯爲內小臣。非是。詳前。疏云。正內路寢者。內與寢義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燕泥操而就家。入人內。即此義。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彼專謂室爲內。與此義微異。賈疏云。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正內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案賈說是也。凡王與后。皆路寢一。燕寢五。路寢爲正。燕寢爲小。此正內既非王寢。明據后路寢言之。可知后六寢對王六寢。謂之內。猶女史云內宮是也。云王之正內者。后寢亦統於王。猶內宰稱后宮爲王之北宮也。但此寺人與下內豎。雖專繫后路寢。其王燕寢及后燕寢側室等。亦當有侍御奄豎。蓋燕寢卑於正寢。或以冗散給事。無定員專直。故經唯著正內之人數與。后六寢。亦前一後五。詳內宰疏。

內豎倍寺人之數。豎。未冠者〔疏〕。內豎倍寺人之數者。王之正內十人也。內豎無爵。蓋與庶人在官者同。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豎。未冠者之官名者。國語楚語云。使富都鄙豎贊焉。韋注云。豎。未冠者也。案未冠謂十九以下。十五以上。故本職注謂之童豎。學記注云。成童十五以上是也。賈疏云。春秋左氏傳。叔孫穆子幸庚宗婦人而生牛。以爲豎官。則亦童豎未冠者。必使童子爲之者。鄭於其職注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也。詒讓案。內豎以侍御王內爲名。文王世子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其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書度邑篇云。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小子御。即此內豎也。是內豎亦侍王大寢燕寢。明寺人內豎不僅侍后寢矣。內豎。省文亦稱豎。左傳二十八年傳云。曹伯之豎侯孺。管子小稱篇云。管仲對桓公曰。公喜內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然則內豎或亦以奄爲之。然不盡用奄也。

九嬪。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疏〕。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九嬪者。此官與世婦。女御。並王之妾御。不列於百官。以大宰兼治宮政。故以事類屬之。全經五篇。凡本非屬官。而以事類附屬者有三。一、婦官。此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及春官世婦。內外宗等。是也。一、三公。地官

周禮正義 一 卷一

之鄉老。爵尊於大司徒是也。一、家臣。春官之都宗人。家宗人。夏官之都司馬。家司馬。秋官之朝大夫。都士。家士是也。三者皆無所繫屬。故以其職事相近者附列各官。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注云嬪婦也者。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曲禮鄭注云。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孔疏云。嬪。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引昏義以下者。以九嬪。世婦。女御三官。經不列其人數。故據禮記補之。鄭彼注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內治婦學之法也。禮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蔡邕獨斷說略同。內宰先鄭注亦據彼以釋六宮。金鷄云。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世婦。御妻。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說未可信。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夫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非必限定百人也。爲此說者。蓋以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可信。周官六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人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人邪。鄭注以爲夏制昏義。以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兩相比擬。其同爲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十人爲夏制。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爲周制。則比擬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明矣。所言周制。顯與周官不合。且天子之事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簡。何必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以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婦官。有世婦女祝女史等官。已如此其備。又何必有百二十人乎。案金說是也。此經九嬪世婦女御並不言數。昏義所說內官之數。與外官相準。而外官之數。與此經六官之數。遠不相應。則內官之數。亦不可信。可知矣。依昏義說。內官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士。而鄭內同服屨人注。說內外命夫命婦秩次。則以九嬪視孤妻。世婦視卿大夫妻。復與彼文舛異。至春官世婦。則又兼有宮卿下大夫中士三等。此皆與昏義有不能強合者。又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又以世婦在嬪上。與昏義及此經敘內官次第並不合。考九嬪職主贊后。非世婦之比。追師職又以九嬪在內命婦之外。則九嬪必尊於世婦可知。曲禮文蓋偶有駁異。不爲典要也。又案獨斷云。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考天子一娶十二女。亦見禮弓注引春秋說。而白虎通義嫁娶篇引王度記。則云。天子一娶九女。兩文已自差舛。蔡氏又以三夫人九嬪。合充十

二人之數。則古絕無是說。唯春秋繁露爵國篇。說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似即春秋說十二女之義。彼中左右夫人。似即三夫人。然又有世夫人及姬良人等。尤與禮不合。必非周制也。又管子小匡篇。說齊襄公有九妃六嬪。尹知章注云。天子九嬪。諸侯六嬪。亦未知確否。云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者。阮元云。子當作於。是也。案內宰注亦云。夫人於三公。從容論婦禮。此注與彼同。鄭意此經有九嬪世婦女御。獨無三夫人。明三夫人擬三公。三公與王坐而論道。無正職。三夫人亦與后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聚人云。共夫人數。飲于賓客之禮。即此注所謂三夫人也。經文止此一見。蓋其位尊。次於后。故事亦彌簡。猶三公之事。亦簡於六卿也。

**世婦**

不言數者。君子不苞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疏〕

世婦者。世與大義同。謂內外命婦之大者。曲禮孔疏云。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案孔疏未塙。惠士

奇云。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下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非也。世婦屬天官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撤陳女宮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齋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宮而濯概。爲齋盛。春官世婦則曰。大賓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官。然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被詳耳。案惠謂此世婦與春官世婦職同。以經考之。良是。竊謂世婦蓋有內命婦外命婦之別。此世婦次於嬪御之間。則內命婦也。春官世婦。與內外宗並列。則外命婦也。職掌雖略同。而內外迥別。故分屬二官。至鄭謂春官世婦爲男子。則甚誤。互詳春官敘官疏。注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苞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者。對九嬪稱九。是言數。世婦及下女御皆不著人數。明必有德乃充。不必備數也。世婦以下人數衆多。故容有不備。九嬪以上人少。則必備三九之數。賈疏謂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特互其文。令義兩得見。誤。

**女御**

昏義所謂御妻。御。〔疏〕

注云昏義所謂御妻者。昏義御妻在九嬪世婦之下。與此女御差次正相當。故知女御即猶進也。侍也。御妻也。御妻又謂之妻。曲禮云。天子有妻有妾。鄭彼注云。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

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是也。案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諸妻。疑亦據侯國之女御言之。但御妻在嬪世婦下。則不得取齊匹之義。荀子君子篇云。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然則女御者。其正名。御妻者。其別稱。不為典要者也。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固莊后。嬖御。即女御之屬。此經女御無人數。蓋亦不必備員。其分列各職者。唯內司服女御二人。縫人女御八人。餘無可考。內宰九嬪兩職。又謂之九御。亦非其員數。昏義御妻八十一人。疑八十一元士。與此經元士之數不合。不宜據彼以定此。女御之數。前疏已辯之矣。云御猶進也。侍也者。春官敘官注義同。廣雅釋詁云。御。進也。又釋言云。御。侍也。獨斷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女祝。女奴。女祝者。此官與女史並后宮之官。故次嬪御之後。惠士奇云。女祝視大祝小祝。曉祝事者。〔疏〕注云。女祝女奴曉祝事者。謂亦與女酒女奴曉酒同。說文示部云。祝。祭祀主

贊詞者。案女祝雖無爵位。然備官后宮。且古者巫祝皆世事。則女祝疑當以祝官之家婦女為之。與女巫略同。鄭槩以女奴當之。恐非。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女史。女奴。女史者。說文史部云。史。記事者也。惠士奇云。女史視大史小史。詒讓案。亦兼視內史外史。詳本職疏。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謂通曉文

字者。亦與女酒同。案女史疑當以良家婦女知書者為之。奚。乃女奴耳。鄭義恐未允。春官世婦之屬。有女史二人。與此官亦異。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主也。典婦功者。〔疏〕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疏〕者。以

下三官。並主女功之事。故次宮官之後。云工四人者。此不言女工。則男工也。疑即以幃氏之工為之。云賈四人者。賈疏云。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之事。故須買人也。注云。典主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支部云。數。主也。典即數之

假字。云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者。絲枲並婦功之事。此典婦功。總掌其事。為下典絲典泉諸官之長也。惠士奇云。月令染人曰婦官。蓋典婦功之屬官。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疏〕典絲者。說文絲部云。絲。蠶所吐也。案凡繒帛皆以絲為之。此官通掌之也。



典。冢。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則。冢。是。雄。麻。對。直。是。麻。之。有。賈。賈。者。也。案。冢。詳。籛。人。疏。淮。南。

子。覽。冥。訓。云。位。賤。尙。藁。惠。士。奇。謂。藁。與。冢。通。即。此。典。冢。是。也。淮。南。高。注。以。藁。爲。藁。耳。菜。名。失。之。案。古。無。木。棉。凡。布。皆。以。麻。葛。爲。之。此。官。通。掌。之。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疏〕內。司。服。者。此。官。與。縫。人。並。掌。宮。

女。功。官。之。後。賈。疏。云。以。其。掌。后。以。下。六。服。言。內。司。服。者。亦。是。對。春。官。司。服。男。子。服。爲。內。不。與。春。官。司。服。同。處。者。以。從。內。官。之。例。故。在。此。云。奄。一。人。者。賈。疏。云。以。其。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與。婦。人。同。處。故。用。奄。也。云。女。御。二。人。者。以。王。后。尊。

貴。其。衣。服。自。有。法。式。故。以。女。御。內。官。監。領。之。蓋。女。御。雖。於。內。命。婦。秩。次。最。卑。然。尙。當。尊。於。無。爵。之。奄。故。縫。人。敘。亦。以。女。御。次。奄。下。而。其。職。則。云。以。役。女。御。以。相。比。例。知。此。官。當。亦。聽。於。女。御。女。御。非。此。官。之。屬。也。若。然。經。不。以。女。御。領。奄。者。以。內。

司。服。官。府。自。以。奄。主。之。女。御。爲。內。官。特。兼。領。其。事。而。不。常。居。其。寺。故。經。首。列。奄。次。列。女。御。亦。變。例。也。注。云。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者。說。文。衣。部。云。裁。制。衣。也。又。糸。部。云。縫。以。鍼。紉。衣。也。賈。疏。云。長。者。謂。與。下。縫。人。爲。長。

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者。謂。此。女。御。二。人。與。奄。官。同。職。蓋。選。擇。良。家。女。子。爲。之。亦。得。以。禮。侍。御。於。王。故。與。前。女。御。同。名。也。賈。疏。云。以。此。女。御。還。是。女。奴。曉。進。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以。

衣。服。進。謂。進。衣。於。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名。女。御。也。案。賈。說。非。也。女。奴。乃。罪。人。沒。入。者。至。卑。賤。不。得。爲。侍。御。下。縫。人。女。工。在。女。御。

之。下。注。謂。是。女。奴。則。鄭。不。以。女。御。爲。女。奴。明。矣。但。此。與。縫。人。二。職。之。女。御。當。即。選。上。女。御。爲。之。鄭。似。謂。在。八。十。一。人。之。外。亦。未。允。女。御。本。無。定。數。不。必。有。八。十。一。人。詳。前。疏。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女。工。女。奴。〔疏〕縫。人。奄。二。人。者。賈。疏。云。奄。有。二。人。亦。是。縫。人。曉。裁。縫。者。須。有。男。子。故。也。云。女。御。八。人。女。工。八。

十。人。者。女。御。亦。與。奄。官。同。職。專。掌。縫。王。后。之。衣。服。故。本。職。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明。奄。官。與。女。工。爲。女。御。役。每。十。工。以。女。御。一。人。監。領。之。若。然。此。女。御。亦。非。縫。人。之。屬。而。女。工。則。屬。女。御。又。兼。屬。縫。人。蓋。

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注。云。女。工。女。奴。曉。裁。縫。者。此。女。工。亦。於。女。奴。中。選。充。之。與。女。祝。女。史。同。國。語。晉。語。云。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蓋。即。此。女。工。章。注。以。工。爲。樂。師。非。也。又。左。成。二。年。傳。魯。賂。楚。以。執。鍼。織。紵。皆。百。人。杜。注。云。

執鍼。女工。織紵。織繒布者。蓋亦女工之別名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染人者。說文水部云。染。以染繒爲色。案染人亦兼染絲及臬

人衣服。故亦連類在此也。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疏〕追師者。賈疏云。在此者。職云。掌王后之首服。

此。若然。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以其男子。是陽義。又取夏詩萬物長大。長大乃冠。故在夏官。此婦人。直取首

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在此。若然。首反處下者。以冠履自相對。不與服爲先後。故不在上也。云工二人者。蓋卽以玉

人雕人之工爲之。注云。追治玉石之名者。本職注云。追。猶治也。詩大雅棫樸篇。追琢其章。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又云。雕謂之琢。是雕琢並爲治玉之名。荀子富國篇引詩。追作雕。說苑修文篇。又引作彫。又詩周頌有客篇。敦琢其旅。孔疏云。敦。雕。古今字。案說文玉部云。瑀。治玉也。雕彫並瑀之借字。瑀。追。敦。一聲之轉。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疏〕屨人者。說文履部云。屨。履也。賈疏云。案其職云。

追師專掌婦人首服。此屨人兼男子屨寫。在下體賤。故男子婦人同在此官也。云工八人者。蓋以韋氏之工爲之。呂氏春秋召類篇。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靴者也。高注云。靴。履也。作履之工也。亦此工之類。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疏〕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疏〕夏采者。釋文云。采。或作

云。在此者。其職云。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喪事是終。故在未職也。詒讓案。此官所掌。止大喪復一事。疑文有闕佚。大喪非常。復又喪紀之小節。不當專設一官也。右天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

大夫十二人。上士四十二人。中士百十八人。下士百七十九人。府八十五人。史百四十八人。胥百七十四人。徒二千二百四人。工二十二二人。賈四十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三千三十三人。又奄上士四人。寺人內豎及奄無爵者四

十四人。內司服縫人女御十人。女祝四人。女史八人。女奴百二十五人。奚六百七十二人。女工八十人。凡女官、女庶人。總八百九十九人。此外九嬪、世婦、女御。無員數。闈人每門四人。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九百八十人。注云夏采夏翟羽色者。染人云。秋染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爲飾。又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鄭彼注云。采、五色也。據此。則夏卽謂染五色。象夏翟之羽采。卽畫纁所謂五采備也。此官掌以乘車建纁。復于四郊。纁有染鳥羽爲飾。所謂夏采也。穀梁隱五年傳。舞夏。范注云。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此亦以夏爲夏翟。而訓義又小異。夏翟詳染人疏。云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者。禹貢徐州云。羽畎夏翟。亦詳染人疏。云有虞氏以爲綉者。鄭據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而互易其字。又讀綬爲綬。其說非也。綬卽巾車五路所建之大鷹。司常九旗之旒也。不必著羽。其著羽者。別爲九旗之纁旌。詳本職及巾車司常疏。云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者。賈疏云。案冬官考工記有鍾氏染羽夏。卽五色也。此職中注及彼注皆云。綉。謂注旒於千首。不云翟羽者。蓋注文不具耳。

此  
页  
空  
白

# 周禮正義

## 卷二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乘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傳也。生、猶養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刑典、司寇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空之職亡。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疏〕大宰之職者。天官之正。所分掌之職事。卽下八法之官職也。官各有職。百官府所同。經惟大宰、小宰、宰邦事。〔疏〕夫云職者。以正、貳、攷。其官特尊。故別異其文。地春夏秋冬四官並放此。云掌建邦之六典者。敘官注云。建、立也。經例言建者。並謂修立其政法之書。頒而行之。六典至九兩。卽後文治象之法。亦卽治官官法之總會也。六典分屬六官。大宰掌治而總建六典者。敘官先鄭注云。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是也。云以佐王治邦國者。大宰之治。外統邦國。故穀梁傳九年傳云。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云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者。國語楚語章注云。經、經緯也。大戴禮禮記盛德篇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又

云。冢宰之官以成道。以之道則國治。卽治邦國官府之義。詩大雅棫樸云。綱紀四方。鄭箋云。以綱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注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案此散文得通。賈疏謂以畿內據近而言。非是。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盛德記云。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又云。司徒之義以成德。以之德則國安。卽安邦國之義。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爾雅釋詁云。諧。和也。和諧訓同。變文以見義。盛德記云。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又云。宗伯之官以成仁。以之仁則國和。卽和邦國。諧萬民之義。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正百官者。盛德記云。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又云。司馬之官以成聖。以之聖則國平。卽平邦國之義。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者。小宰注云。糾。猶割也。察也。盛德記云。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卽詰邦國之義。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盛德記云。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卽富邦國之義。治典教典曰官府。禮政刑事四典曰百官者。亦變文也。後文及小宰宰夫。詳言之曰百官府。略言之則或曰官府。或曰百官。其實一也。賈疏謂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非也。小宰六職及諸官敘首所說。與此經小異大同。並文偶變易。不爲義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者。說文邑部云。挹。國也。又口部云。國。邦也。釋名釋州國云。大曰邦。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案此注析言之。故大邦小國。大小並據封域所包而言。許統言之。故邦國互訓。不分大小。此經上曰邦者。據王國而言。下曰邦國者。總舉大小侯國通言之。王國亦曰國。故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實邦國之劑信。注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賈疏云。周禮凡言邦國者。皆是諸侯之國。此言大曰邦。小曰國者。止據此文邦在上。國在下。故爲此解。案。儀禮覲禮云。同姓大國。異姓小邦。則邦國大小通也。云邦之所居亦曰國者。此復於大邦小國中析言之。明國又爲對野之稱也。呂氏春秋明理篇高注云。國。都也。賈疏云。此卽據王國而言。故上云惟王建國。匠人營國方九里。與典命國家。皆是邦之所居亦曰國也。釋文引干注云。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之境。案。理當作治。陸書傳寫。避唐諱改。干以國爲天子諸侯所治。卽邦之所居也。惟以邦爲國境。則不分邦大國小。與鄭說小異。云典常也。經也。法也者。賈疏云。爾雅釋詁云。典。常也。孫氏云。禮之常也。釋言云。典。經也。又云法者。以其經常者卽是法式。詒讓案。說文丌部云。典。五帝之書也。又引莊都說。典。大冊也。典本訓書冊。書冊所以著政法。故又爲

典法也。毛詩周頌維清傳云。典、法也。典法者。治之大經。可以常行者。故又訓經。訓常。此並展轉引申之義。鄭言此者。明典含義甚廣。施之尊卑。各有所取也。云王謂之禮經。常所乘以治天下也者。卽經邦國之義。明上乘之以治下者也。云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者。法式者。下守之以事上。亦與下八法治官府義略同。云常者。其上下通名者。賈疏云。經據在上。濃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故云常者上下通名也。云擾猶馴也者。服不氏注義同。此假借之義也。呂飛鵬云。說文手部。擾。煩也。與馴義異。牛部。擾云。柔謹也。馴。擾之擾當作擾。玉篇曰。尙書擾而殺字如此。惠棟云。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史記注云。擾音柔。擾。馴也。尙書擾而殺。徐廣曰。擾一作柔。擾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案。惠呂說是也。擾卽擾之借字。廣雅釋詁云。擾。馴。善也。又釋言云。馴。擾也。擾柔亦聲近義通。國語齊語云。寬惠柔民。柔民。猶言擾民也。地官敘官注云。擾。亦安也。安與馴。義亦相成。云統猶合也者。後八統注云。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說文糸部云。統。紀也。紀。別絲也。別絲必總合之。故又引申爲統合之義。漢書敘傳張晏注云。統。合也。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案。本與統合。義亦相近。云詰猶禁也者。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引申爲詞禁之義。廣雅釋詁云。詰。責也。責與禁。義亦相成。釋文引干注云。詰。彈正糾察也。義與鄭略同。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呂刑文。僞孔本刑上無詳字。大司寇注引書。亦作詳刑。蓋鄭據今文書爲注。本有此字。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書僞孔傳云。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之者。證詰邦國。卽彼詰四方也。云任猶傳也者。後注同。說文人部云。任。保也。引申爲傳立之義。釋名釋言語云。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傳也。案。傳有立義。此經凡作官民以立其職事。治土地以立其材產。並謂之任。大司馬注又云。任。猶事也。事與傳。聲義亦同。賈疏云。傳。猶立也。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云生猶養也者。本職後注同。說文生部云。生。進也。引申爲生養之義。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養。長也。生長義亦同。賈疏云。冬官主土地。所以養民故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以下者。並據五官敘官文。云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者。謂四時之官。唯冬官亡闕也。云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者。三隅反。論語述而篇文。謂以春夏秋冬三官例之。則司空篇首。當有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之文。故知事典司空之職是也。云司空之篇亡者。謂河閒獻王得周官時亡此篇。賈疏謂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非也。詳前及考工記總敘疏。引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者。冬官既亡。而小宰六屬。有冬官掌邦事之文。故引以證司空掌事典也。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

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百官所居曰府。弊、斷也。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大常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

其屬六十。是也。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聯事通職所共也。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官灋。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職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官刑。謂司刑所掌。墨、劓、剕、宮、鼻、劓、鼻、殺、鼻也。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官計。謂小宰之六計。〔疏〕以八灋治官府者。釋文云。灋、古法字。案說文鷹部云。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鷹所所以斷羣吏之治。〔疏〕以觸不直者去之。從鷹去。重文法。今文省。凡經皆作灋。注皆作法。經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也。法本爲刑法。引申之。凡典禮文制。通謂之法。韓非子難三篇云。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此八法爲治百官之法。全經六篇。文成數萬。總其大要。蓋不出此八科。以大宰一職論之。自職首至末。通爲官職。其中六典八法之等。建立大綱。則官法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以下。行事細別。則官常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受會。則官成也。廢置誅賞。則官刑也。計吏。則官計也。至於率領貳考以下。則有官屬。旁通五官。則有官聯。其餘六官三百六十職。雖爵有尊卑。事有繁簡。要此八法足以咳之矣。賈疏云。此八灋雖不云建。亦有建義。故鄭注大史職云。六典八灋八則。雖

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是也。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灋云治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云一曰官屬以舉邦治者。賈疏云。以下皆單言邦。據王國而言之。云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者。此八灋皆云邦治。唯官聯官常云官治者。亦變文。無義例。故小宰六職亦云合邦治。賈疏謂官聯言官。欲取會合衆官。乃始得治。官常

言官。欲取官有常職。各自治其官。故二者不言邦而云官。失之。餘詳小宰疏。注云百官所居曰府者。廣雅釋宮云。

官常以聽官治者。此八灋皆云邦治。唯官聯官常云官治者。亦變文。無義例。故小宰六職亦云合邦治。賈疏謂官聯言官。欲取會合衆官。乃始得治。官常言官。欲取官有常職。各自治其官。故二者不言邦而云官。失之。餘詳小宰疏。注云百官所居曰府者。廣雅釋宮云。



府、舍也。官也。管子度地篇云。官府寺舍。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官吏所止爲府。左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案。府者大名。其小者卽宮正次舍之舍。注云。舍、其所居寺。是也。凡內外衆官。皆有府寺。長各率其屬而居之。賈疏云。官府與上府史之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聚之義也。云弊斷也者。小宰、貶祿、掌囚注並同。小爾雅廣言云。蔽、斷也。左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邢侯。杜注同。大司寇先鄭注引左傳。蔽作弊。弊卽蔽之借字。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屬、猶言屬別。謂以齋秩尊卑相領隸。國語楚語云。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彼據五官言之。義亦同也。凡官屬。有總屬。有分屬。有當官之屬。有冗散之屬。總屬。卽六官屬各六十。通屬於其正。是也。分屬。若庖人、內饗、外饗、亭人。屬膳夫。是也。當官之屬者。宮正中下士以下。屬於上士。是也。冗散之屬。若四方之以舞仕者屬旄人。國勇力之士屬司右。相犬牽夫者屬犬人。皆無職名員數。是也。四者各以尊卑相隸。通謂之官屬。先鄭舉其大者言之。凡六官之屬。亦多羸羨。不皆六十。小宰約舉大數耳。詳彼疏。云若今博士大史大祝大樂屬太常也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引之者。證官大小相屬之事。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者。以此官屬舉邦治。與彼文同。故舉以相證。六屬止引天官者。撮舉六官之首。餘不備詳。云官職謂六官之職者。職者、主領之言。卽敘官注云。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凡三百六十職。通謂之官職。此舉其大者明之。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者。亦證此官職辨邦治。與彼文同。云官職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者。大事、卽小宰六職之屬。其事衆多。則六官之屬相佐助共舉之。依小宰云。凡小事皆有職。則不必大事而後有職。此據六官共舉者言之。故云大事。其小事。則不必合六官。或異官。或同官。凡各屬共爲一事。亦得爲職。儀禮燕食射聘諸篇。衆官各執其事。亦卽官職之法。故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樂正聯事。卽其義也。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者。段玉裁云。漢以後。連貫字皆用連。不用聯。故司農以今字易古字。而又明之曰。周秦古書。連貫字皆用聯。說文耳部曰。聯、連也。耳連於頰。絲連不絕。故從耳、從絲。此古書二字。與凡言故書者不同。案。段說是也。云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者。王制注云。連、猶聚也。謂連聚數官。旁通它職。互相佐助。以合治一事。周書大戒篇云。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荀子王制篇云。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蓋言官聯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胡廣漢官解詁云。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說與鄭同。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

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者。亦證此官聯會邦治。彼云合邦治。會合義同。云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也者。謂各職當官常行之事。大史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也。每官各有其專領之職事。不得相侵越。官常主分。與官聯主合。義正相反。蓋以官職分言之。著於書者爲官法。布於行事者爲官常。官尊者法與常兼備。官卑者則惟奉行官常而已。故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明司以上皆有官法。旅以下。則惟有官常也。云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者。謂各官府所掌之事已成。則案其簿書文字。考其品數法式。卽治會之事。司會云。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此官成。正與日成月成歲成同義。司書云。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注云。成。猶畢也。此注云成事。猶彼云事成。彼要貳。亦卽官成之要會也。然則鄭所謂成事品式。卽謂凡官事之有文籍可稽校案驗者。小宰以比居簡稽等爲八成。正是此義。士師掌士之八成。邦治邦賊之等。亦卽最會刑名之簿書。王制云。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卽此官成也。賈疏乃謂官自有成事品式。依舊行之。則是有司循行故事。與官常殆無區別。經注之義。皆不如是矣。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聽職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者。亦證此官成經邦治。與彼文正同。後文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注亦釋爲八成。與此義同。云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者。此注用今字作法也。謂邦之大事。各有專法。著其禮節名數。若今會典通禮之屬。一官秉之。以授衆官。使各依法共治之。是謂官法。若大司徒之地法。小司徒之比法。大司馬之戰法。後世謂之司馬法。縣師之縣法。稍人謂之縣師之法。皆是也。鄭約舉此四者。爲下引小宰職文起義耳。引小宰職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者。亦以彼云以法。與此六法文同。彼又云。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此注不及者。亦文不備。云官刑謂司刑所掌墨劓剕鼻宮鼻別鼻殺鼻也者。據司刑五刑文。鼻。古罪字。凡經例用古字。或作鼻。注例用今字。皆作罪。今司刑經並作罪。而此注引乃作鼻。與例不合。疑誤。詳甸師及司刑疏。賈疏云。此是正五刑。施於天下。非爲官中之刑。故後鄭不從之也。云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者。據後文。凡三年大計與歲計。通爲官計。先鄭略舉一隅爲釋也。云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者。據大司寇文。宰夫官刑注義同。凡百官府黜陟廢置誅賞。並以此爲斷。與司刑五刑異也。書舜典云。鞭作官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案。鞭亦官府輕刑之一也。賈疏云。是專施於官府之中。於義爲當也。云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者。小宰云。以聽官府

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與此經官計文亦相會。故鄭據彼爲歲計。補先鄭義也。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濩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

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

役。以馭其衆。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

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也。〔疏〕以八則治都鄙者。治畿內采

賈、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疏〕邑之通法也。凡三等采邑。

與公邑地相錯。則公邑與都鄙治法當略同。以其可互推。故經不具也。云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者。都家各有常祀。又有山

川等命祀。大宗伯云。乃禋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是也。賈疏云。采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下注云。凡云馭者。所

以馭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內之善也。

案。賈說非也。都鄙命祀。亦以地之廣狹。爵之尊卑爲差。蓋地廣爵尊者。所祀神亦尊而衆。地狹爵卑者。所祀神亦卑

而少。是祀命各隨黜陟而改。以馭其神也。云二曰濩則。以馭其官者。後經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

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即都鄙之官府。皆秉法則以治之也。云三曰廢置。以馭其吏者。吏。謂采邑有地。治之吏。則計

其賢否。以詔廢置也。云八曰田役。以馭其衆者。田役。謂凡田獵起徒役也。遂人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蓋役

事以師田爲最大。故經起徒役以田。謂之田役。以發兵。則謂之師役。而功作之事亦咳焉。大宗伯軍禮云。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故云以馭其衆。賈疏云。謂采地之中。得田獵使役於民。據此文。則卿大夫得田獵。而

春秋左氏傳。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產不許者。彼常田之外。臨祭取鮮。唯人君耳。大夫唯得常田。故禮云。大夫不掩羣。亦是常田。豐卷欲僭取鮮。故子產云。唯君用鮮。明大夫不合也。注云都之所居曰鄙者。大司徒注義同。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案。鄙。鄙即都家居治之邑。通界域言之。則曰都鄙。此猶上文邦國。國即邦之所居。官府。府即百官所居也。與遂人鄙鄙異。互詳大司徒疏。書蔡仲之命孔疏引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案。此馬氏解詁佚文。其說專據大小都而遺家邑。又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地。兼有公邑。亦不必盡爲都鄙。其說殊未安。故鄭不從也。又案。此都鄙爲采邑。與縣鄙爲公邑亦異。凡采邑與公邑地相比。經或合舉之。宰夫謂之羣都縣鄙。司士謂之都家縣鄙。蓋四等公邑。自甸外。其稍縣都三處。並

與三等采地錯居。以其環繞國之邊竟。故通謂之鄙。所居爲公邑。則爲縣鄙。所居爲采邑。則爲都鄙。其爲鄙同。而曰縣曰都則異。都鄙屬於采地之主。縣鄙屬於公邑之吏。官制迥不同。蓋都家爲內諸侯。故亦立兩設伍。略放邦國之制。若縣鄙。則天子使吏治之。而領以縣師。不得有兩卿五大夫之等也。云則亦法也者。爾雅釋詁云。則。法也。大宗伯大史大司馬注義並同。亦者。冢上八法。明文異義通。云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者。賈疏云。謂典法則三者相訓。其義既同。但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是所用處異。故別言之。其實義通也。劉台拱云。都鄙亦有官府。所以治之者。亦猶王朝之八法也。但施於都鄙。則曰法則。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者。大司徒注同。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案。都鄙制井田。小司徒井牧之法。四井爲邑。四縣爲都。故大夫曰家邑。公卿王子弟曰大小都。都邑以大小異名。散文亦通。故經以都鄙咳家邑。而注則以采邑食邑通釋大小都。左隱元年傳。有大都。中都。小都。彼中都。卽此小都。而小都則卽此家邑。明都邑通言不別矣。采邑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公羊襄十五年何注云。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漢書刑法志顏注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菜。非也。案。何說是也。家邑大小都三等采地。皆頒田邑以爲祿也。凡公卿大夫貴戚有功德。得世祿者。皆頒邑以爲祿。是謂采邑。唯疏族新進。未得世祿者。則賦田斂粟以頒祿。是謂祿田。賈賈服疏引鄭志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是采地皆特賜也。其在王子弟無官者。雖無祿。而得以恩澤食邑。采邑食邑。食其田。井主其邑。治以家宰私臣。又子孫得世守之。祿田不世守。且僅食其田之租稅。而不得主其邑。各就近屬鄉塗或公邑王官治之。若司勳賞地附屬六鄉之比。此其異也。凡命士有功德者。或功臣之後。亦間有采地。祭法注云。置都立邑。爲卿大夫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是也。然士有采地者甚少。且里數亦大減。其餘則唯頒祿田而已。故國語晉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明恆制士不得有采邑。鄭釋三等采地。止於大夫。王制畿縣內三等國。亦云其餘以祿士。是也。其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又無祿。而唯有稍食。以祿與命相將。不命。則亦無祿也。通言之。祿田或亦謂之采。采地及稍食。或亦謂之祿。散文不別也。其外諸侯入仕者。亦受采地以爲祿。如其官爵。故毛詩鄭風縠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公羊定四年何注亦云。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是也。凡三等采地制。互詳小司徒載師疏。賈疏云。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案。禮記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注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

不必搜以官守。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邑，未必別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左僖二十四年傳，富辰云，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扶風，雍縣東北周城也。邵、扶風雍縣東南有邵亭。畢、京兆長安縣西北。原、河內汝水縣西北原城。毛聃闕。鄭以此六國，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云，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也。邵、扶風雍縣東南有邵亭。畢、京兆長安縣西北。原、河內汝水縣西北原城。毛聃闕。鄭以此六國，並王子弟食邑之在畿內者。故引以爲證。白虎通義京師篇，謂天子太子食采百里，與諸侯封同。於經無證，疑不足據。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者，賈疏云，案，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故云祀先君社稷五祀也。詒讓案，先君社稷五祀，舉都鄙之常祀而言。都宗人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彼皆非常祀，故此注不及也。云法則其官之制度者，都鄙亦有兩卿五大夫等官，官各有制度，是謂法則也。賈疏云，謂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皆不得僭也。云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說文广部云，廢，屋頓也。引申之，人罷棄屏退，亦謂之廢。檀弓注云，廢，去也。士冠禮注云，退，去也。是廢退義同，謂退去其不能者，不復用也。云舉賢而置之者，廣雅釋詁云，置，立也。鄭以此經廢置對文，廢爲退去其不能者，明置爲舉其賢者而置之於位也。云祿若今月奉也者，釋文云，奉，本或作俸。案，俸卽奉之俗。國語楚語章注云，祿，奉也。廣雅釋詁云，稟、奉、稟、祿也。漢書高后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顏注引韋昭云，粟米曰奉。續漢書百官志，載百官受奉，自大將軍三公，至斗食佐史奉。並云月若干斛，所謂月奉也。賈疏云，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故云若今月奉也。沈彤云，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常亦然。蓋漢亦承周法也。云位爵次也者，謂爵秩尊卑之次，卽後文長、兩、伍、股、輔，各以爵等尊卑相領屬，是也。云賦口率出泉也者，後注同。賈疏云，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卽九賦，口率出泉也。釋文引千云，賦，上之所求於下。案千說，蓋通諸賦稅言之，是也。鄭意蓋以都鄙亦有口泉，賈小司徒疏引鄭志，說都鄙無口賦者，謂其不入於王，非謂自全不征也。實則後經九賦非口泉，鄭說殊不足據。詳後疏。云貢功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貝部云，貢，獻功也。丁晏云，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荀作功。古貢功通用。故鄭訓爲功。云九職之功所稅也者，賈疏云，亦約下文言。九賦上言九職，九職任之，九賦斂之，是以大府云，九賦九功。九功，卽九職之功。故鄭於此以貢爲功，是九職之功出稅也。詒讓案，後文別有九貢致邦國之用，知此貢非彼九貢者，九貢出於諸侯，非都鄙所出，故以貢爲九職之稅也。釋文引千云，貢，下之所納於上。說與鄭同。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者，土均注云，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管子立政篇云，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哭泣之位，皆

如其國之故。謹守其法而審行之。賈疏謂若士冠禮。若不醴。醢用酒。是其一隅也。今案。禮俗當分爲二事。禮謂吉凶之禮。卽大司徒十二教。陽禮教讓。陰禮教親之等是也。俗。謂土地所習。與禮不同。而不必變革者。卽十二教之以俗教安。彼注云。謂土地所生習。是也。土均小行人禮俗義並同。鄭賈合爲一。失之。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者。明此士對官吏而言。則非上中下士。國語周語韋注云。士。講學道藝者也。學士。卽士之養於學者。見樂師大胥小胥職。都鄙亦有學以養士。其賢能者。則選爲兩鄉五大夫。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等。其尤賢者。亦得升於王朝。皆得受祿位也。

三曰子。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班祿所以富臣下。書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

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凡言馭者。所以馭〔疏〕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者。與內史司士爲官職也。賈疏云。大宰以此八柄詔告於王馭羣臣。餘條皆不

之內之於善。〔疏〕言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常所依行。歲終致事。乃考知得失。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特言詔也。云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者。爵祿爲予奪置廢之本。故首舉之。司

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此不言食者。祿亦可以賅食也。云四曰置以馭其行者。賈疏云。有賢行。則置之於位。故云以馭其行。云七曰廢以馭其罪者。罪、疑當作臯。詳前疏。云八曰誅以馭其過者。誅、卽內史

之殺。爲罰之最重者。故以次於末。案。此經八者。唯爵祿爲賞罰通法。以下六者。則予置生爲賞之事。奪廢誅爲罰

之事。賞罰文別。而敘次則正相對。若內史八柄。則自爵祿之外。以予奪置廢生殺皆賞罰。自相對爲文。故與此文次不

同。義各有當也。自鄭誤解生爲養老。誅爲薄責。賈氏遂強爲之說。謂奪重於誅。又謂內史變誅言殺。與此義殊。並

不可通。今無取焉。注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者。說文木部云。柄、柯也。重文棟。或从乘。是柄本爲斧柯之名。以斧柯爲人所執。引申之。凡有所秉執者皆謂之柄。左昭二十三年傳云。又執民柄。杜注云。賞罰爲民柄。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棟。威權也。此八者。亦王所秉執威權賞罰之事。故謂之八柄也。禮運云。禮者。君之大柄也。注云。柄、所操以治事。柄秉聲類亦同。內史又借枋爲之。管子小匡篇。管子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謹用其六乘。如是。

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國語齊語載其文。作六柄。案彼六柄御百姓。生貴貧富。與此同。殺即誅。賤即廢也。此馭羣臣。增予置。爲八柄。義亦略同。云詔告也。助也者。說文言部云。詔、告也。爾雅釋詁云。詔、助、勸也。經例。凡言詔者。並以言語詔告相左助之謂。詔訓告。大卜大僕注亦同。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者。喪服傳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此八柄。據羣臣而言。故上不及天子。爵下及士者。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鄭彼注云。爵、秩次也。又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彼注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又大行人注云。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此不言孤者。孤亦冢卿也。白虎通義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賈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據周制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又云。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爵爲士。至五十爵爲大夫。何以知卿爲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份。諸公六份。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爲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爲本。故不改內也。案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價。又職喪云。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則士得爲爵。經有明文。白虎通謂周士非爵。與此經義異。鄭所不從。云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者。誨爾序爵。大雅桑柔文。鄭彼箋亦云。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與此注同。云班祿所以富臣下者。韓非子解老篇云。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凡食粟田邑。通謂之祿。皆所以富贍臣下。故經云。以馭其富也。引書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者。賈疏云。尙書洪範文。厥。其也。方。道也。穀。善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以善道接之。引之者。證以馭其富也。案。賈說同。僞孔傳。鄭書注今佚。不知與彼同否。以此注引彼文推之。疑鄭本釋穀爲祿也。云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者。呂飛鵬云。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賜予雖未能馭富。亦富之漸也。故云予以馭其幸。詒讓案。說文天部云。發。吉而免凶也。幸即發之隸變。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幸。僥幸也。鄭意幸者僥幸恩澤之言。謂諸臣本無功德。以言行偶合於善。則王亦有以賜予之。以廣恩澤。並以爲後人勸也。江永云。凡賜予皆爲予。圭贄。車馬。衣服。旌旗。弓矢。鉞鉞。虎賁。皆予之大者。幸與福一例。得予則爲幸。得生則爲福。案。江說是也。注義未暇。云生猶養也者。前注同。劉敞云。生以馭其福。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

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江永云。生。謂以八議生之。案。劉江說是也。易祓、李光坡、李鍾倫、蔣載康、俞樾說。並同。經以生對誅殺為文。則正謂保全臣下。使究其年壽耳。鄭以養為訓。求之太深。於義轉遠矣。云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者。謂老者筋力衰劣。故王養以福之。云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是也。賈疏云。此並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文。彼云。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此云為周公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詒讓案。主後聲義並近。疑嚴顏文異。此引之者。證生養義同。云五福一曰壽者。賈疏云。此亦洪範文。引之者。證賢臣老。養之。是五福一曰壽。故曰以馭其福也。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說文奪部云。奪。手持佳。失之也。又支部云。斂。彊取也。此奪即斂之借字。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奪。奪。取也。臣有大罪。沒取其家財入官。亦謂之奪。劉敞云。奪者。削其田邑祿職。惠士奇云。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奪田收秩。所謂奪以馭其質也。案。劉惠說是也。鄭鏐說同。此奪對子為文。亦謂奪其田祿耳。非必盡沒其家財也。云六極四曰貧者。賈疏云。亦洪範文。引之者。證大罪奪之家資。以馭其質也。云廢猶放也者。此引申之義。小爾雅廣言云。放。棄也。莊子釋文引李頤云。廢。棄也。是廢放義同。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左傳宣元年杜注云。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案。經以廢對置為文。亦止謂廢黜。不令在位耳。前注云。廢。猶退也。與此義最合。此注放棄之說。亦似太深也。云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者。葉鈔本釋文。殛。鯀作極。案。說文無鯀字。今書舜典亦作殛。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史記集解引馬融書注云。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祭法孔疏引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與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為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據鄭志。則鄭以殛為放。與馬說不同。故引以證此廢為放之義也。殛。當依宋本釋文作極。段玉裁云。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殛。本又作極。左氏昭七年傳。堯殛鯀羽山。釋文。殛亦作極。然則堯典殛鯀。亦是極字之假借。殛之本義訓為殊。殊之訓死也。一曰斲也。殛之所假借為極。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云誅責讓也者。司救注云。誅。誅責也。義與此同。廣雅釋詁云。讓。誅。責也。黃以周云。鄭意過與罪對。罪重而過輕。故誅訓責讓。引曲禮曰齒馬路有誅者。鄭彼注云。路馬。君之馬。齒欲年也。誅。罰也。賈疏云。引之者。證誅為言誅責之。非有刑罪也。內史變誅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劉敞云。誅者。殺也。過當作禍。聲之誤耳。有馭其福。則有馭其禍矣。福稱生。則禍稱誅矣。八柄者。先敘賞而後言罰。賞則先重。罰則後重。故誅最後言也。內史武八柄。爵祿廢置予奪生七者皆同。而其一則為殺。殺則誅也。俞樾云。鄭必以責讓釋誅者。疑過失但當責讓。



不當誅殺耳。不知此過字當讀爲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弘傳。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因段過爲禍。鄭君遂失其解。賈見內史八柄。變誅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爲之說。胥失之矣。案。劉翕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姜兆錫說。並同。此經凡言誅。雖有訓責讓者。而此職之誅。以內史證之。則不得與殺義岐迥。鄭賈說並未允。云凡言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者。此總釋上下兩章也。馭。釋文作馭。案。說文才部云。御。使馬也。重文馭。古文御。从又。从馬。又馬部云。驅。馬馳也。重文馭。古文驅。从支。馭卽馭之隸變。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蓋使馬以筆策馭之使行。引申之。凡有所馭使皆曰御。經例。凡言馭者。並有予奪勸懲之誼。八則八柄及下八統。皆所以令臣民。強之爲善。猶孟子梁惠王篇云。驅而之善。故並以馭爲文也。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

### 八曰禮賓

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材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

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疏〕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者。此親故賢能庸貴吏賓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疏〕八者。所略甚廣。不止羣臣。故經以馭萬民言

之。賈疏謂民與在上。同有此八事。故以萬民爲主。則保庸達吏諸事。非萬民所得與。於義難通。不可從。注云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者。前注云。統。猶合也。廣雅釋詁云。牽。連也。此八統並所以連合上下。敘其等差。故云合牽以等

物也。魏氏羣書治要注云。統。所以總物者也。義與鄭同。賈疏云。物。事也。謂牽下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上行之。下效之也。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者。賈疏述注。若上有謂字。書堯典云。以親九族。書釋文引馬鄭注云。九族。

上而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云敬故不慢舊也者。大司寇注云。故。謂舊知也。云晏平仲久而敬之者。論語公治長篇文。引之者。證敬故之事。云賢有善行也。能多材藝者。孔繼汾謂有善行也。也疑當作者。阮元校同。案。詩大雅

烝民孔疏引此注。作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材藝者也。疑今本二句各脫一字。內則注云。賢。猶善也。說文能部云。能。熊屬。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彼注云。

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小司寇議賢議能注。義亦同。大司徒十二教又云。以世事教能。注謂士農工商之事。是賢屬德行。能包道藝及四民之事。故鄭云。有善行。多材藝。善行與德行。義亦同。云保庸安有功者者。地官敘官

注云。保、安也。又大司徒注云。庸、功也。司勳云。民功曰庸。云尊貴尊天下之貴者者。廣雅釋言云。貴、尊也。天下人所尊尚者。王亦尊之。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者。公孫丑篇文。引以證尊貴之義。彼文云。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趙注云。三者天下之通尊也。引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者。證尊貴之義。貴有德。即孟子之尊德也。貴貴。即尊爵也。貴老。即尊齒也。敬長慈幼二者。牽連引之。於經無所當也。江永云。尊貴。鄭引孟子三達尊及祭義證之。則貴中兼有爵齒德。案江說是也。賈疏以孟子爵德。當經進賢使能。又以祭義之貴有德爲經之舉賢。貴貴爲經之尊貴。非鄭引彼二書之指。云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後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大宗伯。一命受職。注云。始見命爲正吏。王之下士一命。是命士及不命之士。並得稱吏。賈子階級篇云。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彼官師小吏。蓋專指中下士及不命之士言之。與此注義亦通也。小吏爵秩卑猥。有勤勞者。則亦察舉之。俾通於上。故謂之達。檀弓云。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云。謂君所命。蓋周制。公孤上卿。皆以世族爲之。其大夫士以下。則多參用庶族。故小吏積勞。亦得馴至達官也。此吏與宰夫之羣吏義同。詳後疏。又此八統與下司寇八辟目正相應。達吏當彼議勤之辟。鄭云勤勞之小吏。蓋隱據彼經爲釋。此達吏與進賢使能異。賢能者皆有才德。殊異於衆。故因而進之使之。達吏則不必有才德。但以任事年久。積累勤勞。錄而通之。蓋以校計年勞。振拔困滯。卑官平進。與後世計資格相似。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彼德功能。即此進賢。保庸。使能。久即此勤勞之小吏。明勤勞必年久乃著。此職與小司寇司士。三經義實相通也。云禮賓賓客諸侯者。即後文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也。凡諸侯來朝會。王待以不純臣。故謂之禮賓。小司寇八辟。八曰議賓之辟。注云。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彼注專據賓格諸侯爲釋。義與此注小異。云所以示民親仁善鄰者。釋馭萬民而有賓客諸侯之事。賈疏云。親仁善鄰。左氏隱六年陳五父之辭。親仁善鄰。則當禮賓。故引以證禮賓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薮牧。養蕃鳥獸。五曰

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

執事。任。猶傳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鑠。革曰剝。羽曰析。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者。今

備質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稂大麥。而有稂苽。樹果菰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籩。〔疏〕

以九職任萬民者。任民以制國用之法也。黃以周云。九職者。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九職任民之法。國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謂此。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其所有穀物。以充力征。是九職徵賦之法。司會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謂此。又云。周禮。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出里布屋粟。民之不受田地而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皆示罰也。不以爲正稅。至孟子言虞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閒民之征。爲經常之賦矣。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閒惰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二職。農貢九穀。不出布帛。嬪貢布帛。不出九穀。非一人並征之。均人職云。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則經常之征。止有力賦兩稅可知。案。黃說是也。穀梁成元年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桓寬鹽鐵論本議篇云。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女工効其功。是有民則有職。有職則有功。九職者。謂任民以職事。其目有九也。民各以其力所能。受職而貢其功。以爲賦稅。故大府內府司會謂之九功。閭師謂之八貢。大府謂之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蓋任民之貢。不爲正賦。其率亦甚輕。故惟實府庫以其餘羨之用。下文九賦地稅。則爲賦法之正。大府以共九式之正法用。二者迥異。鄭以此爲正賦。對彼爲口賦。失之遠矣。又案。此經力征役征。亦分二法。任力者。民以其力自任其職事而共貢。均人所謂均地職。是也。任役者。民以其力任國事。共軍旅會同及城道之役。亦通謂之力征。均人所謂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又云。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是也。力征計戶任夫。猶後世之丁稅。自老疾及惰民外。無不受職共貢。役征雖亦計戶任夫。而大役不必常有。有事受役。歲不過三日。無事則免。不以爲歲征之常科。是其異也。互詳鄉大夫均人疏。云。一曰三農生九穀者。說文農部云。農。耕也。閭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民事以農爲尤重。故九職亦以此爲首。云。二曰園圃。韃草木者。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是也。大司徒注云。育、生也。毓育古今字。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彼分爲二。以充八貢。此則合爲一職。其事同也。山澤之材。卽後八材。凡山澤所出者皆是。作、謂蕃聚興發之。以給用

也。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者。閭師云。任牧以畜事。賈鳥獸。是也。大司徒注云。蕃、蕃息也。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者。閭師云。任工以飭材事。賈器物。是也。考工記總敘云。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亦謂此也。賈疏云。謂百種巧作之工。所為事業。變化八材為器物。飭之而已。飭、致堅也。勤力以化八材。案。考工記。飭五材。先鄭注謂飭為治。此飭化與下文化治。義蓋略同。說文力部云。飭、致堅也。謂治八材。極其堅致。化礦機以成器物也。賈訓飭為勤。未瑀。互詳考工記疏。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者。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賈貨賄。是也。考工記總敘云。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亦謂此也。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者。閭師云。任嬪以女事。賈布帛。是也。化治。謂纒絲擘麻。化為線縷。織成布帛。故考工記總敘云。或治絲麻以成之。枲麻義同。管子輕重甲篇。有絳絲之籍。孟子盡心篇。有布縷之征。亦謂此也。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者。此民家所養。有常主者。以其賤。故無買也。云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自三農至臣妾。皆有常職。此閭民不任受職。止任與人傭賃。而即以轉移執事為職。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江永云。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大學所謂生之者衆也。九職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并之為十有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即閭師之八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職合虞衡為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閭師無疏材之貢。而分虞衡為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案。江說是也。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其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飭材、通財、化材、斂材、生材九者。與此正同。而別有學藝世事服事三者。此九職無之者。大宰主財用之總要。彼三者皆無力征。非財用所出。故不及也。注云任猶傳也者。前注同。賈疏云。傳、謂立也。使民之業得立。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者。據角人云。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人云。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又掌葛云。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故以山農澤農與平地之農為三也。彼山澤皆曰農。又皆出物以當邦賦。明生九穀為其本職。而後鄭不從者。蓋以山澤生穀之地甚少。故易之。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說文禾部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稷、稷也。五穀之長。秫、稷之黏者。稻、稌也。黍部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麻部云。麻、稟也。未部云。未、豆也。又艸部云。荅、小豆也。麥部云。麥、芒穀。廣雅釋艸云。大麥、麩也。小麥、麩也。大豆、未也。小豆、荅也。案先鄭所說九穀。今惟稻麥豆名與古同。麻即籩人之實。宋以後醫書謂之火麻人。詳彼疏。其稷、今謂之高粱。秫即高粱之黏者也。黍即今北方之稷。其米為黃米。南方或無其穀。後人說稷黍二穀者。多淆亂莫辨。故爾雅釋草。稌、稷。郭注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稌。左傳桓二年孔疏引舍人云。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說同。國語晉語韋注云。稷、稌也。本草陶弘景注云。汜勝之種植書。無稷有粟。是秫。依此諸說。是西漢以後。

並以九穀之梁。蒙稷之名。故先鄭此注舉稷而遺梁。其釋鍾氏丹稷。亦以爲赤粟。粟卽梁也。蘇恭唐本草。謂稷卽  
稌。則又以九穀之黍。與稷相混。唯程瑀田辨黍稷。最爲精析。今依用之。程氏說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  
糜。稌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爾雅。秬。黑黍。內則。飯黍。稷。稻。梁。  
白黍。黃粱。鄭注。黍。黃黍也。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是以知散文通稱黍也。糜一曰糜。飯  
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養醢粥之屬。故簠簋實糜爲之。又名曰糜。不黏者有糜與糜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  
矣。黍有黑黍白黍赤黍。而獨無黃黍。唯糜則類多黃者。然則黃黍者。糜也。糜也。內則直呼曰黍。今人乃以爲黍。  
豈不繆哉。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黍又冒黃粱之名。呼黏者曰軟黃粱。不黏者曰硬黃粱。太原以東。  
則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糜子。武邑人亦呼之曰黍子糜子。而呼黍之米曰黃米。糜之米曰稷米。北方稷音相邇。  
際奪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黍。稷互釋。稷。廣互釋。其爲二物甚明。  
又說稷云。稷。大也。黏者爲稷。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稷。又謂之蜀黍。蓋稌之類。而高大似  
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  
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聞之鳳陽人云。彼地種高粱最早。諺  
云。九裏種。伏裏收。管子。日至七十日。今之正月也。余旁行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藝粱粟者。至安徽藝  
粟。遲至五六月。烏在其爲日至百日不藝也。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並有之。故曰稷爲首種。諸穀惟高粱最高  
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良耜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大戴禮。無  
祿者稷饋。稷饋者無戶。注云。庶人無常性。故以稷爲主。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  
稷。而不可以冒粟爲稷也。又云。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陸德明。其  
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並承襲前人之說。無能正之者。陶通明注本草。言書多云稷與黍相似。然觀其所著書。其  
所謂與黍相似者。猶是指粟言。不謂稷在黍中也。至唐蘇恭誤解陶氏與黍相似之云。乃曰本草載稷不載糜。因以糜爲  
稷。而謂與黍爲稷。破冒粟爲稷之非。轉致強分黍爲二穀。不知黍中之有糜。猶稷中之有稷。稻中之有稂也。一穀  
自兼二種。安可以黍之不黏者。而冒爲稷乎。厥後陳藏器因之。謂稷如黍。黑色。宋蘇頌則直謂黏者爲稷。不黏者爲  
黍。而孟詵。寇宗奭之徒。亦踵蘇恭之繆。而與蘇頌相反。所見不同。均之爲誤也。案。程說是也。云八材。珠曰切。  
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鑠。革曰剝。羽曰析者。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引申之。凡可用之物皆  
曰材。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鑠。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瑳。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云。六者皆治器之名。

此卽先鄭所據。案。珠曰切。釋器珠作骨。賈疏謂司農讀爾雅本作珠。象曰瑳。釋器瑳作瑳。王充論衡量知篇亦云。骨曰瑳。與此注同。革曰剝者。說文刀部云。剝。裂也。皮部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羽曰析者。廣雅釋詁云。析。分也。司常云。析羽爲旌。此二者。釋器無文。先鄭以意增之。以足八材之數也。江永曰。八材。先鄭本爾雅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遺擗埴之工。且珠之用少。當不特設一工。宜以曲禮土金石木獸草之六材。而益以玉羽案。江說亦通。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者。左傳昭五年杜注云。閒。暇也。此民無常職事。轉移無定。與人爲役。故謂之閒民。說文辵部云。遂。遷徙也。移卽遂之假字。江永云。閒民。傭力之人。執事於農工商賈圃牧虞衡之家。轉移無常。卽閭師之無職者。云若今傭賃也者。說文貝部云。賃。庸也。史記范雎傳云。雎曰。臣爲人庸賃。一切經音義引孟氏云。傭。役也。謂役力受直曰傭。玉篇貝部云。賃。借傭也。案。詩周頌載芟。侯彊侯。以後鄭彼箋云。以謂閒民。今時庸賃也。與先鄭此注說同。云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者。大司徒注云。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隰平地。卽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所謂原防隰舉衍沃也。後鄭以原卑於山。隰高於澤。於生穀爲宜。故用易先鄭義。其一爲平地則同。賈疏云。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中可種稻麥及稗也。惠士奇云。三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案。惠說亦通。云九穀無稗大麥而有稷苽者。此破先鄭說也。釋文云。苽字或作菰。案。卽苽之俗。後鄭蓋依先鄭膳夫六穀注說。而加麻及大小豆也。賈疏云。以稗爲赤粟。與稷黏疎爲異。故去之。大麥所用處少。故亦去之。必知有稷苽者。下食醫云。凡饌食之宜。有犬宜稷。魚宜苽。故知其稷苽也。且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故知有稷黍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案。賈疏以稗爲赤粟。卽沿先鄭鍾氏注說之誤。稷者。今北方之小米也。南方謂之粟米。說文米部云。稷。米名也。米。稷實也。鹵部云。粟。嘉穀實也。禾部云。禾。嘉穀也。程璠田云。禾。粟之有稷者也。其實。粟也。其米。稷也。史記索隱載三蒼云。稷。好粟。其證也。內則言飯有稷。又有黃粱。是稷者。白粱也。今北方稱呼粟米之純白者曰粱米。賈公彥舍人疏乃云。正言粟卽粱也。夫稷稷也。以粟爲粱。是以粟爲稷。此說蓋據郭璞爾雅注。乃漢世訓詁相承之語。孔穎達於曲禮稷曰明粱。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汜勝之種植書。不見稷。而云粱是稷。先鄭注鍾氏丹稷爲赤粟。其注九穀。亦有稷無粱。然於六穀。則又稷粱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顯然與禮經相畔矣。及其注百穀之屬。於稷之外。又復舉粱。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不知秦漢以後。何以潤二穀而一之。如呂氏春秋審時篇。舉粱而逸稷。其十二紀中所載。又舉稷而逸粱。月令及淮南子。皆因

於呂紀。文亦同之。淮南子天文墜形主術三訓。凡四見諸穀之名。皆不見稷字。直謂稷卽粱也。後鄭知稷粱之不可以相無也。而改司農九穀之說。識卓矣。又云。食醫宜稷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而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案。程說是也。段玉裁劉寶楠說並同。至九穀之說。二鄭而外。亦多舛異。如齊民要術引泚勝之種植書。以爲稻米黍麻秫小麥大豆。案。據本草陶注。泚氏所謂秫者卽粱。則所謂米者。蓋卽指粱之不黏者。此與先鄭義略同。唯以米易稷耳。崔豹古今注。又以爲黍稷稻粱三豆二麥。其說豆有三。不知墻指何種。此諸說並與疾醫六穀不合。不可以說此經。苽卽彫胡。詳膳夫疏。云樹果苽曰園。園其樊也者。載師注義同。賈疏云。此園。卽載師所云場園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苽者。又云。案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環廬樹桑麻菜茄瓜瓠果苽。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苽。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苽。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苽。劬與贊義同。晏獨異也。案。載師云。場園任園地。則園在園中。故鄭云。樹果苽曰園。園其樊。是以詩云。折柳樊園。謂與園爲樊。樊。其蕃蔽也。詒讓案。毛詩齊風東方未明傳曰。圃。菜園也。又將仲子傳云。圃所以種木也。說文口部云。種菜曰圃。圃所以樹果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論語子路篇集解引馬融說。並略同。據載師云。場園任園地。則不得如毛許說。以菜木分屬圃園。故鄭易之。依鄭義。圃樹果苽。甸師注云。果。桃李之屬。苽。瓜瓠之屬。則云樹果苽。可通包菜木。圃之四畔爲藩籬。則謂之園。說文爻部云。楸。藩也。樊卽楸之段字。爾雅釋言及詩東方未明傳並云。樊。藩也。詩疏引孫炎云。樊。圃之藩也。與鄭義同。至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廩蔥韭盡取焉。范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此謂井田之法。於公田中廬舍之旁。隙地爲園。以種菜木。與此園圃專爲毓草木之地迥異。詳載師疏。云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賈疏云。案。地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山林者謂之衡。則衡不掌山澤。而云虞衡作山澤者。欲互舉以見山澤亦有山林之材也。鄭既云虞衡掌山澤之官。復云山澤之民者。欲見虞衡是官。非出稅之人。以山澤之民無名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所任者。任山澤之萬民。山虞澤虞之官。非是以任出稅之物。但主山澤之民也。案。賈說是也。山林川澤之民。屬於虞衡。故卽名其民職曰虞衡。亦通謂之虞。史記貨殖傳引周書云。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云澤無水曰藪者。地官敘官。澤虞有大澤大藪。中澤中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水希卽是無水。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云。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無水。故可居禽獸也。蓋析言。則藪與澤別。統言之。則藪澤亦通。故職方氏藪澤注云。大澤曰藪。是也。云牧牧田在遠郊者。據載師云。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彼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

所受田也。又鄭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後鄭彼注。不從先鄭。而此注乃正從先鄭彼注義。當以此注為正。詳彼疏。云皆畜牧之地者。牧為蕃畜鳥獸之專地。其地甚廣。載師所任。既別為區域。藪近水澤。薦草蕃衍。則亦可就之畜牧。故經兼舉之。閭師八賈。止云任牧。不及藪者。文省也。管子國準篇云。蒞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彼麋鹿之地即藪。牛馬之地即牧也。江永云。藪牧養蕃鳥獸。不必家畜。藪牧之民。各守其地野鳥獸。取之有時。是亦所以養蕃之。疑藪牧之民有二種。其受田於遠郊者。則買家畜。其處山澤與邦田之地者。則買野鳥獸。家畜入於途師。而途師以共野牲。其野鳥。則掌畜復養而共之。野鳥獸入於迹人獸人與掌畜。而諸官以共。商人庖人之用。案。江說是也。云行曰商。處曰賈者。司市注云。通物曰商。居賣貨曰賈。義與此同。說文商部云。商。從外知內也。又貝部云。賈。行賈也。賈市也。一曰坐賣售也。案。商即賈之假字。白虎通義商賈篇云。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率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案。商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尚書以行為賈。班說非。文選西京賦薛注又云。坐者為商。行者為賈。蓋誤文。云阜盛也者。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文。大司徒司市掌畜注義並同。云金玉曰貨者。後注云。貨賈珠貝。自然之物也。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鄭彼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金玉並天地所化。生自然之物。故謂之貨。杜壘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龜貝金玉之屬曰貨。云布帛曰賄者。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布帛魚鹽之屬曰賄。案。此商賈阜通貨賄。大司徒十二職事。謂之通財。說文貝部。貨賄並訓云財也。漢書食貨志云。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是布帛亦得為貨。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聘禮曰。賄用束紡。是人所為曰賄也。若然。王制云。錦文珠玉。不帶于市。此商賈得通之在市者。彼據珠玉有錦文者。或彼異代禮也。案。左氏襄十五年。宋人獻玉于子罕。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獲其所。服氏云。富。賣玉得富。是其得粥玉也。案。賈說非也。王制所說。欲防民之奢耳。此經主於阜通貨賄。義各有當。不當援彼疑也。又王制。錦文與珠玉各異物。賈謂珠玉有錦文者尤謬。云嬪婦人之美稱也者。敘官九嬪注云。嬪。婦也。案。此嬪婦指外嬪婦。即典絲之外工。與九嬪世婦等內嬪婦異。嬪義取可賓敬。故為婦人之美稱。詳敘官疏。引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者。證嬪為婦人美稱。偽孔傳云。降。下。嬪。婦也。與鄭義同。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者。書費誓。臣妾逋逃。偽孔傳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書注云。臣妾。廝役之屬也。惠士奇云。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旅六二。得童僕。貞。左昭七年傳



謂之卓隸輿臺。公羊宣十二年傳謂之廝役扈養。周書大聚曰。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皆臣妾之職也。又云。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並見呂覽、家語。故知古之臣妾。卽今之奴婢。江永云。臣妾、奴婢也。賈民鬻身爲人奴婢。閭師無疏材之貢。恤其貧也。而九職生財必及之。實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注。人民、奴婢。卽此經之臣妾也。庶人商賈家皆有之。云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者。證臣妾爲男女之賤稱。賈疏云。左氏傳。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云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注。養馬曰圉。不聘曰妾。與此文異者。鄭以義括之也。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者。委人注云。疏材、草木有實者。案。疏、俗作蔬。小爾雅廣物云。菜謂之蔬。爾雅釋天郭注云。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國語魯語云。烈山氏子柱。能植百穀百蔬。韋注云。草實曰蔬。案。據委人注。則木實亦得稱蔬。故月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鄭彼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亦云。蔬食。謂山有榛栗杼櫟。澤有藜莢鳧此之屬。可以助穀者也。此注不及木實者。文偶不具。上云園圃毓草木。據人所種者言之。此疏材之草木。據地自生者言之。以其種別繁多。故得百蔬之稱矣。云蔬不熟曰饑者。釋文。熟作孰。案。熟卽孰之俗。曹憲廣雅音云。顧野王玉篇。孰字加火。未知所出。是古無熟字。當以釋文爲正。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果不熟爲荒。彼疏作蔬。亦俗字也。詩小雅雨無正孔疏引李巡注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饑。引之者。證疏材可共食也。

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曰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

會〔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者宰夫之官計官成也此總掌治官之歲會與大宰小宰通受六官歲會異賈疏云羣吏

成者賈疏云謂每月終則令羣吏正其月要月要謂月計曰要也每旬終則令羣吏正其日成日成謂日計曰成也

治讓案依此經則一月三正日成一歲十二月要一正歲會也管子立政篇云三月一校六月一計十二月

一著又君臣上篇云是故歲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則一時半歲亦有計事經不具也云而以攷

其治者賈疏云言會要成摠考之云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者此宰夫之官刑也賈疏云謂告冢宰而誅責之

也注云歲終自周季冬者大司徒注同宋董氏刊本自作目非賈疏云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

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戴震云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

秋冬夏皆夏時也王引之云歲終與正歲相應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正歲為夏之孟春歲終為夏之

季冬不得以為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

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

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

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徒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是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間則為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為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職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職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職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邑者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

# 周禮正義

## 卷三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未〔疏〕以作，常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常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賦斂財賄者，說文貝部云：賦、斂也。支部云：斂、收也。經凡征斂通謂之賦。此九賦，則皆任地以制國用之法也。黃以周云：九賦者，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故九賦，司書亦謂之九正。大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者，此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九職力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案黃申先鄭說，是也。九職蓋以田稅爲正，而它地稅亦無不該焉。先鄭以戰師任地之法爲釋。與司會令田野財用之文脗合，最爲得解。書禹貢九州之賦，亦各以上中下三等爲差。此卽田賦之正名也。蓋此經九賦，自國中至邦都六者，兼以由內而外地之遠近，爲稅法輕重之差。關市山澤以及幣餘之斂於官府者，其地雜廁於六處之中。而於田稅之外，別爲科率，故列於諸賦之後。通校各職，征賦之法有二。一曰任地，卽此九賦地征是也。一曰任民，前九職之貢，與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是也。國語

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彼藉田謂田稅·賦里謂廩稅·並爲任地之法·任力謂力征·爲任民之法·與此經正同·九賦猶後世之地稅·九職猶後世之丁稅·而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則猶後世之差徭·各自爲一法·此職九賦·以司會載師證之·其爲地征·本無疑義·自後鄭以爲口泉·而賈疏申其義·遂於九職閒民夫布之外·增一泉征·又無以處幣餘之賦·而經義晦矣·云一曰邦中之賦者·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此其地征也·六鄉之吏及閭師場人等斂之·云二曰四郊之賦者·距國百里·四郊六鄉之地征·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買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六鄉四郊之吏及閭師斂之·云三曰邦甸之賦者·距國二百里·六遂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六遂之吏及縣師斂之·云四曰家削之賦者·距國三百里·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自此以外至邦都·並縣師斂之·賈疏云·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民也·江永云·八則言賦貢以馭其用·則都鄙亦常有賦入於王·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是謂采地有賦·此疏謂三等采邑·出泉賦於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於王·蓋揭采邑·表公邑·非是·案·江說是也·賈依後鄭義·以此九賦爲口泉·與稅異·小司徒疏引鄭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故此疏亦本彼爲說·不知此賦自是地征·非口賦·地征在公邑固全入王·采邑雖入其主·亦許率貢其餘於王·此由誤解賦字·與司勳疏實不相冢也·但彼疏謂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亦不堵耳·詳彼疏·云五曰邦縣之賦者·距國四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其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小都采地之賦·則許率貢於王·云六曰邦都之賦者·距國五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亦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大都采地之賦·計率貢於王·云七曰關市之賦者·司市司關所斂廛征財征是也·云八曰山澤之賦者·山林川澤之地征也·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斂之·云九曰幣餘之賦者·說文食部云·餘·饒也·百官府法用之餘羨·職幣所斂者·是也·注云財泉穀也者·宰夫小司徒注義同·說文貝部云·財·人所寶也·考工記總敘云·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財亦指穀言之·賈疏云·見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以此知財中有泉也·又知財中有穀者·案·禮記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米卽是穀·故知財中有穀也·論護案·荀子富國篇楊注云·粟米布帛曰財·依鄭前注說·則布帛爲賄·此財賄並言·則財中不含布帛·對文則異也·但鄭意此賦爲口泉·則以泉爲主·其無泉者·則入穀及布帛以當泉·然此賦實爲地稅·則本不計口爲征·而泉穀布帛·各隨所有斂之·亦不定以泉爲正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者·

賈疏云。先鄭約載師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故云各有差。後鄭不從者。以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皆無地稅。卽上云邦中四郊之等。亦非地稅。故不從也。案。先鄭據載師釋此九賦爲地稅。其說塙不可易。後鄭及賈破之。非也。云幣餘百工之餘者。謂百工財齎所用之餘入於官者。大府。幣餘之賦。先鄭注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與此注說異。皆未盡得其義。此幣餘之賦。乃官府法用之餘。不徒出於百工。若云在市百工器物之貢。則是九職之一。與幣餘之賦。尤不相涉也。云玄謂賦口率出泉也者。漢書高帝紀云。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顏注云。率。計也。此卽漢初口率出泉之法。廣雅釋言云。率。計數也。謂核計人口。令出泉也。口率出泉。省文亦云。口泉。與漢小丁之口錢異。詳後。賈疏云。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爲口泉也。金榜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江永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故使出夫布。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案。江說是也。賦雖爲歲入之總名。而九賦當以先鄭之說爲正。蓋自邦中至山澤八者。並任地之稅。幣餘出於官府。雖非地稅。而官府亦卽出賦之地。故司會云。以令田野之財用。若是口泉。則不得言田野矣。載師任地。自國宅無征外。園廩。近郊。遠郊。甸。稍。縣。都。及漆林之征。卽此邦中至山澤八賦之法。若夫布。則閭師與八貢同舉。乃九職閒民之征。非九賦之正。若如鄭說。非徒幣餘一賦必不可通。而閒民之外。農牧虞衡之民。既各有所專任之職事。以令貢稅。乃復計口令出泉。是責倍輸之賦也。豈先王之法乎。惟管子山至數篇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輕重甲篇云。桓公曰。寡人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又云。則無屋粟邦布之籍。國蓄篇云。以室蕪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舉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以諸文互校。彼邦布。蓋卽閭師無職者所出之夫布。載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出此布。周制本使閒民情民出之。則不以此爲任民之通法。而管子言之甚詳。疑春秋以後。侯國橫征。或使民之有職事者亦出此布。抑或變更九職任民之故法。改貢物爲入泉。皆未可知。要所謂籍於萬民。籍於正人者。實後世口泉之濫觴也。管子海王篇又云。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此正人月籍三十錢。與山至數篇文異。考彼書揆度篇云。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實有千萬人。而止籍其當分之正人百萬。蓋亦十賦其一。然非周初九賦之制也。又案。漢書食貨志說周法云。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

商虞衡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刑法志亦云。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其下卽說丘乘軍賦之法。蓋亦以稅當此經之九職。賦當此經之九賦。與後鄭義略同。而以稅爲兼有軍賦。則小異。考國語魯語說軍賦歲收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與井田什一之常稅。絕不相冢。詳載師疏。漢志說稅賦給用。與大府九賦分給九式之文尤不合。不可以證此經也。云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者。此舉漢法證賦爲口率出泉也。漢舊儀云。算。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以給車馬。案。此卽鄭所謂算泉。或謂之賦者也。漢書高帝紀。四年。初爲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與衛敬仲說同。賈疏謂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與衛說小異。當以衛爲正。漢之口錢與算錢。二者不同。然其計口出泉則同。二者民並謂之賦。故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以口錢爲口賦錢。鄭惟舉算泉爲況者。以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與漢算泉法約略相當也。黃以周云。注口率出泉。蓋亦謂計夫賦役。故又曰今之算錢。漢有算錢口錢二法。皆計口出錢也。算錢起於高帝。貢禹以爲古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算錢口錢。二者分別言之。後漢光武紀注引漢儀注。分算錢口錢爲二。與貢禹傳合。算錢者。已成丁壯而賦之。口錢。則賦其未成了壯者。高帝紀。初爲算錢。文帝紀。民賦四十。景帝紀。二十始傳。宣帝紀。減民算三十。成帝紀。減賦四十。皆算錢也。又云。漢之算錢。爲古力役之征。應入九職。不得據以釋九賦。案黃說是也。鄭以前九職爲地征正賦。故以此九賦爲口賦。而以漢算賦況之。然漢之算賦。與古九職力役之征相類。但九職之征。受職者各貢其物。自閒民外。皆不定賦泉。漢之算賦。則概令出泉而不貢物。其法仍異。而鄭以況九賦田野之征。則尤不相當也。若漢之口錢。則取之十四歲以下之小口。此皆古之所不征者。實爲病民之橫斂。鄭固不謂周有此法也。以管子考之。則東遷以後。侯國已有口賦之制。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說武帝云。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則秦亦有口賦。此並漢算賦之濫觴。而非非小丁之口錢。但口錢雖橫征。然似亦起於漢初。貢禹謂起於武帝者。據產子三歲卽出口錢。又加錢三。言之耳。非前此全無口錢也。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證六鄉之征賦也。云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者。證六遂之征賦也。云皆謂此賦也者。謂鄉大夫遂師二職所云征。卽此經之賦。並據口泉而言。然鄉大夫所云。乃力役之征。計戶共貢役。而不計口出泉。先鄭彼注。訓征爲給事。於義爲近。後鄭以爲賦稅。乃誤說也。遂人財征。則據地稅言之。雖卽此九賦。而亦非口泉。此注亦誤。詳鄉大

夫疏。云邦中在城郭者。與鄉大夫國中同。彼注亦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城中。謂王城方九里之中。城之外有郭。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孔晁注云。郭。郭也。案。七十二里當作二十七里。此國中。注謂兼城郭中言。則方二十七里郭門之內。並爲國中矣。焦循云。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郭。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郭。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給己而怒。則當時謂郭內爲國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國中矣。又云。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鄉士掌國中。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云四郊去國百里者。載師職近郊遠郊注。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此四郊。據王城四面。面各百里。遠郊以內。通有郊稱。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亦據遠郊大界言之。段玉裁云。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謂之國中。城外五十里爲近郊。至百里爲遠郊。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多見。遠郊。經文謂之郊。謂之四郊。郊之內爲六鄉。至二百里爲野。野之內爲六遂。經文如大宰小司徒闡師。多以國中四郊並舉。言四郊。卽關六鄉在內。但言鄉。則未見鄉之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間也。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間。故云鄉界之外者。謂鄉之邊也。案段說是也。此經凡言郊。有包六鄉在內者。如此職言四郊之賦。不別出六鄉。猶之甸包六遂。經止言邦甸之賦也。有別郊於鄉之外者。如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遺人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郊與鄉並舉。則專指鄉外之餘地言之。互詳小司徒載師遺人疏。云邦甸二百里者。載師職甸地注引司馬法云。二百里爲州。甸卽州也。云家削三百里者。釋文云。削本亦作稍。又云。案說文邑部云。鄙。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部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載師職作稍地。注云。故書稍或作鄙。鄙。正字。削稍同聲假借字。縣師稍人。字並作稍。載師注又引司馬法云。三百里爲野。稍卽野也。說文云國甸者。疑因稍與甸地相比。故家其稱。周書作雒篇云。制郊甸方六百里。方六百里。開方爲地三十同。卽自稍以內。包國中及郊甸之地也。云邦縣四百里者。載師職縣地注引司馬法云。四百里爲縣。是也。云邦都五百里者。載師職。大都任置地。注引司馬法云。五百里爲都。說文邑部亦云。周禮。距

國五百里爲都。是也。金鶚云。邦都卽置地。以其在五百里。爲置界之地。故曰置。以其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云此平民也者。賈疏云。謂六曰已上。皆是平善之民。先王以農爲本。故謂之平民也。對七曰已下。非農民者爲未作也。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者。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司馬貞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案占會百物。謂向官自隱度諸物。會聚積貯以求利。若食貨志。王莽詔云。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是也。賈疏云。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塵布總布之等。亦有稅物。山澤。民人入山澤取財。亦有稅物。此人占會百物。爲官出息。易祓云。關市之賦。如司市所言市征。司關所言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中人所取。齒角骨物之類是也。案易說是也。孟子滕文公。公孫丑篇。趙注。並引此經關市之賦。以明關市之有征稅。則趙岐亦以此賦爲卽關征市征。疑漢時禮家已有此說。而邪彌從之。蓋此關市山澤之賦。卽地稅及貨賄材物之稅。非占會百物者之口賦。鄭賈說亦誤。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者。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斥。不用也。謂國中之斥幣不用者。隱度其直。受而賣之也。賈疏云。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孔廣森云。封禪書曰。賜樂大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卽謂之斥賣。貨殖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賣之語。王念孫云。幣餘之賦。鄭司農云。百工之餘。大府注又云。幣餘。使有者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案。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敝也。一曰敗衣。從支尗。尗。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帀敝囊。不直錢。顏注曰。帀者。帀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禮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敘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卽敝器。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卽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卽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帀幣卽帀敝也。字或作弊。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弊。弊亦餘也。合言之則曰幣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



而又云占實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蓄。豈知幣爲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案王安石、王昭禹、易祓、薛氏、劉迺、陳友仁、方苞、江永、莊存與、沈夢蘭。並據職幣。證此幣餘爲式法所用之餘幣。而王說尤精瑋。是正二鄭之誤。云皆未作當增賦者者。謂關市山澤幣餘三者。皆未作。與上平民務本業者異。當增其口泉也。今案此並非口泉。幣餘爲官府公用之餘。亦非未作。鄭說並失之。云若今賈人倍算矣者。證未作當增賦也。惠棟云。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惠帝紀注云。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云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者。賈疏云。以經云斂財賄。財賄卽是穀物。取之以當賦泉之數者。若漢法人百二十。云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者。據大府職。九賦各有待。若此一曰邦中之賦。彼云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等。是也。賈疏云。此九賦所得財物。給下九式之用。九式用處不同。故此九賦分爲九處。是以每一處爲一書。以待其出。式。謂用財之節度。是所待異也。江永云。關市山澤之賦。亦卽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中。幣餘之賦。亦卽八賦中之餘財。何以別出三種。列而爲九。蓋九賦固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略相當。準之以爲式焉。非謂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略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倣此。惟幣餘一賦。從八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八式所用之財。常留有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而皆有九也。案江詒是也。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

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

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玄謂王所分賜羣

臣也。好用、〔疏〕以九式均節財用者。此制國用之總要也。此皆國之法用。大府以九賦正共之財待之。因事爲之法燕好所賜予。〔疏〕式。故司書謂之九事。金榜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理財之道。節用爲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

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云一曰祭祀之式者。若肆師云。立大祀。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皆有等差。又王制說家宰制國用云。祭用數之仞。注云。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即祭祀用財之式也。賈疏云。謂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云二曰賓客之式者。若大行人掌客所掌禮籍之等數。是也。云三曰喪荒之式者。賈疏云。喪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贈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案賈說非也。此喪當通大喪小喪言之。凡斂葬祭奠及明器等。皆依法式共之。王制云。喪用三年之仞。是也。金榜云。喪荒。大府作喪紀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預為節度。遣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九。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云四曰羞服之式者。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釋文云。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臧琳云。干賈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阮元云。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注云。即羞服也。此經本作羞服之證。案。阮元說是也。羞即膳夫庖人所共膳羞。酒正有酒式。是其一隅。服即司服內司服弁師屨人所共冠服。皆有法式。干寶謂兼有車。亦是也。云五曰工事之式者。冬官百工造作器物。須授以齋材。貴賤工沽。亦各有法式也。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者。說文工部云。式。法也。此九者。皆國用之節度。多少有常。法式者。大府所謂凡頒財。以式濃授之。是也。云荒凶年也者。大司徒注同。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饑。果不熟為荒。說文禾部云。穡。虛無食也。荒即穡之省。又凶部云。凶。惡也。凶年。謂年惡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韓詩外傳康作荒。荒康古字通。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諸書所說。凶荒異名。此經通言不別也。云羞飲食之物也者。釋文引干注義同。此羞為凡飲食膳羞之通名。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專屬庶羞者異。云工作器物者。漢書食貨志云。作巧成器曰工。賈疏云。若考工所作器物也。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者。賈疏云。謂若司儀職。上公三問三勞之等。皆有束帛。聘禮。賻用束紡。詒讓案。贈賓客。猶司儀諸公相朝之致贈。聘禮云。公使卿贈如覲幣。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聘禮又云。宰書幣。諸侯之宰。猶天子大宰。故亦掌幣帛之事。但此幣帛之式。似當主聘問幣齋之幣而言。若贈勞之幣。則上賓客之式內已略之矣。云芻秣養牛馬禾穀也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艸也。又食部云。秣。食馬穀也。秣與秣同。小爾雅廣物云。稟謂之稗。稗謂之芻。充人注云。養牛羊馬曰芻。毛詩小雅鴛鴦云。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云。摧。莖也。秣。粟也。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案。凡刈草及莖禾藁飲牛馬。謂之芻。以粟飲牛馬。謂之秣。芻秣。養

牛馬禾穀也。江永云。賓客來。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爲二式者。王朝遣使存規省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尤多也。案江說是也。賈疏偏據聘禮致養籛芻禾等爲釋。說未咳。鄭司農云。匪分也者。廩人注云。匪讀爲分。是匪分聲轉義同。莊述祖云。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羹有非音。說文云。羹。賦事也。从羹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羹。故司農云匪分也。云頌讀爲班布之班者。宮伯大宗伯注。大史先鄭注。讀並同。說文頁部云。頌。大首兒。又任部云。班。分瑞玉也。支部云。攸。分也。段玉裁云。司農謂頌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之班。頌。古音讀如汾。在諄文欣魂痕部。班。古音在元寒桓刪山仙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爲分。或讀爲攸。則同部假借。云謂班賜也者。以匪訓爲分。班訓爲布。匪頌卽謂分布賜予也。云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者。賈疏云。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江永云。匪頌之式。見於經者。廩人匪頌稍食也。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廩人外內朝充食者之食也。又如膳夫肉脩之頌賜。酒正之秩酒。宮伯司裘之頌衣裘。司裘羅氏之行羽物。凌人之頌冰。皆匪頌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予則入好用之式。金榜云。國語。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七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頌。大宰九式。八曰匪頌之式。則匪頌者謂祿食歟。祿食所以代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頌有式。墨子書。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早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蓋其遺法。案江金說是也。沈彤說亦略同。凡經言匪頌者。以羣臣之祿爲最大。此外若稍食及歲時之常賜。遺人之委積。凡著於秩籍。爲法所當得者。並入此科。經例。常賜謂之頌。非常賜謂之賜。典臬云。頌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頌衣服爲匪頌。賜予爲好賜。其分別甚明。合言之則云頌賜。膳夫云。凡肉脩之頌賜。是也。此注釋匪頌爲分賜羣臣。蓋通咳祿食及常賜言之。廩人注又以匪頌爲遺人諸委積不及羣臣之祿賜者。以委積爲藏聚米穀倉廩之通稱。凡羣臣祿賜之米穀。咸出於彼。故偏舉爲釋。義實互相備也。詳廩人疏。云好用燕好所賜予者。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天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賜予。卽好用也。案左傳昭五年云。宴有好貨。杜注云。宴飲以貨爲好。又昭七年云。楚子享公子新臺。好以大屈。注云。宴好之賜。此並因饗燕而賜。此好用。內饗謂之好賜。內府謂之好賜予。注並訓好爲善。蓋與內小臣好事好令。典瑞大行人結好。義並略同。此注云燕好所賜予。亦謂王燕閒。與諸侯及親貴諸臣爲恩好。而有賜予。下經旌賁。注亦以燕好爲釋。可證。則不必專屬饗燕之賜。但其賜予在常法頒賦之外。故別入好用。賈疏以燕飲有所愛好。釋注燕好。非鄭指也。呂飛鵬云。玉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職幣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爲常賜予。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

寶。以幣帛篚筐。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而曰中心好之。是其證也。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

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寶

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旂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擊。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櫛幹栝柏篠簜也。貨貝、金玉龜貝

也。服貢、絺紵也。旂讀如留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橋柚。〔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者。此邦國即詛祝注云。諸侯國也。與前邦

大戴禮處戴德篇云。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徵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是其事也。賈疏云。此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也。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

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案賈以大行人六服朝貢與此不同。故專據小行人春入貢爲釋。其說是也。但據小行人注。則每歲常貢。亦六服所貢。唯以遣使奉之爲

異。又大行人朝貢祀、嬪、器、服、材、貨六貢。亦具在此九貢之內。是彼職不備九貢。而此經則通該彼六貢。二文固足相參證矣。又案依大司徒注先鄭說。當云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二。小國四之三。賈依後鄭說。誤。詳彼疏。注

云嬪故書作賓者。賈疏云。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作賓。段玉裁云。周禮以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者。爲故書。然則鄭君時所傳爲今

書也。今書往往與故書不同。如今作嬪。故書作賓。是也。就故書中。亦復互異。今書亦然。蓋說者既殊。而轉寫乖異矣。鄭君所見故書。非真祕府所藏也。亦轉寫之本。目爲祕府本耳。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故司農從故書作賓。

已從今書作嬪。於此可見其例也。故寶今嬪。此卽寶讀爲嬪。大約古字多用假借。徐養原云。周禮有故書今書之別。疏謂劉向未校以前爲古文。既校以後爲今文。非也。以鄭注考之。凡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所據之本。並是故書。

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耳。周禮乃古文之學。何今文之有。劉向校書未卒業。子歆續成之。周禮蓋歆所校。杜子春、鄭大夫。親從歆問。而並據故書作注。則故書乃校後之本也。臨人注云。故書或爲鞞。鄉師注云。今書多爲屯。是

故書今書皆非一本。然子春等於經文但正其讀。不易其字。今書竟改之。後鄭就今書以校故書。而箸其異同於注。詒讓案。周禮故書今書。與儀禮古文今文不同。儀禮自有古今文兩家之學。周禮則自劉歆以來。止有古之學。無所謂今

文。徐氏謂故書亦爲校後之本。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是正賈疏之誤。但此經唯祕府所藏。河間獻王所獻者。爲祖本。或爲古文書。與孔壁諸經同。此非二鄭所得見。然則所謂故書者。有杜及二鄭所據之本。有後鄭所據之本。要皆不必祕府舊帙。不過校之今書。所出略前耳。今書。則後鄭所見同時傳寫之帙。蓋故書今書。皆不能肯定其爲何家之本也。至杜鄭所校本外。又有買馬二家。亦今書之別本。以疏及釋文所引考之。大宗伯圍敗。馬本作國敗。巾車有握。馬本作有握。粹人胸鳴。買馬作胃鳴。並不見於注。則今書或本甚多。鄭亦不能悉校矣。夏采注謂士冠禮。玉藻。故書紵作綬。禮經雖有古文。而小戴記則本不出壁中。無古文。而亦得有故書。斯亦故書今書。不過新舊本之證也。鄭司農云祀賈犧牲包茅之屬者。大行人後鄭注義同。月令云。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卽祀賈犧牲之法。齊桓公賁楚賈包茅。見左傳四年傳。禹貢亦云。荊州。厥貢包匭菁茅。包茅詳甸師疏。云賈貢皮帛之屬者。小行人六幣。璋以皮。注云。皮。虎豹皮也。帛。卽上注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是也。賈疏云。此九貢。皆是諸侯賓客所貢。不得特以一車爲賈貢。作賈貢者非也。王引之云。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寶器。是其例也。祀賈以供王祭祀之事。寶賈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賈之。因謂之寶賈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案。王說是也。先鄭以寶賈爲供賓客之賈。後鄭因其與幣賈無別。故不從其義。然以經考之。實當以先鄭爲長。若然。此注所謂帛者。專指供賓客之帛而言。其他幣帛。並當入幣賈也。云器賈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器物。後鄭注云。尊彝之屬。與先鄭同。與此注異。賈疏云。大行人因朝而賈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故後鄭不從也。江永云。器賈。若昭十五年左傳晉壺之屬。傳曰。諸侯之封。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器。未確。案。江說是也。莊存與說同。互詳大行人疏。云幣賈繡帛者。說文巾部云。幣。帛也。禹貢貢篚。兗州有織文。徐州有玄織綺。揚州有織貝。荊州有玄纁璣組。是也。云材賈木材也者。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禹貢。揚州貢珠。自然之物也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珠亦玉之類。與貝並天地所化生。故云自然之物。後鄭則珠入游貢中。不爲貨賈也。云服賈祭服者。卽禹貢玄纁玄纁綺之屬。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纁。細也。祭服之材尙細。是也。先鄭說服賈亦謂服材。非謂制成衣服。賈疏謂後鄭不從。以大行人因朝而賈。有祭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服。亦非也。左桓十五年傳云。諸侯不賈車服。賈疏成服無賈法。大行人賈服物。亦非成服。互詳彼疏。云旂貢羽毛者。說文旗部云。游。旂旗之流也。从旂。汙聲。旂卽游之省。賈疏述注作游貢。疑經本不作旂字。先鄭以旂爲旂旗之游。旂旗有注羽旄。故以羽毛爲釋。禹貢。揚州荆

州。並貢羽毛。徐州貢羽。賦夏翟。案。毛。卽旄人之旄。說文斿部云。斿。斿牛尾也。旄。正字。毛。旄。假借字。旄旗注羽旄。詳司常疏。云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斿者。釋文云。斿本亦作贊。案說文無贊字。蓋卽斿之俗。經注凡瑞斿字。並作斿。或作贊者。誤也。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斿。先鄭蓋以大行人六服之貢。與此九貢爲一。而物貢在彼六貢之外。故別以蕃國之貢爲釋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其九州之外。世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法也。云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者。國語魯語云。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矦。其長尺有咫。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矦。其長尺有咫。韋注云。楛。木名。矦。鏃也。以石爲之。肅慎。北夷之國。此亦貢其所貴寶之事。故引以爲證。云玄謂嬪貢絲枲者。後鄭依今書作嬪爲釋。大行人嬪物注義同。禹貢。青州貢岱畎絲枲。筐縶絲。兗州貢絲。豫州貢枲。國語齊語云。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後鄭以絲枲婦功所用。故以當嬪貢也。王引之云。寶。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者。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俟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常讀爲寶。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寶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嬪物。類。卽寶之借字。鄭司農乃誤讀嬪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類物。卽大宰之寶貢乎。案王說足正後鄭之誤。云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者。六者皆制器所用。禹貢。梁州貢鏐鐵銀鏤罍磬。荊州貢砥礪斿丹。青州貢鉛松怪石。徐州貢泗濱浮磬。兗州豫州並貢漆錫。貢磬錯。並是也。云幣貢玉馬皮帛也者。後鄭以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貢。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玉貢皮馬。並通稱幣。故據增成先鄭之義。後注又以玉入貨貢。則鄭意以此玉專指圭璋等六玉。追琢成器者而言。皮亦當專指虎豹皮。其它獸皮中裘材者。自入服貢中也。賈疏引禹貢之熊羆狐狸球琳等以釋此皮玉。未遑鄭指。云材貢種幹栝栝篠籬也者。亦與先鄭義同。禹貢。荊州貢栝幹栝栝。說文木部云。栝。木也。重文櫛。或从櫛。鄭考工記總敘注引書。栝亦作櫛。或鄭本尙書如是。賈考工記疏。及詩衛風竹竿孔疏。引鄭書注云。櫛。幹。栝。四木名。幹。栝。栝。栝。葉松身曰栝。又揚州。厥貢篠簜。賈大射儀疏引鄭書注云。篠。箭。籜。大竹也。云貨貢金玉龜貝也者。前注云。金玉曰貨。說文貝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先鄭說有貝而無金玉龜。故後鄭增成其義。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荊州九江納錫大龜。雍州貢球琳。卽金玉龜貝也。禹貢。揚州貢織貝。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貝。錦名也。則鄭不以爲龜貝。賈疏引彼釋此貝亦非。云服貢絺紵也者。禹貢。豫州貢絺紵。是也。云旂讀如圍游之游者。賈疏述注。如作爲。段玉裁云。

賈疏作讀爲是。游本訓旌旗之流。其字省作旂。圍游與旌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爲。易其義也。圍游見序官。阮元云。依說文於部。旌旗之流。字作游。从於。孛聲。假借爲出游之游。出游字或作遊。則俗字也。先鄭云。游貢羽旄。游之本義也。後鄭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游之引申假借之義也。易其字之本義。故曰讀爲。圍游之游。其字皆从水。凡作旂。不從水者。亦俗字也。凡讀如讀爲。皆有仍用本字之例。殊之於其義也。案段阮說是也。後鄭不從游之本義爲釋。故云讀爲。若作讀如。則是僅擬其音。不易其義。不宜別以燕好爲釋矣。游俗作遊者。說文。游。古文作遊之變體。詳師氏疏。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者。段玉裁云。地官囿人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詒讓案。後鄭以游爲燕游。故釋爲燕好之物。禹貢。徐州貢淮夷璣珠。荊州璣珠組。雍州貢琅玕。詩韓奕孔疏引鄭書注云。琅玕。珠也。云物貢雜物。魚鹽橘柚者。禹貢。徐州貢魚。青州貢鹽繡。海物惟錯。揚州包橘。柚是也。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

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兩、猶耦也。

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屢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疏〕疏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者。此聯倫屬。以立治教之本也。賈疏云。言邦國。卽頌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疏〕據諸侯及萬民而言。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有九事。吳廷華云。周禮邦國。或主天下。或主一國。此經九兩。亦應通天下言之。案吳說是也。此九兩。以有牧以地得民。故經云繫邦國之民。實則通畿內畿外言之。賈疏殊泥。惠士奇云。繫、猶屬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先。師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爲九兩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注云兩猶耦也者。說文兩部云。兩、再也。兩、卽兩之借字。廣雅釋

詰云。耦。兩。二也。釋名。釋親屬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案耦卽相人偶際會之意。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兩。耦合之言。與鄭義同。云所以協耦萬民者。說文心部云。協。同心之辭也。明注疏本作協。非。言立此九兩。所以使民自相協耦也。云繫聯綴也者。廣雅釋詁云。聯綴。系連也。說文糸部云。繫。繫綴也。一曰惡繫。糸部云。系。繫也。凡連綴字。當作系。經通段繫爲之。黃不烈云。聯。古字。連。今字。注用今字。當作連。案黃校是也。聯。連。古今字。詳前八法官聯疏。但舊本並作聯。今不敢輒改。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也。大戴禮記作七屬。亦取繫屬之義。云牧州長也者。後建其牧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書注。亦云州牧。劉敞云。牧者。司牧也。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王安石。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並略同。案劉說較鄭爲賅。此牧卽孟子梁惠王篇之人牧。趙岐注以爲牧民之君。是也。此與建其牧之地得民。猶長以貴得民。亦與建其長之長異也。文王官人七屬。一曰國則任貴。惠士奇。孔廣森並謂於此九兩。當牧以地得民。其說最塢。蓋自畿外九州牧伯。五等諸侯。及附庸之君。與公卿大夫。食三等采地。凡世守其國邑者。通謂之牧。鄭云州長。固爲牧中之一。而別以諸侯爲長。公卿大夫爲主。則非也。云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者。九州見職方氏。鄭意。每州各有大封域。以牧聚其一州之民。故云以地得民。今案。地者。大小國邑之通稱。不必一州也。鄭以牧專屬州牧。遂以地爲專指九州之封域。義亦未賅。云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者。賈疏云。對則大夫稱長。諸侯稱君。今此上言牧。下言長。故據諸侯也。江永云。詩曰。克長克君。諸侯固有長稱。論譚案。諸侯雖得稱長。然此是實非諸侯。注說非也。文王官人七屬。三曰官則任長。惠士奇。孔廣森謂卽此所謂長。以貴得民。其說足正二鄭之誤。蓋此長與諸侯之長。及後文都鄙所建之長。並異。長猶言官長。卽公卿大夫士。凡有爵位而無國邑者之通稱。小宰六屬。皆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爲其無世守之封采。則與牧異。無專澈之地治。則又與吏異。此皆以貴領賤。故曰。長以貴得民。所謂民者。蓋兼舍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賈隸役等。凡執事於百官府者而言。周書作維篇云。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亦謂此也。鄉大夫云。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其所謂長。卽此長以貴得民。其所謂治。卽下吏以治得民。調人云。師長之讎。兄弟。彼師長。卽此九兩之師與長。故與國君之讎。祇父文別。亦長非諸侯之一證矣。若如鄭說。以長爲諸侯。則諸侯各世有其國。與州牧無異。亦可以地得民。而必區而別之曰。以貴得民。果何理乎。云師諸侯師氏者。鄭以經邦國屬侯國。故師儒皆據諸侯師氏保氏官爲釋。云有德行以教民者者。鄉大夫以德行厲賢。故鄭以有德行釋經以賢得民也。詳前疏。賈疏云。師氏職云。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故知有德行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者。儒行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



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經以師儒對文。鄭既以師爲諸侯師氏。故以儒爲諸侯保氏。彼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云有六藝以教民也。知道即六藝者。宮正云。教之道藝。鄉大夫云。察其道藝。藝即道也。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注亦云。道。多才藝者。是道藝義同。鄭以德行釋賢。六藝釋道。深合經旨。但此經之師儒。於文王官人七屬。當四曰學則任師。七曰先則任賢。所苞甚廣。鄭偏舉師氏保氏二官爲說。則又未咳。劉台拱云。師。卽禮經所謂先生。鄭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卽禮經所謂君子。鄭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兪樾云。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日。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案劉兪說。得之而未盡也。此經之師儒。卽大司徒本俗六之聯師儒。皆通乎上下之辭。師則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藝。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國學。鄉遂州黨諸小學。以逮里巷家塾之師。固爲師而兼儒。下者如嬾婦有女師。巫醫農工。亦皆有師。蓋齊民曲藝。咸有傳授。則亦各有師弟之分。以賢得民。祇謂師賢於弟子耳。奚必德行純備之賢乎。儒則泛指誦說詩書。通該術藝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聖賢之道也。云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卽文王官人七屬。五曰族則任宗。是也。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又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鄭彼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爲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呂飛鵬云。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鄭注云。

大夫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據此。則別子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其子孫適長。因得繼別子而爲大宗。若爲士者。祇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大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禰而爲小宗。大祖之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族人之同大祖者。盡宗之也。繼禰之宗。止於五世。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也。此經宗以族得民。當兼大宗小宗言。大傳注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繫姓弗別。纓食勿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案呂說。是也。百世不遷之宗爲大宗。必別子之有爵者。荀子禮論篇云。大夫士有常宗。是也。五世則遷之宗爲小宗。則通於齊民。此經云得民。當兼及小宗。但小宗不能統收合族。故注唯據大宗言之。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調人注云。主。大夫君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大夫稱主。先鄭意此主爲三等采邑之民。尊其君之稱。後鄭亦從其說。今案采邑之主。亦得有所食之邑。當屬牧以地得民。不得云以利得民也。劉敞云。主讀如孟子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俞樾云。有主客因而有臣主。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尙毅。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卽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蓋相近。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云。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卽孟子主顏嚚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利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爲人所信任也。調人職曰。君之嚚嚚父。師長之嚚嚚兄弟。主友之嚚嚚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卽此二曰長。三曰師也。所謂去友。卽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夫君也。亦失之矣。案俞援調人及曾子制言。證此經之主友。其說致瑣。此主以利得民。當文王官人七屬之六曰家則任主。蓋凡寄寓之賓旅於所寄之主人。與庸賈之閒民於執役之家長。並謂之主。以皆利賴彼以安。故云以利得民也。云民稅薄利之者。先鄭誤以主爲采地之主。故以薄稅爲利。若然。則牧以地得民。獨不可薄稅以利民乎。於義不通。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者。賈疏云。上思利民。忠也。此左氏傳隨季良之辭也。段玉裁云。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聯讀爲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爲。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旌讀爲旌旌之旌。此蓋一字有數音數義。利民之利。音與財利別。囿旌之旌。義與旗旌別。故云讀如讀爲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案段說是也。云謂以政教利之者。破先鄭薄稅利之之說。謂以善政善教利民也。後鄭說利不爲薄稅。雖與先鄭異。而誤以主爲采邑之主則同。案此主雖爲主友之主。與利民義亦相通。後鄭說爲長。云吏小吏在鄉邑者。鄭意此吏與前達吏義同。賈疏云。謂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

邑采邑。皆是。易說云。吏如鄉遂公邑之吏。李光坡、姜兆錫、蔣載康說同。案易說尤咳備。文王官人七屬。二曰鄉。則任真。盧辯注云。幹事曰真。周禮曰。吏以治得民也。鄭說與大戴記義合。周書作雒篇云。農居鄙得以庶士。亦謂此也。惟此經之吏。所咳頗廣。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則吏者。凡治民官之通稱。與它治事之官不同。此吏當通鄉遂公邑。凡有地治之官。自鄉大夫至不命之士。無間尊卑。悉謂之吏。以其治民而不得有其地。故曰以治得民。不止小吏也。云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賈疏云。鄭意經意非爲同師曰友。正是同在井邑之間共居。若里宰職合耦于勸。注云。合耦。使相佐助者也。江永云。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吉相慶。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井合耦勸作。亦其一。呂飛鵬云。任即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保也。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云。保。猶任也。二義相兼乃備。案江呂二說是也。此友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朋友。蓋通於四民言之。以其各有相保任之義。故云以任得民。鄭專屬農民。偏舉一端以見耳。引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者。滕文公篇文。趙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共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案疾病相扶下。趙本孟子有持字。俗本此注亦有。惟宋婺州本嘉靖本無。與賈述注合。今從之。鄭以此友專屬農民。故引孟子鄉田同井爲證。孟子據侯國井田之制言之。鄉田。非即王國遂之田。賈疏謂鄉遂雖不爲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故云同井。未得鄭指。又謂或解爲同井水。尤謬。云蔽亦有虞者。賈疏云。地官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蔽。中士二人。是蔽有虞也。惠士奇云。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蔽。民共之而吏掌之。案惠說是也。此蔽即凡山林川澤材用所出之土。官吏守其地者之通名。以其有地守而不主其民。則似吏而非吏。掌地利而不專其土。則似牧而非牧。故別屬之蔽。不必專屬水畷曰蔽也。賈疏謂上八者。皆隸人而言。此蔽不據人而言。不知鄭云蔽亦有虞。虞即主蔽之人。九兩未有不據人言者也。賈以蔽爲指其地。亦非鄭指。又釋文云。蔽。干云宜作叟。今案叟即窆之俗。說文又部云。窆。老也。以富得民。不必年老。干讀未允。云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待入于王府。頌其餘於萬民者。阮元云。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頌其餘于萬民。此王爲玉字之誤。案阮校是也。于。注謂當作於。此於于錯出。誤。又澤虞職文。民作人。材作財。與此亦小異。蓋先鄭約引以證蔽有虞。以富得民之事。不必盡依元文也。云富謂蔽中材物者。國語周語云。蔽。物之歸也。此亦當通山林川澤等凡出材物者而言。以富得民。民。即指占取材物之民也。

# 周禮正義

## 卷四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疏〕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宰當官專領之職事。亦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疏〕即入法之官常也。和布當讀爲宣布。詳後疏。大宰於周正月朔日。始宣布治典於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不及鄉遂公邑者。亦宣布之可知。經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月令云。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云。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案。彼飭國典。在周正二月。故鄭以爲夏殷制。云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者。即於布治之日。縣治象之法於王門之象魏。使國中萬民觀之。治象之法。即上六典八法已下。凡大宰之官法皆是。必縣之象魏者。古凡與法刑禁之大者。皆表縣之門閭。即布憲之義也。云挾日而斂之者。釋文云。挾字又作浹。干本作市。案。說文市部云。市、周也。小爾雅廣言云。周、浹、市也。挾市義同。浹、俗字。說文所無。或本非也。干本亦不足據。賈疏云。斂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又大同寇疏云。天子斂藏於明堂。諸侯斂藏於祖廟。禮運孔疏引熊安生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頒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案。熊說即賈疏所本。又、左傳哀三年孔疏云。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爲異。其文悉同。惟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注云正月周之正月者。唐會要引干注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與鄭說同。賈大司徒疏云。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戴震云。

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於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云吉謂朔日者。大司徒族師注義並同。唐會要引干注。亦云。吉。朔日也。毛詩小雅小明篇。二月初吉。傳云。初吉。朔日也。此卽鄭所本。夏斨云。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皆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說文。吉。善也。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賈逵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大史皆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皆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章注以二月初日解之。亦非也。案。夏說是也。以毛鄭及國語義覈之。蓋每月氣朔之始。通得爲初吉。省文則曰吉。詩禮之吉與初吉。朔始也。周語之初吉。氣始也。論語之吉月。吉謂氣始。月謂朔始也。與他書泛言吉日者異。韓愈李翱論語筆解。謂此經月吉。論語吉月。皆指行吉禮之月日。非朔日。王引之云。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大宰正月之吉。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小明二月初吉。亦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也。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令也。吉也。皆善也。案。王說卽本韓義。似亦得通。吳廷華方苞說並同。今存之以備一義。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者。賈疏云。言天下。卽經邦國都鄙。是畿外畿內徧天下。卽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是司徒布教法。從六鄉已下出。則此大宰布法。亦從六鄉已下出也。云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者。書。謂以治象書於版而縣之。說文縣部云。縣。繫也。凡書著文字。通謂之象。司常說旗識云。皆畫其象焉。杜注云。畫當爲書。與治象義略同。賈疏云。

此鄭釋經中乃縣。必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云正歲縣也。易祓云。鄭蓋以小宰互文推之。其理殊不然。小宰正歲所觀。不言縣治象。則知非大宰縣治象之時也。大宰縣治象。繼於正月始和之下。是以周正建子。示萬民以更始之意。何必求合乎小宰。江永云。縣法於象魏。疑一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於象魏。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案。易江說是也。此乃縣。豈正月之吉爲文。則非至正歲始縣可知。治象等已斂之後。藏於明堂。非縣則無由觀。明正歲小宰等率屬以觀。亦縣可知。鄭并萬民觀與百官觀爲一事。乃移此正月之縣象於正歲。以遷就其文。不可從。凡地官夏官秋官言縣象者。並放此。云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者。據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濩者國有常刑。鄭以彼觀治象。與此爲一。故謂萬民觀之。有振木鐸以徇之事。又小宰亦率屬而往。其說皆非也。云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者。謂既布又縣之。使百官萬民徧觀。所以示重治法。正月正歲。歲時更始。將以除舊布新。明布治縣法。皆所以新王事也。云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者。賈疏云。上六典已下至九兩。國法常定。今云始和。似更新其事。改造云爾。其實不改。王引之云。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巨爲聲。宣之爲言和也。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澆注漢書酷吏傳曰。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案。王說是也。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者。廣雅釋宮云。象魏、闕也。說文山部云。巍、高也。門部云。闕、門觀也。魏、卽魏之省。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禮運孔疏引孫炎注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亦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云。心居乎魏闕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高注云。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淮南子本經訓高注義同。賈疏云。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左氏。定二年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觀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是以莊二十一年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合有觀也。若然。雉門災及兩觀。及禮運云遊於觀之上。有觀亦是僭也。焦循云。釋宮。觀謂之闕。說文。

闕、門觀也。是觀闕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卽樓類。可登者也。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云。設兩觀。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注云。闕者謂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春秋定公三年左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廷卽指治朝。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是路門亦有臺。蓋天子舉路爲臺門。應門爲兩觀。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魯之僭。在於兩不在於觀也。穎容以爲上有所闕失。下得書之於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服虔注云。西辟西偏也。卽觀之在兩者。蓋享於其上也。詒讓案。象、魏也。闕也。觀也。以魯制言之。三者蓋異名而同物。天子諸侯宮門皆築臺。臺上起屋。謂之臺門。匠人門阿。卽臺門門屋之阿也。天子臺門之兩旁。特爲屋。高出於門屋之上者。謂之雙闕。亦謂之兩觀。諸侯不得爲兩觀。則卽於門臺之上。正中。特高其屋。出於它門臺之上。是謂一觀。觀卽因門臺爲之。故亦稱觀臺。左傳五年傳云。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卽雉門兩觀之臺也。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謂諸侯觀臺在廟中。容廟中亦爲臺門矣。天子兩觀之北墉。附於宮牆。自宮內視之。不見其闕。故曰外闕。諸侯就門臺爲觀。其闕半在門內。故曰內闕。通而言之。雙闕亦單稱闕。兩觀亦單稱觀。公羊何注。謂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可證一觀兩觀同得稱闕也。說文門部。釋闕爲門觀。而彙部別云。鞅、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鞅。鞅之與闕。義訓不同。蓋闕卽門觀。本不取缺爲義。則不必雙而後稱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諸母昆弟不出闕門。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過闕而下。皆據侯國制言之。不必有二闕也。釋名以闕然爲道訓。闕。禮運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似並誤提闕鞅爲一義。孔氏又據孫炎說。謂闕取相對爲雙之義。又謂諸侯不得有闕。不知一與雙。通謂之闕。諸侯不得有兩觀者。乃不得爲雙闕。若一闕。因得爲之矣。先鄭及左傳杜注。並以闕釋象魏。皆不實言一觀兩觀。說禮者皆以象魏爲兩觀之定名。則又非也。據公羊載子家駒之言。則兩觀爲天子之制。魯僭設之。平諸侯得設一觀。謂之闕門。不得爲兩觀。而縣法象魏事。宜通於邦國。不止周魯有之。然則無論一觀兩觀。皆巍然而高。卽通謂之巍闕。無論爲臺爲觀。皆可以縣法。卽通謂之象魏。象魏之名。起於縣法象。不繫於觀之一與兩。有與無也。凡諸侯三門。庫路爲臺門。雉門爲一觀。故史記扁鵲傳云。出見扁鵲於中闕。以其在內外門之中也。魯三門。雉門亦本當爲一觀。而僭爲兩觀。其縣法亦卽在雉門。故雉門兩觀。卽爲象魏。天子五門。

象魏所在。經注並無文。其兩觀所在。則後鄭闕人及朝士注。並謂亦在雉門。與魯同。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也。崔氏說謂天子象魏在雉門。即賈疏所本。故推鄭意。謂天子雉門設兩觀。因以兩觀爲象魏。在雉門之外。其說非也。明堂位說魯制云。庫門、天子舉門。雉門、天子應門。明魯之庫門爲天子舉門之制。魯之雉門爲天子應門之制。魯兩觀在雉門。則天子兩觀不在雉門。而在應門。可知。戴震、孔廣森、焦循、金鶚。並謂周制。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其說甚瑣。然此經之象魏。則又不在此。應門而在庫門。何則。庫門以內。非萬民所能至。而庫門外廷。即朝士所掌三詢之朝。衆庶咸在。又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民。達窮民。則萬民皆得至。可知五官縣法。萬民所觀。當於其門。殆無疑義。若如賈說。謂象魏在雉門。則萬民得越三詢外朝而入庫門。儻謂在應門。則萬民并得至雉門以內。何以肅門禁乎。周書作雒篇云。應門庫臺。庫臺者。謂庫門爲臺門之制。蓋天子五門。惟應門爲兩觀。餘四門皆爲臺門。不設觀。魯則雉門爲兩觀。路庫爲臺門。不設觀。它諸侯則雉門爲一觀。蓋天子五門。不皆設兩觀。故周書庫臺之制。殊異於應門。諸侯三門。不皆設一觀。故史記中闕之名。專屬之中門。參互證論。足明其義。魯以雉門之兩觀爲象魏。天子以庫門之臺門爲象魏。凡諸侯以雉門之闕門爲象魏。蓋象魏者。崇高之名。禮器說天子臺門爲以高爲貴。則庫門雖不爲觀。亦可謂之象魏矣。諸侯以庫門爲外門。三詢之朝。在庫門內。則萬民皆得入庫門。故象魏設於雉門。象魏恆視外朝所在爲之。不必兩觀而後可縣法象也。天子門制。互詳闕人疏。云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者。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左傳文。忘。今本左傳作亡。杜注云。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說與先鄭同。引之者。證象魏爲闕也。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賈疏云。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甲。故以從甲至甲言之。惠士奇云。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正義。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浹辰者。子亥之辰一而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浹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曰達。阮元云。挾、古浹字。周禮毛詩用字正同。干本作市。係以意改。非也。案。阮說是也。浹卽俗挾字。國語越語云。浹日而令大夫朝之。韋注云。從甲至甲曰浹。浹、市也。韋說與鄭同。諸家云從甲至癸差一日者。據鄭云。凡十日。則亦是甲癸一周。而云自甲至甲者。不外所挾日耳。此乃立文小殊。不爲異說。賈云鄭破之。固矣。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更申勅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



亂為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為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疏〕而建其牧。立其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疏〕而設其牧。立其監者。說文支部云。岐、數也。聲讀與施同。施即岐之段字。以下皆五等侯國立州牧。邦君及卿大夫士以下。尊卑相副。貳之法。建牧以領一州。立監以治一國。皆謂君也。建立義同。云設其參。傳其伍者。國設三卿。而以五大夫副貳之。以下皆謂臣也。傳當為數之借字。二字聲類同。古通。說文支部云。設、施陳也。支部云。數、施也。是設數義相近。此設傳。亦通言之。故後都鄙又云。設其伍。明其義。互通也。賈疏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故云傳。義未塙。胡匡衷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案。胡說是也。此及下經所建邦國都鄙官府官數。凡言參伍之等。並專指卿長當官副貳之員數。實則侯國卿大夫。各有上下二等。其大夫人數甚衆。亦非伍所能盡也。餘並放此。又案。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先鄭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是公國三卿之上尙有孤。但自侯伯以下並無。則非侯國之通法。故經無設孤之文也。云陳其殷。置其輔者。輔、唐石經初刻作傳。後磨改。賈疏云。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案。賈釋陳殷置輔。似失鄭指。詳後疏。注云乃者更申勅之者。說文支部云。乃、曳詞之難也。乃即乃之隸變。乃本為難詞。引申為重復警戒之言。勅、依字當為敕。說文力部云。勅、勞也。又支部云。敕、誠也。案。經典多借勅為敕。實則二字音義迥別。鄭此注。及宰夫閭胥司市途大裘小臣諸職注。並以勅為敕。取通俗也。周易釋文引字林。作勅。亦俗作。說文所無。鄭意此文與正月縣法相次。明亦每年正月之後。有此申勅之事。後文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蓋大宰通掌邦國百官之數計。而詔王廢置。此施邦國都鄙官府等。並廢置之。大凡與官計事。亦相通也。若然。此施典邦國。蓋即每歲布治以後。受會之時。更以此典申勅邦國。建立牧監以下。不可有空闕。亦不得有僭溢也。下施則都鄙。施濩官府。並云乃。義亦同。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孔疏云。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又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云。伯、長也。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注。說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州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案。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

五郡。蓋卽據此經爲之。其以牧爲州牧。卽鄭義所本也。依王制說。牧卽州長。每州一牧。掌交云。諭九牧之維。是九州則九牧。而王制云八伯。孔疏引鄭注尙書說。同。又引鄭志。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黃以周云。凡一州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州。書稱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牧。周亦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伯。王制云。八州八伯。承上千里之外設方伯爲文。故止云八州。既舉八州。當云八伯。非畿內無伯也。伏生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嶽八伯。此舉巡守畿外爲文。故亦曰八伯。鄭據此。遂謂畿內無伯。是十二牧實止十一牧。九牧九伯實止八牧八伯。豈其然與。畿內之伯。蓋亦二伯中一人兼之。案黃說本陳祥道。是也。掌交注亦釋九牧爲九州之牧。左傳四年傳。五侯九伯。杜注。及大宗伯疏引賈服說。並以爲九州之伯。王制疏引鄭志。釋左傳九伯爲每州二小伯。與賈服等義不同。然亦以畿內爲有一伯。則鄭自有兩解矣。至說苑君道篇。說周公踐天子位。立十二牧。方三人。此與周州數不相應。殆不足據。又牧或以侯。或以伯。皆擇有功德者爲之。曲禮唯云侯者。偏舉爵尊者言之。其實兼有伯也。以侯伯同七命。州牧職重。故加一命爲之。若上公九命。王之三公八命。並不復作牧。故左哀十三年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彼伯謂九命之伯。侯牧卽八命之牧。與曲禮入曰牧。外曰侯之文。亦正相應。然則此注及大宗伯注並云侯伯有功德者。明牧無上公也。然周制雖以州長爲牧。別於分陝之二伯。而州牧亦通稱州伯。王制注謂殷州長曰伯。周別曰牧。及詩邶風旌丘箋。謂周牧下別設二小伯以佐牧。說並未瑯。詳大宗伯疏。云所謂八命作牧者。據大宗伯文。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大司馬注云。監、監一國。謂君也。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五等諸侯。雖爵有尊卑。皆君臨一國。故同謂之監。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被謂方伯之國。別有天子命卿爲三監。此經無文。引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者。賈疏云。此是尙書梓材之篇。周公封康叔而勅之。證監是諸侯之義也。云參謂卿三人者。釋文引干注云。三公也。案廣雅釋言云。參、三也。故三卿謂之參。周書羅匡篇云。大荒。卿參告糴。卽國語魯語所謂國有饑饉。卿出告糴。侯國不得立三公。干說非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案鄭王制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此說與王度記合。胡匡衷云。經云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案胡說是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云。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章注云。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依章說。則王制文非誤脫。與鄭義不同。黃以周云。王制當作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大宗伯云。三命受位。

注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子男二卿再命。未受位於王。二卿命於其君。一卿亦非命於天子也。小國三卿。皆未受位於天子。故曰伯子男有大夫無卿。案。黃申國語。說亦通。侯國三卿之名。經注並無文。公羊儀謂之小卿。故鄭彼注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此經云設參。通命卿小卿言之也。侯國三卿之名。經注並無文。公羊儀八年襄十年何注。並謂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上卿。書酒誥有折父農父宏父。僞孔傳以為司馬司徒司空。即諸侯三卿之制。王制孔疏引崔氏云。三卿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案。內則鄭注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又聘禮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宰。崔氏蓋本此二注而推其義。賈孔禮疏。並從其說。胡匡衷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為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傳云。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二十五年傳。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為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三卿無大宰大司寇之官。而左傳楚與宋有少宰。又有大宰。宋有少司寇。又有大司寇。則東遷後所僭設。不如古也。春秋時。宋鄭皆有六卿。晉有八卿。其新上下軍未罷時。且有十二卿。比天子之卿猶倍之。僭妄甚矣。論讓案。魯三卿。孟氏常為司空。而論語子張篇云。孟氏使陽膚為士師。是侯國司空兼司寇之證。大戴禮記千乘篇。說侯國設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為四佐。名四輔。與此經義不合。疑晚周之制。又案。公羊莊元年。何注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意蓋謂王制所說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者。即邦國所貢士。然禮經及春秋傳。咸無其事。亦不足信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大司徒云。五人為伍。故此大夫五人亦謂之伍。與彼義同。王制。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下大夫五人。自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五大夫。下天子。曾子問說諸侯朝於天子云。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列其五官。即五大夫也。賈疏云。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為司徒大夫。一大夫為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空事。一大夫為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云。五大夫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為言耳。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案。崔說與賈同。惟以五大夫為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則名與天子六官之貳同。但無小宗伯耳。攷。曾子問有小宰。即侯國之制。左傳。宋有少宰。少司馬。少司徒。楚亦有少宰。蓋皆五大夫也。崔說較賈為

長。又公羊襄十一年傳云。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注云。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案。公羊所云三卿。乃指司馬一官設上卿一。下卿二。非此三卿。然謂諸侯上卿止司徒司空司馬。三上卿之下。設五下卿。則與此注三卿五大夫之義正同。五大夫彼云五下卿者。此與王制所云下大夫。並對上卿言之。而立文各異。其實皆據上大夫五人言也。大射儀之小卿。胡匡衷據崔靈恩說。亦謂卽指五大夫。未知是否。鄭司農云。殷治律者。爾雅釋言云。殷、中也。鄉士云。士師受中。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殷與中義近。故先鄭以治律釋之。謂治法律之官也。云輔爲民之平也者。賈子保傳篇云。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是輔有平斷之義。先鄭釋殷輔二者。並望文生訓。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殷衆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大宗伯職方氏注義並同。云謂衆士也者。賈疏云。士稱殷。與旅同。並是衆義。故鄭云謂衆士也。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者。彼文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上士二十七人。是也。侯國上士。當不止二十七人。此亦指副大夫者言之。云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者。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彼注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賈疏云。按彼注。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言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此謂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爲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爲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引之。爲破司農殷爲治律。案。據疏述注各居其上之三分上。疑本有數字。孔繼汾亦謂今本誤脫。依王制注說。則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乃據會盟立位而言。與上士二十七人之文。本不相屬。鄭此注牽連引之。義實難通。賈謂破先鄭殷爲治律。亦非其指。竊謂此注似以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爲指人數而言。蓋上中下士數。當中多於上。下多於中。中士居上之三分者。多於上二分八十一人也。下士居上之三分者。中對下爲上。下多於中二分。二百四十三人也。引此者。所以證士之數甚衆耳。若仍如王制注。據立位而言。則此經本不說立位。鄭何必引彼文爲證乎。鄭此經注引禮記說。與記注固有不盡同者。此類是矣。又案。鄭依王制說。五等侯國。皆有上中下士。公羊襄十一年傳。謂侯國有上士下士。無中士。與禮不合。鄭所不據也。春秋錄爵國篇。又謂王國亦止元士下士。尤謬。至侯國之官。例降王朝一等。凡王朝下士之官。在侯國。當以不命之士

爲之。此皆未得正祿。謂之士旅食。則與庶人在官同。但不命之士。亦列於職官。究與府史小異。疑亦當在陳殷之列矣。云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府史輔助士以治事。故謂之輔。王制。庶人在官者。鄭注云。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府史之屬。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案。庶人在官者。孔謂兼工賈及胥徒。是也。但此輔。依鄭義。似專指府史而言。攷敘官注。謂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徭役者。蓋辟除雖不命。亦得謂之置。若胥徒。則以役法徵調之而已。此與工賈皆尤卑濫。不當在所置之列。故鄭不及也。賈疏謂輔關胥徒。恐非鄭指。乃施則于都鄙。

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疏〕而建其長立其

兩者。畿內采地。立長及設官尊卑相副貳之法。長。即都鄙之君。自兩以下。皆其臣也。注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廣雅釋詁云。長、君也。公卿大夫王子弟。亦各自君其采邑。故謂之長。賈疏云。謂公卿王子弟爲采邑之主。

以是一邑之長。故言長。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案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鄭云長謂公卿大夫。

并言大夫者。以其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采邑者。謂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置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

各五十里。與六卿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稍地。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此中唯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含有公卿大夫。春官都宗人家宗人。都家並有。

故公卿入都宗人中。大夫則入家宗人中。以其公卿雖有大都小都之別。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直有家稱。故在家宗人也。至於夏官都司馬家司馬。又與家宗人都宗人異。故鄭注都司馬。唯云三公與王子弟。其卿又入家司馬中。

以其司馬辨尊卑。六卿卑。又自使其臣爲司馬。若叔孫氏之臣。名饜戾。王家不爲之立司馬。故卿入中。若然。都鄙之內。其號有三。若得諸侯之號。唯三公王子弟。故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是卿不入諸侯也。若立臣如

諸侯。即此文卿與公同。若稱長可及大夫。亦此注舍大夫是也。沈彤云。疏以大夫降於鄉。不合有兩卿五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唯在公。則兩爲卿。五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五爲上士。殷爲下士。

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左定四年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爲已卿士。襄十年傳。殺禽爲王卿士伯與之大夫。是公之兩爲卿。卿之兩爲大夫。皆有名徵。而其下可例推矣。案。沈說得之。蓋卿以上得具官。

故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其大夫則雖亦有私臣。疑止得立家宰一人。不得備兩伍之數。賈疏謂官事相兼。是也。又案此經。凡都家對文者。並以公卿采地爲都。以載師六都爲公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二者同稱都也。家則並專據大夫采邑。以載師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夏官敘官注。以都唯據三公王子弟。而以卿別入家內。蓋鄭偶存駁文。不足據依。賈疏強爲之說。非也。詳夏官敘官疏。凡三等采地。秋官朝大夫敘及載師注。通謂之國。故其君長亦得稱諸侯。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穀梁隱元年傳。又謂之寰內諸侯。是也。書立政云。大都小伯。僞孔傳云。大都邑之小長。公羊定十一年何注。又有采長。彼並謂采邑之宰。與此經長爲采邑之君異也。云兩謂兩卿者。亦借兩爲兩也。說文兩部云。兩再也。易曰。參天兩地。都鄙立二卿謂之兩。猶邦國立三卿謂之參也。丁晏云。書蔡仲之命正義曰。固禮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鄭說與季長同本於師說也。詒讓案。詩小雅十月之交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又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注以爲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並與此注說同。此兩卿當卽家宰邑宰之屬。喪服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賈彼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鄭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案。據鄭賈說。則采邑貴臣。以室老邑宰爲最尊。而爵次則視采主之爵爲降殺。故此注云兩卿。喪服注則以邑宰爲士也。孝經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邢昺疏引孔安國云。家相。室老。側室。又云。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案。孔王並分家相室老爲二。與鄭義不同。恐非。云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者。于。當從賈疏述注作於。注例用今字也。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南面爲尊。故得申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不足於諸侯。詒讓案。此對上邦國設其參爲說。詩十月之交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鄭箋以爲譏皇父專權。作都。立三卿。明正法不得立三也。鄭司農云兩謂兩丞者。呂氏春秋介立篇高注云。丞。佐也。賈疏云。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以後代之官。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正。謂冢宰。司徒。宗伯。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空也。考。成也。佐。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者以下。皆王朝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疏〕六官長屬尊卑相副貳之法也。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也者。賈疏云。正。長也。亦是一官之長。案。賈據爾雅釋詁義也。此正。卽六卿所謂大正也。周書營麥篇。王命大正刑書。卽謂大司寇。左昭十五年傳。孫伯鸞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釋爲正

卿。漢書五行志。大政作大正。亦是也。此與宰夫八職之正。兼包百官府當職之長者異。左襄二十五年傳云。六正五吏。又云。百官之正長師旅。杜注云。六正。六卿。彼六正。猶此六卿之正。彼百官之正。猶宰夫八職之正也。二者名同而實異。詳宰夫疏。云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者。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賈疏云。謂小卿副貳大卿。吳廷華云。正貳有三。有六官之正貳。如冢宰等為正。小宰等為貳。是也。有一官各為正貳者。如宮正上士為正。中下士為貳。是也。有合數官共為正貳者。如膳夫為食官之長。庖人內外饗皆貳之。是也。案。吳謂一官各為正貳。即宰夫之正是也。云考成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支部云。攷。敏也。又老部云。考。老立。凡訓考成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者。以宰夫諸官。又次六貳之下。故以當六官之考也。云司空亡未聞其考者。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凡治。

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成。八成。禮。賓

禮也。〔疏〕云。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者以下。並冢上施典則灋而廣言之。復兼及官成賓禮也。此五者皆云待者。說文各部。云。待。候也。謂候其事之至。持此典則等之書以治之。注云成八成者。即小宰之八成也。上八法官成注

義同。賈疏云。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在八法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阮元云。此經必言官成者。謂以治官府之八成。待萬民之治也。又欲見此

官成即從八法中別出也。云禮賓禮也者。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

其別有八。皆是也。大宗伯掌其禮。大宰命其治。故此經亦著之。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

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疏〕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此與大司寇為官聯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疏〕也。賈疏云。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云與其具脩者。賈疏云。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掃除也。注云祀五帝謂四郊者。謂分祀五帝。則各

於其兆。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賈疏云。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正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詒讓案。凡此經通例。有天。有上帝。有五帝。天即昊天。祀北辰。上帝為受命帝。在周則祀着帝。五帝為五色之帝。此上下文有天有五帝。而無上帝。則五帝內含有着帝。以受

命帝雖尊。然亦五帝之一。言五帝可以咳上帝也。周夏正南郊。雖特崇祀蒼帝。然四帝亦配食。故注云四郊。雖指四時迎氣。亦關南郊大祀。賈說深得鄭指。但五帝之名。依月令。卽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天帝。鄭小宗伯注。依春秋緯文耀鉤說。謂蒼帝名靈威仰等。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掌次及小宗伯疏。又案下文有卜日。四時迎氣。依月令。在四立之日。則固不下日。然誓戒具脩。及前期齊戒。臨祭既滌濯。贊牲玉幣爵之事。實與南郊明堂同。則此祀五帝。自兼四郊迎氣言。但下文卜日內不含四郊。經注偶未別白言之耳。至賈疏及表記孔疏。謂四郊亦有卜。則又失之。詳後。云及明堂者。謂合祀五帝。則於南郊之明堂也。詩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史記封禪書裴氏集解引鄭孝經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亦引孝經宗祀爲釋。公羊宣三年何注。國語魯語韋注。及唐明皇孝經注。釋明堂配帝之義。並與鄭同。案依鄭說。周以稷配郊祀者。特祀受命帝也。文武配明堂者。合祀五帝也。亦謂之禘。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王齊禘於清廟明堂。是也。蓋以合祀五帝言之。則曰大饗帝。以先王配食言之。則曰祖宗。以所祭之地言之。則曰明堂。其實一也。祭法孔疏引雜問志云。春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載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案。祖宗之祭。說者不同。依鄭祭法注義。則爲合祭五帝。而以文武配食。通典吉禮。及唐書禮儀志。引王肅駁鄭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執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旨也。是王肅謂祭法祖宗。乃宗廟不毀之名。非卽孝經之宗祀。金鶚申鄭祖宗義云。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郊禘之下。案。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可稱太祖。亦稱清廟。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雒邑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卽明堂位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卽祀文王於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於此也。清廟祀文王於明堂。明堂可稱大祖。其祀卽祖宗之祭可知矣。祭法言周人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



配天。文王爲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宋儒皆從之。然有虞氏不宗而宗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於宗廟之中。與警蹇橋牛等並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警蹇橋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於宗廟。帝嚳爲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之於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並列也。暮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云。四代報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卽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者。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明堂乃以祖宗二人並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並祀。案。金說是也。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本國語魯語展禽語。與孝經宗祀文王文不同者。鄭祭法注。以爲祖宗通言。魯語韋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祀文王而宗武王也。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亦云。孝經是周公居攝之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案。韋何說足補鄭義。金說似亦隱據彼文。攷通典吉禮引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此卽據祭法郊祖宗三祀言之。若廟享。則后稷爲始祖。卽爲大祖。安得別以文王爲大祖乎。然則鄭說亦有所本。唐書禮儀志。長孫無忌申王駁鄭。據國語云。郊、禘、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庠明堂祖宗合爲一祭之非。不知文武雖並配五帝。而祖宗名自不同。段如王說。則文武同立世室。而區分祖宗二祀。則親廟有四。豈亦得爲四祀乎。其不足以破鄭義明矣。又案。王鄭祖宗之義不同。而說明堂祀五帝則不異。故唐書禮儀志云。明堂大饗。王肅議祀五行帝。王涇大唐郊祀錄又引孝經明堂配帝王肅義爲祭昊天上帝。案。王涇所引。與唐志不同。今考明堂改祀昊天上帝。始於晉武帝泰始開。晉書禮志。不云王肅說。王氏疑偶誤。然泰始之制。六朝以後。多依用之。或專祀昊天。或主昊天而兼配五帝。陳祥道禮書。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主兼祀昊天及五帝之說。以經考之。其不可通有二。明堂五室。本以崇祀五帝。昊天最尊。何得下就五帝之室。且日至闋已。禮極隆重。今相距數月。復降饗明堂。兩舉大祀。旣爲大數。降已就堂。尤嫌輕褻。是特祀昊天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明堂每帝一室。

各有攸屬。今若合祀天帝。以昊天與五帝同室。於禮難行。儻云別爲昊天之神。則堂內筵度有定。既無可增。堂外特置。彼此際隔。又乖合配之義。是合祀昊天五帝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又孝經。郊祀則云配天。宗祀明堂則云配帝。鄭以上帝爲天之別名者。蓋以南郊祭受命帝。明堂合祭五帝。同稱上帝。亦同得稱天。實則天之與帝。雖可通稱。而孝經與此經。則顯有不同。故晉書禮志引晉武帝太康十年明堂復祀五帝詔云。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又引攀虞議。宋書樂志引顏竣議。並同。此釋孝經郊祀爲卽圜丘昊天之神。雖與王肅、唐明皇、及邢昺疏。引孔安國傳說同。而釋明堂。猶遵鄭義。其分別天與上帝。則尤明辨析矣。蓋孝經之天。異於上帝者。受命帝與五帝也。而此經。則掌次、大宗伯、肆師、典瑞、司服、職金諸職。凡言天者。並指昊天。言上帝者。並指受命帝。若五帝。則直稱五帝。不稱上帝。蓋孝經與此經。文例本不同。不能強合。而天與上帝之分。在兩經各自區別。亦必不可合。此尤孝經上帝非昊天之神證也。至明堂合祭時日。經無正文。月令。季秋大饗帝。鄭志本以爲秦制。而謂周不審以何月。則鄭自不謂周大饗帝必在季秋。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引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此謂祀明堂與南郊。同在夏正月。攷蔡氏獨斷。及續漢書祭祀志。並載漢禮南郊北郊明堂。同在正月。馬氏蓋據漢禮爲說。魏晉禮同。宋制則又與南郊同日。齊志又引蔡仲熊議云。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遷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今案。蔡說深得鄭指。蓋明堂時月。鄭本未有定論。馬氏謂與南郊同月。亦無端證。鄭志或謂與郊同日。則尤謬蓋不足據。然正可證鄭說本不定。否則鄭門弟子何得妄騰異論邪。攷漢書律歷志引逸書伊訓。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劉歆說之。以爲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謂卽明堂宗祀之典。所謂祖契而宗湯者。劉說雖不甚確。然竊疑西漢諸儒。有冬至宗祀明堂之說。則與圜丘同月矣。此與司服紀五帝服大裘之文。亦不相破。其說出於馬鄭以前。或尙可馮也。鄭駁異義說明堂云。五帝各有一室。是謂大饗合祭帝各分就其室。唐書禮儀志。有司奏云。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大室。黃以周云。明堂祀五帝。總在大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卽以武王兼祀。亦是位闕其三。案。黃說近是。祭法孔疏云。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通典吉禮。則云。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禘而祭之。案。孔杜二說。似亦據總祭而言。但五室室主一帝。

則義自別有所取。五時告朔布政。各就其帝之室。此與大饗合祀事不相妨也。又齊志引何休之議云。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案。何氏引鄭說。與詩周頌我將孔疏引雜問志同。攷鄭三禮注。說明堂單祭。惟每月聽朔。以特牲告。其時帝以文武配。見玉藻注。此外絕無四立迎氣還特祀明堂之文。鄭志問有後人附益。不可以是誣鄭也。何氏不知引告朔證單祭。而信此詭託之謬說。其識蓋遜蔡仲熊遠矣。凡郊祀受命帝。明堂祀五帝。與圜丘祀昊天不同之說。互詳大宗伯大司樂疏。又案。明堂之祭。亦卜日。鄭以此祀五帝內有明堂。則下文卜日內亦含明堂可知。賈疏不知而誤爲之說云。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下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含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案。賈說非經注義也。曲禮。大饗不問卜。謂不卜應祀與不耳。此卽常祀不卜之義。非謂不卜日也。大饗雖有定月。曲禮孔疏引崔靈恩說謂亦用辛日。則上中下旬不定。豈有不卜日之理。表記疏亦謂此注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禮明堂不卜。誤與賈同。而曲禮疏又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下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問卜。神有各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下。總一卜而已。案。二疏義異。其爲不達鄭指則一也。云警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刑部云。戒警也。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戒者告以其事。警救其共職。誓則警其廢職失禮之事。大祭祀恐其失禮。故豫以失禮之刑。約誓警戒之。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卽大祭祀警戒之事。刑、若小宰令于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及條狼氏所誓殺墨鞭之類。是也。凡誓戒與卜同日。詳大司寇疏。云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者。鄭彼注云。揚、重也。大刑、重罪也。彼文承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之下。明是祭祀警戒之事。此祀五帝與禘太廟。同是大禮。其誓戒警勅百官之辭。當與彼略同。故云。是其辭之略也。云具所當共者。說文門部云。具、共置也。謂百官所當共辨之事。祭義云。孝子將祭。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是也。賈疏云。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云脩壻除糞酒者。說文彳部云。修、飾也。又。肉部云。脩、脯也。經典多借脩爲修。修本訓飾。引申之。壻除宮室壇兆。使之潔清。亦謂之修。中庸。脩其祖廟。注云。脩、謂壻糞也。說文華部云。糞、棄除也。賈疏云。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壻除糞酒也。詒讓案。守祧注以有司爲宗伯。典祀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帥其屬而脩除。隸僕云。祭祀脩寢。此三官並主內外祭祀脩除之事。蓋皆大宰令之矣。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遂戒 前期、前所諷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疏〕案、前十日者。釋文云、前、如字。干本同。本或作先。人。彼言旬有一日者。兼祭日數之與。此前期十日同。云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者。卜之日。遂戒百官以始齊。少牢饋食禮。筮日與官戒亦同日。卽其比例。賈疏謂卜戒不同日。失之。又案。五帝之祀。四郊迎氣。依月令說不卜日。然則此卜日。專指夏正南郊祭受命帝。及季秋大饗明堂言之。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卽南郊卜日之事。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云。禮。天子不卜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下天子也。案公羊說。謂魯郊卜日。周郊不卜日。與禮不合。鄭所不從。其迎氣則前期十日。大宰唯掌其戒事。不卜日也。賈疏云。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案。賈謂四時迎氣亦有卜。表記孔疏亦同。其說非也。迎氣以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安得有卜。表記上云不犯日月者。通二至及正月四時言之。下云不違卜筮。則專指二至正月。不關四時也。蓋犯日月。非必犯所卜之日。鄭彼注亦未嘗合二語爲一事。賈孔自不察耳。凡祭祀之卜有四。卜應祀與不也。卜日也。卜牲也。卜尸也。左僖三十一年傳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然則凡常祀皆不卜。應祀與不常祀之有定日者。則又不卜日。此經五帝及下文大神示先王。皆常祀也。禮無卜祀。唯大旅及祈告非常之祭。乃有卜祀耳。其祭日。則自迎氣外。凡大祀。無不卜者。其牲與尸。則雖迎氣。亦當有卜矣。又案。凡祀天日常禮。並用辛。若非常祀。則或用丁。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白虎通說郊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一。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案。御覽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謂郊常以正月上丁。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此謂王郊用丁。魯郊用辛。今攷公羊成十七年傳。說魯郊用正月上辛。無周郊用丁之文。若依鄭二禮注義。則魯郊當轉卜三正之辛日。周郊當卜夏正月之辛日。公羊舊說。與諸傳注義。並不相應。疑不足據。曲禮孔疏引崔靈恩云。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饗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今攷圜丘當亦用冬至月之辛日。迎氣則用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餘祀並當如崔說。凡二至圜丘方丘並卜日。詳大司樂疏。注云。前期前所諷之日也者。少牢饋食禮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注云。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以先月下甸之己。筮來月上甸之己。又特牲饋食禮云。不諏日。注云。諏、謀也。士賤職褻。時

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巳之日。是其大夫以上。凡祭。必先謀所祭之日。明日乃筮。天子大祀。則用卜。此注云前所諷之日者。即謂諷日時所謀定之祭日。其前十日若祭日用已。則於先一句之戊日諷日。己日卜日。并祭日數之。則云旬有一日。外祭日言之。則云十日。其實同也。穀梁哀元年傳說魯郊云。筮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與此經前期十日卜日禮正合。賈疏亦謂依少牢所諷之日。即祭日是也。而又謂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爲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日卜。是謂經前期之期。爲祭之前一日。前期十日致齊三日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合之爲十日。賈疏云。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詒讓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若祭日用已。則先一句之己日始散齊。至乙日。散齊期滿。次丙日。始致齊。至戊日。致齊期滿。即祭前一日。是二齊適盡十日也。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鄭詩周頌執競箋云。執、持也。經凡言執事。並謂諸官。非其專掌。以連事通職。轉相贊助。而執持其事者。猶大史云。凡射事。執其禮事。以大史本不掌射法也。故司會云。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以執事與地治之吏別文。亦足相證。其職掌所存。專共常守者。則謂之有司。互詳小宗伯疏。賈疏云。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泄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詒讓案。肆師云。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彼二官亦當在執事之數。鄭不言者。之屬中咳之。云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者。士冠禮鄭注云。戒、警也。告也。既卜得吉。則告百官使始齊。是卜與戒及始散齊並同日也。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亦謂卜之日。即戒百官。戒百族。賈疏謂卜之後一日。乃戒。使散齊致齊。蓋誤以前期十日。爲先祭前爲期之日十日。故必移戒始齊之日於卜之次日。而後十日齊滿。乃適與祭日相接。其說與大司寇注義違。不足據也。大司寇疏則謂卜戒同日。不誤。及執事眡滌濯。執事、初爲祭前祭日之夕。〔疏〕及執事眡滌濯者。與大宗伯爲官司寇疏則謂卜戒同日。不誤。及執事眡滌濯。滌濯、謂灑祭器及饗獻之屬。〔疏〕聯也。釋文云。眡本又作視。案。說文見部云。視、瞻也。从見。示聲。重文眡。古文視。眡、亦古文視。凡經皆作眡。注皆作視。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視。非經例。不足據。又說文目部有眡字。訓視兒。與古文視字別。眡滌濯者。內外饗廩人世婦鬻人等概器。大宰則監眡之也。賈疏云。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泄之。注云執事初爲祭前祭日之夕者。謂若己日祭。此爲戊日之夕也。

賈疏云。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祗滌濯。儀禮特性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概祭器者。下人君也。江永云。及執事祗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祗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滌大斂小斂。及執事祗葬獸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非也。案。江說是也。云滌濯謂概祭器及甗甗之屬者。大宗伯注義同。釋文云。甗。本又作甗。案。說文甗部。甗。卽或甗字。此注本少牢禮。當以作甗爲正。滌。疏述注作概阮元云。據此。知注中概本作概。說文曰。概。滌也。鄭君注禮。多作概。凡經注从手之概。俗本多譌从水。案。阮說是也。說文水部。滌爲水名。非此義。大宗伯注。釋文載或本亦作概。天官世婦云。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此滌濯卽濯概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濯。澣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命滌。注云。滌。滌滌祭器。埽除宗廟。案。彼滌兼埽除宗廟。此不言者。彼命滌在前期旬有一日。至祭日。乃云。雍人概鼎匕俎於雍饗。廩人概甗匕與敦於廩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凡洗篚於東堂下。是命滌與概較旬日。故知滌中兼有埽除宗廟之事。此視滌濯同在祭前之夕。又上具脩注。以脩爲埽除羹酒。故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疏〕及納亨贊王牲事。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禰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卽是禰大夫贊幣一人也。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注同。禮器注云。納牲於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也。賈疏云。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謂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惠士奇云。納牲與納亨異。禮運。祭玄酒。薦毛血。爲法太古。腥其俎。孰其殺。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祭義。君牽牲。穆荅君。禰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割之。王親匕之。太僕贊之。御僕登之。先是納牲。禰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禰大夫袒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猶言納亨者。舉其正也。黃以周云。下贊王牲事。是據未殺爲文。故鄭以納牲解之。案黃說是也。經云贊牲事。又下文方及祀日贊玉幣禮神之事。故鄭以爲納牲當朝踐之前。與經文敘次最合。不可易也。竊謂迎牲與薦孰二節。大宰並有贊事。經言納亨者。以薦孰咳納牲。注則舉納牲以咳薦孰。皆互文以見義。大祝逆牲注云。既隨繫。後言逆牲。容逆鼎。此經云納亨。猶彼云逆鼎。注云。納牲卽彼逆牲。彼文言逆牲。以

賈疏云。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祗滌濯。儀禮特性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概祭器者。下人君也。江永云。及執事祗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祗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滌大斂小斂。及執事祗葬獸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非也。案。江說是也。云滌濯謂概祭器及甗甗之屬者。大宗伯注義同。釋文云。甗。本又作甗。案。說文甗部。甗。卽或甗字。此注本少牢禮。當以作甗爲正。滌。疏述注作概阮元云。據此。知注中概本作概。說文曰。概。滌也。鄭君注禮。多作概。凡經注从手之概。俗本多譌从水。案。阮說是也。說文水部。滌爲水名。非此義。大宗伯注。釋文載或本亦作概。天官世婦云。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此滌濯卽濯概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濯。澣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命滌。注云。滌。滌滌祭器。埽除宗廟。案。彼滌兼埽除宗廟。此不言者。彼命滌在前期旬有一日。至祭日。乃云。雍人概鼎匕俎於雍饗。廩人概甗匕與敦於廩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凡洗篚於東堂下。是命滌與概較旬日。故知滌中兼有埽除宗廟之事。此視滌濯同在祭前之夕。又上具脩注。以脩爲埽除羹酒。故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疏〕及納亨贊王牲事。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禰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卽是禰大夫贊幣一人也。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注同。禮器注云。納牲於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也。賈疏云。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謂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惠士奇云。納牲與納亨異。禮運。祭玄酒。薦毛血。爲法太古。腥其俎。孰其殺。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祭義。君牽牲。穆荅君。禰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割之。王親匕之。太僕贊之。御僕登之。先是納牲。禰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禰大夫袒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猶言納亨者。舉其正也。黃以周云。下贊王牲事。是據未殺爲文。故鄭以納牲解之。案黃說是也。經云贊牲事。又下文方及祀日贊玉幣禮神之事。故鄭以爲納牲當朝踐之前。與經文敘次最合。不可易也。竊謂迎牲與薦孰二節。大宰並有贊事。經言納亨者。以薦孰咳納牲。注則舉納牲以咳薦孰。皆互文以見義。大祝逆牲注云。既隨繫。後言逆牲。容逆鼎。此經云納亨。猶彼云逆鼎。注云。納牲卽彼逆牲。彼文言逆牲。以

見逆鼎。亦猶此言納亨。以見納牲矣。云謂鄉祭之晨者。續漢志注引云。謂向祭之晨也。鄉向字同。司寤氏注云。晨。先明也。賈疏云。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饗祭之晨。此祭天無祿。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祿而後迎牲也。案曾子問孔疏引熊安生。亦據此注說之。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濯故也。此卽賈說所本。若然。下文享先王納亨。當在旦明以後。雖亦家此文。而時則早晏不同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賈疏云。案亨人職。職內外饗之饗。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者。大祭祀。謂天神地示人鬼諸大祭。納牲禮同。器禮說大廟之祭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鄭蓋兼采。彼及明堂位文。賈疏謂專據明堂位。非也。又案大僕。亦云祭祀贊王牲事。彼注云。牲事殺割。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且明也。玉幣所以七載之屬。此不言者。大宰官尊。所贊之事。當簡於大僕也。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疏〕日。及祀之日者。前納亨已爲祭日之晨。以尙未行朝踐正祭禮。故此別言及祀之尙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疏〕日。注云。日且明也者。上注云。鄉祭之晨。爲將明之時。且明。則已明之時。少牢饋食禮云。爲期於廟門之外。宗人曰。且明行事。鄭彼注云。且明。且日質明。是也。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大宗伯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賈疏云。上云祀五帝。以爲迎氣於四郊之外。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案。鄭賈說未塙。大宗伯六器。乃禮方明之玉。五時迎氣。常用四圭有邸不用青圭赤璋等。其牲幣則或當依方色。詳大宗伯典瑞疏。云爵所以獻齊酒者。謂酌五齊以獻尸也。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圜工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案。郊祀雖備五齊三酒爲八尊。然七獻之禮。止用五齊。不用三酒。此注兼言酒。順文便耳。其實獻尸無酒也。云不用玉爵尙質也者。賈疏云。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尙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尙質。詒讓案。不用玉爵者。六天之祭。並用匏爵也。郊特性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通典吉禮。及聶崇義三禮圖引三禮義宗說。並謂祭天爵。以匏片爲之。郊特性孔疏說亦同。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賈疏云。謂至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尸。詒讓案。卽禮器云。大夫贊幣而從。彼內祭祀贊幣之事。外祭祀禮同。祀大神亦如之。謂天地。〔疏〕祀大神亦如之者。釋文云。示本又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經皆借示爲祇。注皆作祇。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祇。非經例。不是據。賈疏云。祀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圓丘。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警戒

已下。贊玉幣爵之事已上。皆知祀五帝之禮。注云大神祇謂天地者。天地謂圜丘祭昊天。方正祭大地也。賈疏云。此天謂大夫。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吳廷華云。五帝之外。則言大神祇。則大於五帝可知。故注以天地言之。詒讓案。大射儀賈疏。謂天子祭山川社稷。亦有前期十日。帥百執事而卜日。遂戒等事。則經大示。亦眚四望社稷。注文不具也。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子左右玉几。宗〔疏〕享先王亦如之者。賈疏云。下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其言亦如之者。謂亦贊王廟獻用玉爵。牲事已上。不云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注云玉几所以依神者。謂先王之神所馮依。別於下朝觀會同之玉几。爲王所馮依也。玉几爲司几筵五几之一。詳彼疏。云天子左右玉几者。賈疏云。此是司几筵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觀會同所設。今此享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爲證。此享先王有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玉飾。祭宗廟用玉几。天地亦應有質几。不言之者。文不具。詒讓案。天子祭祀。左右玉几。別於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彫几也。其祀天地之几。於經無文。以司几筵五几差之。或當用漆几與。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梓人爲飲器云爵一升。說文鬯部云。鬯禮器也。所以飲器象鬯者。取其鳴節節足也。玉燭寶典及聶氏三禮圖引梁正阮譙禮圖云。爵受一升。高二寸。尾長六寸。博二寸。傳假翼。兌下。方足。漆赤。中畫三周其身。大夫飾以赤雲氣黃畫。諸侯加飾口足以象骨。天子以玉。案。禮圖說爵制。似不甚瑯。但依其說。則玉爵亦刻木爲之。而飾以玉。若內宰瑤爵注。亦謂以瑤爲飾。是也。賈疏云。按。明堂位。獻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醑戶時。若裸。則用圭瓚也。程瑤田云。玉爵。卽玉琖也。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此明魯有三代之爵。其名不同。其爲爵一也。行葦之詩云。洗爵奠斝。毛傳曰。斝。爵也。說文曰。斝。玉爵也。案。玉爵名制。互詳量人梓人疏。大朝觀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助王受此四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疏〕注云助王受此四者。州長注云。贊。助也。此經上下文凡言贊者。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降階上。〔疏〕並訓爲助。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大宗伯文。詳彼疏。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者。釋經云。大朝覲卽是會同。又不云宗遇之義。賈疏云。諸侯四時常朝不稱大。今朝覲稱大者。諸侯爲大會同而來。故稱大朝覲。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覲。當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冬同。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案。大同亦無常期。賈說非。又凡會同皆先行朝禮。並詳大宗



伯及大行人疏。云玉幣諸侯享幣也者。鄭意此卽朝後之享。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幣卽覲禮所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而授宰幣。彼宰。卽謂大宰也。金鶚云。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卽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尙左手。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賓再拜送幣者。皆謂玉爲幣也。案。金說亦足補鄭義。竊謂此玉幣當通受玉及受享二者言之。鄭金兩義。相兼乃備。蓋朝覲會同。以受玉爲正禮。冢宰贊王。不宜遺此。而唯贊受享也。但此玉幣。知不專屬瑞玉者。以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彼所云幣獻。卽此玉幣。玉獻。若玉幣專爲瑞玉。則朝覲禮畢。當以還侯氏。不入內府。唯三享圭璋璧琮。受而不還。乃得入內府耳。凡瑞玉通稱幣。及還瑞玉。不還享玉。並詳司儀疏。又案。凡朝覲宗遇。受朝受享皆於廟。鄭曲禮注。謂春夏受贄於朝。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大宗伯疏。云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者。賈疏云。案小行人所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據彼鄭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以帛。享后。用琮以錦。則圭以馬。璋以皮者。謂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用璋以皮。則琥以繡。璜以黼者。子男自相享法。但小行人所云者。謂四時常朝。不見大朝覲會同法。約與四時常朝。同無正文。故言云也。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者。賈疏云。謂三享之外。別有獻國珍異。亦如三享。執玉以致之。故言玉獻。謂以玉致獻也。易祓云。玉獻。乃諸侯貢珍之禮。大行人之六貢。是也。案。易說是也。鄭意蓋謂享庭實之外。別有珍異之獻。覲禮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彼云享獻。亦謂享別有獻。覲禮有三享之庭實。而無珍獻。故云享獻不見。明所不見者。享後之獻。若三享。則經有明文。安得云不見乎。賈彼疏不達鄭意。乃引此經說之云。獻謂三享後行私覲。私覲後卽有私獻。引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爲證。金鶚云。私覲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別以已物獻他國之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已物也。又何私焉。案金說足正賈說之誤。又經典享與獻亦多通稱。爾雅釋詁云。享。獻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此卽兼享獻而言之者也。知此玉獻非卽玉享者。以覲禮三享。庭實皮馬之外無他物。而內府說幣獻有金玉齒革兵器良貨賄等。明此經玉獻自爲享。後六貢之獻。不可混於享也。享爲正禮。獻爲加禮。故覲禮不見。自賈誤解鄭目錄。說者不攷。遂以并疑此注。今無取焉。云玉几王所依也者。書顧命云。王被冕服。憑玉几。說文几部引作凭玉几云。凭。依几也。有司徹云。主人降。受宰几。宰授几。主人受。彼大夫祭禮。宰贊授几。與此大宰贊授王几。禮例略同。玉几詳司筮。疏云立而設几優尊者者。卽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辰而立者也。賈疏云知立而設者。案司几筮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是立而設几也。几爲坐設。今立而設几。故云優至尊也。云玉鬻王禮諸

侯之醉壽者。大行人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醉。報飲王也。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醉。侯伯一裸而醉。子男一裸不醉。此裸時。大宗伯攝裸。非冢宰所贊。但諸侯醉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故云贊玉爵。云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者。釋文云。依本亦作辰。案依辰字同。司几筵亦作依。此並四時朝覲所同。賈疏謂專指秋冬朝時。亦沿曲禮鄭注之誤。云其禮之於阼階上者。賈疏云。言禮之。謂裸諸侯是也。知王在阼階上者。當依賓主之禮。案燕禮。主君在阼。賓在牖戶之間。故知禮之王在阼階上也。詒讓案。此亦兼據聘禮禮賓公拜送禮之禮。蓋大宗伯酌圭瓚於筵前裸賓。王於阼階上拜送也。凡裸。王不親酌而親拜送。詳大行人疏。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疏〕大喪贊贈玉含玉者。釋文云。含本又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云。含玉璧琮。〔疏〕作哈。案說文玉部云。培。送死口中玉也。口部云。含。噍也。則含玉正字當作哈。經典多畧含爲之。哈又含之俗。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贊王爲此二者也。但含玉。始死用之。贈玉。於葬乃用。此文後云含玉者。用之則有先後。此作文先後無義例。典瑞并云飯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案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不從彼注者。以后世子喪贈含。王不親其事。則非大宰所贊。唯王有母后之喪。王當親贈。及視含。此所贊或當兼彼。但不能通於王后。故賈專據王喪也。又依賈說。則大宰亦贊飯玉。大祝云。大喪相飯。彼以飯賅含。此經以含賅飯。亦互相備也。又案士喪禮。主人親含云。宰洗糲建於米。執以從。又云。宰從立於牀西。在右。注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彼士禮。冢宰佐含。此天子禮。雖不親含。大宰亦贊含。尊卑而禮例同。注云。助王爲之也者。亦訓贊爲助也。賈疏云。大喪既是王喪。云助王者。謂助嗣王也。云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者。既夕禮云。乃窆。主人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檀弓注云。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此天子禮。蓋以玉加於幣。以入壙也。贈玉亦用璧。詳典瑞疏。賈疏云。案既夕士禮既窆。謂下棺訖。主人贈用玄纁以入壙。王喪雖無文。應更有加。亦當以玄纁爲主也。所贈亦既窆時也。云含玉死者口實者。典瑞注云。含玉。柱左右纁。及在口中者。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何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檀弓孔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所以有飯哈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是含爲死者口實也。云天子以玉者。賈疏云。此云含玉。玉府典瑞皆直云玉無異物之稱。對大夫已下。不用玉。其實亦爲璧形。案天子含玉。互詳典瑞疏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者。彼注云。含玉爲璧形。其分寸大小。未聞引之者。證諸侯含以璧也。云則諸侯含以璧者。雜記所云。卽諸侯之禮也。鄭說含玉天子以玉。諸侯以璧。與禮緯同。以其說推之。則璧當次於玉。春秋緯。謂諸侯以玉。大夫以璧。雖不與禮緯合。亦以玉璧爲尊卑之差。璧。何氏

公羊注作碧。說文玉部云。碧。石之青美者。則降於玉宜也。然此注明引雜記執璧之文。則不以璧為碧可知。玉璧有異。未聞其說。賈疏及玉府疏。並謂天子含玉。亦為璧形。恐非鄭意。鄭司農云。含玉璧琮者。賈疏云。為璧琮之形也。詒讓案。古書說含玉未有為琮形者。先鄭說疑以朝聘享玉用璧琮意致含。亦用是也。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為教令。春秋傳曰。〔疏〕作大事則戒於

百官贊王命者。象胥注云。作、使也。詩大雅烝民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毛傳云。喉舌。冢宰也。與此贊王命義合。大射儀云。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云。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

以君命。戒於百官。然則百官命戒。事無大小。冢宰並掌之。經但舉大事者。文不具耳。注云。助王為教令者。坊記注云。命、謂教令。明經云。贊王命。即助王為教令也。引春秋傳者。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語。賈疏云。上已云。

祀五帝及大神祇。祭祀大事。戒百官訖。則此云作大事。戒於百官。唯戎事也。引之者。證經大事是戎事。連引在祀耳。詒讓案。司馬法仁本篇。說用師云。冢宰徵師於諸侯。又云。天子正形。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並戎事戒令之事。

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疏〕王既治朝則贊聽治者。沛永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疏〕君出路門。立於守。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

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者。此王日視朝之朝也。路門者。王路寢之門。路門之外。即應門

之內。天子五門。自外而內。路門居其後三朝。治朝居其中。詳闡人及朝士疏。惠士奇云。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擯之者是也。賈疏云。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疑獄

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云王視之則助王平斷者。此注用今字作視也。小宰注云。聽平治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高注云。斷治是聽斷。義亦相近。

故云助王平斷也。既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疏〕注云。謂王巡守在外時者。釋文云。守本亦作狩。案守狩字通。詳士訓

四方聽朝。故知巡狩時。此鄭據依常者而言。征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大事決於

冢宰專。〔疏〕注云。大事決於王者。即上云王既治朝。則贊聽治。彼大治。大宰雖助平斷。可否必決於王。不敢專也。云小事

云。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處也。〔疏〕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於地。散布於小理。亦謂此也。會。大計也。〔疏〕正其治受其會者。並

治官之法。官計官成也。大宰總掌六官會計之事。故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王制亦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也。月令季秋云。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彼蓋月要之屬。故經不具也。歲終者。謂夏正季冬。非周之季冬。詳

宰夫疏。注云。正正處也者。左文十八年傳。德以處事。杜注云。處。制也。謂平正處制其治也。賈疏云。經云。令百官府各正其治。謂正處其所治文書。大宰乃受其計會也。云會大計也者。序官注同。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宰

夫云。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是會為每年之歲。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疏〕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計。對日計月計為大。與下三歲大計異也。功狀。而奏白王。

治之得失。而以八柄之法詔王也。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亦引此經為釋。荀子王制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五吏克盡。而衆庶不

偷。此冢宰之事也。又王霸篇云。相者論列百官之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即此大宰歲終聽致事詔廢置之事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古者。天子

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又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得行能功。管子立政篇云。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若然。此歲終正治受會正歲。尚有考德論吏諸事。固亦經義所該矣。賈疏云。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

宰。聽斷其所致之功狀文書。而詔告於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者。亦訓聽為平也。禮器鄭注云。致之言至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義

與此同。又前注云。詔、告也。奏白與告義同。故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賞

之。鄭司農云。〔疏〕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者。亦總掌六官大計之事也。凡經云羣吏者。其義有四。一、通指百官府關三載考績。內外卿大夫士言之。此經三歲大計羣吏。冢上歲終令百官府正治受會為文。是羣吏即百官府。則通

乎大小之言也。司會云。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冢上官府郊野縣都為文。職歲亦云。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瀆於職歲。羣吏冢官府都鄙為文。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羣吏冢官

府鄉州及都鄙為文。則通乎內外之言也。小宰云。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云。以官府之六計。幣羣吏之治。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司書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逆羣吏之徵令。諸言羣吏。

成通乎羣臣。其義並同。又小司徒云。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此雖專指地官之屬。然亦通內外大小諸吏言之也。二、專指大夫士言之。御僕掌羣吏之逆。與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文相備。則羣吏不關公卿也。三、專指士以下小吏言之。宰夫云。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又云。敘羣吏之治。彼羣吏在大夫下。則卽朝士之羣士。又不關大夫也。司布云。市之羣吏。亦謂所屬市中衆小吏也。四、專指鄉遂公邑等有地治之吏言之。鄉大夫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又云。正歲令羣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子所治。此專指鄉大夫所屬鄉吏也。縣師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此專指公邑之吏也。小司徒三詢之朝位云。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又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司刺文同。此並以羣吏對羣臣言之。朝士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亦以羣吏與孤卿大夫羣士別文。此並通鄉遂公邑都鄙之吏言之也。鄭於御僕小司徒朝士三職之羣吏。並以府史釋之。不知府史乃庶人在官者。不可謂之吏。經凡言羣吏者。並無此議。互詳小司徒疏。賈疏云。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計會百官羣吏之治功文書云。而誅賞之者。亦當詔王誅賞之。經不言者。冢上廢置文省。注云事久則聽之者。以此三年大計。校歲計爲久也。云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者。明經云。誅賞。重於上文廢置也。賈疏云。上計當年。已有廢置。今三年上大計。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也。鄭司農云。三載考績者。書堯典文。僞古文入舜典。白虎通義考黜篇云。所以三歲一攷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尙書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何以知。始攷輒黜之。尙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春秋錄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鄙。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案依班說。則三載考績。卽有黜陟。依伏董說。則三考九年乃有黜陟。先鄭引彼釋此經三年大計有誅賞。則當與班說同。但書謂考諸侯。與此經考官府。法本異。先鄭以彼考績與此大計年數同。故引以證義耳。實則周制與唐虞不必同也。

# 周禮正義

## 卷五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

〔疏〕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者。天官通掌官府。而小宰宰夫宮正宮伯特治宮政。此王宮刑政等皆小宰所專領。不佐大宰者也。凡施行爲政。布告爲令。月令注云。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是也。云凡宮之糾禁者。卽士師

五禁。一日宮禁。此官與彼爲官聯也。注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者。子春。河南緱氏人。劉歆弟子。鄭大夫鄭司農皆從受學。詳賈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馬鄭序。皆不云杜有詁釋之書。射人先鄭注。引子春說而糾之。則注中所述杜義疑皆先

鄭所口受。著之解詁者。後鄭又傳錄之也。杜意此節三宮字。及職末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諸宮字。並當爲官。以大宰八灋。大司寇五刑。並有官刑。無宮刑。宮官字形又相近。故破宮爲官。段玉裁云。凡易字之例。於其音之同。

部或相近。而易之。曰讀爲。其音無關涉。而改易字之誤。則曰當爲。或音可相關。義絕無關者。定爲聲之誤。則亦曰當爲。云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名。鄭不從杜易字也。釋文謂干氏亦同。王宮中。謂皋門以內及後宮。大司寇五

刑。不數宮刑。而士師五禁。以宮禁爲首。此宮刑蓋卽犯宮禁者之刑也。賈疏云。後鄭以宮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秋官司寇。己云四日官刑。此小宰不往貳之。則不須重掌。又見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故知宮刑明矣。阮元云。經首云。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末云。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宮正宮伯等職皆言王宮。經無有言王官者。則宮刑之非官刑審矣。云建明布告之者。敘官注云。建。立也。凡物建立之。則衆共見。故引

申之。凡明白布告。亦曰建。云糾猶割也。察也者。宮正寺人大司徒注並同。說文糸部云。糾。繩三合也。引申之。凡有所繩治。並謂之糾。大司馬注云。糾。猶正也。廣雅釋詁云。割。斷也。凡物有瓜邪者。必斷割之。乃正。故糾訓

正。亦得訓割也。訓察者。漢書平帝紀。顏注云。糾。謂禁察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孔疏云。糾者。繩治之名。割察。皆繩治之事。故鄭兼兩義爲釋。賈疏云。既言糾。謂糾舉其非。事已發者。依法斷割之。事未發者。審察之。云若今

御史中丞者。賈疏引應劭云。秩千石。朝會獨坐。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此職。于注亦云。若御史中丞。與鄭同。王聘珍云。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鄭舉以汎小宰者。謂其殿中密舉非法。與小宰掌宮之糾禁相似。非必校其官職之大小也。黃以周云。鄭注舉漢官以汎周官有二例。其直汎之於序官者。如大府之為司農。司會之為尙書。是擬之以其官也。其注序官不以汎。而汎之於職內所掌之下者。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曰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曰若今街彈之室。皆擬之以其事也。此舉漢御史中丞以汎小宰。亦謂其糾禁宮事同爾。西漢御史中丞。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御史。掌邦之六典八濩八則之貳。以主糾察百僚。東漢御史中丞屬少府。乃糾察宮事。故鄭舉以汎之。非擬其官也。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逆、迎受之。鄭司〔疏〕掌邦之六典八濩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此掌大宰治疏云。大宰本以六典治邦國。今還以六典逆邦國之治。逆謂迎受鈞考之也。大宰本以八法治朝廷官府。今還以八法鈞考官府之治。大宰本以八則治都鄙。今還以八則鈞考都鄙之治。皆鈞考使知功過所在也。注云逆迎受之者。小祝注云。逆、迎也。聘禮注云。逆、猶受也。宰夫萬民之逆。先鄭注云。逆、迎受王命者。是經言逆者。皆為迎受之義。鄭司農云。貳、副也者。大史司勳大司寇大行人注義並同。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大史司勳注。並云。貳、猶副也。則是以副為引申之義。與許義微異。此注不言猶者。文不具。六典八法八則大宰修立其書。彼為正本。小宰執其副本也。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疏〕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者。此亦治法之副貳。大宰修其正本。小宰執其副本。與司會司書為官聯也。賈疏云。此三者並大宰所掌者。以其冢宰制國用。九貢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事之大者。故小宰副貳之。然大宰有九職。小宰不貳之者。以其九職云任萬民。小宰若云貳。謂任使亦貳之。故不言。其實九職任之使之。出貢用之。則小宰亦貳之。九貢中兼之矣。以其九職。亦有九貢故也。案依賈說。則此九貢即大宰司會之九貢。本據邦國之貢。而實兼有閭師之八貢。即大宰九職之貢也。大府邦國之貢。萬民之貢。二者同稱貢。故此經亦以一兼二。與大宰詳略互見也。云以均財節邦用者。大宰云。以九式均節財用是也。以官府之六敍正羣吏。一曰以敍

正其位。二曰以敍進其治。三曰以敍作其事。四曰以敍制其食。五曰以敍受其會。六曰以敍聽其情。敍

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疏〕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者。自此六敘至後之事之法。並小宰之官法也。羣吏與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疏〕大宰義同。亦通百官府言之。賈疏云。凡言敘者。皆是次敘。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云一曰以敘正其位者。謂若司士治朝之朝位。小司寇外朝之朝位。皆依爵秩尊卑爲次也。云二曰以敘進其治者。賈疏云。謂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於上。亦先尊後卑也。云三曰以敘作其事者。謂國有大事。射人作卿大夫。司士作士。諸子作庶子。皆以尊卑之敘作之。象胥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亦以敘作事之等差也。云五曰以敘受其會者。通月要歲會言之。下文云。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事也。受會詳後疏。云六曰以敘聽其情者。後注云。聽、平治也。凡羣臣以事來請辨訟者。亦依敘次平治其情實也。注云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秩次則次第義同。經典多段東西牆之序爲之。此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作序。雖述經文亦然。此注仍作敘。疑後人不知注例。依經文改之。云治功狀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謂所治辨之功效事狀也。云食祿之多少者。醫師注云。食、祿也。論語衛靈公篇。事君敘其事而後其食。集解引孔安國云。先盡力而後祿食。經典通稱祿爲食。分言之。則食與祿別。周制。命士以上。以爵制祿。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以事制食。此經凡言食者。皆與祿別。司士云。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此云以敘制其食。當專屬不命之小吏言之。以其在官前後之敘。制其稍食。與司士以久奠食。事正同。若祿與爵常相因。無俟於以敘制之也。鄭誤合食與祿爲一。賈疏謂制祿依爵命授之。並未得經義。祿食之異。詳宮正疏。云情爭訟之辭者。賈疏云。情、謂情實。則獄訟之情。受聽斷之時。亦先尊後卑也。惠士奇云。聽其情。君之所以體臣。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二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以敘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侵之。黃以周說同。詒讓案。凡羣吏之爭訟。及以事來諮問請求。亦通謂之情。下文云。聽其治訟。卽是聽其情。內史云。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注亦引此經。以敘聽其情。明不聽聽爭訟也。鄭惠各舉一偏爲釋。當兼二義乃備。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



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疏〕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者，卽大宰八灋之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也。云一曰天官其屬六十者，此並約舉大數。實則六官之屬員數，多寡不同，皆不止六十也。云大事則從其長者，長，謂當官之長，不必六官正也。若宰夫祭祀從大

宰，而既滌濯，是其一端。云小事則專達者，釋文引于注云：達，決也。案字書達無決訓。士昏禮注云：達，通達也。此專達亦謂修其職事，以自通達於王。干說非經義。檀弓云：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云：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

達於君，則不服斬。此小事可專達於王，所謂達官也。注云：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者，以庖人內外饗，皆膳夫之屬，故從膳夫共王之食。蓋大事職任既重，治辨又繇，非一官所能獨共，故備設長屬，長總其成，屬

則從其長而達於王。若司士職，以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爲大僕從者，亦此義也。六官之內此類甚多，鄒舉一端以況義爾。云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者，賈疏云：若宮人直掌王之六寢，掌舍直掌王之行設榼楛之等二官，並是小事，又

不立長官當官行事。故云各爲一官，是專達也。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者，以六乘六十，得此數。此亦約舉大數也。明堂位云：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注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官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

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制也。黃以周云：明堂位：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官之以職計者也。昏義王制：又舉其副貳之官，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官之以人計者也。夏殷之官，必非一職止一人爲之。可依周官序官推之。兩文互異，義不相妨。案黃說是也。明堂位說三代官數，是約舉官職大數。所云周三百，非不數冬官也。昏義所云：則三公以下，正貳相參佐之數。故皆以三

三增倍。雖與周六官正貳之屬不合，然非一代衆官之通數。則固無疑也。至周代六官大數，則冬官已亡。餘五官敘官，或無員數，或有員數，其總數無由校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

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通典職官云：周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內職掌、府史、胥徒、賈人、工人、奄、罪、閭、蠻、夷、貉等五隸。醫人、

圉人、虎士、視瞭、及奚、篛、醢、醢、醢、酒、醢、春、枕、饋、菓等女職。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人。都計內外官及內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今以五官之屬校之，並不相應。未知其說云何。沈彤則以五官五分取一以例

冬官。六官凡五萬九千三百餘人。亦約略推計。不能盡合也。云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者。賈疏云。依周髀七曜。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舉全數亦得云三百六十也。言地。則與天配合四時。言周天亦是地之數。十二月亦是周天之數。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所行。亦在周天之數。星辰謂二十八宿。十二次。亦在周天數內。皆不離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耳。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所從言之異耳。故尙書洪範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皆別言之。下以歷數總結之。亦是類也。詒讓案。象天地四時。謂六官分繫天地春夏秋冬也。日月星辰之度數。乃指六屬三百六十。與周天度相應。所謂天道備也。賈說未析。云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者。賈疏云。鄭依書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時。又案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故云前此者。謂成王前於此詩作周官。其志。謂成王志意。有述天授位之義。即彼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今予小子訓迪厥官。以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下又云立三孤。及天地四時之官。是其志有述天地三百六十官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法之也。此鄭義不見古文尙書。故爲此解。若孔據古文尙書多士已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即政後又叛。成王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用人之法。則彼周官在此周禮後。與鄭義異也。案賈說非也。鄭以書敘滅淮夷。即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亦見書成王政敘孔疏引鄭書注。又書周官疏。引鄭注云。周官亡。是鄭注本無此篇。今所傳僞古文周官。非鄭所見。且亦無述天授位之說。此則真周官之逸說見於他書者。故鄭得引之。地官敘官疏。引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漢時周官雖亡。其墜文逸故。猶閒有傳者。述天授位之說。亦其一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疏〕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者。此即大宰八濩之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也。賈疏云。六官者。各有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疏〕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云一曰治職以

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者。以下與大宰六典文有異同。義並互相備。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故云以節財用也。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者。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者。賈疏云。上事典以生萬民。生則養也。與上同。此六職不云官府百官與六典不同者。以六職皆當職行事。義不及遠。故與六典文異也。注云懷亦安也者。明與安邦國義同文異。詩邶風終風箋云。懷。安也。中庸。懷諸侯。亦此義。云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者。賈疏云。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卜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案委積。詳遣人疏。云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並據夏官本職文。職方氏所制之貢。即出於九畿內侯甸男采衛蠻六畿。故政職曰以聚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泄玉鬯。省牲鑊。奉玉盥。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杜子春弛譌爲施。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疏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此即大宰八灋之三。曰官聯以會邦治也。合會義同。賈疏云。謂官府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得會合。故云合邦治也。詒讓案。凡官聯。有同官之聯事。若司市司門司關爲聯事。同屬地官是也。有異官之聯事。若祭祀喪紀。六官之長爲聯事是也。異官之屬。亦多相與爲聯事。若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是夏官之屬與春官之屬爲聯事也。云五日田役之聯事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即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亦兼略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云六曰斂弛之聯事者。釋文云。弛。劉本作施。音弛。杜作施。案陸謂杜作施。臧鏞堂嚴可均並謂據讀作言之是也。蓋杜鄭義本異。劉本則涉杜讀。而誤陸所不從。賈疏云。並大宰任九職九貢九賦。司徒制貢。小司徒令貢賦。若通數小官。則多矣。吳廷華云。斂是征賦。施是施惠。其聯事。斂則載師閭師之屬。施則遣人旅師之屬。皆聯事也。云凡小事皆有聯者。以上祭祀六者並據大事而言。其中亦有小事。若小祝云。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是也。至六者之外衆小事。則條目尤繁多。故經並不悉舉也。賈疏云。謂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之類是也。注。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泄玉鬯省牲鑊奉玉盥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者。此各據本職所謂祭祀之聯事也。五官長屬官聯。縣縣不可具述。故略舉五官之正以明義也。云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

前王者。亦各據本職所謂喪之聯事也。六引。引。釋文作紉云。徐音胤。劉音引。本或作引。案大司徒職亦作引。賈疏云。司農雖解祭祀及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唯大宰尊。不奉牲。宗伯不言奉雞。司馬直言奉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略不言可知。呂飛鵬云。喪與荒爲二事。鄭司農注喪之聯事已具。不言荒者。略也。掌救荒之事者非一官。故有聯事。如小宰受幣玉。大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小宗伯職云。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士師職云。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是也。云此所謂官聯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此據大宰文。先鄭彼注。讀聯爲連。則此注聯亦當作連矣。云杜子春弛讀爲施者。丁晏云。途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途大夫與其可施舍注。施讀亦爲弛。士均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毛詩失其文德傳。矢。施也。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古字多通用。云玄謂荒政弛力役者。賈疏云。此經二曰喪荒。荒謂年穀不熟。大司徒有荒政十二。其中四曰弛力。弛力役。謂廩人歲不能人二釜。則令移民就穀。是時弛力役也。段玉裁云。此鄭君不從杜易字也。吳廷華云。弛當依杜氏作施。施與斂出入相對。乃稱也。王引之云。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與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精隄。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隄。門闕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案吳王二說是也。云及國中貴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者。賈疏云。卿大夫云。國中貴者謂有官爵者。賢者謂有德行。服公事者謂若庶人在官者。老謂國中六十者。疾者謂廢疾不堪役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也。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者。以先鄭說祭祀之聯事五官皆備。惟司空獨闕。故補其義。小宗伯。先鄭注。說毛六牲亦云。司空主豕。月令注云。彘。水畜也。賈疏云。司空雖亡。案五行傳云。聽之不聽。時則有豕禍。豕屬北方。又說卦云。坎爲豕。是豕屬水。故知司空奉豕。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

鄭司農云。政。謂軍政。

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稱責、謂貸子。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買入。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玄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疏〕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者。此即大宰八濩之五。成事品式也。案八成與後文歲會月要日成之成義同。謂成事品式。著於簿書文券。可以案驗者。其目有八也。詳大宰疏。云一曰聽征役以比居者。賈疏云。八事皆聽者。舊事爭訟。當斷之也。政謂賦稅。役謂使役。民有爭賦稅使役。則以地居者共聽之。吳廷華云。聽、察也。政役八者皆邦治。比居八者。則成典之在簡冊者也。八成繫於邦治之大。聽訟特獄吏事。賈謂八者皆聽斷之事。誤。案吳說是也。此八成皆官府經常之法。凡治民者皆取正於是。聽與後文聽治訟義同。彼注云。聽、平治也。蓋凡沓決校攷。辯論陳乞。皆平治之所咳矣。大司寇云。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痢大夫之獄訟。以邦濩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即此八成。彼經與六典八法同舉。是獄訟雖以典法成三者爲聽斷。而典法成非專爲聽獄訟而設。先鄭唯以聽訟說版圖傅別。而賈疏遂謂八者專爲聽爭訟之事。皆偏舉一端。義殊未咳也。云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者。大宗伯軍禮云。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師田發衆庶。故以簡稽之簿書聽之。云三曰聽閭里以版圖者。賈疏云。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爲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爲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詒讓案。聽閭里者。謂畿內界域錯互。戶口移徙之事。則案版圖以治之。云閭里者。偏舉鄉遂及郊里言之。若在公邑都鄙。則爲井邑丘甸。猶司書職通畿內。而云掌邦中之版。亦舉邦中以咳鄉遂都鄙。皆文不具也。版圖、即大司徒司土職方氏司民及有地治諸官所掌。是也。云四曰聽稱責以傅別者。賈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是稱也。爭此責者。則以傅別券書決之。云五曰聽祿位以禮命者。禮命、謂國之禮籍。王之策命。若典命內史所掌。是也。賈疏云。謂聽時以禮命其人策書之本。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

魯聽之也。江永云。爭祿位。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之類。云六曰聽取予以書契者。說文予部云。予。推予也。賈疏云。此謂於官直貸。不出子者。故云取予。若爭此取予者。則以書契券書聽之。案取予亦通。官民財用頒授之事言之。賈謂於官直貸不出子。非是。云七曰聽實買以質劑者。即質人所掌者是也。實買亦通官民言之。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者。凡斂散經用之會計。若司會司書所掌。是也。賈疏云。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此出入者。正是官內自用物。有人爭此官物者。則以要會簿書聽之。注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者。先鄭讀政如字。謂軍賦之政事。管子小匡篇云。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所謂軍政也。然軍政與發兵事同。故後鄭不從。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者。說文受部云。役。戍邊也。國語吳語韋注云。役。兵也。是役本爲兵戍。因之凡因事興起徒衆者。並謂之役。發兵不入師田者。此爲平時部署征調。尙未成軍之事。與彼小異也。云比居謂任籍也者。小司徒先鄭注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大史注云。居。猶處也。賈疏云。即司徒職五家爲比。出軍即五人爲伍。惠棟云。尉繚子有束伍令。史記馮唐傳有尺籍伍符。詒讓案先鄭意。蓋謂比居即伍籍。與下注版戶籍小異。伍籍。謂每地人民可任方役者之姓名。校比之時。亦依軍法聯其什伍。戶籍。則無論男女老小。凡弛舍不任力役者。亦咸登於版。詳略殊也。後鄭亦從其說。吳廷華云。此即小司徒之比要。蓋人民多寡之籍也。既考其籍。又驗民居之數以實之。則役不濫矣。案吳說較先鄭爲長。易祓孔廣森亦並謂小司徒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彼圖。即下版圖之圖。地比。即此比居之比。其說亦是。蓋每年校比。三年大比。皆有總要。其征役弛舍。咸具於書。故其治訟即依此聽之。若然。比之名義。即起於校比。猶簡車徒之簿要即謂之簡。先鄭謂取五家比伍爲名。非其義也。云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者。賈疏云。謂在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若出軍。則家出一人。則遠五人爲伍。是一比長還爲五長領之。二十五人爲兩。是一閭閭胥即爲兩司馬領之。以此言之。至一鄉出一軍。軍將還是鄉大夫爲之。是因內政寄軍令。此管子文。彼云作內政。司農云。因內政者。讀字不同。案賈說非也。先鄭蓋據國語齊語。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彼下文即說軌里卒伍之事。章注云。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管子小匡篇寄作寓。非。先鄭所據因內政。與章注義合。蓋以意改。亦非讀字不同也。云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者。謂案伍籍以攷夫家可任之人數。而發軍起役。則政役均平。無過勞。亦無遺脫避役之弊也。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者。凡士卒姓名部分。兵器種物凡數。皆著於簿書。謂之簡稽。郊特性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管子問篇云。時簡稽帥牛馬之肥瘠。出入生死之會幾何。又侈靡篇云。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則弊刑之。簿書亦得謂之稽。不徒師田矣。簿書詳敘官疏。云簡猶閱也者。遂大夫注同。廣雅釋詁云。簡。閱也。左

植六年傳云。大閱簡車馬也。阮元云。釋文出簡閱二字。則陸本無猶字。云稽猶計也。合也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引申爲審慎攷計之稱。故又訓爲計。稽計聲亦相近。水經漸江水酈道元注云。會稽者。會計也。凡事物法數。必攷計而後合同。故又訓爲合。廣雅釋詁云。稽。合也。皆展轉引申之義也。稽訓計。宮正及大司馬注義並同。云合計其土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者。若鄉師云。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又縣師云。及其六畜車蓋之稽。是也。要簿亦即簿書。云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者。證簡稽本爲考閱人民兵器之事。遂以名其簿書也。此注據遂人以人民屬稽。兵器屬簡。其實二者亦可互通。故鄉師云。稽其鄉器。是器亦曰稽。大宗伯云。大田簡衆。是衆亦曰簡。明通言不別也。引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者。吳語。吳王夫差會晉公午於黃池。吳晉爭長。吳王乃令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章注云。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恐有聲也。唐尙書云。稽。榮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亦引此經聽師田以簡稽爲證。先鄭引之者。明彼拱稽即執士卒之簿書也。云版戶籍者。司民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宮伯先鄭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釋名釋書契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民戶口也。案管子禁藏篇云。戶籍田結者。所以知饒富之不替也。史記秦本紀云。司公十年。初爲戶籍相伍。是周時有戶籍之名。版詳宮伯疏。云圖地圖也者。廣雅釋詁云。圖。畫也。司會注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又大司徒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蓋自邦國以至閭里。皆有圖以辨其區域也。云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者。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兼云版者。地之夫家田萊之數。皆著於版也。引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者。證版爲戶籍。圖爲地圖也。云稱實謂貸子者。子。舊本並譌予。今據宋婺州本正。賈疏云。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卽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案賈述注亦作貸子。是也。管子輕重丁篇云。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孟子滕文公篇云。又稱貸而益之。趙注云。稱。舉也。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錢千貫。又云。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云。子。謂利息也。貸子。蓋漢時常語。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顏注云。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案稱當從趙岐訓爲舉。稱責。猶言舉責也。說文葦部云。稱。舉也。此稱卽稱之段字。賈疏謂彼此俱爲稱意。故爲稱責。非其義。說文貝部云。責。求也。今俗作債。非。云傳別謂券書也者。傳別總名爲券書。丁晏云。說文刀部。券。契也。从刀。爰聲。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釋名釋書契。券。縋也。相約束縋縋以爲限也。云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者。凡稱責而抵冒不償。或償不如約。及未予而誣貸。已償而妄索。以此成訟者。並以券書之有無真僞決之。云傳。傳著約束於文書

者。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傳、著也。謂爲文書。列其稱責之數。又爲約束何時償還、及子息多少。並傳著於券書之上。此爲整券。不中別爲兩也。云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者。廣雅釋詁云。別、分也。士師亦云傳別。先鄭注云。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義與此同。案此亦傳著約束於文書。但其初書時爲一券。書訖。乃中別爲兩。所貸與予者。各得其一。與傳爲一券。止一家得之者異也。先鄭士師注。又以傳別爲一。與此注小異。詳彼疏。賈疏云。二家別釋。後鄭不從者。名爲券書。卽是傳著於文書可知。後鄭傳別二字。共爲一事解之。云禮命謂九賜也者。曲禮孔疏云。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柎。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柎。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柎。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柎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柎。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案孔說未審。九賜。韓詩外傳。白虎通義考黜篇。公羊莊元年傳。何注。並作九錫。賜錫義同。然此經九命與九賜。事不相涉。故曲禮。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後鄭釋三賜。而未嘗援九賜爲說。先鄭此注。雖以九賜釋禮命。而實不謂卽大宗伯九儀之命。故先鄭彼注。亦絕無九賜之說。與許氏五經異義說蓋小異。曲禮疏謂司農以九命與九賜爲一。失其指矣。云書契符書也者。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契券、要也。右爲尊。易繫辭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李鼎祚集解引九家易云。契、刻也。金決竹木爲書契。案符書者。卽質人後鄭注所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也。此皆合并兩札。刻書以爲符信。故曰符書。說文竹部云。符、信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蓋書雖分著兩札。并而刻其邊側。以紀數。又析之。使取者予者各持其一。其人往取。則予者并兩札。驗其側文合否。而後予之也。惠士奇云。列子說符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契一作挈。漢書有租挈及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易林大畜之未濟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案惠說足證符契之義。凡符契皆刻其側謂之齒。詳質人疏。賈疏謂官券符璽之書。此據官予民物。何得爲符璽之書解之。故後鄭不從。非也。云質劑謂市中平買。



今時月平是也者。質人先鄭注云。質劑、月平買也。質、大買。劑、小買。說文刀部云。劑、齊也。齊平義相近。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地官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若今月平買。不含有兩名。故不從也。孔廣森云。漢書溝洫志注。律。平價一月。得錢二千。所謂月平也。楊子法言曰。一閏之市。必立之平。蓋市價以時貴賤。故每月更平之。景武功臣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買錢十五萬。過平減五百以上。免。案孔說是也。月平者。漢時市價。蓋每月評定貴賤。若今時朔望爲長落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卽此月平也。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者。月令。季冬。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注云。要、簿書也。國語魯語云。收攬而蒸。納要也。小爾雅廣詁云。最、凡目。質、要也。說文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又曰部云。最、犯而取也。又曰會。又曰部云。取、積也。案凡經典之言計最、會最、最目、殿最者。皆取之借字。音義並與聚同。故公羊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何注云。最、聚也。最之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今並讀如字。非也。漢書嚴助傳。願奉三年之計最。顏注云。計、凡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云。最、都凡也。是計最者。總聚事物。而算校其名數之言計最則有簿書。故此注釋要會爲計最之簿書也。簿書詳司會疏。云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者。以一月之計。少舉其凡要而已。故謂之要。一歲之計多。則總聚攷校。故謂之會也。云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者。證要爲月計。會爲歲計也。云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傳別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建武六年。徵爲太中大夫。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案興作周禮解詁。見鄭自敘注。凡引鄭大夫義。皆其遺說也。段玉裁云。故書作傳。大夫讀爲符。故書作辨。子春大夫皆讀爲別。司農從別不從符。作傳別。鄭君字從司農。而義則有異。故又自出其說也。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竊謂此當從故書作辨。而以辨讀爲別列於注。不當易經文。從杜鄭。謂辨別義與音本皆同也。惠士奇云。傳別。故書作傳辨。杜子春讀爲傳別。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愚謂辨猶別也。合猶傳也。傳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傳之爲一。如符節然。詒讓案士師傳別注云。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傳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又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云。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傳與付付。辨與判。並聲類相近。辨與別亦一聲之轉。說文竹部云。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大夫讀傳爲符。蓋亦謂稱實之符信。分而相合者也。凡此經傳別別字。先鄭讀並與大夫子春同。後鄭惟朝士從今書作判。餘亦並同三君讀。蓋因傳義自通。不煩破爲符字。而別則與一札中別之義尤切。故從杜破字也。云玄謂政謂賦也者。孟子盡心篇趙注云。征、賦也。廣雅釋詁云。征、賦稅也。謂若大宰九賦之等。云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者。謂政正征聲類同。

經文三字錯出。皆謂賦也。或作政者。謂此經。及遂人云以起政役。又若小司徒之平其政。均人之地政力政。遂人之平政。羽人之羽翮之政。都司馬之政學。是也。或作正者。若司書之九正。司門之正其貨賄。司勳之無國正。諸子之司馬弗正。是也。或作征者。小司徒云。凡征役之施舍。又旅師云。使無征役。又若敝人之獻征。大司徒之地征博征等。經文常見。不復詳舉。云以多言之。宜從征者。以征賦無正字。故於三者之中。據其多者從之。此後鄭自著其發疑正讀之例也。云如孟子交征利云者。孟子梁惠王篇云。上下交征利。趙注云。征、取也。鄭引之者。證征爲斂取賦稅之名。賈疏謂引證征是口稅之法。非鄭指。吳廷華云。征役、力役之征也。案吳說是也。後鄭讀政爲征。得之。而釋爲賦稅之征。則非。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者。此增成先鄭義也。說文木部云。札、牒也。士師注云。傅別、中別手書也。朝士謂之判書。又謂之別券。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卽此稱責之傅別也。又大匡篇云。君與有司爲別契。注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眞僞也。別契與別券義亦同。賈疏云。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爲二段別之。呂飛鵬云。釋名釋書契云。別、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卽今市井合同。案呂說是也。中字別之。謂字一行。中分而爲兩。劉繆文心雕龍書記篇所謂字形半分者。是也。傅別、破別爲二。各執其一。責時則合二者以爲驗。故史記平原君傳云。操右券以責。又孟嘗君傳云。馮驩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合之。是其證也。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賈疏云。此予則取予。謂若泉府云。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旅師云。春頒秋斂。除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凡要亦是簿書也。詒讓案說文大部云。契、大約也。凡以文書爲要約。或書於符券。或載於簿書。並謂之書契。若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予之。賈人掌稽市之書契。此謂符券之書契。故賈人後鄭注謂書兩札刻其側。是其制也。若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大司馬云。羣吏選車徒。讀書契。此謂簿書之書契也。此云聽取予以書契。與酒正之書契同。自指符券而言。故先鄭前注以符券爲釋。然取予之數。亦自當有簿書。符券簿書二者。並爲凡要。故後鄭又增成其義。又案注云。出予受入之凡要。謂各司府藏之官。以物出而予人。及以物來入受取藏之者之凡目皆是。若酒正有秩酒者。授以書契。卽所謂出予之凡要也。然則取予與出入。事本相類。而書契與要會異者。書契、乃未予未取之前。豫定其數。以爲符信。要會、則既出既入之後。總計其數。以待校覈也。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者。最亦取之借字。最目、猶凡目總目。司會注云。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方言。劉歆與楊雄書云。欲頗得其最目。是最目漢人常語。賈疏云。簿書之最目曰契。卽取予以書契是也。獄訟之要辭曰契。卽鄭引春秋傳者是也。引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者。左襄十年傳文。杜注云。契、要契

之辭。賈疏云。彼云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侯使士句平王室。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此即獄訟之要辭。曰契。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者。賈疏云。案地官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注。大市。人民。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異於傳別。案賈說非鄭指也。司市注亦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則後鄭意不謂質劑無手書矣。綜校鄭義。蓋質劑傳別書契。同為券書。特質劑。手書一札。前後文同而中別之。使各執其半札。傳別。則為手書大字中字。而別其札。使各執其半字。書契。則書兩札。使各執其一札。傳別。札字半別。質劑。則唯札半別。而字全具。不半別。書契。則書兩札。札亦不半別也。惠士奇云。後漢書張衡傳。應聞云云。萬方億醜。并質其劑。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質劑。左氏文六年傳謂之質要。荀子王霸篇謂之質律。不徒賣買用之。旅師平頌與積斂之民而散之民。亦憑質劑以為信焉。又旬計曰月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皆名為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為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然則傳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者。傳別為券書。與先鄭義同。後鄭意。質劑與傳別。漢時通謂之券書。周時則事別為名。破先鄭質劑為平買。不為券書也。左傳文六年杜注云。質要。券契也。云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者。若典命五儀五等之命。春官敘官注云。命謂遷秩羣臣之書。是也。賈疏云。謂若大宗伯九儀。從一命受職。以至九命作伯。差等有九。是也。沈彤云。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自大夫而上。以策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以數為之等。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

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濃。六曰廉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舉也。能。政令行也。敬。不解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為廉端。

〔疏〕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者。即大宰八灋之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也。羣吏。亦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為廉端。〔疏〕通百官府言之。注云聽平治也者。說文言部云。訂。平議也。訂聽聲義相近。國

策秦策高誘注云。聽。治也。此經凡言聽治。聽獄訟。皆謂平正斷決其是非。義並略同。云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者。賈疏云。六計。謂善能敬正法辨六者不同。既以廉為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云弊斷也者。大宰注同。云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者。禮運云。大臣法。小臣廉。此六計通大小臣。亦以廉為本也。賈疏云。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為本。廉者。絜不濫濁也。王安石、王昭禹、易祓、王與之、黃以周、竝訓廉為察。蓋以廉為

覘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覘、察視也。讀若鑿。於義亦通。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者。說文諳部云。諳、吉也。重文善。象文論。从言。善即諳之隸省。宰夫。以法警戒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注云。良、猶善也。下廉能。即能者。此廉善即良者。謂善於其所司之職事。有辭令名譽也。云能政令行也者。大宰注云。能、有才藝者。司諫云。辨其能而任于國事者。謂有才藝。能任事。則政令自行也。云敬不解于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不解於位。詩大雅假樂篇文。釋名釋言語云。敬、警也。恆自肅警也。說文支部云。敬、肅也。又心部云。懈、怠也。解即懈之借字。賈疏云。謂敬其職位。恪居官次也。云正行無傾邪也者。賈子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毛詩大雅小明明傳云。正直爲正。云守法不失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謂依法而行。無有錯失也。云辨辨然不疑惑也者。敝官注云。辨、別也。惠棟云。辨然不。不讀爲否。漢官儀解博士云。士者辨於然否。是也。案惠說是也。然此疑當作辨。辨然不。不疑惑也。今本脫一不字。白虎通義爵篇引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說苑修文篇云。辨然不。通古今之道。謂之士。辨然不。即辨然否也。然不既辨。故能不疑惑。大史注亦云。攷案讀其然不。是也。賈疏謂其人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之事。蓋所見本已脫不字。故不得其解。釋文不爲上不字發音。則陸本亦與賈同。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者。賈疏云。經本或爲廉端。後鄭不從者。若爲端。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段玉裁云。或爲者。志其本之異也。子春乃劉歆弟子。而所見之本。已有乖異不同之處。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謂其禮法也。戒具、戒〔疏〕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者。賈疏云。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官有事者所當共。〔疏〕六曰官法。彼在八曰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注云法。謂其禮法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言禮法。謂七者皆有舊法依行若九式。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者。即大宰誓戒具修。是也。彼注云。具所當共。謂以所當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廢闕。此經不言警修者。文不具也。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給役者。七事。〔疏〕七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者。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此經通借共爲供。羊人注云。共、猶給也。外府云。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此官即令外府等衆官府共之也。云治其施舍者。施舍、釋文引作弛舍。案施舍與弛捨聲類同。阮元云。凡經云施舍字。注皆讀施爲弛。此注不言讀爲。蓋經本作弛字。案阮說是也。云聽其治訟者。治訟是二事。司市云。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此治。蓋謂以事來咨辯。及有所陳訴請求。旅師云。凡新

吐之治皆聽之。注云。治。謂有所求乞也。方士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訝士云。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謂讞疑辨事。皆其一隅也。凡咨辯陳訴請求必有辭。故治亦曰辭。小司徒云。聽其辭訟。辭訟。卽治訟也。訟謂爭訟之事。管子立政篇云。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彼以獄與治並舉。猶此云治訟也。訟亦有辭。故通言之。訟亦謂之治。質人云。凡治質劑者。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注並以聽訟爲釋。是也。注云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者。謂蒙上計數。總爲七事。猶內宰云二事也。賈疏云。七事先四。謂從祭祀至賓客。云如之者三者。從軍旅至喪葬也。言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者。然六聯之中。不言朝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兼之。以其朝覲會同。還是諸侯賓客之事。此七事不言斂弛。以其非七事中之大事。故退之在下。云施舍不給役者者。施。疑亦當從釋文引經作弛。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義與此同。凡免力役。大司徒謂之弛。鄉大夫謂之舍。兼而言之則曰弛舍。又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旅有施舍。國語周語云。縣無施舍。彼施舍乃岐予之假借字。與此經凡言施舍者義別。云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者。段玉裁改書亦爲七事爲書亦或爲七事。云此杜改定字。誤。案段校是也。曾釗云。小事。卽上文小事皆有聯。是也。凡非祭祀朝覲會同軍旅田役喪葬之事。皆謂之小事。小與七形聲並遠。無容故書譌作小。俞樾亦云。七事上文既明列其目。則但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云云足矣。不必更斥之曰七事者。全經亦無此例。當從故書爲小事。案曾釗申故書。義亦通。前六聯。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葬。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皆爲大事。而復云小事皆有聯。此文與彼正同。惟無斂弛耳。故此亦以小事者爲更端之文。令百官府共其財用等。卽上文戒具之事也。此明大事則此。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祿將之事也。將。送也。官親掌其戒具。小官則令他官共治之耳。故書亦足備一義。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祿將之事。**又從大宰助王裸送。送祿。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祿。祿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疏〕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者以下至職末。祀。唯人道宗廟有祿。天地大神至尊不祿。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並小宰之官常也。玉。唐石經及今本並作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越本注疏及建大字本。同。宋婺州本。余本。董本。建小字本。並作玉。段玉裁云。凡祭祀三字。統五帝大神祇先王而言也。此玉幣爵。卽大宰之祀五帝贊玉幣爵。故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疏云。贊此三者。唐石經及越注疏建大字本作王幣爵。非也。案段說是也。阮元黃丕烈說並同。今據正。宋書禮志失傳之議引此經云。凡祭祀。贊王祿將之事。則疑劉宋時已有此譌本。不自唐石經始矣。但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如之。注云。不用玉爵。尙質也。彼下文又云。享先王亦如之。贊玉爵。此凡祭祀有祿將。則通享先王而言。贊爵內亦當兼有匏木玉諸爵。與大宰文同。而義則較廣也。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賈疏云。案大

宰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云將送也者。爾雅釋言文。小宰伯大史注並同。云裸送送裸者。以將訓送。裸送即是送裸。經言裸將者。文到耳。詩大雅文王篇。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毛傳云。將。行也。毛訓裸將爲行裸。與送裸義亦相近。云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者。卽宗廟九獻之初獻也。大宗伯注云。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賈疏云。上云贊玉幣爵。據祭天。而下別云裸將。見據祭宗廟。且上大宰不言贊裸將。則大宰不贊之。故此注云贊王酌鬱鬯也。段玉裁云。大宰享先王。不云贊裸將。然則小宰於享先王自助王。不同祀五帝從大宰助王。故注別之云贊王也。案段說是也。裸。小宰直助王。不從大宰。毛詩大雅旱麓傳云。祭祀之禮。王裸。諸臣助之。諸臣。卽指小宰。孔疏謂裸亦大宰小宰同助王。失之。云裸之言灌也者。大宗伯玉人注並同。說文示灌云。裸。灌祭也。毛詩文王傳同。案許以裸字从示。專屬祭祀之裸。大行人五等諸侯之裸。先鄭讀爲灌。蓋謂賓客當言灌。不當言裸也。後鄭之意。則以祭祀之裸卽爲灌尸。與裸賓客字義同。廣雅釋詁云。灌。漬也。裸尸裸賓。並取酌鬱鬯灌漬之義。古音裸灌雙聲。後世音讀同。此經祭祀賓客之裸。通作裸。又或借作果。論語八佾。禮記禮器。郊特牲。明堂位。說祭祀之裸。通作灌。蓋並以聲義相近通用。云明不爲飲。主以祭祀者。明裸灌之義。廟享備九獻。朝踐以後。七獻皆飲。惟二裸不飲。故獻九而飲七。司尊彝注所謂二裸爲奠而尸飲七。是也。裸以灌地降神。故云主以祭祀。云唯人道宗廟有裸者。大宗伯云。以肆獻裸享先王。唯廟享言裸。凡賓禮大賓客亦有裸。是裸爲人道。故唯宗廟有之也。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其稱焉者。祭天地唯七獻。無二裸也。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卽至尊莫稱之義。賈疏云。據大宰祀五帝及大神示。皆不言裸。此文又裸將在玉幣爵之下。明宗廟有裸。天地無裸。且大宗伯祀天言禋。祭社言血。享廟言灌。是亦天地無裸也。天地大神不灌者。不用降裸。無妨用桓鬯。必若然。天地用八尊。直有五齊三酒。不言桓鬯尊者。以其寡人職天地八尊者。以與宗廟六彝相對爲文。鬯人職。桓鬯不入彝尊。則別有尊矣。不言者。略耳。不裸者。覆載之德。其功尤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裸。直加敬而已。其牲用特。其器陶匏。皆是賈略之事。故鄭云莫稱焉。祭天地既言無灌。案宗伯泣玉鬯。又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桓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桓鬯者。案春官鬯人職掌共桓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桓鬯。不用鬱。鬱人職用鬱鬯者。唯有宗廟及裸賓客耳。黃以周云。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祀天地不裸明甚。表記桓鬯以事上帝。謂享酒。非裸酒也。梁明山賓引表記文。以證明堂有裸。亦誤。詒讓案玉人。大璋中璋。天子以巡守。注謂以事山川則用灌。是外神山川亦有灌。故鄭云。天地大神不裸。明非大神。或閒有裸。非禮之至者也。山川有灌。則亦用鬱鬯。賈說非是。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

之者。猶特牲饋食禮。尸祭酒啐酒奠饌。是也。士昏禮啐禮注云。啐、嘗也。雜記。主人之酢也。啐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注云。啐、啐、皆嘗也。啐至齒。啐入口。鄭言此者。亦明不爲飲圭以祭祀之義。賈疏云。謂王以圭瓚酌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明爲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也。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唯裸助宗伯。其餘皆助大宰。王

不酌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疏〕凡賓客贊裸者。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曰。大賓客。則攝而載裸。〔疏〕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云凡受爵之事者。大宰注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是也。賈疏云。謂上公與諸侯酢王之爵。王受之。云凡受幣之事者。大宰注云。玉幣。諸侯享幣也。案受幣。疑當兼受瑞玉及三享之玉言之。詳大宰疏。注云。唯裸助宗伯者。據大宗伯云攝裸。而大宰不云贊裸。

小宰非宗伯屬官。而贊之者。亦官職也。鄭言此者。明三者贊同。而所贊則異。云其餘皆助大宰者。大宰職云。大朝觀會同。贊玉幣玉爵。是也。賈疏云。謂受爵幣二者。皆助大宰。賓客酢王之時。大宰於賓處受而授王。王飲訖。大宰受爵以授小宰。受幣之時。亦王親受。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也。云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者。謂王裸諸侯。則使宗伯代酌圭瓚。王但拜送而已。至裸訖。諸侯酌玉爵。報酢王。則王親受飲之。不使宗伯代也。賈疏云。案燕禮使宰夫爲主人。是君不酌臣。於諸侯亦然。受酢。是飲酒之事。臣不可代君飲酒。故有受酢之事也。引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者。明裸助宗伯之事。若賓客爲上公。宗伯兼攝后裸。則內宰贊之。小宰止贊攝王裸也。詳彼疏。

喪荒受其含。綖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綖。〔疏〕喪荒受其含。綖幣玉之事者。賈疏云。喪。謂王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上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專受之。案禮記少儀云。臣致綖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則諸侯臣皆得致含也。論語案雜記說諸侯喪受含。綖贈之禮。云。宰舉豐典圭。宰夫舉綖。典此王喪小宰受含。綖幣玉之事。是相比例。

注引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者。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文與此注不同。或鄭約引之。口實詳大宰疏。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緣生象食。孝子不忍虛其欲。竊疑此注所引。卽說題辭文。春秋傳。傳常爲說之誤。凡鄭注三禮。引緯候並稱說。詳大司樂疏。云衣服曰綖者。說文衣服部云。綖。衣死人也。引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綖。又祝。贈終者衣被曰祝。是送死衣服。當以祝爲正字。今經典並假綖爲之。小爾雅廣名云。衣服謂之綖。荀子大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略篇云。衣服曰綖。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綖。又穀梁傳云。衣多曰綖。衣服。卽賅衣被之屬。白虎通義廟薨篇云。綖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綖。知死者則贈綖。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注·義並同·御覽禮儀部引說題辭云·衣被曰襚·養死具也·疑此亦據說題辭文·與上並引春秋說也·案雜記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則襚亦有車馬·不徒衣服矣·云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賜委之禮者·明凶荒唯有幣玉·無舍襚也·賈疏云·案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彼謂王家賜委諸侯法·此謂諸侯賜委王家法也·詒讓案凶荒賜委·當以泉粟·然必執幣玉以致之·故鄭以幣玉爲賜委之禮也·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

羣吏之要·主每月之〔疏〕要·故每月月終·則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言敍·詒讓案酒正云·酒

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上六敍云·以敍受其會·會亦兼月要也·月要事小·故小宰專受之·不贊家宰·不受日成者·日成事尤小·故宰夫及當官之長自受·不關小宰也·羣吏·亦通百官府言之·注云·主每月之小計者·明

月要對日成則爲大·對歲會則爲小·小宰得專主其事也·賈疏云·言小計·對下經歲會爲大計也·若大會·則下文冢宰平之·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使齋歲盡文

今上〔疏〕贊冢宰受歲會者·賈疏云·歲計曰會·言冢宰·則據百贊總焉·謂助冢宰受一歲之計·王引之云·贊冢宰受

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案王說是也·經文在歲終之前者·爲下旬發

耑·非蒙上月終爲文也·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歲終爲夏之季冬·詳宰夫疏·賈疏云·謂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狀將來考之

故也·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者·亦訓致爲至也·詳大宰疏·云若今上計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凡郡國歲盡·遣吏

上計·漢法·上計於歲盡·與周歲終羣吏致事同·故舉以爲況·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

書及功狀也·丁晏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詒讓案左昭二十五

年傳云·臧會爲邸賈正計於季氏·杜注云·送計簿於季氏·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治東阿上計·又淮南子人間訓說魏

文侯時·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濃·徇以木鐸曰·不用濃者國有常刑·是周時已有上計之名·漢亦沿周法也·

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縣而觀之·經不言縣者·以大宰正月縣



依鄭說。此治象卽縣於象魏。竊謂萬民所觀於象魏者。以其人衆。且庶民不得入王之中門也。此百官所觀。似不宜與彼同處。疑當縣於治朝旁。大宰治事之舍。卽匠人之九室。是也。小司徒縣教法。小司寇縣刑法。蓋亦當各就司徒與寇治事之舍。互詳大宰小司徒疏。云徇以木鐸者。說文才部云。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徇卽徇之俗。云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者。誓以不用法之刑。常刑。謂官刑之常典也。大司徒賈疏云。常刑者。謂二千五百條。各依輕重而受刑法。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者。全經凡言正歲者。並爲夏正建寅之月。別於凡言正月者爲周正建子之月也。爾雅釋天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左傳昭七年孔疏引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周書周月篇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壬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時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是周雖建子。亦兼存夏正之事也。王引之云。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者。木鐸有聲。故振奮以警衆。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云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賈疏云。案禮記檀弓云。自寢門至於庫門。振木鐸曰。舍故而諱新。彼及此文。是有命奮木鐸警衆使民聽之事也。案依鄭賈說。此觀治象當在庫門內。徇木鐸疑亦當自寢門以至皋門。寢門外爲治朝。庫門外皋門內爲外朝。與明堂位所說亦正合。云木鐸木舌也者。鼓人注云。鐸、大鈴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云。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北堂書鈔武功部引三禮圖云。鐸、今之鈴。其匡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也。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卽謂木鐸也。云文事奮木鐸者。此職之治象。小司徒之教法。宮正司烜氏之火禁。鄉師之四時徵令。小司寇之刑象。士師之五禁。皆以木鐸徇之。又檀弓令舍故諱新。月令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左襄十四年傳。及僞古文書序。正月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皆所謂文事也。書僞孔傳云。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云武事奮金鐸者。吳子治兵篇云。夫鞞鼓金鐸。所以威耳。賈疏云。鼓人云。金鐸通鼓。大司馬云。兩司馬振鐸。是也。乃退以宮

刑憲禁於王宮

憲、謂表縣之。今新有法令云。

若〔疏〕

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者。謂與觀治象。徇木鐸。同日徇行既畢而退。遂

宮。是后宮內宰憲禁。此官所憲者。蓋自王六寢以外。五門三朝之地。通憲之與內宰內外職掌。互相備也。注云憲謂表縣之者。小司徒胥師。小司寇布憲。注義竝同。荀子勸學篇云。不道禮憲。楊注云。憲、標表也。凡禁令欲衆共知。則書

而表縣之。士師掌五禁。亦云書而懸于門閭。卽所謂憲也。列女傳辯通篇云。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此憲禁。蓋亦書刑禁於木。表縣之。全經凡云憲者。如小司徒之憲禁令。司市之憲罰。胥師小司寇布憲之憲刑禁朝士。故書之憲刑。貶義並同。士師說宮禁等云。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此憲宮刑。與彼事相類。蓋書而懸之。自寢門以至於皋門。與徇木鐸同也。賈疏云。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懸之於宮內也。云若今新有法令。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云者。漢時新有法令。亦必表縣之。使衆共見。故舉以爲況。

**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乃、猶〔疏〕也。令於百官府者。此亦蒙上正歲爲文。百官府。通內外言之。不徒宮中

異。又案地官觀教象之令。在小司徒。與此同。而正歲令教官。則在大司徒。與此兩令同。在小宰異者。以大宰總六官。職重事繁。故治官之戒令。皆小宰掌之。教官事簡。故正貳分掌之。其事異也。云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者。以下並戒令之辭。徐幹中論譚交篇引此文。待作備。亦通。職法。卽大宰之官職官法。事。謂當職之事也。云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者。謂職事有不共舉者。則有刑。大司徒五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卽糾其不共也。大刑。謂常刑之大者。明堂位魯禘誓戒云。百官廢職。服大刑。注云。大刑。重罪也。書費誓誓師亦云。有常刑大刑。僞孔傳以大刑爲死刑。是也。大司徒令教官云。常刑。與前觀治象。及小司徒觀教象。小司徒觀刑象之令同。此云大刑者。以治官所掌尤重。故特誓之。職方氏。王將巡守。戒於四方。亦云國有大刑。與此正同。注云。乃猶女也者。職方氏注同。小爾雅廣詁云。乃、汝也。女汝古今字。

此  
页  
空  
白

# 周禮正義

## 卷六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疏〕

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者。此司王之正朝。與射人司士爲官聯也。三公。謂大師大傅大保。六卿。卽六官之正。大夫。通中下言之。三公詳地官敘官疏。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者。大宰注義同。云其位司士掌焉者。賈疏云。案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羣吏卽羣士。是其位也。吳廷華云。此羣吏當合上中下士及故士等言之。司士注約燕禮士東面。則士位附於孤後也。案吳說是也。此羣吏專指命士以下言之。朝士外朝之位。羣士之外。又有羣吏。則羣吏與羣士異。此以羣士爲羣吏者。對文則異。散文得通也。大宰八統。七曰達吏。注釋爲小吏。此羣吏。蓋卽衆小吏矣。云宰夫察其不如儀者。謂察其位次舛誤。及如朝士掌外朝禁慢朝錯立族談者之類。敍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

逆。恆次敍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疏〕

逆。故詩人重之曰。冢伯維宰。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疏〕

敍羣吏之治者。此冢上經爲文。則羣吏亦當專指命士以下言之。與大宰大計羣吏之治。小宰弊羣吏之治。義蓋小異也。云以待賓客之令者。此謂朝聘賓客之治令。猶大宰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也。掌訝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注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賁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此令。卽謂以事令訝。而訝爲達於朝者。則此官聽而治之也。此蓋賓客之小治。不必達於王者。其大治。則大僕諸侯之復逆。非此官所掌也。賈疏謂賓客之令。謂若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肆師云大朝覲佐僕。及大小行人。掌客。掌訝。委人。遣人之屬。皆是待賓客之官。使辨理之。非經義也。云諸臣之復者。賈疏云。案夏官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逆並掌之。此不言逆者。但宰夫直

次之。不掌事。故於文略也。又案夏官大僕職云。掌諸侯之復逆。此諸臣中兼之。此宰夫恆敘大僕小臣等辦理此復逆之事也。案賈說非也。此諸臣亦當謂命士以下。與御僕所掌羣吏之逆略同。三公六卿及諸侯之復逆。皆大僕小臣掌之。王與冢宰聽之。非此官所職也。云萬民之逆者。賈疏云。案夏官御僕職。掌羣吏庶民之復逆。彼羣吏。與此經羣吏爲羣臣別。故鄭彼注。羣吏。府史以下。此不言羣吏及復。亦是文略也。此宰夫次敘御僕。使辨理府史萬民復逆也。案賈說亦非也。此羣吏專屬命士以下御僕之羣吏。則通大夫士言之。二經義不甚同。而皆非府史。詳御僕疏。注云。恆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者。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詳小宰疏。鄉師注云。敘。猶次也。鄭以治卽職事。謂次序羣吏之班秩尊卑。使各自脩其職事也。賈疏云。此宰夫次敘羣吏諸臣等之治職。卽以待賓客以下三事。使之應答不關於事也。鄭司農云。復請也者。廣雅釋詁云。告。復。白。語也。爾雅釋詁云。請。告也。案復請並謂以言語告白於上。曲禮云。小閒。願有復也。後鄭注亦云。復。白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承閒觀色而復之。國語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孟子梁惠王篇云。有復於王者。是諸經凡言復者。率爲告白之義。先秦諸子中。以告爲復者。尤不可枚數。訝士云。入復。後鄭注云。入告王以客至也。彼訓復爲告。猶先鄭此注訓爲請也。又後鄭此後注。及先鄭大僕注。並以復爲奏事。彼此互校。知二鄭復字訓義本同。賈疏謂復是報白之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非。云逆迎受王命者者。小宰注云。逆。迎受之。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注云。逆。猶受也。左昭二十五年傳。有司逆命。杜注云。欲迎受殺生之命。故先鄭以迎受王命爲逆。但此經逆與復互文。並爲告請之事。與聘禮。左傳。義實不同。故後鄭亦不從。云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冢伯維宰者。維。疑當作惟。詳夏官敘官趨馬疏。此詩。小雅十月之交文。鄭彼箋云。冢伯。氏。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卿也。賈疏云。知彼宰非大宰。而當此宰夫者。維宰在司徒下。膳夫上。故知是宰夫也。此先鄭以官次第當宰夫。案鄭彼注。冢宰掌建之六典。皆卿也。不從司農者。諸經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宰夫。無單言宰者。故爲大宰解之。若然。大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案賈說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大宰冢伯。此卽後鄭詩箋所本。春秋。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傳云。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案大宰屬下大夫。則宰夫也。是宰夫自可單稱宰矣。詩孔疏引王肅說。又以宰爲小宰。與班及二鄭義並異。疑不足據。云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者。此增成先鄭義也。公羊隱三年傳。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何注云。復。報也。又毛詩小雅我行其野傳云。復。反也。是復兼報反二義。云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者。大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與此義同。後鄭意此復。直謂在朝廷。親以事奏白於王。以其取報白

反復之義。故謂之復。大司寇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後鄭云。復、猶報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彼注亦訓復爲報。而特以上書言事爲況。足證此注義。賈疏謂羣臣受王命。使臣行之。訖。反報於王。則鄭本無是義。凡受命行事訖而反報。都宗人、家宗人、隸僕。直謂之反命。並不云復。疏說與經注。並不合也。云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者。破先鄭逆爲迎受王命。上書者。謂上書言事於王也。上書與奏事。事亦略同。蓋後鄭意復逆義本互通。但諸臣於王親近。故以爲於朝廷奏事。萬民於王疏遠。或不得於朝廷奏事。故但以上書爲說。此乃隨文異訓。實則復亦可訓爲上書。逆亦可訓爲奏事。大司寇注以上書言事。解悞獨老幼之復。亦其證矣。賈疏云。謂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也。言上書者。則今之上表也。若然。據夏官。諸侯諸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皆有上書奏事耳。司農於此注。復爲請。逆爲迎受王命。後鄭不從。及至夏官大僕。先鄭注云。復爲奏事。逆謂受下奏。卽與後鄭義同。故彼後鄭從之。若然。是先鄭兩解也。案內豎云。掌外內之通令。凡小事。鄭注云。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大事俟朝而自復。若然。何須更有小臣等復逆乎。然王者一日萬機。或有俟朝自復。有大事急促。不得待朝。卽須非時通傳。使聞徹在上者也。俞樾云。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復。此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案賈謂此諸臣萬民皆有上書奏事。俞說亦同。並是也。但先鄭大僕注訓復爲奏事。與此訓爲請同。賈謂其兩解。則非。至逆訓受下奏。與此注迎受王命之說同誤。後鄭彼注。偶失刊正。實則彼職復逆連舉。與此互文。義不異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敍以治敍。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正、辟於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疏〕曰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敍、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佐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疏〕曰正、掌官灋以治要者。正與司皆掌官法者。長屬咸有當官之法。正則總建之。司則分治之。詳略雖異。而其爲法則同。官法、官成、官常。卽大宰八法之三也。云五日府。掌官契以治藏者。官契、卽小宰八成之書契也。並詳大宰小宰疏。莊存

與云。以上宰夫正職。下皆攷二宰之事也。注云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者。敍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自正已下爲八職。皆備王招呼。則正亦備王招呼及所爲也。詒讓案。此徵令。當爲宣布政治。亦通賅與發屬數諸事。令、卽命令也。鄭以王之徵召所爲爲釋。義未備。詳後。云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者。釋文云。辟本亦作譬。下皆同。案辟譬字通。鄭意此正爲各官之長。與大宰建其正。略同。但百官府各自有當職之長。通謂之正。不可徧舉。故唯舉大宰以相況。以其長屬自相帥領。不必與齋秩尊卑之次相當。故爲譬況之詞矣。云治要若歲計也者。要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謂都計諸凡之總簿書也。惠士奇云。要、凡、目三者。皆數也。數分爲目。目最爲凡。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君臣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卽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爲要。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齋戒受之。有要而後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賈疏云。案下文。歲終云會。月終云要。旬終云成。此歲云要者。但六卿下云要。不云會。以要當會處。故以治要爲歲計也。云師辟小宰宰夫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譬況也。賈疏云。以下文四曰旅。是下士諸官皆名族。其下士之上有上士中士。向上差次。當三曰司。上士之上。向上差次。有小宰宰夫。故知二曰師。當小宰宰夫也。言辟者。亦是六卿之下皆有此二者。若司徒之下小司徒鄉師之類。故亦言辟也。王引之云。宰夫掌敍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也。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成十八年左傳說管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駟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卽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章注曰。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峻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

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吏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工正。候正。校正。隄正。四鄉正。馬正。陶正。令正。五工正。九農正。賈正。車正。牧正。庖正。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名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鞠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隄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案王說甚覈。與鄭義足互相備。此正與大宰之正異。師旅與夏官序官之師旅亦異。正固兼有大小。師亦通於尊卑。如書盤庚云。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僞孔傳云。師長。公卿。是公卿爲師也。國語魯語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韋注引賈逵。唐固。虞翻云。師尹。大夫官也。又楚語云。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注云。師長。大夫。是大夫亦爲師也。墨子尚同篇引相年之道云。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是師長降於大夫。則又駭元士以下矣。但鄭約舉大宰當職官屬相譬況。則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中士爲司。下士爲旅。約略比擬。等差如是。非謂正必六卿。師必中下大夫。司旅必士也。云治凡若月計也者。謂都計諸目之總簿書也。庖人注云。凡。計數之。管子幼官篇云。計凡付終尹。注云。凡。謂都數也。賈疏云。上要既當歲會。故治凡當月計曰要之處也。云司辟上士中士者。此亦約大宰屬官之上中士爲譬況也。司與師亦通稱。若司市稱市師。亦稱市司。是也。云治目若今日計也者。謂都計諸數之總簿書也。目詳於凡。故公羊僖五年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賈疏云。從治要向下以次差之。此治目當日計目成之處。故云今日計也。案注例。凡言今者。皆舉漢制爲況。日成見下文。不當云今。上治要治凡注。亦無今字。疑涉下贊治注而誤衍。賈所據本已然。云旅辟下士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譬況也。敍官。大宰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注云。下士。治衆事者。是也。云治數每事多少異也者。量人注云。數。多少也。自要以下。以次遞詳。至數而纔悉舉備。故云每事多少異也。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者。說文艸部新附云。藏。匿也。案正字當作臧。藏卽臧之俗。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府。文書財物藏也。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若也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尙書侍郎主作文書起草。鄭以史掌官書。故以起文書草爲釋。御史掌贊書。注亦云。若今尙書作詔文。賈疏云。起文書草。乃後判決。是爲贊治之法。故稱贊治也。云治敍次序官中者。敍疑亦當作序。凡注例用今字。雖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詳小宰疏。小宰六敍注云。敍。秩次也。賈疏云。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序官中也。云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者。賈疏云。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爲伍。



言傳吏朝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然。故舉漢法況之也。孔廣森云。後漢書宦者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章昭云。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依章訓。伯讀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者。文王世子注云。如今小史直日。陳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違。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案孔說是也。賈釋伍伯。本崔豹古今注義。三國志杜瓊傳云。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是侍曹即隨侍曹吏之卒也。鄭言此者。以傳吏朝。與次序官中。事相類。故舉以爲證。非況胥爲什長。賈說失之。云徵令趨走給召呼者。司市注云。徵。召也。若典祀云。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大胥云。以鼓徵學士。皆召呼之事。黃以周云。注趨走釋徒。召呼釋徵令。謂徒者徵召令者也。惠士奇云。徵令者。傳令也。韓非難一日。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詒讓案。經凡言徵者有二。一爲徵召。若典祀大胥二職所云。是也。一爲徵斂。若載師云以時徵其賦。掌荼云徵野疏材之物。是也。掌灰云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亦專據徵斂言之。至司書云。以逆羣吏之徵令。小司徒云。以行徵令。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閭胥云。各掌其閭之徵令。則皆通舉宣布政治之事。而徵召徵斂二義。自眩於其中。此經上云掌百官府之徵令。亦與小司徒諸職。同爲總舉之文。而徒掌官令以徵令。則自爲徵召教令。鄭此注義不誤。而釋前百官府之徵令亦爲召呼。則非也。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

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

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疏〕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者。此與司會天府爲官聯也。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疏〕賈疏云。宰夫是句考之官。故以治法考百官及羣都縣鄙鄉遂之

內治功善惡也。秦羣都縣鄙謂采邑之都鄙。及公邑之縣鄙。鄭賈以縣鄙爲鄉遂。非也。此內舉官府外舉采邑公邑。以咳郊野鄉遂。明畿內之治。此官通攷之。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

而聽其會計。大府。職內。職歲。職幣。並有官府都鄙之文。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云羣都縣鄙。司會云郊野縣都。天府云鄉州都鄙。大府諸職則唯云都鄙。並詳略互見。文不具也。云乘

其財用之出入者。謂以書契版圖。及月要歲會。通計其財用出入之凡數也。云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者。凡治財用物不如法。則有損之鹽惡之弊。故以詔告冢宰誅之。大司徒官刑上能糾職。此卽糾其職之不舉。黜其官爵。復加以刑罰也。云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者。賞。謂增其祿秩。江永云。足用。謂度支有方而用不匱。長財。謂經理有法而財自生。善物。如牧養肥充。制作精良之類。此皆能稱職者。故賞之。注云。羣都。諸采邑也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是也。賈疏云。謂大都小都家邑三處也。云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者。據遂人五鄙爲鄙。五鄙爲縣。云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者。鄭意經縣鄙卽六遂之屬別。大司徒六鄉之制。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與六遂縣鄙相當。經舉縣鄙以賅州黨。明鄉遂之治宰夫通考之也。王安石云。縣者。縣師所掌之縣也。王昭禹說同。姜兆錫云。羣都縣鄙。猶司士言都家縣鄙。謂采邑及凡公邑也。案王姜說是也。經言縣鄙者凡六。此職云。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遂人云。造縣鄙形體之濫。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旒。大司馬云。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司士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朝士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司士注云。縣鄙。鄉遂之屬。義與此注同。而司常注則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大司馬注亦云。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則皆謂專指六遂之吏。不兼六鄉。與此及朝士注異。綜校諸文。司常之縣鄙。與州里並舉。大司馬之縣鄙。與鄉州並舉。則皆謂縣鄙不得賅六鄉可知。蓋經凡言縣鄙者。惟遂人之縣鄙爲遂之屬別。此外如此及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皆公邑也。縣卽縣師縣士之縣。爲四等公邑之通名。公邑所居。謂之縣鄙。猶大小都所居。謂之都鄙。非六遂五鄙之縣五鄙之鄙。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僭介之關。暴征其私。彼縣亦是公邑。故必由僭介之關而入共征役。與此經義可互證。鄭賈說並失之。此職及司士。朝士。皆舉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耳。互詳司常大司馬疏。云乘猶計也者。稟人乘其事注義同。說文桀部云。桀。覆也。隸變爲乘。乘本訓覆。段借爲計數之義。賈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云財泉穀也者。大宰注同。云用。貨賄也者。賈疏云。案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故知用中有貨賄也。云物。畜獸也者。謂庖人六畜六獸之屬。若牛馬之等。亦動物之種別也。案此物卽小宰外府司會司書之百物。當通賅動植器械之屬。凡周於民之食用者皆是。不徒畜獸也。注說似未咳。詳外府司會疏。云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者。呂氏春秋處方篇高注云。辟。邪也。賈子新書道術篇云。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蓋辟者差戾之言。以空作見。卽漢書食貨志所謂多張空簿。府藏不實。若是。則財用物等與實差戾不相應。故謂之辟名。釋文引干注云。辟不當也。與鄭義略同。賈疏云。其人失財用物者。則詐爲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與實物不相應。是罪人也。案鄭賈以辟名通冢財用物三者爲文。亦未瑯。竊

謂此文當讀凡失財用爲句。物屬下辟名者爲句。此經凡掌械器膳服畜獸諸官。多云辨其名物。蓋異物則異名。名與物必相應。若以鹽爲良。以惡爲美。則物與名違舛不相應。所謂物辟名也。財失則不長。用失則不足。物辟名則不善。上下文正相對。自鄭賈以來。並失其句讀。而義亦晦矣。云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與大宰八法七曰官刑同。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祗滌濯。

薦、脯醢也。〔疏〕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者。式灋。即大宰九式祭祀之式是也。小宰注云。法。謂其禮法也。羞。庶羞內羞。〔疏〕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此戒與彼事同。蓋前祭十日。大宰則戒齊。宰夫則戒具及薦羞也。云從大宰而祗滌濯者。賈疏云。上大宰職已云祀五帝祗滌濯。此宰夫又從大宰而祗之也。詒讓案。此即小宰六屬所謂大事

則從其長也。凡大祭祀祗滌濯。在祭前一日之夕。詳大宰疏。大射儀云。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彼諸侯大射。亦宰夫掌戒。天子禮當亦然。此不云射者。文不具也。注云薦。脯醢也者。膳夫云。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士昏禮。贊者薦脯醢。注云。薦。進也。有司徹云。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彼大夫禮。亦其象類也。賈疏云。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故知此薦亦脯醢。凌廷堪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士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脯籩實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皆指脯醢也。詒讓案。此以禮之恆例言之也。其祭祀禮盛者。則朝事饋食之豆籩謂之薦。籩人注云。未食未飲曰薦。是也。籩人二籩之實皆無脯。而脯自爲加籩之實。則又當爲羞矣。蓋薦與羞繫乎饌之正加。禮殺。則脯爲正。入薦內。禮盛者。則脯不入正籩。而爲加。不拘一例也。云羞。庶羞內羞者。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即宰夫主

羞之事。掌彼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餼餼。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案。庶羞。即臠臠臠及籩人籩人之加豆籩。內羞。即羞豆籩也。籩人注云。既食既飲曰羞。以禮經攷之。鄉飲酒。燕禮。鄉射。大射禮。羞皆在獻後。特性。少牢饋食禮。羞皆在尸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校。〔疏〕凡禮。蓋庶羞內羞爲加饌。故後設也。互詳膳夫庖人籩人醢人疏。次之。〔疏〕凡

事者。禮。唐石經初刻作祀。磨改作禮。案上云掌祭祀之戒具。此別云凡禮事。蓋廣陳衆行禮之事。石經初刻誤云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者。賈疏云。上小宰於七事已言以法掌戒具。此宰夫贊小宰校次之。使知善惡是否也。詒讓案。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云。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齋。亦宰夫比官府之具之一端。注云比。考次之者。大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禮之濃。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客道用也。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殮。夕食也。春秋傳曰。殮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疏〕者。春秋傳曰。饋牽竭矣。玄謂殮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凡朝覲會同賓客者。通四時朝覲及大小會同賓客等而言。賈疏云。上大宰云。大朝覲會同。彼言大。謂朝覲爲會同而來。今此朝覲不言大。則朝覲自是四時常朝。及會同皆有賓客也。案賈說是也。但經云賓客。似亦當關聘客言之。云以牢禮之濃者。凡待賓客之禮有牲牢者。若大行人云成牢禮是也。其法蓋在大宰九式賓客之式。而此官掌之以爲官法者。荀子王制篇云。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是也。云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者。此與大行人掌客爲官職也。賈疏云。下別言委積之等。則此牢禮謂饗饋之禮。若然。委積是賓未至時在道所設。聘禮云。聘曰致饗。則饗饋是朝日致之矣。今在委積上者。以饗饋是禮之大者。故先言之。且委積非直賓來時共之。賓去亦共之。在下亦其宜。若然。殮牢皆殺。而云殮牽者。以掌客云積視殮牽。據積而言之也。案依鄭賈義。上云以牢禮之法者。通下諸禮言之。此又云掌其牢禮者。牛人注云。牢禮。殮饗也。賈以下文別有殮。故唯以饗饋爲釋。司儀亦云。饋牢賜獻。是牢禮猶言饋牢。理或然也。至掌客云。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饋飲食之等數。彼掌理當駭積及殮。而饋別見。與此不同者。詳略互見。無定例也。經賓賜之殮。牽。釋文云。一本作賓賜掌其殮。牽。干本同。包慎言云。此經注與疏。鄭本似無賓賜之三字。如有此三字。二鄭不應無一語及之。上陳牢禮之法。委積一也。膳獻二也。飲食三也。并殮牽而四。經文何以於殮牽上獨加賓賜之三字。經果變文以別殮牽於上三者。注當申釋其義。注無釋。卽知經之本無此三字也。當由干本作賓賜掌其殮。牽。傳寫屬入鄭本耳。案包說近是。依今本。則牢禮也。委積也。膳獻也。飲食也。賓賜也。五者總掌其殮。牽。似以殮爲執食。牽爲生牢。五事者或殮。牽兩有。或有殮無牽。或有牽無殮。故綜舉之也。依釋文別本。則殮。牽自專家賓賜爲文。不涉上四者之事。二義絕不同。詁釋經文。上既云掌其牢禮等。則下不得更以賓賜掌其殮。牽爲更端之語。別本文義爲短。若如今本。則不徒賓賜二字鄭賈並無釋。據鄭以膳獻爲禽羞俶獻。而聘禮記注謂禽羞俶獻卽聘義之時賜。司儀客拜禮賜注又云。禮賜謂乘禽。是賓賜已賅於膳獻之中。經亦不必更見此文。況後鄭釋殮爲致殮。則自以殮。牽與牢禮四者平列。既不以殮。牽屬賓賜。亦不以爲總承上五事之文。以經注參互校之。鄭賈本似無賓賜之三字。惜於古無徵。未敢專輒刪定也。注云牢禮之法。多少之差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詳大宰疏。鄭以此云法。則是總舉多少之差。與下牢禮據致饗。饋言者不同。其差數則大行人掌客所說五等諸侯隆殺之等是也。云及其時也者。

謂其致之先後。皆有定時。賈疏云。案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於館。即言宰夫朝服設殮。又云。聘日致饗。即天子待諸侯亦然。其委積者。從來至去。在道而設之。並是時也。若然。此等之禮。並是掌客所主。今此復言之者。此宰夫雖非正職。以其主陳之。當知其數。故言之耳。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者。大行人注義同。鄭詩小雅芻蕘序箋云。繫養者曰牢。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凡牲必繫養於牢。故祭祀賓客之牲並謂之牢。對文則三牲具曰大牢。二牲曰少牢。故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曰少牢。散文則通稱爲牢。國語晉語韋注云。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是二牲以上並得牢稱。知此牢禮必爲大牢者。據聘禮歸殮歸饗饋並以一大牢爲一牢。故云牛羊豕具爲一牢也。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道脩委積。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是也。賈疏云。依掌客云積視殮奉。殮有芻薪及米。明委積在道所設。亦有芻米薪蒸也。且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其委積給客道用也。案委積詳大司徒疏。云膳獻。禽羞。餼獻也者。賈疏云。此聘禮記文。彼注云。禽羞。謂成熱有齊和者。餼獻。四時珍美新物也。餼。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是也。詒讓案。鄭蓋謂積殮饗饋之外。別有膳羞之獻。不在常禮之數。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是也。以其膳羞有和齊。故謂之膳獻。王安石以掌客說之云。膳則殷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土介有禽獻之屬是也。王昭禹。易祓。王氏詳說。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案王說較鄭尤備。掌客說諸侯相朝之禮。君殷膳。及夫人膳。並以大牢。牛人亦云積膳之牛。則膳不徒指禽羞餼獻等可知矣。云飲食。燕饗也者。即掌客云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壹食壹饗壹燕是也。大宗伯嘉禮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彼飲食與饗燕異。此注不別者。散文得通。且賓客之禮。以饗爲最重。食燕次之。此經唯云飲食。明通賅饗燕矣。賈疏云。鄭以燕饗解飲食。即是飲入燕饗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今云飲食燕饗者。欲見飲入燕禮。可知饗中又兼燕與食。以其饗有米有酒故也。詒讓案。聘禮說禮賓云。宰夫徹几改筵。又實觶以醴。又薦籩豆脯醢。公食大夫禮云。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又宰夫設黍稷稻。則賓客飲食之禮。疑宰夫皆親其事。不徒掌其法數矣。鄭司農云。殮。夕食也者。說文食部云。殮。饋也。饋。申時食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黃以周云。夕食爲殮之本義。古人日食盛。夕饒日之餘。於禮殺矣。故不備曰殮。殮率之殮。自當以後鄭之說爲正。率謂生牲。殮則無生牲。且雖有脛。而以飪爲先。其禮具見聘禮。鄭注云。飪。執也。又云。新至尙執。毛詩傳云。執食曰殮。義與鄭兩通。案黃說是也。析言之。則朝食曰饗。夕食曰殮。通言之。則凡熟食並曰饗殮。朝聘致饗殮。則爲凡食物之通稱。飪脛兼備。不止熟食矣。惟其禮殮殺而饗盛。故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

禮曰饗餼。禮殺者取夕食以爲名。禮盛者取朝食以爲名。實則致禮本不限以朝夕。先鄭就本訓爲說。於經義未切。故後鄭不從。引春秋傳曰殯有陪鼎者。左昭五年傳。楚薳啓疆曰。宴有好貨。殯有陪鼎。杜注云。熟食爲殯。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此引以證殯有熟食也。云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掌客先鄭注義同。後鄭彼注云。牽。生牢也。聘禮。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云。餼。生也。牛羊在手牽之。豕束之。是也。以其可食。則謂之餼。以其可牽而行。則謂之牽。其實一也。引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左僖三十三年傳說鄭使皇武子辭秦客云。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杜注云。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掌客先鄭注。亦引左傳此文。賈彼疏引舊注云。餼。死牢。牽。生牢。聘禮疏引彼服虔注云。腥曰餼。案餼者。牲殺而腥致之也。對執牢則曰腥。曰生。對生牢則曰死牢。其義通也。此引之者。證牲可牽行稱牽之義。云玄謂殯。客始至所致禮者。掌客注義同。賈疏云。此亦破先鄭。案聘禮。客始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殯。不待至夕也。詒讓案。據聘禮。則諸侯亦宰夫掌殯。與王國同。江永云。後鄭謂殯客始至所致禮。非也。此謂或有時賜之小禮餼牽耳。始至致殯。前言牢禮中已兼之。案江不從鄭者。以經云實賜之殯牽耳。然經本不定。鄭本或無實賜之文。則注說自可通。今兩存之。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者。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皆有陳數。考校可知也。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而舍禴。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聘。〔疏〕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者。賈疏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贈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疏〕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摠戒令之。注云弔事。弔諸侯諸臣者。明通咳譏外諸侯畿內諸臣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禮記檀弓曰。君臨臣喪。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天子之禮。弔諸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舍且贈。是有弔法。故云弔諸侯諸臣也。左傳文五年孔疏。引何休膏肓云。禮尊不含卑。鄭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爲先。禴次之。贈次之。於諸侯。舍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禴之。贈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臣。案。雜記疏引釋奠疾說同。依鄭說。則王於諸侯之妻及臣。亦有哀弔之法。其於王臣。三公。當視二王後。卿大夫。當視諸侯。士。當視諸侯之臣。亦各以差次爲舍禴贈之法。此弔事通咳之矣。又案。凡王遣使聘問諸侯。此官亦宜掌其戒令。聘禮云。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禮注云。命之使。宰官具幣及所宜齎。是凡使命禮幣。宰夫並掌之。經唯言弔事者。亦文不具也。云幣。所用贈也者。禮

既夕注云。贈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贈。少儀云。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是贈有幣也。依既夕文。贈亦有幣。此止云贈者。以贈是加恩厚。其幣尤多。故特言之。賈疏云。案公羊傳。口實曰含。車馬曰贈。衣服曰襚。幣不入含。襚贈中。故知是贈。非也。云器。所致明器也者。檀弓云。孔子謂。爲明器者。如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云。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賈疏述注。致上有用字。云。案儀禮既夕禮云。若就器。則坐奠於陳。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翫好所有。則此贈與人。亦是賓客就器。而云明器者。相對言之。則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之等。是主人之明器。賓客所致者。謂之就器。就。成也。謂善作之。名爲就器。總而言之。皆是神明死者之器。故此就器亦名明器也。云凡喪始死而含。據士喪禮君使人用。及親友。皆在小斂以前。彼士禮。雖無君致含之文。但主人飯含並在小斂前。則王於諸侯諸臣等有致含者。亦在小斂前可知。是始死卽有弔及含。之事。然此據譏內諸侯及諸臣言之。若畿外諸侯距王國遠者。則不限此。若文九年榮叔歸含。與贈同歸是也。含。詳大宰疏。云葬而贈者。據禮既夕。公贈及親賓贈在祖奠以後。又云。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在樞行以後。是也。鄭彼注云。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贈。送也。是在將葬之時。既夕公贈亦使宰夫。與此經合。贈者。春秋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公羊傳云。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與車馬曰贈。何注云。贈猶覆也。禮。知生者贈。知死者贈。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荀子大略篇云。輿馬曰贈。案大行人賈疏引左傳服注。以宰咺爲天子宰夫。若然。此官主贈。贈并奉致之矣。贈者。既夕云。知死者贈。記云。凡贈幣無常。注云。玩好曰贈。在所有。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知死者則贈。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贈焉者。據既夕禮。贈與贈贈同時。公羊隱元年傳。荀子大略篇。並云。貨財曰贈。公羊何注云。贈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穀梁傳云。錢財曰贈。是贈所以加恩厚助其喪費也。賈疏云。言此者。欲見贈非正禮。其贈乃是於死者恩厚乃加之。故禮記云。用喪不能贈。不問其所費。是恩厚之義也。引春秋譏武氏子來求。明非加恩厚則有不贈也。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非禮也。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又云。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鄭引此者。見王於諸侯諸臣有歸財爾。諸侯諸臣亦不得求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掌小官之戒令者。謂小官當共辨及奉行之事。宰夫豫禁戒告令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疏。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

自寢門至於庫門。通典凶禮引盧植注。疏此經爲釋云。戒令。卽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案此亦戒令之一端。云帥執事而治之者。此官親帥執事官吏治其事也。王后世子之喪。禮重事繁。治通於百官府。不必專職之有司。故以執事言之。詳大宰疏。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者。謂王及后世子三者之喪並爲大喪也。大宗伯注義同。通典引禮記盧注說此經云。大喪亦君也。則盧謂大喪不關世子。與鄭說異。賈疏云。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豔人鬻人俱云。大喪之辨。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彼皆據王喪。唯司寇云。大喪前王。以爲嗣王。皆不爲后世子喪者。彼皆不對小喪。此大喪對小喪。亦王所申服。故注爲王后世子也。此不言庶子。文不具。案宗伯注亦以大喪關后世子。賈偶失檢。又賈大司寇疏謂此注王后事屬后無王。亦非鄭指。詳彼疏。云小喪夫人以下者。關九嬪世婦女御諸內人小喪也。大史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此文別有三公六卿諸大夫之喪。則此小喪中不兼卿大夫。故唯據內人小喪而言。賈小祝喪祝疏謂小喪內有王后世子。殊誤。詳彼疏。云小官。士也者。對六官正貳攷等爲大官也。通典引禮記盧注說此經云。小官。屬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宰夫下大夫。所掌而言小官。明是士可知。云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者。以冢宰爲宰夫之正。宰夫既專掌小官。明大官當冢宰掌之可知。賈疏云。冢宰不言者。文不具。云治謂共辨者。喪服傳注云。治猶理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辨猶具也。辨俗作辦。說文力部新附云。辦。致力也。賈疏云。謂當職合共者共辦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冢宰〔疏〕

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者。此與職喪爲官聯也。官有司。謂小官之主共喪事者。亦謂之公有司。職喪云。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是也。賈疏云。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有事官有司而治之。治之。亦謂共辨之。胡匡衷云。司。主也。凡事有專主者謂之有司。有司有二義。一是事有常職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者。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者。亦曰爲有司也。案胡說是也。此經凡云有司者。並據專主其事之官。其本非專主。而聯事通職以共其禮者。則謂之執事。互詳大宰小宗伯疏。云凡諸大夫之喪者。通中下大夫而言。云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者。賈疏云。大夫之喪卑賤。宰夫不自爲。使在己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詰讓案。旅帥有司。亦卽官有司。冢上文省。若其私臣。則不煩宰旅帥之矣。注云旅。冢宰下士也者。前注云旅辟下士也。敘官。大宰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宰夫爲冢宰之考。冢宰之旅。亦爲宰夫屬官。故知其旅卽謂冢宰下士也。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亦云。旅。下士也。案。魯季氏爲司徒。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



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曰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

會〔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者幸夫之官計官成也。此總掌治官之歲會與大宰小宰通受六官歲會異。賈疏云羣吏則六十官正歲會正猶定也。謂一年會計文書摠句考之。歲計日會也。云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

成者賈疏云謂每月終則令羣吏正其月要月要謂月計曰要也。每旬終則令羣吏正其日成日成謂日計曰成也。論讓案依此經則一月三正日成計一歲十二月要一正歲會也管子立政篇云三月一校六月一計十二月

一著又君臣上篇云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則一時半歲亦有計事經不具也云而以攷其治者賈疏云言會要成摠考之云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者此宰夫之官刑也賈疏云謂告冢宰而誅責之也

也注云歲終自周季冬者大司徒注同宋董氏刊本自作目非賈疏云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戴震云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

秋冬夏皆夏時也王引之云歲終與正歲相應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正歲為夏之孟春歲終為夏之季冬不得以為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

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

賈疏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

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是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間則為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為孟冬乎此三證也

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攻灋于司徒州

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

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

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案戴王二說。足正鄭義之誤。吳廷華、曾釗、林喬蔭說同。云正猶定也者。說文正部云。正、是也。事必是而後定。故引申之定亦曰正。管子法法篇云。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云旬、十日也者。說文勺部云。旬、徧也。十日爲旬。云治不時舉者。謂遠時令失期會者。漢書賈誼傳云。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案違時令。若十二月之政令先後違其時節。失期會。謂事之共辨有期限。而怠廢不辨失期者也。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警、勅戒之言。鄭司農云。〔疏〕

令脩宮中之職事者。亦謂王宮中也。禮弓說宰夫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注云。庫門。宮外門。天子謂之皋門。然則皋門以內。通謂之宮中。宰夫皆警戒之矣。注云警。勅戒之言者。說文言部云。警、戒也。又支部云。敕、戒也。勅即

敕之借字。詳大宰疏。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勅羣吏者。此依今字作法也。先鄭亦以正歲爲夏之正月。與經凡言正月者異。謂夏正月小宰戒令百官府時。此官則亦警戒其屬及王宮中羣吏也。賈疏云。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

始。故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以謹勅之也。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疏〕書其能者。即書其有道藝而能任國事者。又兼書良者。小宰六計弊羣吏。一曰廉善。二曰廉能。良卽是善。故與能者並

書之也。賈疏云。上云令脩宮中之職事。則此謂宮中諸吏也。正歲之正月。則豫選之。擬至歲終當舉之也。注云良猶善也者。玉府。司裘。夏官敘官。校人。考工記總敘。弓人。注義並同。說文冪部云。莩、善也。良卽莩之隸變。良

謂有善行次於有德行之賢。故師氏三行。二曰友行以事賢良也。云上謂小宰大宰也者。二官皆宰夫之長。賈疏云。以其承上文歲始。未是賞時。且長自告於王。知上非王。是小宰大宰。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者。漢

書本紀。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又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又武帝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云。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案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

等。三者並漢時薦舉之目。賈疏謂異等者。四科不同。等級各異。失之。又謂賢良卽經云良者。茂才卽經云能者。今

審先鄭此注。蓋雜舉漢制爲況。非必以賢良屬良。茂才屬能。故鄉大夫先鄭注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

若今舉茂才。則又以孝廉況與賢。茂才況與能。與此注可互證矣。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糾猶割也。〔疏〕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者。戒令。謂戒

禁。此官與彼為官聯也。注云糾猶割也。察也者。小宰注同。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

舍。其所居寺。〔疏〕官府之小者為舍。其官府本在外。而入內治事。或無專職。而入共守衛。使令暫居更直者。為次舍。其所謂諸廬者。〔疏〕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者。衆寡。家官府次舍為文。凡吏士有職事常居宮內者為官府。

者。此下文亦云為之版以待。與彼文相應。是士庶子亦在衆寡之內。彼職又謂之宮衆。蓋自官吏。以逮宿衛之士庶子。守

王宮之闈寺。虎士。隸民。皆通曉於是矣。注云時。四時者。鄙師注義同。謂通四時皆比校之也。賈疏云。此時是尋常事。故為四時解之。案地官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闕萬民之羸。鄭彼注。時。隨其事之時。不為四時解者。

彼據轄阨非常故。為隨其事之時。不得為四時也。云比。校次其人之在否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此義與彼同。宮中官吏員數衆多。故宮正以時校次其在否也。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者。大宰注云。

百官所居曰府。蓋諸官府寺皆在宮外。惟此諸官掌王服御膳食。及詔王聽治。職掌尤近。故於宮中為官寺。宮中。即舉門以內也。云次諸吏直宿者。凡官吏治事士民聽事所居處。通謂之次。宮伯士庶子所止曰八次。司市市官所治曰思

次。介次。皆是。穀梁莊十年范注云。次。止也。直宿者。或以職事暫留。或以更番當直宿於是者。別於官府為常居之處也。賈疏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即詩云適子之館兮。鄭云卿士所止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如

今諸廬。彼二者與此次為一物。此據宮中之官府。下宮伯云授八次八舍。鄭注衛王宮者。彼注宮中官府子弟。案依賈說。則宮中官吏之次。並在路門之外。正朝之左右。凡諸官府。無論寺在內在外。其在宮治事。各於治朝旁之次。或

當直宿。則亦於次中宿。若今之朝房是也。次。詩鄭風縞衣謂之館。亦通謂之官。玉藻云。在官不俟屨。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也。朝廷。即指治朝左右言之。又案。凡次舍對文義異。散文亦通。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杜注云。次。舍也。國語魯語云。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今有司來命曰。將易而次。又公欲弛邱敬子之宅。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請從司徒。以

班徒次。魯語之次。即所居寺舍。世官則以為宅。與朝廷治事之次異也。云若今部署諸廬者。賈疏述注今下有時字。阮元云。時字當有。注中屢言若今時。詒讓案。此亦舉漢法為况。說文网部云。署。部署也。各有所网屬也。漢舊儀

云。官司馬。內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鉤盾署屬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引胡廣云。衛尉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藝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解詁云。衛士於周垣下爲廬。各有員部。唐六典李林甫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此注云部署諸廬。殆卽衛尉光祿勳三署南北廬之屬矣。丁晏云。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文選西都賦。周廬千列。李善注。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云舍其所居寺者。宮伯八舍注云。舍。其休沐之處。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寺。官舍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引風俗通云。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案鄭意此舍卽官寺。亦卽官府之府。蓋府爲百官居寺之大名。其屬別謂之舍。若今之諸官衙署是也。諸吏官寺若在宮外。則入宮時。治事直宿於治朝之次。退直。則仍適宮外之寺。若親近之官寺。既在宮內。則治事直宿。亦在治朝之次。其退直。卽居其宮內之寺。若然。寺舍則在內在外不定。視其職掌之近遠爲之。在外之寺舍。則若大司馬注謂軍將營治於國門之屬是也。在內之寺舍。則若此宮中諸吏。及宮正士庶子休沐居八舍是也。凡次多在路門外應門內。爲之版以待。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待。待比近治朝之處。舍則當在應門之外皋門之內。與次不同處也。

〔疏〕爲之版以待者。此掌王宮版籍之法與內宰爲官聯也。注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者。賈疏云。先鄭於八成注云。版。戶籍。圖。地圖。此注連言圖。其版卽名籍。與後鄭義同。詒讓案。宮伯先鄭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圖亦畫版爲之。故通言之。圖亦得爲版。論語鄉黨篇云。式負版者。集解引孔安國云。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先鄭意。此官府次舍所居之人。則書於版。其宮室所在方位。則書於圖以備稽察也。云待。待比也者。說文彳部云。待。候也。謂候當比之時。案版籍以校比之也。云玄謂版其人之名籍者。其人卽上文官府次舍之衆寡是也。後鄭意官府之人。但有名籍。不必有圖。故不從先鄭義。云待。待戒令及比者。亦增成先鄭義。以職首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明施戒令。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情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疏〕時亦當案版籍也。夕擊柝而比之。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邦。〔疏〕夕擊柝而比之者。比。謂依在版之名籍。周歷諸次。而校其在否。此謂每日小校比。與上四時大校比異也。注云夕莫也者。釋文云。本亦作暮。說文夕部云。夕。莫也。又并部云。莫。日且冥也。廣雅釋詁云。莫。夜也。莫暮古今字。云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情離部署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行。巡行也。離部署。卽謂離次。解亦懈之借字。詳小宰疏。賈疏云。謂直宿卽坐持更之人。則行夜者擊柝校比直宿人。詒讓案。藝文類聚后妃部引尙書大傳云。雞鳴。大

師糞雞鳴於陛下。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彼擊柝疑即此官所掌矣。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者。擊壺氏後鄭注云。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說文木部云。柝、剗也。易曰。重門擊柝。柝即柝之隸變。說文又有柝字。云。行夜所擊木。引易又作櫟。然則櫟正字。櫟假借字。此經字多作櫟。擊壺氏、野廬氏、脩閭氏三職。字並從櫟。擊壺氏、野廬氏疏引此職同。疑今本作柝者誤。又案。經凡言擊柝者有二。一為守衛士民所擊。賈所謂持更者也。一為官吏校比諸士民者所擊。鄭所謂行夜者也。王宮有衛士直宿。自兼有持更擊柝之人。此宮正則又擊柝校比之。故先鄭云戒守者。義與後鄭云行夜同也。孟子萬章篇趙岐注云。柝。門闕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趙氏前一義與許鄭並不合。不足據。引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賈疏云。易擊辭文。彼又云。蓋取諸豫。鄭玄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為門。震。日所出。以為門。重門象。艮又為手。巽。女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為擊柝。擊柝為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為坎。坎為盜。五離爻為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為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是也。又引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邦者。左哀七年傳。秋。伐邾。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邦。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及於我。左傳釋文云。柝字又作櫟。引此二文。並證擊柝為戒守之事。云。故。

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玄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師國子而致於天子。〔疏〕國有故。則令宿者。國有非常之故。當嚴戒守政。此官則令士庶子等入祿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疏〕衛王宮。蓋平時唯宮內官吏及士庶子當直者宿。有故。則令諸不當直者盡入宿衛也。云其比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上夕擊柝已上之事與平常同也。注鄭司農云。故。謂禍災者。大宗伯云。以用禮哀禍哉。注云。禍哉。謂遭水火。掌客注云。禍哉。新有兵寇水火也。此作禍災者。注例用今字也。詳膳夫疏。云令宿。宿衛王宮者。說文卜部云。宿、止也。行部云。衛、宿衛也。宿衛王宮。謂更直止宿宮中為扞衛也。引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者。證火災有守衛之事。賈疏云。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子產授兵登陣。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彼為則。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云玄謂故。凡非常也者。廣雅釋詁云。故。事也。此經凡言有故者。並謂非常事變。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是也。其大者則謂之大故。鄭各隨文釋之。膳夫注云。大故。寇戎之事。小司徒注云。大故。謂災寇也。大宗伯注云。故。謂凶裁。肆師注云。大故。謂水旱凶荒。大祝注云。大故。兵寇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此云凡非常。則通朝士凶荒札喪寇戎。

諸事言之。較先鄭禍災之義尤備。賈疏又謂及王時出行不在。則巡守殷國。亦當令宿。猶諸侯有出疆之政。亦以庶子入守公宮也。引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者。鄭彼注云。謂朝覲會同也。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案彼文又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注云。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是鄭以彼庶子即夏官諸子官也。云正室守大廟者。注云。正室。適子也。大廟。太祖之廟。案正室。即小宗伯之門子。大廟。謂若后稷廟也。云諸父守貴宮貴室者。注云。謂守路寢。禮記釋文無貴宮二字。王引之謂彼注路寢專釋貴室。不當有貴宮二字。此注亦後人據禮記誤本加之。是也。賈疏云。謂同族諸爲父行者。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路寢對大廟。生人之尊也。案賈本已衍貴宮二字。故強爲之說。禮記孔疏義同。皆不足據也。云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者。注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賈疏云。亦謂同族之內諸爲子行孫行者也。云此謂諸侯也者。以彼文云公族公宮。則是諸侯法也。云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者。據諸子文。諸子。燕義引作庶子。故夏官敘官注云。諸子。或曰庶子。鄭注文王世子之庶子。亦以諸子釋之。蓋王國諸子亦得稱庶子。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此注亦云王之庶子。賈疏及燕義孔疏並謂於天子爲諸子。於諸侯爲庶子。非鄭義也。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者。賈疏云。彼是甲兵。不云宿衛。故鄭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存焉者。宿衛之事。亦在唯所用中。引之者。欲見國有故中有王出疆巡守征伐。皆須令宿。增成先鄭義也。案賈說亦非也。鄭引文王世子及諸子職文者。證有故則國子有宿衛之事。但國子宿衛雖庶子官所令。既入宮。則亦由宮正令宿。故云蓋亦存焉。云蓋者。以彼二經無文。鄭互推補之也。

**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人〔疏〕注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賈外內。深宮固門。關寺守之。此辨外內與彼義同。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也。功。〔疏〕稽其功緒者。賈疏云。宮正考其宮中當兼關庶子。賈說未改。云糾其德行者。謂教羣吏及羣子等以六德六行。與師氏爲官聯也。凡國子皆入王宮左之小學。此官所掌者。宮中官吏子弟。及宿衛士庶子等。亦糾其德行。下文又云。教之道藝。明雖貴遊宿衛。亦不應學也。注云。稽。猶考也。計也者。稽考。小司徒實人注並同。稽訓留止。引申爲審慎考計之義。小爾雅廣言亦云。稽。考也。計訓互詳小宰疏。云功。吏職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功。事也。廣雅釋詁云。職。事也。凡吏受職則有事。事成則有功。故職

事通謂之功。云緒其志業者。內宰注云。緒、業也。顧炎武云。已成者謂之功。未成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中庸曰。武王纘大天王季文王之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鄭司農云。幾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疏注。出。亦不得入者。孔廣森云。漢書嚴延年傳注。張晏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稟。〔疏〕注。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門也者。賈疏云。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乃得出入也。又云司馬殿門者。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干石皆號司馬殿門也。王應麟云。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設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徵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寶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王嘉傳。為郎。坐戶殿門失闕免。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阮元云。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司馬殿門即殿司馬門也。案阮說是也。劉向列女傳辯通籍齊鍾離春傳。齊有司馬門。則周季已有此制矣。云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王制注云。譏苛。察也。幾譏。荷苛。字並通。春官世婦及射人經注並作苛。關人司關。萍氏環人注同。比長注又作呵。正字當作詞。說文言部云。詞。大言而怒也。荷苛皆假字。呵即詞之俗。賈疏云。案關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謂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職雖不同。皆是守禁。此經直云幾其出入。明知有此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此增成司農義也。詒讓案。疏數者。謂出入疏數異於平時。則亦幾荷之。云稍食。稟者。內宰廩人掌固注義並同。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尙部云。稟、賜穀也。賈疏云。稍。則稍稍與之。則月俸是也。則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之類。其祿與之米稟。故云祿稟也。易祓云。當是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金榜云。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沈彤云。稍食。食之小者。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馭夫為中士下士。宮中則師圍府史以下。觀宮正食官府之衆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說誠然。而疏以稍食為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案易。金、沈。三說是也。校人先鄭注云。稍食謂稟。此訓最析。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亦以祿食並言。然則有爵則有祿。有事則有食。故廩人以稍食匪頒二者並舉。食異於祿明矣。以經考之。賦祿或以田。或以米粟。奠食則一以米粟。無以田者。自鄉以下。至命士。皆有爵者也。故皆給祿不給食。祿之多寡有定。視命數以為差。小宰云。聽祿位以禮命。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為之。

校人云。等馭夫之祿。是也。不命之士。及庶子庶人在官者。皆無爵而有事者也。故皆給食不給祿。檀弓云。仕而未  
有祿者。是也。食之多寡無定。視其事之繁簡。功之上下。以歲時稽而均之。小宰六敘正羣吏云。以敘制其食。醫師  
云。歲終稽其醫事。以四等制其食。內宰掌內官云。均其稍食。夏官廩人云。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  
校人云。等宮中之稍食。是也。稍食亦曰稟食。聘禮云。既致饗。旬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是稍食稟食義同。  
墨子七患篇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早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  
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無祿而有稟食。卽所謂稍食也。中庸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爲餼。餼稟稍食  
也。彼說百工以無祿故有稍食。餼稟亦卽稟食也。大府。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稍秣卽芻秣。稍秣卽給牛馬之  
稟食也。人之稟食。謂之稍食。猶之牛馬之芻藁。謂之稍秣矣。稍食。通言之或亦謂之祿。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庶人在官者。不得有祿。孟子王制所謂祿實。卽稍食。燕禮士旅食注云。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  
庶人在官者也。然則此注以祿稟釋食。或亦謂非正祿。與燕禮注意略同。但經則凡言祿者皆正祿。與稍食顯有區別。  
鄭既未別白言之。賈疏遂并祿食爲一。使分田制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也。意。解慢也。奇袤。譎觚非常。〔疏〕  
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者。釋文云。袤亦作邪。案。說文衣部云。袤。褻也。邑部云。邪。環邪郡。此經例用古字作袤。  
注例用今字。多借邪爲之。詳司諫疏。去之者。謂擯放不得入宮也。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者。內宰云。分其人  
民以居之。注云。人民。吏子弟。此云吏之家人。卽吏子弟也。宮中吏。卽前注所說膳夫玉府諸官。其官府本在宮內。  
故其子弟得相隨入宮。但此民與內宰之人民所眩甚廣。蓋兼言凡士庶子及虎士守王宮者言之。賈疏謂若司隸隸民之類。  
亦是也。互詳內宰疏。云淫。放濫也者。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淫。放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淫。濫也。云怠。解慢  
也者。亦段解爲懈。說文心部云。怠。慢也。懈。怠也。云奇袤。譎觚非常者。袤。黃丕烈校改邪。賈疏云。兵書有  
譎觚之人。謂譎詐築出觚角非常也。案。賈引兵書。未詳所據。祭義云。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與此奇袤義  
同。孔疏云。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又賈子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奇袤與譎觚  
非常。並謂奇詭不正。譎觚。猶莊子齊物論云。恢恠橘怪。彼釋文引李頤云。橘。乖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桀服。  
譎詭非常之服。觚怪乖詭並聲轉義略同。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此注作譎怪。則司馬貞臆改。不足據也。至此經奇袤  
文凡三見。而注悉小異。內宰。禁其奇袤。注云。奇袤若今媚道。比長。有舉奇袤則相及。注云。袤猶惡也。蓋鄭君  
隨文立訓。總其大要。義並通也。又司救。掌萬民之妄惡過失而誅讓之。注云。妄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



麗於罪者。奇妄。妄惡。義亦相近。奇又作倚。管子版法篇云。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荀子榮辱篇云。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又王制篇云。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即所謂奇妄之民也。會

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疏〕會其什伍者。說

也。宮中宿衛士庶子及虎士等。亦以軍法部署之。以佐守衛。而便校比。猶諸子掌國子合其卒伍也。云而教之道藝者。使就王宮左之小學而教之。與保氏為官聯。亦猶諸子使國子脩德學道也。注云五人為伍者。小司徒族師。及夏官敘官文。

說文人部云。伍。相參伍也。云二伍為什者。說文人部云。什。相什保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為什。云會之者。使輩作輩學。相勸帥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輩。比也。說文人部云。倫。輩也。謂倫輩相合比作功事而學道藝

也。賈疏云。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會。謂會合其宮中子弟。使之以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必會合之者。欲使之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是其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親及切磋琢磨。是其輩學。摠是相勸帥也。云且寄

宿衛之令者。賈疏云。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在家時五家為比。在軍還五人為伍之類。此亦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使之輩學。似若在家也。因使之宿衛以寄軍令也。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導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御當依

保氏作馭。詳彼疏。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賈疏云。謂若保氏云。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亦保氏職文也。案少儀問道藝後鄭注云。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賈

據彼注義。故分道藝為二。王引之云。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道藝即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為術。藝亦是術。故

以道藝連文。道即藝也。司農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導民。故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為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案王說是也。凡經云德者。並指六德六行而言。云道者並指六藝六儀而言。兼舉之。則曰德行。曰道藝。此教之道藝。

道即是藝。與德行無涉。上文云糾其德行。乃是六德六行耳。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後鄭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後鄭亦分釋甚明。學記注蓋偶有不審。不為典要。賈誤會先鄭之指。強分為三。又引保氏養國

子以道為證。不知保氏所教之道亦即藝儀。與師氏教德行異職也。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疏〕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者。正宮中

官吏之月要歲會。亦此官之官成官計也。賈疏云。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祿。故至月終會計之。歲終則會計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也。案稍食與祿異。詳前疏。注云行事吏職也者。上文稽其功績注云。功。吏職也。此云行事。與上文功是一。

故注亦同。凡邦之大事，命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使居其處，待所爲。〔疏〕凡邦之大事者，全經各職所掌。

喪，大師、大田諸事，皆爲大事。此邦之大事。王宮有戒守，則當謂有寇戎及大喪之事。賈疏據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大祀宮中不必有戒守之事。疑此大事不關祀也。宮伯，邦有大事，疏亦惟以寇戎爲釋。注云：使居其處，待所爲者，賈疏云：謂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部。

所守而聽待政令，須有所爲。春秋以木鐸脩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疏〕春秋以木鐸脩火禁者，亦土師宮禁氏脩國中火禁，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脩火禁亦文事，故誓木鐸。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者，明脩火禁必以春秋之義。司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先鄭注云：以三月本時昏，火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火星伏在戌上，使民

內火。火星卽心星。詳彼疏。云：因天時而以戒者，卽因出火入火之時而施禁以戒救之也。賈疏云：此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故脩火禁。夏官司燿云：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下又云：時則施火令，爲焚萊之時。故脩火禁也。秋官司烜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是二月預脩之。三月重掌事，各有所爲，不相妨也。案經云：春秋，不云何月，賈據注推之，謂當在季春季秋，則火出入之後也。姜兆

錫云：春秋謂仲春卯月仲秋酉月也。以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推之可見。案依姜說，則脩火禁在火出入之先，於經義並可通。若然，司烜氏歲止一脩火禁，此官掌宮政，於火禁尤重，故歲兩脩之與。凡邦之事，蹕

宮中廟中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土墳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

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疏〕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賈疏云：謂祭祀之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疏〕事，王當出入來往時，隸僕與王蹕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

也。王出向二處，當侵晨而行，爾時則宮正爲王執燭爲明也。詒讓案：執燭，與宮人聞人爲官聯也。此官唯掌執燭，本不掌蹕事，但其執燭以隸僕之蹕爲節，蓋必王親與祭事乃有蹕。若小祭祀及祈禱王所不與者，則無蹕。此官亦不執燭。當

別使賤者執之。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聞人爲大燭于門外。大射儀亦同。鄭注云：燭，燋也。彼司宮爲宮人，則庶子當卽宮伯所掌之士庶子，蓋亦兼屬宮正。禮經與此經義不迕也。注云

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者，邦，舊本作國。今從宋余仁仲本。賈疏云：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一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

周禮正義 二卷六 七一

正為王蹕。非也。武億云。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此即火禁連文之徵。案武說是也。此凡邦之事。與上文凡邦之大事文例亦正同。先鄭讀二句並不辭。故後鄭不從。又案。文選潘岳藉田賦云。宮正設門閭之蹕。此用先鄭義也。李善注引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則與二鄭讀並不合。不可從。云若今時衛土墳街蹕也者。孔廣森云。衛宏漢舊儀曰。鞶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墳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詒讓案。先鄭意宮正掌宿衛。故又為王蹕。與漢衛士蹕事相類。故舉以為況。文選緒白馬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亦云。大駕園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墳街。今本文選注作墳衛。誤。互詳闕人疏。云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為王於宮中廟中執燭者。舊本廟中下有則字。今據宋本注疏本刪。先鄭以蹕與執燭並為宮正之事。蹕在宮外。執燭則在宮內。謂宮廟二處並當執燭也。宮正不主宮外之事。則不得在外為王蹕。宮內之蹕。又自有隸僕掌之。故後鄭不從。云玄謂事祭事也者。破先鄭國有事為泛指王出行幸之事。賈疏云。謂在宮中廟中二處皆有祭事也。云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者。賈疏云。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案司門云。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則此七祀等是謂羣姓所立者。不在宮中也。祭法又云。王自為立七祀者。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案社稷當在中門內。賈依鄭義。謂在中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又案。月令注云。凡祭五祀於廟。孔疏云。中霤禮文。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七祀加司命與厲。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案如孔說。則七祀皆在廟門內外。鄭以廟亦在宮中。但此經以廟與宮對文。廟以祭祖考為主。餘祀並統於宮。然則此注與月令注義亦無迕也。云祭先公先王於廟中者。司服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窟至諸整是也。后稷及大王以後諸王並為先王。詳彼疏。云隸僕掌蹕止行者者。破先鄭為宮正蹕也。隸僕云。掌蹕宮中之事。先鄭彼注云。蹕謂止行者清道。後鄭以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為句。謂二處蹕止行人。並隸僕所掌。不關宮正。闕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與此文例正相類。云宮正則執燭以為明者。賈疏謂王侵晨行執燭為明。案祭義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彼雖謂郊祀。其宗廟之祭當亦然。然則及闇亦當執燭為明也。引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者。春秋文二年經。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三家經並同。鄭此引以經為傳。又大事上有有字。蓋偶誤記。大事。公穀以為大禘。左傳杜注以為大禘。此引以證祭祀為邦事也。云又曰有事於武宮者。昭十五年經。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左傳杜注云。武宮。魯武公廟。此武宮亦廟也。鄭引之者。亦以證有事為祭祀事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廬。倚廬也。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大喪則授事也。者賤者居聖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案此大喪當亦兼先后及王后之喪言之。賈說未核。說文手部云。授。予也。以廬舍授予當居者。云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者。惠士奇云。荀子大略曰。吉事尙尊。喪事尙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祖。或隱或顯。貴非人君。則祖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尙親而兼尙尊也。注云廬。倚廬也者。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几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云。宮。謂圍障之也。檀。祖也。謂不障。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白虎通義喪服篇云。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聞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賈疏云。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云舍。聖室也者。喪大記云。既練居聖室。不與人。既祥。黝聖。注云。黝聖。聖室之節也。地謂之黝。橋謂之聖。又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壘爲之。不塗壘。所謂聖室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練而居聖室無飾之室。賈疏云。舍對廬。故爲聖室。聖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惠士奇云。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聖。釋名云。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屋下壘壘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壘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練壘之。既祥又加黝聖。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者。雜記云。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殿者也。注云。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然則親者貴者居倚廬。亦以親貴主殿也。賈疏云。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疏謂小功總麻。賤謂士。二者居聖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吳廷華云。倚廬皆在寢門之東。適子當逼寢門。餘以次而東。蓋以親疏別遠近也。又曰。貴賤者。爲異姓之臣言之。親者在前。疏者在後。同姓在前。異姓在後。案依吳說。則同一居倚廬。亦自有親疏貴賤之異。聖室亦然。足與鄭義互相備。引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者。鄭彼注云。謂未練時也。賈疏云。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彼注云。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證貴者居廬。賤者居聖室。一邊之義耳。其實爲諸侯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爲天子之臣也。雜記孔疏云。按聞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聖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聖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聖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聖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是大夫以

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聖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聖室。則此經士居聖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聖室。證賤者居聖室。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聖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孔引庾熊二家說。卽賈氏所本。熊氏或說與雜記注義違。此注又不得據諸侯制。非鄭愜也。依庾熊賈說。則喪服斬衰皆居倚廬。旣練居聖室。乃據親者言之。雜記所云。爲疏者之法。則士於君。雖斬衰。亦降居聖室。蓋於貴賤中。復以親疏別爲差次。經記各舉一隅。不容泥也。

# 周禮正義

## 卷七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疏〕掌

宮之士庶子者。與諸子爲官聯也。凡國子皆掌於諸子。其入衛王宮者。則別以宮伯領之。諸子不掌宮政也。云凡在版者者。版卽宮正之版。宮正通掌宮中官府衆寡之版。宿衛士庶子。蓋亦咳於其中。此官則案宮正之版以令其職事。其不入宿衛者。別著於司士之版。諸子治之。注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者。謂公卿大夫士之子宿衛王宮者。雖有未受爵命者。亦謂之官。猶庶人在官者亦謂之官也。賈疏謂先鄭此注謂若夏官諸子職。彼諸子是下大夫。此宮伯中士。不合掌之。故後鄭不從。非也。諸子雖亦名庶子。然彼爲帥領庶子之官。經中凡言庶子者。乃諸子所屬之人。並非宿衛專職。先鄭何得援彼釋此乎。云版。名籍也者。宮正注義同。云以版爲之者。釋名版之義。論語鄉黨皇疏云。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管子宙合篇尹注云。版。牘也。說文片部云。版。判也。牘。書版也。案。判木以書之。故謂之版。王充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槩。枘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版卽牘之未甚刮削者也。亦謂之方。蒼頡氏注云。方。版也。云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者。大胥注同。漢書高帝紀。詔曰。民前或相保聚山澤。不書名數。顏注云。名數。謂戶籍也。案。鄉戶籍者。卽謂鄉里戶口之名數也。漢時戶籍。亦以版書之。故又謂之戶版。御覽學部引晉令云。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札卽版也。漢戶版制。或與晉同。云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者。御覽職官部引環濟要略說同。此增成先鄭義也。諸吏。卽宮正注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是也。賈疏云。吏謂卿大夫士之總號。以其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故也。惠士奇云。趙策。左師觸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卽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無事者。國子貴遊子弟也。詒讓案。稿人。饗士庶子。後鄭彼注云。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與此注同。而大司馬。王甲勞士庶子。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之戒令。注云。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彼二注以庶子爲卿大夫之子。不分適庶。則士卽指上中下士。又與此注微異。蓋鄭本無定解。以經攷之。士庶子不當分適庶。此注義非也。金榜云。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烹之事。大司馬。王甲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司。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之禮。大夫賦子男之禮。士賦諸侯之卿禮。庶子壹賦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並云。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有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庶殊也。翕正雙云。宮伯云。王宮士庶子。外饗酒正云。饗士庶子。司士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象胥云。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大僕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掌客云。士賦諸侯卿。庶子賦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阼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所名庶子者同。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爲縣令。使少庶子伴愛於御史。內儲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強。史記扁鵲列傳云。虢門下中庶子。蓋典謁者。士大夫家有之。夏官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爲魏相公叔痤中庶子。亦家臣也。案金匱說並覈。金謂士庶子以已命未命爲別。亦致搆。蓋周時凡貴族子弟。無論適庶。並謂之國子。師氏所教。保氏所養。諸子所學者。是也。國子之中適者謂之門子。小宗伯所學者是也。其以才藝選擇爲宿

衛。及給侍御守園者。謂之士庶子。則無適庶之分。其備宿衛者。亦不必王宮內諸吏之子也。凡士庶子或出於王族。其在侯國謂之公族。故衛宏漢舊儀云。周千八百諸侯。其長伯爲君。次仲叔季爲卿大夫。其支屬爲士庶子。皆世官位是也。或出於異姓。卿大夫士子弟。若趙左師觸龍請以少子衛王宮是也。綜校全經。士庶子內備宿衛。外從巡守。且歲時有饗。死傷有弔勞。職任既親。恩禮尤備。其爲貴游子弟。殆無疑義。象胥掌客。敘庶子於士之下。皆單稱庶子。不連士爲文。則經之凡言士庶子者。所謂士。卽上中下士。凡王族及羣臣子弟既命而有爵者。如司士王族故士是也。春秋繁露爵國篇說天子官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蓋卽指此。其未命者。下士一等。則與庶人在官者等。以其世家貴胄殊異之。故不曰庶人而曰庶子。其他公邑及都家咸有貴族。侯國亦有公族世族。故亦有庶子。若掌固朝大夫諸職。及燕禮大射儀所云皆是。新序雜事篇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墨子尙賢上篇。又謂之門庭庶子。此亦侯國宿衛侍從之庶子。以其侍衛宮庭。故謂之中庶子。書康誥又有外庶子。外者。對中之言。謂庶子之不充宿衛者也。至韓非子。戰國策。及史記所說庶子。蓋皆良家少年子弟爲家臣給使令者。雖職事卑褻。然亦周官都家庶子之遺制也。夏官諸子職兼掌庶子。燕禮謂之庶子正。若此經及燕禮大射儀所云庶子。卽諸子所掌之人。而非官。鄭儀禮注誤會燕儀之文。遂盡以彼庶子爲諸子官。非也。又小司徒之餘子鄭注云。卿大夫之子。蓋亦謂卽庶子。今案。彼餘子乃羨卒。與庶子異。鄭并爲一。亦非。詳諸子及小司徒疏。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也。敘。才等也。庶子異。鄭并爲一。亦非。詳諸子及小司徒疏。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也。敘。才等也。

〔疏〕秩。謂依班秩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第。王引之云。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第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案王說是也。凡經云秩敘者。並當爲辭之借字。說文豐部云。辭。爵之次第也。引虞書曰。平黜東作。今經典通借秩爲之。注云。秩祿稟也者。左莊十九年傳。收膳夫之秩。杜注云。秩。祿也。荀子疆國篇云。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楊注云。秩祿皆爲廩食也。鄭意後文云月終則均秩。卽宮正云月終則會其稍食。故以祿稟爲釋。然彼二文實不相涉。此義未塙也。祿稟詳宮正疏。云敘。才等也者。敘。注例當作序。詳小宰疏。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勳注云。等猶差也。鄭意後文云歲終則均敘。卽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故以才等爲釋。此義亦未塙。才等。謂才高



下之等差也。云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者。據諸子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唯所用之。又云。凡國正勿及。是它官不得役國子。此宿衛士庶子。即於國子中選擇用之。鄭意宮伯雖專主宮中士庶子。與諸子通掌國子不同。然庶子本屬天子。則天子有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侯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得役宮衆。故據彼文爲釋。

沐之〔疏〕注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侯便也者。賈疏云。以其言八。似若八方爲四方四維然。相徵察來往處。〔疏〕候望皆便。故次舍皆八也。孔廣森云。此約漢法言之。西京賦所謂衛尉八屯者也。案孔說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士則傳宮外向爲廬舍。與此注四角四中之制正相似。徵候者。說文

各部云。徵。循也。人部云。候。伺望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尉掌徵循京師。顏注引如淳云。所謂游徵循禁盜賊也。此士庶子亦掌游徵循行宮內外伺望非常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者。王南宮北宮非宿衛所居。則內當謂路門外應門內。及北宮以後。皆有八次。依方位分列其間。凡路門外之次。皆在治朝左右。八舍則在

舉門內。及東西北宮周垣之內。環繞列處。周書克殷篇云。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孔注云。大卒。屯兵以衛也。國語楚語云。榭度於大卒之居。案大社在治朝之右。而大卒之居與彼相近。然則榭或即宿衛八屯之一與。云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者。賈疏云。謂宿衛之處稍在前爲之館也。舍者。若掌舍之舍。亦舍息休止之處。故鄭爲

休沐之處也。論讓案。宮正注以次爲諸吏直宿之處。舍爲其所居寺。義與此注同。然則此次。亦即衛士直宿之處。舍。其聚居之官寺。宿衛必分班更迭入直。退直則歸休沐。初學記政理部云。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

息以洗沐也。依後鄭義。宿衛士庶子當直。則宿於路門及應門外之八次。退直休沐。則止於舉門內之八舍。士庶子之次舍雖並在宮中。亦自有內外之別。二鄭說本不異。賈謂後鄭不從先鄭。非也。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疏〕若邦有大事說本不異。賈謂後鄭不從先鄭。非也。

之者。賈疏云。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論讓案。大事亦當兼大喪。戒守。及王巡守。殷國。士庶子從行。不徒大師也。互詳宮正疏。注云。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者。

明宮衆即宿衛士庶子也。象胥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彼下事不作士以上。而大事作諸侯等。不妨兼及士庶子。此大事則或有急變。宮衆亦被選當行與彼文不迕也。月終則

均秩。歲終則均斂。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頌讀爲班。班。布也。〔疏〕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斂者。謂均平

均秩。歲終則均斂。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頌讀爲班。班。布也。〔疏〕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斂者。謂均平

才等。義未允。惠士奇云。宮正之士庶子。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唐之府兵。宿衛者皆月上。然則月終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敘者。猶衛卒之歲更。蓋番上更休。皆有秩敘。各得其均。案惠說是也。此士庶子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雖與漢衛卒唐府兵微異。然其更番宿衛。則與歲更月上之制略同。云以時頒其衣裘者。賈疏云。夏時班衣。冬時班裘。注云頒讀爲班。班。布也者。此與大宰匪頒義同。彼先鄭注亦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班訓布。大史注亦同。小爾雅廣詁云。頒。布也。廣雅釋詁云。班。布也。是頒班義通。云衣裘若今賦冬夏衣者。鄭舉漢法爲況。明此頒爲常賜也。漢時宿衛吏士蓋有賦冬夏衣。賈疏云。賦。班也。班之與賦皆賜授之義。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疏〕掌王之食飲膳羞者。掌酒人。漿人。庖人。醢人。醢人等共之。云以養王及后世子者。春秋僖五年穀梁傳云。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公羊傳云。世子。猶世世子也。白虎通義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尙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案世大字通。此經並稱世子。唯諸子職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明世大得互稱也。又司市。世子爲國君之子。與此異。賈疏云。舉尊者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以下亦養之。案賈兼及羣臣者。謂貴近諸臣食於官者。若左襄二十八年傳說齊卿有公膳是也。膳夫當亦掌其膳羞之法數。其退食於家。則非此官所掌也。注云食。飯也者。釋文云。飯。依字作飴。案說文食部云。食。米也。飯。食也。飴。卽飯之俗。陸說非。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穀食曰食。此食卽六穀之飯食。醫謂之六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稊。食。蝸醢而苽食雞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是也。云飲。酒漿也者。說文飲部云。飲。獸也。飲卽飲之隸變。釋名釋飲食云。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案酒。卽酒正之三酒。漿。卽下六清。而六清內之醴。醫亦通爲酒。並所以供飲。故通謂之飲。云膳。牲肉也者。廣雅釋器云。膳。肉也。謂正饌者六牲之內。云羞。有滋味者者。庖人注義同。庶羞百有二十品。皆肉及菜果之有滋味者。故於膳之外別言之。案內則載上大夫庶羞二十豆。目之爲膳。彼庶羞卽此羞。六牲之外。有雉兔鶉鴛。亦名膳者。蓋散之得通。云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者。賈疏云。下文仍有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齋。不言之者。此舉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略而不言。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

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齏。

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

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脾。擗珍。漬。熬。熬。肝膾也。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齏。以五齏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齏。菹醢物六十齏。

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疏〕凡王之饋者。此王饋食之大數也。王舉則此官依法數共而親饋之。庶。菹。彫胡也。六清。水漿醴醕醫醢。注云進物於尊者曰饋者。賈疏云。據此文云王之饋。及少牢特牲皆云饋食。是進物於尊者曰饋。鄭注玉府云通行曰饋者。後對獻是進物於尊。則饋是通行也。詒讓案。此謂膳夫親進饋於王也。說文食部云。饋。餉也。淮南子詮言訓許慎注云。饋。進食也。士虞禮特豕饋食注云。饋猶歸也。凡經典於生

人飲食鬼神祭享通謂之饋。亦並取進餉之義。本不辨尊卑。鄭緣文為訓耳。云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者。食膳飲羞珍醬六者成備其物。是饋饌之至盛者。故下注云殺牲盛饌曰舉。但此皆通舉大數。不必盡用。其常食亦取具於是。而

數尤少。唯王所欲而進之。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者。牧人注義同。說文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引申為凡畜之稱。鄭意此六牲即庖人之六畜。故彼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也。王引之云。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

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菹。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菹。所謂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菹為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矣。鴈謂鷓也。羹典。二生一死贄。馬融以二生為羔鴈。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鷓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

魚亦可畜之也。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菹。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鄭未

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案王說是也。姜兆錫說同。此經所用者。生人膳食之六牲。牧人所掌者。鬼神祭祀之六牲也。馬尤為大牲。不以供膳羞。惟大司馬喪祭奉之。明其不常用也。云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者。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注云。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案。庶羞者。別於正饌之言。凡祭禮食禮。三牲骨體腸胃膾魚腊並在俎。肉羹滯在銅及豆。醬之醯醢。是為正饌。此外三牲臠臠炙。及他禽獸蟲魚菜果衆物在籩豆者。並

謂之庶羞。是為加饌。所以備極珍味。故其數特多也。賈疏云。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中。從臠臠臠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鴛。此則出禽獸也。案。據內則庶羞尚有出於蟲魚菜果者。鄭賈不言。亦文

不具也。又案。此羞百二十品。據共王饋食庶豆之大數言之。其飲酒則又有籩。二者通爲百二十。王與賓客饗食燕蓋亦用之。而數則有隆殺不同。其祭禮朝事饋食之豆籩。加豆籩羞籩。亦通謂之薦羞。詳宰夫籩人醢人疏。云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者。公食禮載國君食下大夫之庶羞。臠一。臠二。臠三。牛炙四。醢五。牛臠六。醢七。牛脰八。羊炙九。羊臠十。醢十一。豕炙十二。醢十三。豕臠十四。芥醬十五。魚臠十六。所謂下大夫十六豆也。公食禮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鶩鴛。則雉十七。兔十八。鶩十九。鴛二十也。內則文與公食禮同。惟以牛脰爲牛臠。鴛爲鶩。所謂上大夫二十豆也。是上下大夫禮其物數備於彼二經也。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者。賈疏云。此經云百有二十者。是天子有其數。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內則云。牛脰及鴛鶩范芝栒已下三十一物。鄭注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亦是有其物未盡聞也。案賈謂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以籩豆分之。則六十豆也。凡食有正豆。有庶羞之豆。掌客取殮。正豆謂之豆。庶羞謂之食。其數正等以次差之。天子正豆有庶羞。蓋皆六十。此經醬用百二十醬。正豆卽在其內。饋食之庶羞唯有豆。其見於掌客。公食大夫禮者。並爲豆而無籩。而內則牛脰等三十一物。鄭並以爲庶羞。內有脰脯。湊棗栗榛。皆見於籩人。則鄭謂庶羞亦有籩。蓋燕飲之所用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鄭彼注及掌客注謂彼皆堂上正豆。孔疏引熊安生說以爲正羞醢醢百二十醬之等是也。彼疏又引皇侃云。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案皇氏以彼爲庶羞。與鄭注及公食禮不合。孔亦所其非是。其謂天子庶羞籩豆各六十。則與鄭賈說同。是則下大夫正豆十六。堂上六。庶羞亦十六豆。上大夫正豆二十。堂上八。庶羞亦二十豆。子男正豆二十四。堂上十二。庶羞亦二十四。侯伯正豆三十二。堂上亦十二。庶羞亦三十二。諸公正豆四十。堂上十六。庶羞亦四十。天子正豆六十。堂上二十六。庶羞亦六十也。但天子正豆東西夾各十七。卽違鼎俎奇籩豆偶之義。故王引之所其非。而謂天子當四十八豆。堂上二十。東西夾各十四。其說較通。然與禮器不合。竊疑天子或當五十豆。堂上二十六。東西夾各十二。經有六十者。亦備其數。不盡用也。庶豆亦五十籩如之。故內饗食醫並云百羞。國語周語云百籩。荀子正論篇說天子食禮云。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似亦指進庶羞言之。云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脾。擗珍。漬熬。肝骨也者。並據內則爲說。彼文云。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云。曰淳熬。鄭彼注云。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又。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云。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又。炮。取豚若將。剗之。剗

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皴。為稻粉。極漉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菹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牝羊也。封。剝。博異語也。謹當為謹。聲之誤也。塗。塗也。謂之脯者。謂皮肉之上。魄莫也。極。漉。亦博異語也。極。讀與滷。滷之滷同。菹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皴。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醢醢。可食也。又。擣珍。取牛羊糜鹿麋之肉。必朕。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執出之。去其皴。柔其肉。注云。朕。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臄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又。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注云。漉亦漬也。又。為熬。捶之去其皴。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醢之。乾而食之。注云。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又。肝膾。取狗肝一。蠶之。以其膾。濡炙之。舉焦。其膾不羶。注云。膾。腸閉脂。賈疏云。是為八珍。彼有糝與筋。彼是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醢醢也者。據醢人。共醢六十醬。醢人。共醢物六十醬。掌客。上公饗餼醢百二十醬。即此醬之數也。說文酉部云。醬。醢也。从肉酉。酒以釀醬也。引聲。案醬即醬之俗。醢亦含齋菹蕪等言之。故論語鄉黨皇疏云。古者醬齊菹三者通名也。江永云。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豕肉作之。又陸產之物有蜃兔鷹。水產之物有蝸蠹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醢為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服脩蜃醢。脯羹兔醢。饗膚魚醢。魚膾芥醬。饗腥醢醬是也。凡稱醢醬。或單言醢者。醢醢也。言醢醬者。以醢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牲和用醢。用梅醬作之者。為醢醢。醢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是也。案江說甚嚴。唯王舉用大牢。則醢醢當兼有羊牛豕肉之醢。互詳醢人疏。云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醬。以五齋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齋菹醢物六十醬者。據醢人醢人文。醢醢各六十醬。合之。正百有二十醬。證醬即醢醢也。齋者。醢之隸變。說文缶部云。醢。汲餅也。既夕禮注云。瓦器。其容蓋一。般。廣雅釋器云。麇。瓶也。麇醢並醢之俗。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醬以盛醢醢。高一尺。受二斗。案依陶人注。則般受斗二升。故賈聘禮疏謂醬與盞同受斗二升。禮圖說與既夕注義不合。恐誤。鄭司農云。羞。進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羊部云。羞。進獻也。大司徒牛人小子司士注並同。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者。據食醫文。大宰有九穀。此止用六者。與倉人注之六米同。皆謂穀之有米可為飯者。九穀中有麻。與大小豆並不成米。不可為飯。故不用。先鄭釋大宰九穀。有稷無粱。則非也。玉藻說諸侯注云。朔月四簋。依注當為黍稷稻粱。孔疏云。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

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也。案據孔說。則天子唯朔食備用六穀。常食亦止四簋。無諸侯朔食同也。云苽。彫胡也。者。食醫注同。說文草部云。苽。彫苽。一名蔣。西京雜記云。苽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廣雅釋艸云。苽。蔣也。其米謂之彫胡。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苽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苽梁只。王逸注云。苽梁。蔣實。謂彫胡也。案亦苽。彫苽。彫苽。字並同。唐慎微證類本草。引蘇頌圖經云。苽卽江南人呼爲荻草者。生水中。葉如蒲葦。其苗有根梗者謂之苽蔣艸。至秋結實。乃彫胡米也。程瑤田云。荻草有牝牡之異。根成菌者。俗呼荻筍。其草不抽莖。不秀不實。根不成菌者爲牡。秋末抽莖吐秀結實。案程說甚覈。淮南子詮言訓云。苽飯牝牛。俗弗能甘也。古文苑宋玉諷賦云。爲炊彫胡之飯。是古人有以苽米爲飯。內則云。苽食。論語鄉黨篇云。雖蔬食菜羹。祭。必齊如也。故二鄭以充六穀之一。但苽非常食。劉向列女傳母儀篇云。精五飯。蓋以六穀去苽。是爲五饌矣。云六清。水漿醴醢醫醢者。釋文云。醢本又作涼。又醢作醢。案此卽漿人之六飲也。彼文醢亦作涼。醢卽馳之俗。陸本非。彼六飲中醢醫醢並有清糟據彼注。漿涼亦當清糟兩有。此云六清者。以水唯有清無糟。又飲以清爲主故也。王日一舉。鼎十有一物皆有俎。殺性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疏〕王日一舉者。朔望牢。皆特殺也。云鼎十有二者。專據盛食大牢言之。鄭賈謂凡王舉皆大牢。非也。詳後。注云殺性盛饌曰舉者。鄭意凡特殺謂之舉。而王食則大牢。賈疏及玉藻孔疏說同。金鷄云。舉者。殺性盛饌也。大牢少牢特性皆可言舉。不必大牢也。膳夫云。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性。朔日少牢。降殺甚明可知。王日一舉。爲少牢也。禮弓云。國亡大縣邑。君不舉。玉藻云。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諸侯日食特性。朔月少牢。是特性少牢皆可稱舉。何必大牢乎。下文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諸不舉。承上日一舉而言。皆指少牢。并包特性。少牢且不舉。則大牢不言可知也。玉藻言諸侯特性三俎祭肺。而曲禮云。歲凶君膳不祭肺。是諸侯歲凶不得日食特性可知。天子歲凶不得日食少牢。所謂大荒則不舉也。大札與天地有災。邦有大故。更可知矣。案金說是也。鄭以殺性盛饌舉。不實言何性。則亦以特性以上皆爲舉。但此注之意。以後賈疏引鄭志說推之。則專指大牢耳。其曲禮內則注。並從玉藻日食少牢之說。蓋鄭二禮注自有兩解。賈後疏。及王制孔疏。並謂日食大牢爲周公所制禮。日食少牢爲衰世制。非也。國語楚語云。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性。庶人食菜。祀以魚。章注云。舉。人君朔望之盛饌。案章氏以大牢爲天子朔望盛饌。則亦謂王日食少牢矣。

竊謂彼文以尊者曰舉對卑者曰食。此可證鄭殺牲盛饌之說。彼文特牛少牢特牲並謂之舉。此可證金氏舉不必皆大牢之說。惟彼舉專指朔望盛饌而言。故曰大牢。此舉則兼朔望及常日而言。朔望大牢。日食少牢。皆每日特殺。卽同謂之舉。賈子禮篇云。天子饋牲而食。以優飽也。蓋亦指日食少牢而言。云王日一舉。以朝食也者。賈疏云。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案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餒。餒者。餒朝之餘。則遂以食之。謂朝之食。明知先朝食。次乃日中而餒。案賈謂一日之食有三時。是也。三時者。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中至日昃。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是朝食在禺中前。故後注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明朝食之外。尚有日中夕食。與玉藻注義同。論語鄉黨篇。不時不食。集解引鄭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鄭意蓋謂食必三時。通於上下。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饋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大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土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卽食。飽卽作。故無數。彼謂天子日四食。諸侯以下以次遞減。與鄭說不同。今案此經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日無四食明矣。說文食部云。饋。日加申時食也。申食正在日下側時。則已啗於夕食。論語亞飯三飯四飯。自是一食侑樂之節。白虎通說誤。云后與王同庖者。賈疏云。案玉藻云。夫人與君同庖。鄭注云。不特殺。明后亦與王同庖可知。案依鄭賈說。同庖亦謂同食一牢。郊特牲云。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列女傳貞順篇。衛寡夫人曰。唯夫婦同庖。故知王與后同庖。其母后及世子以下則異庖也。云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者。聘禮致饗云。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臠、臠、臠、陪牛羊豕。鄭彼注云。陪鼎。三牲臠臠臠。陪之。庶羞加也。膚。豕肉也。又公食大夫禮注云。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賈疏云。鼎十有二者。案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耦者。謂正鼎九。陪鼎三。卽是奇數。總而言之。卽十二。郊特牲孔疏云。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九。又有陪鼎。臠一也。臠二也。臠三也。詒讓案。公羊桓二年何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此皆專據正鼎而言。少牢饋食禮正鼎五。特牲饋食禮正鼎三。卽大夫士之祭禮。天子時祭及大舉皆大牢。故正陪有十二鼎。若少牢。則牢鼎無牛。陪鼎無臠。特牲則正鼎又無羊。陪鼎又無臠。數皆不備十有三。經舉多以略少也。云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者。釋經物皆有俎也。王制孔疏。公羊桓二年徐疏。引此經。並讀鼎十有二物爲句。失之。此亦大舉大牢之俎數也。俎以載牢鼎之實。內饗注云。取於鼎以實俎。說文且部云。俎。禮俎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俎。肉几也。明堂位云。周以房俎。聶氏三禮圖引三禮舊圖

云。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賈疏云。言實。卽牛羊豕之類也。亦九俎者。陪鼎三。臠臠臠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詒讓案。若少牢則俎五。特性則俎三。皆不備九。經亦舉多以賅少也。又陪鼎之實實於三豆。此不言者。文略。賈疏又云。案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若然。此周禮周公大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案賈說非也。經云鼎十有二。蓋專指朔望盛饌舉之尤盛者言之。與上云舉關朔望與日食者不同。詳略不嫌互見。經文固有此例。鄭注此謂日食大牢。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遂序玉藻難據。賈孔迺疑其別據衰世或異代法。誤益甚矣。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祭謂刊肺脊也。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疏〕王日一舉爲文。明殺性盛饌。必奏樂。與大司樂爲官聯也。玉藻云。奏而食。注云。奏。奏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賈疏云。上言王日一舉。此云以樂侑食。卽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案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尙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大司樂或不令奏。故不言之矣。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案賈說是也。論語微子皇疏謂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則不奏。王制。玉藻云日食爲夏殷禮。其說不足據。左哀十四年傳說。宋向巢每食擊鍾。將食又奏。是侯國之鄉日食亦奏樂。則王日食必奏樂可知矣。大戴禮記保傳篇引青史氏記說。王后就燕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盧注云。大師。警者。大宰。膳夫也。以相推約。王舉在寢。亦宜此官與警師同御左右。若然。王日三食。朝食最盛。其宥樂既大司樂令奏。日中夕食禮稍殺。或大師令奏與。又王后與世子大食亦當有樂宥。經文不具也。互詳大司樂疏。云膳夫授祭者。賈疏云。謂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曲禮云。殺之序。徧祭之。今徒言祭肺者。略舉其首者也。詒讓案。授祭。卽大祝九祭之共祭。凡食祭。近者授。遠者不授。燕禮云。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膳宰卽膳夫也。授祭。互詳大祝疏。又案。王朝食盛饌。其授祭諸事。此官之長親侍。蔡邕集明堂月令論。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出居東門。膳夫是相。蓋卽侍王朝食之事也。其日中夕食。則下云。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是也。其禮略殺。或中士以下更迭侍御與。注云侑。猶勸也者。毛詩小雅楚茨傳文。大司樂三宥注同。此亦當作宥。宥本訓寬。段借爲勸助之義。詳大司樂疏。云祭謂刊肺脊也者。謂飲食之祭。明堂位



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說文刀部云。刊。切也。特牲饋食記。離肺一。刊肺三。鄭彼注云。離猶捧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刊肺。為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刊為切。又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注云。肺不離者。刊之也。不言刊。刊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刊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又特牲饋食禮。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嚼之。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嚼之。所以導食通氣。賈疏云。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名離肺。此為食而有也。二者名為祭肺。亦名刊肺。此為祭而有也。但舉肺離而不絕。刊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為食而授。即舉肺也。鄭以經直云祭。不言舉。又不言離。直云祭。故云祭謂刊肺也。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刊肺也。若然。鄉飲酒。鄉射。無連言脊。今兼言脊者。依士虞。特牲。皆言授肺脊。故鄭依之而言。案賈說是也。禮經通例。凡祭祀。有祭肺者刊之。祭後不嚼。又有舉肺者不刊。祭則嚼之。食禮但有舉肺。無祭肺。此王食。宜用舉肺。而云刊肺者。鄭意蓋依公食大夫禮。用刊肺以優尊。故刊之。便王祭也。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者。曲禮。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又士昏禮注云。必為所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論語鄉黨皇疏云。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籩地。名為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釋文引干注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民起居。案依鄭賈說。凡食祭泛祭。先造食之人無所主命。干氏祭五行六陰之神。五行即十日。六陰即十二辰六陽六陰也。其說不知何據。云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者。說文品部云。品。衆庶也。引申為周徧之義。玉藻說君賜臣食之禮云。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鄭彼注云。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不嘗羞。膳宰存也。彼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云。必先徧嘗之。孔疏云。品猶徧也。案此云品嘗食。猶王藻云辯嘗羞也。膳夫共王食。故掌為王嘗羞。道王使食之。卒食。以樂徹於造。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樂徹于造者。食終復奏樂徹膳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食以禮。徹以樂。賈疏云。卒。終也。天子食終徹器之時。作樂以徹之。但天子祭祀。歌雍以徹。徹食器之時。樂章未間也。惠士奇云。以樂徹者。荀子正論曰。天子曼而饋。伐罍而食。雍而徹。淮南子主術曰。鼗鼓而食。奏雍而徹。鼗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案據惠說。則天子食亦以雍徹。與祭祀同。詳樂師疏。注云造。作也者。爾雅釋言文。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者。賈疏云。二鄭義同。皆謂造食之處即廚是也。案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彼亦是置食處。今此不徹於閣者。但閣內別置新饌。案文王世子未有。原即此。亦不重進。故徹於造。惠士奇云。大祝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



之不〔疏〕大喪則不舉者。凡不舉。並謂不特殺牲也。蓋食魚腊之屬。大喪則又不肉食。禮尤殺也。以下五者。皆舉。王遇喪災減膳之事。惠士奇云。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為非禮。又云。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尙稷食菜羹。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案惠說是也。大喪闕王后世子。詳宰夫疏。曲禮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為之不樂食。是小喪王不樂食。則不殺牲盛饌可知。此不舉。皆主王言。賈疏謂大喪不舉屬臣子。誤。注云大荒凶年者。大宰注云。荒。凶年。此云大荒。猶大司樂云大凶。春秋經云大饑。穀梁傳云大侵也。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鄭注云。禮食殺牲則祭先。不祭肺。則不殺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君食不兼味。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保傅曰。王失度。膳夫徹。其膳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徹犛鵝。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圍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墨子七患篇云。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三。並大荒不舉之事。云大札。疫癘也者。大司徒。大宗伯。大司樂注。及司關先鄭注。義並同。說文尸部云。疫。民皆疾也。癘。惡疾也。釋名釋天云。厲。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左昭四年傳云。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杜注云。天死曰札。國語周語。民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云。疫死曰札。管子五行篇云。早札。苗死民厲。秦厲卽厲之借字。云天裁。日月晦食者。說文火部云。裁。天火曰裁。重文災。或从山火。災。籀文从𠂔。此經例作裁。注例作災。亦或作灾。蓋漢時通用災字。亦注從今字之例也。此注各本並作裁。疑後人依經改之。案通言之。天地變異。皆謂之裁。日月晦食者。謂晦與食並為天裁也。左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傳。並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春秋經。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公羊傳並云。晦者何。冥也。何注云。晝日而冥。穀梁傳十五年傳義同。賈疏謂日食在晦朔。謬。云地裁。崩動也者。賈疏云。左氏書地震及梁山崩是也。詒讓案。左成五年傳說。山崩川竭。君不舉。是其事。云大故。寇戎之事者。大祝注義同。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凶荒札喪。上文已具。故知大故唯據寇戎言也。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君不舉。是寇戎君不舉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者。賈疏云。引之在下者。欲見大故中含殺不舉之事。國語周語亦有此文。章注則云。不舉樂也。賈疏謂。彼不舉者。謂不舉樂。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亦謂

不舉樂。故引以爲證。蓋本章說。然非此經之義。先鄭意似亦不如是也。王引之云。左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襄二十六年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膳夫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而昭十七年傳。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案王說足申先鄭義。但不舉樂。亦自是先秦古說。韓非子五蠹篇云。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是章釋不爲無本。但於此經義自不相應耳。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疏〕食則奉膳贊祭者。說文手部云。奉。承也。贊祭即授祭也。蓋亦以樂侑食。品嘗食。與朝食同。注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者。說文手部云。宴。安也。燕。宴之假字。以王日三食。日中與夕食。饌具減殺。別於禮食及朝食盛饌。故謂之燕食。與小臣道僕燕出入之燕義略同。王制孔疏。謂食禮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諸公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案孔說禮食。即此下文王賓客食是也。蓋王無與臣下旦夕燕食之禮。故士相見禮君賜臣食。注亦以爲禮食。明此王燕食。非與羣臣食。唯有旦夕自食得爲燕食也。賈疏云。案上王日一舉。鄭云謂朝食。則此云燕食者。謂日中與夕相接爲三時。案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爲三時食。故燕食以爲日中與夕。云奉膳。奉朝之餘膳者。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注云。餽。食朝之餘也。賈疏云。則一牢分爲三時。故奉朝之餘餽也。云所祭者牢肉者。賈疏云。案玉藻。諸侯云。夕深衣。祭牢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故言所祭者牢肉也。贊祭者。助王祭牢肉。案鄭玉藻注又云。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孔疏云。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膳夫親徹胾俎。胾俎最尊也。有胾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疏〕者。謂若特性少牢。主人受戶酢。戶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戶酢禮亦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疏〕者。謂若特性少牢。主人受戶酢。戶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戶酢禮亦當然。賓客食。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胾俎。此二者皆名胾俎。膳夫徹之。詒讓案。此云王賓客食者。對上王燕食爲文。言食。而饗燕咳於其中。燕禮云膳宰徹公俎。是燕亦膳夫徹君俎也。注云膳夫親徹胾俎。俎最尊也者。胾俎。特性。少牢饋食禮。並作胾俎。胾俎字通。鄭彼注云。胾俎。主人俎也。案說文官部云。胾。主人階也。以下文及少牢注義推之。鄭意蓋以東階爲主人之位。故即稱主人之俎爲胾。

俎。祭禮主人受酢雖不在阼階。然亦在戶東也。賈疏謂以其胙者酢也。取王與尸賓相答酢之義。則是讀胙爲酢。與司几筵胙席正同。然此義止可通於祭祀饗燕。若食禮。則本無酬酢。賈說不可通於彼也。祭祀及賓客食。雖尊尸賓。然王自有常尊。故膳夫之長親徹之。少牢有司徹注說司馬司士徹俎。不使宰夫特徹胙俎者。彼大夫禮。與王禮異也。云其餘。則其屬徹之者。謂若尸賓之俎。則宰夫使其屬徹之。賈疏云。以其經膳夫徹王之胙俎。明非王胙俎。則其屬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以下是也。詒讓案。宰夫之屬。猶有司徹之宰夫贊者。詩小雅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疏以諸宰爲卽膳夫及其屬是也。其后者。俎。則內小臣徹之。非此官所掌也。云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者。賓客禮食。卽掌客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之等。王待來朝諸侯以不純臣禮。故王亦有胙俎。其與聘使及羣臣食則無也。賈疏云。以其賓客與祭祀同科。故知是禮食。非是凡平燕食。案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賓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俟於廂。今此天子與諸侯禮食。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者。以此經祭祀及特牲少牢禮主人有胙俎。是祭祀飲酒之俎。此經賓客食主人有胙俎。是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食之俎。鄭言此者。亦見胙俎爲主人俎之通名。不專據飲酒醑酢爲義也。

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疏〕注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者。薦脯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賈疏云。先鄭意且起日中食牲牢。日中後空食脯醢。後鄭不從者。玉藻諸侯。猶云夕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又。脯醢者。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已下燕食。有脯無醢。設脯無嫌。若王之日食。不得空薦脯醢。故以爲小事飲酒。云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者。此破先鄭義也。廣雅釋言云。稍。稍小也。以其爲飲酒之小者。別於大事飲酒。故謂之稍事。若禮醢之屬亦是也。士冠禮。賓醢冠者薦脯醢。又。始加醢。用脯醢。賈疏云。案下經燕飲酒。謂大事與臣飲酒。則此云王之稍事。是王小事而飲酒。故空設薦脯醢。若大飲與食。則有牲體。曾云。上言賓客食。下言燕飲酒。而此言王小事飲酒。似屬不倫。按賓客本有稍禮。聘禮記旬而稍是也。且本經數言稍。並注曰稟食。彙人稍禮注云。王稍所給賓客。則此稍事亦當謂給賓客者矣。所以知有脯醢者。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彙人。共賓客之稍禮。注。彙人所給。六漿而已。是稍事賓客有酒漿矣。肉必從酒。量人所謂饗賓制其從獻脯醢之量是也。彼雖王親饗。與稍事王不親饗不同。要無不可以例推之。肆師。共設匪饗之禮。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稍事之有脯醢灼然矣。但致禮。據公食大夫禮。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則享燕之致禮。亦當使大夫。而此膳夫爲士者。蓋致之則

大夫總其事。而薦設則士分其職。亦猶正共禮酒。飲酒使其士奉之與。曰凡王之稍事。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鄭司農者。王之稍。有有故不親饗之稍。有賓未去留閒之稍。故曰凡以舉之。案曾說亦通。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鄭司農人常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疏〕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者。燕即大宗伯饗燕之燕。左昭二十七年傳云。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疏〕齊侯將享公。子家子曰。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是飲酒卽燕也。大宗伯嘉禮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謂王與諸侯諸臣燕也。又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膳宰爲主人。以此推之。則天子之禮賓燕及族燕。亦並膳夫爲獻主也。注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者。王與之周禮訂義引崔靈恩云。凡王燕諸侯皆於路寢。使膳夫爲主人。王不爲主。以燕禮輕。故君不酌也。賈疏云。此約燕禮而知。案燕禮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酌酒獻君。君酢主人。主人酬賓。以後爲賓舉旅。引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者。鄭彼注云。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又燕禮云。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天子膳夫爲獻主。案依後鄭燕義燕禮注義。則是使宰夫爲獻主。左傳齊侯飲魯昭公酒。使宰獻。孔疏亦以宰爲宰夫。若然。彼爲諸侯燕聘賓及異姓大夫禮。與此經王燕及文王世子諸侯族燕使膳夫爲獻主並異。而燕義釋文引別本使宰夫作使膳夫。林喬蔭。黃以周。並據聘禮云。燕則宰夫獻。燕禮亦云。主人筵前獻賓。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明主人與膳宰別。其說甚析。然則燕義別本作膳夫。自是譌文。蓋古書凡言膳宰卽此膳夫。雖亦或通稱宰夫。而聘禮經記宰夫與膳宰並見。明非卽膳夫可知。燕義之文。與彼正合。則宰夫實卽此經天官之攷。鄭說自不可易。先鄭引燕義以證此經。蓋亦同後鄭義。故此注引之。更無駁易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亦主其饌之數。〔疏〕掌后及世子之膳羞者。賈疏云。上云。王日一舉。注。后與王同庖。不言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已下言饋。則膳夫親饋之。故云品嘗食。案內饗后及世子之膳羞。則是后世子內饗饋之。故鄭云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詒讓案。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太宰持斗而御戶右。王后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又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則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而宰徹其膳。盧注云。太宰膳夫也。並卽此官主后世子饌數之事。又后世子大食亦當有樂賔。詳前疏。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鄭司農云。〔疏〕凡內修之頒賜皆掌之者。常賜謂之頒。好賜謂之賜。經云頒賜。蓋兼二賜言之。常賜於大宰九式入匪頒。好賜則好用也。內饗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然則凡肉脩之頒賜。皆膳夫掌其事。饗人共其物。聘禮記云。胙肉及廋車。胙。頒字通。左襄二十六年傳云。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賈子禮篇云。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謂肉脩之頒賜也。注鄭司農云。脩。脯也者。掌客注及說文肉部並同。釋名釋飲食云。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膳人後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賈疏云。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則脩脯異矣。先鄭云。脩脯者。散脯通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疏〕凡祭祀之致福者。凡都

都宗人云。凡祭祀致福。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則經云。凡祭祀。所眚甚廣。賈疏謂專指諸臣自祭家廟。非也。云受而膳之者。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凡致福者。都家宗人致於祭僕。祭僕展其

膳數訖。膳夫則受而膳之。其非祭祀致福而獻膳。則徑致於膳夫。玉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茢。皆造於膳宰。膳宰即膳夫也。注云。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致福者。少牢饋食禮視餼

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此歸胙曰致福。與彼事異而義同。少儀云。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鄭彼注云。攝主曰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依彼注義。則此私祭而云致福者。亦散文通也。

但臣奉君命。爲國祭祀。似亦當有致福。管子小問篇云。桓公即位。令饗社稷禱祝。已疵獻胙。是公祀歸胙之證。竊疑此經祭祀致福。及少儀爲人祭。並舍公祀私祀言之。言家偶不詳當耳。又左僖四年傳說晉太子祭齊姜云。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杜注云。胙。祭之酒肉。穀梁傳十年傳云。世子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醑爲酒藥。胙以

毒。國語晉語說此事略同。此雖非君命。然亦公祀也。又據彼文。則致福歸胙。酒肉兩有。此注止言餘肉。不言酒者。酒以共飲。當酒正受之。非此官專職也。賈疏述注致福下有者字。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

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案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脰歸脰。彼注云。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脰。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故云歸胙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者。膳夫

受胙於王。饋食時則進之以充膳。示不虛受其福也。以摯見者亦如之。鄭司農云。以羔屬雉爲摯。〔疏〕夫以下新任爲臣者。羶摯羔。大夫執

大夫。士執雉。來見王。亦受以給王膳也。詒讓案。此與司士爲官聯也。士相見禮。受摯。復見之有還摯。又云。士見大夫。終辭其摯。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然則羶大夫士見王。亦直受摯不

羶。士執雉。來見王。亦受以給王膳也。詒讓案。此與司士爲官聯也。士相見禮。受摯。復見之有還摯。又云。士見大夫。終辭其摯。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然則羶大夫士見王。亦直受摯不

還。故膳之也。注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者。以大宗伯六摯之內。孤執皮帛。不中膳羞。庶人執鷩。工商執雞。庶人工商無特見王禮。故不數鷩雞也。薛季宣云。司士曰。掌摯士者。膳其摯。後鄭謂膳者入之於王之膳人。然則膳人。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其頒賜諸臣則計之。〔疏〕歲終則會者。此正膳之所受者受之司士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其頒賜諸臣則計之。〔疏〕歲終則會者。亦此官之官成也。膳夫受庖人諸官之歲會而入之冢宰。小宰贊冢宰受而聽之。歲終。亦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云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者。賈疏云。此膳夫所掌膳羞是其正。故世子亦不會。至下庖人。王及后不會。則世子會之。彼禽獻是其加。故會之。注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者。賈疏云。依宰夫職。會是歲計。謂若計則以限尊者有多少。若不計。則任所用。故云不會是優尊者也。云其頒賜諸臣。則計之者。釋經則會也。頒賜。卽上文肉脩之頒賜是也。以頒賜與進膳異。且當有限制。以防濫恩。故計之。

###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鷹野豕兔。六禽。鴈鶉鳩雉鳩。玄謂獸人冬獻狼。夏

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爲〔疏〕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者。賈疏羔豚犢豳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疏〕云。掌其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謂夏官校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此庖人六獸六禽。卽下獸人送之。此庖人得此六畜六獸六禽。共與膳夫內外饗。此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案六牲中羊爲夏官羊人所共。賈誤遺之。又六禽內羔豚犢亦羊人豕人牛人共之。舒鴈則掌畜共之。獸人共者。唯雉鬻耳。賈據後注。謂六禽並獸人所獻。說未備。豕人文闕。賈知屬冬官者。依小宰職注司空奉義補也。名物。若爾雅釋鳥釋獸釋畜所說。種別不同。皆辨異之也。注云六畜。六牲也者。說文豕部云。豕。撞也。田部云。畜。田畜也。爾雅釋畜釋文引說文作豕。牲也。案。凡經典牲畜之畜。並豕之借字。左傳桓六年孔疏云。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然則先鄭左傳注說亦同後鄭義。六牲見膳夫及牧人。然膳夫六牲當爲牛羊豕犬鴈魚。與此六畜微異。牧人之六牲。乃正此六畜耳。詳膳夫疏。又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蓋六牲中馬不常用。故去之。犬雞不爲牢。故三犧亦不數。是皆不出六牲之外。而杜注乃以五牲爲麋鹿麀狼兔。孔疏引服虔又以爲麀鹿熊狼野豕。並取此六獸二鄭義爲釋。失之。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者。釋畜牲異名之義。養。謂象飢蕃息之用。謂共祭及膳。說文牛部



云·牲·牛完全也·此專據祭祀之牲言之·祭牲必完全乃可用·許鄭各偏舉一義也·引春秋傳曰·曰牲者·傳三十一  
 一年經·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云·禮·不下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杜注云·既得吉日·則牛改名  
 曰牲·引之者·證將用曰牲之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麋野豕兔者·此謂田獸也·釋文云·麋本又作麋·亦作麋·  
 祭也·又云·干注麋作麋·熊作狙·案說文鹿部云·鹿·獸也·麋·鹿屬·麋·麋也·麋文作麋·麋·麋屬·麋即麋  
 之俗·干說惟以狙易熊·餘與二鄭同·狙詳草人疏·凡家物謂之牲·野物謂之獸·特牲饋食禮云·實獸于俎上·東首·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云·三牲用藜·獸用梅·並以性獸對文見異·與此經義同·吳廷華云·據內則有兔麋·麋  
 膚·麋腥·鹿脯·田豕脯·麋脯·而不言熊·左氏則有熊蹯·先鄭言本此·云六禽·鷹鴝鴝雉鳩者·釋文釋干注義  
 同·賈疏云·此先鄭意取爾雅文四足而毛謂之獸·二足而羽謂之禽·故謂此解·吳廷華云·據內則·曰雉羹·曰鴈宜  
 麥·曰爵鴝鴝羹·夏官羅氏則曰獸鳩·唯鴝·無攷·云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  
 屬者·鄭以獸人有獻狼明文·此六獸不宜遺之·既有狼·則先鄭所數六者之內·當去其一·以內則膳羞諸獸咸備·而  
 獨無熊·則不入常膳可知·故取彼刪此·餘五獸同先鄭說也·云六禽於禽獸及六擊宜為羔豚犢麋雉者·賈疏云·下  
 文禽獸之內取羔豚犢麋·大宗伯六擊之內亦取羔及雉·破司農六禽之內有鴝鴝鴝四者於經無所據·云凡鳥獸未孕  
 曰禽者·通釋此經六禽·禽獸·及大宗伯以禽作六擊之義·未孕曰禽·專據獸言之·鄭兼云鳥者·牽連及之耳·又案·毛  
 說文內部云·禽·走獸總名·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孔疏云·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  
 則曰獸·通而為說·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禽名通獸者·以其小  
 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案孔說是也·水蟲亦得稱禽·故後經禽獸又有鱸鱉·鄭云·未孕曰禽·亦偏舉一義·其實鳥  
 獸不論已孕未孕·通得禽稱矣·引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者·  
 以彼文小禽與大獸對舉·明以大小異名·故引以證鳥獸未孕曰禽之義·

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凡計數之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王言〔疏〕凡其死生蠶蕘之  
 薦者·味之不襲為尊·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蕘·謂乾肉·物以共王之膳與

其薦羞之物者·此冢上六畜六獸六禽為文也·賈疏云·此四者或死或生·新殺為蠶·乾者為蕘·並隨人以與膳夫內外  
 饗以共王之膳·注云凡計數之者·與宰夫治凡之凡義同·說文二部云·凡·最括而言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  
 凡·數之總名也·漢書萬石君傳·舉集其門凡·顏注云·凡·最計也·云薦亦進也者·爾雅釋詁云·薦·進也·云亦  
 者·冢前膳夫先鄭注云蓋進也·饗人注云薦羞皆進也·義同·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者·賈疏云·以經羞言薦·

對后世子羞言膳。故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以其不言薦。卽是滋味之羞。若然。備品物者。謂王舉則共醢六十饗。以五齋七醢七菹三薦實之。醢人共齋菹醢六十饗。是其備品物。及三牲之俎皆是也。致滋味乃爲羞。百有二十品。故鄭云。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故公食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又云。士羞庶羞。案賈謂薦內有三牲之俎。非經注義也。注云備品物者。謂正饌依法備設之。不主於味。致滋味。謂加饌則以味爲主。不必備物也。此經云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膳者。謂牲體之俎。薦者。謂脯醢。羞者。謂庶羞內羞。故宰夫云。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彼注云。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又饌人注云。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三注各舉一隅爲釋。義並通也。云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者。鄭意大總言之。則飲食前所進羞亦謂之薦。分言之。則有正加尊卑之別。正饌爲薦。尊於二羞。故經於共王細別備舉之。實則王后世子子云膳羞。羞中亦含薦。以禮殺於王。文不具耳。賈疏謂王言薦羞。爲進羞備品物。蓋誤會鄭旨。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者。說文魚部云。鱻。新魚精也。鮮魚名出諸國。經典多借鮮爲鱻。此經皆作鱻。注皆作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後鱻羽杜注亦云。鱻。鮮魚也。鱻爲生魚。引申爲凡生肉之稱。書益稷。奏庶鮮食。僞孔傳云。鳥獸新殺曰鮮。是凡鳥獸魚之肉生者並曰鮮矣。既夕禮云。魚腊鮮獸。注云。鮮。新殺者。生肉卽新殺者也。云菹謂乾肉者。說文舛部云。菹。舛人里也。又木部云。稟。木枯也。此經菹並爲枯魚乾肉之稱。內則則菹苴粉榆亦以乾爲菹。蓋皆稟之借字。獸人蠹菹。釋文載別本作槁。槁卽稟字。淮南子秦族訓云。以秦宗廟鮮槁之具。高注云。乾肉爲槁。槁亦槁之假借字。互詳獸人疏。共祭祀之好羞。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鯪魚。青州之蟹胥者。釋文引字林云。胥。蟹醬也。丁晏云。說文魚部。鰲。臧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鮓。肉部。胥。蟹醢也。釋名釋飲食。鮓。菹也。以鹽水醱魚以爲菹。熟而食之也。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胥胥然也。詒讓案。鮓卽齋之俗。據鄭說。則南方亦稱齋矣。胥亦作蟪。廣韻四十禡云。蟪。鹽藏蟹是也。云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者。此好羞在六畜六獸六禽之外。非常用之物。必進之者。示備珍品以盡孝道也。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獻。當云。當〔疏〕共喪紀之庶羞者。膳夫云。羞用百二十品。是也。詳彼疏。云賓客之禽獻者。賓謂朝覲諸侯。客謂聘禮爲獻。〔疏〕卿大夫及士介。此官皆共禽獻以與宰夫使致之也。聘禮記云。宰夫歸乘禽。凡獻。執一雙。委其餘子面。

卽賓客禽獻之事。彼記又云。禽羞傲獻比。鄭注云。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則禽獻之外。又有禽羞。當亦此官共之。下云凡用禽獻注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宰夫賓客膳獻。注亦以禽羞傲獻爲釋。是生孰通得稱獻。則此共禽獻。亦得兼咳禽羞。故經不具也。注云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者。文王世子注云。紀猶事也。案此喪紀與甸師喪事義同。蓋通大小喪言之。禮運鄭注云。紀。絲縷之數有紀。喪事有法數。故亦謂之紀。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云。喪紀。喪服親疏輕重之紀。彼專據服制而言。非此經之義。賈疏云。凡喪未葬以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吳廷華云。庶羞。蓋內則及公食大夫禮。臠臠炙載等二十豆也。士虞禮有載四豆。故注云然。詒讓案。經云喪紀。鄭賈皆謂據喪祭虞祔。知不含喪奠者。特性饋食禮注云。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喪奠皆無尸。至虞而後立尸。明虞祔乃有庶羞。喪奠雖有籩豆。皆神饌。不得爲庶羞也。籩人云。喪事共其薦羞羞籩。彼注以爲殷奠時者。據喪奠中有栗脯及糗等耳。非謂喪奠有庶羞也。又案。小宗伯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亦以喪祭爲虞祔之祭。然三年之喪。虞祔之後。尙有練。大祥。禫諸祭。雖爲吉祭。而亦在未終喪之內。此云喪紀。所尊者廣。則練祥諸祭。庖人亦當共其庶羞。不徒卒哭也。虞祔詳小宗伯大祝疏。云禽獻。獻禽於賓客者。賈疏云。謂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云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故曰當爲。徐養原云。獻爲字之誤。古文卽故書也。案注云古文者。惟此經與棗氏兩見。徐謂古文卽故書。是也。此卽謂舊本。非古文大篆。與儀禮古文亦異。詳大宰疏。又案。此及下文言禽獻者。凡三。此注疊古文不云皆爲獻。則下文禽獻字古文及今書自不異。杜卽據彼兩文正讀也。凡令禽獻以溲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令獸人也。禽獻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饗。〔疏〕凡令禽獻以溲授之者。此家上賓客之禽獻爲文。法卽等數著於大宰九式賓客之式者。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疏〕此官受之以爲官法。賓客至。則依法以授而令之也。賈疏云。凡朝聘賓客至。並致館與之。賓客既在館。此庖人乃書所共禽獻之數令於獸人。以數授之。云其出入亦如之者。賈疏云。既以數授獸人。依數以禽入庖人。是入也。庖人得此禽。還依數付使者送向館。是出也。亦如之者。亦依法授之。注云令。令獸人也者。賈疏云。案獸人云。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故知令獸人。詒讓案。六禽有鶩雉。又掌客注。謂乘禽雉鶩之屬。鄭意鶩謂野鶩。獸人掌野獸并掌野禽。故此注謂唯令獸人也。今攷鶩當爲鶩。聘禮注說禽獻又有鶩。則皆

家畜也。其雞或亦當有之。則宜并令雞人掌畜共之。注義未備也。云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者。禽獸當繫畜於關牢。不可久處庖中。故必待賓客至將獻之時。乃令獸人等取而獻之。明未獻則不豫取也。云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者。司書注云。法猶數也。宰夫。凡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膳獻與其陳數。是數與法相將。故鄭即以數釋此經之法。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授。與也。謂庖人書所當獻禽獸之法數以與獸人等。使依書取致之也。云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者。獸人等既取禽獸以入致於庖人。庖人仍以前所與之書校數其具否。云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付使者。即付宰夫等也。賈疏云。解經出亦如之。言展而行之者。展猶省視也。行。去也。謂將向客館之時。省視禽牲。然後去。云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者。釋朝賓禽獻之數。詳掌客職。引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饗餼之數。聘禮記云。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賈疏云。言此臣禮。不依命數。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皆以爵卿也。饗餼五牢。日五雙。故言日如其饗餼之數。詒讓案。五等諸侯。雖依命數。亦依饗餼牢數。則每牢十雙。如上公九牢。乘禽日九十雙是也。此臣禮。依饗餼牢數。則每牢一雙。卿五牢。而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是也。云士中日則二雙者。亦聘禮記文。鄭彼注云。中猶聞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賈疏云。謂作介時。士爵一日則一雙。禽獻不以命數。故言聞日則二雙。言此者。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牂鱸。膳膏腥。秋行犢麇。膳膏腥。冬行鱸羽。

膳膏羶。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牂。乾雉。鱸。乾魚。膏腥。豕膏也。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麇。物成而充。牂。鱸。噴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

〔疏〕凡用禽獻者。此共王之禽獻也。上云六禽。此又有鱸蠶者。魚爲小牲。亦得稱禽也。國語晉語云。使水虞登川禽。章注云。鼈蟹之屬。案彼當亦含有魚。蓋水蟲通得謂之川禽。與此經義可互證也。云春行羔豚。膳膏香者。以下辨四時所用禽獻之物。內則文並同。司權注云。行猶用也。春秋錄露天地之行篇云。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爲天地之美。四時和矣。案。此經說四時之味所宜。即董子所謂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也。鄭賈以五行休王爲說。於經無當。注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者。賈疏云。

殺牲謂之用。煎和謂之膳。用膳相將之言。故以煎和解用。上言賓客之禽獸。此用禽以王為主。故言獻王。案賈說非也。用與行義同。此獻王者。以備膳羞。別於上賓客之禽獸為生致者。故注特言煎和也。但聘禮賓客有禽羞。彼注謂有齊和。則亦宜依此法行之。此禽獻內雖以王膳為主。當亦咳有賓客之差矣。煎和詳內饗疏。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者。說文香部云。香。芳也。香。香之隸省。內則香作薌。鄭彼注云。牛膏薌。薌香字同。香。腥。羶。羶。皆以其芳臭名膏也。賈疏云。案內則鄭注。釋者曰膏。疑者曰脂。彼是相對之義。通而言之。脂膏一也。故司農以脂解膏。案賈謂通言脂膏是一。是也。然非先鄭之指。梓人注云。脂者牛羊屬。膏者豕屬。故經云膏。統言不別。而先鄭及杜釋香羶。特言牛脂羊脂。辨異名也。云以牛脂和之者。謂以牛脂和羔豚之內為膳也。云膳。乾雉者。內則注同。此據士相見禮云。冬用雉。夏用豚。注云。夏用膳。備廢臭也。內則釋文引盧植亦云。膳。雉膳。說文肉部云。北方謂鳥膳。膳。傳曰。堯如膳。舜如膳。案許意。蓋謂凡雞鶩鳧鴈之屬。乾者通得稱膳。於此經及內則義亦得通。廣雅釋器云。膳。脯也。蓋亦指羽鳥之乾脯言之。云鱸乾魚者。內則注同。籛人臚鮑魚鱸注云。鱸者。析乾之。出東海。說文肉部云。鱸。乾魚。尾臚鱸也。周禮有膳鱸。許所據字與鄭異而義同。內則釋文載鱸本又作鱸。與許合。此鱸即敵人之羹夏獻之。故國語魯語謂之夏槁矣。云膏腴豕膏也者。釋文引干注同。說文肉部云。腴。豕膏臭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緞臭曰腴。並與先鄭說同。說文魚部云。鰈。鮭臭也。引周禮曰。膳膏鰈。鮭魚臭也。阮元云。周禮諸本不同。說文引經。每兼釋異本。蓋膏腴一作膏鰈。而其義為魚臭。與鄭以為豕膏。杜以為犬膏。俱互異。說文於鰈下引周禮。於鰈下止存豕膏臭一義。則許氏所據古文本作鰈。案阮說是也。惠士奇說同。然鰈為犬臭。內饗有明文。則不當別為魚臭之鰈。許所據本不及杜鄭本之長。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居者腥。肉攫者臊。高注云。肉攫者。攫擊肉而食之。謂鷹鷂之屬。故其臭臊也。高說鰈臭。與此經及說文並異。云以豕膏和之者。亦謂以豕膏和膳為膳也。杜子春云。膏腴犬膏。膏腥。豕膏也者。據內饗文。內則注亦云。犬膏腴。俞樾云。膳腥羶三者。均當以杜說為定。內饗職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泠毛而羶。羶。犬赤腹而臊。臊。豕盲視而交睫。腥。然則膳以犬言。腥以豕言。羶以羊言。在本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腴為豕膏。則與內饗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為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為義。更不足據矣。案俞說是也。說文肉部云。腥。犬膏臭也。與杜鄭此字字義又異。疑本賈侍中說。又許書腥字別為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不為性臭。亦詳內饗疏。云鮮。魚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內則注云。鮮。生魚也。對前鱸為乾魚。鮮。鱸之借字。詳前疏。云羽。鷹也者。內則注同。說文羽部云。羽。鳥長毛也。此與司裘羅氏羽物義同。乃禽鳥之通名。杜據食醫六牲有鷹。故專舉鷹為釋。鷹亦即鵝也。釋文出鱸羽云。鄭云。鮮。魚也。羽。鷹也。杜云。鮮羽。鷹也。

則陸所見本杜注無魚也二字。而以鮮羽二字連讀。然鴈曰鮮羽。於義無取。其本殆不足據。其所引後鄭說。蓋據內則注。非此經注義。云膏糲。羊脂也者。內則注云。羊膏糲。說文義部云。糲。羊臬也。重文糲。糲或从臬。是糲本羊臬。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草食者糲。是也。云羊脂者。亦以有角者脂別之。云玄謂膏腥。雞膏也者。釋文引干注同。又云。或作雉膏。案內則注亦云。雞膏腥。此無正文。後鄭以五牲分屬五行。而以時令合之。謂秋常用雞膏。故不從子春說。其實非也。又五牲無雉。釋文所載或說亦非。云羔豚。物生而肥者。大宗伯注云。羔。小羊也。說文豚部云。豚。小豕也。重文豚。篆文从肉豕。此釋春行羔豚之義。春萬物生長之時。羔豚亦肥臠也。云糲與糲。物成而充者。說文牛部云。糲。牛子也。述人注云。糲。麋鹿子。此釋秋行糲糲之義。秋萬物長成之時。糲糲亦充實也。云臠鱠。嘆熱而乾者。釋夏行臠鱠之義。說文日部云。嘆。乾也。耕暴田曰嘆。夏盛暑嘆熱。故物易乾也。云魚鴈水涸而性定者。釋冬行魚鴈之義。凡六禽六摯之鴈並當為鵠。即舒鴈也。前杜釋羽為鴈。當同。鄭於大宗伯注則釋鴈為鴻鴈。此注亦然。故云水涸性定。以鴻鴈亦水鳥也。然與經義不合。詩周頌潛敘云。季冬薦魚。鄭彼箋云。冬魚之性定。孔疏云。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云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者。此鄭自申其膳和應五行休王之說也。內則注亦云。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賈疏云。春木王、火相、土死、牛屬中央土、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雞屬東方木、秋時木死、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又云。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雞屬東方木、秋時木死、羊屬南方火、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為休廢。若然。向來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云。休廢者。相對死與休廢別。散則死亦為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也。案鄭意當如賈說。但膳羞齊和。當取性味相成。不宜傳合五行休王為釋。且秋行糲糲膳膏腥。腥實為豕膏。豕北方畜。秋時金王水相。亦非休廢之膏。鄭賈說不可從。云牛屬司徒。土也者。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注云。牛能任載。地類也。又牛人掌養牛。亦屬司徒。是於五行屬土也。亦詳大司徒疏。云雞屬宗伯。木也者。雞人掌雞牲。屬宗伯。是雞屬木。詳春官敘官疏。云犬屬司徒。金也者。犬人掌犬牲。屬司徒。是犬屬金。詳秋官敘官疏。云羊屬司馬。火也者。羊人掌羊牲。屬司馬。少牢饋食禮注引尙書傳云。羊屬火。凡此諸牲屬五行之說。蓋並依洪範五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加世子可以會之。〔疏〕歲終則會者。正膳羞行傳義。互詳夏官敘官疏。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加世子可以會之。注云膳禽。四時所膳禽獻者。即上禽獻四時異物是也。云加世子可以會之者。禽獻為加饌。輕於正膳。經云唯王及后不會。則世子不在不會之例可知。對前膳夫掌正膳世子亦不會也。

# 周禮正義

## 卷八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臠之。

屬。肉物。載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疏〕注云割。肆解肉也者。爾雅釋言云。割。裂也。說文刀部云。割。剝也。郊特牲

解也。大司徒注亦云。肆。解骨體。是肆解即割裂牲體骨肉之通名。故此注釋割為肆解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殺者中死。割者中理。凡牲體有豚解體解節解法數不同。詳後及小子疏。云亨。煮也者。方言云。亨。熟也。

嵩嶽以南。陳穎之閒曰亨。士冠禮注云。煮於鑊曰亨。云煎和。齊以五味者。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煎和蓋謂煎熬而以五味調和之。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云。和。齊和也。又本味篇云。凡

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辛苦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並煎和齊五

味之義。云體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者。凌廷堪云。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脛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臠。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脛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肫。又謂之臑。

臠下謂之胙。又謂之胾。胾下謂之殼。中體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脰脊。脊兩旁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胸。胸又謂之幹。脊骨三。中骨謂之正脊。又謂之長脊。前骨謂之代脊。後骨謂之短脊。肩上謂

之臠。又謂之脰。臠上謂之脾。餘骨謂之儀殊。左右肱股四。脊一。兩脅二。謂之七體。又謂之豚解。左右肱股骨各六。脊骨三。左右脊骨六。謂之二十一體。又謂之體解。節解謂之折。骨折謂之殺脊。案。凌說二十一體有數而無脾。

從少牢實疏說也。朱子則謂當加兩脾而去殼。黃以周云。豚解合升。是并脾升。體解不升脾。而士虞。特牲。少牢饋食。祝俎皆用脾。則脾自在二十一體之中。但神俎升右胖。以脾賤不升。故少牢禮止十一體爾。經言脾不升。正明其

爲一體也。案黃說是也。云肉物。載燔之屬者。釋文燔作膳。云。本亦作燔。案宋本亦作膳。說文肉部云。載。大鬻也。又炙部云。燔。宗廟火執肉。燔卽籩之借字。士虞禮注云。載。切肉也。燔詳量人疏。王引之云。載燔乃割亨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爲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穀脾臄。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及心舌載于肝。實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案王說是也。凌廷堪云。皮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離肺。又謂之嚼肺。祭肺謂之刊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脊謂之舉。肉理謂之腩。又謂之奏。案此卽所謂肉名也。云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者。賈疏云。案膳夫職庶羞百有二十品。今言百。故鄭云舉成數。詒讓案。百品味。卽後云百。羞是也。國語周語云。品其百籩。亦同。凡庶羞之屬。濡者實於豆。乾者實於籩。云百籩者。以咳豆也。王舉則

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疏〕王舉則陳其鼎俎者。舉亦謂殺牲盛饌也。賈疏云。陳鼎

鼎西南。亦以牲體實之者。牲體卽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之等。皆肆解而實之鼎俎也。注云取於鑊以實鼎。取於

鼎以實俎者。凡牲必解而亨之於鑊。既孰乃取以實鼎。亨人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脊於鼎。是也。將

薦之。則以七出牲體於鼎而載之於俎也。其見於禮經亨鑊升鼎載俎三節皆備者。少牢饋食禮云。羹定。雍人陳鼎五。

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五而鼎。腊一純而鼎。卒魯。皆設屬。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此取於鑊以實

鼎也。又云。鼎序入。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於東方。當序南。于洗西。俎皆

設于鼎西。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肝。上利升羊。載右胖。下利升豕。其載如羊。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

人升魚腊膚。魚用鱮。十五而俎。腊一純而俎。膚九而俎。此取於鼎以實俎也。凡禮略者。或取於鑊。卽實之俎。鄉飲

酒記云。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俎由東壁自西階升。注云。亨狗既孰。載之俎。是也。云實鼎曰脊。實俎曰載者。卽據少牢饋食文禮。他篇魯多言升。士冠禮載合升。鄭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彼升卽脊也。通言之。在俎亦得

謂之脊。燕禮。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脊。注云。脊。俎實。脊字又作烝。國語周語有。全烝烝烝着烝。着烝。特性饋食禮作穀脊。此脊並謂俎實。是脊與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選百羞醬物珍物。

以俟饋。先進食之時。恆〔疏〕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者。說文立部云。俟。待也。經典通段俟爲俟。賈疏云。百羞

選擇其中御者。則庶羞百二十。醬物者。卽醬用百二十。珍物者。諸八珍之類。案。膳夫云羞



用百有二十品。此及食醬並云百羞。鄭賈謂舉成數。竊疑或據王食禮籩豆各五十言之。詳膳夫疏。初學記帝王部引尸子云。君天下者珍羞百種。卽此。俟饋者。謂俸膳夫之饋也。王之膳羞。內饗但主選。不主饋。王尊於后世子也。注云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者。小爾雅廣言云。選。擇也。謂於王未進食之時。先選擇珍美堪中王御者以進之也。獨斷云。御者進也。飲食入於口曰御。王引之云。選讀曰饌。說文曰。饌。具也。又曰。饌。具也。饌與饌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珍羞恐其不備而具之。故謂之饌。案王說亦通。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是乃共之。膳夫饋王。不饋后世子。此內饗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共之。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

鳴則廝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狸豕盲眦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蠖腥臊羶香

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曠。失色不擇美也。沙。澌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廝。朽木臭也。蠖。蠖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眦當爲望視。

〔疏〕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者。此辨禽牲之不中膳羞者。凡牲病則失味。且害人。故內外饗不以共也。內則亦有此

又躁疾。云鳥曠色而沙鳴狸者。鳥卽掌畜之卵鳥。兼鷹雞二牲而言。狸。內則作豮。彼注云。豮。腐臭也。云豕盲眦而交睫腥者。盲眦。內則作望視。眦視古今字。詳大宰疏。說文目部云。眦。目旁毛也。眦卽眦之俗。賈疏云。豕乃

聽物。不合望眦。此豕眼睫毛交。故云望眦而交睫。云馬黑脊而般臂蠖者。說文豕部云。豕。背呂也。脊卽脊之隸變。蠖內則作漏。字通。注云腥臊羶香可食者者。賈疏云。卽上庖人職所云是也。云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者。敝官注云。辨。別也。經言辨其不可食者。明此腥臊羶香與庖人膏腥等異。卽論語鄉黨篇云臭惡不食是也。臭

味。謂殞惡之味。說文尙部云。殞。腐氣也。經典通借臭爲之。云冷毛。毛長總結者也。賈疏云。冷毛。謂毛長也。羶。謂毛別聚結者。案依賈說。則鄭自以毛長詰冷毛。總結詰羶。疑注冷毛下當有羶字。而今本挽之。蓋經於冷毛羶

之閒著一而字。明羶與冷毛是二病。下四句文例並同。故鄭亦兼釋之。內則注云。冷毛羶。毛別聚於不解者也。彼注亦兼舉冷毛羶三字。可以互證。彼孔疏云。冷謂毛本稀冷。羶謂毛頭羶結。洪頤煊云。冷與零同。謂毛零落而又羶結。案孔洪說是也。蓋凡畜病則細毛多零落。長毛雖存。而糾結不解。此注以毛長釋冷毛。明細毛零落。僅見長毛也。以

周禮 正義 三 卷八

總結釋義者。掌皮云。共其羸毛爲毳。故毛結亦謂之羸。內則釋文云。冷。結毛如毳也。陸雖釋冷。實羸字義也。曲禮性號云。羊曰柔毛。注云。羊肥則毛柔潤。毛零落總結則不柔潤。故爲病矣。云羸失色不澤美也者。釋文羸作櫛。云本又作櫛。阮元云。玉篇。櫛。白色。櫛。牛色不美澤。又牛黃白色。說文牛部。櫛。牛黃白色。从牛。廙聲。白部無櫛字。今禮記內則作櫛。而釋文作廙。云本又作櫛。知櫛爲俗字。案阮以櫛爲俗字。是也。但此爲鳥色。則不得爲櫛字。陸本及玉篇不足據。玉篇此字注亦隱用此注義。而以失色爲牛色。尤譌謬之甚者。此字古當止作廙。內則注云。櫛色。毛變色也。孔疏云。櫛色。其色變無潤澤。廣韻三十小引蒼頡篇云。廙。鳥毛變色。字作廙。與內則或本同訓爲鳥毛變色。與此注失色之義亦正合。古文苑班婕妤好擣素賦。有見禽華以廙色之語。亦其證也。云沙。斯也者。沙。斯一聲之轉。說文艸部云。斯。散聲。方言云。廙。散也。東齊聲散曰廙。秦晉聲變曰廙。內則注云。沙。猶斯也。彼釋文云。斯本作斯。孔疏云。斯謂陵斯。古之斯字單作斯耳。案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其聲斯醜。虞注云。斯當聲誤爲斯。斯斯廙斯聲義並相近。曲禮云。雞曰翰音。注云。翰。長也。音。鳴也。是雞以長鳴爲良。故鳴聲沙斯則爲病也。云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者。內則注同。段玉裁云。注舉交睫腥三字者。以此腥別於上文腥臊羶香之腥也。鄭君說腥爲雞膏交睫腥之腥。當易爲星。云肉有如米者似星者。內則注云。星。肉中如米者。段玉裁云。似星當作日星。謂肉有如米者謂之星。如飯之糜也。許叔重說勝爲犬膏之臭。腥爲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故其字從肉星。星亦聲。則腥爲正字。而腥爲周禮腥臊之正字。許所據周禮。與鄭所據不同。鄭從杜作腥。而一云豕膏。一云雞膏。許作勝。而曰犬膏。說又乖異耳。阮元云。爾雅。米者謂之糜。郭注云。飯中有腥。亦以腥爲正字。詒讓案。後鄭因此經腥爲豕病。而庖人膏腥注以爲雞膏。二者不相當。故破腥爲星。而別爲之說。依許說。則腥自爲豕生息肉之正字。不必改讀。但此經方言氣臭之不可食者。不宜腥獨爲肉有如米之名。鄭說殆非也。此腥實當讀如字。庖人之膏腥。亦當依杜子春說訓爲豕膏。兩經文義本相合。鄭岐而二之。遂滋曲說耳。互詳庖人疏。云般臂。臂毛有文者。釋文云。臂。徐本作辟。案辟卽臂之省。內則注云。般臂。前脛般般然也。般蓋辨之借字。說文文部云。辨。駮文也。賈疏云。鄭答洽剛。童牛之桔。木在手曰桔。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惠棟云。山海經北山經。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云。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膊。阮元云。釋文。般音班。注云。臂毛有文。是亦讀般爲斑也。古般斑通。郭氏以今字讀之。故引作斑。案阮說是也。斑亦卽辨之俗。鄭司農云。廙。朽本臭也者。呂飛鵬云。說文廙部。廙。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廙臭如朽木。與司農說合。詒讓案。後鄭內則注云。廙。惡臭也。引春秋傳曰。一薰一廙。億四年左傳作蕕。杜注云。蕕。臭草。亦與朽木臭之義相

近。蓋膺猶聲近義略同。釋文引干圭云。病也。廣雅釋詁云。瘡。病也。瘡膺字亦通。云蠖。蠖蝓臭也者。內則蠖作漏。注云。漏當爲蠖。如蠖蝓臭也。卽依此文。爾雅釋蟲云。蠖。蝓。天蠖。郭注云。蠖。蝓也。釋文云。蠖。干音漏。內病也。則干依內則破蠖爲漏。與鄭正相反。焦循云。康成以漏爲蠖。令升以蠖爲漏。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廚饌。腥蠖而不可饗。張湛取鄭注云。蠖蝓臭也。方言。蠖蝓一名杜狗。卽今之士狗。不聞其臭惡。蠖從婁。說文。婁。空也。釋名。樓。言漏戶諸射孔婁婁然也。婁爲孔。與漏義正同。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空蠖而漂色殺人。此蠖卽漏字。空蠖卽孔漏也。高誘解爲孔穴容蠖蝓。非是。此干氏內病之訓。謂內病成孔婁婁然也。案焦申干義。亦足備一解。但據列子腥蠖之文。則蠖自當爲臭味之名。蠖。山海經郭注引此經又作膺。蠖膺聲類同。杜子春云。旨既當爲望視者。既。注例用今字作視。述經亦然。此作既。疑誤。杜卽從內則讀也。但杜意正謂盲當爲望耳。其既視爲古今字。此經用古文。禮記用今文。經文各從其朔。不足相校也。鄭彼注云。望視。視遠也。孔疏云。謂豕視望揚。案。左哀十四年傳云。陳豹望視。杜注云。目望陽。孔卽本杜義。家語辨樂篇王注云。望羊。遠視也。莊子秋水篇。眈洋向者而歎。彼釋文云。本亦作望洋。司馬崔云。眈洋猶望羊。仰視貌。莊子眈與此盲字正同。揚。陽。羊。洋字並通。段玉裁云。盲望同音假借。子春不云讀爲云當爲者。謂爲聲之誤也。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

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臠。胾。骨鱠。以待共膳。膳。掌共。共當爲具。羞。庶羞也。脩。鍛脯也。胾。如也。骨鱠。謂骨有肉者。玄謂刑。劓。斲也。鱠。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者。賈疏云。內饗不掌外神。言凡

也。骨肉大臠。所以祭者。骨。性體也。鱠。乾魚。〔疏〕者。謂四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其割亨之事。上王后內饗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尙質。不貴羹味。故不言煎和。詒讓案。大戴禮記諸侯饗廟禮。雍人割羊割雞。雍人卽內饗也。又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七俎于雍饗。又。雍人陳鼎五。又。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則內祭祀內饗亦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此文不具也。云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賈疏云。謂王及后世子自燕飲食。皆須割亨。故云亦如之。案賈說是也。此食與膳夫燕食同。飲亦謂燕居飲酒。則與膳夫燕飲酒異。其實客饗食燕皆掌於外饗。非此官之職也。云凡掌共羞脩刑臠胾骨鱠以待共膳者。謂豫具此七者。以待共王后世子之膳。不徒掌割亨也。注云。掌共。共當爲具者。以與下共膳文複。故破爲具。共具形近而誤。謂統下羞脩七者皆具之。云羞。庶羞也者。賈疏云。庶羞。則百二十品是也。案詳膳夫疏。云脩。鍛脯也者。膳夫先鄭注云。脩。脯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鍛脩者。脯也。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同。案。統言之。脩脯並爲乾肉。析言之。則乾肉之不鍛者爲脯。鍛者爲脩。故賈人注云。薄析曰脯。捶

之而施薑桂曰鍛脩。廣雅釋詁云。鍛。推也。蓋取乾脯雜薑桂推搗之。是為鍛脩。若內則牛脩是也。互詳膳夫。膳人疏。云。胖如脯而腥者。亦如脯之薄析。但不乾耳。膳人注云。胖宜為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說文肉部云。牲。一曰。不孰也。經典通段腥為之。互詳膳人疏。鄭司農云。刑膳。謂夾脊肉者。先鄭以刑膳為一物。膳人杜注亦云。膳胖皆謂夾脊肉。曾釗云。刑不訓夾脊肉。據先鄭意。當讀為脾。刑从斤聲。與脾聲近。說文肉部。脾。夾脊肉也。正與先鄭合。案曾說。是也。膳。說文訓為無骨脂。杜及先鄭亦釋為夾脊肉者。蓋讀膳為脾也。易咸九五爻辭。咸其脢。釋文引虞翻云。脢。夾脊肉也。孔疏引子夏易傳云。在脊曰脢。鄭易注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字亦作脢。內則擣珍用脢。鄭注云。脢。脊側肉也。膳與脢聲類相近。詩小雅小旻。民雖靡膳。大雅緜。周原膾膾。釋文及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膳並作脢。杜鄭二君讀膳為脢。猶韓詩以膳為膳也。集韻十五灰亦云。脢或作膳。即其證。云或曰脢肉也者。膳人先鄭注同。說文肉部云。脢。匈也。案此亦讀膳為脢。而說異。易咸九五王弼注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心上口下。即當脢之肉也。云骨鱠。謂骨有肉者。謂性牢之骨體也。鱠不得為牲體。先鄭本疑當作鱠。與說文肉部引庖人文同。此又以骨鱠為一物也。先鄭意蓋以此字從肉。義可通於牲魚。故庖人單言膳。則釋為乾魚。此與骨連文。則以為骨之連肉者。與後鄭本字義並微異。若亦同後鄭作膳從魚。則形義相將。不得通於牲畜矣。云玄謂刑劓羹也者。破先鄭刑膳為一物。刑劓聲類同字通。史記敘傳。嚼土刑。亦以刑為劓。劓羹見亨人。後鄭意刑謂和羹之菜肉也。云膳。膳肉大羹。所以祭者者。亦破先鄭夾脊肉脢肉之說。說文肉部云。膳。薄切肉也。膳。臠也。一曰。切肉。膳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彘而切之為膾。注云。彘之言膳也。先靈菜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然則膳肉大羹者。謂薄切肉為大羹。即所謂齎菜切之者。但不復報切耳。少儀又云。魚祭膳。注云。膳。大羹。謂剖魚腹也。凡進羞必以肉肥美者。特為大羹以擬祭。謂之大魚。或謂之膳。案凡膳肉大羹。在牲謂之大。在魚謂之膳。通言之。大亦得名膳。此職及膳人之膳是也。互詳膳人疏。云骨牲體也者。謂六牲之骨體。祭統云。凡為俎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亦即上體名脊脅之屬是也。云膳乾魚者。庖人先鄭注同。此亦破先鄭骨膳為一物也。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好賜。王所

〔疏〕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者。謂非常賜也。常賜亦有肉脩。膳夫云。凡肉脩之頒賜。是也。當亦饗人所共。經惟言好賜者。文不具。饗人即內饗。稱人者。通舉其官長徒屬之言。凡此經總舉官屬者皆稱人。若射人稱大僕為僕人。大祝稱甸師為甸人是也。左襄二十八年傳云。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鷺。杜注云。卿大夫之膳食。彼饗人與此正同。凡卿大夫以事在公。則有公膳。左傳昭四年孔疏。謂在官治事。官皆給食是也。公之膳食。亦饗人掌

之。則不徒好賜也。孟子萬章篇云。庖人繼肉。蓋饗人與庖人通職。並掌餽賜之事矣。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者。鄭詩小雅鹿鳴箋云。好猶善也。大宰好用之式。注云。好用。燕好所賜予。此好賜與好用義同。內府又謂之好賜予。皆謂王於羣臣有所厚好。則賜予之。不在常賜之科者也。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

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疏〕外神。皆掌其割亨。云共其脯脩刑臠者。刑亦與錮通。謂錮羹也。詳內饗疏。云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者。賈疏云。謂若鼎十有二者也。云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者。賈疏云。謂所陳之數如宰夫職所云者也。皆以外饗共之。故言亦如之。案此謂共陳實三者並如祭祀也。賈說未咳。公食大夫禮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即賓客食陳鼎俎之事。注云殮。客始至之禮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饗既將幣之禮者。賈疏云。案聘禮記云。聘日致饗。鄭注云。急歸大禮。鄭云。將幣者。即是聘享也。若諸侯來朝。亦朝日致之也。詒讓案。凡朝聘致饗餼。皆在將幣之後。故掌客注亦云。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左傳隱十年杜注云。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是謂賓至郊即致饗餼。與禮不合。謬說不足據。又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

國賓至。膳宰致饗。章注云。膳宰。膳夫也。案聘禮。宰夫設殮。卿歸饗餼。蓋此外饗共客賓之殮饗。亦從其長而致之。彼云膳宰者。以外饗是膳夫之屬亦得通稱也。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者。宋建陽本作於賓客。賈疏述注同。疑所見本亦有賓字。莫盛於饗者。對殮爲致賓客之殺禮。故司儀注亦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餼也。又掌客注云。大者既兼殮積。有生有脛有執。餘又多也。賈疏云。以其饗之中有脛有牽。又有酒有米。兼燕與食。其中芻蕘米禾又多。

故云莫盛於饗也。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於饗也。邦饗耆老孤子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說文老部云。耆。老也。曲禮云。六十曰耆。於虞庠。〔疏〕案饗耆老者。言饗以咳食。耆老亦關四等之老言之。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注云。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孔疏引皇侃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

周禮正義 三卷八

七

七

七

七

七

校年養庶人之老也是也。又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孔疏引熊安生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案文王世子說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又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是老幼同時並養。熊說不爲無徵。依郊特牲文。蓋老幼並春秋兩養。春用饗禮。秋用食禮。故王制謂周兼修虞夏殷之禮。孔疏引熊氏推鄭義。謂四時養老。蓋謂春用饗禮。夏用燕禮。秋冬用食禮。又引皇氏說。謂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孔又申鄭義云。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養老也。今案。皇說解瀆無理。不爲典要。據羅氏云。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而郊特牲又云。秋食耆老。禮書引尙書大傳云。舜五祀。秋饗耆老。而春食饋子。是虞禮與周略同。此皆春秋有養之明文。大戴禮記干乘篇云。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息爲鄉飲酒。亦燕之類。是冬養又用燕禮矣。禮文岐迥。難以合一。要王制疏謂鄭意止有春秋二養老。與諸經及注義皆合。近得其正矣。凡常禮饗食皆在廟。此饗耆老孤子。據文王世子說。則皆在學也。饗士庶子雖無文。或當與老幼同。王制疏引皇氏說。謂饗宿衛及耆老皆用饗禮。致仕之老。當用正饗房烝。與饗來朝諸侯同。饗死政之老。則用折俎殺烝。亦無正文。未知是否。至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此用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毛傳義。詩孔疏謂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是蓋饗之別義。此經凡言饗者。並與彼不同。饗耆老與鄉飲酒雖皆在學。其禮則隆殺迥殊。饗禮兼食燕。其禮最盛。故楛人云。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若用鄉飲酒禮。則不得有食矣。蓋鄉邑之吏。養老於學。容有用鄉飲酒禮者。干乘所謂息是也。若天子諸侯養老之盛禮。未有不用正饗禮者也。凡饗正禮必在廟。然亦有不在廟者。猶左傳莊十二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是也。食正禮亦在廟。而祭義樂記說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則天子饗耆老皆於學。又何疑乎。王制疏又引熊氏說。謂天子一年七養老。亦誤。詳羅氏疏。注云孤子。死王事之子也者。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卽司門所謂死政之孤是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哀公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互詳司門疏。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者。卽公卿大夫之子宿衛王宮者。戰國策中山策云。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是饗士庶子之事也。凡國子備宿衛者。已命者爲士。未命者爲庶子。詳宮伯疏。云若今時之饗衛士矣者。惠棟云。續漢書禮儀志云。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定待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案。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孔廣森云。王尊傳曰。正月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和嘉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

衛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引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者。證饗耆老在學也。彼下文云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彼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也。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孔疏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又引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事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詒讓案。庶老亦當兼有庶人之老。依大司徒注及賈疏義。庶人之老。蓋七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與卿大夫士之老異也。此職及酒正。高人之饗。並兼咳四等之老。與遺人司門之養老專指死政之老者異。賈疏謂耆老對孤子經耆老以死政之老爲主。非也。東膠即文王世子之東序。祭義樂記通言之則曰大學。周大學在南郊。王制注以爲在國中王宮之東。非周制也。白虎通義鄉射篇謂事三老在辟雍。辟雍亦即大學。故禮運云。三老在學。初學記禮部引白虎通則云。禮三老於明堂。禮五更於大學。蓋禮家傳聞之異。國老互詳羅氏疏。東膠虞庠並詳大司樂疏。

**師役則掌其其獻賜脯肉之事。** 獻謂酌其長帥。師役則掌其其獻賜脯肉之事者。賈疏云。師役者。謂出師征伐及巡狩田獵。掌共其獻者。謂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詒讓案。脯籩實。肉豆實。獻有脯肉。若量人從獻脯燔之等。賜有脯肉。若膳夫肉脩頒賜之等是也。師役在野外軍中。其獻酒事略。故唯薦脯醢肉物。無牲體之俎也。注云獻謂酌其長帥者。對賜兼士徒以下通有之也。賈疏云。以經獻謂獻酒非獻肉。故鄭謂酌其長帥軍將已下至伍長有功者饗獻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謂喪事之奠祭。〔疏〕子弟內諸侯言之。賈疏據宰夫注義。謂夫人以下之喪亦其一端。若卿大夫喪事奠祭。則非外饗王官所掌也。此與小祝小司馬二經義並小異。詳彼疏。注云謂喪事之奠祭者。賈疏云。謂其殷奠及虞禮之祭皆有鼎俎。故云喪事之奠祭也。吳廷華云。喪紀陳鼎俎。自小斂奠始。

**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者。說文金部云。士冠禮鄭注云。煮於鑊曰亨。又。特性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鄭彼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鑊。少牢饋食禮有羊鑊豕鑊。是鑊爲煮肉及魚腊之器也。云既孰乃齊于鼎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即內饗注所謂取於鑊以實鼎。實鼎曰齊也。賈疏云。案少牢鑊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云既孰乃齊于鼎。詒讓案。王舉牢鼎九。當有七鑊。牛羊豕魚腊鮮魚鮮腊也。腸胃與牛羊同

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者。說文金部云。士冠禮鄭注云。煮於鑊曰亨。又。特性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鄭彼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鑊。少牢饋食禮有羊鑊豕鑊。是鑊爲煮肉及魚腊之器也。云既孰乃齊于鼎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即內饗注所謂取於鑊以實鼎。實鼎曰齊也。賈疏云。案少牢鑊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云既孰乃齊于鼎。詒讓案。王舉牢鼎九。當有七鑊。牛羊豕魚腊鮮魚鮮腊也。腸胃與牛羊同

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者。說文金部云。士冠禮鄭注云。煮於鑊曰亨。又。特性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鄭彼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鑊。少牢饋食禮有羊鑊豕鑊。是鑊爲煮肉及魚腊之器也。云既孰乃齊于鼎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即內饗注所謂取於鑊以實鼎。實鼎曰齊也。賈疏云。案少牢鑊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云既孰乃齊于鼎。詒讓案。王舉牢鼎九。當有七鑊。牛羊豕魚腊鮮魚鮮腊也。腸胃與牛羊同

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者。說文金部云。士冠禮鄭注云。煮於鑊曰亨。又。特性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鄭彼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鑊。少牢饋食禮有羊鑊豕鑊。是鑊爲煮肉及魚腊之器也。云既孰乃齊于鼎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即內饗注所謂取於鑊以實鼎。實鼎曰齊也。賈疏云。案少牢鑊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云既孰乃齊于鼎。詒讓案。王舉牢鼎九。當有七鑊。牛羊豕魚腊鮮魚鮮腊也。腸胃與牛羊同

鑊。膚與豕同鑊。其胥之則異鼎耳。少牢腸胃與羊亦同鑊。賈說未析。又案。牢鼎以盛牲體。皆既孰乃胥之。內則。八珍炮豚及胖云。鉅鑊湯以小鼎葱脯於其中。彼小鼎置於鑊中以煮肉。則不待既孰乃胥。此官咸掌之也。云齊多少之量者。齊卽分量之法。凡亨煮。或多泊。或少泊。此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者。王念孫云。煮卽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煮。案鄭注云。鑊。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疏云。主外內饗鑊亨煮之事。皆是以竈釋鑊。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卽涉注文而衍。而答本

途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煮物之名。正義以煮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煮甚明。故知他篇引此有煮字者。後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皆作職外內饗之饗亨。無煮字。特性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饗亨之事。以供外內饗。亦無煮字。案王說是也。凡經亨煮字例作饗。注乃作煮。此經作煮。與字例亦不合。詳肆師疏。經言此者。明此官兩屬外內饗。通掌其亨煮之事。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云辨膳羞之物者。謂辨別膳夫膳用六牲。羞用百二十品之物。皆亨而共之。注云職主也者。爾雅釋詁文。春官夏官秋官敘官注並同。云饗今之竈者。說文饗部云。饗。齊謂之炊饗。釋名釋宮室云。饗。銓也。銓度甘辛調和之處也。楚辭九歎王注云。饗炊竈。詩小雅楚茨篇。執饗踏踏。毛傳云。饗。饗饗廩饗也。案外內饗之饗。卽禮經之雍饗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撤鼎俎于雍饗。雍饗在門東南北上。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

饗。竈也。羊豕魚腊皆有竈。案特性饋食禮又謂之牲饗魚腊饗。少牢雍人卽外內饗。天子食祭用大牢。則饗饗牛羊豕魚腊鮮魚鮮腊各一竈也。少牢別有廩饗在雍饗之北。士虞及特牲禮又謂之饋饗。乃炊黍稷之竈。饋人掌炊事。非乎人所職也。鄭儀禮注直釋饗爲竈。此獨云饗今之竈者。以古時饗竈兩稱。漢時則皆稱竈不稱饗。故釋之。云主於其竈煮物者。釋經饗亨之義。亨卽煮也。煮物。謂牲體及魚腊等。祭祀共大羹。餽羹。賓客亦如之。大羹。肉泔。鄭司農云。大羹。記祭共大羹。餽羹者。賈疏云。大羹肉泔。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

薑。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餽器。卽謂之餽羹。若盛之於豆。卽謂之庶羞。卽公食大夫十六豆臠臠臠等也。云賓客亦如之者。謂賓客饗食之禮。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饗先大羹。是也。賈疏云。謂若致饗餼及殮禮皆有陪鼎。則餽羹也。案餽與陪鼎異。掌客及聘禮載致餼饗餼之禮並有陪鼎。又有餽。賈謂餽卽陪鼎。非也。餽實三牲之泔。與公食大夫十六豆臠臠臠亦異。詳掌客疏。注云大羹肉泔者。爾雅釋器云。肉謂之羹。說文臠部云。臠。五味

亦如之。不致五味也。餽羹加鹽菜矣。〔疏〕記祭共大羹。餽羹者。賈疏云。大羹肉泔。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

薑。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餽器。卽謂之餽羹。若盛之於豆。卽謂之庶羞。卽公食大夫十六豆臠臠臠等也。云賓客亦如之者。謂賓客饗食之禮。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饗先大羹。是也。賈疏云。謂若致饗餼及殮禮皆有陪鼎。則餽羹也。案餽與陪鼎異。掌客及聘禮載致餼饗餼之禮並有陪鼎。又有餽。賈謂餽卽陪鼎。非也。餽實三牲之泔。與公食大夫十六豆臠臠臠亦異。詳掌客疏。注云大羹肉泔者。爾雅釋器云。肉謂之羹。說文臠部云。臠。五味



孟羹也。重文羹。小篆。从羔从美。士昏禮大羹湑在饗注云。大羹湑。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今文湑皆作汁。彼釋文引字林云。湑。羹汁也。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者。左桓二年傳。臧哀伯曰。大羹不致。昭其儉也。杜注云。不致五味。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實也。云羹羹。加鹽菜矣者。明亦是肉湑而加鹽菜之和也。掌客注云。羹。羹器也。公食大夫記云。錒筆。牛養羊苦豕薇。皆有滑。又士虞記云。錒筆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菹。卽錒羹之菜也。互詳掌客疏。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其齋盛。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

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齋盛。祭〔疏〕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者。說文未部云。耕。穡也。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齋盛。諸侯耕於

東郊。孔疏云。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天子大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續漢禮儀志劉注引千寶云。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

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開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逸也。云以時入之者。賈疏云。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故云以時入之。曾釗云。入之之時。當在九月。呂氏春秋季秋紀。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

也。疏謂十月穫之。蓋誤以豳風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爲據耳。不知豳地晚寒。所穫較遲。不足證也。案曾說與月令合。較賈爲長。但經云以時入之。自是隨時進獻以共嘗薦新穀。月令入神倉著於季秋者。亦以一年農事畢於是月。故總記

於此。非謂餘時更無入穀之事也。又案。此官所入者。入其所穫之粟於廩人春人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彼爲諸侯禮。此王禮。則菜盛之穀當后監六宮米而藏之矣。云以共齋盛者。以祭穀尤重。

故特著之。其實王食用六穀。亦此官所共。左成十年傳云。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明甸人所共不徒祭穀矣。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者。以經云帥其屬。卽其本職之府史胥徒可知。據後注則主耕耨者惟徒三百人。此兼言府史胥三者。雖不主耕耨。亦從甸師監視之也。云耨芸芋也者。釋文云。芸本或作耘。說文木部云。耨。耨器也。耨卽耨之變體。

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耨柄尺。共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注云。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閒也。案耨本爲耨器之名。因之耨禾亦謂之耨。釋名釋用器云。耨。以鉏耨耨禾也。易釋文引孟喜云。耨。耘除草也。又說文未部云。耨。除苗閒穢也。重文耘。耨。或从芸。禾部云。籽。離禾本。耘卽耘之省。芸芋卽耘籽之借字。詩小雅甫田篇。或

耘或耔。毛傳云。耘。除草也。耔。離本也。案芸芋義異。耨訓與芸同。而鄭兼云芋者。漢書食貨志云。播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隕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據此。則耨除草。即隕土以附根。芸芋事相因。故鄭兼舉以釋耨也。云王以孟春躬耕帝藉者。月令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舉尊言之。詒讓案。月令據供祭祀言之。謂之帝藉。此根據王親耕言之。謂之王藉。義並通也。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者。亦月令文。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此注。公五推上無三字。王念孫據月令孔疏述經。及唐月令諸書。並無三字。謂今本有三字。爲後人據誤本月令加之。其說近是。國語周語魏文公說藉田禮云。農祥農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王乃使司徒成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及期。主裸鬯饗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章注云。一墾。一耜之墾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月令疏引賈逵說同。詩周頌載芟孔疏引章說釋之云。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爲之。其土蓋八十一人爲之耳。續漢志注引盧植云。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又引國語說之云。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案盧說當作一發三推。三發九推耒。盧孔並參取國語一發班三之文以說月令。盧則謂凡發皆以三爲數。班三。猶言皆三也。依其說。則王一發三推。班三之。三發通爲九推。三公則一發五推。三發爲十五推。卿諸侯則一發九推。三發爲二十七推也。白虎通義耕桑篇引曾子問云。天子耕東田而三返之。三返。卽三發也。盧說蓋本於彼。孔氏則依賈高章說。以周語一發爲人數。而班三爲下各三其上。故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而五推。卿五人發而九推。賈疏云。王三推而一發。公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而五發。案賈似亦用孔說。但卿諸侯五發。與孔不合。疑當爲九發之誤。以上諸說。並於月令之文無涉。未知鄭意云何。至孔說大夫所發人數。與賈高章說同。而推數則月令無文。孔亦無以說之。呂氏春秋孟春紀作卿諸侯大夫九推。則按月令多大夫二字。是以大夫推數與卿諸侯同。白虎通義耕桑篇引祭義云。卿大夫七推。續漢志注引月令章句說。又謂孤卿七推。大夫十二推。並與月令不合。鄭所不取。云庶人終於千畝者。亦周語文。章注云。終。盡耕之也。鄭引之者。證甸師率屬耕藉之事。

續漢志注引月令章句云土終畝。與國語不合。不足據。云庶人。謂徒三百人者。據敘官有徒三百人。人數衆多。故使盡耕千畝也。徒即庶人在官者。故周語云庶人。章注云。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藉田者。義與鄭同。云藉之言借也者。藉正字作藉。說文未部云。藉。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篇義同。初學記禮部引月令章句。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辭綜二京賦注。釋藉田。亦並從許鄭義。藉。毛詩載芣敘。國語周語。字並作籍。呂氏春秋孟春季秋紀並作帝籍田。又上農篇云。故天子率諸侯耕帝籍田。案籍籍並借之借字。故鄭載芣箋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疏及周語章注。亦同鄭義。明籍籍字雖乖異。義實一也。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賈逵國語注云。天子躬耕籍田。助民力也。續漢志注引盧植云。藉。耕也。春秋傳曰。邠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漢書文帝紀藉田顏注引應劭云。籍者。帝王典籍之常。又引臣瓚云。親耕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籍謂蹈籍也。顏從瓚說。據應說以典籍爲釋。則字當爲籍。與風俗通說異。瓚說以蹈籍爲釋。則字當爲藉。故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履蹈於田而耕之。即瓚說所本。今案。許鄭訓藉爲借。即指使庶人終畝而言。其義甚精。應氏典籍之言。望文生訓。固不可通。臣瓚蹈藉之說。亦淺陋無取。而以親耕不得稱畝借。妄破鄭義。則載芣疏已廢其謬矣。云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者。謂王一耕三推以發其耑。而使甸徒芸芋終其事。以王不自終其事。故謂之借。芸芋在苗生葉以後。終之者。明白芸芋以後。至於穫。並庶人共其役也。國語周語云。王治農於籍。耨穫亦於籍。章注云。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則耨穫雖庶人之事。王或亦親至監視之矣。云齋盛祭祀所用穀也者。祭義云。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以爲醴醕齋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據此。則齋盛關天地山川社稷以至廟享凡內外大小祭祀言之。阮元云。齋當爲

案。經作齋盛。注皆作齋盛。案阮說是也。詳後。云稷稷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未部云。齋。稷也。重文齋。齋或从次作。又食部云。齋。稻餅也。重文齋。齋或从米。又皿部云。齋。黍稷在器以祀者。據許書。則齋爲齋盛正字。案爲稷稷字。稷爲養之或體。三字迥別。依鄭說。則經典齋盛字並當爲稷。稷即稷也。今本爾雅稷稷字亦从米。蓋許鄭二家說本不同。段玉裁云。稷即齋字。小宗伯辨六齋之名物。注云。齋讀爲稷。六稷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全經內齋字。當以此例之。此注上云齋盛。下云稷稷也。春人齋盛之米注云。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肆師亦齋盛注。稷。六穀也。在器曰盛。明齋皆讀爲稷。九嬪玉齋注則云。玉敦。受黍稷之器。與說文合。案。段謂此經齋盛字鄭皆讀爲稷。是也。此注絕不及从禾之稷。明與許說不同。說文齋字說解與下注盛訓義正同。蓋亦即指祭穀。猶毛詩小雅甫田傳云器實曰齊。器實即謂六穀也。蓋許並不以齋爲器名。韻會引作黍稷器。非也。九嬪注因玉敦

所以盛祭穀。故以玉敦釋玉盥。猶圭瓚所以盛鬯。大宗伯謂之玉鬯。非以鬯爲器也。云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者。釋六穀總名六粢之義。說文禾部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又云稷者。得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案續漢祭祀志劉注引援神契。郊特性孔疏引五經異義。今孝經說。風俗通義祀典篇。獨斷。說並同。續漢志注又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亦其義也。程瑤田云。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然則首種爲稷。稷爲五穀長。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因之爲祭穀之總名也。案程以月令首種釋稷爲五穀之長。其說甚瑣。賈疏以月令稷屬中央土。五行土爲長爲釋。非其義。稷即今高粱。釋草注以稷爲粟。誤。詳大宰疏。云在器曰盛者。毛詩小雅甫田傳文。肆師注同。說文皿部云。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甫田孔疏云。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清。祀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案孔說是也。凡盛者。實於器中之名。祭穀黍稷實於簋敦。稻粱實於簠。通謂之盛。然粢盛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閭師云。不耕者祭無盛。注云。盛。黍稷也。又鬯人祭門用瓢鬯。杜注云。粢。盛也。國語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章注云。器實曰粢。在器曰盛。上言粢。此言盛。互其文也。此皆以粢盛互稱明器。實與在器義得兩通。故說文盛盛二字訓義略同。惟孟子滕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文公篇趙注云。粢。稷。盛。稻也。以盛爲稻。與粢稷相對。古無此訓。不可從也。

**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真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性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燔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宜。〔疏〕祭祀共蕭者。以下共甸田所產之草物蔬果也。賈疏云。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涉酒也。醴齊縮酌。〔疏〕此祭祀共蕭者。據祭祀宗廟時有之。若共茅。外內之神俱用。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苴。苴讀爲縮者。臧琳云。說文西部。苴。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苴。象神飲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苴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苴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涉苴之。則苴酒字本从艸。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苴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苴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皆苴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苴茅者。以茅爲苴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苴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苴字。故以今文讀之。段玉裁云。鄭大夫依或本作苴。大夫讀爲縮酒之縮。說文西部有苴字。許所據同大夫也。若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苴與蘭蕙齊榮。蓋

謂菑卽蕭字。非是。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者。賈疏云。此鄭大夫之意。取士虞禮束茅立几束。所以藉祭。案。賈說是也。大夫此注。隱據禮經之苴爲釋。依士虞禮設饌饗神陰厭時。祝取奠禴祭于苴。卽所謂沃酒其上。左傳僖四年杜注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國語晉語。置茅蕝。韋注云。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說並與大夫同。說文謂加祿圭而灌鬯酒。則是祿事亦用茅。論語八佾皇疏說灌法云。於太祖室裏龜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皇說與許略同。蓋祭初降神之祿。與二祿獻尸事異。但祿圭卽圭瓚。用以酌鬯。非束茅所加。許說與禮微迕。不知何據。至禮經少牢。特性。大夫士吉祭無茅苴。唯士虞喪祭有之。彼賈疏據司巫注。謂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大夫意或亦當然。士虞祭苴在祝酌奠後。則王禮九獻祭苴亦當在朝踐後延尸入室時。故通典吉禮謂饋執尸入室時。尸舉奠。舉祭酒以苴茅。謂之縮酒。此亦用大夫義。謂祭苴在尸舉奠時也。據皇侃說。則似初降神灌鬯時已有苴。考士虞設苴在初陳饌未迎尸時。以相推約。義並得通也。五詳司巫疏。又案。春官敘官賈疏引先鄭釋左傳屏攝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此與大夫束茅沃酒義異。而亦祭祀用茅之事。則亦此官共之矣。云縮浚也者。說文水部云。浚。抒也。一曰水下滴瀝澆浚也。縮浚並與澆義同。左傳僖四年孔疏。及論語憲問邢昺疏引。浚並作滲。說文水部云。滲。下澆也。與浚義略同。此冢上酒滲爲文。疑作浚爲是。然釋文云。浚。荀潤反。劉思順反。則劉昌宗及陸本並作浚。與孔所見本異。云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不祭不共。無以縮酒者。左傳四年傳。齊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云。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書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穀梁僖四年傳。齊桓公曰。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范注云。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案穀梁云。不祭者。謂不以菁茅共祭。卽左傳所謂王祭不共也。然菁茅荆產。當在大宰九貢祀貢之科。非甸師所共。此引以證菁茅縮酒之事耳。云杜子春讀爲蕭者。段玉裁云。爲當作從。凡二本字乖異。而用一廢一。曰從。如蕭或爲苴。鄭仲師從舊讀縮。杜則從蕭是也。鄭君從杜蕭與茅爲二。大夫許君苴茅爲一。云蕭香蒿也者。郊特性注同。爾雅釋草。蕭萩郭注云。卽蒿。說文艸部云。蕭。艾蒿也。蒿。藪也。藪。香蒿也。詩王風采芣孔疏引陸璣疏云。蕭。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羸。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云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者。大雅生民文。毛傳云。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引證祭祀有用蕭。從杜讀也。引郊特性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燒蕭合馨香者。今禮記薦作奠。馨香作糗。鄭彼注云。奠。謂薦熟時也。特性饋食所云酌醑奠於饌南是也。蕭。蕪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糗當爲馨。字之。

誤也。奠或爲薦。此引薦從或本。馨從改讀。凡宗廟之祭。有兩度燂蕭。此既薦燂蕭。在饋食時。更有朝踐時燂脾膾亦燂蕭。故祭義云。建設朝事。燂燎羶羶。見以蕭光。此注不言者。文不具也。云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者。郊特牲合馨香。本兼黍稷及蕭二者言之。此就經舉證。故唯云蕭也。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者。明茅於祭有二用。苴以祭酒。與縮酒不同。不當如大夫說以苴爲縮酒也。御覽百卉部引毛詩義疏云。白茅。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案。此官所共茅。自是畿內所生。當卽詩之白茅也。云苴以藉祭者。亦據士虞禮有苴。彼注云。苴猶藉也。此卽鄉師之茅苴及司巫苴館之苴。詳彼二職疏。賈疏云。此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鄉師又云大祭祀共茅苴者。謂據祭天時。亦謂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爲苴以共之。若然。甸師氏直共茅而已。不供苴耳。云縮酒。泝酒也者。泝與澆義亦同。凡濁酒者。必泝之而後可酌。其用茅者。謂之縮。不用茅者。直謂之泝。詩小雅伐木云。釃酒有衍。又云。有酒湑我。毛傳云。以筐曰釃。以藪曰湑。湑。蓄之也。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也。澆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詒讓案。湑卽所謂縮釃。卽不用草而泝者。故用筐也。通言之。則縮亦爲泝。故後鄭以泝訓縮。此與大夫說縮酒爲束茅立祭前沃酒其。共野果蔬之薦。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疏〕上者異。云醴齊縮酌者。司尊彝文。引之者。證茅以縮酒也。共野果蔬之薦。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疏〕共野果蔬之薦者。與場人爲官聯也。薦亦冢上祭祀爲文。吳廷華云。薦卽中庸薦其時食之薦。注云甸在遠郊之外者。敍官注義同。賈疏云。案。載師。公邑之田任甸地。在二百里中。司馬法。百里爲遠郊。今言甸在遠郊外。則是二百里中。云郊外曰野者。毛詩召南野有死麕傳文。遂人。縣土注並同。說文里部云。野。郊外也。案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說文門部用彼文作郊外謂之野。蓋許鄭所見釋地。並無牧文。此注義卽本於彼也。凡此經注言野者有五解。對文各有專屬。散文則可以相統。此注以甸釋野。則以野爲二百里甸之專名也。縣師徵野之賦。賈注云。野謂甸甸縣都也。遂人掌邦之野注同。則距王城二百里甸。至五百里畺。通得野稱也。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注云。野。甸稍也。賈人野三句注同。彼文郊野之外別出縣都。則野爲二百里。甸三百里。稍不兼縣都也。又載師注引司馬法云。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則野又爲稍地之專名。內不及甸。外不及縣都也。又。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則野爲城郭外可知。是王城之外。四郊以內。亦得稱野也。竊謂藉田當從孔晁說在近郊。甸師掌田之官。不取二百里甸爲名。此云其野果蔬之薦。果蔬出於園圃。質師以場圃任園地。彼場人所掌。在城外郭內。此甸師所掌。蓋在郭外近郊之內。與藉田相近。亦有種果蔬之園地也。場人掌國之場圃云。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委人掌飲野賦。凡疏

材·注·謂草木有實者·是場人掌附郭之疏材·委人掌六遂以外之疏材·此官掌郭外四郊以內·與彼二官內外正互相備·雖聯事通職·而地守界域則絕不相侵·若然·此野當與鄉大夫之野同·乃對城郭以內爲國中言之·鄭文王世子注以甸人爲郊野官·義尙可通·此注則誤謂甸師以二百里甸名官·遂釋野爲郊外·是直謂專據遠郊外之甸地·非也·藉田在近郊·互詳敘官疏·云果·桃李之屬·瓜瓠之屬者·揚人注義同·說文木部云·果·木實也·又艸部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蕪·素問藏氣法時論云·五果爲助·王冰注云·五果·謂桃李杏栗棗也·瓜瓠者·爾雅釋草云·瓠·其紹瓠·詩大雅·絲孔疏引舍人云·瓠名瓠·小瓜也·紹·繼·謂瓠子·漢中小瓜曰瓠·案·統言之·則瓜亦得稱瓠·故喪大記注云·果·瓜桃之屬·是也·賈疏云·核食貨志·瓠·瓜瓠之屬·卽是無核者也·此從張晏之義·案既夕以有核曰果·無核曰蕪·今鄭云果桃李之屬·卽是有核者也·瓠·瓜瓠之屬·卽是無核者也·此從張晏之義·案既夕記鄭注云·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蕪·則鄭亦同瓠義·賈說未然·

**喪事代王受眚裁**·案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裁·弭〔疏〕喪事代王受眚裁者·與大祝爲官聯也·經喪事皆通咳大小喪而言·唯此云代王受眚裁·則不得有后世子眚·易復上六爻辭云·有災眚·釋文引鄭注云·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又引子夏傳云·傳害曰災·妖祥曰眚·是也·書舜典云·眚災肆赦·非此義·注云案盛者·祭祀之主也者·祭祀有案盛牲牢酒齊·而以案盛爲主·以王藉是案盛所出·甸師主其地·故使掌禱祈之事也·云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者·子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釋甸師爲王受眚裁所以禱神之意·賈疏云·逞·快也·使鬼神不快於王·令使王死·云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者·大祝云·言甸人讀禱·是也·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賈疏云·見大祝職云授甸人禱辭·在大斂後·大斂則殯·故知在既殯後·云使以禱藉田之神者·謂藉田之中有王社王稷·及籥章云田祖田畯之屬·亦是也·云受眚裁弭後殃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大祝注可證·今本並作裁·疑後人誤依經改·謂甸師引咎自責·代受其眚災·俾嗣王無後殃也·

**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鄭司農云·王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疏〕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犯法也·从辛从自·言鼻人威鼻苦辛之憂·秦以鼻似皇字·改爲罪·又网部云·罪·捕魚竹网·从网非·秦目爲鼻字·案鼻罪古今字·此經鼻罪錯出·蓋非其舊·注則皆作罪·注例用今字也·賈疏云·周姓姬·言同姓者·絕服之外同姓**

適者。有學者。謂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謂死及肉刑在甸師氏。必在甸師氏者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為隱處。故就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中不云有爵者。文不具。注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者。官。謂甸師所治處也。賈疏云。此斷獄。自是秋官罪定斷訖。始適甸師氏而刑殺之。若然。斷獄不在甸師後。鄭不破之者。案掌囚云。凡有爵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經亦云死刑焉。甸師氏不斷獄顯然。故不破之。詒讓案。先鄭意刑官就甸師官府斷獄而後刑殺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刑罪則織剝。亦告於甸人。鄭彼注云。織讀為鍼。鍼。刺也。剝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據此。則適甸師氏雖在獄成之後。然讀鞠之時。囚或不破之。亦容別有讞斷矣。引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者。鄭彼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懸縊殺之曰磬。引之者。明王族無大辟。經云死。即彼之磬。彼諸侯甸人。即此甸師氏也。通典凶禮引盧植禮記注云。磬。麗繫也。與此經不合。非也。引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者。今禮記踐作翦。鄭彼注云。翦。割也。引之者。證經云刑止有墨劓則三刑也。云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甸師官寺當在與藉田相近郊野之地。故云隱。文王世子孔疏云。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故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役。為給役也。木。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者。外內饗主饗饗。須薪蒸以共亨煮。當

亦甸徒所共。國語周語云。甸人積薪。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饗之。甸人並即甸徒也。薪蒸又可為燻。故此官亦兼主燻燻之事。左襄三十一年傳云。甸設庭燻。又燕禮。大射儀並云。甸人執大燻于庭。若然。此經薪蒸亦兼共燻燻。下止共饗事。經文不具也。凡此官之薪蒸。亦於四郊以內取之。其六遂以外之薪蒸。則委人掌之。故彼職祭祀喪紀皆共薪蒸。二官亦互相備也。又案公食大夫禮云。甸人陳鼎七。與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事同。是外內饗陳鼎俎之事。甸人亦役之。公食注謂彼甸人兼亨人。義亦得通。注云。為給役也者。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此經凡云役者有二。一當官之屬給正長之役。如警矇役大師。縫人役本職之女御是也。一異官以連事通職相役。如此官役外內饗。酒人役世婦。罪隸役百官府。蠻隸役校人。鬲稹役掌畜。夷隸役牧人。貉隸役服不氏是也。二者雖有同官異官之別。而其為給事則同。賈疏云。其徒三百人。耕耨藉田千畝。其事至閒。故兼為外內饗所役使其共其薪蒸。云木大曰薪。小曰蒸者。賈疏引纂要文同。委人注云。薪蒸結炊及燻。蠹者曰薪。細者曰蒸。說文帥部云。薪。養也。蒸。折麻中榦也。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饗。柴以給燻。案。蒸本為麻榦。





攫獲並以爪。義得兩通。恐獸入罔仍擱擲破罔而逸。故豫守其處。見入罔。則搏取之。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弊田。謂

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

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疏〕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者。贊致禽之事。與山虞澤虞甸祝爲官聯也。

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注云弊。仆也者。大司馬注同。說文犬部云。斃。頓仆也。弊卽斃

之俗體。云仆而田止者。此經及大司馬。凡田事言弊者。並爲止。其本義則皆爲仆。此所仆者。通關火車羅徒。先鄭

後注已詳。故此不著也。詳大司馬疏。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者。據大司馬文。謂以

火止。車止。羅止。徒止。爲止獵之節也。此引之者。證田止稱弊之義。云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

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者。釋文云。釐本亦作萊。阮元云。山虞職作萊山田之野。此作釐本作萊者。依彼經所改。賈

本作萊。詒讓案。釐萊音近字通。山虞澤虞。大司馬文並作萊。此注兼約彼職文。疑故書或本有借釐爲萊者。故先鄭

依用之。虞中。卽虞旗之中。禽注於虞中。所謂致禽也。山虞澤虞通稱。虞人釐所田之野。亦兼駭山虞萊山野。澤虞

萊澤野也。並詳山虞疏。云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者。釋經令禽注于虞中也。廣雅釋詁云。鈇。置也。注鈇聲類同。虞旗。澤虞職作虞旌。以旌卽旗之注析羽者。故言旗不言旌。猶大司馬蒐田章注言虞人植旌以旌

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者。大司馬文。浦鏜云。大司馬職論作祊。下獻作致。賈疏云。此祭並非四時常祭。以

田獵得禽牲。因享祭之耳。案詳大司馬疏。云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者。亦大司馬文。云公之。謂輸之於虞中者。此兼釋大司馬文。明此云令注禽于虞中。卽彼云大獸公之也。云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者。此兼釋山虞

文。亦據大司馬云。獲者取左耳。詩大雅皇矣篇。攸馘安安。毛傳云。馘。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曰馘。說文耳

部云。馘。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爲俘馘。重文馘。職或从首。又又部引司馬法曰。載馘馘。職者。耳也。先鄭

意四時大田本以習戰。故獲禽取左耳。亦法戰伐俘獲斬首取左耳也。以致功者。謂致其多獲之功。云故春秋傳曰以數

軍實者。左隱五年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注云。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引之者。證田獵數所獲禽獸。亦爲數軍實之事。賈疏云。案。襄二十四年。楚遠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注云。蒐。數軍實兵甲器械。與隱公傳數軍實一也。若然。注傳兵甲器械與斬首折馘不同者。兵甲器械自爲軍實。至

於斬首折臍。亦是軍實。仍於生執囚俘。亦爲軍實。是以僖公三十三年晉捨秦囚。先軫曰。墮軍實。是也。案賈引襄二十四年左傳注。蓋賈服義。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者。共其完〔疏〕人。或鮮之。或乾之。以共庖人之用也。但言祭祀賓客喪紀等。不言王膳者。省文。賈王膳亦在其中。

注云共其完者。完謂不肆解者。下文云。凡獸入于膳人。或全乾之。或解肆乾之。是有完有不完者。此獸人死生兼共。則皆完者也。故知此是完者。凡獸入于膳人。當乾之。〔疏〕注云當乾謂死獸也。此官入之膳人。膳人乾之爲脯腊等。又入之膳府也。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給作器。〔疏〕冥氏云。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彼不

獻筋角。此又不入齒須等者。皆互文見義。要隨所有通入之可知。注云給作器物者。左隱五年傳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明此皮毛筋角亦以中作器物故入之玉府也。麋人云。凡屠有斂其

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云。以當稅給作器物也。此注不云當稅者。彼屠者。爲市民私畜。故有稅。此官掌田獸。爲公家物。不必入稅。故但入皮毛筋角以共用而已。賈疏云。獸人所得禽獸。其中皮毛筋角。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玉

府。擬給百工飾作器物。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疏〕也。述人云。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云。令。謂時處也。此政令亦謂所宜

田之時與處及爭訟厲禁之事。此官並掌之。與述人爲官聯也。賈疏云。謂田獵取獸禽者。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

獸人掌以時獻爲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疏〕掌以時獻爲梁者。禮運注引獻並作漁。

疏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龜魚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

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案王制孔疏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賈說異。

未知孰是。竊謂買一歲三時五取魚之說。雜摭舊文言之。實則四時實祭。隨月皆可取魚。惟夏濫之禁。國語有明文。周書大聚篇云。禹之禁。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亦可證夏不取魚之說。然大祭祀賓客俎實有鮮魚。



肉色白。味不如鱧也。又云。鱧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水經河水篇酈注云。蠶縣北有山臨河。其下有穴。謂之罌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鱧鮪王鮪。暮春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佗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引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者。證此春獻鮪亦謂季春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二月祭鮪。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彼以祭鮪在仲春。與月令不同者。蓋所聞有異。凡薦時物於寢廟。皆獻於廟後之寢。詳

辨魚物爲蠶蕘以共王膳羞。鮮。生也。〔疏〕辨魚物者。魚種類絲多。辨別其物色。若爾雅釋魚是。稟正字。蕘。段字。庖人亦作蕘。詳彼疏。曲禮云。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又內則兔蕘。彼釋文云。本又作稟。檣。卽稟之變體。國語魯語里革曰。稽魚鼈以爲夏禘。韋注云。檣。乾也。云以共王膳羞者。擇其中膳羞者而共之。賈疏云。此所共者。共於膳夫。以共王。注云鮮。生也者。庖人先鄭注云。鮮謂生肉。魚肉通稱。經作蠶。注作鮮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詳庖人疏。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大饗俎生魚。樂記生作腥。少儀又有濡魚。並用鮮魚也。云蕘。乾也者。庖人先鄭注云。蕘謂乾肉。亦魚肉通稱。此蕘魚。卽庖人饗人之鱸也。

凡獻征入于玉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疏〕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蠶蕘者。與川衡爲官聯也。賈疏云。其政令者。謂公私隨時取魚之事。賈疏云。凡取魚者所有政令。皆漁人掌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處所。注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漁也。于亦當作於。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漁者之租稅有二。一爲大宰九賦之澤賦。卽古受川澤之地稅。一爲大宰九職之貢。卽漁者一家之力征。二者通謂之漁征。若月令云。孟冬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明成年梁有租也。管子輕重甲篇亦有澤魚之正。正征字通。遂師云。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漁征卽川澤之職賦。故亦入玉府矣。賈疏云。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類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鬚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所有征稅。漁人主收之。送入于玉府。以當邦賦也。吳廷華云。鬚骨之征。閭師所謂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蓋正賦也。此疏謂其當邦賦。是本廩人欲皮骨注言之。蓋鄭以賦爲口率出泉。而大宰山澤之賦。則又鄭所謂所賣賦泉。故以皮角爲代賦。其說與閭師顯背。此疏又舉爲說。非也。案吳說是也。此漁征當以魚物爲稅。但鮮蕘中膳羞者當入膳府。故賈謂入玉府者爲鬚骨之屬。猶廩人欲珍異入膳府。屠者皮角筋骨乃入玉府也。但魚鬚骨中用者少。或當兼有泉貨耳。賈此說本不誤。但依鄭說。此漁民亦應有口賦。

當計口入泉。故賈據角人諸職有當邦賦之說。不知口賦卽九職之貢。本貢物而不率泉。則鬚骨卽爲正賦。不必云當賦也。角人諸職以物當邦賦者。皆別有義例。詳彼疏。

**鼈人掌取互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蒔胡龜鼈之屬者。丁晏云。釋名。胡。互也。有甲蒔胡龜鼈之屬。注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蒔胡龜鼈之屬者。取聲相近也。盧文弨云。呂

氏春秋孟冬紀。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蒔音義同。廣雅釋詁。蒔。當也。蓋如器之大蓋。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纒。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擁其頸與頷下而爲之。故亦取名於此耳。案丁盧說是也。孔疏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汙爲閉。猶釋名云。飲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汙然也。蒔胡。漫胡。曼胡。漫

云狸物。龜鼈之屬。自狸藏伏於泥中者。呂飛鵬云。說文多部。狸。伏獸。似龜。釋文於此經言莫皆反。則讀如狸。說文無埋字。艸部。糞。瘞也。此經蓋省作狸。大宗伯釋沈注云。祭山林曰埋。此其例也。案呂說是也。凡此經龜藏字皆借狸爲之。注或作埋。則糞之俗也。先鄭意經狸物。卽謂龜鼈諸互物自狸者。然經前言龜鼈。後別言狸物。則狸物不止龜鼈之屬。故後鄭補其義云。玄謂狸物亦謂鱣刀含漿之屬者。爾雅釋魚。鱣。鱣刀。郭注云。今之鯊魚也。亦呼爲鮒魚。又云。蚌含漿。注云。蚌卽蜃也。說文魚部云。鯊。飲而不食。刀魚也。九江有之。賈疏云。觀此。鄭意鱣刀爲一物。蚌爲含漿。亦一物。孫氏注爾雅刀魚與鱣別。非鄭意。惠士奇云。鱣刀。鯊魚也。康成蓋謂魚之狸者多此類。不獨人蜃爲然。含漿乃蛤耳。非與魚同類。其爲狸物則一也。案惠說是也。春獻鼈。秋獻龜魚。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疏〕秋獻龜魚者。月令季夏。龜。取鼈。彼注引此經及龜人曰。凡取龜用秋時。而釋之云。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是月令登龜與此經異時。故鄭庶其誤。玉燭寶典引王肅說則云。周官獻龜。於秋當獻。故於未夏而命。義亦通。注云。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者。鼈蜃龜魚等。狸藏時。不可又籍。必俟其出在淺處時。而後可得。故或春。或秋。各隨其時也。云魚亦謂自狸藏者。亦謂鱣刀之屬。賈疏云。若不自狸藏。則在上。漁人取之矣。故知此魚與龜鼈是自狸藏者也。祭祀共廬。贏蜺以授醢人。贏蜺。鄭司農云。蠶。蛤也。杜子春云。〔疏〕祭祀共廬。贏蜺以蠶爲官聯也。賈疏云。案隨人有蠶。隨蠶。故以此三者授醢人。注云。蠶。蜺。蜺者。隨人注同。爾雅釋魚。蚶。蜺。郭注云。卽蝸牛也。王應麟周書王會篇補注。引尙書大傳鉅定。贏。鄭注。亦云。贏。蝸牛也。案今語以水生者爲贏。陸生者爲蝸牛。古人蓋無此分別。凡經典之言蚶。言贏。注家訓爲蝸爲蝸牛者。皆當爲水贏。說文虫部云。贏。一曰虺。又云。蝸。蝸贏也。蝸贏聲韻。贏亦可單言蝸。故贏。內則及士冠禮注引今文禮並作蝸。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獻鼈蟹與龜魚。供蝸贏與菱茨。彼賦正用此經。蓋平子亦以贏爲蝸。薛綜注云。蝸。螺也。螺卽蠶之俗。爾雅蚶。蝸。與蠶小者。蝸文相比。屬。足證其同爲水贏。若陸生之蝸牛。則本草經謂之陸蠶。腥穢不入食品。隨人蠶。必不用是矣。鄭司農云。蠶。蛤也者。隨人注同。爾雅釋魚云。蚌。蠶。廣雅釋魚云。蚌。蛤。蒲盧也。是蠶卽蛭。亦通謂之蛤也。杜子春云。蠶。蚌也者。釋文云。蚌字又作蚌。案蚌卽蚌之異文。掌蜃注亦作蚌。旣夕禮。蚌。鄭注云。蚌。蚌也。蚌與蠶同。爾雅釋魚郭注云。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蠶。說文虫部云。蚌。蜃屬。蠶。蚌也。俯爲蠶。圓爲蠶。又云。蠶。蚌屬。是蠶亦爲蚌也。漢書地理志顏注云。蛤似蚌而圓。綜校諸說。是俯者爲龜爲蚌。圓者爲蠶。

爲蛤爲蟻。而蓋則其尤狹長者。先鄭以蠶爲蛤。散文通耳。杜以蠶爲蟬。與說文脩爲蠶合。其義較折。故後鄭既夕注亦從之。賈疏謂蟬蛤一物。非也。云蟻。蟻子者。醢人注同。內則蜺醢。鄭注云。蜺。蚍蜉子也。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蠹。小者蠹。其子蜺。郭注云。蜺。蟻卵。夏小正。二月抵蜺。傳云。抵猶推也。蜺。蠹卵也。爲祭醢也。說文虫部云。蜺。蠹子也。周禮有蜺醢。蛾羅也。蠹。蚍蜉也。案爾雅釋文引說文蛾作蠹。與虫部蠶爲蠶。蠶字別。引國語云。蟲舍蜺。蜺者。魯語里革語章注云。蜺。蟻子也。可以爲醢。蜺。蠹陶也。可以食。舍不取也。說文虫部云。蜺。復陶也。劉歆說。蜺。蚍蜉子。董仲舒說。蠹子也。案爾雅釋蟲郭注。宣十五年公羊何注。左傳杜注。及孔疏引李巡爾雅注。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說。並與董同。依劉歆說。則蜺與蠹異名同物。祭統。陸產之醢。鄭注以爲蜺。蜺之屬。則似從劉歆說。若蠹子害稼。不宜舍之。且不聞可爲醢也。賈說依董說以蜺爲蠹。謂與蜺別。連引之。恐非鄭意。掌

凡邦之箝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胾之事。

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疏〕掌乾肉者。通性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疏〕獸言之也。云凡

田獸之脯腊臠胾之事者。田獸卽庖人六獸之屬獸人所入者也。蓋此官本正掌共田獸之肉。田獸不皆生得。其肉鮮少乾多。以其習於乾肉之事。故并使掌家牲之乾肉。若家牲之腥肉。則自有庖人內外饗共之。非此官所掌也。其獸肉則腥乾兼掌。故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臠胾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姜兆錫云。牢鼎之實。腊與鮮腊爲二鼎。則腊人掌乾肉。自有枯潤之不同也。案姜說是也。士昏禮及聘禮。公食大夫禮。並有鮮腊。既夕禮又謂之鮮獸。注云。鮮。新殺者。此臠胾蓋亦以獸肉之新殺者制之矣。阮元云。臠胾之事四字疑衍文。下經臠胾始有注。若於此先言臠胾。二鄭。杜氏。康成。當於此下注矣。釋文出腊字音於豆脯之下。則陸本尙未誤衍。此疏引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臠胾何。亦據下文言之。案阮據釋文校。於義近是。甸祝疏亦引此經掌凡田獸之脯腊。而此疏標起止。則有之事二字。或是後人竄改。非賈氏之舊。但有此四字。於義亦尙可通。未敢專輒刪定也。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者。凡牲獸大者不易乾。故必解肆其骨體而後乾之。以爲俎實。禮經謂之乾肉折俎。解肆。謂亦若腥牲有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之等也。詳內饗疏。散文通言。凡脯腊之屬。並爲乾肉。大物乾肉。亦通謂之腊。少牢饋食禮云。腊用麋。是也。對文析言。則乾肉之異於腊者。一解肆。一全乾也。又異於脯脩者。一體折。爲俎實。一薄析。爲簠實也。姜兆錫云。首句言乾肉。而下句乃指田獸言之。則是牲肉。案此乾肉鄭不別牲獸。賈謂專屬獸肉。姜則謂



專屬牲肉。今諦審經言凡田獸以下爲區別之文。謂乾肉自當兼含牲獸。賈姜二義。相兼乃備。禮經所言者。則皆三牲之肉。士冠禮始醢再醢有脯醢。三醢乃有乾肉折俎。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士虞記注義同。然則此官牲獸兼掌乾肉之義。與禮經亦不異也。云若今涼州鳥翅矣者。士虞記乾肉注義同。鳥翅。蓋漢時涼州所出乾肉。亦解肆牲體而乾之。故鄭以爲況。鳥翅名義未詳。云薄析曰脯者。說文肉部云。脯。乾肉也。內則注云。脯。皆析乾肉也。案。散文脯與乾肉亦通稱。凡脯牲獸兩有。內則有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此獸脯也。又有脯羹。注謂析乾牛羊肉。此牲脯也。齊民要術作脯法云。用牛羊羸鹿野豕豬肉。或作條。或作片。鄭云薄析。即謂作片。故後注謂脯之言片析肉意。鄉射禮記云。薦脯用籩。五臠。臠長尺二寸。臠。鄉飲酒記又謂之挺。皆片析之名。其長逾尺。則雖片析。又近於條矣。云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者。內饗注云。脩。鍛脯也。郊特牲云。大饗。尙服脩而已矣。有司徹注云。服脩。搗肉之脯。又內則注云。鍛脩。捶脯施薑桂也。又云。捶。搗之也。案。賸卽鍛之俗。昏義字又省作段。淮南子道應訓高注云。捶。鍛擊也。蓋脩亦薄析乾之。與脯同。故少儀束脩。孔疏謂卽十脰脯。是亦片析爲臠之證。但既析乾之後。又捶搗之使堅實而加薑桂。以助其辛烈之味。是曰鍛脩。內則說八珍之熬。亦先捶之而屑薑桂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作鍛脩法。蓋與彼略同。凡脩亦牲獸兩有。互詳膳夫內饗疏。云腊。小物全乾者。說文日部云。咎。乾肉也。重文脩。繒文从肉。釋名釋飲食云。腊。乾肉也。案小物全乾。謂小禽獸之屬不解肆者。若庖人注云腊乾雉。既夕禮注云土腊用兔。是也。賈疏云。案特牲云。陳鼎于門外。櫛在其南。南順。實獸于上。又云。宗人舉獸尾。是其全者。土用兔。是其小物全乾。少牢用麋。不云舉獸尾。則未全。若然。則天子諸侯之所用雖無文。其獸必大。亦不必全。今云全者。據有全者耳。案賈說是也。易噬嗑六三爻辭云。噬腊肉。又六五云。噬乾肉。彼釋文引馬融云。晞於陽而煬於火曰腊肉。是腊與乾肉不同。但禮經凡言腊者。皆田獸。田獸之中。若麋鹿之屬。亦有大物。自當解肆乾之。不必皆全。則亦通謂之腊。故莊子外物篇說任公子得大魚離而腊之。是卽析乾者也。散文腊乾義通。故許劉並以乾肉詁。

**音矣。**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凡腊物。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臠。膾肉。鄭大夫云。臠爲半體。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臠祭于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麇皆有臠。足相參正也。大者。載之大臠。臠者。魚之反覆。臠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臠亦臠肉大臠。臠宜爲脯而腥。臠之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臠爛。〔疏〕凡腊物者。卽獸腊載於俎者也。注云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者。以雖其有爲孰之。皆先制乃亨。

云聲之誤。賈疏云。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故云脯非豆實也。知豆當爲羞者。案籩人職云。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旣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案依鄭賈說。則羞脯者。謂加籩羞籩之實。薦脯者。謂朝事饋食之籩實。則二者皆主籩而言也。據爾雅釋器云。竹豆謂之籩。是籩亦可稱豆。而鄭必破豆爲羞者。以此經凡言籩豆者。皆槁爲二器。不相段借。不可援彼釋此也。易祗。陳友仁。姜兆錫。江永。並據王制天子歲三田一爲乾豆之文。證此豆脯不必破字。攷王制鄭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賈醢人甸祝及鄉射禮疏。王制孔疏。並謂脯非豆實。而別據醢人注云。作醢及齧者。必先臠乾其肉。釋乾豆之義。此與易陳諸說可互通。惠士奇又據內則脯羹。證脯可爲豆實。依諸家說。則脯雖不盛於豆。而以脯爲醢爲羹。則不妨爲豆實。此皆不破字。而說尙可通。附著之。以廣異義。鄭司農云。膾。膾肉者。內饗注同。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者。段玉裁云。判版胖古音同在元寒桓刪山先部。兩讀爲疑當作讀如。此擬其音。不必易其字。其字從肉。則正字也。說文半部胖字下曰。半體肉也。膾字下曰。周禮有膾。案。段謂兩讀爲當作讀如。是也。說文肉部引周禮作判者。依鄭大夫讀。半部胖訓半體者。據儀禮。二文不相妨也。又云膾胖皆謂夾脊肉者。此讀膾爲膻也。內饗先鄭注亦以膾爲夾脊肉。詳彼疏。胖者。內則鷓鴣胖鄭注云。胖謂脅側薄肉也。脅側薄肉。卽夾脊肉也。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者。禮凡用成牲者皆胖升。少牢饋食禮云。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膾膊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又司士升豕右胖。文與升羊同。又旣夕禮云。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其實羊左胖。髀不升。是禮經所謂胖者並謂半體。凡吉禮牲皆用右胖。變禮反吉。用左胖。說文亦以胖爲半體肉。廣雅釋詁云。胖。半也。並與禮家說同。後鄭則謂此膾胖義與左右胖異。故亦不從其說。云云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者。鄭彼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爲鬻。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膾。大也。唯醢醬無大。引之者。證牲獸肉本名大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膾祭于其上者。此證膾本爲割魚大鬻之名也。鄭彼注云。膾讀如殷。殷之鬻。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鬻也。可用祭也。案禮經本作侑主人皆一魚。此鄭所省改。引內則曰藥鹿田豕鬻皆有胖者。內則文胖本作軒。鄭彼注云。軒。讀爲憲。憲謂薑葉切也。軒或爲胖。此鄭依或本引之。案彼上文云鹿脯田豕脯藥脯鬻。而云皆有胖。明脯乾胖腥。文正相對。足證胖如脯而腥之義。又彼下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又云。野豕爲軒。注。軒亦或作胖。少儀說野豕爲軒云。聶而不切。則知內則之胖不爲半體矣。云足相參正也者。謂有司徹之大。可證此經之膾。公食禮之膾。雖與此膾異物。而同爲大鬻。亦足相證。據內則。知此胖與禮家半體之胖不同。皆是相參正也。云大者。載之大鬻者。釋公食禮文。說文肉部云。載。大鬻也。案此謂三牲鳥獸之腥肉也。云膾者。魚之反覆者。釋有司徹文。少儀注云。

膾。大膾。謂剖魚腹也。案膾覆聲近。鄭意剖魚腹取大膾反覆之。故謂之膾。此膾之本義。籩人朝事之籩有膾鮑魚鱸。注云。膾。腓生魚爲大膾。是也。云膾又詁曰大。二者同矣者。爾雅釋詁云。膾。大也。膾與膾音義並同。言此者。明膾與大雖以魚肉異名。義則同也。云則是膾亦腓肉大膾者。明此膾卽公食禮之大。段腓魚大膾之名以名腓肉大膾。不當如先鄭及杜子春說也。內饗注義亦同。又說文肉部云。膾。無骨腊也。揚雄說鳥腊。周禮有膾判。許意蓋以此經膾判與脯腊同掌。故亦釋爲腊物。膾爲無骨腊者。蓋卽謂腓肉大膾之乾昔者。此疑本賈侍中說。亦足備一義也。云膾宜爲脯而腥者。內饗注義同。云膾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者。膾與膾同爲腥肉。膾又薄析之。不爲大膾。卽內則注所謂藿葉切之也。廣雅釋詁云。片。膾。半也。說文片部云。片。判木也。膾則析而不乾。以此爲異。阮元云。玉篇肉部引作膾之。此者。明膾亦如臠之片析。不徒爲半體也。但脯則析而乾之。膾則析而不乾。以此爲異。阮元云。玉篇肉部引作膾之言半也。古書片半通用。其音義皆同。云禮固有腥膾膾。雖其有爲孰之。皆先制乃亨者。賈疏云。祭祀之禮。脔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膾之。又有薦孰之禮。禮經固有此三者。皆當先制爲膾。言此者。證膾與膾不同。破諸家之意。案賈說非也。郊特牲云。腥膾膾祭。鄭彼注云。膾。熟也。又祭義云。膾祭腥而退。注云。膾祭腥。膾肉。腥肉也。湯肉曰膾。細釋鄭意。蓋謂禮有腥膾膾之薦。腥是生肉。膾是半生半孰之肉。膾是孰肉。然雖有孰薦。亦必先以生肉依法制割而後亨之。明此膾人所掌膾膾。亦是未亨之前制之。或膾爲大膾。或薄析之。故得爲腥肉也。賈乃謂證膾與膾不同。失其指矣。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疏〕云。此所共者。共內外饗也。

此  
页  
空  
白

# 周禮正義

## 卷九

天官冢宰下。

〔疏〕天官冢宰下者。釋文作天官下。云本亦作天官冢宰下。案。宋以來刻本。並與釋文或本同。孔

傳。周禮。則每官爲一篇。不殊上下。故鄭自敘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也。石經十二卷之數。乃後人所分。不知始於何時。隋志已然。案。孔說是也。士喪特牲之下篇。皆別取篇首之文爲題目。與曲禮檀弓雜記上下篇。並通計篇數。蓋漢時傳本如是。故曲禮下鄭目錄云。簡策重多。分爲上下。是也。此六官六篇。別爲上下。蓋亦後人以簡策重多分之。然鄭本尙無此分別。故不以上下篇計數。唐石經作天官冢宰下第二。以後五官。並通計上下爲十二篇。尤誤。

今不從。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疏〕掌醫之政令者。掌衆醫藥治齊和之政及命令也。云聚毒藥以共醫事者。

毒藥之物。出於山澤。蓋委人及山處澤處等斂聚。入之醫師。儲以待用也。賈疏云。謂所有藥物。並皆聚之。以供疾醫傷醫等。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者。說文艸部云。毒。厚也。廣雅釋詁云。毒。苦也。凡辛苦

之藥。味必厚烈而不適口。故謂之毒藥。月令。孟夏聚畜百藥。鄭注云。蕃廡之時毒氣盛。素問藏氣法時篇云。毒藥攻邪。又移精變氣論云。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五常政令論云。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王冰注云。藥

厚薄。謂氣味厚薄者也。鶡冠子環流篇云。味之害人者。謂之毒。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是毒藥者。氣性酷烈之謂。與本艸經所云有毒無毒者異。鄭義根據古訓。不可易也。賈疏謂藥中有毒者。巴豆狼牙之類。殆未達鄭指。王安石。

王昭禹。鄭鏐。姜兆錫。莊有可。俞樾。並謂毒藥爲二。卽瘍醫職五毒五藥。亦通。引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賈疏作賾文公篇文。惠棟校本。作若藥不瞑眩。厥疾無瘳。明汪道昆本同。阮元校宋本。作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賈疏作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葉鈔釋文作無瘳。盧本仍作不瘳。今從嘉靖本。宋岳本亦同。孟子趙注本。作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國語楚語同。賈疏云。注云逸書也。藥使人瞑眩悶亂。乃得瘳愈。猶人敦德惠乃治也。引之者。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尙書說命之篇。高宗語傅說之言也。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尙書故也。案賈說非也。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又云。南楚飲毒藥。謂之頓。猶中齊言眠眩也。國語章注云。瞑眩頓督。攻已之急也。據此。是瞑眩亦謂藥氣味辛苦酷烈。飲之傳之。使人頓悶痛苦。即所謂毒也。故鄭引以爲證。非證藥中有毒也。又賈所引孟子趙注。與今本少異。而義旨校長。至東晉僞古文說命。有此二語。即取孟子爲之。鄭注真古文書。本無此篇。不足據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疖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疖。頭瘍。亦謂禿也。身傷。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王念孫云。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此。亦疊有字。案彭王校是也。司門注云。

造。猶至也。造謂來至醫師所治之官府也。云則使醫分而治之者。賈疏云。疾病者付疾醫。疖瘍者付瘍醫。故云分而治之。下有食醫獸醫。亦屬醫師。不來造醫師者。食醫主齊和飲食。不須造醫師。獸醫畜獸之賤。便造獸醫。故亦不須造醫師。注云。疖。頭瘍者。說文牀部云。疖。頭瘍也。左襄十九年傳云。苟偃瘡疽。生瘍於頭。蓋疖爲頭創專名。它瘍不得稱疖。而疖得通稱瘍。故鄭許並云頭瘍。賈疏云。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疖。此特言疖者。腫瘍等可以兼之。故云疖頭瘍。謂頭上有瘡含膿血者。云亦謂禿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疖。痲禿也。云身傷曰瘍者。若瘍醫四種之瘍。是也。說文牀部云。瘍。頭創也。廣雅釋詁云。瘍。傷創也。內則云。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爾雅釋訓云。肝瘍爲微。則創凡在頭身及四肢者。並謂之瘍。鄭以經瘍疖並言。疖爲頭瘍。則瘍直爲身瘍。故據內則爲訓。實則疖亦得通稱瘍也。云分之者。醫各有能者。賈疏云。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

四爲下者。五則半。〔疏〕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者。此醫官之官計也。歲終。亦夏之季冬。鄭賈謂周之季冬。非也。矣。或不治自愈。〔疏〕詳宰夫疏。小宰注云。稽。猶計也。賈疏云。謂疾醫等。歲始已來治病。有愈有不愈。並有案記。今歲終摠考計之。據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食祿五等之差。注云。食祿也者。小宰六敘云。四曰以敘制其食。注亦釋食爲祿。賈疏云。食卽月俸。故以祿解食。依序官。疾醫中士。瘍醫下士。案禮記王制。下士視上農夫。

食九人祿。中士倍下士。十八人祿。若然。中士祿食有常。今差爲五等者。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欲勉勵醫者。故爲此五等之差。莊存與云。食來歲之稍食也。案莊說是也。疾醫。瘍醫。爵爲中下士。則以爵制祿。其差止二等。既無五等之差。且祿與爵常相因。有一定之爵。則有一定之祿。不當稽其事以爲之制。此制其食。卽小宰六敘之制食。皆謂稍食。鄭賈以爲祿。非也。凡命士以上則有祿。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無祿而有稍食。此醫師所屬疾醫瘍醫各八人。皆有祿之命士也。然以王國之大。而止此醫士十有六人。於事必不給。周書大聚篇云。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是則鄉遂以外。亦立醫官之證。竊疑疾醫瘍醫兩官。當各有散醫。無員數。亦無爵秩。夏官巫馬別有醫四人。無爵。卽其比例也。散醫無爵。則亦不受祿。但以給事於官。受稍食而已。此云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者。卽稽散醫之事。而制其稍食也。春官敘官。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此官以五等制醫之食。卽所謂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與神仕正同。若中下士之醫官。自當擇其藝之精者爲之。段令方術疏淺。不勝其任。則黜之耳。何煩立五等之差。以校其上下哉。凡經言食者。並與祿異。詳宮正疏。云全猶愈也者。說文入部云。全。完也。引申之。疾愈亦爲全。莊子徐無鬼篇云。今予病少痊。釋文引李頤云。痊。除也。痊卽全之俗。云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者。明十失五者。并不得爲下醫也。以其術疏。纔能得半。卽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故不足數也。靈樞經邪氣藏府病形篇云。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八十一難經第十三難說同。彼並分工爲三等。與此經五等制食異。而以十全六爲下工則同。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和調〔疏〕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也。並食醫之官法。與膳夫。庖人。內外

饗。饋人。爲官聯也。膳夫云。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此云百羞百醬。亦舉成數也。此並庖人共其物。內饗割烹煎和之。膳夫饋之。食醫唯掌其調和齊量而已。注。云和調也者。弓人注同。說文俞部云。凡食齊。春時。飯宜。羹齊。夏時。熱。醬齊。秋時。涼。飲齊。冬

時。飲宜。〔疏〕凡食齊。春時者。此論調和飲食寒溫之齊。內則文同。蓋卽本此經。食齊。饋人共六食之齊也。賈疏云。言食者。卽上六食。則內則所云食齊一也。言飯之齊和。既猶比也。四時常溫。比於春時。云羹齊。夏

時者。亨人共羹之齊也。賈疏云。謂大羹。錫羹。菜羹等。其所齊和。四時常熱。故云。夏時。羹宜。熱。故也。云醬齊。秋時者。醢人。醢人。共齊。渣醬之齊也。賈疏云。案醢人。醢人。唯有醢醢。不言醬。卽豆醬也。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

時者。醢人。醢人。共齊。渣醬之齊也。賈疏云。案醢人。醢人。唯有醢醢。不言醬。卽豆醬也。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

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言醬齊。既秋時。云飲齊。既冬時者。酒正漿人共六飲之齊也。賈疏云。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故言飲齊。既冬時。飲宜寒。故也。注。云飯宜溫者以下。內則注並同。膳夫注云。食。飯也。士昏禮云。黍稷四敦皆蓋。注云。蓋為尙溫。案溫者。不寒不熱之謂。說文食部云。饑。飯傷熱也。溫則不至於饑矣。云羹宜熱者。羹者肉滯。以熱為美。士昏禮云。大羹滯在饜。注云。饜。火上。蓋亦尙熱。戰國策燕策云。昔趙王與代王飲。酒酣。樂。進取熱獸。廚人進對羹。羹宜熱而獸之。故謂之熱獸。云醬宜涼者。膳夫注云。醬。謂醢醢也。醢醢之屬。不須溫食。故宜涼也。云飲宜寒者。六飲皆以水和齊。以寒為貴。楚辭招魂云。挫糟凍飲。耐清涼些。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葶苈粉榆槐檣滷以滑之。內謂宜寒也。各尙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

〔疏〕凡和者。論調和五味多少之齊也。內則文亦同。云調以滑甘者。說文水部云。滑。利也。此五味益以滑。謂之食。案此味分四時。不以月別。禮運所云。未聞其審。注云。各尙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內則注云。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肥甘。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淮南子墜形訓云。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賈疏云。東方木味酸。屬春。春時調和食。酸多於餘味一分。南方火味苦。屬夏。夏時調和食。苦亦多於餘味一分。西方金味辛。屬秋。秋時調和食。辛亦多於餘味一分。北方水味鹹。屬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於五行土為尊。於五味甘為上。故甘摠調四時。內則孔疏云。依經方。春不用

食酸。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蕭吉五行大義論配氣味篇云。周禮解有兩家。一云宜從時氣。春食須多酸。夏食須多苦。一云多者。過也。春食過酸。宜減其鹹味。夏食過苦。宜減其酸味。是以後句云調以滑甘。今依前解。四時之味。各隨時所當。故逐時鹹苦。養體之宜。土既居總載四時。是以四時味兼須甘味以調之。呂飛鵬云。前說即鄭注各尙其

時味之義。由後說推之。過酸宜減其鹹味。過苦宜減其酸味者。治其源也。酸為木味。鹹為水味。苦為火味。水生木。木生火。減其所生之味。而春酸夏苦。不至於太過。若然。則秋食過辛。宜減其甘味。冬食過鹹。宜減其辛味。案蕭

吉亦從鄭說。其所述第二說。義殊迂曲。蕭氏亦不從也。引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葶苈粉榆槐檣滷以滑之者。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荳。菹類。榆白曰粉。媿。新生者。檣。乾也。齊人漉曰滷。秦人滑曰

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荳。菹類。榆白曰粉。媿。新生者。檣。乾也。齊人漉曰滷。秦人滑曰

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荳。菹類。榆白曰粉。媿。新生者。檣。乾也。齊人漉曰滷。秦人滑曰

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荳。菹類。榆白曰粉。媿。新生者。檣。乾也。齊人漉曰滷。秦人滑曰

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荳。菹類。榆白曰粉。媿。新生者。檣。乾也。齊人漉曰滷。秦人滑曰

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荳。菹類。榆白曰粉。媿。新生者。檣。乾也。齊人漉曰滷。秦人滑曰

賈疏云。證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荳。菹類。榆白曰粉。媿。新生者。檣。乾也。齊人漉曰滷。秦人滑曰



澠。謂將此董已下。和澠以滑之。詰讓案。婉橋。內則作免菘。禮記釋文云。菘字又作稟。案橋稟字同。羣經音辨女部引禮。婉橋澠澠。云鄭康成讀。攷內則注。鄭無異議。音辨所述鄭讀。蓋即指此引內則文。疑賈昌朝所見周禮釋文本作婉橋。橋橋字亦通也。又今本內則注。婉作免。橋作菘。齊秦字互易。與賈疏所引不同。或買依此注改之。滑者。說文水部云。久滑也。內則說爲醢云。爲稻粉極澠之。注云。糲。讀與澠澠之澠同。則滑澠與極澠義同。並謂以米粉和菜爲滑也。

###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

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稷也。爾雅曰。稌。稻。菰。菰。

影胡〔疏〕凡會膳食之宜者。此論六膳六食。性與穀配合之宜也。內則文亦同。云牛宜稌者。賈疏云。依本草素問也。牛味甘平。稻味苦而又溫。甘苦相成。云羊宜黍者。黍即今之糜。詳大宰疏。賈疏云。羊味甘熱。黍味苦也。亦是甘苦相成。云豕宜稷者。稷即今之高粱。詳大宰疏。賈疏云。穀豬味酸。牝豬味苦。稷米味甘。亦是甘苦相成。云犬宜粱者。粱即今北方之小米。詳大宰疏。賈疏云。犬味酸而溫。粱米味甘而微寒。亦是氣味相成。云鴈宜麥者。王引之云。鴈謂鵝也。爾雅。舒鴈。鵝。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鵝。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方音。鴈。自關而東謂之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鴈。鵝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鵝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鷺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鷺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鵝爲鴈也。堯典。二生一死。贊。馬融以二生爲羔鴈。鴈則鵝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鵝。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王制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鵝也。案王說是也。賈疏云。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云魚宜菰者。賈疏云。魚味寒。魚族甚多。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菰。或同是水物相宜。案此六者。性穀相配。亦取氣味相宜而已。賈傳合五行爲說。經指實未必然也。又月令。說春食麥。羊。夏食菽。雞。季夏食稷。牛。秋食麻。犬。冬食黍。豕。蔡邕集月令問答。謂皆時味所宜。與此六牲六穀氣味相成異也。注云。會。成也。謂其味相成者。爾雅釋詁云。會。合也。謂齊合諸味相成。不爽戾也。云稌。稷也者。釋文云。稌本亦作杭。說文禾部云。杭。稻屬。重文。稌。杭或从更聲。稌。稻也。引周禮曰。牛宜稌。稻。稌也。案說文謂杭爲稻屬。而以稌稻轉相訓者。稌稻爲大名。杭則稻之不黏者。故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杭。稻不黏者。稌。黏稻也。先鄭意。蓋謂食稻宜用不黏者。故即以稌釋稌也。引爾雅曰。稌稻者。釋艸文。郭注云。今沛國呼稌。上以稌釋稌。偏舉一種。更引爾雅此文。明稌稻。

敬為大名也。云放彭胡也者。釋文云。劉本作弱。膳夫注亦作彭。詳彼疏。凡君子之食恆放焉。依也。猶〔疏〕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者。禮器注云。君子之子也。注以君子為大夫及公子。月令孔疏。引月令章句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位士也。白虎通義號篇云。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案此經君子。當以王為主。而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有公膳者。亦依此齊和之。不下及士庶人。與蔡班義小異。賈疏云。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放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菹已上。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恆放焉。  
 注云。放猶依也者。廣雅。釋詁云。放。依也。  
 墨子法儀篇云。放依以從事。是放依義同。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疢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癘疾。氣不和之疾。瘠。酸削也。首疾。頭痛也。〔疏〕掌養萬民之疾病者。賈疏云。此主療治疾病。而云養者。疾。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疏〕但是療治。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疾病兩言之者。疾。輕病重。故注論語云。疾甚曰病。謂疾病俱療。故兩言之。此直言萬民。不言王與大夫。醫師雖不言。或可醫師治之。案後注云。養。猶治也。此官掌治疾病。通於上下。廣言之。故云萬民。賈說非。云四時皆有癘疾者。並據時氣所感病之多者言之。云春時有疢首疾者。謂春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為疢痛而在首也。左昭元年傳。子產論六氣之疾。云風淫未疾。孔疏引賈逵。以未疾為首疾。謂風眩也。此疢首疾在春。亦風氣所生也。云夏時有痒疥疾者。說文疒部云。痒。癢也。疥。搔也。又虫部云。蟻。搔也。疥。即蟻之段字。俗作癢。釋名釋疾病云。癢。揚也。其氣在皮中。欲得發揚。使人搔發之而揚出也。疥。齕也。癢搔之。齒齕齕也。謂夏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為創痒而成疥也。云秋時有瘧寒疾者。說文疒部云。瘧。熱寒休作病。釋名釋疾病云。瘧。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熱耳。而此疾先寒後熱。兩疾似酷虐者也。謂秋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為瘧而發於寒也。素問瘧論云。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又金匱真言論云。秋善病風瘧。又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於暑。秋必痲瘧。與此經義合。左昭元年傳云。陰淫寒疾。亦與此義略同。云冬時有嗽上氣疾者。謂冬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為嗽而氣上逆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秋傷於溼。冬生欬嗽。義亦與此經合。注云。癘疾。氣不和之疾者。說文疒部

云。腫。惡疾也。隸變作癘。氣謂四時五行之氣。不和者。即後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行春令。則民多疾病。高注云。水火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病也。左昭四年傳杜注云。癘。惡氣也。字亦作厲。釋名釋天云。厲。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案此癘爲四時常疾。其大疫亦謂之癘。即膳夫之大札。彼注云大札。疫癘是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癘者何。痢也。何注云。痢者。民病疫也。痢與癘。聲類亦同。云癘。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者。說文十部云。癘。酸癘。頭痛。周禮曰。春時有癘首疾。案癘。削。聲類同。賈疏云。人患頭痛。則有酸嘶而痛。酸削。則酸嘶也。丁晏云。釋名釋疾病云。酸。遜也。遜。遁在後也。言腳疼力少。行遁在後。似遜遁者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力弱也。即釋此酸削之義。曾釗云。注意謂頭痛酸削耳。若疏析癘首爲二。則頭痛之外。何者爲酸削之痛邪。說文云。酸癘。頭痛。左思蜀都賦云。味錫癘癘。劉注。癘。頭痛也。周禮。春多癘首之疾。有古訓不分癘首爲兩解。又素問金匱真言論。東風生於春。病在肝。兪在頸項。故春氣者病在頭。是感春癘氣爲頭痛。內經有明文。賈乃別癘爲酸削之痛。非注意矣。案曾說是也。列子黃帝篇。指擣無癘癘。張湛注云。癘癘。癘癘也。張機金匱要略虛勞篇云。足酸削。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作癘癘。廣韻十二齊云。癘癘疼痛。酸癘聲同。癘與嘶癘癘。亦聲相轉。神農本草經云。礞石主周痺風溼。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癘。是凡首及四肢。並有酸癘之痛。而春之癘疾。其酸癘則多在首。故經云癘。而又云首疾也。說文以酸癘專屬頭痛。義即本此經。管子地員篇云。終無癘癘。尹注云。癘。首疾也。亦與許義同。賈疏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非經義。云癘。癘也者。廣雅釋言同。釋文云。嗽。本亦作軟。盧文弨云。說文。軟。吮也。無嗽字。玉篇。軟。軟。上軟也。則作軟爲正。案盧說是也。原本顧氏玉篇欠部。引此經。亦作軟。又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齊郡謂軟曰軟也。嗽即軟之俗。說文禿部云。軟。並氣也。釋名釋疾病云。軟。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刻物也。云上氣。逆喘也者。賈疏云。向上喘息。謂之逆喘。詒讓案。逆喘。即說文所謂并氣也。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軟嗽上氣。厥在胸中。又軟論云。久軟不已。則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又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上逆而軟。發爲痿厥。然則上氣。即因嗽之甚而氣逆爲喘。事亦相因。故經云嗽上氣疾也。引五行傳曰。六癘作見者。明癘疾生於五行之氣也。賈疏云。案五行傳云。五福乃降。用彰於下。六淫作見。一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沚水。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惟火沚金。又曰眊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沚火。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沚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水火沚土。此其五淫也。言六淫者。天雖無淫。案洪範六極。又案書傳致六極之由。皆由身之五事。一曰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二曰疾。眊不明之罰。三曰憂。言不從之罰。四曰貧。聽不聰之罰。五曰惡。貌不恭之罰。六曰弱。皇不極之罰。據此六極。皇極爲屬天王者。

不極亦有疴疾病。併前五者為六診。彼言診。此鄭注言癘者。言診謂五行相乖診。此言癘。癘氣與人為疫。故不同。若據五事所致言之。四時之疾。皆據臨之不明者也。又云。春是四時之首。陽氣將盛。惟金診木。故有頭首之疾。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診火。木為甲。亦有甲。故有疥痒之疾。秋時陽氣漸銷。陰氣方盛。惟火診金。兼寒兼熱。故有瘧寒之疾。冬時陰氣盛。陽氣方起。惟土診水。以土壅水。其氣不通。故有嗽上氣之疾。詒讓案。鄭本五行傳亦作診。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鄭彼注云。診。珍也。此引作癘者。癘診聲近義通。大祝注亦同。左傳昭七年孔疏。引鄭箴膏肓云。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則又借厲為之。漢書五行志云。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莅不和意也。與鄭此注癘字。訓義略同。賈據五行傳以釋此經四時之癘疾。與醫家說不必盡合。然鄭意或如是。附存之以證注義。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也。猶治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醴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論治疾之術。並疾醫之官法也。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

注云。養猶治也者。此引申之義。養身即所以治病。是養與治。義相成也。云病由氣勝負而生者。謂五行之氣。相則為病。即五行傳五診之義。素問陰陽別論云。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浮。溼勝則濡瀉。此言陰陽寒熱燥溼。氣相勝為病之事。與此注義。亦足互相備。云攻其贏。養其不足者。贏。釋文作贏。盧文弨云。爾雅釋天。夏為長贏。注云。本或作贏。是古並通用。賈疏云。夏時病者。則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穀味。土所剋水。是攻其贏也。土生於火。土是火之子。食甘稷。為子養母之道。故云養其不足也。云五味。醴酒飴蜜薑鹽之屬者。賈疏云。醴則酸也。酒則苦也。飴蜜即甘也。薑即辛也。鹽即鹹也。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者。賈疏云。此依月令五方之穀。此五穀據養疾而食之。非必入於藥分。程瑤田云。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據月令配五行者為之注。素問藏氣發時論。粳米甘。小豆酸。麥苦。大豆鹹。黃黍辛。靈樞五味篇。宜粳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音五味篇。麥苦。大味鹹。稷甘。黍辛。麻酸。案五音篇與月令同。合觀之。粳稷可互取。小豆麻可互取。又云。綜計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據之以注疾醫。史記天官書。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盧辨大戴禮注。皆同。素問金匱真言論。五方之穀。曰黍稷稻豆。鄭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同。管子地員篇。載五土所宜之種。曰黍稷菽麥稻。淮南子脩務訓五穀。高注。載黍稷麥稻。漢書音義。章昭曰。五穀。黍稷菽麥稻也。自金匱真言以下。說並不異。而五常政大論。則又進麻為木穀至火穀。則黍稷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凡十二事。雖不能齊一。然皆有稷無粱。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菹粱只。王

逸注。五稷。稻稷麥豆麻也。菰梁。蔣實。謂離葫也。王說亦爲有稷無梁。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梁也。是爲有梁無稷。凡此皆秦漢後稷梁潤一之證也。金鶚云。鄭注疾醫五穀。據月令爲說。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爲稻黍稷麥菽。有稻而無麻。與素問金匱真言論合。趙岐。高誘。韋昭說。皆與此同。盧辨。楊偉。顏師古。皆與疾醫注同。王逸以爲稻稷麥豆麻。則稻麻並舉而無黍。逸周書曰。麥黍稻粟菽。則無麻稷而有粟。管子曰。黍稷菽麥稻。則無麻粟而有秫。諸說不一。鸚謂五穀者。以其爲飯者而言也。曰黍稷稻粱麥。膳夫王食六穀。食醫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鷹宜麥。魚宜苽。內則言飯黍稷稻粱下。又言麥食苽食。可知六者皆可爲飯矣。內則疏。謂諸侯朝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可知常食者。黍稷稻粱也。苽爲離胡。其米所出頗少。惟天子諸侯得暫食。而麥則貴賤皆食之。然則六穀去一而爲五穀。當存麥而去苽矣。若菽與麻。古人用爲籩實。不以爲飯。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菽矣。月令。素問。逸周書。管子。或別有取義。皆不可以定五穀之名也。案金說是也。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者。謂動植庶物入藥分者。約有此五類也。大觀本草引陶弘景本草序。附載本草經舊目。有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八類。鄭此注依經五藥約略數之。故與彼不同。云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者。隋書經籍志。引梁七錄。有神農本草經三卷。今存。子儀者。賈疏云。案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蹶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若然。子義亦周末時人也。案賈所引劉向說。見說苑辨物篇。今本作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游矯摩。蓋傳寫譌舛。當據此以正之。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作子明灸陽。子游案摩。子儀反神。其子儀之。以五氣五聲五色。賦其死生。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注云。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賈疏云。此經三者。並是人之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疏〕病者氣與聲色。其病在內。人所不視。見其聲色。則知增劇及簡易。故云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也。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者。賈疏云。言五藏謂氣之所藏。故云五氣出於五藏。云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者。賈疏云。此已下並據月令性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故云肺氣熱。心在肺下。心位當土。心氣亦熱。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故云肝氣涼。此三藏並在膈上。脾於藏值春。故云溫。腎位在土。於藏值冬。故言寒。此二者在膈下。此五藏寒熱等。據月令成文而說。及其醫方之術。心屬南方。肝屬東方。肺屬西方。脾屬中央。腎屬北方。此並據五色而言。不據氣之寒熱也。案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土。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此即賈氏所據也。月令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

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隔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隔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疾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鬱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曾釗云。此注本古尙書說。以方書考之。殊不然。鄭駁異義。從今文尙書說。蓋二書不作於一時也。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噎。此經五氣當從之。蓋因五氣以審五藏。傷則病。絕則死。呂飛鵬云。素問至真要大論。岐伯曰。賊陰司天。風淫所勝。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太陰司天。溼淫所勝。病本於腎。太陽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淫所勝。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病本於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勝。神本於心。病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案衝陽足跗上動脈。胃氣也。木勝土。故脾胃病。尺澤在肘內廉大紋中。肺氣也。火勝金。故肺大腸病。大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腎氣也。土勝水。故腎膀胱病。天府在臂臑內廉下腋三寸。亦肺氣也。太衝足三指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氣也。金勝木。故肝膽病。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動脈。心氣也。水勝火。故心與包絡病。五氣絕。故不治。反是則生。案五行主五藏。當以駁異義說爲正。曾說是也。又曾呂二家。並據素問說五藏之氣。與鄭異而義可通。今兩存之。云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者。賈疏云。宮數八十一。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配西方金。角數六十四。配東方木。徵數五十四。配南方火。羽數四十八。配北方水。此五聲。數多者聲濁。數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故云言語宮商角徵羽也。詒讓案。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木。在藏爲肝。在音爲角。在聲爲呼。火。在藏爲心。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土。在藏爲脾。在音爲宮。在聲爲歌。金。在藏爲肺。在音爲商。在聲爲哭。水。在藏爲腎。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彼五音。卽此經五聲也。彼五聲。宣明五氣論又謂之五氣。與此經五聲不同。云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者。賈疏云。此據五方。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中央土色黃。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病者面色似之。詒讓案。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五藏之氣。色見青如草莖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始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又靈樞經五色篇云。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此並治疾察五色之法。云察其虛虛休王。吉凶可知者。賈疏云。假令冬時面色黑。其氣寒。聲應羽。此是盈而王。吉可知。若冬時其色黃。其氣熱。聲應宮。此得中央土來剋已。此是虛而休。凶可知。若得東方青色等。則子來助已。亦吉。

云蓄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者。釋文云。扁本亦作譚。又引漢書音義云。扁鵲。魏桓侯時醫人。案譚。俗字。古書扁鵲字。並作扁。史記扁鵲倉公傳云。扁鵲者。勃海郡鄆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又云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本傳載二人以氣色等脈死生之事甚衆。故鄭謂其蓄用此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

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疏〕注云。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者。此家上文爲義。廣雅釋言云。參。三和乎。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者。周書常訓篇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賈疏云。上經觀其氣色。此經驗

其脈候。故以參兩言之。言兩者。謂九竅。與所脈爲兩。兩與九藏爲參。云竅之變。謂開閉非常者。說文穴部云。竅。空也。九竅開閉有常。若失其常。則爲疾病。故曰非常。云陽竅七。陰竅二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清陽出上竅。

濁陰出下竅。王注云。上竅。耳目鼻口。下竅。謂前後陰。又金匱真言論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北方黑色。入通

於腎。開竅於二陰。呂飛鵬云。耳目鼻。竅各二。口竅一。陰竅二。是爲九竅。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者。賈疏云。謂九藏。在內。其病難知。但診脈至與不至。卽知九藏之動。故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也。云正藏五者。醫經所謂五

神藏也。素問五藏別論云。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五行大義云。五藏者。肝心肺脾腎也。藏者。以其藏於形體之內。故稱爲藏。亦能藏受五氣。故名爲藏。云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賈疏云。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爲九

藏也。六府。胃。大腸。小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爲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液之府。天氣之所生。其氣

象天。故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案賈所引難經。見本經第三十五難。及素問五藏別論篇。舊注疏本。文多譌羨。今各據本書校正。鄭於五藏之外。

又取六府之胃。膀胱。大腸。小腸。以足九藏之數。而舍膽與三焦不數。國語鄭語云。建九紀以立純德。章注云。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胱。腸。膈也。則并大小腸爲一而增膽。與鄭小異。又素問六節藏象論。三部九候論。並云形藏

一肝。二心。三脾。四肺。五腎也。神藏於內。故以名焉。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

也。故此二別爾。此說九藏。復與鄭章異。今案素問說。下部三候。肝腎脾胃。中部三候。肺胸中心。上部三候。頭角口齒耳目。爲三部九候。卽九藏。故王冰據以爲說。雖根據古醫家言。然此經九竅內。已有耳目口。則九藏不當數形藏。素問三部九候。自是專家之學。與此經義不合。又靈蘭秘典論。別有十二藏之目。正藏五。及胃膀胱大腸小腸之外。以膽膈中三焦。亦爲藏。足徵方術家展轉增加。本無定數矣。云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者。賈疏云。但醫者診脈。諸脈皆可據。若脈之大候。取其要者。在於陽明寸口二處而已。陽明者。在大拇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開。寸口者。大姆指本高骨後一寸。是也。俞正燮云。陽明。人迎及衝陽也。案俞說是也。以靈樞經本輸經脈兩篇攷之。人迎爲大腸手陽明脈。經脈云。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卽實所說是也。衝陽。爲胃足陽明脈。本輸云。在足附上五寸陷者。是也。寸口。則爲肺手太陰脈。亦名氣口。素問經脈別論云。肺朝百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王注云。三世脈法。皆以三寸爲寸關尺之分。說文寸部云。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難經第一難亦云。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寸口者。脈之大會。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今諦審注意。陽明者。通咳人迎與衝陽而言。寸口者。通咳寸關尺而言。內經說脈。有尺寸而無關。蓋魚際至關。關至尺。各得一寸。故對關尺言之。寸口雖專屬寸。而對陽明言之。則三部通得謂之寸口也。張機傷寒論敘云。觀今之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跌陽卽衝陽。張氏論候脈。亦於尺寸外。特舉人迎跌陽。與鄭以陽明寸口並舉。其意正同。賈釋陽明。舉人迎而遺衝陽。非鄭指也。云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者。左昭元年傳。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卽其人也。云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也者。釋文云。榆。本亦作俞。岐伯榆拊。皆黃帝時醫人。案今醫家書。素問及靈樞經。皆述黃帝與岐伯問答語。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岐伯。黃帝大醫。榆拊。鶡冠子世賢篇。淮南子人間訓。並作俞跗。史記扁鵲傳。號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撝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捫髓腦。揲荒。爪幕。瀦滌腸胃。激滌五藏。練精易形。張氏正義引應劭云。黃帝時醫也。漢書藝文志方技家論云。大古有岐伯俞拊。又經方有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案釋文。或本作俞。與史記漢志諸書合。賈疏云。上神農子儀扁鵲倉公秦和等。各專一能。此二人兼上數術耳。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疏〕曰。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者。書其事以備稽攷。亦疾醫之官計也。注云。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後治之戒。〔疏〕曰。終者。說文歺部云。歺。漸也。人所離也。釋名釋喪制云。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



生已久遠。氣終盡也。檀弓。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鄭彼注云。死之言漸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漸。案此注以死終爲少老之異。與檀弓義異。鄭隨文解之。云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者。漢書劉向傳顏注云。以由也。謂病治之不愈所由情狀。云醫師得以制其祿者。賈疏云。則上十全爲上。已下是也。詒讓案。此本上醫師爲說。則當云制其食。鄭合祿食爲一。未析。詳前疏。云且爲後治之戒者。疾病不愈。或由醫不應法。故書其不愈之狀。爲後之治此病者之戒。使勿復踵其失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剗殺之齊。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踣跌者。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

謂附著藥。刮。刮去膿血。〔疏〕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剗殺之齊者。釋文云。折。劉本作斯。臧琳云。說文艸部。殺。謂以藥食其惡肉。〔疏〕斯。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折。篆文斯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

宗作斯。爲古文。當從之。賈疏云。注藥於瘡。乃後刮殺。而言齊者。亦有齊量之宜也。詒讓案。漢書郊祀志。顧注云。齊。藥之分齊也。惠士奇云。劑以砭。殺以藥。是爲齊。注云。腫瘍。癰而上生創者。說文肉部云。腫。癰也。

又十部云。癰。腫也。癰。即癰之隸變。釋名釋疾病云。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癰。壅也。氣壅否結。裹而潰也。論衡狀留篇云。肉暴長者曰腫。此腫瘍。亦謂癰創腫結。未成膿血者也。云潰瘍。癰而含膿血者也。素問五常政大論

云。分潰癰腫。王注云。潰。爛也。說文肉部云。殯。爛也。殯。正字。潰。借字。此潰瘍。謂癰已成膿血潰破者也。云金瘍。刃創也者。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金。刀劍之屬。說文刃部云。刃。傷也。或作劓。創。即劓之俗。釋名釋疾病云。

創。戕也。戕。毀體使傷也。此金瘍。即謂金刃之傷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服虔云。金創爲夷。云折瘍。踣跌者。後漢書方術傳。李注云。踣。風損也。方言云。跌。蹶也。蹶。跌。謂手足宛屈及蹶仆。因而折損支體。故謂之折瘍。月

令云。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彼創。即此金瘍。折。即此折瘍也。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者。祝。一擊之轉。釋名釋疾病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諸病源候總論云。注病。注者。住也。言其連滯

停住。死又注易旁人也。段玉裁云。此易其字而釋其音。又釋其義也。云注謂附著藥者。惠士奇云。古人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如注。音同。古文通。左傳。韎韍之附注。賈服皆云。注。屬也。案惠說是也。士冠禮鄭注云。屬猶著也。注屬著。音義並相近。附著藥。蓋猶今治創瘍者之傅藥。玉燭寶典引崔寔四民月令云。

正月上除。合注藥。是也。墨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

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墨子之祝藥以食。與此經祝藥。義不相應也。云刮。刮去膿血者。說文刀部云。刮。刮去惡創肉也。引周禮曰。刮殺之齊。又刮。指把也。刮即刮之隸變。阮元云。說文刮刮異義。鄭君謂為一字。詒讓案。鄭蓋謂刮刮古今字。故經作刮。注並作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下注直云刮殺。可證。釋文出刮去二字。似陸本注。上刮字作刮。則是以刮釋刮。殆非鄭本之舊。俗注疏本同。非也。惠士奇云。太玄。達之次七曰。達于砥割。前亡後賴。測曰。達於砥割。終以不廢也。刮殺猶砥割。內經癰瘍宜砥石。古者以石為鍼。謂之砥。云殺謂以藥食其惡肉者。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食。消也。謂傳藥於創。消其腐惡之肉。惠士奇云。太玄從之次七曰。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注藥以食其肉。惡去而善生。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治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合黃整。置石膽丹沙雄黃礬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疏〕凡療瘍以五毒攻之者。以下通論治瘍之術。並瘍醫則不用此法。注云。治病曰療者。說文十部云。灑。治也。重文灑。或从寮。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療。治病也。云攻治也者。小爾雅廣詁文。龜人。考工記總敘注。並同。云五毒五藥之有毒者。即下石膽等五者。是也。云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整。置石膽丹沙雄黃礬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者。鄭據漢時瘍醫有此注藥。即古五毒之遺法也。釋文云。整。本又作整。案內則敦牟。鄭注云。牟讀曰整也。敦整。黍稷器也。孔疏引隱義云。整。土釜。說文金部云。整。鏡屬也。又虛部云。壺。土釜也。整。整。牟。並整之借字。黃整。蓋即燒黃土為整。抱朴子神仙金鈞經說。作丹藥。盛用黃土甌。注云。意是土釜也。出在廣州。及長沙。豫章。臨川。鄱陽者。皆可用之。又此諸郡。皆作黃土整。亦可。依其說。則黃土整又與土釜不同。賈疏謂唐時合和丹藥者。皆用黃瓦。頗為之。亦名黃釜。大觀本草引蘇頌圖經。謂黃整若市中所貨。有蓋瓦合。諸說差異。未知其審也。丹沙。宋本。江疏本作丹砂。砂即沙之俗。神農本草經云。石膽。主金瘡諸邪毒氣。丹砂。主身體五藏百病。雄黃。主鼠瘻惡瘡疽痔死肌。殺百蟲毒。礬石。主鼠瘻蝕瘡。慈石。主周痺風溼。又名醫別錄說石膽雄黃礬石並有毒。丹砂慈石並無毒。蓋五石之藥。成氣性酷烈。故謂之五毒。不必皆有也。云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者。明此藥可食惡肉也。大觀本草引蘇頌云。直史館楊嶋。瘍生於頰。依鄭注合燒藥成。注之創中。少頃。朽骨連兩牙潰出。遂愈。案蘇頌所記。足證此注肉破骨出之義。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疏〕以五為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

之者。以下三法。並四瘍所通用也。與疾醫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略同。蓋治瘍之異於治病者。惟祝藥及刮殺之齊耳。其養治之法。則不異也。注云。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者。賈疏述注。攻下有之字。疑今本誤脫。刮殺者。去其惡肉。養之者。長其新肉也。此以五藥療之。亦長新肉之事。療瘍之五藥。卽疾醫之五藥。非上文攻瘍之五毒也。賈疏謂此文重言五藥者。爲下五味節成此藥。故須更言五藥。則似攻療爲一事。失之。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者。據疾醫校也。惠棟云。說文。饋客芻米曰氣。氣本饋字。經傳無五氣之文。內經藏氣法時論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味爲充。故鄭據此五氣當爲五穀。案惠說。足申鄭讀。惠士奇。呂飛鵬。並據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謂五氣卽五行之氣。不必改爲五穀。亦足備一義。云節。節成其藥之力者。鄭意蓋謂既服藥之後。更以五味節成其藥之力。則五味亦卽疾醫注所云醴酒飴蜜薑鹽之屬。非謂五味之藥。賈謂卽下文以酸養骨之類。失之。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疏〕凡藥以酸養骨者。此通論五味六和之藥。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疏〕養病所宜也。云以滑養竅者。吳廷華云。醫以五行爲宗。滑又以通五行之氣。凡食醫疾醫皆然。此總發之。案吳說是也。此以五味增滑爲六。與上五味不相蒙。賈疏謂上云以五味節之。卽此五味。欲見五味節成五藥。故藥味合言。非經義。注云。以類相養也者。賈疏云。謂若酸與骨。辛與筋之類。是也。云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淮南子時則訓。其味酸。高注云。酸之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管子四時篇云。風生木爲骨。尹注云。骨。亦木之類也。賈疏云。酸木味之等。並依洪範及月令爲說也。木立地中似骨者。謂似人之骨立肉中者。故以酸養之。云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繁傷成物辛。辛所以繁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說文辛部云。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卽泣出。賈疏云。人之筋。亦纏合諸骨。故云似筋而以辛養之也。云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者。說文辰部云。鹽。血理貫妄行體中者。重文脈。鹽或从肉。脉卽脈之俗。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水主鹹。管子水地篇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尹注云。分流地上若脈也。云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素問五運天論云。火生苦。云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者。白

虎通義五行篇云。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王注云。物之味甘者。皆土氣之所生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甘者。中央之味也。又五行之義篇云。甘者。五味之本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五行大義引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為五味之主。猶土之和成於四行也。賈疏云。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故云含載四者。似人之肉。亦含載筋骨氣脈。故以甘養之也。案此經辨諸味所養。與古醫家言不相應。未審其義。鄭賈以象類釋之。亦無當藥疾之用。殆非其本旨。今以古醫經校之。當是此經文有譌互。蓋以酸養骨。骨當作氣。以苦養氣。氣又當作骨。馬總意林引公孫龍子云。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彼言甘益肉。辛益筋。與此以甘養肉。以辛養筋正同。而言苦有益於骨。足證以苦養氣。當作以苦養骨。苦既以養骨。則酸當以養氣。又可知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肺者。氣之本。宣明五氣論云。心主脈。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藏氣法時篇云。肝用辛補之。酸寫之。心用鹹補之。甘寫之。脾用甘補之。苦寫之。肺用酸補之。辛寫之。腎用苦補之。鹹寫之。蓋此經凡言養者。皆謂補其本。素問以酸補肺。即此以酸養氣也。以辛補肝。即此以辛養筋也。以鹹補心。即此以鹹養脈也。以苦補腎。即此以苦養骨也。內經諸文。皆此經之遺話。自漢以後。經文氣骨二字互易。鄭賈皆緣誤為釋。遂不可通。要之醫藥之術。古今不易。不可誣也。至素問宣明五氣論。說五味所禁。又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五臟生成篇說略同。彼云五味所走。與此經所養。義亦相合。而以所走之味。多食為禁者。蓋筋其太過。即藏氣法時篇寫異用之義。與此經文異而理實通也。云滑。滑石也者。神農本草經云。滑石味甘寒。主身熱洩瀉。女子乳難癰閉。利小便。蕩胃中積聚寒熱。益精氣。久服輕身耐飢長年。賈疏云。以五味酸苦辛鹹甘。養骨筋氣脈與肉。相配訖。前食醫云。調以滑甘。平常服食。五味之外有滑。彼滑用葶苈粉榆。今此養骨。五味之外。亦宜有滑。但於藥分之中慎滑。則不得如平常用葶苈等。故以滑石解之。云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也。鄭云諸滑物。似通老菜之滑而言。以其品類衆多。而性味大同。義得兼含也。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疏〕。凡有瘍者受其藥焉者。賈疏云。即上五藥是也。凡國中有瘍。不須身來者。者。受其藥焉。〔疏〕。於有瘍醫取藥焉。案此藥亦當兼祝藥及刮殺之藥等言之。賈說未咳。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疏〕。注云。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者。賈疏云。以上之人疾與瘍別醫。今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瘍療同醫。此畜病之與瘍。同在一醫者。重人賤畜。故略同在一醫也。此醫唯療

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今以畜獸。故畜獸連言之也。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療畜獸。必灌行

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疏〕注云。療畜獸以灌行之者。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疏〕氣也者。投壺注云。灌。猶飲也。謂先灌藥以緩其病。使不至

增劇。可以徐察其狀也。賈疏云。為其病狀難知。故先灌而和緩之。以其瘦弱。且強其氣力也。吳廷華云。灌藥必須行之。即所謂行藥也。又恐其弱。故又緩以強之。蓋行則氣動。病之所發。惟動乃見。故得觀而養之。云節。趨聚之

節也者。釋文云。聚。本亦作驟。案聚即驟之省。大司馬云。車驟徒趨。說文馬部云。驟。馬疾步也。趨驟之節。謂或緩或急。依節更迭行之。以動其氣也。云氣謂脈氣者。謂血脈之氣發於外者。左傳十五年傳。慶鄭說小駟云。亂氣

狹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所謂脈氣也。云既行之。乃以脈視之。凡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以知所病者。謂既適其趨聚之節。而脈氣外發以諗之。乃知其病之所在也。

後藥之養之食之。亦先攻之而〔疏〕然後養之。養之食之者。藥之。即以瘍醫之祝藥附著之也。注云。亦先攻之而後養之。後養之者。賈疏云。亦上瘍醫以五穀養之。彼注先刮殺盡乃養之。此亦然。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疏〕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者。謂醫師使

之官計也。賈疏云。上醫師云十全為上者。唯據疾醫與瘍醫。不據獸醫。故此云計其數而進退之。進退。亦謂據功過進退其祿也。詒讓案。此進退。即據醫師進退獸醫下士四人而言。猶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獸醫之下。亦當有

散醫。無負數。則亦當稽其事。而以醫師五等制食之法。進退其食。此經止言進退獸醫官。而不及制散醫之食。醫師則唯言制散醫之食。而不及進退獸醫官之事。皆互文以見義。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授酒材。授酒

〔疏〕掌酒之政令者。謂作酒及共授之政令。此官不掌酒禁。以酒禁別有萍氏掌之也。賈疏云。酒正辨人以其材。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直言掌酒之政令。不言漿之政令者。但據酒之尊者而言。其實漿亦

掌之。云以式法授酒材者。賈疏云。酒材即米麴蘗。授與酒人。使酒人造酒。既言兼掌漿人。則漿之法式及漿材亦授之。不言者。亦舉尊言也。注云。式法作酒之法式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作酒法式。即後文之酒式。大宰九式。

有羞服之式。此酒式。蓋又羞式中之一端與。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者。說文米部云。籩。酒母也。麴。即籩之俗。凡造酒為麴。所用米不同。聘禮注云。凡酒。稻為上。黍次之。梁次之是也。又用米多少。亦有劑數。漢書平當傳如淳注引漢律云。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是也。功沽者。猶後注云作酒之善惡。司兵注云。等。謂功沽上下。義與此同。國語齊語云。辨其功苦。管子小匡篇。及荀子王制篇。亦並有功苦之語。苦與沽。亦聲類同。蓋凡器物飲食之精者。並謂之功。粗者並謂之沽。作酒之法同。而作之則有詳略久速。故亦有功沽之巧。二者並法式所該也。引月令者。仲冬令文。彼文館作熾。鄭彼注云。酒執曰會。大會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稭稻必齊。謂執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古者種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案月令注以大會為酒人。與此注異。當以此注為正。彼大會為酒官之長。此酒正亦與酒人。粢人為長。正與彼相應。故此注引彼文為釋。彼注蓋偶通長屬言之。未及別白耳。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亦云。大會。主酒官也。會醴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會。於周禮為酒正。亦與此注義同。月令孔疏乃云。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會監作。故為酒人。欲以調停鄭兩注之差互。非。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謂鄉也。鄭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者。嫌酒正自授其所屬胥徒等。故特釋之。

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疏〕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牛人注云。公。猶官也。此與闡人公器。牛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疏〕人公牛。巾車公車。馭夫公馬義同。謂為官所作之酒也。賈疏云。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酒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此數事者。皆為國行禮。不可橫斂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吳廷華云。此亦有祭祀之酒。云亦以式法及酒。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材授之。使自釀之者。明此不授酒人。但授其鄉之有司。使自釀之也。

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盎。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釀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疏〕辨五齊之聞。杜子春讀齊皆為染。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齊。有滓未涉之酒也。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者。釋名釋飲食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說文水部云。汎。浮也。汎。浮兒。二字音義相近。郊特性。明水汎齊。注云。汎齊。或為汎齊。禮記釋文亦云。汎。本又作泛。同。

齊。有滓未涉之酒也。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者。釋名釋飲食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說文水部云。汎。浮也。汎。浮兒。二字音義相近。郊特性。明水汎齊。注云。汎齊。或為汎齊。禮記釋文亦云。汎。本又作泛。同。

齊。有滓未涉之酒也。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者。釋名釋飲食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說文水部云。汎。浮也。汎。浮兒。二字音義相近。郊特性。明水汎齊。注云。汎齊。或為汎齊。禮記釋文亦云。汎。本又作泛。同。

齊。有滓未涉之酒也。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者。釋名釋飲食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說文水部云。汎。浮也。汎。浮兒。二字音義相近。郊特性。明水汎齊。注云。汎齊。或為汎齊。禮記釋文亦云。汎。本又作泛。同。

說文米部云。糟。酒滓也。成而滓浮。謂酒熟而糟上浮。又謂之醞。說文酉部云。醞。泛齊。行酒也。行酒。蓋謂薄酒。九章算術。盈不足篇云。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泛齊味薄。故謂之薄酒。醞又疑卽內則之澁。互詳聚人疏。云如今宜成醞矣者。賈疏云。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醞醞。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醞矣。亦未知鄭意酒地名。類下鄧白。則爲地名。王聘珍云。釋名釋飲食云。漢言宜成醞者。梧清之屬。文選七命李注。引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醞。據此。則宜城之爲地名無疑。續漢書郡國志。南郡有宜城侯國。丁晏云。初學記酒類。有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後漢杜根傳。爲宜城山中酒家保。李賢注。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林頤山云。漢地理志。濟南郡有宜成。續漢志已省。宜城醞。當出南郡宜城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醞敷徑寸。浮蟻若萍。醞酒有滓浮在上。與泛齊同。故舉以相況。案王丁林說。是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山南東道襄州宜城出美酒。俗號爲竹葉杯。北堂書鈔酒部。引傅玄七謨云。甘醞貢於宜城。又酒賦云。引比蒼梧與宜城。字並作城。可證。釋名與此注並作成。蓋偶用省假字也。說文酉部云。醞。汁滓酒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泛齊。俗爲白醞。齊民要術引食經。有作白醞法。以秫米與麴合作之。云酒甘如乳。則泛齊與醞齊。同爲甜酒。但稍濁耳。入四飲內。不爲齊也。說文酉部云。醞。酒一宿孰也。釋名釋飲食云。醞齊。醞。體也。醞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也。許劉言醞成之速。鄭言醞成之濁。各舉一端。義不異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醞齊。汁滓相將。同一體也。卽本鄭義。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醞以醞與黍相體。不以鞠也。高氏似亦釋醞爲體。而云以醞與黍作之。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醞釀。郭注亦云。以醞作醞。韓詩及漢書顏注。則謂醞。少麴多米。與高說不同。未知孰是。云如今恬酒矣者。恬卽甜之借字。醞人注。亦以恬爲甜。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引韓詩云。甜而甜。少麴多米曰醞。漢書楚元王傳顏注云。醞。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呂氏春秋高注亦云。醞濁而甜。賈疏云。此醞齊。作時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云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者。釋名釋飲食云。益齊。益。滂也。滂。滂然濁色也。說文酉部云。醞。濁酒也。又水部云。滂。雲氣起也。泱。滂也。益翁。卽醞濁之借字。益與翁。亦雙聲義近。猶決訓滂也。益齊。禮運禮器。並謂之醞。詳後疏。云如今鄧白矣者。賈疏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鄧。釋文云。鄧白。卽今之白醞酒也。宜作醞。作鄧。假借也。案續漢書郡國志。鄧縣有二。一屬南陽郡。一屬沛國。蕭何初封在沛。其字本作鄧。故說文邑部云。鄧。沛國縣。今鄧縣。後高后封何夫人。則在

南陽鄆。鄆。異字異音。續漢志始誤為一字。與醴同音者。自是鄆字。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引鄆誕生云。鄆屬沛郡。音嵯。屬南陽。音贊。鄆氏雖亦以鄆為鄆。而音則不誤。賈以此注鄆為南陽地名。非也。依陸說。則鄆為醴之借字。說與賈異。御覽引禮記外傳云。益齊。今之醴酒也。亦與陸同。惠士奇申陸說云。鄆。讀為醴。廣雅釋器。醴。酒也。南史王元諛傳。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醴解冬寒也。黃以周說同。丁晏亦云。玉篇酉部。醴。白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白酒曰醴。賈疏以鄆為地名。非也。案惠丁說是也。北堂書鈔酒部。引孫詵三公山下禊賦。亦云九醴醴。據張華云。宜城九醴。醴則白醴。似亦出宜城。沛國之鄆。南陽之鄆。皆不聞出美酒。其為聲近。假借字明矣。云緹者。成而紅赤者。釋名釋飲食云。緹齊。色赤如緹也。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紅帛。赤白色。廣雅釋器云。緹。赤也。蓋酒成而淺赤色。故謂之緹齊矣。云如今下酒矣者。賈疏云。下酒。謂曹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之。惠士奇云。詩。釀酒有衍。說文酉部云。釀。下酒也。謂盞酒以筐。汪文臺說同。案惠汪說。是也。賈云曹床下酒。曹當作糟。下酒。蓋糟床盞下之酒。緹齊於益齊益清。故鄭以下酒為釋。云沈者。成而滓沈者。釋名釋飲食云。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案沈齊雖有滓而沈。故其酒稍清。禮運坊記。並謂之澄。禮器又謂之清矣。云如今造清矣者。釋名有蒼梧清。即造清也。惠士奇云。文選張衡南都賦。十旬兼清。疑卽此。云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賈疏云。言自醴以上。唯有泛齊。泛齊滓浮。則濁於醴齊汁滓相將者。此二者。皆以茅泚之。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謂以事酒之上。清明者和醴齊。以茅泚之。使可酌。鄭彼注云。泛從醴。是二者皆縮酌。故云自醴已上尤濁。縮酌也。云益以下差清者。賈疏云。案司尊彝云。益齊泚酌。鄭注。泚。清也。謂以清酒泚之。則不用茅。以其益已清故也。鄭注又云。緹沈從益。則亦用清酒泚之。呂飛鵬云。五齊。皆酒之濁者。後鄭謂益以下差清。但較泛齊醴齊為稍清耳。其實皆濁酒也。案呂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高注云。醜。清酒。周禮醜齊是。廣雅釋器云。清英。酒也。醜。英。並與益聲類同。鄭及高誘並以益齊為清。於濁齊之中為差清也。故郊特牲說齊注云。泚。猶清也。五齊濁。泚之使清。謂之泚齊。是鄭謂五齊皆濁。與許君訓醴為濁酒。並不相梧也。云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者。周人作五齊三酒。分齊法式。經傳無文。鄭略依其清濁象類說之。故云未可盡聞也。云杜子春讀齊皆為粢者。司尊彝鬱齊。醴齊。益齊。杜讀同。賈疏云。子春意見禮運云。粢醴在堂。粢穀為緹酒。則其餘四齊。皆以粢穀為之。故讀齊皆為粢。詒讓案。齊。正字。粢。假借字。杜轉讀齊為粢者。蓋兼據司尊彝故書粢為鬻。鬻。粢。字同也。禮運注云。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後鄭說與杜正相反。故不從杜讀。孔疏云。爾雅。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粢當為齊。今案杜讀齊為粢。惟取聲類同耳。非必取以稷作酒之義。賈說不若孔說之當。



云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者。賈疏述注。又作云。疑當作又云。今本似誤。禮器元文。緹酒實作醴酒。此引作緹。與彼文異。杜引之者。證此緹齊也。云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者。後鄭蓋讀齊與月令秬稻必齊之齊同。司尊塾先鄭注。讀齊爲齊和之齊。與後鄭此注正同。亭人注云。齊多少之量度。量即謂米麴水火之數量也。御覽引禮記外傳云。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也。劑。齊。字同。賈疏云。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謂若祫祭備五齊。諦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是以度量節作之。不從子春爲粢者。禮運唯有醴齊稱粢。於此五者皆稱齊。子春破五齊從一粢。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運注粢當爲齊。破一粢從五齊。於義可也。此五齊與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秬稻麴粢。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尙味而貴多品。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故禮坊記云。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是也。其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也。案賈說祫禘時祭。用齊多少。本崔靈恩說。詳後及司尊塾疏。然賈以祭大小齊多少釋此注。則非鄭意。又賈謂五齊三酒。並秬稻所作。與鬯人鬯酒爲秬黍所作異。表記孔疏謂五齊之酒即鬯酒。以秬黍爲之。二說差異。程瑤田則據內則。禮兼用稻粱黍三米。又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禮。酸黍清皆兩壺。明五齊非秬鬯。三酒亦不皆用秬稻。案程說甚瑩。蓋五齊。酒人所作。秬鬯。鬯人所作。分掌二職。不可并而爲一。司尊塾鬯齊亦在五齊之外。足證其非同齊。鄭禮注既絕無秬鬯即五齊之說。而前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注引月令證作酒之事。亦非謂齊酒二者。皆必用秬稻。賈孔說並不足據。

曰清酒。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疏〕辨三酒。其酒則今之醴酒也。昔酒。今之曾久白酒。所謂舊醴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之物者。三酒。已涉去滓之酒也。上五齊言名。此三酒言物。名物相將。兩文互相備也。物即謂酒之種別。賈疏謂物者。材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豫給材令作之。非也。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者。賈疏云。此三酒並人所飲。故下云共王四飲三酒也。但事酒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爲名。酌無事之人飲之。清酒者。此酒更久於昔。故以清爲號。祭祀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爲名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吳廷華云。三酒不第共祭祀。如下王及后世子賓客孤老士庶子皆用之。注。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者。有事。謂若特牲少牢饋食禮。凡諸執事之人。不與戶爲獻酬者也。賈疏云。謂於祭祀之時。乃至卑賤執事之人。祭未並得飲之。云昔酒無事而飲也者。賈疏云。亦於祭末。羣臣陪位不得行事者。並得飲之。云清酒祭祀之酒者。賈疏云。亦於祭祀之時。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神共器。尊同酌齊。故酌清以自酢。故

司尊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此三酒。皆盛於疊。尊在堂下。但此清酒受尸酢。故以祭祀言之。案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謂天子祫禘時祭。尸酢王與后。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卽賈說所本。郊特牲疏引崔氏。則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與前說小異。通典吉禮。亦從其義。孔駁之云。案司尊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疊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疊。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言酢王酢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案孔說深得鄭旨。但三酒所用。經本無明文。二鄭及崔杜。並以意推之。於經咸無埒證。先鄭之義。與後鄭亦未必盡同。其以清酒爲祭祀之酒。似謂卽獻尸之酒。而賈以尸酢賓長釋之者。以司尊彝注。說獻尸用五齊。不得用三酒也。然酢賓仍是酢臣。不得獨爲祭祀。惟加爵酌尸。或足當之耳。但此自是後鄭及崔氏之義。與先鄭意亦未知合否。黃以周云。清酒既爲祭祀之酒。宜崇於助祭之酒。何爲事酒昔酒。反在祭酒之上。事酒昔酒。內則謂之白酒。鄭注聘禮酸黍清。云酸白酒也。先言酸白酒尊。而謂祭祀用其酒之下。不用其尊。無是禮也。然則執事之酒。雖亦用事酒昔酒。要不得謂事酒昔酒。不用諸祭祀矣。案黃糾三酒尊卑差次之舛逆。是也。以此經齊酒通例言之。本皆濁尊於清。後注云至敬不尙味。是也。而依鄭此注義。則以清酒最尊。昔酒次之。事酒又次之。先鄭及賈孔說並如是。崔靈恩說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明亦以清酒尊於昔酒也。然後鄭聘禮注說。則又以白酒尊於清酒。鄭二禮注義。既自不同。今亦無可質正。未敢臆定也。云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者。賈疏云。有事而飲。據有事時飲之。後鄭云。酌有事者之酒。謂有事之人。但是有事之人。雖不當祭時。亦酌酒與之。是就足先鄭義也。御覽引禮記外傳云。事酒新成者。酌飲有事。謂廟中助祭親事者也。廟中以有事者爲榮。釋名釋飲食云。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案二鄭以飲有事釋事酒。望文生訓。義本不甚塙。劉說與二鄭異。而義實長。郊特牲孔疏。說事酒云。謂爲事而新作者。亦與劉同。郝敬。方苞。蔣載康。黃以周。並據少宰命爲酒。釋此事酒。義證尤塙。俞樾云。事酒者。謂臨事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爲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執。清酒更久於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爲新酒可知也。云其酒則今之醪酒也者。郊特牲注亦云。事酒今之醪酒。皆釀成也。孔疏云。釀是和醴醱之名。卽今卒造之酒也。惠士奇云。醪酒有舊有新。舊爲昔酒。則新爲事酒矣。案惠說是也。事酒有事而釀。則隨時可釀。但五齊不必皆醪。事酒則必待醴而後釀。故亦謂之醪酒。明會醴而不甚久者也。賈疏謂事酒亦冬釀夏成。似非。云昔酒今之會久白酒者。賈疏云。言昔爲久。會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會久白酒況之。但昔酒對事酒爲清。若對清酒則爲白。故云會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案鄭郊特牲注。以味厚昔毒。釋昔酒之義。故賈亦引國語爲釋。而以昔毒爲昔毒。文小異。今章本作厚味實昔毒。注云。腊。亟也。讀若廟。昔酒。文選七命。李注引賈達國語注云。腊。久也。又鄭語云。毒之會腊者。其殺也滋速。

依說文肉部。腊卽昔之繡文。其字本同。亦皆有久義。鄭韋訓讀。可互證也。說文。會部云。會。釋酒也。釋名釋飲食云。酒。會也。釀之米麴會澤。久而美味也。醒酒。久釀會澤也。醒。澤。釋。字並同。說文所謂釋酒。蓋兼事酒昔酒言之。二酒皆會釋。但以醒之新舊爲異。釋名所謂醒酒。蓋專指舊釋言之。卽此注之會久白酒也。方言云。會。熱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閒。久熱曰會。蓋事酒會釋而不必久。昔酒必會釋之久而後成。故亦謂之會久白酒。內則。酒清白。注云白。事酒昔酒也。是事酒昔酒。並白而不清。但昔酒會釋較久。故獨得昔名。事酒昔酒。聘禮亦謂之酸。士虞記又作浚酒。聘禮之酸清。猶內則云清曰矣。云所謂舊釋者也。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醜酒于舊澤之酒也。彼注云。澤。讀爲醇。舊釋之酒。謂昔酒也。沸清酒以舊釋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賈疏云。案彼上注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醜酒益齊。沸於舊澤之酒也。三酒除事酒清酒。則云舊釋。是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爲新釋。昔酒爲舊釋。清酒不得釋名。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清酒。會釋之尤久者也。北堂書鈔酒部。引袁子正論云。中山清沽。說文西部云。釀。醜也。作酒曰釀。賈疏云。以昔酒爲久。冬釀接春。明此清酒久於昔酒。自然接夏也。中山。郡名。故魏都賦云。醇酎中山。沈涵千日。丁晏云。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中山出好酎酒。初學記酒類。引晉張載酒賦。中山冬啓。醇酎秋發。卽鄭所云中山冬釀也。詒讓案。統校經注。凡齊酒。並濁者成速。清者成遲。五齊最濁。成最速。故說文以醴爲一宿孰。三酒之中。事酒較濁。亦隨時釀之。會釋卽孰。昔酒較清。則冬釀春孰。清酒尤清。則冬釀夏孰。月令。命大酋爲酒。在仲冬。鄭彼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又別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逸禮與記文相較一月。其爲冬釀一也。詩豳風七月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毛傳云。春酒。凍醪也。孔疏以爲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又謂卽此注所謂中山冬釀。然依鄭義則冬釀春成。是爲春酒。卽三酒之昔酒。此清酒接夏乃成。則更久於春酒。孔疏謂春酒。卽中山冬釀。非也。又月令孟夏云。天子飲酎。注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彼酎酒以春酒重釀之。故夏成。此清酒夏成。非重釀。與彼亦異。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醢。清。謂醴之泚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醢爲醴。凡醢濁。釀醢爲之。則少清矣。醫。醫之字從毳。從酉。省也。漿。今之酸漿也。醢。今之粥。內則有黍醢。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清酒。或以醢爲醢漿水。〔疏〕臆。后致飲于賓客之醴。有醫醢糟。糟音聲與酒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疏〕辨四飲之物者。賈疏云。案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以漿人注。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故此唯辨四飲之物也。注云。清謂醴之泚者者。以別於五齊之醴。爲汁滓相將。不泚者也。凡泚皆謂去其滓。士冠禮云。凡醢事。質者用

糟。文者用清。賈疏云。此鄭據漿人解之。漿人云醴。此云清。故云清謂醴之涉者。江永云。醴有清有糟。而四者惟  
有清者。蓋糟醴與醴齊同。已於五齊中辨之也。云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為醴者。彼注云。釀粥為醴。江永云。今時北  
方造黃酒之法。先煮黃米為粥。乃入麴蘖釀之成酒。正與內則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秫稻則否。黃米。蓋即古之  
黃蘗。又內則重醴中。亦有梁醴。蓋炊飯而釀者為醴。煮粥而釀者。以醴為醴也。云凡醴濁釀醴為之則少清矣者。明  
醫雖亦是醴。而清濁小異。凡醴濁。必涉之乃清。若以醴為醴。則雖不涉。亦少清於醴。以醴本含水多也。然鄭云少  
清。則醫之糟者。雖清於未涉之醴齊。而校之已涉之醴。清而仍少濁也。云醫之字從殿從酉。省也者。釋文云。從殿。  
烏分反。徐烏例反。本或作暨。臧琳云。醫字正從殿從酉。不當言從酉省。考賈疏云。從殿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  
則賈疏本作從醫從酒。省也。釋文。音烏兮反。蓋已誤作殿。或作暨。即醫之俗字。徐仙民音烏例反。當作蔽醫之醫。  
與賈疏本同。今賈疏亦作從醫從酉。幸有去羽去水之言可考也。說文西部云。醫。治病工也。殿。惡妾也。醫之性然。  
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殿。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據說文則殿為病容。一曰病聲。皆取會意。  
不從醫省。而鄭云從醫省者。鄭以醫為諧聲字。凡醴釀醴醇等字。皆從酉。酉即酒也。說文。醫下云。从酉。醫之性  
得酒而使。又云。酒所以治病也。亦以酉為酒。鄭云從酒省。則凡從酒字。皆因省從酉。是酉酒不同矣。惠棟云。文  
當云从殿从酒省。段玉裁亦改酉為酒云。鄭意此字。俗用為醫藥字。而其字上從殿。下從酒省。則四飲之一。乃此字  
本義也。鄭不言從酒省。殿聲者。殿醫繁字。在古音脂微齊皆於部。醫字古音。在之哈部。與內則臆字同物同音。案  
惠段說是也。臧氏謂徐音及賈疏本。並作從醫從羽省。亦足正今本之誤。然徐賈所見。仍是晉宋以後之誤本。非鄭君  
之舊。又案後鄭言此者。取醫於文從酒省。證其為酒醴之屬耳。許引此經云醫酒。則亦以醫為酒醴。玉藻五飲之酒即  
此。素問有湯液醪醴論篇。醫酒。即醪醴。與湯液異。五齊三酒。皆可治病。四飲之醫。雖亦名醫酒。然治病之酒。  
實不必專用醫也。云漿今之醢漿也者。鄭內則注。亦云漿酢醢。說文。水部漿。西部醢。並云酢漿也。漿即漿之正字。  
釋名釋飲食云。漿。將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醴相將順也。廣雅釋詁云。醢。醢也。案漿醢同物。彙言之則曰醢  
漿。蓋亦醢醢為之。但味微酢耳。內則又有醢。注以為梅漿。蓋亦醢漿之別。此漿內通含之矣。賈疏云。此漿亦是酒  
類。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載漿也。云醢今之粥。內則有黍醢。醢飲粥稀者之清也者。說文西部云。醢。黍酒  
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醢為鬻清。許所云黍酒。蓋即內則之以醢為醴。鄭以為四飲之醫。賈侍中云。醢為粥清。則  
即此四飲之醢。賈說與鄭同也。云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清黍醢。清黍醢。清黍醢。或以醢為醢漿水臆者。舊  
本臆作醢。宋建陽本。注疏本。並作臆。釋文云。臆。木又作醢。案建本與陸合。今從之。內則。酒。並作糟。臆亦

作醴。鄭彼注云。重。陪也。糟。醇也。清。涉也。致飲有醇者。有涉者。陪設之也。水清新。釀。梅漿。案二鄭說。諸飲。並以此經及內則參校爲說。而義各異。後鄭以彼三醴。當此經之清。及漿人之醴。彼醴醴當此經之釀。而彼之醴。則即此經釀之屬。先鄭則以彼醴醴與三醴。同當此經之清。而以彼之醴。當此經之釀。並與後鄭義異。惟謂彼醴與漿。即此經之釀與醴。水即漿人之水。則與後鄭說同。內則又有濫。後鄭以當六飲之涼。此先鄭不引之。疑亦同後鄭說矣。云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醴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先鄭據此經下文。明與內則醴。物同而字異也。云糟音聲與酒相似。醫與醴亦相似者。臆。舊本亦作醴。今從注疏本。段玉裁云。今內則酒作糟。疑是用周禮改也。司農云。糟音聲與酒相似。謂之相似。則非一字也。酒之本義。當是艸類。從艸酒聲。故沈重音子由反。糟曹聲。古讀如拳。同在尤幽部。糟是正字。酒是假借字。又云。醫與醴音聲亦相似。蓋同在之哈部。今本內則作釀者。俗製也。江永云。先鄭以釀釋醫。別爲一義。未確。下言后夫人致禮。醫亦有糟。釀爲梅漿。安得有糟乎。案江說是也。內則八珍。食漬以醴者醴醴。則釀爲醴類明矣。故後鄭彼注。以爲梅漿。此注則以醫與醴醴是一。皆不從司農說也。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者。謂內則之酒。與下文糟爲一物。臆。與此醫爲一物。依後鄭說。則酒糟同物。而臆醫不同物。此引之者。廣異義也。臆。掌其厚薄之齊。以其王之四

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爲〔疏〕。掌其厚薄之齊。以饌者。賈疏云。從五齊已下。非酒正所造。並是酒人漿人所作。故直辨其厚薄之齊。饌者。謂饌陳具設之也。注云。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者。說文食部云。饌。具食也。重文饌。饌。或从巽。是物具爲饌。此王饋食。主於備品物。具設四飲三酒。故云饌。后世子則不具設。故不云饌也。云五齊正用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者。明經不云共五齊。以漿入醴入六飲。亦即上四飲之清。餘四齊。皆非常飲所用也。凡酒以苦爲正。故疾醫注。以酒屬五味之苦。醴則潤而味甜。與它酒異。故於五齊之中。特取此備六飲之一也。云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賈疏云。三酒味厚。五齊味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凡祭祀。以濃共五齊三酒。以

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嘽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

羈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尙味。而貴多。〔疏〕凡祭祀。以澆共五齊三酒者。亦酒正之官法也。賈疏云。謂天地及宗廟等總目之言。但祭有小大。齊有多品。〔疏〕少。各有常法。云以實八尊者。五齊則盛以六尊。三酒則盛以疊尊。各隨其事而用之也。賈疏云。五齊五品。三酒三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禮運孔疏云。周禮大禘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禘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齊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齊而已。其禘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辨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禘祭凡十八尊。案依崔孔義。則大禘十八尊。大禘十六尊。時祭十二尊。司尊彝。賈疏說。亦同。此。實八尊者。以崔孔所推大禘禮言之。則一著尊盛泛齊。一著尊盛醴齊。一壺尊盛盎齊。一壺尊盛醴齊。以上四尊。皆陳於堂上。一壺尊盛沈齊。一壺尊盛事酒。一壺尊盛昔酒。一壺尊盛清酒。以上四尊。皆陳於堂下。此並據五齊三酒之正尊言之。不數鬱鬯及明水玄酒等尊也。又案鄭司尊彝注。謂大禘備五齊。崔靈恩推之以爲禘用四齊。時祭用二齊。賈前疏及郊特牲疏。引皇侃說。禮運疏說。並同。江永則云。凡祭祀。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此以意言之耳。禮運諸篇。雜陳天子諸侯宗廟之尊。不並用。可見漢儒謂禘大於禘。故疏家云。禘備五齊。禘備四齊。以實八尊。通言之。非一祭中具備也。觀司尊彝六祭。未有及泛齊者。則泛齊唯用之祀天地。案江謂禘亦不得備五齊。與鄭義不同。以司尊彝六尊不並用推之。似亦可通。然經無明文。未敢定也。互詳司尊彝疏。云大祭三貳者。賈疏云。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云中祭再貳小祭壹貳者。經例凡列次分別數。曰一曰二。積益增益數。曰壹曰再。中祭小祭禮殺。獻酬數較少。故正酌之外。止再度壹度益之也。云皆有酌數者。賈疏云。謂三酒之祭。副益等尊。皆有酌器盛酒。益尊數者。謂多少之數。注云。酌器所用注尊中者者。說文西部云。酌。盛酒行觴也。凌廷堪云。凡酌酒之器曰勺。土冠禮注。勺。尊斗。所以酌酒也。考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性饋食記。兩壺加勺。土冠禮。酌用酒尊。亦加勺。蓋酒在尊中。必以勺酌之。然後實於爵也。土冠禮。側尊一罍禮。有篚實勺。解角酒。土虞禮。兩罍禮酒加勺。是禮亦用勺也。詒讓案。此酌。卽梓人之勺。凡酌酒以注之尊。酌尊以注之爵。皆用勺。故說文

勺部云。勺。挹取也。勺以酌酒。則亦通謂之酌。故楚辭招魂。王注云。酌。酒斗也。此三酒與五齊。雖有貳不貳之異。而其用勺。注算則同。經於酒言酌。於齊言器者。互文見義也。云數量之多少未聞者。酌數。若士昏禮酌玄酒三屬于尊之類。梓人云。勺一升。即其容量。而鄭云未聞者。謂初注算。及後貳益。酌數量數。皆未聞。酒言數。齊言量。亦互文也。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者。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王制。七十貳膳。注云。貳。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膳夫馳騎。察貳廉空。薛綜注云。貳。爲兼重也。賈疏云。先鄭之意。注酒於尊中爲副。子春後鄭亦與之同。案賈說是也。杜及二鄭。並以加益訓貳。副貳義亦同也。其備加益。亦別有尊。故易坎六四云。樽酒簋贰。李鼎薛集解引虞翻云。貳。副也。禮有副樽。虞所說副樽。即備加益之尊。韓詩外傳。范昭謂齊景公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倅尊。亦即副尊也。然此經三貳再貳壹貳。自是就正尊加益之數。與副尊不相涉也。云大祭天地者。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先鄭彼注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依彼注義。則先鄭謂天神亦分三等。此天地在大祭中。則專指圜丘。方丘。南北郊。及五帝而言。非謂天神並爲大祭也。後鄭說同。通典吉禮引崔靈恩說。圜丘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案依崔說。則唯圜丘備八尊。與大禘同。其南北郊迎氣等。並與大禘同。不得備八尊。方丘。崔無說。當亦同圜丘備八尊。蓋二丘與大禘。尊數相等。二郊與大禘。尊數亦相等。但無二爨爲異也。云中祭宗廟者。先鄭意宗廟人鬼。先王先公。並爲中祭。後鄭則以先王爲大祭。先公爲中祭。與先鄭異。云小祭五祀者。大宗伯地示之五祀也。後鄭說亦同。云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者。齊酒。尸所飲。主於尊神。故尙質不副益也。賈疏云。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者。說亦與先鄭同。三酒人所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杜子春云。齊引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嘽之視者。證貳爲副益之義。漢書藝文志弟子職一篇。在孝經家。今在管子第五十九篇。彼文云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嘽之視。同嘽以齒。周則有始。尹知章注云。貳。謂再益。食盡曰嘽。周還。此引作周旋。字通彼文。本以益食爲貳。與此經酒爲貳義同。賈疏謂彼周旋而貳。亦爲副益酒尊。失之。云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衰冕所祭也者。賈疏云。已下至玄冕所祭。並據司服六冕差之。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三等。故以六冕配之。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衰冕。祭地亦用大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云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者。賈疏云。案司服。先公則鷩冕。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地與宗廟。次祭。二也。但天之次祀。不見衣服者。日月是天之次祀。以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兼服玄冕。故天之次祀中不見衣服。詒讓案。後鄭肆師注。以大祀爲天地宗廟。中祀爲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則大

祀有先公。中祀有社稷五祀而無先公。並與此注義異。金鶚據彼注糾此云。鄭既以宗廟爲大祭。驚冕以享先公。獨非宗廟之祭乎。何又以驚冕所祭爲中祭也。吳廷華亦云。先王先公之祭。其禮原無隆殺。其分袞冕驚冕者。不過視先王先公之服以爲服。所謂不敢以已之尊服臨先公。非以此爲中祭也。蓋先公之祭。若在親廟之中。則與先王之祭何別。若在禘祫。則尤爲大祭。況據中庸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先公之祀。等於先王也。案金吳說是也。禮器注。謂祭先公七獻。亦未瑯。詳司尊彝疏。云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者。釋文云。希本又作緡。案作緡者。依司服注讀改。非鄭之舊。司服弁師注。說希冕。並依經作希。不改字。賈疏云。按司服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鄭彼注山林川澤之屬。鄭雖不言風師雨師等之屬。中兼之也。惟見天地小祭。不見宗廟小祭者。馬融以爲宗廟小祭。謂祭禘是也。祭禘之時。或可亦用玄冕。若然。則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轟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驚冕。雖不言九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禘祭先王爲九獻當表冕。禮器下文云。大饗不足以大旅。大旅當大裘。據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爲三。按司服。四望山川服轟冕。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獻。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按王制。宗廟之牛角握。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角握。詒讓案。小司徒舞師。後鄭注並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謂小祭。惟據玄冕祭。不兼希冕祭。又肆師小祀。後鄭注以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則又謂有山川無社稷五祀。義並與此注異。吳廷華云。司服明云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小祭只有玄冕。若希冕則在羣小祀之上也。鄭以希冕玄冕。俱爲小祭。與司服經悖。案吳說是也。金鶚說亦同。然鄭此注及肆師注。所定祭祀差次。岐迥殊甚。今亦無以質其是否。詳肆師及大司樂疏。云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者。凡經作壹。注例並作一。亦古今字也。此說與杜及先鄭同。謂以勺斟酒。就三酒之尊。注而益之。如其數也。引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案醕在堂。澄酒在下者。釋文云。醕。本亦作緡。案禮運作醕。釋文或本作緡者。疑依上經文改。緡醕字同。司尊彝注。亦引此文釋之作緡。與此別本同。鄭禮運注云。案。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字雖異。醕與益。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案禮運此文。謂齊酒等所陳位次。此引之者。欲證三酒卑在堂下也。凡齊酒陳位。詳司尊彝疏。云澄酒是三酒也者。此專釋酒字。不釋澄也。其澄自如禮運注說。與沈齊同物。禮運疏云。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荅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荅。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



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注又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谷之云。禮運云醴醅醞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醞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醞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爲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賈疏亦云。案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谷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當云酒是三酒。段玉裁云。按鄭作注時。謂澄酒之酒字是三酒。以別於上文玄酒之酒字。趙商不善讀鄭答語。蓋忘其有澄字之意矣。而賈徑云本無澄字。有者誤也。是賈誤矣。云益之者以飲諸臣者。與子春說同。賈疏云。案司尊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是飲諸臣也。云若今常滿尊也者。據漢法爲況。蓋亦常副益之。使酌之不罄。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山疊常滿。藝文類聚雜器物部。有宋何偃常滿尊銘。卽此。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尙味而貴多品者。不尙味。謂齊甜而酒苦。貴多品。謂酒三而齊五也。郊特牲云。麴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彼主籩豆言。鄭以祭祀用五齊。義與彼相類。故約彼文爲說。共賓客之禮酒。其后者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醴糟。皆使其士奉之。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醴不涉者。涉曰清。不涉曰糟。后致〔疏〕共賓客之禮酒者以下。皆致朝聘飲無醴醫醴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爲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實之酒也。禮酒。謂致饗燕之酒。凡致酒皆盛於壺。其數未聞。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醴糟者。此致飲。亦與王致饗燕禮相擬。掌客。諸侯朝。夫人於侯伯。有致饗於上公。又兼致饗食。亦其比例也。據掌客聘禮。夫人於朝賓聘使致饗餼。有壺酒。后亦當同。此不言者。文略亦共之可知。賈疏云。醫醴糟者。言致飲之中。取二飲以致之。云皆使其士奉之者。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江永云。酒人。漿人。與酒正。奉之之文雖同。而所奉則異。酒人漿人。奉之於酒正者也。酒正奉之。奉之於王朝者也。案江說是也。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云。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然則后致飲於賓客。酒正奉之。內宰致之。注云。禮酒。王所致酒也者。酒人注云。禮酒。饗燕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是也。賈疏云。下酒人云賓客之陳酒。彼言陳。謂若致饗餼。列陳於客館中。言禮酒不言陳。謂饗燕之酒。王當親饗燕。王有故。則使人就館以酬幣致之。案賈說是也。凡王致賓客之禮。有積有殮。有饗餼。唯積無致酒之文。餘皆有之。鄭知此禮酒。非殮饗餼者。以彼二禮。酒人謂之陳酒。與禮酒文別。故知爲饗燕之酒也。鄭又知非王親饗燕之酒者。以下云王之燕飲酒。酒正奉之。彼文含有賓客燕飲之酒。若饗禮更盛於燕。

嚮王親饗。則宜酒正自奉其酒。不當反使其士奉之。禮轉殺於燕飲酒也。致酒。詳酒人疏。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明王致饗燕。則有酒無飲。后致饗燕。則有飲無酒。互相備也。賈疏云。酒是陽。故王致之飲是陰。故后致之。

是陰陽相成。故云夫婦之義。云糟醫醢不涉者。涉曰清。不涉曰糟者。說文米部云。糟。酒滓也。糟即糟之隸變。凡醫醢作成時。並汁滓相將。亦通謂之糟。涉去其滓。取其汁。則謂之清。此經醫醢下特著糟字。則是不涉者也。云后致飲無醢醫醢不清者。與王同體風也者。賈疏云。對下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醢醫醢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醢糟上。加之以清醢。今后尊。唯有醫醢二飲。無清醢。既無清醢。醫醢當清。今皆不清者。以其后尊。

夫妻片合。與王同體。故屈。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申。故加之以清醢也。案王國致飲於賓客。后少夫人多者。養賓之禮。尊者可略。卑者宜詳也。鄭賈謂以與王同體而屈。似非經意。云亦因以少為貴者。賈疏云。案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是以少為貴。則夫人三飲。后二飲。是因以少為貴。云士謂酒人漿人奄士者。賈疏云。酒使酒人。漿使漿人。皆奄士。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官首當是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士。鄭云異其賢。王昭禹云。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謂酒正則中士也。所謂士則下士也。吳廷華云。注以酒漿奄士訓經。蓋見酒漿二職。於賓客酒皆曰奉。與此經奉字合。遂以內小臣奄士。合酒漿之奄人。為此經士字作詁。賈又以非賢故不言士釋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序官。士大夫皆以爵言。酒人止奄十人。漿人止奄五人。使酒漿奄人果是士。序官何得無士名。且使酒漿奄人果不賢。故不言士。則此經又何得以士目之。況此經言后酒漿之職。不言后。則此經奉之之人。何必即是酒人漿人。竊謂酒正一官。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據序官大宰注云。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如其說。是一官之中。自有副貳。酒正。中士。正也。下士。則其副貳也。下

節王燕飲。酒正奉之。謂中士四人也。此經奉賓客之禮酒。當是下士。故曰使其士奉之也。若以士為奄士。則酒漿奄人。既不言士。內小臣奄士。又非奉禮酒之職。所謂奄士者。又安指邪。案王吳說是也。魏校。姜兆錫。方苞。江永。蔣載康。黃以周說。並同。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酒正。〔疏〕凡王之燕飲酒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疏〕共其計者。燕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云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者。先鄭依故書無酒字。則官名未著。故特釋之。後鄭則以故書今書義並通。而有酒字。文尤詳備。故不從故書也。黃以周云。酒人於共賓客之禮酒。飲酒。漿人於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鬻醴糟。並曰而奉之。不復舉其官爲奉者。卽其官可知也。此曰正奉之。對上文共賓客之禮酒。及后致飲於賓客。使士奉之爲文。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其酒無

酌數。要以醉〔疏〕引皇侃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性則體薦。體薦有房烝。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其所云飲。卽是饗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其酌數亦當依命。其性折俎。亦曰殺烝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性全體委與之是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酒數。又云。饗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案皇說。饗致仕之老。與死事之老異。禮經無明文。未知然否。但致仕之老。尊卑命數不同。死事之老。或無爵秩。雖用房烝殺烝之禮。而酌數不能依命數。則亦當無酌數。皇說與經義。自不逆也。注云。要以醉爲度者。不豫限酌數。掌酒之賜頌者。謂王賜頌諸臣。及宿衛要以及醉而止。亦不及亂也。掌酒之賜頌。皆有灋以行之之法。尊卑〔疏〕士庶子等之酒。賜謂好賜。頌謂常賜。

與膳夫肉脩之頌賜義同。詳彼疏。云皆有灋以行之者。皆依大宰九式之法行之。好賜則有好用之式。常賜則有匪頒之式也。行與司裘羅氏行羽物義同。彼注云行。謂賦賜是也。注云。法尊卑之差者。此亦注用今字也。以爵秩之尊卑。爲賜頌之差數。必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與法式相應也。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至於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疏〕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取予以書契。注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此書契。有秩。卽出予之凡要也。蓋凡有秩酒者。此官則案其當得之數。爲書契以授其人。至其人來取酒。又案視書契。而後依數授之。賈疏。謂酒正授使者酒書之多少。以爲契要而與之。是授酒之時。復與以書契。非經義也。注。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者。賈疏云。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總名給事中。王常以酒與之。詒讓案。給事中。謂給事王宮中官吏。春官世婦注云。女宮刑女給事中事者。晏子春秋外篇云。擁札撻筆。給事宮殿中。並與此義同。漢書百官公卿表。有給事中加官。與此異。云秩常也。常受酒者者。秩常。爾雅釋詁文。鄉師注同。引

不

同

要

與

式

爲

九

而

司

國語曰。至於今秩之者。楚語云。鬬且廷語其弟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章注亦訓秩爲常也。此引無令尹二字者。先鄭所刪。彼秩謂脯糗。不云有酒。先鄭引之。證常秩之義耳。云玄謂所秩者。謂老臣者。破先鄭給事中子酒之說也。內則云。大夫無秩膳。彼注云。謂年五十始命。未甚老也。此秩酒。與秩膳事同。明非老臣。不得有。故不從先鄭說。引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皆存。九十日有秩者。鄭彼注云。不俟朝。君揖則退。月皆存。每月致膳。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引之者明彼云有秩膳。亦有秩酒也。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疏〕日入其成者以下。正酒府之成要。所謂官成也。宰夫云。多少。著之簿書。至浹旬。則總計十日之成。言之酒正。正受而聽之也。云月入其要者。賈疏云。謂酒正得酒人日計文書。日計其月要。至月盡以月計文書。入於小宰。云小宰聽之者。小宰云。聽出入以要會是也。賈疏云。小宰將酒正文書。聽斷之。知其得失。注云。出謂授酒材者。賈疏云。謂授酒人以其材。酒正職首所言者是也。云及用酒之多少也者。賈疏云。謂若其五齊三酒以下是也。云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者。日計。每日計之。其事輕數少。不必言於小宰。故知酒人受酒材及用酒之有司。各言其計於酒正也。云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者。酒正總計一月。授用酒之數爲月要。而言之小宰。故小宰云。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彼不云受日成。是小宰唯聽月要。日成則酒正自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誅賞作酒之善惡者。〔疏〕歲終則會者。此正酒府之歲會。亦官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是歲會。當小宰贊大宰聽之。經文不具也。云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者。賈疏云。不云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世子亦不會。膳禽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爲加。故亦會之。云以酒式誅賞者。此酒正之官計也。式卽上文灋式。凡所作之酒。如式者爲善。不如式者爲惡。亦當言於大宰小宰而誅賞之。注云。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者。謂計攷酒人等所作之善惡。卽上注所謂功沽之巧是也。

# 周禮正義

## 卷十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疏〕祭祀則

以役世婦者。謂共具齊酒。又親奉致之世婦。遂共其役也。注云。世婦謂宮卿之官者。賈疏云。謂春官云。每宮卿

一人。案鄭賈意。此世婦。非天官之世婦也。然二世婦內外異而職掌略同。祭祀皆掌饌具。則此世婦。不專指春官宮

卿明矣。縫人職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是亦奄官得爲內嬪婦役之例。鄭賈說未該。互詳敘官疏。云掌女

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者。亦春官世婦職文。引之者。明彼具內含有五齊三酒。又掌宿戒。故有役使之事也。云酒人

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者。賈疏云。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爲世婦所役使。詒讓案。敘官。酒人有奚三百人。人

數衆多。故此官率領之。留爲世婦役。不言女酒者。女酒掌爲酒。不掌其送饌具之事也。云亦官聯者。聯。黃不烈校

改連。是也。舊本並誤。詳大宰疏。賈疏云。即小宰云祭祀之聯事是也。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

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疏〕注云。酒正使之也者。賈疏云。酒正云共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士卽此酒人也。蓋

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疏〕彼不言飲酒者。禮酒中可以兼之矣。吳廷華云。酒正言士奉之。此經亦言奉者。蓋

謂酒人奉於酒正。而酒正之士。奉於賓客。疏仍主酒正。注奄士。說非也。案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互詳酒正疏。云禮酒饗燕之酒者。此謂三酒也。凡饗燕獻酬用之。王於賓客饗食燕。通謂之禮。故覲禮云。饗禮乃歸。但此及酒正

之禮酒。並謂致之客館者。故酒正注又云。王所致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賈疏云。謂食時有酒者。曲禮云。酒漿處

人共六飲。云共賓客之稍禮。別於下陳酒。為致饗餼也。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云。稍。人粟也。聘禮記注。亦以稍為稟食。此下注謂不親饗食歸幣之酒。則與稟食別。而云稍者。以其歸於客館。有似稟食。亦得通稱稍。故賈疏云。此禮酒飲酒。總言王若不親燕飲食。則使人致之於客館。任賓客稍用之。故云給賓客之稍。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又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注云。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賈疏云。彼雖無致燕法。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各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案賈說是也。聘禮。公子賓壹食再饗。燕與羞椒。賜無常數。彼為諸侯使卿自相聘之禮。禮殺。食饗有常數。而燕無常數。故亦無不親燕致幣之文。此天子待來朝諸侯。據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燕諸文。下總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有致幣可知。故鄭賈並兼言燕也。賈掌客疏。謂燕禮饗。不酌蓋不致幣。聘禮疏。亦謂天子諸侯燕。皆無酬幣。與此疏說自相抵牾。不足據。胡承珙云。周語言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賁。以示容合好。則燕亦未嘗不用酬幣也。案胡說本陳道祥是也。詩小雅鹿鳴。孔疏亦謂燕當有幣。今燕禮不言者。文略。互詳掌客疏。又案鄭知此禮酒。非王親饗燕食之酒者。以酒正饗士庶子耆老等。皆共其酒。則王饗賓客。亦當酒人從酒正共之。不當直使酒人共之也。云則從而以酒往者。賈疏云。謂酒人以酒從。使人往客館授與賓客。案此當謂奉之於酒正。鄭賈說亦誤。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疏〕注云。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酒之酒。酒正當奉之者。于。注例飲之酒。酒正當奉之。燕飲酒。酒正奉之。并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亦是酒正奉之。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于酒正之府。惠士奇云。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成要。即書契。府實掌而藏之。酒正。府二人。酒人。漿人無府。故酒人共五齊三酒。漿人共六飲。皆曰入于酒府。謂入于酒正之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也。案惠說是也。酒人共酒。漿人共漿。入於酒府。固謂入酒漿之物。然亦兼入書契。以備成要。惠說足補。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小〔疏〕注云。不言奉小祭祀者。賈疏云。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義。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小〔疏〕注云。不言奉小祭祀者。賈疏云。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

酒正親奉之。小祭祀不言奉者。酒人使人以酒往。致主祭祀之有司。不親奉之也。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者歸饗餼之酒。亦自〔疏〕注云。謂若歸饗餼之酒。有奉之者。以酒從往。公饗餼九牢之等。案聘禮云。鄉韋弁歸饗餼牲牢。及芻薪米禾等。並歸於客館。彼八壺設於西序北上。天子致禮於諸侯。亦當陳於西序。故云賓客之陳酒。經直云賓客陳酒。不指斥言饗餼。鄭不敢正言。故言若饗餼之酒。案聘禮。歸饗餼。堂上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又東夾亦六壺。東上。西陳即鄭所據也。買唯舉西序所陳。未咳。又聘禮致殮。亦有堂上八壺。西夾六壺。掌客諸侯相致殮之禮。則上公壺四十。侯伯壺三十。有二。子男壺二十有四。此陳酒內當亦含致殮。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亦自有奉之者。以經亦不言奉。明酒人不自奉之。賈疏云。謂使鄉韋弁歸之者是也。云以酒從往者。賈疏云。謂鄉韋弁歸饗餼等之時。亦使人以此酒從往致之。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厚薄之。〔疏〕謂之六清。玉藻云。五飲。上水漿酒醴醕。彼酒蓋即此醫。無涼者。涼。依先鄭說則咳於酒。依後鄭說則咳於醕漿。故略之也。漿醫醕。並詳酒正疏。云入于酒府者。賈疏云。亦入於酒正之府。與三酒同以共酒正奉之故也。注云。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者。賈疏云。亦如酒人共酒入於酒府。酒正奉之。言當者。酒正所云有不自奉者。唯共王乃奉之。云醴醴清也者。據內則。醴本有清糴二種。酒正四飲。一曰清。膳夫又云六清。此六飲之醴。雖不言清。以酒正例之。則此醴亦謂醴之清者可知。故云醴。清也。賈疏謂此醴是不涉者。未達鄭指。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者。說文水部云。涼。薄也。以水和酒則味薄。黃以周云。醴為醇酒。涼為薄酒。先鄭義如此。詒讓案。依郊特性及司尊彝文。惟明水浼齊。與凡酒脩酌祭祀之酒。有以水和。若常人所飲。不當以水和酒。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者。廣雅釋器。涼。醕漿也。呂飛鵬云。說文西部云。醕。雜味也。則醕為正字。故膳夫六清。注作醕。涼乃假借字。王聘珍云。釋名釋飲食云。寒粥未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糗。醕也。飯而磨散之。使齏碎也。詒讓案。糗與飯為二物。又以米乾熬之。謂之糗。淩水添炊之。謂之飯。糗飯雜水。謂先熬炊諸米。而更和以水。與寒粥小異。國語楚語。章注云。糗。寒粥也。穆天子傳。郭注同。章郭所謂寒粥。蓋即此注糗飯雜水所為矣。糗詳籩人疏。又以諸和水亦謂之涼。內則諸飲有醕及濫。鄭彼注云。醕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為濫。孔疏云。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

衆雜之辭。黃以周云。諸謂梅語。或以桃諸爲之。謂之桃濫。釋名。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也。孔賈申鄭。並以諸爲衆辭。非鄭意。案黃糾孔賈之誤。是也。但諦審內則注意。醴者。煮梅取其汁爲酢漿。卽六飲漿之別。故云梅漿。濫則以乾蓀漬水成味。故云以諸和水。此與寒粥及糗飯雜水異。孔合爲一。非鄭指也。綜核許鄭諸說。蓋涼本爲寒飲。故呂氏春秋節喪篇高注。又云以冰置水漿於中爲濫。是飲本宜寒。而涼濫又六飲中之最寒涼者。其味雜和衆物。唯意所欲。故或寒粥。或糗飯雜水。或以諸和水。三者雖不同物。以其並是寒水雜和米物。故同得涼稱。許以雜味詁醴。義足通咳。鄭二禮注似歧異。而實可互相備也。許鄭並以涼爲和水。與酒不同。唯說文酉部。有醴字。云泛齊。行酒也。疑漢時禮家說。有以內則之濫爲酒名者。故字或作醴。猶涼亦作醴也。楚辭招魂。挫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注云。盛夏之時。覆甃乾醴。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惠士奇。孔廣森。並據彼以證涼濫爲寒涼之飲。但依王注。則彼爲涼酒。此與說文訓醴爲泛齊。義略相近。然依鄭說。則濫無厚薄之齊。與酒迥異也。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者。賈疏云。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豫辨。故言無厚薄之齊。詒讓案。水涼無厚薄之齊。謂非醴釀所成。與酒絕異。故酒正不辨之也。其賓客之稍禮。稍禮。非殯饗之禮。留人所給。亦〔疏〕注云。稍禮非殯饗之禮。留聞王稍所給賓客者。賈疏云。謂賓未去。留聞王稍所給賓者也。故六飲而已。〔疏〕以稍言之。詒讓案。此注釋稍。爲留聞王稍所給。猶大府注。釋稍秣爲稍用之物也。聘禮記云。既致饗旬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賈彼疏。謂以共賓客之道。十日爲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卽有稍禮。蓋凡朝聘賓客。始至則有殯。既行禮則有饗。若其有事留聞。則別給稟食。其禮殺於殯餼。蓋有米穀酒漿而無牲牢。故鄭聘禮注。以稟食爲釋。又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云。此謂給賓客之稍。又謂王不親饗食而致幣。以酒從往。然則賓禮自致殯饗正禮外。凡致飲食於客館。不必稟食。並得稱稍矣。云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者。賈疏云。漿人不主酒齊。唯主飲。故知此稍禮所給。六飲而已。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醴糟而奉之。亦酒正使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疏〕助王養賓。亦致於客館。詒讓案。三夫人詳敘官疏。掌客。五等諸侯相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疏〕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者。賈疏云。夫人。謂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朝。夫人致禮。有壺豆籩壺。卽盛酒漿之器也。彼夫人爲諸侯夫人。與此王后下之夫人異。而致禮賓客則略同。云而奉之者。黃以周云。謂奉之酒正。注云。亦酒正使之者。賈疏云。亦謂酒正使酒人漿人奄士也。故酒正云。醫醴糟。



皆使其士奉之。彼注士。酒人漿人奄士。故知亦酒正使之。案鄭意。酒正使漿人奉之賓客。其說非也。酒人漿人之奄士。亦不當稱士。買糞酒正注之誤。詳酒正酒人疏。云三物有清有糟者。明經清糟。通醴醢醢三者言之。醴有清糟。內則所謂重醴。彼注云。重。陪也。致飲有醇者。有泔者。陪設之也。醫即醢醢爲醴。故亦有清有糟。醢爲粥清不醢。亦有糟者。凡泔者爲清。不泔者。其滓卽爲糟也。黃以周云。黍醢。糞黍爲醢。其稀而清者。謂之醢。其厚而有滓者。所謂醢糟也。云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者。賈疏云。對后體王風。故醫醢糟而無清醴也。案夫人致飲。備於后者。卑者之禮。賈宜詳也。鄭賈說未審。亦詳酒正疏。掌客。致禮公侯伯八壺。子男六壺。此夫人所致無文。五等諸侯。宜有降殺。其備三飲則同。云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者。士冠禮云。賓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而葉。又醴賈以一獻之禮。鄭彼注云。醴賈不用柶者。泔其醴。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是醴有糟用柶。清無糟不用柶之事。柶者角柶。所以扱醴。祭之啐之。詳玉府疏。賈疏云。案柶只爲糟設。醴既泔而清。則不假柶。則此經清醴是也。凡飲共之。謂非食。注云。謂非食時者。謂口漱口之飲也。賈疏云。上共王六飲。食時以共訖。此又云凡飲共之。故云謂非食時。孫布旦云。食畢飲酒謂之醴。飲漿謂之澂。祭祀。尸食畢而獻之謂之醴。士昏禮。合盞而醴。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醴。此皆用酒者也。士昏特牲少牢。漿皆不設。公食禮兼設酒漿。而實但飲漿。弟子職曰。左酒右漿。又曰。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澂。亦但飲漿而已。是則禮之重者。食畢用酒以醴而無漿。輕者兼設酒漿。而食畢但飲漿也。案孫說甚允。凡六飲。食時雖有飲以醴澂。然唯用酒漿二物。不全共也。上言共王之六飲。雖據王舉言之。然亦通舉大數。不全用也。此云凡飲。則所舍亦甚廣。但非王舉耳。而鄭以非食時解之者。明此亦具六飲與上同。而與食禮唯用酒漿異也。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鄭彼注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彼漿飲。是食時澂口之飲。而謂其別於六飲者。明不兼餘四飲也。若然。此注云非食時。謂通共六飲可知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

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疏〕掌冰者。說文欠部云。欠。凍也。冰。水堅也。重文疑。俗冰从疑。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疏〕經典通。限冰爲欠。此當從故書及先鄭。讀爲掌冰。政。謂主藏冰。出冰之政令也。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者。左傳隱十年。孔疏引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案此疑引干氏周禮注義。斬冰者。檀弓注云。斬。伐也。大學云。伐冰之家。伐斬義同。謂冰堅須斬伐而取之。左昭四年。

傳。申豐說藏冰云。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又云。山人取之。縣人納之。隸人藏之。蓋此官令山人縣人等。入山谷斬而納之。注云。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者。此後鄭誤。從杜以正歲連讀也。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注云。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疏引三統歷云。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且心五度中。左襄九年傳云。心爲大火。是十一月六寒。且心中。即火星中。冰盛之時也。案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據日躔而言。此注云火星中。據中星而言。同屬季冬。天象也。此經及月令。皆十二月斬冰。當月即納於凌室。詩豳風七月篇。則十二月鑿冰。正月納之。與此納校一月。詳敘官及後疏。引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者。左昭三年傳晉張趯語。引之者。證火星中在季冬大寒之時也。今本左傳。作火中寒暑乃退。賈疏引作火中而寒暑乃退。又引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中暑退。案詩豳風。禮記檀弓孔疏。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左傳。並作火星中而寒暑乃退。疑今本左傳有脫字也。賈引注說。與杜義同而文異。蓋據賈服義。云凌。冰室也者。敘官注同。云三者。爲消釋度也者。入春以後。氣溫冰漸消釋。故計每歲所用冰數。三倍納之於冰室之中。則雖有消釋之減。不至乏用也。云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者。先鄭從故書讀掌冰政句。斷謂藏冰之政令。凌人主掌之也。政正聲類同。詳小宰疏。云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者。謂杜讀掌冰爲句。訓其義則爲主冰也。云政當爲正。正謂夏正者。段玉裁云。此鄭君用杜說改政爲正。下屬也。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正爲長。王引之云。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案段王說是也。云三其凌三倍其冰者。賈疏云。謂應十石加至四十石。即是三倍其冰也。阮元云。應三十石者。三倍之爲三十石。案阮說爲長。春始治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疏〕春始治鑑者。本作監。葉鈔釋文。監作濫。梁履繩云。左傳襄九年。正義引此文作鑿。疑監字當本作鑿。詒讓案。鑑監濫。聲類同。古通鑿。則俗體也。鑑依注當爲金器。則是治鑄所成。蓋亦虞氏爲之。此官春治之者。謂於孟春未出冰時。豫備具檢察之。慮有虧缺。不任用也。注云。鑑如甄。大口者。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又缶部云。甗。小口甗也。方言云。甄。甗也。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甄。又云甗。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甄。案甄卽甗之別。據

說文垂爲小口器。則鑑蓋大口器矣。說文以鑑爲大盆。急就篇顏注云。盆斂底而寬上。寬上卽大口。許說蓋與鄭同。呂氏春秋慎勢篇云。銘篆著乎壺鑑。節喪篇。及墨子節葬篇。竝作壺鑑。鑑俗作甕。廣韻去聲五十九陷云。甕。大盆。似盆是也。司烜氏及攷工記。攻金之工。又有鑿鑑之鑿。與此鑑字同而義別。云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春夏之時。食物得溫氣則易敗。故用鑑盛冰。置食物於冰上。以寒之也。玉燭寶典引千寶注云。鑑。金器。盛飲食物。以置冰室。使不茹餒也。案依干說。鑑盛飲食不盛冰。與鄭義小異。據下云冰鑑。則干義非也。云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者。謂啓冰則須用鑑。故先一月豫治之也。詩幽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復賦之。左昭四年傳云。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鄭兼用此諸文。啓冰在夏正二月後。夏頒冰在夏正四月。蓋啓後兩月。始頒之也。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溫氣亦失味。〔疏〕外內饗之膳羞鑑焉者。此與外饗內饗爲官聯。彼二官並於凌人取冰鑑也。賈疏云。謂王后及世子。并饗耆老孤子之等。以下文云祭祀。此經直云膳羞。明非祭祀也。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故云鑑焉。云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者。此與酒人漿人爲官聯也。賈疏云。酒謂酒人之酒。謂三酒五齊。舉酒而言。漿人之醴。謂六飲。舉醴而言。亦如之者。亦以鑑盛冰。注云。酒醴見溫氣亦失味者。酒醴得溫。則酸而失味也。楚辭招魂。凍飲。王注謂盛夏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是亦酒用冰取寒。不失。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疏〕共冰味之一端。云酒漿酒人漿人也者。明與外內饗。同爲官名也。祭共冰。賓客共冰。謂共致之賓客之館也。賈疏云。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殮及饗餼。直共冰以往。無鑑也。注云。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者。冰用鑑者。爲置膳羞其中。久不失味。賓客膳羞。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當共新者。嫌使停宿。故不以鑑往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佚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疏〕大喪共夷槃冰者。左傳所謂喪浴用冰也。賈疏云。亦謂三月已後。遭大及后有夷槃。自外當與諸侯已下同。大槃等其世婦已下有冰。則與大夫同。女御與士同。無冰。見賜乃有也。注云。夷之言尸也者。喪大記注同。夷尸音近得轉相訓。士喪禮注。亦云夷槃。承尸之槃。呂飛鵬引成十七年左傳。一朝而

尸三卿。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是夷尸訓得通也。云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者。於舊本誤于。今據宋婺州本。建陽本正。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覆策。鄭注云。造。猶內也。覆策。祖實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孔疏云。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在襲斂之前也。林喬蔭云。喪大記注。以襲在室中。小斂後則使於堂。明此兩處。皆先於牀下造冰。孔疏誤會注意。士之有冰者。禮明於陳襲事之後。未浴之前。言用夷槃。則固在死之本日。未至厥明。案林說是也。云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于。黃丕烈校改於。阮元云。宋本無者。案疏亦無者。諸本蓋衍。案黃阮校是也。此廣證名夷之義。既夕禮。夷牀。鄭注云。朝正極用此牀。又士喪禮云。士舉。男女奉尸夷于堂。輿用夷衾。注云。僕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極之衾也。今文僊作夷。案僕夷字同。喪大記亦作夷。是鄭所據也。引漢禮器制度者。賈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也。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經雖云夷槃。無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是別大異名。案喪大記。君設大槃者。彼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夷槃。故名大盤。彼大夫云夷槃者。卑不嫌得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也。釋文云。漆赤中。用朱漆其中。詒讓案。漢禮器制度。蓋即後漢書曹褒傳所云。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王充論衡謝短篇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亦即是書。惟篇數不同。未知孰是。喪大記注。引漢禮文與此同。彼注又云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據彼注說。則漢禮夷槃。小於大槃。鄭意此經夷槃。為天子禮。亦即禮記之大槃。其制度當與漢大槃同。故引以為。

夏頒冰掌事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秋傳曰。〔疏〕夏頒冰掌事者。謂主此賜冰多少。合得不合得之釋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

事。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者。此亦讀頒為班。班。賜也。見大宰注。鄭志引此經亦作班冰。大戴禮記。夏小正三月頒冰。傳云。頒冰也者。分冰以接授大夫也。彼頒冰在三月。與此時異。而事則同。賈疏云。謂三月之時。蠅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以後。暑氣漸盛。則賜及羣下。引春秋傳者。左昭四年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使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賈疏云。

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朝覲。不言在則不在。昂。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覲。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今此鄭注引朝覲而用之。謂經夏頒冰。則西陸朝覲而出。冰。羣臣用之。若然。日體在昂在三月內。得爲夏頒冰者。據三月末之節氣。故證夏頒冰。此言夏。據得夏之節氣。春秋言火出者。據周。至於七月詩。二之日鑿冰。三之日納於凌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荅幽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案據賈引服說。西陸朝覲。謂在二月。是月卽出冰。出冰卽獻羔啓冰。公始用之。左傳杜注。則云謂夏三月日在昂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是謂西陸朝覲。在二月時。則公始用冰。而出冰則在三月。又與服小異。詩。左傳孔疏。並引鄭志。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是鄭說西陸朝覲。又爲四月。故引以證此經夏頒冰。與二月開冰爲二事。月令孔疏亦云。鄭以爲四月之時。日在昂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案孔述鄭義甚析。鄭謂立夏昂朝覲東方。與夏小正四月昂則見之文正合。故左傳疏引劉炫。亦從其說。賈疏乃謂鄭據三月末之節氣。非也。但以左傳文義推之。先藏冰。後出冰。畢賦更在其後。敘次不容淆混。若依鄭義。則四月出冰。三月乃云畢賦。於理難通。審文校義。西陸之名。通咳自虎七宿。服說塙鑿。不可易也。至申豐云。火出而畢賦。服據昭十七年傳梓慎語。釋爲夏之三月。以左證左。亦自允當。杜則云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杜意蓋因此經有夏頒冰之文。故兼三四兩月爲釋。據夏小正三月頒冰之文。則服說專指三月。得之。竊謂頒冰者。隨時授用。非必盡在一時。三月之末。暑氣初生。容已有頒冰之事。至四月以後。暑氣大盛。則所頒尤多。左傳及夏正。據其初頒時言之。故繫之三月。此經則據其頒多時言之。故繫之夏。明白孟夏至季夏。一時三月。頒冰之事。凌人悉掌之。斯乃秋刷。刷。清立文有異。於事無悖。此經通例。凡紀時者。皆用夏正。頒冰是夏非春。與左傳夏正之文。不能強合也。秋刷。刷。清。謂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疏〕注云。刷。清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掃刷皆所以爲潔清。說文刀部云。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疏〕刷。刮也。又部云。刷。飾也。此刷卽啟之借字。封人注。亦云刷治聚清。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者。謂豫刷除冰室。爲十二月內新冰之備也。云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者。後鄭意秋時。去內新冰時尙遠。故止爲清除其室。不用先鄭義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籩。竹器如豆者。〔疏〕掌四籩之實者。此並與醴人爲官聯也。祭祀以籩實乾物。分四次薦之。其容實皆四升。

而籩豆偶。是也。注云。籩。竹器如豆者。論語述而皇疏云。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菹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案籩與豆。形制大同。蓋亦有校有證。但編竹作之爲異。故爾雅釋器謂之竹豆。詳敘官及旅人之所受則曰容。據其所實。禮實等則曰實。四升亦約與豆四升同也。案豆容四升。見旅人職。朝事之籩。其實。禮實。白黑形鹽。臠鮑魚鱠。賁。臬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饘。麻曰賁。稻曰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臠。腓生魚爲大鱗。鮑者。於樞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鱠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種麥實之。名曰逢。燕人脣魚方寸。切其腠以啗。〔疏〕朝事之籩者。謂宗廟之祭。第一次所薦之籩也。賈疏云。此言朝事。謂祭廟一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所貴也。〔疏〕后薦此八籩。江水云。內宰司尊彝疏。后薦朝事豆籩。在延尸出戶。迎牲未入之時。禮運孔疏。在升首之後。薦腥之前。今從賈疏。蓋尸出在堂。席前不可空。故先設豆籩。案江說是也。通典吉禮。謂尸初出戶時。及薦腥之後。有兩次薦豆籩。尤誤。互詳內宰司尊彝疏。左傳僖二十二年。孔疏云。此等所陳。雖爲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云其實。禮實。白黑形鹽。臠鮑魚鱠者。釋文云。饘。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即第反。嚴可均云。即第從豐聲。蓋本或作饘矣。案嚴說是也。然鄭以逢釋饘。說文麥部。饘。讀若馮。則自以諧豐聲爲正。不當作饘。陸所載或音不足據。此八籩於四等籩爲最尊。諸侯以下亦通用之。而數有降損。不得備用。故左傳魯饗周公閱。辭曰。黑形鹽。有司徹禮。上大夫賓尸四籩。則用饘實白黑是也。賈疏云。八籩者。則饘爲熬麥。一也。賁爲麻子。二也。白爲熬稻米。三也。黑爲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臠以魚肉爲大鱗。六也。鮑以魚於樞室糗乾之。七也。鱠爲乾魚。八也。注云。實。臬實也者。弓人注同。說文艸部云。賁。稌香艸。蔴。臬實也。重文贖。施。或从麻賁。又朮部云。臬。麻也。此賁即贖之借字。爾雅釋草云。臬麻。饗臬實。御覽百卉部。引吳普本艸云。麻子一名麻。賈疏云。案喪服云。苴。麻也。苴。麻之有賁。賁。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牡麻經。子夏傳云。牡麻者。臬麻也。則臬麻謂雄麻也。若然。臬麻無賁。而解賁爲臬實者。舉其類耳。程瑤田云。麻。大名也。無賁者。臬。有賁者。苴。有賁則有實矣。北方莪麻。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色白而微青。苴麻不作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賁。即麻實之稗者。牡麻俗呼花麻。花落後。即先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爲夏麻。苴麻俗呼子麻。八九月間。子孰則落。農人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爲

秋麻。牡麻有花無實。言實則子見。故禮經數穀但曰實。注者並曰稟實。而喪服疏引孫炎。直以麻子釋實也。劉寶楠云。玉簫。有子曰苴。無子曰稟。列子楊朱篇。昔人有美戎。裁甘稟者。呂氏春秋嘗時篇。得時之麻厚稟以均。列子呂覽所云。並謂稟實。然則稟是大名。有子無子。皆得併之。而玉簫別言之者。有子可通言稟。無子不可通言苴也。廣韻乃謂有子曰稟。無子曰苴。非是。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大麻卽今火麻。亦曰黃麻。案依李說。則九穀之麻實曰實。卽今之火麻人。是也。程瑤田說同。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者。先鄭不以此朝事爲祭祀之事。謂王朝起未食時。先進餅餌爲口實也。寒具者。北堂書鈔飲食部引通俗文云。寒具謂之餽。齊民要術云。環餅。一名寒具。以蜜調水波麵。北戶錄注。引證俗音云。饘饘。內國呼爲環餅。亦呼寒具。惠士奇云。晏子春秋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暖食者。漢之寒具也。先鄭謂朝事者。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則饋食加羞。皆非祭禮。乃王者之饋食燕食可知矣。云熬麥曰饘者。有司徹。取饘設于豆西。注云饘。熬麥也。方言云。熬麥煎。蓋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程瑤田云。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饘。蓋麥乾煎則質輕。撥去之甚易。故以爲況。詒讓案。說文火部云。熬。乾煎也。重文熬。熬或从麥作。蓋卽緣熬麥而制字。又粥部云。饘。熬也。饘。方言作熬。今俗書作炒。古所謂熬。卽今所謂炒也。春秋繁露祭義篇云。夏上尊實。尊實。饘也。夏之所初受也。又四祭篇云。酌者。以四月食麥也。董子說夏上饘。蓋亦以爲熬麥。但饘不可實於尊。尊疑當作算。算。算字通。算與籩形制同。云麻曰實者。以下三者。並冢熬爲文。有司徹內則注。並云實熬。稟實也。云稻曰白者。有司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鄭注云。白熬稻。左傳僖三十年杜注同。劉寶楠云。管子地員篇。五傑之士。其種白稻。是稻俛白也。程瑤田謂白當爲白稷。亦通。云黍曰黑者。有司徹注云。黑熬黍。左傳杜注同。賈疏云。爾雅有秬黑黍。故知黑是黍。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者。說文竹部云。築。擣也。釋名釋言語云。築。聖實也。此謂擣鹽使堅。又刻爲虎形也。云故春秋傳曰鹽虎形者。賈疏云。左氏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歌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云尅形。非是築尅爲之。故後鄭不從也。詒讓案。尅與刻通。服說與先鄭同。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大夏之鹽。高注云。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案形鹽。卽戎鹽。御覽飲食部。引涼州異物志。說戎鹽。土人鑿爲虎形。哈古之遺制與。詳鹽人疏。云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者。破先鄭之說。此謂朝事。卽司尊彝朝踐之節也。彼注云。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此於祭宗廟九獻當三獻之前。故鄭據以爲說。謂之朝事者。祭義云。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

見間以狹厥。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彼注亦云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孔疏云。朝事謂且朝祭事。又郊特牲云。坐尸於堂。注云。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時尸。薦以籩豆。詒讓案。祭義以朝事與薦黍稷為二禮。與此經以朝事與饋食並舉。同足證朝事即朝踐。不當如先鄭清朝進口實之說也。賈疏云。祭宗廟無血。鄭云薦血腥者。鄭注論語。亦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耳。非謂祭血也。司尊彝疏又云。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案禮器孔疏引熊氏說同。即賈所本。孔氏駁之云。案詩小雅論宗廟之祭。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膏。則是有用血之明文也。熊氏云無血。其義非也。孔又引皇氏云。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鬯。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案皇孔說是也。郊特牲說宗廟之祭。明云血祭。盛氣也。孔疏謂在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是時血與腥同薦也。互詳司尊彝大祝疏。云形鹽。鹽之似虎者者。鹽人注同。賈疏云。以為自然似虎形。此破先鄭築鹽為虎形也。案左傳杜注云。形鹽。鹽形象虎。依後鄭義。云臘。臘生魚為大饗者。腊人注云。臘者。魚之反覆。有司徹。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臘祭于其上。鄭彼注云。臘。剝魚時。割其腹以為大饗也。可用祭也。案凡臘肉大饗。獸謂之大。魚謂之臘。通而言之。獸肉亦得謂之臘。故內饗注云。臘。臘肉大饗。此臘鮑魚鱸。並據魚言。故知即臘生魚為大饗。與內饗腊人。臘肝為獸肉別也。云鮑者。於樞室中煨乾之。出於江淮也者。釋文云。樞。本又作燠。案燠即煨之省。樞。俗字也。說文火部云。煨。以火乾肉。重文。樞。樞文不省。廣韻二十四職云。煨。樞同。又乾。釋文作幹。云又作乾。阮元云。賈疏本亦作乾。經乾。徐字作乾。陸本作幹。殆非。案阮校是也。漢書顏注。引並與今本同。方言說火乾五穀。云關西隴冀以往謂之燠。秦晉之閒或謂之燠。樞。樞字同。樞。音義亦相近。蓋樞樞並為熬穀。引申為凡以火乾物之通稱。謂於樞室肉之室內。為火以乾之也。賈疏以樞室謂樞土為室。失之。又說文魚部云。鮑。鮑魚也。釋名釋飲食云。鮑魚。鮑腐也。魚藏淹使腐臭也。史記貨殖傳。鮑千石。鮑千鈞。裴駰集解引徐廣云。鮑。鮑魚也。索隱引聲類韻集云。破鮑不相離。謂之膊。完漬云鮑。正義云。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為鮑。謂之膊開者也。漢書貨殖傳顏注云。鮑。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鄭康成以為鮑於樞室中乾之。非也。樞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鱧魚者。是也。秦始皇載鮑魚臭。則是鮑魚耳。而樞室乾者。本不臭也。急就驚注。亦云鮑亦海魚。加之以鹽而不乾者也。案據許劉諸說。則鮑為鱧魚之未乾者。與鄭說異。張守節以鮑為破開中頭尾不相離。鮑亦樞乾之。但不析耳。或云鮑魚誤。皆未詳。惠士奇云。史記。鮑千石。鮑千鈞。鮑即鱧。析乾為鱧。破開為鮑。鮑亦樞乾之。但不知孰是。



乾。案惠說近是。又賈子新書禮篇云。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案禮。魚俎皆用生魚。不用鮑鱸。賈子所說。蓋謂鮑魚不登於正俎。非不實於籩。與此經義不相核也。云鱸者。析乾之。出東海者。乾。釋文亦作幹。庖人先鄭注云。鱸。乾魚。案鱸蓋與鮑同。惟以破析其體為異。莊子外物篇。說任公子得大魚。離而腊之。卽析乾之義。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屬徐州。云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者。謂鱸鮑魚鱸。腥乾兼備也。近者可以生致。故用腥而為鱸。遠者不能生致。故乾之以備物。而為鮑鱸。是各因其宜也。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者。續漢郡國志。河間郡。屬冀州。說文麥部云。體。煮麥也。讀若馮。段玉裁云。此鄭以方言證司農義也。說文讀若馮。馮與逢音正同。許時馮字。已同今馮姓之音矣。程瑤田云。說文。熬。乾煎也。煮。高也。鄭從司農說。熬麥曰體。又曰煮種麥。與說文所謂體煮麥者蓋同。然則熬煮通也。鄭舉漢法之逢。以况籩實。知其所謂煮者。非麥粥也。又云。種疑或為種。種之種。宿麥也。又或為曠。然則熬煮通也。鄭舉漢法玉裁說亦同。葛洪西京雜記。九月九日。正月上辰。並食蓬餌。蓬逢音義同。種。釋文音直龍反。正讀為內宰種。種之種。程說與陸音合。或說則讀為種。本草陶注云。曠。卽宿麥。亦謂種麥。此卽或說所本。宿麥為秋冬種大小麥之通名。曠則大麥之別種也。楊倌荀子注引此注。亦作種麥。云據鄭之說。體麥之芽蘗也。是讀種為種子之種。種種。古今字。則當音章勇反矣。今考此經注。麥麻稻黍四穀。並乾熬。則麥不宜獨為牙蘗。楊說雖或隋唐舊義。然鄭意必不如此也。又煮麥。宋本賈疏述注作灸麥。阮元謂灸當作炙。賈所據注。蓋本作炙。種麥。案說文亦作煮麥。則賈引非也。御覽飲食部。引束皙餅賦云。朝事之籩。煮麥為體。亦從許及後鄭說。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也者。各本並無也字。今從嘉靖本。說文肉部云。膾。細切肉也。腴。腹下肥也。有司徹注。謂膾為剗魚。割腹為大膾。是膾正是膾魚腹下腴。故。饋食之籩。其實棗。棗。桃。乾。榛。榛。實。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引漢時燕俗語為證也。饋食之籩。其實棗。棗。桃。乾。榛。榛。實。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食之禮。乾。榛。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疏〕饋食之籩者。此宗廟之祭。第二次所薦之籩也。賈疏云。此謂朝踐薦腥後。堂買疏云。其八籩者。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榛。謂乾梅。四也。榛。實。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案乾。榛。既為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則注引內則桃諸。鄭云是其乾者。既有濕桃。明有濕梅可知。以乾桃濕梅二者。添五者為七籩。案桃梅既並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前為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三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醯人饋食之豆有八。此饋食之籩。言六不

類。又上文朝事之籩言八。下加籩亦八。豈此饋食在其中六乎。數事不可。故以義參之爲八也。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說此經云。乾菹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爲六物。實六籩也。案熊說與賈不同。蓋謂桃兼乾濕。而梅棗則否。王紹蘭云。經文桃與乾菹並列。乾菹爲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菹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菹爲梅諸。桃爲桃諸。猶恐人誤爲濕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是知鄭不以桃爲濕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用乾不用濕。濕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濕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棗梅以五月。棗桃以六月。棗以八月。若籩實用濕。臨時豈能備物。案王駁賈說甚允。吳廷華。姜兆錫。說並同。敖繼公據少牢不償尸禮。四籩棗糗栗脯。謂經棗下脫糗。栗下脫脯。然亦止七籩。孫希旦又據曲禮。婦人饗脯脩棗栗榛棋。皆籩實。議補棋爲八籩。黃以周云。記曰。鼎俎奇而籩豆偶。籩未有用五者。周官當有誤文。饋食之籩蓋四。其實棗栗榛榛。不用桃。內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燕食之庶羞。非用於祭。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黍祭先王爲上盛。果蔬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饋食爲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明矣。鄭注。釋乾菹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菹。乃後人以注語增之爾。古人飲酒之禮。籩如豆數。而食禮有豆無籩。饋食用食禮。故籩不必如豆數。案黃氏議減籩數。與熊說同。而數小異。但以禮經通例考之。食禮固有豆無籩。而飲酒禮有籩。則數成與豆同。如士冠禮再醮。士虞禮獻祝。特牲禮主婦致爵于主人。皆二籩二豆。少牢禮。賓戶用四豆四籩。它小禮用脯。二者則皆一豆一籩。是無籩則已。有則其數未有不與豆相儷者。賈氏八籩之說。殆不可易。黃又議刪經桃字。案注既釋菹爲乾梅。而又兼舉桃諸。則鄭本實有桃字。必非後人妄增。韓子謂桃不入廟。疑專指生桃言之。熊黃說似皆未審。竊謂推校禮經。凡用饋食之豆。恆配以饋食之籩。如士虞特牲禮。並用二籩。棗栗配饋食二豆是也。而既夕禮。大遣奠四豆。脾析蟬醢葵菹羶醢。其四籩爲棗糗栗脯。士冠禮再醮。士喪禮大斂奠。亦並以栗脯。配葵菹羶醢。唯有司徹下大夫不賓戶。以棗糗栗脯。配韭菹醢葵菹醢。朝事四豆。則變禮也。若然以禮例推之。則饋食之籩。容有糗脯等。敖說似尙可通。但經文闕略。衆釋紛悟。未敢臆定。謹備著之。以俟商榷。注云。饋食薦孰也者。孰。古熟字。特牲饋食禮注云。祀祭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又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注云。言饋食者。著有黍稷。司尊彝。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注云。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是在九獻第五獻之前。爛薦體解之時。后薦此豆籩也。詳膳夫疏。云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者。儀禮特牲饋食禮第十五。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又少牢饋食禮第十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買特牲疏云。曲禮。大

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也。此儀禮特性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案鄭以天子諸侯祭禮亡故。故舉諸侯大夫士禮之存者爲說也。云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者。賈疏云。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裸。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而自薦孰始。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一。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云乾祿乾梅也者。丁晏云。說文艸部云。祿。乾梅之屬。引周禮曰。饋食之籩。其實乾祿。後漢長沙王始煮艸爲祿。祿或从祿。齊民要術引廣志曰。蜀名梅爲祿。大如雁子。梅香皆可以爲油脯。黃梅以熟祿作之。云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者。內則載國君之燕食。有此二者。引以證祿。兼以乾桃也。孔疏云。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卽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祿。詒讓案。凡乾梅乾桃。皆菹而暴之。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煮梅。六月煮桃。傳並云煮以爲豆實也。籩豆通稱。釋名釋飲食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云榛似栗而小者。榛卽栗之借字。說文木部云。栗。果實如小栗。春秋傳曰。女擊不過栗。詩鄘風定之方中。孔疏引陸璣疏云。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又云。桂陽有栗栗。粟生。大如杼子。中人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也。加籩之實。凌芡棗脯。凌芡棗脯。加籩。謂戶既食。后亞獻戶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但差小耳。

〔疏〕加籩之實者。此宗廟之祭。正獻之後所羞之籩也。注云。加籩謂戶既食后亞獻戶所加之籩者。謂在九獻第六獻之後。戶十五飯畢時。司尊彝注云。尸卒食。王酌之。后酌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是也。賈疏云。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性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詒讓案。加籩之薦。與加爵相同。故內宗注釋加豆籩。爲加爵之豆籩是也。攷左傳僖二十二年云。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又昭六年云。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臣下勿堪。據左傳說。則饗禮亦有加籩豆。然在九獻三獻之外。而鄭此注及內宰司尊彝注。並以九獻第八獻九獻爲加爵加豆籩。卽薦於彼時。則以加爵爲在正獻之內。禮運孔疏。引崔靈恩則云。尸十五飯後。王酌尸爲七獻。后酌尸爲八獻。諸侯爲賓者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孔氏又云。案特性有三加。凡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祗三加也。故特性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陳

祥道申崔義云。籩人醢人。言朝事饋食之籩豆。則朝踐饋獻之籩豆也。言加籩加豆。則加爵之籩豆也。特性禮。主人主婦既醢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鄭說誤。案崔陳謂加爵在正獻之外。是也。薛季宣。鄭鏐說同。江永。金榜。亦謂薦加豆籩。當在九獻後諸臣獻尸時。不在八獻后亞王酌尸時。並足正鄭賈之誤。互詳內宰司尊彝內宗疏。云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者。四物。物各二籩。合成八籩。嫌物各一籩。故重言之。云淺芟也者。說文艸部云。淺。芟也。楚謂之芟。秦謂之薶。爾雅釋艸。淺。薶。據郭注云。淺。今水中芟。惠士奇云。楚語風到嗜芟有疾。屬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愚謂淺芟栗脯。分實八籩。天子之祭禮也。特性有司徹。不聞有淺芟。大夫而薦芟。是潛用天子之禮也。故屈建曰。干國之典。說者謂芟非祭物。誤。云芟雞頭也者。說文艸部同。方言云。獲芟。雞頭也。北燕謂之菘。青徐淮泗之閒謂之芟。南楚江湘之閒。謂之雞頭。或謂之雁頭。或謂之鳥頭。崔豹古今注云。芟。雞頭也。一名雁頭。一名芟。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紐如沸。實有芒刺。其裏如珠。可以療饑。神農本艸經云。雞頭實。一名雁喙實。一名芟。陶注云。此卽今蕎子。莖上花似雞冠。故名雞頭。云栗與饋食同者。饋食。栗一籩。此加籩。栗二籩。所實則同。醢人四豆。朝事與加豆。同用醢醢。饋食與加豆。同用魚醢。則一物不嫌兩薦也。經作稟。注作栗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鄭司農云。淺芟脯脩者。段玉裁云。司農云之下。脫當言二字。謂淺芟栗脯。當作淺芟脯脩。脩。段脩也。栗與饋食。故易之。論讓案。此先鄭改字以避兩薦也。有司徹。主婦獻尸。侑主人。並有脩脩。若然。先鄭以此脯爲乾肉之不鍛者。與脩小異。故並薦之。後鄭則以脯脩同物。而栗不坊與饋食同。故不從。士冠禮再醢兩籩。既夕。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羞禮大遺奠四籩。皆以栗脯並薦。亦其證也。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作。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英字或作養。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疏〕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養。糗者。搗粉熬大豆。爲餌養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養言粉。互相足。〔疏〕羞籩之實者。此亦宗廟之祭。正獻之後。加爵之前。所羞之籩也。賈疏云。此當王酬尸。內饗進之於尸侑等者也。案賈謂王酬尸後。進羞籩。此於王祭宗廟。當在明日釋祭時。依注義也。玉藻孔疏說同。然據後世婦云。及祭之日。泚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是正祭之日。亦當有此羞籩等之進。注文偶不具耳。詳後。又據世婦職。則內羞世婦所掌。故詩小雅楚茨孔疏云。內羞則世婦薦之。賈謂內饗進之。於經無徵。不足據也。云糗餌粉餈者。賈疏云。此爲二籩。糗與粉爲一物。恐餌養黏著籩。故分於二籩之下。注云。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有司徹文。鄭目錄云。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故此引之稱少牢也。彼文於主人酬尸之後。云尸侑

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粢。其豆則醢食糝食。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賈疏云。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視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視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故祗引其一。但正祭設於視。賓尸設於侑。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爲異耳。詒讓案。羞籩羞豆。於天子祭禮。薦於何時。經無可攷。注以少牢上大夫禮相比況。則王禮當於明日賓尸。尸酬王後。薦於尸侑及王后。其正祭之日進內羞。止見世婦職。而注則無文。賈據少牢下大夫不賓尸禮推之。謂王禮正祭九獻。諸侯爲賓者。獻尸受酢後。亦有此內羞之薦。詩小雅楚茨云。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毛傳云。豆。謂內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孔疏云。有司徹大夫賓尸。尙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非但正祭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案孔意疑亦與賈同。任啓運駁賈。正祭之日。設二羞於尸視及王后之說。云王不獻視。王與后未交致爵。內羞庶羞。於何用乎。案任謂王不獻視是也。賈鬱人疏。亦謂天子無獻視及給食之事。此疏與彼疏。蓋自相抵牾。至王禮祭日九獻之後。王后自有交致爵之禮。故鄭司几筵注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則賈謂正祭有設二羞於王后。說自可通也。以特牲少牢二禮推之。蓋王祭日。諸侯爲賓者終獻後。王與后交致爵。則進羞籩羞豆於尸及王后。至長兄弟等。爲加爵。則進加籩加豆。經先加籩而後羞籩者。以羞籩輕於加籩。故文不次耳。王禮。經注雖闕略不備。而依大夫士禮推致之。尙可得其端緒也。云故書養作莢者。徐養原云。莢爲養之假借。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者。說文米部云。糗。熬米麥也。案米蓋謂稻米。程瑤田云。陳藏器曰糗。一名糲。和水服之。河東人以麥爲之。麤者爲乾糗糧。東人以稷米爲之。炒乾磨成也。釋名釋飲食云。糗。餽也。飯而磨之。使齏碎是也。然則糗有搗粉者。有未搗粉者。籩實之饘實白黑。國語。設糗一筐以羞于文。其糗之未搗粉者。與既夕篇之四籩。栗糗栗脯。直呼糗餌爲糗。則已搗之糗粉於餌者也。左傳。陳轅頰出奔鄭。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脩焉。杜注。栗糗。乾飯也。公羊傳。魯昭公走之齊。高子執單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餞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何休注。糗。糲也。左傳之粱糗。公羊之單食。曰致糗。蓋皆謂飯爲糗也。今人炊飯令汁乾。亦謂之乾飯。然則糗之義本寬也。其已搗粉之糗。可和水而服之者。若今北方之麩茶。南方之麩粿。皆其類也。其未搗粉而亦可和水者。則鄭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是也。其已搗粉。亦可餅而食之。若玉篇以麩粿爲糲。廣韻以爲餅是也。

合諸言糗者而觀之。糗之爲言氣也。米麥火乾之。乃有香氣。故謂之糗。說文熬米麥之訓。最爲得解。無論搗與未搗也。案程說是也。內則注云。糗。搗熬穀也。書費誓孔疏云。糗謂熬米麥使熟。又搗之以爲粉也。蓋凡乾熬稻粱黍麥豆諸穀。通謂之糗。先鄭云熬大豆與米。後鄭云熬穀。許云熬米麥。其義一也。惟糗有搗與未搗兩種。先鄭釋糗爲熬豆米。以別於粉之爲豆屑。則謂此糗爲熬而未搗者。粉餌以搗爲宜。故後鄭不從。云粉豆屑也者。釋名釋首飾云。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此豆屑亦謂磨。熬豆爲粉。知是豆者。粉餅餌宜用豆也。云茨字或作糗者。段玉裁云。謂書亦或作糗也。司農從或本云。謂乾餼餅之也者。釋名釋飲食云。糗。漬也。蒸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餅。并也。漚麩。使相合并也。劉說糗與先鄭同。謂乾蒸米屑不和水。其爲餅餌者。蒸氣潤漬所成。後鄭則直謂和水爲餅。與先鄭異也。云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者。稻米。謂稷米也。與黍米皆黏。宜爲餅糗。故知粉二者所爲也。楚辭招魂云。糗。糗。粉餅也。重文餅。鬻或从食耳聲。食部云。糗。稻餅也。重文糗。糗或从米。餅麩糗也。火部云。蒸。火氣上行也。蒸卽烝之段字。段玉裁云。許說與鄭不同。謂以稷米蒸熟。餅之如麩。餅曰糗。今江蘇之糗飯也。粉。糗米而餅之而蒸之。則曰餅。今江蘇之米粉餅。米粉團也。粉餅則傳之以熬米麥之乾者。故曰糗餅。糗則傳之以大豆之粉。米部曰。粉。傅面者也。許不言何粉。大鄭云豆屑是也。詒讓案。依許書。則米屑所爲曰餅。麥屑所爲曰餅。不屑之米所爲曰糗。急就篇顏注云。漚麩而蒸熟之則爲餅。漚米而蒸熟之則爲餅。列子力命篇。張湛注云。糗。稻餅也。味類。米不碎。說並與許同。據鄭說。則餅用乾粉合蒸之。糗則水漚爲餅。不乾蒸。二者同用粉不用米。惟以蒸不蒸爲異。與許說不同。餅糗。散文亦通。故方言云。餅謂之糕。或謂之糗是也。又初學記歲時部。陳元靚歲時廣記。引干寶注云。糗餅者。豆末和屑米而蒸之。加以棗豆之味。卽今餅餠也。案干說。蓋謂搗豆爲末。以粉米屑之。上合蒸之。又加以棗使味美也。徐堅所引味下疑有餠字。高承事物紀原飲食部。引干注。作糗餅者。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亦誤。干說以糗爲豆末餅爲屑米蒸之。並與後鄭同。其用棗者。以助餅之甘。蓋據晉時作蒸餅法。齊民要術有作粳米棗糗法。亦略相類。餅餠者。玉篇食部云。蜀人呼蒸餅爲餠。類篇食部云。餠。丸餅也。云糗者。搗粉熬大豆者。謂取大豆熬之。又搗之爲粉也。內則。糗餅粉餠。注云。糗。搗熬穀也。以爲粉餅與糗。既夕禮。大遣奠有糗。注亦云。以豆糗粉餅。云爲餅糗之黏着以粉之耳者。釋名釋飲食云。餅。而也。相黏而也。兗豫曰漚淡。就形名之也。是餅糗潤漬。皆易黏著。故以豆屑粉之。使分散也。云餅言糗糗言粉互相足者。賈疏云。餅言糗。謂熬之亦粉之。糗言粉搗之。亦糗之。故言互相足也。凡祭祀。共其饗。薦羞之實。薦羞。皆

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疏〕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者。賈疏云。謂四時禘祫等。皆共其籩。注云。薦羞皆進也者。賈大

豆。朝事饋食之籩是也。詒讓案。此謂先設之正饌也。宰夫注云。薦脯醢也。朝踐饋食之豆籩及脯醢。皆爲正饌。此

與宰夫注。各舉一隅爲釋。詳彼疏。云既食既飲曰羞者。宰夫注云。羞。庶羞。內羞也。賈疏云。爲尸食後。饋尸訖

所進羞。卽加籩之實是也。吳廷華云。此言加籩。以槩羞籩也。案吳說是也。此據後設之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

薦籩羞籩。喪事之籩。〔疏〕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者。賈疏云。喪事謂大奠時。賓客之事。謂享燕時。亦

半薦新。祖奠遺奠之類也。吳廷華云。儀禮之例。脯醢皆曰薦。始死卽有之。士喪禮。脯醢醴酒。奠於尸東是也。羞

止有庶羞。據上疏則加豆籩。亦得曰羞。據士喪禮。小斂止有脯醢。則薦籩而已。大斂奠兩豆葵。菹芋兩籩。栗脯兩

豆。皆饋食之豆。是上疏所謂薦兩籩。皆加籩是。則所謂羞也。則大斂已有羞籩。疏止以朔奠以下言。誤也。案吳說

是也。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云。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曾子問。有殷事。朔月月半。薦新

之奠也。又喪服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注云。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案凡喪禮之奠有十。惟始卒

及朝夕奠爲小奠。其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遷祖奠。祖奠。大遣奠。並有牲饌爲殷奠。此注本兼小斂大斂奠言之。

賈乃漏釋耳。又釋名釋喪制云。朔望祭曰殷奠。所用殷衆也。劉氏復偏舉朔望奠爲說。尤未核。其士喪禮無月半之殷

奠。又朔望無籩。天子朔望皆有奠。其禮尤盛。當與士異也。互詳牛人喪祝疏。又案既夕禮。大遣奠又有羞籩之糗。

庖人云。若喪紀之庶羞。亦此所謂羞籩也。彼注以爲喪祭虞祔。不數喪奠者。以其未立尸也。互詳彼疏。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於其飲食以共。〔疏〕注云。於其

春讀芻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芻。鳧葵〔疏〕掌四豆之實者。此並與籩人醃人爲官聯也。說文豆部云。豆。古食肉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

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王涇大唐郊祀錄。引三禮圖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一寸。漆赤中。案此四豆。以盛菹醢。則皆木豆也。與放人所爲瓦豆異。正字皆作桓。經典通作豆。凡祭祀以豆盛滯物。亦分四次薦

之。朝事饋食加豆。皆八豆。羞豆則四豆。與籩人四籩。數正相當也。賈疏云。言四豆之實者。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亦謂朝事饋食加豆羞豆之實是也。云朝事之豆者。賈疏云亦謂朝踐節八豆。並后設之。云其實菲菹醢醢昌

本。藁藁菁菹。鹿藿菲菹。藁藿者。釋文云。醢。木又作盜。案盜即醢之譌。詳後。賈疏云。於豆內齋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膜爲菹。細切爲齋。又不言菹者。皆是齋。則菹本之類是也。詒讓案。此第一豆。亦最尊。故左僖三十年傳。魯

饗周公閱。辭昌歊。禮經惟聘禮致饗餼。全用此八豆。公食大夫禮六豆。則無菲菹藁藿。上大夫八豆。注謂因六豆而加以葵菹蝸醢。少牢饋食禮。則用芹菹醢醢。葵菹藁醢。皆參用饋食之豆。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則唯用菲菹醢。昌菹

醢皆不備用。亦禮之殺也。又案郊特牲云。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菹本。藁藿。菲菹。麋藿。饋食之豆。有葵菹。藁醢。豚拍。魚醢。其

餘則有雜錯云也。詩大雅既醉。孔疏云。記言恆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恆。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恆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醢人云。朝事之豆。有菲菹青

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蜃醢。蜃非陸產。蜃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案依郊特牲注說。則四豆惟朝事爲恆豆。饋食以下三豆。並爲加豆。與此經加豆爲第三豆異。郊特牲孔疏。謂彼加豆。亦卽此經第四豆。與詩疏僉異。於義雖

可通。然非鄭指也。但此經四豆之實。水陸錯出。與禮記所說。亦不相應。鄭以爲天子禮異。理或然矣。注云。醢。肉汁也者。說文肉部云。臠。肉汁滓也。又血部云。臠。血醢也。禮有膠醢。以牛乾脯。梁韜。臠酒也。無醢字。聘

禮注云。醢。醢汁也。又公食大夫禮。注云。醢醢。醢有醢。畢沅校本。釋名釋飲食云。醢多汁者曰醢。醢。醢也。宋魯人皆謂汁爲潘。毛詩小雅行葦傳云。注云。醢醢。醢有醢。案說文云。醢。醢多汁者曰醢。醢。醢也。

二徐本作禮記。非。今從段玉裁校刪。依許說。則醢爲肉汁滓。醢爲血醢。二義不同。然禮經無血醢。而鄭說醢醢。正與許書脫字說解同。竊謂正字當本作臠。醢乃後來孳生字。二禮及毛詩。並作醢。此經別本又作盜。皆醢之變體。

漢時禮家說。蓋有以醢爲血醢者。許遂別以臠隸血部。實則與臠。是一字也。凡禮經單言醢。不著性獸者。並卽三牲之醢醢。是肉非血。許說未境。段玉裁云。許云汁滓者。謂醢不同滓也。凡醢藿皆有汁。而牛乾脯獨得醢名者。六畜



不言牲名。他醢醢不言醢。立文錯見之法。汁卽醢酒所成。言皆牲物。非有孰汁也。毛傳云。以肉曰醢醢。大鄭云。醢醢。肉醬也。皆言肉以包汁。不言何肉者。蓋謂周禮六牲之肉。下文醢醢麋鹿麋兔。在六獸六禽內可證也。許但言牛乾脯者。舉六牲之一。以包其餘也。案段說是也。凡醢皆有汁。故實於豆。行葦孔疏。謂肉醢特有多汁。故以醢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鷹之屬爲名。非也。又內則。記大夫庶羞二十。牛炙牛臠。羊臠豕炙之下。並有醢。孔疏引熊氏云。此經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牲。故醢人職無云牲之醢也。今案熊說亦非也。此經醢醢。卽是三牲之醢。安得謂醢人職無牲醢乎。云昌本昌蒲根者。公食大夫禮注。云昌本。昌蒲本直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高注云。菖。菖蒲水草也。又克己篇注云。本根也。昌蒲根直。又謂之昌歎。左僖三十年傳云。饗有昌歎。饗人疏引左傳服注云。昌歎。昌本之直。歎。玉篇欠部作歎。義未詳。韓非子說難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並云文王嗜昌蒲直。高注亦云。昌本之直。本草草部云。菖蒲。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一寸九節者良。案古昌本當用此。本草別有白昌。證類本草引陳藏器云。卽今之溪蓀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爲菖蒲。一名水菖蒲。根色正白。去蚤蟲。白昌不可爲菖。非古昌本也。云切之四寸爲菖者。賈疏云。蓋以一握爲限。一握則四寸也。詒讓案。土虞禮注云。菖。菖。荆卽切也。昌本後文在五齋之內。此云爲菖者。菖。菖。故文得通。有司徹亦云昌菖。其切之皆以四寸爲度也。詳後疏。云三齋亦醢也者。對文則有骨爲齋。無骨爲醢。散文則通。有司徹。凡齋亦並通曰醢。云作醢及齋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甄中百日。則成矣者。此釋作醢及齋之法。膊乾者。說文肉部云。膊。薄脯。膊之屋上。方言云。膊。暴也。燕之外郊。朝鮮例水之閒。凡暴肉謂之膊。釋名釋飲食云。膊。迫也。薄揀肉。迫著物使燥也。莖者。說文艸部云。斬芻也。急就篇顏注云。細研稟也。此引申爲細切肉之稱。蓋先析肉爲薄片。暴乾之爲脯。復細切之。和粱麴等物以爲之。說文說作醢醢法。與此正同。粱麴者。以粱米爲麴。漢書平當傳。如漚注引漢律云。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此粱麴。卽粟米所作之麴也。甄者。小口甕。詳凌人疏。賈疏云。案王制云。一爲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膊乾其肉。義合。鄭司農云。擊齋擊肝醢醢者。說文骨部云。肝。較也。隨。骨中脂也。爾雅釋訓。郭注云。肝。脚脛。案隨卽體之變體。若依此說。則鹿麋諸齋。並肝醢醢矣。此於經無驗。故後鄭不從。云或曰擊齋醬也者。說文酉部云。醢。肉醬也。廣雅釋器云。醢。醬也。此又一說。直謂醢肉爲之。與前擊肝醢醢說異。以諸醢通例校之。後說爲是。云有骨爲齋。無骨爲醢者。亦或說也。謂齋醢但有骨無骨爲異。不用肝髓也。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謂之齋。郭注云。醢。肉醬。齋。稷骨醬。說文肉部云。

臛。有骨醢也。重文醬。臛。或从難。釋名釋飲食云。醢有骨者曰醬。醬。昵也。骨肉相傳昵。無汁也。醢。晦也。晦。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公食大夫禮。後鄭注云。醢有骨謂之醬。與先鄭說同。云菁菹非菹者。說文艸部云。菁。非華也。又非部云。非。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非。廣雅釋艸云。非。其華謂之菁。玉燭寶典。引四民月令云。八月收非菁。作擣齏。賈疏云。以菁為非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若為非字。非則蔓菁。於義為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本作非。不作非也。阮元云。考疏云以菁為非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據此是先鄭作菁菹。非菁菹也。非華謂之非菁。漢人語尙知此。後人奪下菁字。賈時不誤。案阮說是也。上已有非菹。不當復出。故先鄭以非菁菹為釋。別於上文非菹為非葉也。賈所見別本。蓋作非菁菹。疏當云非菁則蔓菁。蓋非非形近。非菁又與非菁聲相轉。故互誤。今本有挽字。說文訓菁為非華。知不作非華菹者。以別本作非。若為非華。則義不可通。賈不宜云於義為是也。爾雅釋艸云。非芴。郭注云。卽土瓜也。又非蔥菜。注云。非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色可食。據郭說則非似蕪菁。而實非一物。惟段公路北戶錄云。蕪菁。小學篇曰芴菁。與釋艸非芴字同。故賈云卽蔓菁也。云鄭大夫讀芴為芴。茅菹。茅初生者。芴茅聲相近。鄉師大祭祀共茅菹。杜注云。菹。當為菹。以茅為菹。案茅初生。所謂菹也。毛詩邶風靜女傳云。蕪。茅之始生也。玉燭寶典。引夏小正云。二月。時有見蕪。始收蕪也者。取以為豆實也。今大戴禮記。蕪作稊誤。又引詩草木疏云。正月始生。其心似麥欲秀。其中正白。長數寸。食之甘美。蓋茅初生可作菹。故小正取為豆實矣。賈疏謂茅不可食誤。云或曰芴水草者。卽後鄭所謂菹葵也。祭統。水草之菹。鄭注云。芹芴之屬。段玉裁云。此大夫所引或說不改字。又一說也。云杜子春讀芴為芴者。段玉裁改芴為芴。云杜子春以芴不見於經傳。易為魯頌薄采其芴之芴。鄭申之曰菹葵。知鄭必申杜者。若非杜說。則鄭當云芴當為芴。菹葵也。且今本杜說讀芴為芴。殊不可通。若云讀芴如芴。亦當訓為何物。惟杜破字作芴。則菹葵之解。已在其中。鄭特明言之耳。陸氏作釋文。賈氏作正義時。注文已譌繆。又不知芴非本二聲。芴芴必二字。誤謂本一字。故不能誤正。周禮釋文。芴。音芴。北人音柳。魯頌釋文。芴。音芴。徐音柳。皆混芴芴為一字。泮水本是芴字。訓菹葵。說文艸部可證。韋昭音萌菹反。則章時菲已誤為芴矣。漢律歷志。冒芴於芴。芴字僅見於此。又云。按杜不云芴當為芴。而云讀為芴者。古音芴聲芴聲。同在尤幽部。凡易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為也。案段據說文。定芴字當為芴。諧非聲。不當從芴。其說自是。但杜鄭說字形聲正別。不盡與許同。證以漢志冒芴之文。及韋昭萌菹之讀。蓋漢時自有從艸芴聲之字。至許君乃定其字為諧非聲。然芴芴古音同部。未必芴聲之必不可諧也。竊疑杜鄭自作芴字。此當云讀芴如芴。非正其字。乃擬其音耳。管子五行篇。芴。尹注云。芴。菹葵。早春而生也。字亦作芴可證。云玄謂菁。蔓菁也者。書禹貢孔疏引此注。蔓

作蕒。鄭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方言云。豐蕒。蕒菁也。關之東西謂之蕒菁。陳楚之郊謂之蕒。郭注云。蕒在江東音蒿。字作菘也。公食大夫禮。菁菘。注云。菁蕒。菁菘也。蔓蕒菁。竝一聲之轉。詩邶風谷風。釋文引草木疏云。葑。蔓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齊民要術。有作蕒菁菘法。又云。菘菜似蕒菁。無毛而大。說文艸部云。蕒。蕒似蕒菁。實如小末者。則蕒菁乃蕒菘之類。似非即菘也。本草陶注云。蕒菘是今溫菘。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蕒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其子與溫菘甚相似。小細爾。俗人蒸其根。及作菘。皆好。但小薰臭爾。又引唐本注云。蕒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與蕒菘全別。陶及唐本草說亦小異。綜校諸說。蕒菁。皆即蕒菘之細而長者。葉似菘而實非菘。郭說之誤明矣。云葑蕒葵也者。葑。段玉裁亦改爲葑。詩魯頌泂水篇。薄采其葑。毛傳云。葑。蕒葵也。說文艸部。及廣雅釋艸竝同。詩孔疏引草木疏云。葑與葑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箬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齏。滑美。江南人謂之葑菜。或謂之水葵。諸破澤水中皆有。魯頌釋文云。葑。干寶云。今之鮑鮑草。堪爲菘。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菘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葑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即猪蕒也。本草有蕒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小同及草木疏所說爲得。詒讓案。據鄭小同。陸機。沈重說蕒葵。即葑菜。而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云。蕒葵葉圓似蕒。生水中。今俗名水葵。證類本草菜類。葑下引蜀本圖經。亦云蕒似蕒葵。此並分蕒葵與葑爲二。與鄭陸說異。又本草經云。蕒葵生水中。即葑菜也。又引唐本注及圖經。並云即葑菜。葑葑字同。今考詩周南關雎。孔疏引陸疏說。葑菜浮在水上。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亦說葑菜。云黃華似蕒。江南俗亦名爲猪蕒。若然。葑菜本浮生。又別名猪蕒。是陸引一云浮菜即猪蕒者。即以蕒葵爲葑菜。與本草經說同也。故證類本草草類。蕒葵下引唐本注云。南人名猪蕒。又引別本注駁之云。猪蕒與蕒葵。全不相似。蓋魏晉以來。釋蕒葵者。或謂即蕒。或謂是葑菜。則似蕒而非蕒。諸說舛異。要不出此二者。以詩考之。葑見關雎。葑見泂水。傳箋及陸疏並分別釋之。則蕒葵是葑。而與葑不同物。殆可無疑矣。云凡菘菘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者。賈疏云。饋食之豆。其實葵菘。羸醢。脾經云。韭菘醢已下。兩兩相配者。皆是氣味相成之狀。不可知。故云其狀未聞。饋食之豆。其實葵菘。羸醢。脾析。羸醢。蜃。蜃醢。豚拍。魚醢。羸醢。蜃。大蛤。蜃。蜃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羸。蛤也。鄭大夫。〔疏〕饋食之豆者。賈疏云。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云其實葵菘羸醢者。說文艸部云。葵。菜也。葵。即葵之隸變。齊民要術。引四民月令云。九月可作葵菘。金鸚云。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落。葵葵。芹。楚葵。說文云。葑。蕒葵。

擊。鳧葵。又爾雅。齧苦董。郭注云。今董葵也。又菰蚘。注云。今荆葵也。又苜蓿葵。注云。今蜀葵。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為葵之類。非即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碗。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即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即葵菜之葵。明矣。云脾析。應劭云。脾析。拍魚醃者。賈疏云。此八豆之內。脾析。蠶。豚拍。三者不言。皆齋也。論讓案。士冠再醮。士喪大斂奠。士虞特牲。二豆。並用葵菹。蠶。士喪大遺奠。四豆。又加以脾析。亦土禮殺。不得全用八豆也。注云。蠶。蠶。大蛤。蠶。子者。鼈人注並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二月抵蠶。蠶。蠶卵也。為祭醢也。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者。既夕注云。脾讀為雞脾。脾。脾析。百葉也。說文肉部云。脾。土藏也。臍。牛百葉也。一曰鳥臍。臍。鳥胃也。段玉裁云。既夕注云。脾讀為雞脾。脾。脾。內則。鶡臠注。臠。脾也。脾與斯。斯與析。音近。故釋脾析為脾。雞鴉皆有脾。謂胃也。即許所謂鳥臍也。鄭與許字異而音義同。謂之百葉者。胃薄如葉。碎切之。故云百葉。未切為臍。既切則謂之脾析。謂之百葉也。此胃也。而經注何以謂之脾。蓋如今人俗語。脾胃連言。故以脾之名加於胃也。經文脾析。說禮家容有讀為臍者。故許從之。不欲與土藏同名也。莊子耕桑楚。臍者之有臍。司馬云。臍。牛百葉也。是也。大雅。加脊脾臍。脾蓋亦謂百葉。許以牛百葉系諸獸。系諸已成之豆實。故以鳥臍為別一義。實則皆謂胃也。廣雅云。百葉謂之臍。渾言之也。案說。說。是也。鄭既夕注。必讀脾為雞脾。以別於土藏之脾。許君則徑定其字為臍。與鄭義小異。又說文肉部云。臍。牛百葉也。廣雅釋器云。胃謂之臍。然則脾析也。脾臍也。臍。臍也。五者皆胃之異名。既夕注止云百葉。不云牛。賈彼疏云。臍人。天子禮。容有牛。此用少牢無牛。當是羊百葉。故不云牛。然則凡牲胃。並有百葉之稱。不徒牛矣。云臍始也者。臍人。先鄭注同。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臍。謂脊也者。段玉裁云。以拍為臍。即讀拍為臍也。易其字而訓為脊。論讓案。士喪禮。特豚而臍。鄭彼注云。臍。脊也。今文臍為拍。文選東京賦。毛魚臍。字。李注引此經作臍。蓋兼據禮古文改。山海經西山經。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郭注云。搏。猶脊也。案說文無臍字。古蓋無正字。故段借作拍。臍迫及臍。擊類並相近也。凡成牲體。解左右脊。各分為三。前曰代脊。次曰長脊。後曰短脊。豚未成牲。則唯解左右脊為二。禮所謂兩臍是也。云或曰豚拍肩也者。段玉裁云。此又一說。不易字而訓為肩。拍不得訓肩。此是讀拍為臍。說文曰。臍。肩甲也。案段說是也。惠士奇說同。士喪禮小斂奠云。兩肩亞。兩肩亞。此拍與臍字同。彼肩拍相亞。則拍非肩明矣。故後鄭不從。云今河間名豚脊聲如鍛。縛者。段玉裁云。此鄭君援方言。以證前說之是也。河間謂豚脊為縛。則易拍為縛。訓脊宜矣。臍訓薄。臍臍之屋上。非謂脊也。謂依河間語言。

則字用膾訓脅可矣。拍。古音與膾同。加豆之實。芹菹。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芹。楚葵也。鍛鑄。卽段氏爲鑄器也。古段鍛通用。

蒲。蒲蕪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筍。水中魚衣。故書。〔疏〕加豆之實者。國語周語。鴈或爲鶉。杜子春云。常爲鴈。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筍。箭萌。筍。竹萌。〔疏〕韋注云。加豆。謂既食之

後所加之豆也。賈疏云。此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詒讓案。加豆。亦爲加爵時。內宗所薦之豆。在正獻之後。鄭司尊彝注。謂在九獻第八獻時所薦。誤也。詳籩人疏。云深蒲醢醢者。賈疏云。醢醢。與朝事之豆同。云

筍菹魚醢者。魚醢亦與饋食同。因籩人加籩之實。栗與饋食同也。注云。芹。楚葵也者。爾雅釋艸文。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艸部云。芹。楚葵也。又莛菜類蒿。周禮有莛菹。詩魯頌泂水。薄菜其芹。箋云。芹。水菜也。案

鄭郭並以芹爲楚葵。水芹也。許則以此芹菹。字當爲莛。而楚葵之芹。別一艸。未知孰是。水菜之芹。神農本艸經又作水蘄。陶注云。其二月三月作莛時。可作菹。及孰。燠食之。又有橙芹。可爲生菜。亦可生噉。俗中皆作芹字。

案芹。正字。新。俗作。陶說誤。鄭司農云。深蒲。蒲蕪入水深。故曰深蒲者。說文艸部云。藻。蒲蕪之類也。又蒲。水艸也。可以作席。深。卽深之段借字。詩大雅韓奕毛傳云。蒲。蒲蕪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蒲。深蒲也。周

禮以爲菹。謂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蕪。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肥。又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爲菹。輪人注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蕪。案蕪蕪字同。深蒲。蓋蒲始生嫩葉。未出水者。故可爲菹。許以

藻爲蒲蕪之類。則不以爲一物。與二鄭說異。云或曰深蒲。桑耳者。神農本艸經。有桑耳。名醫別錄云。味甘。一名桑菌。一名木麥。說文艸部云。蕪。桑蕪也。蕪。木耳也。案桑耳。卽桑蕪。謂木耳之生於桑者。齊民要術云。作木

耳菹。取棗桑榆柳樹邊生者。是也。內則。燕食庶羞有芝栭。孔疏引庾蔚之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爲菹。盧植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栭卽蕪也。然桑耳爲深蒲。其說無據。故後鄭亦

不從。云醢醢。肉醬也者。言肉以包汁。與後鄭前注義同。云筍。水中魚衣者。段玉裁云。說文艸部。曰落。水青衣也。从艸治聲。此先鄭說也。然則先鄭本作落。今本經文作落。混誤不成字。洪頤煊云。詩采菹。正義引此作落菹。

案段洪校是也。祭統。孔疏引經。亦作落。說文落字注。今本作水衣。段從爾雅音義。引說文校改。又釋草云。蕪。石衣。郭注云。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魚衣。水衣。石衣。蓋異名同物。然則經先鄭本。固當作落。後鄭本。則自作落。故釋爲箭萌。蓋二鄭本自不同。注偶未別白釋之耳。孔引作落。則與後鄭說不合。今不據改。云故書鴈或

爲鶉者。說文佳部云。雜。鶉屬也。鶉卽雜之借字。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鶩。杜子春云當爲鴈者。段

玉裁云：爲。宜作從。故書本不畫一。杜從其長者也。云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子亦謂蒲。嫩葉也。說文艸部云：蕻。蒲子。可以爲平席。蓋深蒲。卽蒲之少者。故謂之子。可作席。其初生者可爲菹。後鄭說與先鄭及許同。但先鄭不云蒲子。故增成其義。云箛箭萌者。不從先鄭本作落也。落。卽箛之俗。爾雅釋艸云：箛。箭萌。郭注云：萌。箭屬也。引周禮曰：箛。菹。鴈。說文竹部云：箛。竹萌也。箭。矢竹也。御覽兵部引字統云：箭者。竹之別。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箭竹主爲矢。因謂矢爲箭。案郭引此經作箛者。從爾雅文改也。釋文出落字云：爾雅作箛。謂經本不與釋艸同。可知。云箭竹萌者。亦爾雅釋艸文。竹。謂大竹也。詩大雅韓奕。孔疏引孫炎云：竹初萌生。謂之箭。又陸璣疏云：箭。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箭。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說文竹部云：箭。竹胎也。段玉裁云：許意箭箛不以大竹小竹分別。箭。謂掘諸地中者。如今之冬箭。箛。謂已抽出者。如今之春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爲餅。糝食。菜餛蒸。玄謂醢也。內則曰：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疏〕羞豆之實者。此亦謂房中之羞也。賈疏云：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疏〕設之。云醢食糝食者。賈疏云：謂籩與糝食爲二豆。注。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爲餅者。賈疏云：醢。粥也。以酒醢爲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案賈云起膠餅。膠。卽教也。漢書李陵傳。注引孟康云：媒酒教。玉篇酉部。有醉字。云酒醉。醉卽教之俗。程瑤田云：起膠餅。齊書永明閒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起麪餅。卽此也。蓋蒸餅饅頭之類。可充籩實。而以爲豆實。宜後鄭不從也。云糝食。菜餛蒸者。說文米部云：糝。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重文糝。古文糝。從參。又鬻部云：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饅爲鬻。重文餛。鬻或从食束。釋名釋飲食云：糝。結也。相黏教也。餛字又作菽。爾雅釋器云：菜謂之菽。詩大雅韓奕。其藪維何。維筍及蒲。毛傳云：藪。菜穀也。案依說文爾雅。則菜餛同物。但唯蒸菜不得稱糝。諱審先鄭此注。似用許書後一義。以餛爲饅。易。鼎。覆公餛。釋文引馬融。亦云餛。饅也。穀梁傳三十四年。楊士助疏又引馬云。謂糜也。蓋先鄭意以菜與饅粥合蒸之。是謂糝食。凡以米和菜。通謂之糝。但菜多而米專用屑者。爲羹。內則說羹。有和糝。鄭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是也。菜少而米或用屑。或用粒者。則爲糜。故說文糝亦訓粒。後鄭米部云：糜。糝也。糝。米和也。是也。凡羹糜皆煮之。而先鄭云：蒸之者。以糜多淖。必蒸之乃可爲豆實也。後鄭別取內則爲釋。故不從先鄭。云玄謂醢也者。說文鬻部云：鬻。鬻也。重文籩。籩或从食衍聲。賈疏云：案雜問志云：內則籩次糝。周禮籩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籩無醢。周禮有醢無籩。明醢籩是一也。故破醢

從窆也。段玉裁云。此鄭君破醢字從內則之鑿也。醢與窆。皆粥也。而醢薄羹厚。小切狼鬪膏。與稻米爲糝。尤糝之至厚者。說文。鬻。或作餼。糝也。醢。賈侍中說爲鬻清。鄭注。四飲曰醢。今之粥醢。飲粥。稀者之清也。然則醢節各物者。析言之。周禮謂糝爲醢者。統言之。鄭云。醢糝稻也。且餼字。今音諸延切。古當讀衍。平聲。與醢雙聲。故周禮以醢爲糝也。食醢之醢。與四飲之醢異。猶內則羞糝餼紛醢之醢。與黍醢之醢異。引內則曰。取稻米舉極漉之。小切狼鬪膏。以與稻米爲糝者。內則。糝本作醢。鄭彼注云。極漉。博異語也。極讀爲滷。醢之滷同。狼鬪膏。醢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糜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餼。彼注義與此同。段玉裁云。據漢問志。則內則本作糝字。注中此醢。當從糝。謂周禮此醢字。當從內則作糝字。言此醢者。以別於六飲之醢也。今本內則作醢。淺人所改。案段說是也。阮元說同。呂飛鵬云。考工記注。瓚讀糝。屨之屨。屨。古文饋字。糝與饋似爲一物。然釋名云。肺膜。膜。饋也。以米糝之。如膏饋也。則饋爲糝食矣。蓋以膏煎米則爲糝。以糝和肉則爲屨矣。云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餼。煎之者。鄭彼注云。此周禮糝食也。賈疏云。三如一者。三肉等分小切之者。謂細切之。稻米二肉一者。謂米二分。肉一分。合以爲餼煎之也。糝糝二者皆有內則文。故不從先鄭。然則上有糝餼。彼餼無肉。則八籩此餼。米肉俱有。名之爲糝。卽八豆。案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案上膳夫注。八珍取肝膋。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八珍則數肝膋。故注不同。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

十齏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

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屨。豚拍。深蒲也。七醢。醢。羸。盧。麋。麇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疏〕凡祭祀共薦羞

藥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疏〕之豆實者。薦

豆。朝事饋食之豆也。羞豆。加豆羞豆也。禮經又有膾臠臠臠炙。謂之庶羞。又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亦爲庶羞。其半爲豆。亦此官所共。以羞豆恆法。故經不具也。云賓客喪紀亦如之者。賓客謂饗食燕。及致殮饗餼。喪紀謂殷奠及虞耐等。又既夕禮。明器。有饗醢醢。檀弓云。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饗。王禮亦當有之。云王舉則共醢六十齏。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者。此與膳夫醢人爲官聯也。賈疏云。凡祭。至內羞一與籩人同。王舉則共醢六十齏。此以

下與籩人異。以其王舉不共籩實。唯有豆實。王舉謂王日一舉。鼎有十二。則醢人共醢六十饗。以醢為主。其實有五。籩七菹等。凌廷堪云。禮經通例。食禮則有豆無籩。飲酒之禮。則豆籩皆有。故公食大夫。有豆無籩。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籩皆有。特性。尸入九飯。有豆無籩。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籩皆有。少牢。尸入十一飯。有豆無籩。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籩皆有。案王舉用食禮。故有豆無籩。凌說足與賈說相證。析言之。則齋菹醢與醢別。統言之。則齋菹醢得通稱醢。故五齋七醢七菹三醢。總為醢六十饗也。又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鄭注。謂天子朔食之豆。孫希旦云。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合為二十六。天子全用之。而公以下遞減焉。案依孫說。則王大舉正饌。亦即此四種豆。於數頗合。亦足備一義也。注云。齊當為齋者。明此與酒正五齊異也。說文非部云。醢。醢也。从非次弟皆聲。重文齋。醢或从齊。是齋即醢之或體。從齊得聲。曲禮。飯齊醬齊。並以齊為齋字。段玉裁云。此定為聲之誤也。故曰當為云。五齋。昌本脾析蟹豚拍深蒲也者。賈疏云。此據豆內不言菹者。皆是齋。以次數之。有此五而已。云七醢。醢。醢也。魚兔鴈醢。七菹。非菁芣葵芹落筍菹。三醢。麋鹿麀醢也者。並據上經去復重計之。云凡醢醬所和者。據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通醢醢言之。但此官共醢六十饗。與醢人共醢物六十饗別職。則此齊醢菹醢之屬。皆未和醢者也。蓋齊菹等雖皆以醢作之。作成之後。亦仍有和醢不和醢之別。鄭言醢醬所和。明醬物調和之通法耳。云細切為齋者。釋名釋飲食云。齋。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莊子列御寇篇云。齋粉。又大宗師篇釋文。引司馬彪云。齋。碎也。是齋為切和細碎之名。故菜肉之細切者。通謂之齋。細切。即少儀注所云報切之是也。六全物若牒為菹者。說文舛部云。菹。酢菜也。又血部云。蕪。醢也。又肉部云。牒。薄切肉也。釋名釋飲食云。菹。阻也。生醢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全物為菹。案全物。謂小物不及四寸者。全而不切。牒謂薄切之。但不細切耳。此經昌本為五齋之一。而前注云切之四寸為菹。是細切牒切。皆以四寸為度。細切者。蓋若今之肉絲。牒切者。即內則少儀注所謂薑葉切之。蓋若今之肉片。士喪禮。大斂奠胾豆。兩其實。葵菹芋。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蓋葵長過四寸。以為菹。當牒切之。今喪奠禮略。亦全而不切。故禮經特著芋文。明非恆法也。互詳內饗疏。引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牒而不切。麋為辟雞。兔為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者。舊本。麋麋互譌。今據宋董氏本。及注疏本正。釋文出皆牒。云本或作膾。下同。案禮記文。牒並作菹。鄭注云。菹之言牒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亦有此文。案此注作牒者。薄切肉之正字。少儀作菹者。聲近段借字。釋文作膾者。又菹之異文。鄭引彼文者。明彼菹軒。即此七菹之屬。辟雞宛脾。即此五齋之屬也。云由



此言之。則齋菹之稱菜肉通者。賈疏云。鄭案三豆之內。七菹皆菜無肉。五齋之內。菜肉相兼。若據少儀齋菹之稱。菜肉通也。詒讓案。鄭因此七菹皆菜。而少儀云麋鹿爲菹。故又據彼明齋菹。惟以細切不細切爲別。不分菜肉也。依說文。則菹爲酢菜之專名。少儀麋鹿之菹。似當爲齋之借字。與鄭義少異。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致饗餼。〔疏〕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者。賈疏云。餼與之醢。詒讓案。客內亦兼侯國卿大夫來朝者。其致饗餼。亦共醢也。注云。致饗餼時者。賈疏云。案掌客。上公之禮。醢醢百有二十饗。侯伯百饗。子男八十饗。此共醢五十饗。并醢人所共醢五十饗。共爲百饗。此據侯伯饗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則上公百二十饗。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饗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醢醢百饗。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爲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卿百饗。其數多於君。案子男卿。醢醢不得多於君。賈說未允。詳掌客疏。凡事共醢。

此  
页  
空  
白

# 周禮正義

## 卷十一

醴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醴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醴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齊菹。醬屬。醴人〔疏〕掌共五齊者。皆須醴成味。〔疏〕七菹。凡

醴物者。此亦共豆實。與醴人為聯事也。五齊。齊。亦當為醴。不齊菹同。凡醴人共齊菹。此官則以醴和之以成其味也。云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醴醬之物者。賈疏云。醴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詒讓案。經言共五齊七菹。而云凡醴

物。則醴物即指齊菹之和醴者。此祭祀云。凡醴醬之物者。醴亦即和醴之齊菹。醬即未和醴之醴也。凡經言醬者。多為醴之通名。若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饗。內饗云。醬物是也。此職醴醬並言。則醴及醬為二物。但醬有二。有和醴

不和醴之別。士昏禮。饌于房中。醴醬二豆。注云。醴醬者。以醴和醬。生人尚饗味。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醴醬。賈彼疏云。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饗味。故有之。據鄭賈說。則和醴之醬為饗味。祭祀所無。此醴醬之物。共

祭祀之用。則醴與醬各自共之。非和醴之醬明矣。故賈別以醬為豆醬。豆醬。即醴人豆實之醴。未和醴者也。云賓客亦如之者。此當并共和醴之醬。而云如祭祀者。明其法數略同。賈疏云。上經云。賓客之禮。據饗餼。此云賓客。據饗

食致之。注云。齊菹。醬屬。醴人者。皆須醴成味者。內則。說麋鹿魚為菹等。並切葱若薤。實諸醴以柔之。注。謂醴菜而柔之以醴。殺腥肉及其氣。至將食時。又有以醴和醬。是齊菹醬之類。並須醴以柔之。且成其酢味。故醴人

兼掌之。王舉。則共齊菹醴物六十饗。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醴五十饗。凡事共醴〔疏〕。王舉也。齊菹醴物六十饗者。明醴物。即齊菹之和醴者。六十饗內無徒醴也。王舉尚饗味。明當有和醴之醬矣。賈疏云。共齊

菹醴物六十饗者。并醴人六十饗。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饗是也。云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賈疏云。案醴人共其內羞

之。不言齊菹。此云齊菹。以其與醴人共掌。齊菹須醴。故就醴人為言。詒讓案。后世子所共饗數。經無文。以禮等推之。疑后數當與王同。世子當與掌客上公同。亦皆六十饗與。云賓客之禮共醴五十饗者。賈疏云。與醴人五十饗。均

共為百鹽。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政令。謂受人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

〔疏〕以共百事之鹽者。謂祭祀賓客膳羞等。用鹽為和。

注云。政令謂受人教所

處置者。凡海鹽產鹽之處。以鹽來入。此官並受之。又區其種別。處置其所。則教令之。云求者所當得者。謂求鹽共用。各依其所當得者與之。若祭祀當得苦鹽散鹽。賓客當得形鹽散鹽。膳羞當得飴鹽是也。

祭祀共其

苦鹽散鹽。

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司〔疏〕注云。杜子春讀苦為鹽者。苦鹽聲類同。故杜讀從之。

農云。散鹽。凍治者。玄謂散鹽水為鹽。〔疏〕典婦功先鄭讀同。說文鹽部云。鹽。河東鹽池也。袤五

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史記貨殖傳索隱引伊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案小司馬所引。即伊氏周禮注佚義也。賈疏云。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類鹽是也。段玉裁云。凡周禮苦讀為鹽者甚多。故杜比例知之也。魏了翁云。苦鹽自

對下文飴鹽。不改為鹽亦可。案魏說亦通。水經凍水注。說鹽池云。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殆資是矣。案曲禮云。凡祭宗廟之禮。鹽曰鹹鹺。注云。大鹹

曰鹺。然則祭祀之鹽。貴其大鹹。爾雅釋言云。鹹。苦也。郭注云。苦即大鹹。淮南子墜形訓云。鍊苦生鹹。苦鹽。即大鹹也。酈道元謂河東鹽池。鹽鹽味苦。然則苦鹽鹽鹽。義本兩通。不必破字矣。宋史食貨志云。引池而成者曰顯

鹽。周官所謂鹽鹽也。與賈說同。蓋以味言。則曰苦鹽。以形言。則曰顯鹽也。互詳典婦功疏。云謂出鹽直用不凍治者。說文水部云。凍。滴也。賈疏云。對下經鹽鹽是凍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史記索隱引伊說云。散鹽。

東海煮水為鹽也。案伊亦用鄭義。賈疏云。下經自有鹽鹽是凍治。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散鹽。鬻水為鹽者。對上鹽鹽非鬻水所為鹽也。釋文於下經鹽鹽。始發音疑。此注鬻字。本作煮。注例用今字也。互詳肆師疏。說文鹽部云。鹽。鹹也。古者風沙初作鬻海鹽。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天生曰鹵。人生曰鹽。管子。地數篇云。請君伐菹薪。煮

沸水為鹽。案鬻海水為鹽。所謂人生者也。宋史食貨志云。鬻海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案禹

貢。青州貢鹽。職方氏。幽州其利魚鹽。皆鬻海之鹽也。又案苦鹽。味大鹹。為鹽之最貴者。散鹽則味微淡。用多而

品略賤。祭祀則次於苦鹽。賓客則次於形鹽。故謂之散。散之為言。說文肉部云。散。醢肉也。散即散之隸變。

此經凡言散者。皆屬沽猥。亞次於上之義。故屢人散屢次於功屨。巾車散車次於良車。充人之散祭

祀。別於五帝先王之祭。旄人之散樂。別於雅樂。司弓矢之散射。別於師田之射。事異而義並相近也。賓客共其形

鹽散鹽。形鹽。鹽之似虎形。〔疏〕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者。依左傳三十年傳說。則惟饗大賓客。有形鹽。其燕食及小賓者。鹽之似虎形。〔疏〕並用散鹽也。又籩人。祭祀朝事之籩。亦有形鹽。上祭祀不言共者。文略。注云。形

者。籩人注同。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今戎鹽有焉。〔疏〕王之膳羞共飴鹽者。饋食尚饗味。故鹽以甘為貴也。注云。飴鹽。鹽之恬者。恬者。籩人注同。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今戎鹽有焉。〔疏〕王之膳羞共飴鹽者。饋食尚饗味。故鹽以甘為貴也。注云。飴鹽。鹽之恬者。

食有卵鹽。疑卽此。恬卽甜字。詳酒正疏。云今戎鹽有焉者。神農本草經云。戎鹽味鹹。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賈疏云。卽石鹽是也。惠士奇云。御覽飲食部引涼州記曰。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涼州異物志曰。鹽山二岳。三色為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獸辟惡。佩之為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疾病。又土人鑿為虎形。大小如意。明鹽人形鹽。亦用戎鹽也。論讓案。凡齊事鬻鹽以依鄭說。則戎鹽蓋鹹而微甜。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殆卽戎鹽與。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齊事。和五味之事。鬻鹽凍治之。〔疏〕味者。皆用鹽以為鹹也。齊和詳內饗疏。云鬻鹽凍治之者。鬻。注例當作煮。凡注複

待戒令。齊事。和五味之事。鬻鹽凍治之。〔疏〕味者。皆用鹽以為鹹也。齊和詳內饗疏。云鬻鹽凍治之者。鬻。注例當作煮。凡注複事。鬻鹽凍治之。〔疏〕味者。皆用鹽以為鹹也。齊和詳內饗疏。云鬻鹽凍治之者。鬻。注例當作煮。凡注複

之。殆卽所謂煎鹽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說文鬻部云。鬻。亨也。重文煮。鬻或從火。此鬻鹽。通上苦鹽等言之。呂飛鵬云。鹽出鹽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鹽。故未煎之鹽亦稱鹽。郊特性。煎鹽之尙。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此注云凍治之。殆卽所謂煎鹽與。

冪人掌共巾冪。共巾。可〔疏〕掌共巾冪者。說文巾部云。巾。佩巾也。案佩巾以拭物。卽內則之紛帨。又有盥巾。中盥巾。非其所掌。賈疏謂此巾兼以拭物。非也。注云。共巾可以覆物者。敘官注。亦云以巾覆物曰冪。謂巾冪。卽是巾之可以覆物者。以別於佩巾。不可以覆物也。國語周語云。淨其巾冪。章注云。巾冪。所以覆尊彝也。案冪卽冪之俗。大射儀云。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冪用絺若錫。特性饋食禮云。覆兩壺卒奠。冪用絺。又記云。籩巾以絺纁裏。士昏禮云。醴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公食大夫禮云。簠有蓋冪。是尊彝甒壺籩豆

簠。皆冪。冪以布及葛為之。亦通謂之巾。士昏禮。及特性記所云是也。儀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籩巾圓一幅。又云。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纁裏。諸侯天子以玄布纁裏。禮圖所云。蓋巾冪之通制也。其牲鼎之覆。以茅為之。禮經

之。殆卽所謂煎鹽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說文鬻部云。鬻。亨也。重文煮。鬻或從火。此鬻鹽。通上苦鹽等言之。呂飛鵬云。鹽出鹽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鹽。故未煎之鹽亦稱鹽。郊特性。煎鹽之尙。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此注云凍治之。殆卽所謂煎鹽與。

冪人掌共巾冪。共巾。可〔疏〕掌共巾冪者。說文巾部云。巾。佩巾也。案佩巾以拭物。卽內則之紛帨。又有盥巾。中盥巾。非其所掌。賈疏謂此巾兼以拭物。非也。注云。共巾可以覆物者。敘官注。亦云以巾覆物曰冪。謂巾冪。卽是巾之可以覆物者。以別於佩巾。不可以覆物也。國語周語云。淨其巾冪。章注云。巾冪。所以覆尊彝也。案冪卽冪之俗。大射儀云。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冪用絺若錫。特性饋食禮云。覆兩壺卒奠。冪用絺。又記云。籩巾以絺纁裏。士昏禮云。醴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公食大夫禮云。簠有蓋冪。是尊彝甒壺籩豆

簠。皆冪。冪以布及葛為之。亦通謂之巾。士昏禮。及特性記所云是也。儀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籩巾圓一幅。又云。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纁裏。諸侯天子以玄布纁裏。禮圖所云。蓋巾冪之通制也。其牲鼎之覆。以茅為之。禮經

之。殆卽所謂煎鹽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說文鬻部云。鬻。亨也。重文煮。鬻或從火。此鬻鹽。通上苦鹽等言之。呂飛鵬云。鹽出鹽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鹽。故未煎之鹽亦稱鹽。郊特性。煎鹽之尙。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此注云凍治之。殆卽所謂煎鹽與。

冪人掌共巾冪。共巾。可〔疏〕掌共巾冪者。說文巾部云。巾。佩巾也。案佩巾以拭物。卽內則之紛帨。又有盥巾。中盥巾。非其所掌。賈疏謂此巾兼以拭物。非也。注云。共巾可以覆物者。敘官注。亦云以巾覆物曰冪。謂巾冪。卽是巾之可以覆物者。以別於佩巾。不可以覆物也。國語周語云。淨其巾冪。章注云。巾冪。所以覆尊彝也。案冪卽冪之俗。大射儀云。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冪用絺若錫。特性饋食禮云。覆兩壺卒奠。冪用絺。又記云。籩巾以絺纁裏。士昏禮云。醴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公食大夫禮云。簠有蓋冪。是尊彝甒壺籩豆

謂之冪。與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者。天〔疏〕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此據正巾冪異。

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案依通典吉禮。引崔靈恩說。則唯園正方丘。備五齊三酒。乃有八尊。其二郊及迎氣。止四齊三酒。則唯七尊。加明水玄酒。則十四尊也。詳酒正疏。注云。以疏

布者。天地之神尙質者。郊特牲云。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又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此以素為貴也。注云。冪或作冪。案冪即冪之借字。疏布。鄭不云何布。賈以為大功布。蓋據士喪禮。大小歛奠。冪並用功布。

故鄉射記疏。謂喪巾之冪。皆用疏布。明祭冪雖尙質。不當降於喪冪也。今攷喪服經有疏衰。又有大功布。小功布。彼注云。疏。猶麤也。大功布。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間。傳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國語魯

語云。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七升布。即大功布也。攷士喪禮。喪大記。及司巫注引逸禮。並有功布。鄭士喪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故賈孔咸以七升大功布釋之。然既夕云。鬻三。冪用疏布。二。冪用功布。則疏布

非即功布。竊疑功布既為大功布。則疏布當即六升之布。蓋疏衰之布。雖自三升以上。而問傳說斬衰受服六升七升。而後謂之成布。則五升以下。雖有疏名。而尙未得為成布。七升以上。則加以麤功。而不僅稱疏。是疏布之縷六升。

不當以七升以上之大功布混之。明矣。賈疏云。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祿。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

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尙質之義也。詒讓案。禮運說宗廟之祭。亦云疏布以冪。則內祭祀亦有用疏布冪者。孔疏謂彼記禘陳夏殷諸侯之禮。未知然否。疏布巾。蓋用素布一幅為之。陳祥道謂下言畫布巾。則疏布不畫可知。是也。郊特牲以疏布別於

黼黻文繡。明疏布尙質。無黼黻之文矣。以畫布巾冪六彝。宗廟可以文畫者。〔疏〕以畫布巾冪六彝者。用玄黼黻文繡。明疏布尙質。無黼黻之文矣。畫其雲氣與。

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案賈說。祭天地亦有秬鬯之彝。蓋陳而不祿。詳禮人司尊彝疏。又燕禮。公尊。冪用絺若錫。注云。冬夏異也。依鄭彼

注義。則天子諸侯。冪當用錫。夏則以絺給。黃以周云。凡尊冪。錫為上。絺次之。給又次之。錫布之細者也。絺。葛之細者也。大射。冪用錫若絺。燕禮。冪用絺若錫。惟君得用錫也。或絺或給。亦惟其所用。上得兼下。鄭以為冬

夏之別。非其義也。鄉飲酒。士昏特牲。皆用給。是士以給為正也。畫布。為布之細者。即錫也。案黃說與鄭小異。於

義亦通。錫布。依鄭禮記注義爲七升半。依金榜說。則當爲十五升。金說爲允。其布精於功布。於差次亦正符合也。注云。宗廟可以文者。賈疏云。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爲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賈疏云。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皆以爲畫雲氣。謂畫爲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詒讓案。鄭君諸經注。凡言畫者。多以雲氣爲說。如射人及鄉射記之畫侯。司几筵及書顧命之畫純。司常之畫象。喪大記之畫荒。皆以爲雲氣。蓋皆意爲之說。於經典無據證。王昭禹。黃以周。謂下女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畫黼。其說亦通。凡王巾皆黼。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尙〔疏〕凡王巾皆黼者。王飲食

爲天子割瓜者。副之巾以絺之類。別於上覆尊彝之巾。爲祭祀所用也。又據典絲注。則王盟巾亦有畫黼。賈疏云。凡王之覆物之巾。皆用黼文覆之。言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簋豆俎蓋之屬皆用之。注云。四飲三酒皆畫黼者。謂以玄纁布一幅爲巾。而畫以黼文。飲食不用五齊。故不言也。其布蓋亦以錫及絺縠。四飲三酒。詳酒正職。云周尙武者。賈疏云。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金斧斷割之義。周以武得天下尙武。故用黼也。詒讓案。黼斧字通。周書器服篇記。明器有斧巾。卽此黼巾也。云其用文德則黻可者。亦鄭以意言之。明不必皆用黼也。賈疏云。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則當用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殷亦以武得天下。則亦用黼耳。宮

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寢。僖公薨于小寢。是〔疏〕掌王之六寢之脩者。釋文云。脩。本亦作修。案修正字。經例用借字作脩。大宰記五帝。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則掌百官之警戒。與其具脩。注云。脩。掃除糞澆是也。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

寢五者。說文山部云。寢。臥也。膠部云。寢。病臥也。案寢者。變作寢。凡宮寢。並取寢息爲名。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賈疏云。路寢制如明堂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曲禮孔疏云。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

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胡培鞏云。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

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詒讓案。路寢。大僕謂之大寢。燕寢見女御。亦曰小寢者。對大寢言之也。此王六寢。自相對爲大小。與后寢無涉。公羊莊三十二年。何注云。夫人居

小寢。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及檀弓孔疏引服虔說。並以小寢爲夫人寢。彼以夫人寢對君寢爲小寢。與此注義異。鄭匠人注。謂天子路寢。制如明堂。而此注云路寢一。小寢五。則鄭意路寢者。一寢而五室十二堂。小寢五者。五寢寢

各一堂二房一室也。小寢雖不如明堂制。然五寢方位。亦與明堂五室同。故曲禮疏。說五小寢。並依匠人五室注義。一寢居中。而四寢分居四維。蓋深得鄭旨。內宰。先鄭注說后六宮。後五前一。與後鄭說王寢制正同。然鄭路寢如明堂制之說。實未塙。李如圭云。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辰。牖間南嚮。則戶牖開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然則鄭謂天子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案顧命。路寢東西房側階之制。不可通於明堂。李氏所駁甚當。江永金鸚說並同。明堂位孔疏。引尙書大傳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伏傳亦謂路寢有東西房及北堂。足證其必不爲明堂制矣。喪大記孔疏。引熊氏說。謂天子路寢。左房則東南火室。右房則西南金室。欲以傳合東西房與五室爲一制。說殊牽強。亦不足據。互詳大史匠人疏。又案伏傳。說路寢制。有東西房北堂而無室。依禮經。北堂皆在東房之後。則言房可以駭北堂。而室必不容不見。義並難通。豈伏意謂北堂在室後。或舉堂以見室與。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釋文云。辨本又作別。案禮記作辨。辨別聲近義通。詳敘官疏。鄭彼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賈疏云。謂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彼上文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云。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然則此視朝亦謂內朝。云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鄭彼注云。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賈疏云。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服玄端。云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者。玉藻。聽政在路寢。是路寢以治事。聽政畢則適燕寢。是燕寢以時燕息。故女御云。掌御紋于王之燕寢。但路寢爲王之齊宮。凡齊疾亦於彼居息。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路寢亦有居息之時矣。云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者。莊三十二年。僖三十年經文。公羊莊公傳云。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說同。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者。據玉藻及春秋經。諸侯非一寢。明天子宜有六寢也。春秋定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穀梁傳云。高寢。非正也。左傳杜注亦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是高寢非正寢。故鄭不引。又說苑脩文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柩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柩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承明。路寢謂之承明何。曰



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案說苑。說承明文有缺佚。大意蓋以始受命之王居中承明。猶諸侯之高寢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案劉向說。天子亦三寢。與此經乖。其說高寢。亦與穀梁傳不合。並鄭所不取。至諸侯寢數。此注無文。賈疏云。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喪大記孔疏云。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案賈孔二說不同。以孔爲長。黃以周云。天子諸侯之寢。見於經傳者。止有路寢小寢。所謂燕寢高寢者。皆小寢也。祭義云。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鄭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亦兼正寢言。以此例之。則諸侯三宮。亦正寢一。小寢二。可知也。側室不得謂之寢。賈疏非。初培鞞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既夕記。月朔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燕寢。則土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案黃胡說是也。金鶚亦謂側室非小寢。並足正賈說之誤。春秋僖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又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並諸侯夫人三宮之證。鄭此注及內宰注。以后六宮擬王六寢。則亦謂侯國夫人三宮。與君三寢相擬。可知六宮兼路寢言之。則侯國三寢三宮。亦兼路寢言可知。綜校鄭義。孔說自塙。又文王世子云。諸孫守下宮下室。注云。下室。燕寢。是燕寢通稱下室。而不得爲側室。側室蓋在后燕寢之兩旁。而別自爲院。故內則云。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孔疏。謂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是側室別有門而南嚮。足以明其制。又側室。大戴禮保傳篇。引青史氏記謂之宴室。爲其井。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饋。鄭司農詳內宰疏。爲其井。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謂絜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

〔疏〕爲其井。匠者。井。匠。當讀爲屏。匠。說文。屏。蔽也。謂於宮寢隱處爲之匠。又爲屏以爲隱蔽。屏。亦作屏。墨子。旗幟篇云。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圍。高丈爲民圍。垣高十二尺以上。匠。即圍也。云。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者。即井。匠。掃除之事。此官以時除其不絜之物。說文。尸部云。殍。腐氣也。臭。即殍之借字。惡臭。尤不絜之甚者。去。亦除也。注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者。蓋直承霽之下。於地爲小溝。所以受承接承霽之水潦。使漏泄於宮外者。其形若井。故謂之漏井。御覽禮儀部。引傅玄五祀議云。中霽。祭於漏井是也。云。蠲。猶潔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蠲。絜也。段玉裁云。圭。訓絜。蠲。不訓絜。因音同而以猶通之。案段說是也。蠲。即圭之借字。詳蜡氏疏。引詩云。吉蠲爲

館者。小雅天保篇文。毛傳亦訓蠲為潔。故引以為證。賈疏云。案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館之圭。圭。絜也。此云蠲。彼注云圭。不同者。彼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鄭司農云。路廟也者。說

文。曰部云。匱。匱也。广部云。廁。清也。謂於宮中路旁隱匿之處。為廁溷。是謂之匱。惠士奇云。井匱。一名匱。一名屏匱。莊子庚桑楚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匱焉。郭注。匱謂屏廁。寢廟則以饜燕。屏廁則以匱溲。此井

匱乃屏廁之明證。而後鄭謂漏井匱者。非也。戰國策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廣雅釋器云。園園。屏廁也。王念孫云。急就篇云。屏廁清溷糞土壤。屏與屏通。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引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屏南。外屏

七星在奎南。注云。天溷。廁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又引甘氏讚云。天溷伏作。屏廁糞土。屏蔽擁障。宴溷莫睹。宴亦廁也。字本作匱。又作匱。匱與屏。皆取隱蔽之義。宮人為其井匱。井字疑是井字之譌。井屏。古字通。屏匱。謂廁也。據下文云。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則以匱為路廁者是也。案惠王說甚瑣。但先鄭不釋井字。疑以井匱為二。蓋

不知井為井之譌也。云玄謂匱豬。謂蓄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破先鄭說也。丁晏云。左傳襄二十五年。規偃豬。杜注。偃豬。下濕之地。鄭云。匱豬。義與偃豬同。敷人注。梁。水偃也。釋文徐本作匱。古偃匱通用。稻人注。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詒讓案。說文兩部云。蓄。屋水流也。故凡屋檐崑水下注之處。通謂之蓄。鄉飲酒禮。磬階閒

縮蓄。燕禮。設洗籬于阼階東南。當東蓄。又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蓄是也。此云蓄下之池。蓋即掌舍。先鄭注所謂受居溜水以涑鬯者。亦謂之承蓄。檀弓云。池視重蓄。鄭彼注云。如堂之有承蓄也。承蓄。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蓄。云以銅為之。孔疏云。重蓄者。屋承蓄也。以木為之。承於屋。蓄入此木中。又從木中

而蓄於地。故謂此木為重蓄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蓄。案據孔說。則王六寢。並四面為承蓄。蓄以行水。故亦謂之池。喪車之池。蓋依此為名。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顏注引如淳云。銅池。承蓄也。則漢時猶名承蓄為池矣。共王之沐浴。自絜清。〔疏〕共王

浴者。內則云。外內不共湑浴。則王寢中當亦有浴室。此官兼掌之也。此謂共王燕居無事時之沐浴。與鬯人。王齊事之湑浴。用秬鬯。女巫。歲時祓除釐浴。用香薰草藥異。共之者。喪大記注。說喪禮。天子沐黍平時沐。釐當同。此官

共其潘汁。及浴用巾席盤杆之屬。並具而奉之。注云。沐浴所以自絜清者。釋文云。本亦作清。案說文水部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灑。無垢穢也。又欠部云。清。寒也。絜清之清。即灑之借字。灑淨。亦古今字。與清字同。

或本非是。鄭言此者。明與上文脩除蠲絜。事義同也。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疏〕凡寢中之事者。明此官專

上。文脩除蠲絜。事義同也。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疏〕凡寢中之事者。明此官專

或本非是。鄭言此者。明與上文脩除蠲絜。事義同也。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疏〕凡寢中之事者。明此官專

或本非是。鄭言此者。明與上文脩除蠲絜。事義同也。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疏〕凡寢中之事者。明此官專

燕居之事。無大小皆共給之也。云婦除者。說文土部云。婦。差也。此卽上云脩是也。詳隸僕疏。大射儀云。司宮婦所畫物。大射雖不在寢。宮人蓋亦掌其婦除之事矣。云執燭者。昏執之以爲明也。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彼注以爲祭事。蓋在寢外。宮廟之中。則宮正執燭。若平時在寢內。則此宮人執之。二職互相備。亦官聯也。燕禮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司宮。卽宮人。燕在寢。故亦此官執燭。公食大夫禮。司宮具几筵。注云。司宮。大宰之屬。宰宮廟者也。卽據此官言之。彼食禮在廟。故注兼云宮廟。燕禮注。以司宮爲小宰。失之。云共鑪炭者。說文。金部云。鑪。方鑪也。王燕居寒。則共鑪炭爲溫。蓋掌炭共炭。此官以共王。二官相與爲聯事也。注云。勞事。勞襲之事者。謂上三者之外。凡王之六寢中。勞苦卑襲之事。宮人並掌之。四方之舍事亦如此。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者。舍之處。亦如上掌凡勞襲之事。詒讓案。王行所至之地。則掌舍爲宮以舍。宮人亦從而掌其舍中之事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柎再重。故書柎爲柎。鄭司農云。棧。懷棧也。柎。受居溜水澆者也。杜子〔疏〕春讀爲柎。柎。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掌王之會同之舍者。統下三宮四門等言之。賈疏云。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爲壇於國外。與諸侯相見。而命以致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息也。案賈據會同常禮之行於國城外者。唯爲壇壝宮而已。其十二年王巡守。會諸侯於畿外方岳及殷國。道路較遠。或於道廬宿市之舍。則備此三宮四門。各隨時地設之。會同詳大宗伯疏。注云。故書柎爲柎者。宋婺州本。建陽本。董氏本。嘉靖本。並作拒。下同。葉鈔本釋文亦作拒。案拒卽柎之誤。今依宋互注本正。徐養原云。司會參互。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脩閭氏互。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當爲互。是古者柎之柎。或通作互。互與巨形聲相似。故作柎則讀爲柎。作巨則讀爲互。杜鄭各依字讀之。鄭司農云。柎。懷棧也者。先鄭蓋以柎爲柎之借字。爾雅釋宮云。柎。謂之懷。郭注云。屋椽。說文木部云。椽。柎也。懷。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懷。齊魯謂之柎。案椽。卽屋椽端橫木。釋文云。懷。威。疏關反。盧文昭云。當本亦作椽。段玉裁云。懷字不當有此音。非是。關字有誤。則威本當作椽。字通。俗文曰閉門機曰椽。案椽椽義同。然椽與疏關音遠。疑段說近是。云柎受居溜水澆者也者。賈疏云。掌舍掌閑衛。不掌絮淨之機。又行止之處。未卽有蟲可澆。先鄭輒依故書柎而爲溜水澆。又柎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段玉裁云。此司農從故書作柎澆。澆。讀如盥澆之澆。疏。釋文當洛反。讀爲沔。集韻。沔當洛切。滴也。受居溜水澆者也。今之格書是也。謂雷水下其間。漱之沔之。疏。

云凍蟲。岳珂彙音妒。葉林宗鈔宋本釋文。及宋槩周禮。彙當落反。蓋皆讀彙為蠹。似非也。會同之舍。為壇不屋。不應有榱及格鬻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榱栝。訓行馬也。案段說甚駁。先鄭以柜為受居溜水之物。溜鬻字通。即宮人後鄭注云。霑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漢人所謂承鬻者也。說文水部云。凍。滌也。激。盪口也。二字音義不同。釋文云。凍。徐劉色遺反。威色胃反。是徐邈劉昌宗並如字讀。而威衰則讀為激。蓋與匠人注激鬻字同。段從威讀。於義自通。但凍彙。疏釋為凍蟲。釋文則讀彙為蠹。猶掌染草。釋文音彙為妒也。此與賈義正同。段則據今本說文讀彙為沛。皆未知孰得先鄭之旨。曾釗則謂彙即櫟字。脩閻氏注。櫟。束兩版為之。此注云彙。蓋以接柜所受水而瀉於地者。形制與櫟同。故借名彙。若然凍彙。即謂激灑其承鬻之木中空如櫟者。義亦得通也。至惠士奇。曾釗。又並謂柜即渠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注云為藩羅是也。脩閻氏互櫟。古文苑。揚雄城門校尉箴。用彼文作析柜。與此故書正同。蓋交木為行馬。謂之櫟。樹木為藩落。謂之柜。二者皆以備守衛。故經並舉之。以此釋故書。或可備一義與。云杜子春讀為榱栝。榱栝謂行馬者。說文木部云。榱。栝栝也。栝。行馬也。周禮曰。設榱栝再重。段玉裁云。杜易柜為栝。鄭君從杜也。司農榱栝為二物。杜栝栝為一物。栝與柜形聲皆相似。說文栝字下。云行馬也。引周禮柜字。下不引周禮。亦是從子春說。不從故書。案段說是也。行馬。以木相連比。交互為之。故謂之榱栝。栝字亦作互。脩閻氏先鄭注云。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亦謂之閑。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榱栝。六韜軍用篇云。三軍拒守木

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周衛有外內列之證。然則設榱栝再重者。內列一重。外設車宮亦一重也。賈疏云。此榱栝所施。唯據下文車宮壇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閒。未必有此榱栝也。設車宮轅門。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疏〕以象牆壁。通謂之宮。司儀設壇壇宮。有四門。則三宮及無宮。並設四門可知。注云。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者。以下云為壇壇宮。是平地築土為宮。此不築土。而以車為宮。明是阻險之處。暫以此備非常。次車以為藩。謂野處無牆垣。則以車相次比為藩落也。孫子軍爭篇曹注云。以車為營曰轅門。即本此經。賈疏云。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論讓案。凡兵車乘車曲輓。大車直轅。兩制不同。此會同設車宮。當用兵車。則轅當為輓。經注散文不別也。又轅門

亦建壇。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之事。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苑注云。轅門。印車以其轅表門。楊士勛疏云。謂以車爲營。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並與鄭義同。此會同之舍。雖與蒐狩異。車宮轅門之制則一也。又韓非子十過篇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二君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則軍旅亦爲爲壇壝宮。棘門。築壇。又委壇土起轅門矣。惠士奇云。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蓋師古車宮之遺意。爲壇壝宮。棘門。謂王行止宿平地。唯有此壇壝宮。壝以爲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疏〕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者。賈疏云。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壇壝宮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疏〕及上文車宮爲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築壇又委壇土起壝壝以爲宮者。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又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爲壝以象牆壁也。案此並所謂壇壝宮也。壇。謂宮內之土堂。壝。則通壇外之營域言之。祭法注云。封土爲壇。書金縢三壇同壇。書釋文引馬融云。壇土堂。蓋壇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之爲壇。於壇之中封土若堂。爲壇壝之外。四面圍繞。擁土若牆垣爲壝壝。三者通謂之壇。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注云。壇壝與壝壝也。又壝人社壇。注云。壇謂委土爲壇壝。廣雅釋丘云。壝壝。厓也。說文土部云。壝。庫垣也。鄭意築土高起爲壇。又於壇外四面委土爲庫垣。令高出於壇。使有壝壝。卽所謂宮也。賈疏謂掘地爲宮。土在坑畔而高。爲壝壝。司儀疏。亦謂掘地爲壝。壝土爲壝壝。當牆處則似爲溝壝矣。殊誤。又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壇壝。彼但壇土爲壇。不爲壝壝。故下云無宮。與此壇壝宮異也。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者。小爾雅廣器云。棘。戟也。說文戈部云。戟有枝兵也。讀若棘。明堂位。越棘大弓。鄭注云。棘。戟也。左隱十一年傳。子都拔棘。杜注同。案戟詳治氏疏。棘戟古同讀。故經典戟字。多作棘。壇壝宮無屋。於壇旁樹戟以表門。戟門。卽於壇旁爲之。故觀禮注云。諸侯入壇門。卽此棘門也。惠士奇云。戰國策楚策。楚考烈王卒。李園入宮。置死士於棘門之內。則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者。存異文也。宋世榮云。詩斯干。如矢斯棘。韓詩棘作柺。聲類柺。古材字。案宋說是也。棘柺材三字。古音同部。故棘門或爲材門。其義未聞。賈疏云。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爲帷宮。設旌門。謂王行畫止。有所展肆若食息。〔疏〕爲帷宮設旌門亦得爲材門。卽是以材木爲門也。案賈說亦通。爲帷宮。設旌門。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者。與幕人。掌次。司常。爲官聯也。注云。謂王行畫止。有所展肆。若食息者。肆。卽肆之借字。賈疏云。見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畫止。有所展習。云若食息者。非直

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案曲禮經注。肆。並作肆。賈引作肆。與彼釋文所載別本同。惠士奇云。聘禮。未入竟。壹肆。為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蓋張帷以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不成宮也。案惠說近是。彼聘使展肆。疑兼用帷宮無宮之制。蓋帷宮正法張帷。周而為垣。又於中張帷幕為次。不僅帷其北也。左宣十八年傳。公孫歸父墀帷而復命於介。穀梁襄十八年傳。亦有墀帷之文。似皆與聘禮略同。云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者。幕人注云。在旁曰帷。謂張帷帳為宮也。賈疏云。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為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掌之。其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為旌者也。詒讓案。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國語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章注云。軍門。立旌為軍門。若今牙門矣。又云渠門赤旌。注云。渠門。兩旌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矣。是渠門亦即旌門。此帷宮為會同之舍。大會同。六軍從行。故旌門之制。亦與軍門同也。依章昭說。似諸侯旌門用大旌。但龍旂色青。今齊語云赤旌。則當是鳥隼之旗。以其注析羽於千首。故謂之旌。若天子制。似當用大常而注析羽也。至毛詩小雅車攻傳。說田禮云。褐纒旆以為門。與穀梁傳謂置旆以為轅門同。則因王侯所載旌。並為通帛之牘。蓋牘旌。皆五旗之通制。故詩孔疏。謂彼即此及大司馬之旌門。賈大司馬疏同。是也。五旗通有纒旌。詳司常大司馬疏。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騂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鄭注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引此職帷宮旌門。然無宮則共人門。謂王行有所逢遇。若往遊觀。陳〔疏〕無宮則共人門者。則旌門。蒙帷宮為名。亦得謂之帷門矣。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疏〕聘禮注云。無宮不壘土。畫外垣也。此無宮。亦王行道路路暫駐。故不壘土。畫外垣。則立人以表門。云共者。謂選擇其人而立之也。注云。謂王行有所逢遇。若往遊觀者。謂王行在道。或與諸侯逢遇。或無所逢遇。而暫往遊觀。則不為宮。但立人門。以二者皆行道倉卒簡略之事。不久停止故也。云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者。謂列人為周衛。當門處。則選擇長大之人以表之也。惠士奇云。虎士立為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以遇禮相見。以人為衛。何注云。蓄。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案惠說是也。公羊云。以遇禮相見。亦如在道逢遇。陳列周衛。其禮疏略。與此注可互證。此雖云無宮。蓋亦列人為衛。故孫子軍爭篇曹注云。以人為營。人門是也。

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疏〕注云。王行所舍止者。言雖非會同。若巡守舍止。師田之類。王行所舍止。其事皆掌舍掌之。

人幕。掌帷幕幄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

玄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皆以綬連繫焉。〔疏〕掌帷幕幄帟綬之事者。賈疏云。掌王帷在傍施之。像土壁也。幕則帷者。條也。以此條繫連帷幕。幕人掌此五者。王出宮。則送與掌次張之。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者。謂王在宮寢室之內。則無張帷幕諸事。明此幕人所掌諸事。惟王出宮乃有也。然幄帟二者。在宮亦或張之。故韓詩外傳云。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詩大雅抑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鄭彼箋。釋屋爲幄。孔疏云。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者。說文巾部云。在旁曰帷。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廣韻四覺引三禮圖云。四旁及上曰帷。案禮圖兼上言之。未析。帷亦謂之容。管子正論篇云。天子居則設張容。容卽帷也。與巾車車裳帷爲容同。楊注以容爲羽衛。非也。賈疏云。帷在下。幕在上。共爲室。今之設幕。則無帷在下爲異也。云幕。或在地展陳于上者。于。注例當作於。賈疏云。案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聘禮。又賓入境。至館皆展幣。是幕在地展陳於上。云帷幕皆以布爲之者。賈疏云。案既夕禮云。明衣裳用幕。布其帷在幕下。明亦用布。故知二者皆用布。至於覆棺之幕。則用繒。故禮記檀弓云。布幕。衛也。繒幕。魯也。明天子亦用繒覆棺。不張設。故用繒也。案檀弓孔疏。引崔靈恩說。亦謂此帷幕。皆用布。與纓棺之幕用繒別。卽賈所本。既夕記鄭注云。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絺亦布也。雜記。說諸侯道死。用繒布裳帷。則帷幕或上下通用繒布與。云四合象宮室曰幄者。賈疏引顏延之纂要說同。釋名釋牀帳云。幄。屋也。以帛衣服施之形如屋也。小爾雅廣服云。覆帳謂之幄。幄。幕也。廣韻四覺引三禮圖云。上下四旁悉周曰幄。案四合者。謂上下四旁。湊合相遮覆也。象宮室有棟宇四壁之形。蓋兼帷幕之用而較小。故詩抑鄭箋云。屋。小帳也。孔疏云。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繒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案孔說是也。幄正字當作幄。亦作屋。詳巾車疏。云王所居之帳也者。左傳哀十四年。杜注云。幄。帳也。釋名釋牀帳云。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案幄卽覆帳。故云王所居之帳。史記周本紀云。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王屋。亦卽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者。廣雅釋器云。帟。帳也。平帳者。謂平施於人上。異於幄幕等。爲穹隆下覆之帳也。云綬組綬所以繫帷也者。說文糸部云。綬。韋維也。組。平屬也。內則孔疏云。組。細條也。薄闕爲組。似繩者爲紉。案玉藻說。天子以下佩玉。皆有組綬。蓋凡織絲爲薄闕之組。以爲繫者。通謂之組綬。此組綬以連繫帷與韋。維佩系同材也。云玄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廣韻四覺引三禮圖云。在上曰帟。賈疏云。在幕謂下。掌

次云。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是王在幕設帟之事。若幄中有帟者。掌次云。朝日記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即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詒讓案。檀弓注云。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釋名釋牀帳云。小幕曰帟。張在上。奕奕然也。又云。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案承塵。即平帳。以其平施於坐上。則謂之平帳。以其承塵土。則謂之承塵。後鄭此說。即增成先鄭之義。玉篇巾部云。帟。平帳也。又承塵也。分爲二義。非。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平帳義。亦誤。云幄帟皆以繒爲之者。說文糸部云。繒。帛也。賈疏云。以其布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繒。繒即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繒可知。案賈知素錦繒即幄者。據雜記云。其轄素錦以爲屋。注云。轄。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覆棺者。彼屋亦與幄同。又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又云。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其四天子乘車立焉。青帟陰羽冕旌。又云。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闔。孔晁注云。帟。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然則吉時之帟。蓋以采繒爲之。周書帟有羽飾。此經無者。文不具也。云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者。謂帷幕幄帟四者。並以綬連繫之以便張也。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掌〔疏〕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師田。彼師即此軍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記五帝是也。此數事。皆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案田役。謂四時大田起徒役。詳大宰疏。注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者。明此官唯掌共。不掌張事也。

**大喪共帷幕帟綬。**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疏〕大喪共帷幕帟綬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遂師云。先張神坐也。是大喪亦當共幄。此不言者。文不具。注云。爲賓客飾也者。明喪當去飾。而共此四者。是爲賓客設飾。賓客。謂諸侯君臣來朝聘。及來奔喪弔賻者也。云帷以帷堂者。堂。謂路寢之堂。賈疏云。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云或與幕張之於庭者。庭亦謂路寢堂下。賈疏云。案尙書顧命云。出纒衣於庭。鄭云。連纒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爲王襲經在庭。故有帷幕。按喪大記。諸侯踊阼階下。襲經於序東。雖王禮亦當哭踊在阼階下。何因反來庭中襲經乎。恐不可也。詒讓按。此帷幕。亦以布爲之。依檀弓注。說天子禮。別有覆棺之綵幕。當亦此官共之。又墨子節葬篇。說送葬亦有屋幕。則不徒張之於庭矣。云帟在極上者。掌次注云。張帟極上承塵。又檀弓注云。帟張於殯。三公及卿大夫之喪。殯上。即極上也。據遂師注。大喪葬窆時。張神坐。亦設帟。注不言者。亦文不具。



其其帀。唯士無帀。王有惠則賜之。〔疏〕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帀者。此亦謂張殯上之帀也。賈疏云。君於士有賜帀。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帀。〔疏〕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則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注云。唯士無帀。王有惠則賜之者。以士賤不得備物。士喪禮亦無帀。引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帀者。證有惠則賜。蓋亦此官共之。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法。大小。〔疏〕掌王次之灋者。掌次之官法也。賈疏云。次者。則舍也。言次。謂次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案賈說未咳。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王次張施陳設之事。此官悉掌之。故下經說案亦云。張。明張事不徒設帷幕幄帟等矣。蓋凡王次。皆幕人司几筵共其物。掌次掌其事。三官相與為官聯也。凡張帷幕等。並以木為柱椽。而後施以繒布。故呂氏春秋音初篇云。幕動拆椽。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注亦云。木材給張事是也。注云。法大小丈尺者。此亦注用今字也。司書注云。法。數也。謂大小丈尺之數。賈疏云。大小者。下文有大尺之數未聞。丈。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疏〕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者。釋文云。皇邸。一本作皇羽邸。阮元云。此因注云象鳳皇羽色以為之。皇羽覆上。經亦誤衍羽字。疏云。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是賈疏本不衍羽字也。案阮說是也。以下並王之張事。王大祭祀。皆設大次小次。以為休息之所。氈案皇邸。即張於次中。賈疏謂王坐所置。是也。氈案云。張。皇邸云。設者。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與張文異義同。故下文又云。設重案矣。注云。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者。經注例。凡圓字。當作圍。此疑誤。賈疏云。見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依此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也。案鄭賈意。經雖言大旅。實即圍丘之大祀也。依此注。則上帝指昊天而言。大宗伯及典瑞。皆云旅上帝。注並云上帝。五帝也。職金旅上帝。賈疏亦以五帝為釋。二說不同。考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云。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家語郊問篇。王肅注同。彼云。大旅不足以饗帝。饗帝。即圍丘之祭。大旅既次於饗帝。則此注以大旅上帝為祭天於圍丘者。非也。禮器注說。以大旅為祭五帝。與大宗伯。典瑞諸注。義同。然此職下文別出祀五帝。明上帝與五帝異。則以上帝為通該五帝者。亦非也。蓋帝之與天。雖可互稱。而此經則墻有區別。通校全經。凡云昊天者。並指圍丘所祭之天。凡云上上帝者。並指南郊所祭受命帝。二文絕不相通。此職云。大旅上帝。大宗伯云。旅上帝及四望。典瑞云。祀天旅上。

其其帀。唯士無帀。王有惠則賜之。〔疏〕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帀者。此亦謂張殯上之帀也。賈疏云。君於士有賜帀。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帀。〔疏〕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則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注云。唯士無帀。王有惠則賜之者。以士賤不得備物。士喪禮亦無帀。引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帀者。證有惠則賜。蓋亦此官共之。

帝。又云。祀地旅四望。職金云。旅于上帝。玉人云。旅四望。凡言旅者。並指非常之祭而言。所旅者止於上帝四望。不云旅昊天。旅五帝。則知旅祭上不及昊天。下不徧及五帝。此大旅上帝。自專指有故祭受命帝與南郊之祭帝同。而禮不同。與圜丘昊天祭。則迥不相涉也。蓋受命帝。在五帝之中爲特尊。而卑於昊天。旅上帝有張翬案設皇邸。則祀昊天亦同。可知旅禮略而郊祀詳。旅有張設。則郊祀亦同。又可知經舉上帝而不及昊天者。明舉卑可以見尊。舉大旅而不及郊祀者。明舉略可以見詳。經固有此文例也。凡上帝與昊天五帝不同。互詳大宰。大宗伯。肆師。典瑞疏。南齊書禮志。載江淹王儉議。並謂南郊爲旅上帝。又引孔晁云。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案孔晁治王肅之學。蓋亦以郊正爲一。南郊祀昊天。以五帝配。是爲旅上帝。則亦以旅爲郊也。王議又引馬融說。以爲夏正總旅明堂。舊唐書禮儀志。載唐人亦有釋典瑞旅上帝。爲衆祭五帝者。黎榘表難之云。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邪。案黎說是也。馬王諸家之說。其不可通有四。此經云大旅。下文又別云祀五帝。則上帝非即總祀五帝可知。段令大旅與祀同。此五帝經何以爲別異之文乎。其不可通一。旅爲總祭。古無是說。大宗伯。典瑞。玉人並云旅四望。望祀各就其方。無總祭之法。若如馬說。豈得復有總祭四望之禮乎。其不可通二。大宗伯以旅上帝。爲國有大故之祭。若南郊則常祀之最大者。不得待有大故始行之。其不可通三。眡瞭說。大旅有獻樂器。與大喪同。笙師說。大旅陳器亦然。明大旅之禮。與常祭不同。若郊祀用盛樂。豈得但獻陳之。其不可通四也。凡大旅與圜丘不同。帝與南郊。帝同而祭不同。互詳大司樂疏。云國有故而祭亦曰旅者。明旅本爲有故特祭之專名。常祀不名旅也。賈疏云。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案詳大宗伯疏。云此以旅見祀也者。賈疏云。但此下文五帝見正祀。其旅見於大宗伯。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旅見祀。詒讓案。大宗伯注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據彼注。則旅與祀禮小異。此經云王旅上帝。不云祀上帝。不宜大旅有張翬案設皇邸之等。大祀反無之。故鄭謂經言旅以見祀。明旅有此張設。則祀亦有。不待言也。然以經考之。昊天似無旅法。鄭賈並謂昊天亦有旅。非也。云張翬案以翬爲牀於幄中者。掌皮云。共其毳毛爲翬。以待邦事。釋名釋牀。云。翬。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說文毛部云。翬。撚毛也。木部云。案几屬牀。安身之几坐也。案對文則案與牀異。散文則通。凡牀以木爲之。此注云以翬爲牀者。言以翬覆牀上爲之。猶於牀上覆重席。謂之重案也。賈疏云。牀上著翬。卽謂之翬案。據鄭云於幄中。則知不徒設翬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小次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鄭司農云。皇羽覆上者。樂師。皇舞。先鄭注云。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然則此皇邸。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

翠之羽覆邸上。與後鄭皇爲象鳳皇羽義異。賈疏謂先鄭亦以皇爲鳳皇羽。疑非先鄭意。云邸後版也者。謂甃案後之植版也。爾雅釋器云。邸謂之柅。凡物根柅必在後。故後版謂之邸。輈人以大車後轅爲邸。與此義略同。云玄謂後版屏風與者。賈疏云。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呂飛鵬云。康成三禮圖云。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賈云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是卽以後版屏風爲斧依。案呂說是也。釋名釋牀帳云。屏風。所以屏障風也。爾雅釋器郭注。謂射容形如牀頭小曲屏風。此甃案。卽牀而設後版。蓋與漢晉牀頭屏風正相類。故後鄭舉屏風。以申先鄭後版之說。然不云畫黼。賈據司几筵注。謂黼依制如屏風。因謂此皇邸亦畫斧文。不知此皇邸以皇羽覆上。不必更畫斧文也。屏風。亦見燕丹子及史記孟嘗君傳。則戰國時已有此稱。不始於漢矣。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者。樂師。皇舞注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王制云。考虞氏皇而祭。注云。皇。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禮經言皇者。鄭並以鳳皇羽爲釋。爾雅釋鳥云。鳳其雌皇。山海經南山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此象鳳皇羽色。亦謂染羽爲五采也。賈疏云。案尙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貫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爲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辰。此不在寢廟。無辰。故不得云黼辰。故別名皇邸。案賈說非也。鳳皇羽與夏翟羽色。並備五采。鄭各望文爲訓。故不同耳。爾雅釋器云。牖戶之間。謂之辰。此皇邸大旅。朝日。祀五帝。張大次所用。既不在牖戶之間。雖形制相近。而畫飾迥異。不得卽黼依之別名也。典絲疏說亦同。朝日。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亦重案。合諸侯亦如之。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疏〕朝日祀五帝者。亦冢王爲文。此皆大祀。王親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疏〕與祭。則有此張設之事。五帝尊於日月。而經先云朝日。後云祀五帝者。各隨文便。無義例。云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者。賈疏云。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甃及皇邸。亦不可知。上甃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爲義。注云。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者。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禮方明。彼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兼用玉藻覲禮兩文。覲禮所記。雖非春分朝日。其禮略同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卽日月之正祭。鄭說本馬融。詳典瑞疏。云祀五帝於四郊者。賈

疏云。案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季夏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靈威仰之屬。案詳小宗伯疏。云次謂幄也者。敘官注云。次。自修正之處。凡祭祀朝覲之所。必張幄以爲自修正之處。經云大小次。次即幄。四合象宮室者也。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賈疏云。必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壇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氏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闇。昏時也。陽。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案彼注謂郊祭。此注引之。證朝日祀五帝。與郊祀略同。亦終日有事也。云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者。強力。謂強有力也。聘義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擊壺氏注云。代。猶更也。以其竟日有事。雖有強力。亦不能支。故王與諸臣更番迭進。王以次退俟於幄。得以暫息。不至疲倦。云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者。明合諸侯。亦於壇內外設大小次。及重幣重案也。合諸侯。即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賈疏云。案司儀。合諸侯爲壇三成。是也。云重幣復幣者。復。宋本。嘉靖本。並作複。今從注疏本。廣雅釋詁云。復。重也。賈疏云。謂兩重爲之。詒讓案。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壇及交闔。皆張赤幣。蓋即重幣也。云重案。牀重席也者。牀不可以言重。故知爲覆重席。賈疏云。案司几筵。莞筵緇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幣不同。案賈意。重案當有三重席。與重幣止兩重幣。文同義異。但司几筵三種席。謂加席也。與重席本不同。以禮經重席之例言之。天子當莞筵五重。玉藻云。天子之席五重是也。此經注並無重席之數。疑覆案之席。與設於地不同。或不必備五重。後文諸侯不云重案。詳是不重。與禮器亦異。是其證也。重席。詳司几筵疏。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即蒼赤黃白黑五天帝是也。詳大宰及小宗伯疏。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不張幄者。於是臨誓。〔疏〕師田則張幕。設重幣重案者。亦蒙上王爲文。謂大師及四衆。王或迴顧占察。〔疏〕時大田。王親行者也。賈疏云。謂出師征伐及田獵。則張幕者。爲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注云。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迴顧占察者。謂師田有誓衆之事。故設平帳之帟。而不設四合象宮室之幄。使四旁皆見。以便王之迴顧占察。說文見部云。覘。窺視也。占。卽覘之段字。方言云。占。視也。凡相窺視。南楚或謂之占。自江而北。凡相候謂之占。然則占察。猶言視察。司稽司門注。並云視占是也。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

即宮待事〔疏〕。諸侯朝覲會同者。以下並諸侯之張事。賈疏云。此謂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之處。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案經言朝覲者。明四時常朝。亦張大小次也。賈謂因會同而朝。不關常朝。非經義。云則張大次小次者。賈疏云。亦如上文大小次。丈尺則減耳。語讓案。張大小次。則亦當有帟案。但不重耳。又聘禮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鄭彼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賈彼疏云。凡爲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則諸侯卿大夫來聘問。亦有次。此經不言者。文略。注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者。賈疏云。鄭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即宮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所言。宮方三百步。曠土爲之是也。言待事者。欲於帳中待事辦否。案賈據會同言之。其朝覲之次。則在皋門外及廟門外。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彼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即朝覲即宮待事之次也。但覲禮注。謂朝覲受次。在文王廟門外。而依小宗伯注。廟在雉門外。則非三朝所在。小司寇注。雖有外朝在雉門外之說。然以朝士校之。自是譌文。今考定廟當在路門外。則正當治朝。然鄭實無是義。又齊僕大行人注。謂朝觀王。有車迎出大門之法。則諸侯待事。亦不宜唯在廟門外。鄭彼注義。舛逆甚多。故賈彼疏云。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案賈蓋亦知鄭義之難通。故爲此說以斡旋之。然究不塙也。江永云。朝覲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覲禮所謂前朝皆受舍于朝。是也。覲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爲止居待事之處。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入。復至行禮。爲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乃交擯天子許入。於是侯氏入大門。至廟門外。入於小次。以待事。案江說。與聘禮覲禮義並合。是也。凡四時朝覲禮亦無異。詳大宗伯疏。師田則張幕設案。鄭司農云。師田田。玄謂此掌次張之。〔疏〕。師田則張幕設案者。賈疏云。文承上諸侯。謂諸侯從王師田。即張幕設案者也。不言重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注。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者。先鄭意。上張幕設重帟重案。爲天子師田。此文承上諸侯朝覲會同之下。故當爲諸侯相與師田。與上天子師田異也。云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賈疏云。後鄭不從先鄭者。以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諸侯相與師田也。此至下所云次者。謂以繒爲帳。帳。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及席。皆得與此掌次所云次。別也。案賈意上大小次。注以次爲帳。據幕人注。帳以繒爲之。故謂此及下所云次。並以繒爲帳。與聘禮記次以帷布

爲之者別。又士冠禮賓執次。注云。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幄幕簾席爲之。賈彼疏謂士卑。或張簾席。故此疏亦云。或以帷及席。皆得。竊謂行禮有次。通於尊卑。幄帷雖繪布異材。然皆可爲次。此經諸次所設不同。既無用幄之明文。則

或亦得合有帷席之次。賈必謂其與聘禮次別。殆失之固矣。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

侯。張大次小次。〔疏〕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者。此畿內諸臣之張事。孤卿不設幄次。降於諸侯也。注云。有師田亦張幕設案。〔疏〕邦事。謂以事從王者。賈疏云。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等數事。王

親行。則從王往也。云若以王命出也者。賈疏云。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規。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

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又引環濟要略云。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桀然孤特也。書僞古文周官說。與周禮說略同。僞孔傳云。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論語微子皇氏義疏。引鄭書微子注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亦從古周禮說。王引之云。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

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所本也。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

箸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箸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之三少當之也。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帑。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

命。掌客。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箸卿之人數。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

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兼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之命而將中軍。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

朝于大庭。孔注曰。冢卿。孤卿。蓋爾雅。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也。穆天子傳。百辟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爲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

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卿。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說以入周官。

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蓋莽建立周禮。見周禮歷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爲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爲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案王謂孤爲冢卿。卽在六卿之中。非三少。其說致塙。孤者。執政之卿。亦謂之卿士。詩小雅十月之交。說皇父卿士。在家伯維宰之上。鄭箋以宰爲冢宰。則皇父爲孤卿可知。左隱九年傳。載鄭莊公爲王左卿士。與虢公忌父爲右卿士。並爲政。左隱三年。杜注謂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執政必孤卿。而有左右。是有二孤矣。蓋孤爲諸卿中執政者之稱。無專職。亦無定員。但不可以三少強充其數耳。通言之。孤在卿中爲特尊。秩次亞於三公。故亦通稱公。鄉飲酒禮。諸公大夫。注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是也。卿士爲孤。而亦爲諸卿之通稱。故書洪範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孔疏引鄭書注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又匠人注。以三孤六卿爲九卿。亦非。詳彼疏。云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者。以經言孤卿。不及三公。故鄭補其義。賈疏云。謂如上諸侯之禮。中唯有會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者。賈疏云。以其王以下亦如之。則諸侯從王祭祀。亦與會同同。若然。三公從王祭祀。亦與從王會同同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上承塵。樞。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者。賈疏云。以其王以下子三夫人與諸侯同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金鷄云。凡兩物積累。方可言重。若正一物。則不可言一重。故再重之下。卽曰不重。而無一重之文。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幃。鄭司農云。注云。張帟樞上承塵者。詳幕人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幃。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者。賈疏云。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所居。更衣帳。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注云。旅。衆也者。序官注同。云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上經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注謂以事從王。又謂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設大次小次。是公從祭者。特設次。卿從祭。當特張幕。則此注公卿以下。蓋外公卿言之。謂中大夫以下待事。則衆人共居旅幕。以其無專幕也。通典吉禮。說大禘云。掌次於廟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林喬蔭云。尸次差設於廟門外之西。案林蓋據聘禮注。賓次在門西推之。於義近是。杜謂設於門東。

恐未塙。賈疏云。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壇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云爲之張大幕者。以其旅居人衆。取足相容。故特爲大幕也。云戶則有幄者。以經云張戶次。與上朝曰祀五帝。設大次小次。同爲四合之幄也。少牢饋食禮云。祝迎尸于廟門之外。特牲饋食禮云。祝迎尸于門外。注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則尸次亦於廟門外張之。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者。掌訝云。次于舍門外。後鄭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士冠禮。大射儀注。並同。卽用先鄭義。次張帷幕爲之。故謂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之帳。賈疏云。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疏〕射則張耦次者。通三射而言。賈疏云。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六耦三耦。大司馬。射人疏。注云。耦俱升射者。卽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士三耦是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射者三耦。杜注云。二人爲耦。曲禮孔疏云。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賈疏云。案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云次在洗東者。鄭大射儀注云。耦次在洗東南。案彼經上文云。設洗于阼階東南。然則耦次又在洗之東南。亦卽阼階南也。此注不言南者。文不具。又案大射注。據射宮庭中言也。燕射於路寢。亦有阼階。唯賓射於治朝。無堂階。以意推之。賓射耦次。其在路門外東塾之東南與。引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者。賈疏云。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在次北西面。至射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儀禮鄉射。乃是州長射士禮。其中兼有鄉大夫詢衆庶之射。並無次。故堂西比耦也。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疏〕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者。此並掌財用府藏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疏〕官之官法。與大宰正副相贊者也。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官並執其法籍之貳。賈疏云。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云以受其貨賄之人者。明凡貨賄之入。此官總受之也。賈疏云。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



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謂畿內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出貨賄者。皆言受其貨賄之入者。雖以泉穀爲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其不要取泉也。案九賦者。畿內田野之稅。九功者。萬民職事之征。賈依大宰注說。以九賦爲口泉。非也。並詳大宰疏。云。頌其貨于受藏之府。頌其賄于受用之府者。賈疏云。言大府雖自有府。其物仍分置于衆府。注云。九功。謂九賦也者。司會云。以九功之漚。令民職之財用。故云九功。卽九職之功。授其事則爲職。獻其成則爲功。其實一也。管子乘馬篇云。買而不爲官買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彼功。卽此九功之功。與功而不與分。謂使爲買工者。各自貢其功。若閭師商賈百工之貢不與分者。不頌以食也。賈疏云。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職也。江永云。九功中。臣妾不貢疏材。此舉其大綱。未暇細別。閭師乃分析言之。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據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是受藏之府。職金云。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注亦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黃以周云。周府內府。皆藏貨賄之良。以待王之大用。大用不常有。故謂之受藏之府。明不遽出也。詒讓案。鄭意蓋謂玉府內府外府。皆爲受藏之府。唯云內府者。文不具也。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者。據職內云。以逆邦國之賦用。是受用之府。鄭意蓋謂職內職歲職幣。皆爲受用之府。唯舉職內者。亦文不具也。金榜云。受藏之府。受用之府。六官之屬俱有之。在天官則玉府。內府。外府。其較著者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蓋名執其出入之總。以贊逆會。乃計官之屬。故與司會司書。職相亞次。非謂邦賦盡入於職內。盡出於職歲也。案金說是也。此經受藏受用之府。所賅甚廣。若酒人漿人酒飲並入酒府。廛人市布入泉府。珍異入膳府之屬。凡百官之有府者。並得受之。注唯舉內府職內二官。以見例耳。云若者。卽是比擬之詞。非而受藏專屬內府。受用專屬職內也。云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者。以貨爲金玉。賄爲布帛。皆給用之物。賈疏云。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藏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故言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王之用者。若內府待邦之大用。玉府掌王之良貨賄之藏。是也。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若職內邦國之用。是也。云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者。賈疏云。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謂職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互文也。雜言貨賄者。言貨兼有賄。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疏〕

亦兼正於王官。若都家宗人司馬及邑長等。有大法用。如受王命祭祀發軍役之等。亦受財於大府也。云及執事者者。執事。謂非其專職。暫來治事者。故於官府都鄙之吏外。別言之。詳大宰疏。云受財用焉者。官吏與執事。凡有應用財物者。皆於此官受之。以此官通管諸府也。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

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疏〕凡頒財者以下。蒙上文而辨九賦九貢九功所用之異也。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此當通貨

二處別言九賦之物也。此所頒之財。即大宰斂財賄是也。云以式灋授之者。明此官亦掌九式之貳也。當頒財時。各考案法式為書。并授其人。使依法式用之。所用與式。必相應也。金榜云。大宰制式法。以歲上下。凡受財用者。皆以

式法授之。為其所用多寡。歲各不同。職歲職曰。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此大府頒財。亦令職歲授之。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者。賈疏云。自此以下。並與九式事同。但文有交錯。與九賦不次。江永云。

以某賦待某事。蓋約計其財用之相當。為之式法。非必以其地之所出。給此用也。金榜云。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分別其貨賄。入于諸府。未嘗以邦中四郊之等。區為九處。如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而川衡。祭

祀賓客共川奠。澤虞。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其非專以待喪紀甚明。餘可類推。案江金說是也。此亦以九賦地稅。與九式法用。約略相當。足相待給耳。至其用之。則緩急贏腦。亦自有彼此通移之法。固不可一概論也。注云。待猶

給也者。外府注同。此引申之義也。說文彳部云。待。候也。凡儲物候其用時而給之。亦為待。故小宗伯注云。待者。有事則給之是也。賈疏謂鄭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非鄭悞

也。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據大宰文。見經云式法。即九式之法也。九賦。地稅為賦斂之正。故以待九式之正法用。明餘法用不得取此也。云膳服。即羞服也者。此據大宰九式文。彼注云。羞。飲食之物也。膳。即飲食之善者。

故兩職互文。云稍秣即芻秣也者。亦據九式文。謂給牛馬之禾穀也。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云。芻給牛馬。稍人稟也。與此異者。芻稍對文則異。散文可通。以禾穀給牛馬。亦猶人之給稟食。故通得稱稍矣。云謂之稍。

故兩職互文。云稍秣即芻秣也者。亦據九式文。謂給牛馬之禾穀也。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云。芻給牛馬。稍人稟也。與此異者。芻稍對文則異。散文可通。以禾穀給牛馬。亦猶人之給稟食。故通得稱稍矣。云謂之稍。

稍用之物也者。釋芻秣亦曰稍秣之義。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芻秣亦以漸頒之。故云稍用之物。云喪紀卽喪荒也者。亦據九式文。呂飛鵬云。九式言喪荒。注云。荒。凶年也。此經言喪紀者不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云。喪紀。喪事之祭。外饗凡小喪紀注云。謂喪事之奠祭。則喪紀止可云喪事。不可兼云荒也。案呂說是也。大宰九式有喪荒。此有及無荒者。荒非常事。不可豫爲節度。故文不具也。詳大掌疏。云賜予卽好用也者。以九式有好用。無賜予。彼注云。好用。燕好所賜予是也。凡賜有常賜。有好賜。常賜者。歲時頒賜。著於秩籍者。好賜。則常賜之外。以恩澤特受賜。非恆典也。常賜謂之頒。上匪頒內已略之。明此賜予。專據好賜言也。凡經云賜予者。並爲好賜。詳內饗及大宰疏。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先鄭意聘使當有幣帛。故有餘來還。謂之幣餘也。賈疏云。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者。大宰疏。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也。此九貢之財所給宰幣餘之賦。後鄭注同。案幣餘。幣當讀爲敝。二鄭說並誤。詳大宰疏。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也。此九貢之財所給凶禮之。〔疏〕。江永云。以待弔用者。邦國九貢。爲數不多。不及九賦九功之富。又無泉穀之貢。故專儲以待弔用也。用也。注云。此九貢之財所給也者。據大宰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書禹貢孔疏引鄭書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卽謂此大府等也。賈疏云。案大行人六服。諸侯因朝所貢之物。與大宰九貢歲之幣貢。雖曰時節不同。貢物有異。要六服之貢。與九貢多同。亦入弔用之數。云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者。明與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爲專據弔諸侯諸臣者異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禮。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詒讓案。鄭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疏〕。凡知弔用非卽凶禮之弔禮者。以弔禮所用無多。故以凶禮五事總釋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疏〕。凡民之貢以充府庫者。此卽上文九功。亦卽閭師之八貢也。任民以九職。而使貢其功以當賦。故謂之功。亦謂之貢。九功之財。數亦少於九賦。以充府庫者。積儲以備九賦九貢之不足。及他小用。亦取諸此也。江永云。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卽九功所出之財貨。非別有貢物也。黃以周云。此言九職力征。閭師職所謂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是也。力征。其所入者少。止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也。賈氏疏。鄭以九功爲田賦。九賦爲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之大用。無是理也。案黃說是也。注云。此九職之財者。卽上九功之財也。賈疏云。案大宰云。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卽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

財也。又九賁言入弔用。九賦言入九式。有餘財亦入府庫。是以上文掌九賁九賦。受其貨賄。頒於受藏受用之府也。云充猶足者。廣雅釋詁云。充。滿也。說文几部云。充。長也。高也。引申爲滿足之義。故云充猶足也。凡

式賁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疏〕凡式賁之餘財者。此亦卽幣餘也。云其共玩好之用者。說文玉部云。玩。弄也。沈夢蘭云。九式九賁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者。如禹貢球琳琅玕。纈珠之屬。國語楚語。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謂之玩好之用。正不貴異物之意也。注云。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賁。互文。〔疏〕之財。以共賜予外。尙有羨賸

也。云其共玩好之用者。說文玉部云。玩。弄也。沈夢蘭云。九式九賁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者。如禹貢球琳琅玕。纈珠之屬。國語楚語。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謂之玩好之用。正不貴異物之意也。注云。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者。賈疏云。經言餘財。明知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之餘也。經言式賁者。式卽上文九賦之財。給九式之餘也。賁卽上文邦國之賁。及萬民之賁也。云言式言賁互文者。賈疏云。式謂九賦。賁謂九賁及萬民之賁。但賦言式。據用而言。其實亦有賦賁。據賁上爲名亦有用。故云互文也。案此式。謂九式所用之餘。雖據用而言。然亦兼有斂。卽幣餘之入職幣。又以式法斂之者也。賈說未析。凡邦之

賦用取具焉。賦用。〔疏〕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者。明大府爲財用之總會。凡邦用無大小。悉取具於是官也。注云。又職內云。賦入。職歲云。賦出。義並同。賈疏謂上有九賦九

賁九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賁九功。亦取具焉。失之。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疏〕歲終。則以貨賄之入

府藏官之官成。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亦與彼爲官聯也。大府受諸府之歲會。而入之冢宰。冢宰受而聽之。賈疏云。貨賄之入者。謂九賁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大以貨賄府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總會計之。

又職內云。賦入。職歲云。賦出。義並同。賈疏謂上有九賦九

賁九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賁九功。亦取具焉。失之。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疏〕歲終。則以貨賄之入

府藏官之官成。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亦與彼爲官聯也。大府受諸府之歲會。而入之冢宰。冢宰受而聽之。賈疏云。貨賄之入者。謂九賁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大以貨賄府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總會計之。

# 周禮正義

## 卷十二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

〔疏〕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

旗用器。即內府良兵器。是也。此經司兵及官職。云五兵。兵甲兵革者。皆單言兵。不繫器爲文。大司馬。云軍器。則又不言兵。凡云兵器者。並兵與器爲二。鄭賈多釋爲軍器。則與內府不合。非也。大宰注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則金玉玩好兵器。亦良貨賄之種別。此金玉玩好兵器及良貨賄。即大宰九賦之稅所造。及九職之功所貢者。故遂師云。入野職野賦于王府。明此官爲其受藏之府。內府亦掌良貨賄。此官蓋掌其尤良中王之服御者。亦與彼爲官聯也。易祗

云。獸人曰。皮毛筋骨入于王府。獸人曰。凡獻征入于王府。麋人曰。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澤虞曰。掌國澤之政令。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職金亦曰。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金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此其玩好兵器良

貨賄之物。王府皆掌而藏之矣。注云。良善也者。宰夫注義同。云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者。賈疏云。案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也。云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者。賈疏云。即上

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詒讓案。以經云良貨賄。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明惟良者乃入此官。其不良者。仍入內外府諸官也。

〔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者。此皆王服御之玉也。江永云。有法度之

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疏〕玉。典瑞掌之。良貨賄之玉。王府藏之。服玉。佩玉。珠玉。食

玉。含玉。皆良貨賄之玉也。詒讓案。說文玉部云。珠。蚌中陰精也。此珠玉則當是小玉。圓好如珠者。或亦琢玉爲之。非蚌珠也。爾雅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彼珠。即小玉也。荀子賦篇云。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則

古珠或以瑤爲之。毛詩衛風木瓜傳云。瓊瑤美石。玉石散文亦通。注云。佩玉者。王之所帶者者。說文人部云。佩。大帶佩也。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籩之屬也。案容刀

諸物。所謂事佩也。與玉佩異。賈疏云。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引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者。彼下文即說天子以下佩玉事。故引以證王必佩玉之義。聘義文亦略同。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者。亦玉藻文。鄭彼注云。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賈疏云。所佩白玉。謂衡璜瑀瑯。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引詩傳者。賈疏謂是韓詩。案月令孔疏。引韓詩外傳。文與此同。然今本外傳無此語。疑出韓詩內傳也。國語晉語章注引詩傳。及大戴禮記保傅篇。賈子容經。說佩玉。並略同。云佩玉上有慈衡者。大戴禮保傅盧注云。衡。平也。賈疏云。衡。橫也。謂慈玉爲橫梁。案說文玉部云。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衡即珩之假字。徐堅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圖云。衡長五寸。博三寸。上平爲衡。案御覽及叢氏三禮圖引。並作博一寸。疑徐引非是。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慈衡。注云。衡。佩玉之衡也。青謂之慈。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璆。則天子以下佩玉各異。所謂慈衡者。即大夫佩水蒼玉之衡。此鄭引詩傳成語。故仍其舊文。不復改易。實則天子當佩白玉衡。不佩慈衡。國語晉語云。白玉之珩六雙。楚語亦云。楚之白珩。蓋即天子所佩白玉衡也。又詩傳云。上有慈衡。賈孔疏義。並謂佩上止有一衡。而宋本大戴禮。及賈子月令章句。三禮舊圖。漢書五行志注。並云上有雙衡。初學記器物部。引魚豢魏略。亦云有雙璜雙珩瑀瑯牙珉珠爲佩者。乃漢明帝采古文始制也。任大椿云。考衡之爲義。惟一梁上橫。追師之衡。輅人之衡。與佩上之衡。名義相似。蓋以一衡爲上端。下屬三組。中組以貫瑀瑯牙。旁組以貫兩珩及雙璜也。若有兩衡。何以貫三組乎。況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體甚明。故雙之作慈。當以韓詩爲正。案任說甚覈。孔廣森亦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改保傅雙衡爲慈衡。但據玉藻。則天子以下佩衡。玉色各異。大戴禮諸書。並通說佩制。與詩說不同。不宜概沿三命慈衡之文。陳奐。黃以周。並從舊本大戴禮作雙衡。陳氏云。珩爲佩玉最上之名。行步。下則雙璜與珩牙成聲。上則珩與珩成聲。采芑篇。有瑄惡珩。傳瑄珩聲。謂即雙珩之聲也。鄭引詩傳者三家。釋采芑之惡珩。後儒因改大戴禮雙字爲慈字。天子白珩。大戴言天子之珩。不得爲慈珩明矣。案依陳說。則韓傳詁詩。自作慈衡。戴記述禮。又自作雙衡。兩文不可強合。其論實尤當。晉語。說白珩以雙計。亦足爲保傅佐證。但任謂衡之義。取一梁上橫。與車衡義同。其說則固不誤。蓋雜佩之玉不一。今以條組交午貫穿。若非以一衡總攝兩端。則縣之革帶。必有散亂之弊。聲亦安能成節乎。衡之不能與璜。同爲平列分縣。揆之物理。殆無疑義。竊謂古佩玉自有雙衡。而實非平列。似當以兩玉重疊懸之。其形蓋橫平。而上微隆起爲鈍角。下微容邪刻。旁出爲岐足。故晉語章注云。珩形似磬而小。楚語注又云。珩上之橫者。韋所謂象磬而上橫者。自據漢以後橫縣之磬爲象。然則三禮舊圖云。上平曰衡。亦對雙璜側垂大較言之。實則衡上隆而下窪。與橫

響略同。固非正平也。其縣之則上下重杳。相去當不逾數分。動則下衡之首。與上衡恆相摩切。故不藉衝牙。而自能  
 瑤然成聲。而三組分貫於上下衡之中與兩旁。則與一衡無異。自無不能總攝之患。揆校文制。於禮或有合乎。云下有  
 雙璜衝牙者。保傅盧注云。半璧曰璜。玉藻云。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孔疏云。凡佩玉必上繫於  
 衝。下垂三道。穿以×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  
 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爲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爲前後  
 觸也。賈疏云。謂以組懸於衝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云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衝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  
 前後觸璜。故言衝牙。案賈說是也。依皇侃說。則璜一名牙。衝牙者。以衝璜得名。與鄭賈說異。保傅盧注云。衝在  
 中。牙在旁。說亦與皇同。初學記及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下有雙璜。徑三寸。衝牙長三寸。綜校諸說。璜蓋以徑  
 三寸之璧。而中析之。每璜肉蓋徑一寸。其好半徑則五分也。長皆如其全徑。衝牙長三寸。橫設璜間。其兩角適切璜好  
 之中。以雙璜肉各一寸。并衝牙三寸爲五寸。與上衡之長適相準。此亦衝璜縣之義證也。云蟻珠以納其間者。大戴禮  
 保傳云。玼珠以納其間。瑤瑤以雜之。盧注云。納於衝璜衝牙之間。玼亦作蟻。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瑤。白者曰瑤。  
 或曰瑤。美玉。瑤、石次玉。書禹貢云。淮夷蠙珠。孔疏引鄭注云。蟻珠。珠名。說文玉部云。玼珠也。宋弘云。淮  
 水中出玼珠。玼珠。珠之有聲者。重文作蟻云。夏書。玼从虫賓。賈疏云。蟻。蟻也。珠出於蟻。故言蟻珠。納其間  
 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案賈蓋謂蟻爲蟻之別種。因以名其珠。卽本鄭義也。玉藻疏。謂佩組  
 三道。皆穿以蟻珠。賈更及邪繫二組午貫四維。故有五組。與孔義實同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佩上  
 有雙衝。下有雙璜。瑤瑤以雜之。衝牙蟻珠以納其間。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圖文略同。又云。璜中橫以衝牙。以蒼  
 珠爲璜。案此並讀衝牙蟻珠以納其間爲句。與盧辯及賈孔兩疏異。漢書五行志顏注說同。蓋衝牙居兩璜之間。亦得爲  
 納間。然鄭讀實不如是也。依大戴記。雜佩又有瑤瑤。毛詩廊風。有女同車傳云。佩有瑤瑤。所以納間。此注引詩傳。  
 則無瑤瑤。唯有蟻珠。賈疏又云。案毛詩傳。衝璜之外。別有瑤瑤。其瑤瑤所註。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  
 穿於瑤瑤之內角。斜繫於衝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案諦釋賈說。似以瑤瑤爲一玉。且唯中組設之。與蟻珠編綴五組  
 不同。而盧辯及三禮舊圖。並謂瑤瑤卽珠。續漢輿服志注。引顏延之纂要云。瑤瑤所以納間。在玉之閒。今白珠也。  
 似亦以蟻珠與瑤瑤爲一珠。乃玉珠非蟻珠。魏略以蟻珠爲玼珠。說文玉部云。玼。石之美者。則魚說雖不以玼珠瑤瑤  
 爲一。而亦不以爲蟻珠。並與賈義異。任大椿云。保傅篇先言葱衝及雙璜衝牙。特舉上下兩端也。上下至名既著。於  
 是始言上下之閒。貫以玼珠。而玼珠之中。又閒以瑤瑤之玉。其云瑤瑤以雜之。猶云瑤瑤以閒之也。鄭風。佩玉瓊瑤。

毛傳佩有瑀瑀。所以納閒。閒猶中也。謂瑀瑀納在銜瑣衝牙之中也。大戴禮注。亦謂玼珠納銜瑣之閒。不及瑀瑀。蓋彼注以瑀瑀為玼珠別名。非玉也。則佩上下。惟有銜瑣二玉。欲明玼珠在納玉閒。惟得云納於銜瑣之閒耳。今攷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瑣瑀瑀衝牙之類。珩瑣衝牙與瑀瑀並舉。珩瑣衝牙既為玉。則瑀瑀亦為玉明矣。故說文玉篇。皆云瑀。石之似玉者。說文云。瑀。瑀瑀。玉篇亦云。瑀。玉也。續漢志。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瑀。皆以白玉。然則漢志。明以白玉為瑀瑀。則瑀瑀不得為玼珠矣。案任謂瑀瑀非玼珠。是也。賈前疏謂瑀瑀以白玉為之。與續漢志同。則亦不謂與瑀瑀為一。任說與賈正合。瑀瑀納閒。似五組皆當有之。與瑀珠相錯共處。而賈前疏則謂唯中組有之。古書所說不詳。宋以後說者。皆謂瑀在中組。雙瑀在旁。咸無據證。今亦無以定之。經云佩玉。蓋通銜瑣衝牙及瑀瑀。玼珠言之。佩以玉為主。言玉可以眩石珠也。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者。賈疏云。案弁師。掌五冕。衰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緇冕五旒。玄冕三旒。皆十二玉。冕則冠也。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也。詒讓案。弁師又有玉笄。玉瑱。當亦在服玉之內。先鄭不言者。文不具。又月令。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士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後鄭彼注云。凡所服玉。謂佩飾及所佩者之銜瑣也。呂氏春秋孟春紀。王齊。則高注。則直訓服為佩。彼不言佩玉。故服玉內兼有佩玉。此服玉在佩玉之外。故先鄭止舉冠飾之玉為釋也。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疏〕注云。玉是陽精之純者。賈疏云。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案賈說非也。易說卦傳云。乾為玉。故為陽精。白虎通義攷黜篇云。玉者。德美之至也。故為陽精之純者。云食之以禦水氣者。大戴禮記勸學篇。及管子侈靡篇。並云。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此謂玉可以禦水氣。義蓋與彼同。但齊居路寢。何必以禦水氣。未審厥旨。賈疏謂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亦未瑳。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者。楚辭離騷云。精瑣靡以為糗。王注云。精。鑿也。靡。屑也。精鑿玉屑以為儲糧。是古有食玉屑之法。賈疏云。其玉屑。研之乃可食。俞正雙云。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三輔黃圖云。武帝銅盤玉杯承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皆食玉也。惠士奇云。食玉。掌於玉府。而不掌於膳夫。則玉非可食之物矣。左傳成十七年。聲伯夢。或與已瓊瑰食之。食玉者。古象。聲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曾釗云。方書亦有食玉法。然非經義也。膳夫職云。王齊日三舉。是齊食加日食二等。其器必有用玉者。玉藻正義。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簋。盛舉則八簋。禮器注。鑊簋。謂刻而飾之。天子以玉。然則食玉。蓋即簋歟。日食朔食。並有簋。玉府獨共王齊者。變食。亦變器也。案先鄭說。蓋據漢時神仙服食家言。若



俞氏所舉是也。然其說不經。於古未聞。殆不足據。惠氏糾之甚允。通校諸家之說。惟曾說較爲近理。蓋王齊。備盛饌。則饌具之器。亦宜備飾。食玉者。殆卽以玉飾食器。若玉敦玉豆之類皆是與。大喪。共念玉。復

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服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疏。大喪共。角七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綵。含玉者。

此與典瑞爲官聯也。賈疏云。大喪謂王喪。含玉。璧形而小。以爲口實。此不言贈玉飯玉者。文不備。江永云。含玉。玉府典瑞兩官並共。豈玉府共之於典瑞。而典瑞乃共之以含與。案江說近是。此大喪。疑亦通包王后世子之喪。賈說

未咳。含玉。詳大宰疏。云復衣裳者。與司服爲官聯也。共與夏采。祭僕。隸僕等。用之。說文巾部云。常。下裙也。重文裳。常或从衣。凡復時所用吉服燕服。咸襦裳具有。故經兼云衣裳也。賈疏云。王始死。招魂復魄之衣裳。不在

司服者。司服所掌。是尋常衣服。玉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其衣服美者。亦玉府掌之。但所復衣裳。用死者上服。故玉府供之。案賈說非也。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彼官所掌。自裘冕以下弁冠諸禮服。無不備共。則其美者。不宜

轉在此官。據下經云。掌王之燕衣服。則此復衣裳。疑亦當爲燕衣服。王喪復於大小寢。或兼用燕服也。士冠禮。大。小斂。皆祭服散衣並列。彼注釋散衣爲袍繭之屬。卽下經燕衣服也。若然。司服所共者祭服。此官所共者。殆卽散衣。

二官互相備與。司服又有斂衣服。奠衣服。麻衣服。當亦祭服散衣並有。經皆不具也。注云。角枕以枕尸者。說文

木部云。枕。臥所薦首者。詩。唐風葛生云。角枕粲兮。毛傳云。齊則角枕。蓋枕尸用齊時枕也。旣夕記。始死云。設

牀第。設枕。喪大記。沐浴之後。云設牀檀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彼枕。皆卽此角枕。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者。夏采。先鄭注云。復於始死招魂復魄。與此注義同。楚辭招魂。王敘云。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士喪禮說復云。北面招以衣。卽謂招魂也。檀弓孔疏。謂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未端。云衣裳生時服者。謂王生時常御之服。明與明器之衣服異也。云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

者。子。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亦據夏采文先鄭意。彼文雖云以乘車載綬。復於四郊。亦兼有衣裳矣。云至四郊者。明自內及外。賅祭僕復小廟。隸僕復小寢大寢而言也。云角柶角七也者。說文木部云。禮有柶。柶。匕也。又匕

部云。匕所以比取飯。一名柶。廣雅釋器云。柶。匙匕也。士冠禮。側尊一組。醴有篚實。勺。觶。角。柶。鄭彼注云。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喪大記孔疏云。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叢氏三禮圖云。醴有柶。用角爲之。銅有柶。用木爲之。蓍圖云。柶長尺。權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又云。疏匕亦形如飯乘。以棘爲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柄葉通疏皆丹漆之。桃匕。漆柄末及淺斗中皆朱。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匕同。案

禮·凡扱禮·扱羹·並以柶·蓋與匕飯匕牲體之匕形略同·而用異·據士冠禮·角柶有枋有葉·舊禮圖說匕·亦同禮圖之柶·卽聘禮之扱·士冠禮之葉·鄭注云·葉·柶大端是也·云以楔齒者·卽據士喪禮文·彼注云爲將舍·恐其口閉急也·喪大記疏云·楔·柱也·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引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者·證角柶楔齒之事·喪大記云·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則天子禮亦與士同·故鄭引士禮爲證也·楔齒必用角柶者·蓋以始死·不能猝辦喪器·因以生時所用之角柶·斷去其櫛·而用其曲柄·故喪大記疏·謂角柶長六寸·與三禮舊圖角柶曲柄之長正合·以其楔齒·卽謂之楔·既夕記所云·楔·貌如輓上兩末·蓋柶未斷時上耑之柄·有末而下耑·則爲扱·上銳下圓·止有一末·至斷去其櫛·則曲柄乃有兩末·正與車輓相似·但車輓上附於衡·下扼牛領·兩末必下向·此楔齒則兩末上向爲異耳·至於角柶曲柄·乃其本制·非爲楔齒乃屈之也·賈疏乃爲如枇杷·拔屈中央楔齒·則似謂不去其櫛·而別屈其中央·士喪禮疏亦云·此角柶·與扱體角柶制別·故屈之如輓·蓋謂遇喪時·別制此楔齒之角柶·與生時所用形制不同·誤也·云楔齒者·令可飯含者·含·釋文作哈·案哈卽含之俗·詳大宰疏·謂始死時·柱齒令不開·以待飯含也·云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後鄭意·復衣裳止用於廟寢也·賈疏云·案夏采云·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言此者·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

凡褻器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者·賈疏云·謂燕寢中謂燕寢中牀簣也·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釋之屬者·明非燕居上服玄端服也·賈疏云·巾絮者·案內則·左佩紛說·紛說·卽巾也·又婦事舅姑·佩有練纁·此絮則纁也·寢衣者·論語鄉黨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袍釋者·案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袍·是也·王念孫云·絮與絮通·絮亦巾也·說文·絮·巾絮也·巾絮·卽巾絮也·方言·幪·巾也·大中謂之帑·嵩嶽之南·陳穎之閒謂之絮·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自刎·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擊·風俗通義怪神篇·以擊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爲纁·失之·釋文不爲絮字作音·蓋誤以爲絲絮之絮矣·案王說是也·說文衣部云·被·寢衣·袍繡也·釋·袴也·玉藻云·纁爲繡·纁爲袍·禪爲緇·帛爲褶·廣雅釋器云·釋袍·長襦也·釋亦作澤·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也·也·苞·內衣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秦風無衣篇·與子同澤·箋云·澤·褻衣·次著袍·次著案澤·釋·字通·詩箋雜記注·及論語鄉黨皇疏引鄭注·並以袍澤爲褻衣·蓋凡著袍繡者·必內著釋·次著袍·次著

中衣。次加禮服爲表。故賈聘禮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儼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楊衣。楊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案賈說四時衣法甚覈。此注釋。卽襯身。禪。衫袍。卽襦之長者。通言之。亦得爲釋。故廣雅釋袍。並訓長襦。而說文又訓釋爲袴也。凡中衣以內之衣。通爲襲衣。燕居容有。不加上衣。或并不加楊衣。中衣若玉藻所謂振絺綌表裘者。故亦通謂之燕衣服。自裘爲司裘所掌外。餘中衣及絺綌禪褶袍。繡等。此官盡共之矣。中衣楊衣。互詳司裘疏。云皆良貨賄所成者。賈疏云。見上文云凡良貨賄之藏。故知此良貨賄所成。云第。簣也者。說文竹部云。第。牀簣也。簣。牀棧也。爾雅釋器云。簣謂之第。郭注云。牀版也。喪大記注云。檀第。祖簣也。案第爲牀上竹木之棧。亦通謂牀爲第。方言云。牀。齊魯之間謂之簣。陳楚之間。或謂之第。與此經義小異。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者。賈疏云。案曲禮云。請衽何趾。鄭注云。衽臥席。又案斯干詩云。下莞上簣。內則云。斂枕篋簣席褥器而藏之。司農云。單席則臥之簣席。案賈說是也。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彼文以衽爲臥席。對席爲坐席言之。此經衽席與牀第並舉。則衽席並爲寢臥之席可知。士昏禮。御衽于奧。賈疏云。良席在東。北止。是臥席稱衽。亦稱席也。既夕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簣。此土禮遷尸之席。與生時臥席同。禮器孔疏。引熊氏云。天子臥席。則亦下莞上簣。詩斯干所云是也。詩小雅疏。亦謂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莞簣同。依熊孔說。則此經衽席。卽下莞上簣之臥席也。先鄭云。單席者。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此臥席。蓋下鋪莞席五重。而上加簣席不重。不重。卽單席也。先鄭意經衽爲親身之簣席。席則在下之莞席。衽席異物。猶內則。對文。鄭注亦云。簣席之親身也。若然。衽席單席。乃專釋衽字。因文便連言席。猶酒正注。澄酒三酒。專釋酒字而連言澄也。凡禮經同席而兼設之。謂之重。異席則謂之加。上席有再加。而皆止一席。故曰單。單者。不重之謂。非無加之謂也。詳司几筮疏。云襲器。清器。虎子之屬者。從文衣部云。襲。私服。引申之。凡私襲之器。亦謂之襲器。丁晏云。史記萬石君傳。石建取親中裙廁輪。集解呂靜云。械。審。襲器也。音威豆。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審。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審。行清。中受糞函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審。鄭云。清器。猶行清也。義本賈君。說文。廁。清也。廣雅。圓。廁也。清。圓。古今字。案丁說是也。賈景伯蓋以械審託此襲器。而申釋其義。急就篇云。屏廁清濁糞土壤。顏注云。清。言其處特異餘所。常當加潔清也。釋名釋宮室云。廁或曰圓。言至穢之處。宜常脩治。使潔清也。蓋漢時名廁爲清。故謂受糞之器爲清器。清器。卽行清。謂以木爲函。可移徙者。通謂之廁。與宮人之匿爲地廁別。虎子。盛溺器。亦漢時俗語。後漢書獻帝紀。李注引漢官儀云。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襲器虎子之屬。西京雜記云。漢朝

以玉爲虎子。以爲傾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是也。說文木部云。楨、楨寄。襄器也。與賈鄭義同。賈疏云。案內暨。及葬。執襄器以從遣車。彼襄器。振飾頽沐之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不用清器。故爲頽沐之器。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

玉敦。歃〔疏〕若合諸侯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是也。其血玉器。〔疏〕十二年巡守殷國。亦有盟法。左昭十三年傳。晉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十二年王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彼聘朝會年數。雖不與此經同。而十二年巡守則一。足爲巡守有盟之證。四者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云則共珠槃玉敦者。王大盟。此官共槃敦。以盛牛耳

及血。其諸侯自相與盟。非玉府所共也。共之者。奉其器以授司盟及戎右。三官相與爲官聯也。歃畢。則又受而藏之。注云。敦槃類者。廣雅釋器云。盞。孟也。熬敦字同。詩衛風氓。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敦器似孟。士喪禮云。黍

稷用瓦敦。有蓋。又啓會面足。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形。如今酒敦。少牢饋食禮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又云。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形。賈氏彼疏引孝經鈞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圍相連。

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案少牢注。謂敦飾蓋象龜形。蓋者疑辭。賈彼疏謂唯蓋象龜。聶圖從之。非鄭指也。依鄭孫諸說。則敦之形制。蓋與盞相近。亦有首。有蓋有足。又有無足者。士喪禮謂之廢敦。注云。廢敦無足者。是也。此玉敦當有足。與金敦同。金鴨云。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盞。是敦

爲虞器。周用簠簋。亦兼用敦。然簠簋爲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大夫士用之。內則言父母之敦牟。非餞奠敢用。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用瓦敦。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是喪禮用敦也。經典並無天

子用敦之文。玉府玉敦。會盟所用器。非祭器也。九嬪。凡祭祀贊玉盞。玉盞者。玉簠盞也。鄭注。玉敦誤。云珠玉以爲飾者。賈疏云。此槃敦。應以木爲之。將珠玉爲飾耳。案賈說是也。禮器之敦皆木器。而飾口以金。瓦敦

則無飾。此玉敦。蓋亦以木爲之。而飾口以玉。珠槃。亦以琢玉小珠爲槃口之飾。云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者。牛人。祭祀共牛牲。并其盆筴。先鄭注云。盆所以盛血。是祭祀盛血用瓦盆。此槃則以木爲之。形制蓋與盆相近。敦。

盛食者。內則注云。敦牟。黍稷器也。九嬪玉盞。注亦以爲玉敦。與此器同而用異。賈疏云。案特牲少牢。皆敦盛黍

稷。以槃成血雖無文。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案賈說與牛人不合。恐非是。鄭意恆制槃盛血。敦盛食。盟

則以槃承耳。敦盛血。不與常同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曹僖負羈饋晉公子槃飧。則槃亦可以盛食。不定以盛血矣。云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說文欠部云。歃、獸也。國語晉語。韋注云。歃、飲血也。此據戎右玉敦辟盟。與贊牛耳爲二事。明珠槃盛耳。不盛血也。曲禮孔疏云。盟者、殺牲歃血。誓于神也。盟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誓。云尸盟者執之者。明大會同。王尸盟。卽王自執牛耳也。賈疏云。尸、猶主也。小國主盟。故使執牛耳也。知此珠槃玉敦。爲盟而設者。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彼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是以知珠槃玉敦。爲盟而設。若然。執牛耳。是小國尸盟者也。若以歃血。則大國在先。故哀公十七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公先歃。晉亞之。既言爭先。是以知大國當在先。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也。案賈說非也。左定八年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衛人請執牛耳。杜注云。盟禮。尊者澈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澈牛耳。故請之。又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曩也。杜注云。執牛耳尸盟者。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孔疏云。劉炫以爲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黃以周云。依禮。諸侯相與盟。大國執。發陽之役。吳不盟。宋皇瑗又臣。魯衛無大小。故石魋執。杜劉說胥失之。詒讓案。以左傳諸文覈之。則執牛耳者。必尸盟。尸盟者。必大國。其常法也。亦有時以小國尸盟。則卽以小國執牛耳。其變禮也。故襄二十七年左傳。宋之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亦有尸盟之證。然則執牛耳必尸盟。不分大國小國。賈及劉氏規杜。並謂執牛耳必小國。杜預春秋釋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卽劉賈諸說所本。然與哀十七年傳注不合。今考鄆衍吳盟。則公子姑曹執。發陽吳不盟。則衛石魋執。似當以大國執爲正。但蒙之盟。魯與齊盟。齊大於魯。何以孟武伯自謂當執牛耳。則杜謂執者無常。說自可通。賈又謂歃血必大國在先。尸盟則小國。不知先歃卽是尸盟。故宋之盟。晉楚爭先。叔向以非歸其尸盟爲說。又戎右贊牛耳。亦非卽執牛耳。賈乃云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此與戎右職不合。又與小國尸盟執牛耳之說。自相違戾。並非也。左傳定八年。孔疏又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澈之。衛人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鄆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是分執牛耳。泄珠夷形聲不同。各爲一字。凌人共夷槃水。依尸而爲言者也。此不應與之同名。故不從故書。論讓案。徐鍇本說文閏

部。說盟禮作朱盤玉敦。疑故書或木有作朱者。朱與夷形近。與珠聲同。故傳寫互異與。云玉敦歃血玉器者。玉敦所以承血而傳歃之也。春秋釋例云。盟者。珠槃玉敦以承流血而同歃。又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據彼二文。則槃亦以歃血。或通言不別也。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者。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疏〕並謂臣民獻之於王者。玉府則受而藏之。以備共御也。注云。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鄭以此經云王之獻。與內府四方之幣獻。文例相似。彼幣獻爲四方所進獻。則此王獻。亦據王所獻遺言之。故謂此經金玉兵器等。皆是百工爲王作。藏之玉府。以備獻遺諸侯者。百工則考工記攻金刮摩設色諸工是也。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鄭又釋天子遺諸侯物稱獻之義。檀弓云。仕而未祿者。君有饋焉曰獻。鄭彼注云。君有饋。有饋於君。與此注尊之曰獻義同。賈疏云。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云獻。案月令。后妃獻繭。鄭注。謂獻於后妃。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諸侯中。兼有二王之後。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後。何得不云獻也。案依王肅說。則此經云獻。亦爲臣獻於王。劉敞。易祓。黃度。林之奇。王與之。方苞。林喬蔭。黃以周。說並同。江永云。注謂王用以獻遺諸侯。恐不然。此謂臣下有獻於王。王如曲禮所謂大夫私行。反必有獻。少儀所謂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是也。四方之幣獻。則入之內府王引之云。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玉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穀之類是也。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注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與此相斥。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案江王宗王肅說。並通。少儀。臣致饗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彼注引此經爲釋。似亦以獻屬臣獻君言之。足正此注之誤。云通行曰饋者。說文食部云。饋。餉也。廣雅釋詁云。饋。遺也。饋遺並通行之辭。賈疏云言通行者。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

相於。皆可云饋。康子饋藥。陽貨饋孔子豚。皆是上於下曰饋。膳夫職云。王饋用六穀。及少牢特牲稱饋食之禮。並是於尊者曰饋。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是平敵相饋。故鄭云通行曰饋。引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者。莊三十一年經。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左傳云。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饗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杜注云。捷、獲也。獻、奉上之辭。又釋例云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杜例與鄭此注義同。賈疏云。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齊大於魯。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者於尊。乃得言獻。云文織畫及繡錦者。月令。文繡有恆。注云。文謂畫也。說文糸部云。織作布帛之總名也。又帛部云。錦、襄邑織文也。書禹貢。兗州厥篚織文。僞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荀子禮論篇。楊注云。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任大椿云。鄭破文爲畫織。爲錦繡。其實錦織而繡刺。鄭蓋以文通言之也。詒讓案。月令注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又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蓋大夫以上服。皆染絲織之。織成文則爲錦。織成綬緡而畫之。則爲文。刺之則爲繡畫。兼布帛言之。雖屬文亦得爲織。繡錦。皆帛之有文。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凡王之好賜者。內饗注云。好賜。王所善而采者。雖屬織。亦得爲文。故鄭兼釋之。賜也。案好賜。與大宰好用。內饗好賜予。義同。賈疏謂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賄。未析。詳大宰內饗疏。好用殿九式之末。其事較輕。而此及內府。外府。職歲。職幣。五官。通掌之者。此及內府共其貨賄。外府。職歲。職幣。則共其財用。貨賄財用。分儲諸官府。或此有彼無。不能一律。故必衆官通共。乃能具給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用。朝。〕〔疏〕。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者。賈疏云。此九貢以下而言。觀之班賜。〔疏〕。良器者。賈疏云。此九貢以下而言。

受。卽是大府所云九貢已下。頒之於受藏之府。是也。案彼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則此九貢等。由大府而來。內府皆受藏之也。良兵良器。此是冬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矢戈矛戟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詒讓案。九功。卽九職。貨賄。卽九職商賈之貢。良兵良器。卽九職百工之貢也。其九貢九賦亦有之。九貢九賦九功。並詳大宰。大府疏。注云。大用。朝觀之班賜者。鄭意此大用。對職幣詔上之小用賜予。故亦以班賜爲釋。謂若親禮賜侯氏車服。又云。重賜無數。注云。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此貨賄良兵良器之等。亦所以共重賜也。賈疏云。掌給九式及甲用。是大府所給也。好賜之用。玉府所給也。此又言以待邦之大用。是朝觀

頒賜可知。黃以周云。內府之大用。謂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大財用也。注。專以朝覲之頒賜言。似偏。案黃說。是也。此大用。與外府職幣小用相對為文。當通包九式之法用。與大府長屬同共。不得強為區別。鄭賈說並未賅。凡

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者。大宰。大朝聘禮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馬出。當從廢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是聘之幣獻也。二者蓋皆藏於內府。職方氏注云。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詳彼疏。云凡良貨賄入焉者。賈疏云。其不良者。入於職內給國之用。此良者。入內府為給王之用。注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者。國珍。謂侯國所出之珍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是也。賈疏云。覲禮所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為三享是也。諸侯遣臣聘所獻國珍者。謂若聘禮束帛加璧。庭實乘皮之等。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先入於掌貨賄。入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內府也。案賈謂朝覲庭實。有龜金竹箭。本鄭覲禮注。說似未境。詳大行人疏。凡適四方使者。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

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出入。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良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遺諸侯者。謂享幣之外。別有賜遺者也。賈疏謂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等。亦襲玉府注之誤。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注云。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摠也。好賜予。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一〔疏〕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爲九府之一。凡鑄法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爲官聯也。惠士奇也。謂此邦布。卽閭師之夫布。亦卽荀子富國篇。所謂刀布之歛。又管子輕重甲篇云。屋粟邦布。今案管子之邦布。卽載師之里布。亦泉人之一耑也。詳載師疏。注云。布泉也者。載師。司市。廛人。羊人。巫馬注。並同。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國語周語。韋注云。泉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云布讀爲宣布之布者。假玉裁云。凡言讀爲者。必易其字。此未易其字。而曰讀爲。何也。雖未易其形而易其義也。布字泉織爲本義。宣布爲引伸之義。以布可舒卷而引伸之也。鄭恐人疑經謂布匹。故舉引伸之義以易本義。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明泉布異名同物。以行之曰布。故取宣布之義。漢書食貨志。顏注云。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者。漢書食貨志云。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注引如淳云。流行如泉也。史記貨殖傳。計然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云入出。謂受之復出之者。謂凡納邦布者。皆入於外府。其須用者。則外府復出之也。云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者。作之謂出泉市材。使官工營作之。買之謂直出泉市已成物。不須作者。及動植諸物皆是也。云待猶給也者。大府注同。云有法百官之公用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謂官府之公用。著於大宰九式之法者。鄭意經云。待邦之用。凡有濼者。與倉人濼用義正同。賈疏以待邦之用。謂國家非常所用。凡有濼者。謂在朝官府依常法用之。犢爲分別。非鄭惜也。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者。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錢。圖函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案國語周語。亦載此事。在景王二十一年。韋注云。單穆公曰。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自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也。案韋說是也。云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者。謂秦及漢初。泉法數變易。不復識古鑄法之本制也。云至漢唯有五銖久行者。漢書食貨志云。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孝文五年。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武帝更造錢幣。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明年。有司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案漢初。英錢四銖三銖之屬。皆不久卽罷。惟五銖終漢世行之。故云唯五銖久行。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者。漢書食貨志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卽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

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玄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白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玄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是王莽異作泉布多品之事也。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者。言莽亡後。所作泉布並廢。至鄭君時。民間所存者。惟此三品為多也。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者。漢食貨志云。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即鄭所據也。云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者。亦據漢志。文已詳前。宋建陽本無貨泉二字。亦通。賈疏云。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為正也。論讓案。周語注。引此注作文曰大泉五十。與漢志同。疑今本脫誤。彼注又引唐固說。以大泉為周景王所鑄。亦誤。云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者。亦天鳳元年所作。漢志云。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是也。其王及

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禮曰。問幾月之齋。鄭

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疏。師。歷人。玉府。請官用之也。云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

財用之幣。齋者。以下並專屬王之用。不為后世子也。亦並共泉與之。賈疏云。幣齋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

之道所用。則曰幣齋。案經云。財用之幣。齋。與下賜予之財用。互文。疏以文例整齊之。則云幣齋之財用。凡疏述經

注。不必盡依元文也。此幣。即小行人六幣之等。與職幣義異。祭祀以下五者所用幣。蓋謂共王及諸臣行道之用。及問勞大小賓客。若祭祀有助祭。喪紀有弔送。會同軍旅則或來會。或徵告。皆有財幣。賈疏據聘問言。則與經總承

上五事者。不相應矣。云賜予之財用者。即內饗好賜。亦即大宰之好用。詳大府疏。易祓云。此即上文所謂待邦之用。凡有法者也。法。九式是也。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大宰羞服之式。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賜予之財用。則又大宰祭祀賓客喪荒芻秣匪頒好用之式。注云。齋。行道之財用也者。漢書食貨志云。行者齋。居者送。顏注云。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廣雅釋言云。齋。裝也。漢書霍去病傳。約輕齋。顏注云。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案

依鄭巾車注。則齋本訓財。而此特云行道之財用者。以經常齋與財用連文。不當總訓爲財。故以行道別之。然則此齋。猶言持也。謂行道所持之財用。小宗伯云。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注云。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此幣齋。義當與彼同。彼爲齋來之物。此爲齋去之物。凡禮幣及行道辨裝。通爲幣齋。皆外府所共也。通言之。齋卽爲財用。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彼馬資與此幣齋。義亦略同。引聘禮曰。問幾月之齋者。聘禮記。記聘使將行之禮。云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鄭彼注云。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齋。案彼依今文作資。此經字與古文同。故鄭卽從古文作齋引之也。鄭司農云。齋或爲資者。謂故書或本也。不云故書者。文略。丁晏云。掌皮。先鄭注。齋或爲資。典婦功注。故書齋爲資。杜子春讀爲資。典泉注。故書齋作資。攷工記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古齋。齊。資。並通用。云今禮家定齋作資者。先鄭據聘禮記今文作資。與古文異。今禮家。卽謂禮今文家也。云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者。段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齋。從貝齊聲。資從貝次聲。實一字也。古字亦多或者。謂字多或體。如說文多云某或某字者。是也。說文貝部。資。貨也。齋。持遺也。不云是一字。似較鄭君爲長。論讓案。齋資兩文。杜許並分爲二。先鄭則兩列其字。不敢決定。後鄭則徑合之。故全經字並從齋而訓解。則兼取許書二義。如巾車毀折。入齋於職幣。鄭不從杜讀爲資。而從其資財之訓。此與許書資字說解同者也。此職幣齋。注謂行道之財用。小宗伯將幣之齋。注謂齋來之財物。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齋。稟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注云給市財用之直。典婦功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注云。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曰行道。曰齋來。曰給予。曰來取。此並與許書齋字說解持遺之義略同。而曰財用。曰財物。曰絲枲。則又兼取資財之義。然則後鄭雖合二字爲一。不及許之分析。而隨文作訓。義則二者兼備。未嘗偏持一說矣。至考工記總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云。資。取也。操也。此亦與持遺義同。依許書正當作齋。而鄭顧從資者。以彼記故書作齋爲齋之同聲。假借字義。更不及資之明切。故不得不從今書耳。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疏〕凡邦之小用皆受焉者。小用蓋共三夫人與諸王子以會同饗食師田喪紀等諸事之用。又大府有王玩好之用。皆是對上文共王后世子衣服。及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等財用。爲邦之大用也。凡大用小用。皆爲法用。則皆此官共其泉布。賈疏謂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餘府。失之。注云。皆來受者。謂主用者來取外府。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疏〕歲終則會者。此給之。彼則受也。經文云皆受。嫌此官受彼。故特釋之。

外府之官成也。云唯王及后之服不會者。膳夫注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是也。賈疏云。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獸。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疏〕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者。此執國典之副。與小宰。大史。內史。為

官聯也。司會總天下會計之成。爵尊任重。凡治官官法之大者。並大宰掌其正本。此官掌其副貳。其職蓋亞於六卿。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六官以為轡。司會均人以為軛。又大司寇。邦大盟約之盟書。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則約劑之屬。

亦其所掌。不徒典法則矣。互詳大宰小宰疏。注云。逆受而鈎考之者。小宰注云。逆。迎受之。又鄉師注云。逆。猶鈎考也。鬼谷子權篇。陶弘景注云。求其深微曰鈎。國語晉語。章注云。考。校也。鈎考。亦謂鈎求考校之。察其

是非。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

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

會計。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疏〕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者。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疏〕以下總掌財用之法。與小宰。大

府。為官聯也。賈疏云。九貢。即是大宰九貢。其所貢之物。出於諸侯邦國言之。財用。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於天子。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

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行人云。春令入貢。是謂歲之常貢。大行人因朝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案賈說邦國之貢。據大司徒後鄭注。說謂次國貢三之一。小國貢四之一。義與彼經不合。詳彼疏。云以九賦之灋。令田

野之財用者。明九賦為地稅之正法也。上九貢出於畿外邦國。以其自遠而至。故曰致。此及下九功並出於畿內。以其斂之於近。故曰令。謂以其書。令凡稅斂之吏。依法征之也。賈疏云。此九賦。即大宰所云九賦斂財賄。是也。言法

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九賦之內。惟有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盡是田野。據多言之。故曰令田野之財用。案九賦即畿內之地稅。故經云令田野之財用。若如鄭賈說。以為口賦。

則與經義不相應矣。九賦。關市幣餘之賦。即出於官府。賈後疏謂官府不出賦。亦誤。並詳大宰疏。云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與大府內府義同。大宰以九職任民而貢其功。猶後世之口賦。鄭賈謂即什一之地稅。非也。詳

則與經義不相應矣。九賦。關市幣餘之賦。即出於官府。賈後疏謂官府不出賦。亦誤。並詳大宰疏。云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與大府內府義同。大宰以九職任民而貢其功。猶後世之口賦。鄭賈謂即什一之地稅。非也。詳

大宰內府疏。云以九式之漙。均節邦之財用者。與大宰同。上三者。爲斂入之法。此爲頒出之法。故云均節。詳大宰疏。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者。此與宰夫。司士。職方氏。司民。爲官聯也。賈疏云。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百物財用者。以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則此百物財用。一也。但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而用之。此司會主鈎考。故亦言之矣。此書契版圖。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主鈎考。故掌其副貳。曾釗云。此經不掌賦。蓋謂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者之貳。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耳。不必謂專官府以表邦中也。當以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絕句。其言書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謂郊野縣都之版圖。百物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出入。賈疏讀財用絕句。誤矣。案會說是也。黃以周說同。此經官府。蓋通六官所屬百官府言之。郊野縣都。則自國城外極於五百里。此官總考其會計。職掌蓋通於畿內。不及國中者。言郊以包國中。文不具也。百物財用者。宰夫注云。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禽也。案百物者。小宰六職云。政職以聚百物。事職以生百物。又見外府司書。綜校諸文。則百物當通咳大司徒五地動物植物。及閭師百工所賈器物之等言之。宰夫注義。殊未暇也。百官府及郊野縣都。皆有府藏委積廩牧。則各有財物存儲及出入。故職內有官府都鄙財入之數。職歲有官府都鄙財出賜之數。凡此財用出入之數。則在書契。官祿民賦之數。則在版。田野地產之數。則在圖。經云在者。明官府郊野縣都百物財用之總要。咸具於此。官府之長。郊野縣都之吏。各分執其正本。此官則通執其副貳。以待會計也。賈疏乃以此爲專據九賦言之。遂謂官府爲邦中之賦。百物。爲出物以當泉賦。其誤甚矣。又司書。卽司會之屬官。所掌版圖。亦卽副貳。賈謂彼掌其正。亦誤。云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者。謂據書契版圖等。以考吏治之舉廢。羣吏與大宰小宰義同。亦通內外百官府言之。詳大宰疏。賈疏云。羣吏謂朝廷官府。下及羣都縣鄙羣臣之治。皆逆而鈎考之。羣吏以官計文書。送於司會者。司會皆聽斷之。注云。郊。四郊。去國百里者。大宰注義同。此四郊兼六鄉。當通王城以外至百里界言之。賈謂據遠郊言誤。云野。甸稍也者。賈人注同。甸師注云。郊外曰野。縣士注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是也。蓋甸稍在鄉郊之外。縣都之內。此及遺人賈人諸職。通謂之野。縣師遂人縣士。經注並以野爲甸稍縣都之通名。此文郊野之外。別出縣都。故知野不兼縣都也。此野當兼六途公邑家邑言之。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者。大宰注義並同。此縣都。當通公邑大小都言之。云書謂簿書者。謂會計之書。著於簿籍者。釋名釋書契云。笏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先簿正祭器。趙注亦以簿爲簿書。則周時已有簿書之名。賈疏謂舉漢法而言。非也。互詳敘官及小宰疏。云

契其最凡也者。小宰注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是也。最凡。與最目義同。賈疏云。此之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案亦詳小宰疏。云版。戶籍也者。小宰先鄭注同。小司寇司民之民數。凡登於天府者。司會皆受其貳。即所謂版也。云圖土地形象。謂廣狹者。據司書大司徒。並云土地之圖。形象。謂方圓邪正之形。田地廣狹。謂廣輪步畝之數。並載於圖也。以參互攷日成。以

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疏〕以參互攷日成者。此官贊冢宰總掌六官也。賈疏云。司會鈎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中。計算文書也。黃以周云。日謂十日。日成。謂旬日之成。猶浹旬謂之浹日也。宰夫職云。歲終。令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旬終。令正日成。文義與此相同。則日成為十日之成。可知也。云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者。月要歲會。即小宰八成。所謂聽出入以要會也。賈疏云。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

職內之入。職歲之出者。賈疏云。案司書職云。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又案職內云。掌邦之賦入。又案職歲云。掌邦之賦出。云參互鈎考。明知有此三官。出內事共鈎考之。云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者。脩閻氏云。掌比國中宿互權者。注云。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巨當為互。與此義同。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

互巨。形聲並相近。故傳寫易譌。掌舍椹板。故書椹為椹。杜讀椹為椹。亦其比例。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

及冢宰廢置。周。猶偏也。言四國者。本〔疏〕計也。云四國者。舉外以包內。此官總掌邦計。凡邦國官府都鄙鄉遂公

邑之治。皆其所通掌也。云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又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是大宰本以廢置詔王。司會既受諸會計官之歲計而聽之。又入之冢宰。而以

吏事之得失。詔王及冢宰。以六官之官計。為其所專司也。廢置。亦通內外官吏及官長等。凡指脩舉者則進置之。怠弛者則黜廢之。王制云。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

其成從。質於天子。鄭彼注云。歲終羣臣奏歲事。市。司市也。從。從於司會也。此即考歲成。詔王及冢宰廢置之事。注云。周猶偏也者。大司徒。小司徒。司稼。大祝。注並同。說文口部云。周。密也。又勺部云。矧。帛偏

也。凡經典訓周偏者。皆矧之借字。廣雅釋詁云。周。偏也。云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鈎考以告者。賈疏云。案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即鈎考也。方苞云。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賈職

也。凡經典訓周偏者。皆矧之借字。廣雅釋詁云。周。偏也。云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鈎考以告者。賈疏云。案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即鈎考也。方苞云。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賈職

也。凡經典訓周偏者。皆矧之借字。廣雅釋詁云。周。偏也。云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鈎考以告者。賈疏云。案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即鈎考也。方苞云。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賈職

之數。則古者邦國之要會。皆達於天子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

使入於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敘。猶

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使〔疏〕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

之入於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疏〕出百物。以敘其財者。此通掌治官法官成官計之書。及王畿版圖

之法。以考會計。與小宰。大府。大司徒。大史。內史。職方氏。司民。為官聯也。邦中之版者。大宰注云。邦中在

城郭者。此官職事。通於畿甸。則不當止掌王城內民數之版。蓋以王城為官府人民所萃。故舉以賅百縣。文不具也。

土地之圖者。即職方氏天下之圖。此則據畿內言之。賈疏云。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周知入出百物已上。所掌與司會

同者。以共司會主鉤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鉤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

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會百物

財用。一也。敘謂比次其財。知用多少云。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者。賈疏云。百官所用餘財。送來與司書。司書受其幣。

使入於職幣之官。不入本府。案受其幣。幣與大宰大府幣餘之賦。義同。幣。鄭讀為敝。敝。即官府所用之餘也。鄭

賈並如字釋之。非經義。詳大宰疏。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者。賈疏云。案上司會有九賦九貢。此司書則有九正。無九賦九貢。故知九正。則是九賦九貢也。云正稅也者。讀正為征也。釋文云。九正音征。注同。案陸音是也。司動。先鄭注云。正謂稅也。司門。注云。正讀為征。征稅也。此不著其讀著。文略。與司動注例同。九賦為地稅。故掌交

謂之九稅。征稅義同。九貢雖出於邦國。亦征於民。而共其物。故亦通謂之正。正征字通。詳小宰疏。賈讀正如字。以謂九賦九貢正稅也為句。謂此二者之財。皆出於正稅。依其說則正為正共之義。非鄭悖也。云九事謂九式者。賈疏

申之。凡比例次第。亦謂之敘。故云猶比次也。云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見。現在也。餘見。亦見申屠嘉傳。蓋漢時常語。謂百官府所藏財幣。除已給用外。餘留見在者。經云敘其財。注兼言幣者。鄭以受幣為幣帛也。賈疏云。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明知敘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即以餘見為之簿書。擬與司會鈎考之。云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者。授從受得聲。故傳寫易誤。段玉裁云。此從司農。以為聲之誤而改之也。丁晏云。典婦功注。授當為受。聲之誤也。掌葛注。故書。受或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云謂受財幣之簿書也者。先鄭不知幣當讀為敝。而以為幣帛。故云財幣之簿書。其說非也。云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者。此從先鄭以授為受。而以幣為餘幣。義長於先鄭。云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者。賈疏云。釋經百官餘幣。不入於本府。而入於職幣之意。若入本府。即是久藏。將恐朽爛蠹敗。故入職幣。使人占賣之。本在生利也。詒讓案。後鄭雖以幣為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疏〕凡餘幣。而兼以幣物為說。義仍未瞭。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少而闕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疏〕凡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者。王引之云。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云。此經上之用財。必攷於司會者。又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衍。案王說是也。此用字。疑即下經民之財用之稅文。誤移著此者。司書為司會之屬。故凡財用之出。必就司會考而書之。以備要貳也。注云。上謂王與冢宰者。以冢宰為天官之正。司書即冢宰之屬。故亦謂之上也。賈疏云。案內府職云。凡王及冢宰賦與則共之。明此上中有冢宰可知。云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之者。明王之用財。亦在司書司會所考之列。但為簿書時闕其數。示不為限制耳。賈疏云。案上膳夫庖人及外府等。皆言王及后不會。此經上之用財。必攷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為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據司會文。以司會為計官之長。司書乃其屬。故必攷於彼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械。猶兵也。逆。受而鈎考之。〔疏〕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者。亦贊大宰治官計也。大計者。通計畿內百官府之吏。察其政治得失。羣吏與大宰。小宰。司會。義同。詳大宰疏。云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者。王引之云。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為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乃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案王說是也。民之財用。謂家有恆產。稽其貧富。器若鄉師葦蓋鄉器。



遂大夫稼器。械謂兵甲旗物。田野可食之士。夫家可任之民。六畜則馬牛之等。凡案比所及者。皆總考其數也。此案比任土任民財用百物之數。卽小司徒之比法。三年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州長云。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與。縣師云。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彼因大比而察吏。與此因大計而知任土任民之數。事同。蓋田野之蕪闢。戶口之息耗。咸與吏治之舉廢相通。故大計與大比。皆三年一舉。而其條法簿要。互相出入。亦與小司徒。鄉大夫。縣師。爲官聯也。云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者。此虞衡所掌。任土任民之餘。亦比法之所及也。賈疏云。案大司徒地有十等。不言丘陵墳衍原隰者。略言之也。云以逆羣吏之徵令者。徵令。謂宣布法令。通該徵役徵賦二義。詳宰夫疏。賈疏云。逆謂鉤考也。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欲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也。注云。械猶兵也者。明經言器械。猶玉府內府云兵器也。說文取部云。兵。械也。木部云。械。一曰器之總名也。少儀不度民械。注云。械。兵器也。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殺械成。何注云。有攻守之器曰械。是械器義同。析言之。則凡師田攻守甲兵之屬。通名爲械也。云逆受而鉤考之者。司會注同。云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者。釋名釋長幼云。山無草木曰童。賈疏云。山林不茂爲童。川澤無水爲枯。所稅者。稅其有。今山林不茂。則無材木。川澤無水。則無魚鼈蒲葦。故不稅之。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法。猶數也。應當稅者〔疏〕之法。掌斂事之官。並於此官受法數。依而斂之也。掌事。謂地治之吏及執事。凡專司徵斂者。皆是。賈疏謂若地官閭師。旅師。諸徵斂之官。今考凡征賦。國中四郊。閭師斂之。鄉遂。鄉師。遂師與閭師同斂之。公邑。縣師斂之。旅師唯斂三粟。則非稅斂之正也。賈說未咳。云及事成。則入要貳焉者。此稅斂之官成也。事畢則有成。卽司會所謂日成月成歲成。各官皆爲要會。其正本入大宰。副本則入司書也。賈疏云。及事成收斂畢入要。謂寫一通副貳文書。名爲要。入司書。必來受法。又入要貳者。以司書知財器已下之數。擬後鉤考之也。注云。法猶數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法訓數者。引申之義。管子七法篇云。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是凡會計等數。並謂之法也。云應當稅者之數者。賈疏云。卽上田野夫家之等。是其本出稅者之數也。云成猶畢也者。說文戊部云。成。就也。引申爲凡事終畢之稱。士喪禮。獻素獻成。注云。飾治畢爲成。亦其義也。凡邦治攷焉。考其法於〔疏〕。凡邦治考焉者。謂不決者。皆就此官考之。賈疏謂吏治之善惡。非也。注云。考其法於司書者。經作攷。注作考。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邦治有成法。皆藏於司書。故還就考之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

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疏〕掌邦之賦入者。此計官財入之官成也。賈疏云。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疏〕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摠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云辨其財用之物而執

其總者。此官唯主百官府財入之凡總。其受藏則各自有職之者。但辨使各從其類耳。不必皆入於職內之府也。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者。此及職歲職幣三職。並云官府都鄙之財。卽司會所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

都之百物財用也。舉官府都鄙。以通包郊野縣等。明其無不掌也。賈疏云。都鄙。謂三等采地。采地之稅四之一。言貳者。謂職內受取一通副貳文書。擬鈎考以逆邦之賦用者。職內既知財入之數。鈎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案賈謂

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者。據小司徒注義。其說未確。詳小司徒疏。注云。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謂分別其賦入之財物。自以種類相從而藏之。賈疏云。但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

衆府。以是分別使衆類相從。案賈說。非也。此官雖自有府藏。然唯掌會計。不掌徵歛。故總辨百官府之財用。亦仍就各職當官之府。分別存儲。蓋職內職歲。通掌財之出入。亦止執其凡總。財入不必皆由職內受入大府。財出亦不必皆

由職歲受大府而出之。故經於職幣。有欵幣振財之文。而此及職歲兩職。則無之。足以明之矣。云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者。種別。謂名物之細目。大凡謂多少之都數也。凡衆物出入細目。則以種類分別書之。又章較其都數。二者

並總爲簿書。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總。凡也。云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賈疏云。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故知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也。言之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案百

官府又有幣餘之入。賈說未確。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疏〕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者。賈疏云。其有官府。合用官物而受財者。並副寫一通勅令文書與職內。然後職內依數付之。又云。若然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分置於衆府。所以得有物出與入者。職內雖分置衆府。職

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出給。故大府職云。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注云。受用之府。若職內是也。案賈說非也。此官唯掌書貳令。不必自出給財物。詳後。注云。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鄭意職內掌財用之物。凡受財者。

卽向職內受之。知給公用者。別於賜予爲私用。非職內所給。然諦審經義。實不如鄭說。蓋此受財者。卽謂以上令受財於百官府。如受泉者。卽自向外府泉府取之。但以令送致此官。書其副貳。以備鈎考。非必皆此官取百官府之財以

授之也。云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者。鄭舉漢制爲況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是漢時御史掌受章奏。凡臣下上書。上可其請。御史蓋寫其本爲副貳。與此職書貳令事相類。鄭云。若今御史。明此御史自是漢官。而云王所可者。順文便也。賈疏不察。乃據春官御史職云。掌贊書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王。王許可。則御史贊王爲辭。下職內。職內則書之爲本案。然後給物與之。依其說。則鄭不當言今。失之遠矣。又案。依鄭義推之。則此貳令。當爲王及冢宰所下之令。其正令。下所出財用之府。而別以貳令下職內。使書之。此並據國之大用。及非常之頒賜言之。若尋常小用。自有式法。不必有專令也。云書之若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者。丁晏云。獨斷云。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尙書令奏之。下有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又奏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駁議。曰某官某甲議。其合於上意者。又報曰某官某甲議可。詔讓案。此亦約漢制爲說。某甲謂日辰。與獨斷某甲謂人姓名異。詳馮相氏疏。某事。謂因某事而給財。說文敘後云。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四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此漢時書臣下受賜物之例。職內書公用。蓋亦類此。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亦參互鈎〔疏〕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與所書之貳令。以考歲會。贊司會而與職歲。職幣。共校計之也。賈疏云。言會者。謂至歲終會計。以逆職歲者。逆。謂鈎考也。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已之入財之數。鈎考職歲出財之數。又云。與官府財用之出者。謂職歲出財。與官府所用之數。並鈎考之。注云。亦參互鈎考之者。亦訓逆爲鈎考。與司會司書注義同。賈疏云。按司會以參互考之。鄭彼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職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鈎考。此職內逆職歲。明兼有司書之要貳。故言參互。言亦者。亦如大府也。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鈎考今職中餘見。爲之〔疏〕之財。與職幣爲官聯也。注云。亦鈎考今職中餘見。爲之簿者。亦冢上司書云。以敘其財。明其文義同也。但此承上官府財用爲文。則職內雖是有府藏。而其所比次鈎考爲之簿者。則廣賅衆有府藏官而言。賈疏謂此敘財。亦謂比次職內職中餘見爲簿書。以待邦之移用。若然。職內既非常府。其所藏者。唯當歲所用。故用不盡者移用之。非經注義也。云移用。謂轉運給他官者。說文忝部云。遂。遷徙也。移卽遂之假字。廣雅釋詁云。移。轉也。謂當官有餘財。更轉運給他官之用。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彼遣人之委積。亦儲餘財。移給他用。足以相況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以貳者亦如職內書〔疏〕者此計官其貳令而編存之

財出之官成也。此官亦唯主百官府財出之凡總。其出給各自有職之者。不必職歲自取給之也。賈疏云。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所入。於衆府所用之多少。皆主之。故云掌邦之賦出。但九貢九賦九功之用。皆主之。特言賦者。亦如

職內云賦。賦是總稱也。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賜卽下云。凡上之賜予。是也。賈疏云。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職歲亦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共相鈎考。故職內云。以逆邦國之賦

用。此職歲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也。注云。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者。說文糸部云。編。次簡也。賈疏云。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官主出所出。亦皆由上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

存爲案。以待會計而考之也。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疏〕注云。百官之公用

同。凡百官府及都鄙羣吏出財用。皆須依放九式之法。爲多少之節度。以其爲職歲常所乘以用事。故卽就之受出財舊

法式。以頒授之也。凡上之賜予以敍與職幣授之。敍、受賜者〔疏〕也。王及冢宰凡賜予之用。當以幣餘之財給之。則

是出於職幣之府。以此官掌財出之數。故兼泄其事。二官同授之。且考其會計也。賜予謂好賜。亦卽大宰九式好用之

之屬。注云。敍受賜者之尊卑者。敍。注例當作序。此與小宰六敍義同。謂若數人同受賜。則各依其秩次。尊者先授。卑者後授。職歲與職幣同敍之也。及會以式灋贊逆會。助司會鈎考

注云。助司會鈎考羣吏之計者。此贊司會。而與職內。職幣。共攷會計之書也。州長注云。贊。助也。司會注云。逆受而鈎考之。賈疏云。案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式灋出財用。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法贊助司會。

鈎考會計之事。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幣。謂給公用之餘。〔疏〕財者之幣者。此官掌大宰九職幣

餘之賦。亦依式灋。校計其財用有贏餘者而斂之。注云。幣謂給公用之餘者。幣讀爲敝。敝。餘也。詳大宰疏。給公用之餘。謂九式所用之餘也。故選以式法斂之。云凡用邦財者。謂軍旅者。以其在官府都鄙之外也。惠士奇謂邦財者。外府。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皆是也。案惠說近是。凡者。辜較之辭。蓋通關詰法用而言。鄭謂專指軍旅。似未咳。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拊也。檢也。掌事。幣。後言振。注云。振猶拊也。檢也者。檢。舊本作檢。今據宋建陽本。注疏本正。說文手部云。檢。拱也。非財互之。疏。注云。王念孫云。經言斂言振。注言拊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拊取也。又拊。收也。孟子梁惠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拊。檢。斂。四字同義。故曰振。猶拊也。檢也。賈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拊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之拊。此誤以拊爲拊濟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爲檢察之檢。案王說是也。云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者。賈疏云。以其上經官府已下。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是王命有所作爲。詒讓案。大府云。凡官府都鄙之史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掌事餘財。卽吏及執事者所受財用之餘也。惠士奇云。巾車之毀。折人其齋。泉府之餘。貨納其餘。是爲掌事者之餘財。案惠說亦注義所咳。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者。互之。猶庭氏注云。互言之。王念孫云。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誤以振爲振濟之振。又云。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案王說亦是也。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子。奠。定也。故書。錄爲錄。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疏。上經既斂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奠其其錄藉。鄭司農云。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者。此計官餘財之官成也。賈疏云。錄者。謂定其所錄簿言色別。各入一府。云以書楬之者。賈疏云。謂府別各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楬。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內府云。以待邦之大用。注云。大用。朝覲之班賜。彼注以頒賜釋大用。疑鄭意此賜予。亦卽小用矣。今攷外府云。共賜予之財用。又云。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是賜予與小用。自是二事。小用。法用之小者。猶倉人云餘法用。蓋大用小用。皆不出大宰九式之外。但以事分大小。遂有差別耳。幣餘。爲羨餘之財。故以共小用。又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此亦以詔賜予也。賈疏云。詔。猶告也。職幣既知府內。則告上之王與冢宰小用賜予之事。此謂常賜予。玉府所云。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及內府云。凡王冢宰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予。外府及

與絲枲三官言賜予者。與此職幣同。亦是國家常賜予。案賈說非也。此賜予亦謂好賜。與常賜予異。又案大府云。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彼亦據幣餘之財而言。則此小用內。當亦兼有玩好之用矣。並詳大宰及大府疏。注云。奠定也者。司市。小史。弓人注。並云奠。讀爲定。是奠定聲近。義亦通也。云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者。祿錄。聲類同。亦通作棗。周書王會篇云。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棗幣焉。孔注云。棗。錄諸侯之幣也。彼幣爲幣帛。與此異。而錄義與此同。云定其錄籍者。杜亦訓奠爲定也。廣雅釋詁云。錄。具也。說文竹部云。籍。簿也。凡財物之名數。具於簿籍。故通謂之錄。奠其錄。謂次第財幣名物。善惡多少。記錄定著於簿籍也。鄭司農云。揭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者。職金云。辨其物之蠹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先鄭注云。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著。附也。案揭者。概杙也。此云以書揭之。猶典婦功云。物書而揭之。泉府云。物揭而書之。並謂書其名數於杙。以爲表識。而附著。歲終則會其出〔疏〕歲終則會其出者。此正幣餘之歲會。職幣之官成也。賈謂贊司會之會事也。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疏云。以其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下贊之。亦

# 周禮正義

## 卷十三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疏〕掌爲大裘者。與司服爲官職也。云以共王祀天之

言之。夏正南郊。祀受命帝。及春祭蒼帝。冬祭黑帝。亦服大裘。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經言祀天。以賅五帝。互文以見義也。其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秋祭白帝。揆之時月。皆不得服裘。賈謂通四時祭天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非也。又祭地之服。經注並無文。賈疏云。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案郊特牲。孔疏引王肅聖證論說。謂祭天地皆大裘。又崔靈恩說。謂崑崙神州亦用大裘。此並賈氏所本。王制疏亦云。按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案孔亦從王崔說。通典吉禮說同。陸佃云。大裘。冬裘也。冬日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裘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按司裘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案陸說是也。方丘祭大地。在夏至北郊。依賈典瑞疏。說在七月。皆不得服裘。孝經緯雖說祭天地同禮。然無祭地服大裘明文。鄭亦無是義。王崔賈孔。並馮臆推測。不足據也。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者。司服先鄭注。及玉藻後鄭注義。並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則黑羔裘也。黑者。象天色之玄。大者擬覆蓋垂蓋。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大裘之服。羔正黑者爲之。並本二鄭義。賈疏云。裘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詒讓案。大裘用黑者。取其與冕服玄衣相稱。用羔者。取其質也。凡冕服。弁服。冠服。並有裘。經唯云掌爲大裘。而不及裘冕以下之裘者。玉藻。狐青裘。注以爲玄衣之裘。孔疏引熊氏云。謂六冕及爵弁也。案熊以彼注。通賅六冕。則是謂大裘亦爲狐青裘。與鄭義顯違。孔氏墨守注義。不宜從而不紊。揆之義疏恆例。皆不可通。竊疑熊說六冕。當作五冕。

蓋推鄭意。王六冕。自大裘外。餘五冕。服皆不服羔裘。此乃申玉藻注義。其與此注義。仍不相該也。詩召南羔羊孔疏。引劉焯劉炫。則云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

天之服。亦不別言衾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二劉謂六冕同羔裘。與玉藻注不合。玉藻疏亦申熊難劉。而羔羊疏轉從劉說。自相違伐。亦孔氏之疏也。賈後疏。以玉藻注玄衣。爲指玄端服。則賈意亦與劉同。

金榜云。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衾冕六人。維王之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自衾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案金說是也。據先鄭後注。以示質爲釋。是專屬祀天而言。若它祭祀。當備文采。以明差次。無爲皆取示質之義。何必與祀天同用黑羔裘乎。互詳司服及後疏。又案玉藻疏引皇氏云。凡云冕及爵弁。無裘。孔疑其文無所出。今考六冕內明有大裘。而云無裘。皇侃必不至蒙固如是。竊疑皇說無裘。當作羔裘。蓋即二

劉說所本。玉藻注。狐青玄衣。皇亦謂玄端。與劉說同。卽其確證也。孔氏所見皇義。字已譌互。故不可通耳。云服以祀天示質者。謂羔色純黑。不及狐裘之華縟也。賈疏云。以其衾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

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紉。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去雕飾。服以其質。金榜云。玄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

二章。案金說是也。左傳哀十年。孔疏云。裘上裼衣。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依孔說是。凡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衣。亦謂之襲衣。鄭志謂大裘上有玄衣者。玉藻注云。凡裼衣象裘色。是也。但審後鄭意。

蓋謂裼衣卽上衣。並純玄無文。先鄭示質之義。或亦如此。今考大裘固裼玄衣。而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善也。中秋鳥獸毼毼。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衣云。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玉藻所

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

〔疏〕中秋獻良裘者。唐石經誤作仲秋。今從宋本正。凡經四仲字。並作中。釋文亦不誤。良裘。謂王冕弁冠服之裘。次於大裘者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豹裘。絞衣。

以裼之。羔裘。豹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狐青裘。蓋玄衣之裘。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金榜云。凡冕服爵弁。服皆玄上繡下。玉藻。狐青裘。注云。玄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

爵弁也。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裘。近得其質。狐白裘錦衣。麕裘絞衣。皮弁服之裘也。羔裘緇衣。冠弁服之裘也。韋弁服韎韠章衣。韎者赤黃之閒色。故羔羊正義云。兵事既用韎章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藏之狐裘。敗我

也。韋弁服韎韠章衣。韎者赤黃之閒色。故羔羊正義云。兵事既用韎章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藏之狐裘。敗我



于狐貍是也。鄭疑黃衣狐裘。爲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爲一事。榜謂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案金縢合鄭孔及臯熊。說冕弁冠諸服之裘。致禱。張惠言。宋綵初說。並同。此良裘。卽通駭彼諸裘言之也。云王乃行羽物者。此官掌裘。又兼掌羽物。與羅氏爲官聯也。注云。良善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仲秋鳥獸雉裘者。此卽書堯典中秋鳥獸毛裘之異文。賈疏引鄭書注云。雉、理也。毛更生整理。惠棟云。釋文云。雉、音毛。案雉當爲鬣字之誤也。尙書云。中秋鳥獸鬣裘。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說文之雉。卽今書鳥獸鬣毛之鬣。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白。鳥獸雉鬣。雉、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說文之雉。卽今書鳥獸鬣毛之鬣。字。此注雉字。與雉形近。惠謂涉彼而誤。近是。鳥獸雉鬣。惟見說文鄭注尙書。與許本同異。今無可考。此毛裘之爲雉裘。蓋鄭君涉筆之誤。非鄭所讀堯典如是也。雉、傳寫又誤作雉。後人不敢輕易。而依今書讀之。故陸音毛。亦非謂雉卽毛字。玉燭寶典。引此注作毛裘。蓋六朝舊讀如是。集韻六豪云。毛或作雉。又誤采陸音。古實無是字也。云因其良時而用之者。此中秋季秋兩獻裘。並謂獻已成之裘。凡皮以乾久爲良。必非新取卽獻。而鄭言此者。蓋謂疏年中秋取裘材。次年中秋裘成。乃獻而用之。用與取時正相應。亦得取毛裘爲良之義。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彼秋斂皮。卽取裘材之時。至次年春。皮乾久。始獻之入司裘。既入司裘。乃頒與裘氏。制之成裘。至中秋季秋而獻之。以兩職經注合校。可以得其義也。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者。先鄭意此良裘。不辨何裘。但是王所服。凡冕服弁服之裘皆是。以尊者所親御。當擇手物純繅。人功密致者獻之。故稱良裘。對下功裘爲卿大夫所服也。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者。羅氏行羽物注云。行謂賦賜。義與此同。云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彼注云。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賈疏云。案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獮。獮是仲秋田獵之名。彼獮田用黼裘。與仲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爲寒設。故知此良裘。則與彼黼裘一也。案賈說。非鄭指也。注以黼裘說此良裘。亦因黼裘唯天子諸侯誓省得服。其文最繅。玉藻與大裘同舉。明視它裘爲特尊。故舉以爲釋。非謂此專爲仲秋獮田而獻。不爲寒設也。但五冕祭服之裘。與黼裘同爲大裘之次。不宜不在良裘之列。此經之義。自以先鄭說爲最賅。又黼裘鄭玉藻注。謂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羔之與狐。麤繅迥殊。相雜爲文。恐非所宜。孔廣森謂錯白黑羊皮爲之。於義可通。而終嫌其太樸。竊疑當以狐白雜狐青爲之。乃得相稱耳。且黼裘珍貴。固旣與五冕之裘。同用狐也。又案玉藻之誓省。鄭讀爲誓獮。於經無徵。且依其說。則上服當爲冠弁服。是降於五冕爵弁韋弁皮弁服之裘。不得爲尤善矣。陳祥道讀省如字。謂祭祀服以聽誓命。省性護。其說近是。惠士奇。戴震。孔廣森。宋

繇初。說同。竊謂黼裘蓋天子諸侯齊服之裘。祭前誓省。服齊服。與正祭不同。互詳司服疏。至家語郊問篇。說郊禮云。天子大裘以黼之。王注云。大裘爲黼文也。此以黼裘爲卽大裘。其說殊謬。蓋王肅采郊特牲文私定。不足辯也。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者。賈疏云。案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彼注云。羽物若今南部黃雀之屬。彼黃雀。卽此雀之屬。此鶉與雀。亦是鷹所擊。故連言鶉也。云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者。月令仲春。鷹化爲鳩。無中秋鳩化爲鷹之文。惟王制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不著時月。鄭知爲仲秋者。以春生秋殺。鷹鳩因時氣而化。二仲爲春秋之中。經雖無文。可互相推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此與月令文乖。鄭所不用。故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孔疏引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秋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鷹以中春化爲鳩。中夏陰氣起而復爲鷹。此兼據小正爲說。非鄭義也。云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者。通。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釋此經中秋行羽物。及羅氏中春行羽物。一年二次行羽物。並順始殺與止殺之時也。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人功微羸。謂狐青鼯裘之屬。鄭司〔疏〕。季秋獻功裘者。國語周語云。單襄公曰。隕霜而冬裘具。韋注云。孟冬天子始裘。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疏〕。故九月可以具。案彼冬裘。蓋兼此良裘功裘言之。具裘之時。始於中秋。盡於季秋。言隕霜者。舉其最遲之期限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王始裘。則季秋天子已衣裘矣。賈疏云。按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季秋則是九月授衣之節。云以待頒賜者。頒謂常賜。若宮伯掌宮中士庶子云。以時頒其衣裘是也。賜謂好賜。非常賜也。詳膳夫疏。賈疏云。功裘之內。有羣臣所服之裘。故言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羸者。謂攻皮之工。裘氏作之。功有精羸。猶典婦功。有良功苦功。上文良裘之功最精良。此裘功微羸苦。則亞次於彼者。故直謂之功裘也。云謂狐青鼯裘之屬者。賈疏云。案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鼯裘青鼯褰。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裘青鼯褰。褰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引此者。證功裘中有此狐青鼯裘。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之屬中含之矣。若然。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天子下至士。玄端之服皆服之。又云鼯裘者。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鼯裘。謂是君臣祀朔之服。案玉藻。狐青裘玄衣。凡疏引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劉氏同賈說。卽本於彼。孔又引熊安生說。謂玄衣。卽指冕服爵弁服是也。詳前疏。劉氏之意。蓋以五冕之裘。同黑羔裘。則狐青裘玄衣。不得復爲五冕之衣。故必易爲玄端。而後可申其說。亦以玄端衣與狐青色。足相配也。詩邶風旄丘孔疏說亦同。金榜云。玉藻狐青裘。玄緇衣以褐之。皇氏以玄衣爲玄端。則玄緇衣以褐。爲以帛裏布矣。案金說。足證熊劉之誤。賈氏從之。疏矣。詩召南羔羊孔疏。又謂鄭意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狐青

非冕服之裘。以申劉氏之說。亦非也。賈又以犛裘爲視朔之服者。玉藻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狐白錦衣。士不衣狐白。熊氏云。用犛裘素襦也。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又案賈謂此功裘。內含有諸狐裘及羔裘是也。但據經以待頒賜之文。則不關王自服之裘可知。然則狐羔諸裘。皆宜屬諸侯及卿大夫士所服言之。後鄭上良裘注。不及狐青裘。則似王所服裘。自黼裘外。皆入此功裘。恐非經義也。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者。先鄭以良裘爲王所服。故此功裘爲卿大夫所服。亦通冕服。弁服。玄端服之裘而言也。其說亦較後鄭爲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爲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侯。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共。〔疏〕王大射者。王與諸侯諸臣。射於大學。其禮大於賓射。燕射。鄉射。故謂之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疏〕大射也。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則是大夫士有鄉射。無燕射。但士當亦有大射。孔說並未稿。孔又不及鄉射者。以鄉遂之吏主其事。王與諸侯。咸不與也。漢書吾丘壽王傳。又謂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未知稿否。詳後及梓人疏。云則共虎

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者。以下並大射前三日。共與射人張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注云。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賈疏云。禮記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即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故知大射。是將祭而射也。郊。謂祭五天帝於四郊。不言園丘。祭昊天亦有可知。廟。謂祭先王先公皆是也。以射擇諸侯至得與於祭。皆射義文。案彼云天子以射擇諸侯。卿大夫士。即云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其大射。擇諸侯羣臣貢士得與祭之事也。詒讓案。凡大射皆因祭而射。其事有三。一爲天子春試邦國之貢士。其禮最大。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二則四時郊廟祭前擇能詔事。亦即行於其間。故有擇諸侯卿大夫士及得中爲諸侯之說。本原禮意。蓋因畿內外諸侯與官府學士等。皆本無職事。而來助祭觀禮者。其人衆多。不容盡取。故必射以擇之。漢書食貨志。說諸侯貢士於天子。云行同能偶。別之以射。將祭擇士。亦此意也。若遠方侯服。祇奉職貢。宗祝有司。共修職掌。雖亦與射。而豈在擇取之列哉。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彼內諸侯。通公卿大夫凡食采者而言。此惟言三公者。以別於下卿大夫也。王子弟。據親子弟食都者而言。此諸侯。知非畿外諸侯者。畿外諸侯大射。得用三侯。大射儀所謂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與此不同。又非司裘所共故也。云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者。賈疏云。案載師大都任置地。是此諸侯也。又云。小都任縣地。家邑任稍地。是其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詒讓案。據載師注。公卿大夫。通謂之采地。此惟言卿大夫有采地者。以經以卿大夫與諸侯別文故也。又依太宰載師疏。說王子弟疏者。亦食縣稍。則當與卿大夫同射。侯。云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者。大射儀鄭目錄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是諸侯祀先祖。與羣臣射以擇之之事也。卿大夫亦有廟有臣。故得與諸侯同。云凡大射。各於其射宮者。明大射射宮在國外。與賓射在朝。燕射在寢。不同也。賈疏云。從王以下至大夫大射。各自於其西郊之學。射宮之中。案賈謂在西郊之學者。謂虞庠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驪虞。鄭注云。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大射儀云。公入驚。鄭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又鄉射記。於郊則闔中。注云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案以樂記。及大射。鄉射。諸注校之。禮大射宜在郊學。而鄭說學制。謂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諸侯反是。故賈氏謂天子大射。在西郊之虞庠小學。諸侯大射。在郊之大學。樂記孔疏。說亦云然。蓋鄭所謂各

於其射宮者。說本如是。今攷天子大射之宮。見於經者有二。一在東郊。爲壇壝宮。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是也。此天子春與邦國貢士大射。公卿及諸侯咸在。卽所謂春以功也。其禮最盛。而人尤衆。故不於大學。而於郊壇。若歲時大祭擇士。及王與羣臣或國中學士射。則當在學中。學之辟雍。諸子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射卽辟雍也。惟射宮本無定所。射於東郊。卽以壇宮爲射宮。射於大學。卽以辟雍爲射宮。注說固足以賅之矣。蓋鄭謂大射在郊甚塙。而謂天子郊學爲小學。則失之。賈孔謂王大射在西郊之虞庠。尤誤之甚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彼澤宮在靈囿之中。與射宮辟雍異地。大司馬注。謂大射於澤。實據習射言之。非大射射宮之正也。諸侯大射。亦各於其國郊之大學。卿大夫大射。則各於所近鄉學庠序之中。孟子滕文公篇云。序者。射也。此指州序等而言。卽卿大夫所射。非天子大射之所。亦非大學之東序也。周學制異同及射宮。並詳大司馬及諸子疏。云侯者。其所射也。鄭鄉射禮大射儀注。並云。侯謂所射布也。小爾雅廣器云。射有張布謂之侯。說文矢部云。侯。春饗所射侯也。歸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案三射之侯。制雖小異。而以布爲之則同。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賈疏云。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者。唯有兩侯之側。故云飾其側也。云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於侯中者。於舊本誤于。今據宋余仁仲本正。臺。釋文云。本亦作準。丁晏云。說文土部。壘。射臬也。从土。臺聲。讀若準。木部臬。射準的也。臺卽壘之省文。賈疏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三分其侯。鵠著於侯中。案丁說是也。說文高部云。臺。孰也。讀若純。非此義。釋文或本作準者。準卽壘之借字。賈本臺又作質。故釋質爲正。而不及臺。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引鄭此注。亦作質。是孔賈所見本同。今本疏述注仍作臺者。宋人以疏合注時。改從釋文也。質與壘義同。毛詩賓之初筵傳云。的。質也。荀子勸學篇。亦云質的。說文詁臬爲準的。是壘臬的質同物。方制之爲臺。謂如其飾侯之皮。制之正方。以爲其侯之鵠。若虎侯則虎飾而虎鵠。熊侯則熊飾而熊鵠。它皆放此。云所謂皮侯者。據梓人文。鄭說以鵠卽臺。與諸儒不同。詳後。朱大韶云。侯皆以布爲之。其曰虎侯。熊侯。豹侯。麋侯。麋侯者。據侯中言鵠。用皮爲之。故掌於司裘。蓋用皮之存毛者。故得辨其爲虎熊豹麋。云王之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者。以三侯之尊卑遞推知之。賈疏云。卿大夫更言以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云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者。降於天子也。云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者。卿大夫唯有麋侯。故知君臣共射之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者。大射儀注云。量侯道。謂去堂

遠近也。天子大射。侯道之數。禮無明文。鄭依大射儀。畿外諸侯大射侯道。及射人所言九節。七節。五節。推之。射人注。說賓射侯道亦同。白虎通義鄉射篇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案此漢時禮家之異說。蓋因大射儀。諸侯大侯九十弓推之。天子侯道。當遠於諸侯。故謂天子百二十步。步卽弓也。今考匠人。市朝一夫不過百步。若百二十步。凡七十二丈。射宮之庭。未必有如此之廣。其說殆不足據。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者。釋文云。千。本又作犴。案大射儀作千。鄭讀爲犴。犴卽犴之或體。詳射人疏。此並據大射儀彼文。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鄭彼注。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慘。慘。雜也。豹侯者。豹鵠而繫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犴。犴侯者。犴鵠犴飾也。鄭意畿外諸侯。得同天子用三侯。與畿內諸侯。止得用熊侯豹侯異。故云列國之諸侯以別之。云遠尊得伸可同耳者。賈疏云。對此經畿內諸侯之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者。大射儀注。亦云尊者射之。以威不甯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案梓人云。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也。祭義云。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諸侯以下射中之。則得爲諸侯也。此明射以考德。有德者宜爲王侯。失德者則忝其爵位。非真以射爲黜陟也。書益稷云。侯以明之。僞孔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亦此義也。楚辭大招。王注云。王者當制服諸侯。故名布爲侯而射之。古者選士必於鄉射。心端志正。射則能中。所以別賢不肖也。王說與鄭亦略同。鄭司農云。鵠。鵠毛也者。說文鳥部云。鵠。鴻鵠也。賈疏云。先鄭意以鵠字與鴻鵠。鵠字同。故爲鵠毛解之。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者。毛詩齊風猗嗟傳。亦云二尺曰正。寶之初筵疏云。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又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實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注。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案據此說。則先鄭及馬氏。並謂鵠最大。正次之。質最小。三

射之侯中。皆有此三等。後鄭說則以皮侯樓鵠不爲正。采侯設正不爲鵠。正鵠大小同。而侯異。其皮侯之鵠。采侯之正。又各隨侯中之大小爲增減。二義不同。王肅據小爾雅廣器文。定質爲六寸。餘並從先鄭義。賈說稍異。而亦以正鵠爲一。並與後鄭義殊。金鵠云。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實射。其說始於鄭。中庸射義注云。畫布曰正。樓皮曰鵠。釋文曰。大射則張皮侯而樓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竊以爲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實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且大射實射既別。則燕射亦宜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卽或混同於大射實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樓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正。殊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皮侯采侯也。小爾雅云。鵠中者謂之正。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農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樓皮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朝大夫同。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二尺曰正。本於毛傳。亦可見正在鵠中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爲善。故齊風言不出正也。鄭注射人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侯。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樓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而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並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與樓皮之鵠異。誤矣。朱大韶申先鄭馬王說云。鵠與正相連。不與侯連。故曰樓。曰設。居侯中者謂之鵠。居鵠中者謂之正。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又云失諸正鵠。是中正謂之中。中鵠亦謂之中。居正中者謂之質。質之初筮。發彼有的傳。的。質也。荀卿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淮南兵略訓高注。的。射準也。是也。侯未有不設正鵠者。故經但言鵠。不言正。以正居鵠中。舉鵠而正該焉矣。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質卽二寸曰質之質。於布侯皮侯皆曰質。則質居正之中可知。案金朱據毛馬先鄭說。定正在鵠內。無大射實射之分。又謂鵠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其說近是。竊謂侯中大小取數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鄉射記有明文。三分侯廣而鵠居一。梓人亦有明文。馬鄭王諸儒。不容不見。而謂侯鵠正質內外大小四等。爲一定之

數者。蓋假大夫士諸侯侯中之度。約舉大數。以明大小之差也。鄭漢勛云。鄉射記。鄉侯十尺。鄭馬言侯方十尺者。據鄉侯也。四尺曰鵠。亦據鄉侯取成數言之。其實三分取一。侯丈八尺者。鵠六尺。侯丈四尺者。鵠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侯丈者。鵠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案鄭說是也。五十弓之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其正依金說。當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而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約舉成數也。據先鄭說。正之內尙有質。楚辭大招云。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鄉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彼正據大射大侯言之。而亦設昭質。足證先鄭義。質亦謂之的。故毛詩荀子。並以的質同論。韓非子外儲說左及問辯二篇。並云設五寸之的。是質小於正。古有明徵。質居正中。蓋亦當居正三分之一。則五十弓侯之質。當方三寸七分強。而先鄭云四寸曰質者。亦舉成數也。先鄭梓人注云。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彼云身一丈。與此注十尺曰侯同。彼爲設數。則此注亦爲設數。非侯之通制可知。侯鵠正質。隨侯道爲大小。故質槩的爲一物。而馬鄭說質四寸。小爾雅說槩六寸。韓非說的五寸。其非一定之數。又可知矣。今參取馬鄭王及金氏義。推定天子以下侯制。蓋凡侯皆爲侯中。及鵠正質三等。其侯中及鵠正大小之差。當如金說。其正內之質。則九十弓之侯質。方六寸六分強。與小爾雅六寸之槩文合。七十弓之侯質。方五寸一分強。與韓非五寸之的文合。而五十弓之侯。與馬鄭四寸之質亦相近。可以釋諸說之紛互矣。至賈景伯說正大於鵠。則於古無可證。鵠方二尺。與梓人文尤不合。金榜謂蓋假侯中六尺明之。然以鄉射記推之。六尺之侯。侯道止有三十弓。禮經。侯道未有如是之近者。則亦不可通也。云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者。此鄭據鄉射文。明侯中之數。隨侯地之遠近而各異。以破先鄭十尺曰侯之說也。引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鄭彼注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引之者。明鵠大小之度。出數於侯中。以破先鄭四寸曰鵠之說也。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大射儀注。說大侯鵠侯射侯之鵠同。賈疏云。以其侯中丈八尺。三十六尺。故鵠居六尺。侯中丈四尺者。取丈二尺。三四十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三六十八。又得六寸有二寸在。寸各爲三。二寸併爲六分。取二分各爲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也。侯中一丈者。取九尺。三三而九。得三尺一尺在。又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爲三。得一分。故云少半寸。詒讓案。鄭言此者。亦破先鄭侯十尺。鵠四尺之說。然先鄭實假設之數。與鄉射梓人文。本不相戾。後鄭似未瞭。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鵠者。大射儀注。以此訓爲第二說。云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鵠。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鵠知來。案鄭引淮南子汜論訓文。



今本鴉作乾。高注云。乾。鵠也。廣雅釋鳥云。鴉。鵠也。說文佳部云。輪。輪。鵠也。鳥部云。鴉。輪。鵠也。山鵠。知來事鳥也。鴉。雅並輪之異文。鵠與鴉亦聲相近。依高張說。則鴉鵠即今之喜鵲。說文則以爲山鵠。二者種類略同。釋文引劉昌宗。雅音雁。金鵠亦謂古字鴉與雁通。鵠與鴉通。鴉。猶鴉鵠也。非小鳥。案劉音金說。與先鄭鴉毛之義相近。然與許鄭諸家說鴉鵠並不合。未知是否。中之爲鴉者。本左昭十二年傳。其以中鴉也之文。謂以中小爲鴉異也。云亦取鴉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者。大射儀注義同。此說較鴉鵠之義爲優。金鵠云。鵠與鴉聲同。爾雅釋詁云。梛。直也。梛。轉聲爲較。故釋詁較亦訓直。鄭注射義云。鴉之言梛也。梛。直也。然則鴉本作梛。或作較。其作鴉者。古字假借耳。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說文侯字注云。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虎。大夫射麋。麋。惑也。白虎通義鄉射篇云。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亦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班氏所說。即鄉射記之獸侯。與此經大射侯異。而釋義亦與鄭許同。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大射儀注云。士無臣。祭不射。射義疏。亦謂士唯有賓射燕射。金榜駁之云。大射主於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鄉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警衆選賢。孔子射於豐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廣及鄉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金鵠云。士亦有射。射人云。士以三耦射。射侯。大射儀舊士射干。其明證也。鄭注。射人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考之特性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既爲士治事。即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於孔子冢。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豐相之圃。鄭注。豐相。地名。此當爲大射。孔疏以爲賓射。非也。蓋大夫士大射。皆於國外射圃也。胡匡衷云。特性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云。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阜。蓋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案依二金及胡說。則士亦有臣。得行大射。其說亦較鄭爲長。云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者。賈疏云。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段玉裁云。說文。侯。天子射熊虎豹。諸侯射熊虎。此從故書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與許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司常熊虎爲旗。熊在虎上。詒讓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引馬融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亦以熊貴於虎。與先鄭及許同。又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侯。

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彼指鄉射燕射之侯。亦以熊貴於虎。竊疑此經故書。天子則虎侯先熊侯。諸侯則熊侯先虎侯。兩文錯異。先鄭及馬季長。許叔重。讀。並天子三侯首熊侯。次虎侯。而諸侯二侯。則仍故書之。舊。後鄭從杜子春說。不改天子三侯。而破諸侯虎侯。爲豹侯。以合三侯之次。二說不同。由所讀各異也。大喪。厭裘。飾皮車。皮車。遺車之革路。故書厭爲淫。鄭司農云。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諸讓案。亦當關后世子喪。詳宰夫疏。云厭裘者。亦與司偶衣物。必沽而小耳。〔疏〕服爲官聯也。賈疏云。謂明器中之裘。卽上良裘功裘等。云飾皮車者。與巾車。車僕。司常。校人爲官聯也。賈疏云。亦謂明器之車。以皮飾之。注云。皮車遺車之革路者。巾車。王五路。有革路。注云。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天子遺車。亦備五路。此革路。亦稱皮車。皮革散文通。新序雜事篇云。中行穆子皮車十乘。謂兵車也。車僕云。大喪厭革車。彼注云。言與革車。則遺車不徒戎路。廣闕萃輕皆有焉。則此飾皮車。亦通賅五戎車。蓋皆司裘飾訖。與車僕厭之。巾車又云。大喪飾遺車。則此官所飾者。唯革路而已。餘玉金象木四路。並巾車飾之也。云故書厭爲淫。鄭司農云。淫。陳裘也者。司服。大師。司兵注。義並同。徐養原云。厭之爲淫。蓋擊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爲陳。是不必改從厭也。說文广部。厭。陳與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鄭。然則淫與厭。皆可訓爲陳也。爾雅釋詁。厭。器與也。此後鄭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曾釗云。淫與陳聲近。詩行葦。以引以翼。引本或作淫。爾雅。引。陳也。則司農訓爲陳。正合古義。詒讓案。司服。司兵先鄭注。並云淫。讀爲厭。則先鄭亦不從故書也。此與大師注。獨無讀爲厭之文。疑所引不備。陳裘。謂爲明器之裘。將葬。則與明器遺車等同陳之。既夕禮。葬前一日。於祖廟載飾柩訖。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卽廟之中庭。許君以陳與服於庭解厭。卽隱據彼經也。其葬日至壙。亦當如既夕云。陳器于道東西。既窆。則亦與司服厭衣服。同藏於槨中也。云玄謂厭。與也者。爾雅釋詁文。大司樂。大師。笙師。典庸器。巾車。司兵。注。並同。後鄭亦以厭裘爲明器之裘。而訓義則與先鄭異。段玉裁云。此

鄭君不從故書作淫。司農訓陳也。書或作厭。故鄭君從之。爲之說如此。說文所據周禮。亦作厭。與後鄭同。詒讓案。全經五篇。大喪言厭者十有六職。此司裘。厭裘也。司服。共厭衣服也。大司樂。泄厭樂器也。大師。帥贊而厭也。小師。與厭也。厭。厭。笙師。縛師。箛師。厭樂器也。典庸器。厭荀簾也。司干。厭舞器也。巾車。飾遺車途厭之行也。車僕。厭革車也。司常。建厭車之旌也。司兵。厭五兵也。圉人。厭馬也。先鄭皆訓爲陳。後鄭皆訓爲與。謂作之。賈司兵疏云。先鄭厭皆爲陳。後鄭皆不從。以爲厭與解之者。見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厭衣服。掌其陳序。圉人職云。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厭馬亦如之。以此言之。厭陳既別。則厭不得爲陳。以與

象爲義也。姜兆錫申先鄭說云。厥。卽陳也。爲王喪異其文耳。笙師云。大喪厥樂器。大旅陳樂器。既祿則云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是厥陳異文同義也。巾車云。大喪飾遺車。遂厥之行。飾而遂陳。其義甚明。若遺車既飾矣。而又云遂與似而作之。義可通乎。王引之說同。案姜王說是也。凡厥者陳而不用之名。司服之陳序。蒙上復斂奠厥四者衣服而言。故厥衣服之外。復言掌其陳序。圉人所云。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者。指駕車之真馬而言。故鄭注云。啓後所駕馬。以其陳而不用。與塗車芻靈異。故下別言厥馬亦如之也。要之凡器物之陳而不用者。謂之厥。亦可謂之陳。故大旅之厥。笙師謂之陳。既夕禮言陳明器。而不言厥。明言陳猶言厥也。其用者則謂之陳。而不可謂之厥。故圉人云陳馬。又云厥馬。明兩文不相涉也。後鄭以爾雅有厥與之訓。遂據以易先鄭之說。而於巾車注。仍云厥。與也。謂陳駕之。則自知其不可通。而兼用先鄭之義。亦足徵其非達詁矣。云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後鄭意此厥訓與。與六詩比興之與同義。釋名釋典藝云。興物而作謂之興。荀子禮論篇云。明器類而不用。是明器雖不用。亦象似生時所用之物而作也。云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者。孔廣森云。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其象。史記。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漢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車馬。卽偶車馬也。案孔說是也。偶衣物謂明器。賈疏讀偶衣。句斷。失之。既夕記說明器云。弓矢之新沽功。注云。沽示不用。又喪服注云。沽猶麤也。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略而不盡。額而不功。明不用也。爲偶衣物麤略而小。亦示不用之義。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

與其皮事。不會〔疏〕者。凡邦之皮事掌之者。凡聘享庭實及弁冠鳥帶席楨諸服。用皮革者皆是。后亦當有裘。經不言二月也。鄭宰夫注。謂是周之季冬。失之。詳彼疏。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獻之。獻〔疏〕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者。賈疏云。鳥獸毛毯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乃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乾久成善乃可獻。故春獻之也。宋縣初云。凡連毛者曰皮。裘材也。去毛者曰革。練治之。革曰草。此云革。蓋兼草言之。冠與帶之材也。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者。釋經。秋冬斂。春乃獻之之義。鄭意凡裘材皆於前年秋取之。故獸人春秋獻獸物。注云。及狐狸。卽取裘材也。豳風七月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彼仲冬取者。民間取獸時或略後。與此經不必同也。依經注義。秋

周禮正義 四 卷十三 三九

斂春獻。並屬裘材。其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則獻已成之裘。獻成距斂皮已期歲。其欄乾久可知。其章革亦以乾久爲善。故釋名釋喪制云。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云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者。以共尊須擇良者。故特獻之也。皮革兩者。皆獻其良者入司裘。皮以爲王裘。革以給帶屨及皮車等之用。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用多少故事。〔疏〕革于百工者。此家上春獻爲文。謂既獻之後。遂依式灋頒之於百工也。案敘官司裘之下無工。則凡皮革之良者。雖獻於王入司裘。仍泄此官頒之於工。其不良者。則此官直頒之於工。不入司裘也。百工者。即考工記總敘云。攻皮之工五。函鮑鞞韋裘。又彼注說百工云。衆言之是也。賈疏謂獻良者入司裘。其餘乃入百工。是入司裘者。即不復頒工。似非經義。注云。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蔣載康云。式灋。即九式之灋。指工事言。賈疏云作。若裘氏作裘。函人作甲冑。謂皮革皆有用物多少之數。有舊法者也。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當用氈則共之。毳〔疏〕注云。當用氈則共之者。氈次張氈案是。當其用氈。則掌皮共毳毛與冬官。使作氈與掌次也。云毳毛毛細縵者。說文毳部云。毳。獸細毛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毳。羊細毛也。凡氈以毳毛爲之。淮南子齊俗訓云。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旃、氈。同。歲終則會其財齋。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疏〕歲終者。亦謂夏之季冬。云則會其財成也。注云。財。斂財本數者。賈疏云。謂四方所有皮革之入。掌皮之數。是本數也。詒讓案。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此財蓋謂所斂皮革直泉多少之本數。云及餘見者。餘見。謂所用餘皮革見在者也。詳司書疏。賈疏云。謂出給不盡見在庫者也。云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者。此亦謂給予百工也。臧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注云。齋給市財用之直。墨子非樂篇。說爲舟車。云萬民出財。齋而予之。此經義與彼同。段玉裁云。此與許君齋訓持遺合。案詳外府疏。云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者。孔廣森云。漢書文翁傳曰。買刀布蜀物。齋計吏以遺博士。詒讓案。計吏。即上計吏。詳小宰疏。齋計吏。乃以賜物畀計吏。使持與所賜之人。非即賜計吏也。賈疏謂有詔賜。與計吏則曰齋。殊失考。鄭司農云。齋或爲資者。外府注同。亦謂故書或本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版。謂宮中閣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

彩象也。政令。謂施關寺者。稍食。吏祿粟。〔疏〕路寢以內。至於北宮。凡王及后夫人所居之舍。此官通掌之。蓋舉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寢均宿衛。〔疏〕門以內。通爲王宮。路門以內。通爲王內。此官治王內之政令。與小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外互相備也。王內與敘官王內之正內女吏內宮。專指后宮。言者異。惠士奇云。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宮正。宮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云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者。俞樾云。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以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注云。版。謂宮中關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者。小宰注云。版。戶籍也。又宮正注云。版其人之名籍。蓋凡戶籍名籍。並謂之版。宮中關寺。即內小臣。關人。寺人。內豎之屬。本在宮中者。鄭意關寺本身固著錄籍。其子弟或通籍得入宮者。內宰亦書之也。云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者。王居南宮。后居北宮。世子亦自有宮。內則注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喪服傳。亦謂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若然。世子居東宮。羣王子則居西南北三宮。與王及后所居南北宮異。其后寢亦有王女之宮。猶公羊莊元年傳。所謂羣公子之舍是也。自后世子以下諸宮。皆統於王宮。故此官并掌之。大宰注云。百官所居曰府。吏官府之形象。謂吏人所居之府寺。其方位畧域。廣狹遠近。悉書其形象於圖也。凡經言版圖。圖並謂地圖。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圖。地圖也。司會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注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義並與此同。云政令。謂施關寺者。賈疏云。以其關人主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之戒令。內宰爲之長。故知政令者。施之於關人寺人也。不言內小臣及內豎者。蓋亦施之也。云稍食。吏祿粟也者。稟。舊本誤廩。今依注疏本正。宮正注義同。賈疏云。吏即關寺子弟宿衛后宮者。宮正所均。謂宿衛王宮者。以米稟爲祿之月俸。均之者。當知見在空闕也。詒讓案。稍食者。稟食也。與正祿異。詳宮正疏。云人民。吏子弟者。鄭意王內。非庶民所居。明人民爲在宮中官吏之子弟。官正去其淫念與其奇衰之民。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義與此同。惠士奇云。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一也。古者兵出於民。故曰夫家衆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案惠說是也。后宮之朝及門垣。蓋皆有宿衛。故後文有北宮糾守之事。此人民。當兼賅士庶子。及夏官之虎士。秋官之隸民。凡備衛守其使役者。皆是。若宮中官吏。其身。在宮給事。或得并攬子弟之無職事者同居。然其官寺。當在路門以外。不得在北宮也。若然。此官及宮伯宮正所掌。蓋皆通王宮后宮宿衛吏士言之。並互詳宮正疏。云分之使衆者。就寢均宿衛者。宿衛人民衆寡。必分使相等。所以均其勞役。且使遮迺。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周密。無疏懈之患。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玄謂六宮。謂后也。婦人

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疏〕注。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昏禮。母戒女曰。夙夜無違宮事。〔疏〕者。媒氏注云。納幣用緇。婦

人陰也。凡禮之涉婦人者。通謂之陰禮。後文。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云。陰禮。婦人之祭禮。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是也。又內小臣云。掌王之陰事。陰令。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並

以事涉婦人。故謂之陰。與此義同。云六宮。後五前一者。賈疏云。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為之。南北相當耳。詒讓案。王六寢。前路寢一。後燕寢五。一居中。其四分居四隅。

后六宮亦然。詳宮人疏。云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者。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即先鄭所本。敘官後鄭注。亦引

彼文。其說實未可信。詳敘官疏。云玄謂六宮謂后也者。賈疏云。先鄭意以陰禮婦人之禮。教六宮之人。自后以下至女御。後鄭意以婦人之禮教后一人。六宮。即后也。詒讓案。後鄭意下文別出九嬪。則此六宮。不得通該嬪御。其三

夫人班秩。雖在九嬪之上。究不可與后並言。明此六宮。當專屬后。故不從先鄭說也。云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者。此六宮。即后所居之寢。與匠人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尋。以宮對室。主外之圍繞言者異。宮人。王六寢直稱寢。

此後稱宮。不稱寢。宮之為言營也。營繞周帀。即隱蔽之義。婦人所居。以隱蔽為宜。故異其名也。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者。申先鄭前一後五之義。明后寢與王同。宮人注。說王六寢。云路寢一。小寢五。路

寢即正寢。小寢即燕寢也。后燕寢五。中及四方。諸侯夫人燕寢三。則中及東西。左襄九年傳。魯穆姜薨于東宮。即三寢之一也。云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者。后尊與王同。內宰主內教。不敢斥言后。故以后之宮言之也。云若今

稱皇后為中宮矣者。衛宏漢舊儀云。皇后稱中宮。王應麟云。哀帝紀中宮注云。皇后之宮。云昏禮。每戒女曰。夙夜毋違宮事者。據士昏禮文。明婦人主宮事。故后稱宮也。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

夫人世婦者。〔疏〕注云。教以婦人之禮者。與上先鄭說同。云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者。賈疏云。司農意上舉中省文。〔疏〕文教六宮之人訖。此復教九嬪者。先鄭意以九嬪掌婦學之法。使之教九御。故內宰更別教之也。

後鄭意下文別教九御。故知此教三夫人已下。以婦職之濃。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衰。展

其功緒。婦職。謂織紵紃縫練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踰侈奇邪。若今媚道。展。猶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繇

桌之〔疏〕以婦職之濃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者。婦職。即大宰九職。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此官亦以職事授事。〔疏〕內嬪婦。而贊九嬪。教九御也。王引之云。九嬪。掌婦學之濃。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斂于王所。即此所謂以婦職之濃教九御。使各有屬也。案王說是也。九御屬九嬪。此官使各從其長。以施教作事也。云禁其奇妄者。釋文云。衰、本亦作邪。案經例用古字作衰。注例用今字作邪。或非是。詳宮正司練疏。奇邪之禁。亦士師宮禁之一端也。注云。婦職謂織紵組紃繡之事者。釋文云。線本亦作縵。案線。縵。字同。詳縫人疏。此即化治絲枲之事。內則云。女子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鄭彼注云。組。縵。字同。詳縫人疏。此即化治絲枲之事。然則薄闇者爲組。似繩者爲縵。賈疏云。織紵爲一事。組縵又爲一事。縫線又爲一事。三者皆婦職也。案組是縵也。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絳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度士以下。各衣其夫。貴賤皆有職者。彼示雖貴無得遊手率先之意。非如此絲枲二事。責其功緒也。上文世婦以上。皆直言陰禮不言職。此言職者。以其世婦以上貴。無絲枲等職業之法故也。云九御女御也者。以其次九嬪之後。故知即女御也。國語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韋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也。案此上文云。以陰禮教九嬪。與教九御別。則九御非即九嬪也。韋說非。九御亦謂之諸御。莊子德充符篇云。爲天子之諸御。不瓜。不穿耳。是也。云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者。九九而御於王。即九嬪注。所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是也。今案女御人數未塙。詳敘官疏。云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者。鄭意九嬪九人。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嬪之屬。是每九嬪一人。領女御九人。亦即大宰八法官屬之義也。九九爲屬。各自相從。以御於王。又同受職作事。使分別班秩。不相雜廁。內嬪婦與外百官府。固無不同矣。賈疏謂九人爲一屬。屬。猶聚也。非經注之義。云正其服。止踰侈者。踰侈。謂踰越僭侈。服其所不當服者也。依內司服注。女御服祿衣。今依金榜說。女御亦得服展衣。詳彼疏。云奇邪。若今媚道者。此注用今字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將陵侯史子回妻宜君。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弃市。又外戚世家云。長公主譏栗姬挾邪媚道。陳皇后挾婦人媚道。鄭以媚道即婦人奇邪之事。故舉以爲况。云展猶錄也者。說文戶部云。展。轉也。引申爲校錄之言。聘禮注云。展猶校錄也。謂校比紀錄之以考其高下也。云緒業也者。廣雅釋詁同。宮正注。亦云緒其志業。云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者。段玉裁云。此鄭君從杜。定爲字誤而改之也。王引之云。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小宰謂之七事也。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亦如大

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案此外事。蒙上婦職爲文。則杜鄭破字。義自允協。但王申故書。於義亦通。黃以周說同。今附存之。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祭宗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不與而〔疏〕大祭祀。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執。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疏〕后裸獻。則贊者。此與外宗爲官聯也。內宰。祭祀。贊后裸獻。猶小宰祭祀贊王裸將之事。賈疏云。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裸者。謂室中二裸。后亞王裸。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此三事。內宰皆佐后裸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云則贊也。云瑤爵亦如之者。唐石經。贊下疊一贊字。則讀贊瑤爵亦如之爲句。阮元云亦如之者。謂亦贊也。正文所謂皆贊也。若瑤上復有贊字。則不可通。唐石經非。案阮說是也。嚴可均亦據疏云。瑤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謂少一贊字爲是。今不據增。賈疏云。謂尸卒食。王酌尸。后亞王而酌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盃齊以酌尸。亦贊之也。案朝踐饋獻。亦用瑤爵。鄭賈謂用玉爵。非也。詳後。注云。謂祭宗廟者。明不關外祭也。賈疏云。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裸。此云裸。故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裸獻瑤爵之事。故總言宗廟也。案賈說是也。亦詳小宰疏。云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者。此王初裸。后亞裸。爲宗廟九獻首二裸之節。裸尸於室中。迎牲於門外。故言出也。此注謂迎牲在后亞裸之前。司尊彝注。先說后以璋瓚酌亞裸。次引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則謂迎牲在后亞裸之後。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從此注義。謂王出迎牲。后乃從灌。賈司尊彝疏。則謂此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彼注爲正。今案。王裸則后亞裸。事本相次。但初裸既畢。則王無事。已可以出。不必待后畢裸而後出也。王出之後。后方送裸。逮王迎牲而入。則后裸已訖。是王出在后送裸之先。入在后畢裸之後。二注文。本無悟也。云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不與而攝耳者。明后亞裸。亦執璋瓚也。鄭彼注亦云。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孔疏云。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裸之禮。云獻謂王薦腥薦執。后亦從後獻也者。鄭以此獻與裸對文見異。謂當九獻中四獻六獻之節也。賈疏云。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執其設。謂體解而執之。是其薦腥薦執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薦八豆八簋。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盃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盃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盃齊以獻尸。名爲饋獻。江永云。內宰及司尊彝疏。朝踐訖。乃執其殺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盃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盃齊以獻尸。名爲饋獻。江永云。內宰及司尊彝疏。



延尸出戶。在二灌訖。王出迎牲之時。禮運孔疏。在血毛詔於室之後。今從賈氏。蓋尸主在堂。而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下文所謂求而未之得也。案江說是也。互詳司尊彝疏。又依崔靈恩義。薦腥薦孰之獻。當在後文瑤爵內。凡后獻皆用瑤爵。不用玉爵。則獻當與裸爲一。鄭說非經義。詳後。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酌爵。后亞獻之者。謂當九獻中七獻八獻之節也。賈疏云。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食以酌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益齊。以酌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禮運疏云。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鄭鑄云。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八獻時所用之爵。恐非也。江永云。凡后獻皆用瑤爵。言瑤爵亦如之。所以別於裸用璋瓚耳。金榜云。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益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酌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榜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以圭瓚裸。后以璋瓚亞裸。其裸器既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制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裸獻也。瑤爵也。對文並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特性饋食禮。加爵在正獻後。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獻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章著矣。又云。祭統獻之屬。莫重於裸。故謂之裸獻。鄭君分釋裸獻爲二。非也。案鄭江金從崔說。后獻皆用瑤爵。是也。黃以周說同。凡九獻內。四獻。六獻。八獻。后皆用瑤爵。鄭誤謂六獻以前。后獻並同王用玉爵。至八獻始用瑤爵。賈孔禮疏。並襲其誤。不可從。云其爵以瑤爲飾者。謂刻木爲爵。而以瑤飾之。若大宰之玉爵也。毛詩。衛風木瓜傳云。瓊瑤美石。說文玉部云。瑤。玉之美者。木瓜。釋文引說文。作美石。與毛義同。楚辭九歌。王注云。瑤。石之次玉者。然則瑤次於玉。故祭祀獻尸。王用玉爵。后用瑤爵。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亦瑤爵降於玉爵之證也。賈疏依司尊彝注。說謂后以瑤爵亞酌尸。卽明堂位之角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爲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爲飾。禮運。明堂位。孔疏說。亦同。並非也。詳前金榜說。及司尊彝疏。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疏〕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云而詔其禮樂之儀者。賈疏云。

后之行禮之時。皆合於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告后。使依於法度。注云。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者。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眠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齋則贊。是后薦徹。及與樂相應之事。賈疏云。案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皆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禮耳。經兼云樂者。禮樂相應也。案賈知徹歌雍者。據樂師小師注義也。江永云。漢書禮樂志。秦漢之樂。乾豆上登歌。猶古清廟之歌。疏謂薦時歌清廟。其說蓋本此。云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者。賈疏云。但天子諸侯祭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特牲云。主婦亞獻戶。戶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者。辟內子及尸酢主婦。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亦於房中南面拜受爵。至於少牢。主婦入戶西面。獻尸及酢。主婦無入房之文。即此云位謂房中戶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於阼階上。獻尸俎訖。主婦乃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拜。送爵。云主人席北即當阼階。故云阼所立處。此約有司徹而言也。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之事。九嬪者。贊后〔疏〕注云。助九嬪贊后之事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也。以九嬪職。祭祀無特行禮之事。薦玉簋。薦徹豆籩。〔疏〕明九嬪禮事。即贊后之事也。云九嬪者。贊后薦玉簋薦徹豆籩者。賈疏云。引九嬪職贊后為后薦玉簋。薦徹豆籩等。是九嬪贊后之事。即是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也。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疏〕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者。賈疏云。賓客則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以其非一。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疏〕故云凡以廣之。云裸者。謂行朝覲禮訖。即行三享之禮。享訖。乃禮賓於戶牖之間。獻。謂饗燕賓客。后亦助王獻賓。瑤爵。謂王饗燕酬賓時。后亦助王酬賓。皆贊助于后也。案此裸獻。與大祭祀同。亦專屬裸。后之獻賓亦以瑤爵。賈依鄭義。分裸獻為二。而以瑤爵別為酬賓。失之。詳後。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賈疏云。見大行人。云上公之裸。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則是上公乃有再裸。王先一裸。次后再裸。按孝經緯云。二王之後稱公。則知二王之後。有后裸也。又案申車云。同姓金路。鄭云。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則此云王之同姓。亦謂侯伯得與上公同再裸。亦有后裸可知。若同姓為子男者。則與異姓同一裸。無后裸也。故鄭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但裸時大宗伯代后。至於拜送則后。則內宰亦贊后拜。送爵。詒讓案。依大宗伯注疏。王與后二裸。皆宗伯攝為之。二裸皆有贊。攝王裸時。則小宰贊。小宰云。凡賓客贊裸。是也。攝后裸時。則內宰贊。此經所云。是也。小宰注。謂贊裸為助宗伯。則此贊

裸。亦助宗伯可知。賈謂贊后拜送。失之。云裸之禮。亞王而禮賓者。大行人云。王禮再裸而醉。是裸即禮賓也。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餼。鬱鬯。亦醴類也。故通稱禮也。詳司儀疏。云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者。賈疏云。后之裸者。饗燕亦與焉。案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無飲酒之禮。惟有饗燕耳。饗者。享大牢以飲賓。立行禮在廟。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燕禮。具牲狗。行一獻之禮。四舉旅降。脫履升坐。其爵以醉爲度。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獻賓酬賓之事。內宰皆贊后也。案此亦當以裸獻爲一事。饗禮上公九獻。初獻二獻爲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初獻爲裸。其裸後獻酒。則以瑤爵。與裸獻異也。鄭賈說非。互詳大行人疏。云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者。鄉飲酒禮。賓醉主人後。主人實饌酬賓。注云。酬。勸酒也。案酬者。謂主人先飲以勸賓也。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醉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醴。醴。猶厚也。勸也。酬即醴之或體。江永云。瑤爵亞王酬賓之爵。注。謂亞王酬賓之爵。非也。以幣酬賓之禮。惟獻末王一行。后則無酬。凡后獻皆用瑤爵。金榜云。禮。婦人於賓。有獻無酬。案江金說是也。引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今坊記。穆侯作穆侯。鄭彼注云。同姓也。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鄭以天子饗諸侯。后助獻賓無正文。故引諸侯相饗。夫人獻賓爲證。明后禮與諸侯夫人同也。致后

之賓客之禮。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

〔疏〕注云。謂諸侯來朝覲者。謂爲后致禮於來朝覲之諸侯也。掌客注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后致禮於諸侯。亦所以助王養賓。賈疏云。謂若酒正云。致后之

賓客之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於賓客法。明后亦致牢禮於賓客。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云及女賓之賓客者。賈疏云。謂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故亦致禮焉。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癩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爲命婦。〔疏〕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者。賈疏云。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已下皆是。以其皆有服位。故云凡以廣之。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注云。使其皆有服位。故云凡以廣之。

使治。則是內宰自使其當官之屬治之。內宰下大夫。其屬最尊。惟上士。故知使上士也。賈疏謂以外內命婦卑。故內宰不自治之。非經義。此外命婦關卿妻。不盡卑也。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者。此皆內宮之嬪御。故謂之內。玉

藻云。唯世婦命於奠。鄭注云。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是內嬪御亦有命也。賈疏云。不言三夫人者。三夫人從后。不在治限。故不言也。案賈說是也。肆師。大喪。禁內外命男女之衰不中濃者。彼

注。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與此注不同。據道師云。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是內命婦不數九嬪。則三夫人更不數可知。喪大記注。亦云內命婦。君之世婦。若然。經凡言內命婦命女者。唯當數世婦女御耳。三夫人九嬪位尊。殆非內宰肆師所治也。二注說並未備。五詳內司服疏。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喪服經。大夫命婦傳云。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鄭彼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據鄭彼注。則喪服傳。大夫妻。關上公及卿妻言之。與此經以卿大夫妻為外命婦合。至國語魯語。以卿之內子。與命婦並舉。章注云。卿之適妻曰內子。命婦。大夫之妻也。釋名釋親屬云。卿之妃曰內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履人注。又專以孤妻為內子。卿大夫妻。並為命婦。與章劉說復小異。皆析言之也。統言之。則卿大夫妻。同受后夫人命。亦通稱外命婦矣。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者。與喪服注義同。玉藻云。君命屈狄。再命韞衣。一命禮衣。士祿衣。鄭彼注云。君。女君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案后命命婦。蓋使女史賜以衣服。與王格廟策命諸臣禮不同。玉藻又云。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蓋外命婦各從其夫。內命婦不得從君。則特命於獻爾時矣。云玄謂士妻亦為命婦者。此增成先鄭義。肆師內命女注。亦通卿大夫士妻為說。賈疏云。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明士妻亦為命婦可知。若然。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不含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為說。故唯據大夫為命夫。其妻為命婦。不及士也。詒讓案。析言之。則士妻不得稱命婦。故魯語云。列士之妻。釋名釋親屬云。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喪大記云。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履人注。亦分士妻與命婦為二。此經通言之。則外命婦得下闕士妻也。互詳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大司寇疏。建國者。必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思次也。敘。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疏〕凡建國者。與敘官建國義同。亦謂營都也。云佐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狶。與陰禮婦人之祭禮。后立市者。以后命於北宮後周垣之外。立三市。而兼治其市政。與司市為官聯也。云設其次。置其敘者。謂設置市官。所治官舍。又分置其肆之行列。即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之事也。云正其肆。陳其貨賄者。謂內宰令市官使列肆。各以類相從。即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

也。云出其度量淳制者。淳、釋文作渾。案說文水部云。渾、渙也。从水轟聲。渾即渙之隸變。謂內宰以所定度量之法式。出與司市質人等官。使數率齊一。以防抵冒爭訟之弊。即司市以度量成買而徵價之事也。注云。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者。亦辨方正位之一端也。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者。據匠人文。後謂在王宮之北。詳彼疏。云王立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者。賈疏云。王立朝。即三朝。皆王立之也。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朝是陽。王立之。市是陰。后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云陰陽相成之義也。詒讓案。后立市。謂建國之時。以后命立之。特取陰陽相成之義。其實市事。非后所與也。云次。思次也。敘。介次也者。釋文云。介或作分。非。孔臈汾云。介篆文作介。隸省作分。其作分者。分之譌也。詒讓案。思次介次。見司市職。彼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賈疏云。案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并思次介次。共爲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釋也。王安石云。次其官之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敘其地之敘。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王昭禹。易祓。方苞。姜兆錫。蔣載康。說。並同。俞樾云。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下句肆字自不相如。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就肆辨物而平市。乃於此經分次爲思次。敘爲介次。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澠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澠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言之。可知此注之非矣。案王俞說是也。敘蓋市肆行首當市朝者。胥及肆長所治處。與思次介次並異。詳司市疏。云陳猶處也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陳列。即處置之義。謂分別其貨賄。使各處其肆。不相雜廁。即肆長所云。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爾。是也。云度。丈尺也者。司市。大行人注。並同。此關五度也。漢書律厯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云量。豆區之屬者。司市。大行人。注義並同。亦關五量也。左昭三年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漢厯律志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者。謂建國始立市時。后命內宰營其廛肆之等。明市舍皆官授。市人不得私建也。但此專據王城內三市言之。其國外鄉遂。公邑。家邑。之等。皆有市。則皆其長吏立之。不必盡稟命於王后也。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者。市中不得有他神位。而周制百家以上。則得立社。故知先后命立市時。亦并命爲羣姓立

社。卽祭法所謂置社是也。詳大司徒疏。云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者。故書作敦。杜讀爲純。今經作淳者。從今書也。質人亦作淳。杜讀同。徐養原云。質人壹其淳制。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玄謂淳。讀爲淳。尸盟之淳。淳純。音同。古字通用。至管子君臣篇。丈尺綽制作綽。注以爲古準字。蓋淳純皆有準音。此字以純之左傍。淳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俗體也。云純。謂幅廣也者。質人注同。說文中部云。幅。布帛廣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幅廣二尺七寸。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鄉射禮注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後疏引鄭志。又謂二尺四寸爲幅。蓋據帛言之。故王制孔疏。謂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鄭孔說與班說異。不知杜從何說也。云制。謂匹長者。說文亡部云。匹。四丈也。漢食貨志說同。淮南子天文訓云。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是制卽一匹之長也。管子乘馬篇云。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此制似皆卽匹之異名。字又作製。說苑復恩篇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繡三百製。將以送之。是也。依杜及淮南說。則制卽媒氏之兩布帛。每端長二丈。合兩端而成匹。則四丈也。然據鄭引巡守禮。則制長丈八尺。又是一端之長。與杜及淮南書並不合。又王制云。度量數制。鄭彼注云。制。布帛幅廣狹也。是制又爲幅廣矣。云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狹與者。後鄭依今書作淳。讀亦依子春爲純。而義小異。制幣丈八尺。卽幣之長。純四狹。卽幅之廣。後鄭釋純與杜同。而釋制則與杜異也。天子巡守禮。蓋禮古經逸篇之一。聘禮注又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既夕禮。賈疏亦謂丈八尺曰制。朝貢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狹只。並咫之限字。賈疏引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狹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惠士奇云。淳與純通。純。猶全也。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然則丈八爲端。名曰制幣。蓋用之鬼神者也。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全曰純。量曰制。吉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詒讓案。淳制之義。杜以純爲幅廣。制爲匹長。鄭引逸禮。雖與杜義小異。而以純爲廣度。制爲長度則一。然既夕及逸禮。並云制幣。耶禮又云。釋幣制玄纁束。既云釋幣。而又別之曰制。則制非匹長之通名。鄭據逸禮。謂凡制幣皆丈八尺。其說自可馮。但周制。布帛一端二丈。今云丈八尺。則制乃布帛長度之不足者。依此經云。出其淳制。質人云。壹其淳制。則淳制。自當爲布帛廣長之正法。乃純廣猶是恆度。而匹長乃專舉丈八尺之制。廣贏而長不足。於文例既爲參差。且內宰所出。質人所壹。匹長皆不足於常度。又何理乎。惟惠氏以爲純。卽媒氏純帛之純。全者爲純。不全者爲制。嘉賓禮用純。吉凶禮用制。通校禮經。無不符合。今依其義。更爲申釋。竊謂說文刀部云。制。裁也。是制者。裁布帛之名。因以爲端幅尺度減少之稱。蓋

古者布帛廣度不同。而一端之長。則咸以二丈爲正。如其正度者謂之純。純不必專屬廣度也。取其純者裁而減之。或減其長不及二丈。或減其廣。布不及二尺二寸。帛不及二尺四寸者。則皆謂之制。制亦不必專屬長度也。昏禮。納幣用純帛者。卽長二丈。廣二尺四寸。如其正度之帛也。士昏記云。皮帛必可制。明其爲不裁制之全帛矣。鄭媒氏注。破純爲緇。失之。聘禮既夕禮。及逸禮所云制幣。皆丈八尺。蓋於長二丈之常度。減去二尺。是謂之制。逸禮又云。純四咫者。四依鄭志當爲三。謂匹長雖減。而幅廣則猶是二尺四寸之全度。然既經裁減。則究非全帛。故謂之制幣也。然則純者。廣長完全之正法。制者。廣長裁減之別法。凡賓嘉禮必用其類。故用純帛取其全也。吉凶禮用幣。或焚或埋。備物而已。故用制幣。取其易共。義各有當也。至於民間賈價。蓋亦純制兩有。然制雖減常度。亦自有差節。不能任意減省。曲禮謂祭祀之禮幣。曰量幣。蓋祭祀用制幣。度雖不足。仍須中量。若雜記云。魯人之贈也。廣尺長終幅。此則制幣之減省太甚者。正所謂不中量者矣。然則純羸制。二者不同。而皆爲布帛之準法。通於禮俗。故內宰出之。賈人又壹之也。至管子君臣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稱謂指衡石。量卽指斗斛。則綽制卽指丈尺言可知。若管子輕重甲篇云。纂組一純。戰國策秦策云。錦繡千純。高注云。純。束也。穆天子傳云。錦組百純。郭注云。純。匹端名。說苑善說篇云。文織百純。此與管子。韓子。淮南子之制。並卽布帛匹束之通名。與此經純制。及媒氏純帛義。咸不相涉也。又案。依此注義。淳制爲布帛之專稱。通言之。布帛亦得稱度量。故幣曰量幣。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粥於市。是也。云陰禮婦人之祭禮者。前注鄭注云。陰禮。婦人之禮。此據祭市社而言。故知爲婦人之祭禮。然外祭祀。非后所與。或亦命內宰師女祝。以禮就祭之與。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焉。或亦命內宰師女祝。以禮就祭之與。

**〔疏〕**中春者。謂夏之中春也。凡經言春夏秋冬者。並據夏時。詳大司樂疏。云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者。齊戒。親東鄉躬桑。注云。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孔疏云。按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詒讓案。此經親蠶。以中春與月令躬桑。祭義浴種。時月並不同。熊安生據馬質注。謂浴種。有二月三月兩浴。買疏及詩大雅瞻卬孔疏。並從之。黃以周云。蓋中春詔后始蠶。季春朔日。乃入蠶室也。依周官中春始蠶。故鄭注馬質引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季春始蠶。故注

祭義以為季春朔日浴種。此各據本書以為言耳。似非重浴。案黃說與皇侃同。於理近是。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三月。妻子始蠶。亦蠶事盛於三月之證也。又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又孟夏云。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也。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此經無夏獻繭。乃收繭稅之事。蓋文不具。又案夏小正傳云。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若然。王女亦有蠶事。不徒命婦矣。云以為祭服者。月令說親桑云。以共郊廟之服。是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孟子滕文公篇云。夫人蠶繅以為衣服。詩幽風七月毛傳云。祭服。玄衣纁裳。任大椿云。經傳言祭服者。多據冕弁服。內宰祭義。祭服。謂冕服也。士喪禮。祭服。次散衣。次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謂爵弁皮弁也。賈疏云。禮記祭義。亦云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此亦當染之為祭服也。注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者。子、當作於。注例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彼注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賈疏云。鄭以諸侯為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為尊。則后蠶於北郊。純陰為尊也。詒讓案。月令注。說公桑繭稅云。收以近郊之稅。則北郊謂近郊五里之內。孔疏謂公桑在國北近郊。是也。惠士奇云。公羊桓十四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桑盛祭服。白虎通耕桑篇曰。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漢儒之說。皆不合周官。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祭統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又案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是公桑。即公田所種之桑。又於其處築養蠶之室。二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謂九御。〔疏〕也。詳宰夫疏。云則會內人之稍食者。此正者同在北郊也。

內宮之歲會也。稍食。亦謂稟食。依鄭義。內人為女御。稟食當視命士之祿。依沈彤江永說。為女府史女工女奴等。則稟食當視府史胥徒。此官皆總攷其歲會。亦內宮之官成也。云稽其功事者。正內宮之官計也。上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云展其功緒。功事與功緒略同。彼之先展省之。此歲終又總稽攷其成功。典絲典枲。並云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事略同也。賈疏云。稽、計也。又當計女御絲枲二者之功事。以知多少。注云。內人。主謂九御者。前注云。九御。女御也。寺人。典婦功。注義同。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即此功事也。賈疏云。按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嬪婦既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也。沈彤云。內人。謂女酒女遷之等。而上及女府女史也。女御與九嬪世婦。皆為



內命婦。內宰注已言之。且闈人於外內命婦出入。爲之辟。而內人之出入。無帥則幾。是又其下於內命婦之徵。又云。女給事自外而入役宮中。其非刑女有家者。食當視在官庶人也。江永亦云。此卽典婦功之內人。與典絲之內工。是宮中專治女功者。詒讓案。經言內人者凡六。此職云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一也。內小臣云。祭祀賓客喪紀。正內人之禮事。二也。闈人云。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三也。寺人云。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四也。內豎云。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五也。典婦功云。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六也。通校諸文。蓋內人所賅甚廣。當上關女御。下兼女府史及女酒女。邊內工等。凡內宰會其稍食。稽其功緒。及寺人掌其戒令禁令。典婦功授其事。並通上下言之。凡內小臣正其禮事。弔臨于外。寺人詔相之。及內豎爲之蹕者。則專指女御而言。若止屬女府史以下。何得與祭祀賓客喪紀之禮事。且寺人爲之詔相。內豎爲之蹕乎。若闈人幾其出入者。則又專指女府史以下而言。鄭及沈江。各舉一偏爲釋。相兼乃備也。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烝而〔疏〕帛等。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者。說文。鹿部云。麤。鹿超遠也。米部云。獻功。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疏〕帛等。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者。謂內宰佐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粗。疏也。麤卽粗之假字。賈疏云。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今言麤不云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爲義也。案依賈說。則小大卽麤良。經不宜複出。殆非也。竊謂此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卽典婦功所謂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也。小大者。凡枲布絲帛之功。麤疏者爲大功。精密者爲小功。喪服。大功小功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彼大小功。賈子新書六術篇。作大紅細紅。並專據布言之。左閔二年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布。麤布。大帛。厚縵。則縵帛亦有大小。並其義也。但喪服注釋冠。沽功爲麤功。云麤功。大功也。賈說似隱據彼注。則與此經義不相當。蓋此經之麤。卽典枲之苦功。先鄭謂卽麻功。良卽典絲之良功。先鄭謂卽絲功。是也。麤良者。別絲枲而比之。小大者。通絲枲而比之。以經證經。二事顯異。自後鄭典絲典枲注。不從先鄭說。賈氏此疏。遂並大小麤良爲一。其誤甚矣。注云。獻功者。九御之屬者。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是也。典婦功注云。國中嬪婦所作成。卽送之。不須獻功時。故此注亦專據內嬪婦爲釋。賈疏云。上文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是九御之屬可知。鄭司農云。烝而獻功者。國語魯語。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縵。縵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絜則有辟。古之制也。韋注云。冬祭曰烝。烝而獻布帛之功也。此卽先鄭所本。凡烝祭以孟冬。則獻功亦在是月。

管子輕重乙篇云。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織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詩鄙風。定之方中箋。謂營室中在小雪時。則正是孟冬。管子所言。與魯語合。此蓋魯齊制。與此經不必同。姜兆錫謂此獻功。為內工獻功於后。在歲終。即所謂蒸而獻功。若外工獻功於典婦功。則在秋。其事異。姜蓋以此經蒙上歲終為文。先鄭意或當如是。廟享正祭。雖不在季冬。而冬祭通得稱蒸。則國語義。與此經亦尚可通。唯典婦功秋獻功。實通內外工言之。姜謂專屬外工。究無確證。未知果得先鄭意否耳。云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者。後鄭以後經有明文。故不從先鄭說。買疏云。不從先鄭者。以其內宰佐后受。明是婦官所造。還是典婦功女御等秋獻功也。會內宮之財用。計夫

下所〔疏〕會內宮之財用者。此遙蒙上歲終為文。亦內宮之歲會官成也。注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者。明后之財用不會用財。也。凡共三夫人九嬪世婦等之財用。亦當有常秩。與外官之祿相類。女御以下則有稍食。買疏云。以其云內宮。

是總六宮之內所有。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財用。皆會計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

王言之。明用王之禁〔疏〕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者。買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歲始。故總均宮中所受稍食月令。令之守宿衛者。俸之人。歲始又施其女功絲枲之事。詒讓案。國語魯語云。社而賦事。則當在中春。彼外

嬪婦於家受事。校內宮遲一月。亦不相遠也。云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者。即小宰云。凡宮之糾禁。彼又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注云。憲謂表縣之。但彼通掌王宮。此官則唯掌北宮。禁即士師之宮禁。此官與彼二官。為聯

事也。買疏云。糾其守者。謂宿衛之子弟。糾其惰慢者也。注云。均猶調度也者。大司樂先鄭注云。均、調也。又司稼注云。均謂度其多少。此均其稍食。亦謂案其位之尊卑。功之勤惰。為稍食之多少。使之均調也。云施。猶賦也。

者。此段借之義也。說文於部云。施旗兒。又支部云。岐。敷也。讀與施同。施即岐之借字。管子山權數篇。賦籍藏龜。尹注云。賦。敷也。岐。賦。同訓敷。故施亦訓賦。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盧注云。施。賦也。賦功事。猶國語

云賦事矣。云北宮。后之六宮者。古者宮必南鄉。王路寢在前。謂之南宮。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待朝在南宮。是也。后六宮在王六寢之後。對南宮言之。謂之北宮。左襄十年傳云。子國子耳切鄭伯以如北宮。又哀十七年傳云。衛侯甯

于北宮。是侯國後宮。亦稱北宮也。賈內小臣疏云。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云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之者。阮元云。疏引注于。作於。此非。案阮校是也。此釋經云。王之北宮。明后雖自主

六宮。仍統於王也。后宮所憲之禁令。即小宰所建之宮刑。亦士師五禁之一。故云用王之禁令之。云守宿衛者者。大司寇。軍刑上命糾守。注云。守不失部伍。此宮官糾守。亦謂糾察宿衛吏民。使不失部伍也。買疏云。謂若宮伯所

學士庶。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子者也。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執謂之種。後種先執謂之種。王當以耕種于藉田。玄謂詩云黍稷種。是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疏〕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明此六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明此六宮之人。通賅衆嬪御。與上文以陰禮教六宮。專指后一人者。異也。云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番孳之祥者。番。蕃之省。明放岳本及注疏本。並作蕃。與釋文不合。釋文又云。孳。本又作滋。案孳滋。聲義同。謂皆取生育之義。象類同也。云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者。生者謂不朽鬱。即舍人所縣以共獻者也。此亦取生育不傷之義。云且以佐王耕事者。謂佐王孟春躬耕帝藉之事也。詳甸師疏。云共禘郊也者。國語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又楚語云。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是也。賈疏云。禘謂祭廟。郊謂祀天。舉尊言之。其實山川社稷等皆用之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執謂之種。後種先執謂之種者。釋文云。種。本或作重。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種種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種。本又作穆。案陸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種。先種後執也。从禾重聲。種。疾孰也。从禾童聲。詩曰。黍稷種種。重文穆。種或从麥。種。孰也。从禾童聲。經注種種字。正字當作種。經之種注。藏種先種後種耕種字。正字當作種。種種字。此及舍人司稼凡三見。及籛人注。種麥字。並作種。陸。所謂俗反互易也。釋文或本作重。即種之省。種作穆。則或體也。管子地員篇云。羣土之長。是惟五粟。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五壩之土。其種大穆。細穆。黑莖黑秀。呂氏春秋任地篇云。種種禾不爲種。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高注亦云。晚種早孰爲種。早種晚孰爲重。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賀循云。種。早也。種。晚也。又引干寶周禮注云。種。晚種。稻之屬。種。陵穀。黍稷之屬。今案據管呂書說。則種種者。蓋衆穀之通名。黍稷稻粱麥。並有此先種後執。後種先執之異種也。賀循說種。專據執時言之。與毛詩七月傳說同。干注謂種種有原隰之異。漢以前絕無此說。不知令升果何所據也。云王當以耕種于藉田者。于。注例亦當作於。各本並誤。謂后獻種在王耕藉之先。王受此種種之種。乃以耕種於王藉也。月令。耕藉在孟春。與此後獻種同月。藉田亦詳甸師疏。云玄謂詩云黍稷種種是也者。幽風七月。魯頌閟宮。並有此文。種種。毛詩並作重穆。毛傳云。後執曰重。先執曰穆。詩釋文云。本又作種種。說文禾部。引詩同。呂氏春秋任地篇。高注引詩。作重種。字並小異。賈疏云。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

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數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云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者。賈疏云。此以下亦是增成先鄭義。所分居者。唯據九嬪以下。三夫人不分居。亦得爲三夫人以下也。每宮九嬪一人者。九嬪九人。六宮各一人。則三人在也。世婦二十七人。六宮每宮三人。則九人在也。女御八十一人。六宮宮各九人。餘二十七人在也。其餘謂不分者。故云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也。后不專居一宮。須往即停。故云唯其燕息焉。金鶚云。王后六宮。一正寢。五小寢。六宮兼正寢而言。正寢非居息之所也。九嬪世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人。何以容之乎。案金說是也。此經九嬪。世婦女御。敘官並不言數。又不見三夫人。固不可援昏義內官百二十人之說。以定其居。又后六宮正寢。爲聽內治及齋居之宮。金謂非居息之所。亦至當不易。匠人。九嬪所居之九室。乃內宮之朝治事處。非宮人居息之所。竊謂六宮除正寢及燕寢中宮。爲后自居外。餘四宮。爲嬪御所居。此旁尙有側室。則內官之爵秩較卑者居之。諸侯三宮。夫人亦自居二宮。餘一宮及側室。爲嬪御所居。公羊僖二十年。何注說三寢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有隣居西宮。左隣居東宮。少在後。皆不足據也。以經考之。后雖有六寢。內官所居者。則唯在五小寢。經通言之云。六宮之人耳。互詳敘官九嬪疏。又案后夫人寢數。或六或三。等殺有定。而側室之數。則多少無定。取足容居處而已。其室蓋在后燕寢之旁。后生子亦就之。故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卽通王后以下言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盧注云。寢室。郊室。次寢也。亦曰側室。案宴燕。字通。盧謂卽側室是也。其云郊室者。郊夾之誤。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此卽盧所本。然古書無以夾室爲側室者。宋本內則注。夾作夫。於義較長。盧所據本。蓋已譌作夾。故又譌爲郊。殆不足據也。賈宮人疏。謂側室。卽爲燕寢之一。亦誤。云從后者。五日而沐浴者。謂五日則退居宮休沐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沐浴以五日爲期也。云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者。賈疏云。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之一。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番總遍。故云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者。敘官注義同。婦禮卽上文陰禮是也。賈疏云。王后六宮。夫人有三。分居不徧。因卽尊之。三公坐與王論道。三夫人尊卑與三公同。三公侍王。三夫人亦侍后。故取以證三夫人。不分居宮之義也。

# 周禮正義

## 卷十四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命。謂使令所爲。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疏〕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者。賈疏云。絀官云。奄上士四人。案夏官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

大命。則大僕掌王命及服位。此小臣亦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則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詒讓案。大僕屬官。又有小臣。掌王之小命。此內小臣。職掌與小臣相當。后宮事少。故不設內大僕。則不問大命小命。皆內小臣掌

之也。正服位者。從內宰也。大僕。掌王視治朝之位。則后視內宮之朝。內小臣亦當掌其位。毛詩衛風碩人傳云。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視內事于正寢。亦相擬也。正后服位。互詳內宰疏。注云。命謂使令所爲者。說文口部云。命。君

使也。內則注云。命謂使令。謂后於宮內外。有所使令。及所求爲。皆掌其事也。云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者。賈疏云。以此經及上經。皆云王后。下文則皆云后。鄭恐人以爲別有義意。故云通耳。無義例也。后出入

則前驅。道。〔疏〕后出入則前驅者。后乘車出入。此官爲之前驅引道。亦猶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尊卑也。俎。謂后受尸。〔疏〕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者。賈疏云。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三事。皆之爵。飲于房中之俎。與后爲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者。猶大僕祭祀賓客喪紀。詔王灋儀。小臣詔相王之灋

儀也。內宰云。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春官世婦云。祭祀。詔王后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及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此官。蓋從內宰詔相王后。而與世婦爲官聯也。云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者。

此兼爲內命婦相禮也。內人亦謂女御。詳內宰疏。內宰云。贊九嬪之禮事。春官世婦云。相外內宗之禮事。此官亦從內宰。而與世婦爲官聯也。云徹后之俎者。賈疏云。謂后於東房中受尸酢之俎。內小臣徹之。注云。擯爲后傳辭。

有所求為者。賈疏云。后為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為也。詒讓案。說文。人部云。饋。導也。重文擯。或从手。凡禮經言擯。或接賓。或詔禮。皆取導引贊助之義。此擯。當亦為導贊。鄭謂傳辭義亦同。而云有所求為者。蓋以下文別云詔禮。則此擯非二事可知。故意其傳辭。實因有所求為也。互詳大宗伯疏。云詔相正者。異尊卑也者。明三者。文異事則一也。賈疏云。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云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者。于。注例當作於。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秦特性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酌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撤。亦約與土禮主婦之俎。同也。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疏〕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者。用。內饗好賜。義略同。四方。與內府吏適四方義同。並謂畿內諸侯也。云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好令。亦恩澤之命令。此官為傳之。此猶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也。此四方諸侯云好事。卿大夫云好令者。亦互文見義。賈疏謂后雖無正令施與卿大夫。時有言教至焉。故云令。后於畿外。全無言教所及。故云事。未墻。注云。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者。詩鄭風邇大路箋云。好。猶善也。賈疏云。后有族親在四方。謂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謂若魯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也。王后意行所善。遣小臣往。以物問遺之。案注云。其族親所善。當亦指后已族黨及昏媾之親言。非專謂王族也。賈謂若魯衛晉鄭。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書漏不盡八刻。〔疏〕掌王之陰事陰令者。昏義云。未咳。注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然則陰事陰令。內小臣掌之。王后治之矣。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者。敘官注云。御。猶進也。侍也。以是婦人之事。故謂之陰事。與內宰陰禮義同。賈疏云。謂若九嬪職。後鄭所云者是也。云若今掖庭令書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者。續漢書百官志。掖庭令一人。六百石。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漢舊儀云。掖庭令書漏未盡八刻。廬監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後庭訪白錄所推當御見。案漢儀。訪白錄所。當作白錄所。記。謂錄次所記宮人之名籍。此注與彼正同也。鄭以為內小臣。亦掌羣妃御見之事。故以漢法為況。云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者。亦以王令婦人之事。故謂之陰令。賈疏云。謂若縫人女御。為王裁縫衣裳及絲桌織紵之等。皆是王之所求索。王之所造為者也。案北宮。詳內宰疏。

闔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

門災。及〔疏〕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者。士師五禁。有宮禁。此其一端。亦與彼官爲聯也。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兩觀。及〔疏〕者。鄭意中門。卽雉門。在外二門之內。內二門之外。於五門爲第三也。司儀。諸公臣相爲國客。云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與聘禮。公出。及大門內。問君。賓對。文同。又左昭二十五年傳。說臧氏逐臧會。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是諸侯三門。大夫二門。中門皆在外門。內則。天子中門。亦必在

外門內矣。但此經中門之禁。當兼庫雉應三門言之。詳後。云若今宮闕門者。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漢官秩云。平城門爲宮門。水經穀水注。引洛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是東漢時。宮門。並有闕。鄭以周雉門爲王宮中門。亦有闕。與漢制同。故舉以爲況。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者。朝士。先鄭注同。賈疏云。司農庫門在雉門內。爲中門。詒讓案。天子五門。此經唯師氏。

司士。匠人。有路門應門。其皋門。庫門。見詩及禮記。雉門見春秋經及禮記。並詳後。毛詩大雅緜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依毛說。則皋門非王之宮門。與明堂位說不合。先鄭所不從也。其五門名義。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天子

宮門有五。法五行。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皋門者。王宮之外門。皋之爲言高也。謂其制高顯也。庫門。因其近庫。卽以爲名也。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視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應門。謂應接諸

侯羣臣。常在此門之內也。路門。路寢之門也。案崔以五門雉門在庫門內。則依後鄭說。與先鄭異。亦詳後。云路門一曰畢門者。書顧命云。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僞孔傳云。路寢門。一名畢門。卽本先鄭說。孔疏云。下云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曰畢門也。賈疏云。言路門者。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爲名。言畢門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云玄謂雉門。三門也者。賈疏云。破先鄭雉門爲二門。必

知雉門爲中門者。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元。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二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

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案賈據朝士注。及詩大雅緜箋義也。後鄭說天子門數亦同先鄭。惟以雉門第三庫門在其外。與先鄭異。故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

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言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

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鄭據彼二文。故知雉門當爲三門也。今攷天子五門之次。後鄭此說。塙不可易。明堂位說魯制。以庫門當天子皋門。雉門當天子應門。皋門於五門爲最在外。古無異說。則庫門必在雉門外可知。魯庫門既在雉門外。則天子庫門。必不在雉門內。又可知。先鄭說與明堂位亦不合。宜後鄭之不從也。其諸侯三門之制。則當從劉敞說。有庫雉而無皋應。魯與凡諸侯並同。朝士注及詩箋。並謂諸侯有皋應而無庫雉。非也。詳朝士疏。明堂位雖以庫雉二門爲魯制。當天子之皋應。實則天子五門。兼有庫雉。非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也。孔廣森云。郊特性記。王之郊也。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雉。亦有應門庫臺。案孔說是也。郊特性正據天子郊禮言之。故上有卜之日。王立於澤之文。作雉亦塙是維邑之制。御覽禮儀部。引周書逸文。說明堂制。亦有庫門雉門。其說雖與匠人不合。然可證天子本有庫雉二門。二鄭之義。不可易也。至此經之中門。先鄭謂是庫門。後鄭謂是雉門。並據第三門言之。今攷五門之次。以雉門爲三門。當依後鄭說爲正。然此中門。實不專屬雉門。當兼庫雉應三門言之。蓋五門以路門爲內門。皋門爲外門。餘三門處內外之閒。故通謂之中門。猶之治朝。與三詢之朝。對燕朝言之。通稱外朝也。司儀之中門。據侯國制止三門。則中門自專屬雉門。與此小異。敘官賈疏。又載或說。謂王宮四面。皆有中門。其說殊謬。竊謂天子五門。本皆有闕人。此獨言掌守中門之禁。以皋門內之外朝。三詢觀法之地。嘉石肺石所在。萬民皆得出入。其守禁較寬。又有師氏同守之。非闕人所專司。唯庫門以內三門。廟社府庫及官府次舍。羅列其閒。地居要近。闕人專掌其守禁。故經特舉中門言之。非謂中門之外。遂非闕人所守也。金鶚云。闕人。王宮每門四人。是外門亦有守也。但中門之禁較嚴。故特言中門。非謂外門無禁也。案金說是也。檀弓記。曾子與子貢弔於季氏。闕人弗內。二子入於其廡而修容焉。蓋季氏大夫二門。亦各有闕人守之。闕人弗內者。不得入中門也。入廡修容者。已得入大門也。郊特性。庫門注云。庫或爲廡。是廡庫同處。天子諸侯庫門所由得名。大夫則在大門內也。此雖非王侯制。然可證中門門禁。嚴於外門。闕人所譏察。尤謹於是矣。引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者。賈疏云。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公羊傳曰。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今鄭所引。不與彼傳同者。鄭勦傳。非彼正文也。引之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爲中門。有兩觀矣。詒讓案。鄭正據公羊文。故不引春秋經也。穀梁傳亦云。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雉門始也。後鄭推魯禮以合天子。謂王五門。亦雉門設兩觀。玉海引崔氏義宗及賈疏說。並同。孔廣森云。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春秋經書雉門及兩觀災。魯之兩觀於雉。知王之兩觀當於應。案孔說是也。戴震。焦循。說同。天子五門。惟應門爲正門。故特設兩觀。其餘四門。並爲臺門。一觀魯無應門。故於雉門設兩觀。



此魯禮不可以概天子之制也。互詳大宰疏。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喪服。衰絰也。凶器。明器也。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疏〕喪服凶器不入宮者。以下宮門糾禁之事。即士師之宮禁也。金鷄云。自舉門春秋傳曰。彪奇無常。怪民狂易。〔疏〕以內。即是王宮。曰不入宮。則外門有守明矣。中門惟臣得入。凡民皆不得入。非特喪服凶器等。不得入也。注云。喪服衰絰也者。賈疏云。案下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屨。謂杖齊衰。扱衽。斬衰。初死服厭冠。總小功冠。檀弓云。士唯公門。說齊衰。服間注云。大功免絰。鄭云。衰絰義出於彼也。曲禮孔疏云。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間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案據鄭孔說。則喪服不得入公門者。以五服輕重爲差。輕者不得入。重仍得入者。蓋君以事召之往朝。則服重者。得喪服入公門。其非入朝時。仍不得入。故此經槩云。喪服不入宮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即約此文。云凶器。明器也者。家人注同。曲禮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鄭彼注云。此謂喪在內。不得入。當先告君耳。凶器。明器也。賈疏云。案士喪禮。主人所造曰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此經凶器。亦應兼有就器。而云凶器明器者。以主人明器爲主也。案明器。詳宰夫疏。云潛服若衷甲者。廣雅釋器云。潛。隱也。左哀六年傳。潛師閉塗。杜注云。潛師。密發也。逸周書文政篇云。同惡潛謀。孔注云。潛謀。潛密之謀也。此潛服。亦謂姦人隱密而襲戎服者。左襄二十七年傳云。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杜注云。甲在衣中。是也。云賊器。盜賊之任器者。司厲云。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先鄭注云。任器。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是也。云兵物皆有刻識者。謂有刻識文字可辨。說文敘說。秦八體有受書。即刻識兵器之書也。賈疏云。案定十年。侯犯以郈叛。叔孫氏之甲有物。是也。云奇服。衣非常者。說文大部云。奇。異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非常曰奇。六韜上賢篇云。奇其冠帶。偉其衣服。此姦人也。荀子非相篇云。奇衣婦飾。楊注云。奇衣。珍異之衣。引春秋傳曰。彪奇無常者。左閔二年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罕夷曰。彪異無常。金玦不復。杜注云。偏衣。左右異色。其半是公服。彪。雜色。雜色。奇怪非常之服。引之者。證奇服即非常之服也。云怪民狂易者。漢書王子侯表。樂平侯駱病易免。顏注云。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又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燬東門。上前殿。

入非常室中。收縛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案說文戶部云。腸脈腸也。狂易字。當為腸之假借。釋文云。易、徐音陽。依徐音則當為易字。蓋易之形誤。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

出入。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將。凡內人者。謂女府史以下。詳內宰疏。注云。三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者。九贖注云。帥猶

道也。使者謂道引之人。若寺人掌內人及女宮。相道其出入之事。內豎為內人蹕。即內人之帥。掌訝。國賓客至為前驅。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即賓客之帥其公器。亦各有有司帥之也。鄭知又有符節者。以掌節云。門闕用符節。注

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蓋此三者。本於宮門出入無禁者。亦必有帥道符節。乃得行防姦盜也。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者。牛人。公牛注云。公猶官也。彼職又云。公任器。亦即此公器也。云幾謂無將帥引之者。

則苛其出入者。釋文云。苛本又作呵。案將帥引之者。謂使人道引之出入。無則以時啓閉。時漏。以時啓閉者。幾之也。苛者。詞之假字。呵即詞之俗。亦即宮正注。所謂幾衛也。詳彼疏。以時啓閉。以時啓閉者。啓閉。猶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也。注云。時漏盡者。謂宮門夜漏盡則啓。晝漏盡則閉也。儀禮經傳通解。引

尚書大傳云。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鄭注云。辟。啓也。然則王宮啓門在質明之前矣。賈疏云。漏盡者。謂若夏至。晝則日見之漏六十刻。夜則四十刻。冬至。晝則日見漏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就時之閒。大判九日校一刻。凡外內命夫命

婦出入則為之闕。辟行人。使無干也。內命。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闕者。釋文云。闕。本又作辟。案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闕。聲類同。字亦通。然經當本與注。同作辟。釋文所載或本

是也。凡此經辟人字並作辟。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注云。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為辟。謂辟除姦人也。蓋杜鄭校定字例如是。若此經故書作闕。杜鄭不宜無說。足證其誤。互詳大司寇疏。注云。辟行人使無干

也者。釋文云。辟。避也。案說文辟部云。辟。法也。干部云。干。犯也。此謂辟除行人。使無干犯而已。不止行也。凡經辟人字。大司寇杜注。小司寇先鄭注。並訓為辟除。即辟法引申之義。後鄭義亦當同陸訓為避。義雖得通。而非

杜鄭之旨。亦詳大司寇疏。云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者。賈疏云。謂若宮正所掌者也。對在朝卿大夫士為外命夫。鄭雖不解外內命婦。其外命婦。則總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以下也。案賈說是也。肆師。大喪。禁外

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澣者。注云。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彼內命男。統朝廷卿大夫士。此內命夫。注云。在宮中則餘朝廷卿大夫士。並為外命夫。與彼不同者。六鄉以出。外命夫不常在宮中。闕人不當為辟。

命夫。注云。在宮中則餘朝廷卿大夫士。並為外命夫。與彼不同者。六鄉以出。外命夫不常在宮中。闕人不當為辟。

故知自以在宮。對朝廷爲外內也。外內命婦。詳內宰疏。掌掃門庭。門庭。門相〔疏〕中掌掃門庭者。通掌五門之庭。凡掃除之事。宮人云。凡寢也。外內命婦。詳內宰疏。掌掃門庭。當之地。〔疏〕中之事掃除。則王路寢以內之掃除。宮人掌之。此官掌寢

也。外五門門庭之掃除。與彼爲官聯也。注云。門庭。門相當之地者。門外當以外相當之地也。說文戶部云。庭。宮中也。又戶部云。廷。朝中也。王五門。唯路門內燕朝爲庭。以外諸門庭。皆無屋宇。當爲廷。作庭者。假借字也。凡

五門路門庫門外。並爲朝廷。應門雉門皋門外。雖不爲朝。而皆有廷。其廟門闈門外亦然。蓋每門門廡所覆地。謂之門基。基以外。皆門廷也。賈疏謂闈人掌中門。則門相當之地。唯中門外之地。若餘門庭。則各有守門者掃之。非也。

凡五門門廷。其表蓋皆百步。詳匠人疏。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疏〕大祭祀喪紀之事。設

大祭祀在宮中者。唯有宗廟六享及大社。是也。喪紀亦冢大爲文。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以下

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注云。燎。地燭也者。謂樹地之大燭。非人所執者也。說

文火部云。燭。庭燎大燭也。士喪禮注云。燭。樵也。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爲大

燭於門外。彼諸侯禮。此經天子祭祀喪紀。闈人亦設門燎。門燎。即大燭也。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

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此燭在門外曰門燎。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者。燭爲大

名。蓋人執者不得稱燎。在地者得通稱燭也。門燎之制。當與庭燎同。而數較少。詳司烜氏疏。云蹕止行者者。師氏

大司寇注義並同。又隸僕。先鄭注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敵蹕。段玉裁云。說文走部。蹕。止行也。足部無

蹕字。今周禮皆作蹕。惟大司寇釋文作蹕。詒讓案。蹕者。清道。禁止人不得行。辟者。禁人干犯。不干犯者仍得行。

二字義異。互詳大司寇疏。云廟在中門之外者。鄭謂中門即雉門。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凡賓客亦如之者。賈疏云。賓客在宮中廟。謂若

饗食在廟。燕在寢。皆爲設門燎。及蹕止行人。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

者。道。唐石經作導。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導。正字。道。假借字。訝士掌訝二職。道字。石經亦皆作導。宋

本並作道。與釋文合。今從之。相道。謂詔相帥道之。糾。謂察其不從戒令者。注云。內人女御也者。內宰注云。

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卽九御也。詳彼疏。典婦功先鄭注義亦同。云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春官世婦注義同。賈疏云。謂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王昭禹云。女宮。若女奚之類。是也。沈彤云。女宮。卽奚也。序官酒人。奚在女酒。下注以奚爲宦女。禁暴氏奚與隸並稱。注以奚爲女奴。女奴卽司厲入春菓之女子。宦女。卽掌戮。若有喪紀賓守內之宮者。是二者卽在宮刑女。故知女宮爲奚也。案王沈說是也。云糾猶觀察也者。小宰注義同。若有喪紀賓

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疏〕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既言致於有司。明是男子官宮卿所掌女宮也。非是下文世婦之帥女宮者也。詒讓案。經言有司。容有它官得役女宮。若內宰及內外宗之屬皆是。不徒世婦也。春官世婦。與天官世婦。內外異而

職掌同。此有司。不當專指宮卿言之。鄭說未咳。佐世婦治禮事。世婦。二十〔疏〕注云。世婦二十七世婦者。賈疏云。上有司是宮卿世

故得佐世婦治禮事。禮事。卽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案此亦當兼有宮卿世婦。鄭賈說亦未咳。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于其

前而詔相之。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疏〕弔臨者。此直言凡內人弔臨於外。不指斥其事。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故知不自弔臨。案世婦職云。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之也。云若哭其族親者。此兼以哭釋臨也。雜記。說弔禮先唯致弔。後臨。則哭。是析言之。弔臨小異。嚶人云。凡王弔臨。共介嚶。注云。以尊適卑曰臨。是鄭釋弔臨。

通言不別。但此內人。非內宮尊官。嫌不得取臨卑之義。故兼釋爲哭也。詳嚶人疏。賈疏云。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女御。亦往哭之。云立其前者。賤也者。樂記云。宗祝辨乎禮儀。故後戶。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凡詔相。

必居後。此寺人詔相女御等。則立於其前。明以其賤。故不與他詔相禮同也。云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者。以內人出入王宮。當閑習禮法。不可有闕失。故雖賤。亦使寺人詔相之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疏〕注云。內。后

大夫也者。后六宮通命於卿大夫之事。春官世婦掌之。不使內豎。則此內外之通令。謂王以小事。通命於后六宮及卿大夫。皆內豎掌之也。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者。敘官注云。豎。未冠者之官

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疏〕六宮。外。卿

名。故云童豎。以其未成人。故無與爲禮。又出入便疾。宜於給小事也。經云通令。命令。義同。文王世子云。問於內豎之御者。注云。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卽據此經爲說。云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者。賈疏云。經云。凡通小事復白也。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者。賈疏云。皆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祫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爲祖奠遺奠時也。皆爲內人蹕。止行人也。注云。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謂

內人。亦謂女御也。女御云。凡祭祀贊世婦。賈疏云。內人卑不專行事。案下世婦職云。掌祭祀以下三事。與此經三事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漑。及爲粢盛也。云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者。以蹕爲止行人。既不關禮事。

內人又卑。故使童豎爲之。亦內小事之類也。惠士奇云。內豎爲王后之喪蹕。又爲內人蹕。內人。六宮之人。則蹕之名。通上下矣。至秦。天子出入稱警蹕。諸侯出入稱謀促。惟至尊乃蹕也。案惠說是也。家人云。凡諸侯及諸臣葬于

墓者。爲之蹕。則諸侯諸臣。皆得稱蹕矣。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斂器以從遣車。喪遷者。將葬朝于廟。〔疏〕王后

遷。于宮中則前蹕者。賈疏云。謂七月而葬。將葬而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詒讓案。此後喪將葬。朝於祖廟。準王禮。蓋亦以葬前八日啓殯。卽朝祖。每廟一日。七日而畢。明日而遂葬也。云及葬。執斂器以從遣車

者。此亦小事之尤勞辱者也。賈疏云。謂朝七廟訖。且將行。在大祖廟中爲大遺奠。苞牲取下體。天子大牢。苞九箇。遣車九乘。后亦同。使人持之往如墓。則此內豎執斂器從遣車之後。以其遣車載牲體。鬼神依之。故使執斂器從之者。

若生時亦執斂器從也。注云。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鄭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此遷于宮中。與彼遷

于祖義同。故曾子問孔疏。引鄭志云。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朝祖禮。互詳喪視疏。云喪器。振飾頽沐之器者。振飾與扞拭同。

爾雅釋詁云。扞拭。刷清也。士喪禮。扞用巾。注云。扞。晞也。清也。古文。扞皆作振。說文巾部云。飾。刷也。讀若式。又水部云。沫。洒面也。重文。湏。古文。沫。从頁。頽卽湏之或體。書顧命。王乃洗頽水。書釋文引馬融注

云。頽。頽面也。案此斂器。蓋既夕禮明器用器燕器之屬。賈疏云。玉府云。凡斂器。鄭注以爲清器。虎子。不爲振飾頽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第等連文。但死者器物。雖皆不用。仍法其威儀者。故此注斂器。爲振飾頽沐之器。不

爲清器虎子也。知有振飾頽沐器者。案特性爲尸而有槃匱。并有篋巾。巾爲振飾。槃匱爲盥手。明其頽面沐髮亦有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匱。是送葬之時有裹器也。

九嬪掌婦學之濃。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敍于王所。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

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敍。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疏〕掌婦學之濃者。九嬪之官法也。匠人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賈彼疏。謂九室爲教九御之所。是卽嬪婦教學之宮也。注云。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者。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注義與此同。昏義所云。詩周南葛覃。毛傳。以爲古者女師之教。若然。女官與女師所教異。而四事則同。劉向列女傳。有貞順篇。又後漢書列女傳。曹昭女誡。婦行篇云。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聰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衣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案曹大家謂四行。卽本此經四事也。賈疏云。案內則云。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故鄭君此注。婦德謂貞順。當依聽從。此云婦容。謂婉婉。還當彼婉婉也。此云婦功。謂絲枲。還當彼執麻枲。已下惟婦言。注與彼少異。此注以婦言謂辭令。彼內則注以婉爲言語。婉之言媚也。謂容貌也。不同者。以彼經無四事之言。故分婉婉爲二事。以充四德。此有四者之言。故并婉婉爲容貌。別以辭令解婦言。然彼以婉婉亦兼婦言者。以其言語婉順。亦得爲容貌故也。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者。內宰注。釋九御云。九九而御於王所。因以號焉。與此義同。女御注云。王不就后宮息。故凡嬪御。皆就御於王所。毛詩邶風靜女之道。是以教女御也者。賈疏云。釋經使九嬪教女御之意。既習於四事。卽經婦德之等。是也。云又備於從人之道。謂御序之專。卽經各帥其屬。以時御。敍于王所。是也。云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者。謂女御

八十一人。爲九嬪之屬。是一九嬪領九女御。以御於王寢。兼以受婦職。故內宰云。以婦職之濃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注云。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經云王所。卽謂王之燕寢。女御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是也。賈疏云。亦九九相與從王者。亦上居宮及以作二事。皆九人相配。故以亦之也。云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者。廣雅釋詁云。御、進也。言以夕進接於王。勸王燕息也。云亦相次敘者。敘、注例當作序。此作敘者。蓋後人依經改。後敘哭注。亦云次序。可證。詳小宰疏。賈疏云。亦上居宮有次敘也。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者。謂羣妃御見之法。半月更直。周而復始。象月及后妃星也。淮南子天文訓云。月者。陰之宗。檀弓注云。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案卽史記天官書云。天極星後旬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索隱引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神仕注云。祭地方澤。象后妃。亦謂此也。云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者。賈疏云。案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從著嚮微。卑者宜後也。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者。鄭意以九嬪世婦。女御。並九人而當一夕。三夫人。三人而當一夕。后則專夕也。鄭所說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數。並據昏義文。其所云當夕者。並謂更迭當直。非必王之接於寢也。內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鄭注以五日之御。爲諸侯之制。謂夫人當一夕。兩媵一夕。姪娣兩兩而御五日而徧也。詩小雅采芣傳。亦云。婦人五日一御。孔疏引王肅。則云大夫以下之制。此並無明文。要嬪御以敘侍御於君。與遠色之義。不相妨也。惟昏義所說內官之數。則非周法。蓋不足據。詳敘官九嬪疏。云自望後反之者。謂望前則先卑後尊。故先女御。次世婦。次九嬪。次三夫人。而後及后。若望後則反是。先后。次三夫人。次九嬪。次世婦。而終於女御。皆放月盈闕之義。賈疏云言亦者。亦上居宮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者。賈疏云。孝經授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爲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爲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婦從夫放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王燕寢而御之意。案左傳敘孔疏引春秋感精符。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與孝經緯說略同。鄭引此者。取婦從夫。放月紀證后妃象月。御於王十五日而徧之義。賈說非鄭意。契制之義。賈釋未明。通典吉禮云。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掣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彼文蓋隱據孝經緯。而以契制爲掣制。則是讀契爲掣。同聲假借字也。又曲禮孔疏。引此注而釋之。云月紀。是星也。案孔凡祭祀贊玉。齋贊后薦徹豆籩。徹。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云。星疑亦指后妃星。然月紀之義未詳。

〔疏〕凡祭祀者。賈疏云。后無外事。唯有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云贊玉盥者。以下並與外宗爲官聯也。賈疏云。但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簋。贊。助也。助后薦玉盥也。江永云。羹定詔於堂之後。乃延主於室。徙堂上。朝踐饋食。豆籩入室。設於戶席前。俎入設於豆東。后乃薦玉盥。設於俎南。案江說是也。祭祀贊后薦玉盥者。以特牲少牢饋食禮約之。蓋當四獻之後。設陰厭時。后則以玉盥薦黍稷。外宗云。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則九嬪與外宗同贊之也。去贊后薦微豆籩者。詩小雅楚茨孔疏云。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豆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詒讓案。朝踐饋食。后凡二次薦豆籩。九嬪亦與外宗同贊之。祭畢。又同贊后徹之。故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既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其加豆籩。內宗薦之。內宗卑於九嬪。則加豆籩。此官蓋不贊之也。又案。豆籩中內羞。爲世婦所薦。庶羞。則當小子薦之。孔謂二羞。並世婦薦。未曉。詳世婦小子疏。注云。玉盥。玉敦。受黍稷器者。鄭亦讀盥爲樂。六樂爲祭穀。故以玉飾受黍稷之器。卽謂之玉盥猶圭瓚盛鬯。謂之玉鬯也。詳甸師及宗伯疏。祭祀饌兼有稻粱。亦得稱樂。鄭知此玉盥內。不關受稻粱器者。以稻粱爲加饌。內宗薦之。亦九嬪所不贊也。賈疏云。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則周用簋。特性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明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云玉敦者。謂以玉飾敦。謂者玉府云。珠槃玉敦。但彼以珠槃盛牛耳。玉敦盛血。此玉敦盛黍稷爲異耳。金鶚云。明堂位。敦爲虞器。周用簋。亦兼用敦。然簋蓋爲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是常食用簋也。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簋也。禮運言陳其簋。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蓋既陳。是祭祀用簋也。皆未有言敦者。可知敦非天子諸侯之器也。舍人云。凡祭祀共簋。實之陳之。則知此玉盥者。玉盥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此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有簋盛稻粱。簋盛黍稷。雖有敦。將焉用之。案金謂天子祭祀常用簋。不用敦。是也。但此職所贊后薦者。唯正饌。則玉盥止有玉盥。無玉盥也。至外宗云玉豆。則豆籩亦飾玉。此唯云玉盥贊豆籩。不云玉者。以已詳於彼。亦互文見義也。簋。詳舍人。瓶人疏。玉敦。詳玉府疏。云后進之而不徹者。賈疏云。豆籩云贊薦徹。玉盥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已。案禮器云。管仲饋簋。注云。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亦飾以玉。而不云者。但玉敦后親執而設之。故特言之。若簋則九嬪執而授后。后設之。若少牢。主婦親受非菹醢醢。其餘婦贊者授主婦。主婦設之。故不言也。案依金鶚說。則玉盥卽玉盥。非玉敦。賈強爲分別。非也。詩小雅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君婦。謂后也。戶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疏云。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



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案孔說是也。賈外宗疏。亦據楚茨。謂宰徹黍稷。彼宰。即膳夫也。有司徹下大夫不實尸章。注謂宰夫徹敦。亦可證膳夫徹饌之說。若然。則唯豆籩后薦后徹。九嬪外宗贊之。其玉盥則后薦。膳夫徹。九嬪外宗唯贊薦。不贊徹也。云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者。以王盥無義。而玉盥見大宗伯。故杜讀從之。段玉裁云。此鄭君從杜謂字之誤而改之也。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若有賓客則從后。當贊。〔疏〕若有賓客則從后者。與內宗爲官聯也。注云。當贊后事者。王上二畫相近。不勻。若有賓客則從后。當贊。〔疏〕賈疏云。后之有事於賓客者。唯有諸侯來朝王親饗燕。后當助王饗燕時。九嬪從后往也。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疏〕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者。與肆師。春官。世嬪從后往也。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后哭衆之次序者乃哭。〔疏〕婦。內外宗室。爲官聯也。敍哭。通始崩哭。及殯後朝莫哭言之。賈疏云。大喪謂王喪。帥敍哭者。謂若內外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爲前後列位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敍也。案大喪。亦容有后喪。賈說未暇。注云亦從后者。以經家上云亦如之。明亦從后贊事也。云帥猶道也者。說文巾部云。帥。佩巾也。又疋部云。逵。先道也。經典多段帥爲逵。以其非本義。故云猶道也。云后哭。衆之次序者乃哭者。亦注用今字作序也。肆師。序哭。注云。序。使相次秩也。喪大記注。說諸侯喪哭位。云女子立於夫人後。準彼文。則王喪當亦然。明后在前先哭。三夫人以下至內外宗命婦等。乃各以尊卑次序繼哭也。哭位次。詳肆師疏。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概。拭也。〔疏〕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者。女宮。即刑女之在宮中者。詳寺人疏。賈疏云。此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

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遺奠時。爲此三事。則帥女宮而濯概。案少牢。饗人概鼎俎。廩人概飯。司宮概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並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與彼異也。云爲盥盛者。盥亦當讀爲案。詳甸師疏。注云概拭也者。說文手部云。概。滌也。詩大雅河酌篇。可以滌滌。毛傳云。滌。清也。彼釋文灑。作概。爾雅釋詁云。拭。清也。案濯概。即滌濯也。曲禮云。器之灑者不寫。注云。灑謂陶梓之器。不灑。謂荏竹之器也。此濯概亦謂陶梓之器。少牢饋食禮。廩人概飯。概。滌也。與敦。于康鑿。若然。天子禮有玉盥簋等。皆此官帥女宮。概之於廩鑿也。云爲猶差擇者。謂簡擇米之精潔者供之。既夕記。夏視漸米。差盛之。注云。差擇之。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詔曰。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是祭祀盥盛。必差擇之也。賈疏云。祭祀黍稷。春人春

之。饌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為非春非炊。是差擇可知也。詒讓案。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天子禱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穀梁文十三年傳云。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又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彼為諸侯禮。則天子禮。宜亦后帥六宮春其粢。意者春人既春之後。后帥六宮更精春之。鄭云差擇。或亦舍此義。又賈特牲饋食禮疏。引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鄭注云。宗廟之禮。主婦奉筐。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米。若然。鄉祭之晨。女宮或當奉米以授饋人炊之。與特牲土禮。主婦視饋饗事相儷與。

**具凡內羞之物**。羞。房中之羞。〔疏〕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者。此謂祭祀世婦。掌視內羞并薦之也。婦官所兼涖也。莊有可云。陳具。陳酒粢醯醢醢中幕春饋諸具也。注云。涖臨也者。州長。黨正。小宗伯。大司樂。大司馬。大司寇。注。並同。說文立部云。瘞。臨也。老子釋文云。莅。古無其字。說文作瘞。案涖在。並瘞之俗體。云內羞房中之羞者。即遷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也。內羞皆穀物。女宮所共。與庶羞為內外饗所共異。故謂之內羞。又謂之房中之羞。見有司徹。賈疏云。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為內羞。案詳籩人疏。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使。〔疏〕人嚮人疏。莊存與云。必貴戚之卿大夫也。注云。王使往弔者。賈疏云。案內宗云。九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文同而注異者。彼上文云。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彼文與后事相連。彼主於后。此文無后。故知此王使往也。若然。后無外事。彼弔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則后不弔。以其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總衰。后不弔畿外諸侯。既輕於王之卿。卿既后不親弔。畿外諸侯不親弔可知。若然。喪大記。諸侯夫人弔卿大夫士之喪者。以其諸侯臣少。故不分別尊卑。夫人皆弔之也。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其事也。此所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案鄭賈說。非也。此世婦與春官世婦。內外異而職掌同。此所云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亦后使與內宗共弔臨卿大夫之喪耳。鄭以天官春官兩世婦。有男女之異。遂謂內宗是后使。此是王使。賈疏申鄭。又曲為之說。不知王使弔臨。自有大僕小臣。何為復遣世婦乎。至王於諸侯之喪贈致禮物。則自有舍襚賻贈之禮。不為弔。賈謂致禮亦名為弔。說尤牽強。又引小臣注致禮。今本彼注無此文。彼疏述注亦無。所未詳也。

女御掌御敍于王之燕寢。言掌御敍。防上之專妬者。于〔疏〕序。各本並誤。謂令嬪御等。以尊卑敍次。更迭御

侍於王。即所以防嬖寵之專妬也。賈疏謂鄭解不使九嬪世婦掌房之意。使女御掌之。官卑不敢專妬。殊非鄭指。云于

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胡培釐云。王六寢。其一為正寢治事之處。而所居恆在

於燕寢。后夫人以下。分居六宮。其有當御者。則就於王之燕寢。此古者王后居寢之制也。賈疏云。破舊說云。王就

后宮者。故鄭云此也。案詩召南小星。孔疏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

鬢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列女傳。周宣姜后傳。說后夫人

御於君之禮同。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韓詩章句。亦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

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以歲時獻功事。功之事。〔疏〕注云。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亦功事之類。又黃佐

並后妃御見就王燕寢之證。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云。季夏。命世婦治服章。案此經世婦無治婦功之文。而女御即世婦之屬。伏傳所云。或即此官

功事之一端與。注云。絲窰成功之事者。即九嬪婦功之事。內宰佐后受之者也。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春夏秋冬。皆

有麻稟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列女傳母儀傳云。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案劉引詩大雅瞻印文所述。蓋三家詩義。彼公事即此功事。毛詩說為外政。非也。管子問篇云。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

人。工事亦即功事。公功工。並聲近義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三。凡祭祀贊世婦。助其帥。〔疏〕注云。助其帥。洩女

也。賈疏云。上世婦職云。掌祭祀賓客喪紀帥女宮。及大喪掌沐浴。王及后。〔疏〕注云。王及后之喪者。賈疏云。王

祭之日。洩女宮之具。故知此贊者。助其洩女宮也。大喪掌沐浴。王及后。〔疏〕注云。王及后之喪者。賈疏云。王

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喪。沐或

使婦人。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掌也。方苞云。注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鬯。泚戶。則

非女御所掌。明矣。疏謂或使婦人供給湯物。亦非也。肆師職。大喪。大澗以鬯。則築鬯。鬯人職。大澗設斗。共其

鬯鬯。則共給湯物。不以婦人。明矣。經所以不明著王后者。男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況天子乎。以外官掌

之。則大喪為王。以婦官掌之。則大喪為后。不待言耳。案方說是也。此大喪。蓋專繫后及母后言之。依宰夫注。男

大喪。舍世子。則此女大喪。或亦舍王姬。故下文又別言后喪。注兼舉王。則誤也。賈疏依違其說。亦非。喪大記云。

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士喪記云。外御受沐入乃沐浴。鄭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又既夕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鄭注云。內御。女御也。彼注據士禮。女御謂女子侍御者。雖非此官。而可證喪禮沐浴。男用外御。女用內御。其別至嚴。王喪不當使女御沐浴。明矣。惟王喪沐浴。於經無文。大祝稱尸。乃浴之一節。其勞辱之事。非所掌也。以意求之。似當是御僕沐浴。此文云。后之喪持襲。御僕亦云。大喪持襲。然則后之有女御。與王之有御僕。職正相準。彼職不云大喪沐浴者。文不具耳。

**后之喪持襲。**襲。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疏〕注云。襲棺飾也。持而從柩車也。注云。襲以布衣木如攝。與喪大記注云。漢禮。襲以木為篋。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之於壙中。後漢書趙咨傳。李注引三禮圖云。襲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旁也。說與鄭同。惟云以竹為之。與鄭異。說文羽部云。襲。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釋名釋喪制云。襲。齊人謂扇為襲。此似之也。象襲扇為清涼也。呂氏春秋節喪篇。僕襲以督之。高注云。襲。棺飾也。畫黼黻文。狀如扇。插於僕邊。又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襲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案中車。后輦車。有襲棺飾。蓋與彼相類。僕。卽縫人之柳也。依高說。是襲插柳邊車箱之中。非人執以從車。則持襲。當與旅賁氏持輪。齊右。道右持馬。義同。謂扶翼維持之。不為持執之義。與鄭說異。賈疏云。案禮器云。天子八襲。又漢制度。皆戴璧。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故云持而從后柩車也。案天子襲制。互詳縫人疏。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疏〕注云。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者。賈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言云。以疑之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疏〕注云。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者。以

祀。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王以宗廟為內祭祀。與此後內祭祀。異也。賈疏云。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有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者。說文示部云。禱。告事求福也。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報福。卽得求而報之。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王以宗廟為內祭祀。與此後內祭祀。異也。賈疏云。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有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者。說文示部云。禱。告事求福也。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報福。卽得求而報之。

故曰禱。鄭以凡災變祈禱。非后所與。故唯以疾病禱。祀爲釋。下文招梗禱禳。亦云以除疾殃。是其證也。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爲更。玄謂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禱。禱猶刮去也。〔疏〕所不親與者。則女祝專其事也。招梗禱禳。與小祝侯禳事。略同。賈疏云。此四事。並非常求福去殃之事。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以除疾殃者。說文卣部云。殃。咎也。除疾殃。與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義同。注云。鄭大夫讀梗爲亢者。丁晏云。梗从更聲。更亢聲相近。後漢書樊宏傳。封族兄忠更父侯。卽亢父也。說文。杭。从禾亢聲。或从更。作梗。云謂招善而亢惡去之者。說文手

部云。招。手呼也。男巫招弭。注云。招。招福也。左傳宣十三年。杜注云。亢。禦也。大夫意招梗二祭相對。一爲招善使來。一爲禦惡使去也。然與禱禳無別。故後鄭增成其義。賈疏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捍禦惡之未至。云杜子春讀梗爲更者。梗更。聲類同。杜以此梗。爲除舊更始之祭。故破字爲更也。惠士奇云。管子四時篇云。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續漢禮儀志曰。周人火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祀典亦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遷之去。云玄謂梗禦未至也者。段玉

裁云。大夫子春皆易字。鄭君不易也。方言曰。梗。猛也。韓趙之間曰梗。凡艸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詒讓案。此增成大夫義。災異未至。先祭祀豫禦之。是謂之梗。對下禱禳。皆爲災害已至之祭也。說文卣部云。禦。祀也。疑卽所謂梗矣。云除災害曰禱。禱猶刮去也者。大祝六祈。三曰禱。注云。禱。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神仕注云。禱。除也。賈疏云。禱者。除去見在之災。金鷄云。禱。刮。聲相近。故以刮訓之。說文云。禱。會福祭也。謂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案金說是也。載文類聚禮部。引說文云。禱。除惡之祭也。與今本說文異。依鄭義。經凡云禱者。有三。此禱與大祝六祈詛祝禱禳之禱爲一。皆爲祭名。神仕之禱。則與庶民之禱。爲一。爲禱災害之通語。其音讀如潰。大

宗伯之禱。則與大行人小行人之禱爲一。爲會財救災之事。與祭祀之禱。不相涉也。云卻變異曰禳者。說文卣部云。禳。磔禳祀。除癘殃也。古者憐人藥子所造。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禳者。卻也。聘禮。禳乃入。注云。禳。祭名也。爲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山海經中山經。平逢之山。其祠之用一雌雞。禳而勿殺。郭注云。禳亦祭名。謂禳卻惡氣也。賈疏云。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云禳。攘也者。禁殺戮注云。攘。猶卻也。禳爲卻變異之祭。義與攘同。

禳。攘。同聲。字亦相通。左昭十七年傳。禳火。釋文云。禳。本亦作攘。月令季春。九門磔攘。釋文作禳。並其證。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漢書地理志云。左馮翊雲陽。有越巫觋鄴祠三所。觋。卽說文辛部辜。古文姑之譌。鄴

即禳之段字。船鄭。卽月令之燦攘。是漢時有禳祠。其招樓禱三者。漢時並無其制。故云唯禳遺象存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內治之法。本在內。〔疏〕掌王后之禮職者。謂典禮之職事也。云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者。猶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也。注云。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者。賈疏云。案內宰職云。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今此云掌內治之貳。故知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掌此。女史書而

貳之。逆內宮。鈎考六。〔疏〕宮。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鈎考之也。詒讓案。左成十八年傳云。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注云。內宮。夫人宮。據彼則諸侯夫人宮。亦稱內宮。與此王后六宮稱內宮同。蓋后六宮在王燕寢之後。南北正相當。內則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外寢。君燕寢也。是后夫人寢。對君寢爲內外。

以方位言之。則曰北宮以內。外言之則曰內宮。其實一也。注云。書內令。后之〔疏〕書內令者。書於方策。以授內鈎考六宮之計者。鄉師注云。逆。猶鈎考也。鈎考。詳司會疏。書內令。后之〔疏〕書內令者。書於方策。以授內

王命。外史掌書外令也。毛詩邶風靜女傳云。占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又釋名釋首飾云。以丹注面曰的。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於面。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然則女史兼書王之陰事。與內小臣爲官聯。

不徒書內令矣。注云。后之令者。明與內小臣。掌王之陰令異也。賈疏云。內令亦對王令爲內。故鄭云后之令。謂書而宣布之於六宮之中也。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大史之〔疏〕注

亦如大史之從於王者。賈疏云。案大史職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注云。告王以禮事。此女史亦執禮以從王后。故云如大史之於王。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婦式。婦人事之模範。法其用財舊數。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事齋。謂以女

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齋爲資。杜子春讀爲資。鄭〔疏〕掌婦式之灋者。此官掌嬪婦絲枲功事之官法也。云以授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疏〕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者。釋文云。齋本亦作桑。阮

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齋爲資。杜子春讀爲資。鄭〔疏〕掌婦式之灋者。此官掌嬪婦絲枲功事之官法也。云以授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疏〕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者。釋文云。齋本亦作桑。阮

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齋爲資。杜子春讀爲資。鄭〔疏〕掌婦式之灋者。此官掌嬪婦絲枲功事之官法也。云以授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疏〕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者。釋文云。齋本亦作桑。阮

元云。當云本亦作資。案者。字之誤也。段玉裁亦改案爲資。云亦作資者。乃依法改經之本也。案阮段校是也。凡經齋字。故書。或作資。後鄭皆從齋。外府注。以資爲齋之或體。則此職經文必不從資可知。陸校別本不足據。杜許二鄭。說齋資二字異同。詳外府疏。注云。婦式。婦人車之模範者。說文工部云。式。法也。又木部云。模。法也。爾雅釋詁云。範。法也。是式與模範義同。此即大宰九式羞服之式。凡服物式法。施於嬪婦者也。云法其用財舊數者。此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此即典絲典枲所授絲枲多少。並有舊數。依而授之。云嬪婦九嬪世婦者。賈疏云。案內宰以作二事及婦功。唯據九御而言。不見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此言嬪婦者。但三夫人無職。九嬪已下皆有之。但女御四德不備。須教之。九嬪世婦素解。不須教之。其實有婦職也。是以魯語云。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則貴賤皆職事也。云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賈疏云。案下內司服注。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此云及。非直殊貴賤。亦含國中婦人。故云容也。必知有國中婦人者。以下典絲云。頒絲于外內工。注云。外工。外嬪婦也。故大宰職云。嬪婦化治絲枲。是其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詒讓案。鄭意九嬪世婦亦內人。而經云以授嬪婦及內人。爲殊別之詞者。以嬪婦爲大名。所該甚廣。容外嬪婦之賢善。工於事者。亦得與焉。其內人則專屬宮人而言。故經言及以殊之。鄭知此嬪婦。非專屬外嬪婦者。以外嬪婦爲九職之一。通於萬民。人數衆多。其功事不必皆由官授也。云事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者。外府注云。齋行道之財用也。掌皮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齋。引申之。彼來取而此給予以財物。亦得爲齋。考工記總敘注。云資。取也。後鄭外府注。謂齋資字同。故此注兼以來取爲訓。絲枲亦即資財也。賈疏據外府注。行道曰齋爲釋。未達鄭旨。互詳彼疏。又案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蓋絲麻。即女功之齋材。故此注亦以絲枲釋事齋矣。云故書。齋爲資。杜子春讀爲齋者。段玉裁改讀爲資。爲讀爲齋。云此故書作資。子春易爲齋。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爲資。便是讀資爲資。不可通矣。杜易其字。司農則不易字。讀從故書作資。大約諸家皆訓資爲貨。訓齋謂持遺分別。與說文解字合。案段說是也。杜意經文故書。齋資錯出。凡爲給予之義者。當從齋。凡爲財貨之義者。當從資。故此故書作資。而杜讀爲齋。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故書。作齋。而杜讀爲資。二注正相反。可以推其分別二字之例矣。依後鄭外府注義。則齋資一字。資即齋之或體。故於此職從杜作齋。而於巾車。則不從杜作資。賈疏不知杜讀資。當爲齋。乃謂鄭不破子春者。從上注義可知。不復重言。亦非也。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者。寺人後鄭注義同。案此內人。即典絲之內工。蓋通女御以下內嬪婦之賤者言之。詳內宰疏。云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事者。先鄭從故書作資。與杜及後鄭讀異。其以絲枲釋事資。則與後鄭同。故附引之。

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

授。當為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賈之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云。苦讀為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

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疏〕。凡授嬪婦功者。授。當讀如字。此嬪婦亦通內外言之。云及秋獻功者。謂夏之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季秋。毛詩豳風七月云。九月授衣。又云八月載績。傳云。九月。霜始降。婦

功成。可以授冬衣矣。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是婦功成於秋末之證。注云。授。當為受。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凡字之誤。聲之誤。易之例。皆曰當為。賈疏云。以其上文已授女功。故知此為受。詒讓案。此又言授嬪婦功者。

為下言獻功辨賈書揭之事發端。明必先授乃獻。典絲典泉兩職。並先言頒授而後言獻功。即其證也。易祓。李光坡。姜兆錫。並謂此不當破字得之。注說誤。云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者。賈疏云。以其經受嬪婦功在秋

獻功上。故不待秋獻功也。案鄭意當如賈說。蓋鄭既破授為受。故以受嬪婦功為受國中嬪婦。無定時。對下秋獻功。為內人九御受獻。有定時也。實則經云秋獻功。自統內外嬪婦言之。注說非經義也。云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

通功者。賈疏云。婦人雖等受絲枲作有麤細善惡。故以泉計。而通為功。布絹惡者。盡其材猶不充功。布絹善者。少送以充功直。故云泉計通功也。鄭司農云。苦讀為鹽者。舊本悅云字。今據宋婺州本校補。賈疏述注。亦有。段玉裁

云。毛詩鴛羽傳云。鹽。不功至也。四牡傳云。鹽。不堅固也。杜子春於鹽人。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意義正同。依說文則鹽為河東鹽池。亦非正字也。鹽人。苦鹽。讀為鹽。而下文云鬻鹽。鄭云凍治之。然則凡鹽之粗饒者

為鹽。因以為凡物粗饒者之名也。案段說是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從師苦而學之功也。高注云。苦。讀如鹽會之鹽。不精至也。史記五帝本紀。器皆不苦。應。正義云。苦。讀如鹽。麤也。又平準書云。鐵器苦惡。國語齊語云。辨其功

苦。章注云。苦。脆也。淮南子時則訓云。工事苦慢。高注云。苦。惡也。則苦不破字亦可通。云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者。敘官注云。辨。別也。先鄭以典絲云受良功。典枲云受苦功。故以良功為絲功。縑帛。與

苦功為泉功。布紵也。賈疏云。司農之意。以典婦功是都司總掌。故分別布帛。其典絲即唯主絲。絲為良者也。典枲唯主布。布為苦者也。若後鄭之義。即以典婦功主良。典絲典枲主苦者。又以絲枲之中。各自有苦良。若然。經云苦。謂

就良中苦者也。詒讓案。此辨苦良。比小大。與內宰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同義。比麤良者。謂校其絲功與泉功也。比小大者。通絲帛泉布。校其功之麤疏與精密也。先鄭蓋以縑帛細與布紵麤。釋經之苦良。而縑帛布紵中。又各

有麤細二等。麤者謂之大。細者謂之小。受功時又通校之。據經云辨其苦良。則此官無論苦功良功。通主其授受辨比之事。不得謂專受良功也。此當以先鄭說為正。賈申後鄭說。謂經云苦。謂就良中苦者。失之。互詳內宰及典絲典枲



疏·云書其買數而著其物者·職幣注云·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謂以木爲杙·而書其買數·以附著其物之上·故謂之楬·詳職幣職金疏·云若今時題署物者·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題·禘也·審禘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蓋漢時凡書物有所表識·亦謂之題署·故舉以爲况·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疏〕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者·與內府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於典絲典泉·處受其良好者·入此典婦功藏之·待王及后之用·故藏之於內府也·詒讓案·大府注以內府爲受藏之府·又其府藏在內·故嬪婦之功·共王及后之用者·亦頒藏於彼·彼職不言共王及后之用者·文不具也·

此  
页  
空  
白

# 周禮正義

## 卷十五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

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

〔疏〕掌絲入而辨其物者。謂外嬪婦所入絲績練帛。及染人

皆辨異之。以待用也。注云。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者。據大宰及閭師文。賈疏云。后宮所蠶之絲。自於后宮

用之。以為祭服。不入典絲。其歲之常貢之絲。若禹貢兗州貢漆絲之等。且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案

禹貢。絲帛等為篋貢。書孔疏引鄭注云。貢其實於篋者。入於女功。賈蓋據彼注。義。彼云入女功者。即謂典婦功官。明典婦功為此官之長。當監涖同受之也。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絲之賈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疏〕是也。注云。掌其藏與其出者。藏。謂入絲時受而藏之。出。即下頒絲及賜予。皆授之

者。若溫煖宜練帛。清涼宜文繡。〔疏〕是也。注云。絲之賈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者。對大府云。頒其貨于

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是掌貨賄者。藏出不同官。此職藏出同掌。明以絲賈較少。一官可以兼之。不煩兩設

也。云時者。若溫煖宜練帛。清涼宜文繡者。說文火部云。煖。溫也。糸部云。練。并絲繒也。急就篇。緹絡練練素

帛。顏注云。練之言兼也。并絲而織。甚細密也。帛繡言諸繒也。案溫煖謂春夏時。清涼謂

秋冬時。賈疏云。文繡必於清涼者。以其文繡染絲為之。若於夏暑損色。故待秋涼為之也。頒絲于外內工。皆

以物授之。外工。外嬪婦也。〔疏〕皆以物授之者。賈疏云。若練帛則授之以素絲。若文繡則授之以綵絲。故以物而言

者。賈疏云。上典婦功云。凡授嬪婦功。并有九嬪世婦。此注內工。不言嬪婦。直云女御者。案內宰職。教女御以作

二事。及九嬪職。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於絲枲也。詒讓案。敎官內司服。縫人。皆以女御役十女工。是女御為女

工之監領。內宮容更有散員。女工共女御之役者。凡上之賜予亦如之。王以絲物。〔疏〕注云。王以絲物賜人者。及

此內工即女御。與衆女工治絲枲者之通稱也。賜人。〔疏〕亦謂好賜也。詳大府疏。及

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蠶鹽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

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疏〕

及獻功者。賈疏云。卽上典婦功云。秋獻功。是也。云則受良功而藏之者。此官司農云。良功。絲功。練帛。〔疏〕爲絲帛受藏受用之府。故於外嬖婦入絲功。則受之也。絲功亦有苦者。經對臬功。

則云良功。詳後疏。云辨其物而書其數者。絲有縷數。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書。云五絲爲縷。倍縷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纆。倍纆爲縶。詩召南羔羊篇。說素絲云。五純。五緘。五總。毛傳釋純總。並云數也。案

總。當與纆同。又月令季春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是絲入又須稱其輕重。若弓人云。絲三邱。其帛則有匹束廣狹長短之數。內宰所謂度量淳制。是也。受功時則皆書之。注云。良、當爲苦字之誤者。賈疏云。以其典絲典臬

授絲臬。使外內工所造練帛之等。良者入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故典臬直有苦者。而無良者。明典絲亦不得有良者。故破良爲苦。必從苦者。見典婦功有良苦之字。故破從苦。苦。卽蠶鹽者也。案經自以絲功爲良功。對臬功爲苦

功。鄭賈說失之。云受其蠶鹽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者。鄭謂絲功亦自有良苦。良功別使典婦功受之。以供王及后之用。典絲惟受苦功。以給有司之用。申明其破良爲苦之意也。然典婦功云。

辨其苦良。既良苦通辨之。則不專受良功可知。鄭說亦誤。有司。謂專主用絲臬者之官。蓋若內司服。司服。屨人。弁師之屬。詳宰夫疏。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練帛者。賈疏云。先鄭之意。以爲絲功爲良。臬功爲鹽。故不破良爲

苦。玄既不從。引之在下者。亦得爲一義故也。鄭鏗云。典絲之職。以絲爲主。則獻功之時。受絲功之練帛。故曰受良功。蓋物之美者曰良。絲視麻爲美。絲功謂之良功。典絲受之。麻功謂之苦功。典臬受之。案鄭鏗說是也。黃以周

說精粗。此官通受之。其說較後鄭爲長。無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疏〕凡

祀者。賈疏云。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組就之物者。此兼共色絲也。凡色絲。皆典絲先其素絲入染人染訖。仍入典絲以共用。說文糸部云。組、綬屬也。其小者以爲冠纓。段玉裁云。織成之綬材。謂

之組。玉藻。綬必連組。曰玄組綬。朱組綬。是也。賈疏云。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已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爲之乃後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爲冕旒之就。故組就

連言之。注云。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者。謂典絲共色絲。以給作此諸物之用。旒、旒之俗。詳弁師疏。賈疏云。衣服釋經繡畫。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袞。已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袞及黼。

商書云。麻冕黼裳之類。冕旒者。釋經組就。謂若弁師云。十二就之等。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祀。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卽屏風。爲黼文。盥巾者。亦釋經黼。謂若冪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案賈以依爲掌次之皇邸者。嫌祭祀黼依。無見文也。今攷士虞記云。佐食出戶負依。則天子祭禮。有黼依可知。掌次。皇邸。雖與依形制略同。然經注並無畫黼之文。不可以釋此注之依也。詳掌次司几筵疏。云白與黑謂之黼者。據畫績文。云采色一成曰就者。弁師。王之五冕。五采纁。十有二就。注云。就。成也。又大行人注云。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案成備義同。凡會合采色以爲文飾。采備爲就。若典瑞。圭璧。纁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等。並以五采三采二采備爲一就。惟一采不言就。巾車之樊纁。弁師之冕纁。凡言就者。義並同。但此典經所共組就。織采絲所爲。蓋專據冕旒言之。其典瑞纁藉。巾車樊纁。依鄭說爲畫章及采屬。並非典經所共也。采就亦詳典瑞疏。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以給線纁著盱口綦握〔疏〕。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者。說文絲部云。績。絮也。絮。散綿也。案凡纁者爲絲。之屬。青與赤謂之文。不纁者爲績。卽今之絲絛。組文。並以絲織成。四者皆絲物。故此官共之。喪紀。詳庖人疏。注云。以給線纁著盱口綦握之屬者。賈疏云。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線纁者。謂所裁縫。皆用線纁。釋經。絲也。著盱口綦握者。釋經纁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案喪大記。屬纁以俟絕氣。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纁組之事也。案以士喪禮攷之。自賈所舉外。斂襲時亦用纁組。又有纁瑱。纁極。又帳目有著組。決有組繫。髻亦用組。又屨有組綦。則卽內則之屨綦也。通校士喪上下篇。無纁組著盱之文。賈此疏亦未釋。竊疑盱乃擊字之誤。著擊。卽謂握。士喪記云。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是也。蓋鄭以給線纁釋經之絲。以著口釋之績。而以綦握釋經之組。以絲纁組三者。喪紀所用處多。故略舉以咳其餘也。云青與赤謂之文者。據畫績文。但此文爲繪帛有文采者之通名。喪紀用文。若縫人棺飾所用。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謂茵席屏風之屬。〔疏〕者。受文文繡。是也。實不定爲青赤兩采。鄭約舉記文以見義耳。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謂茵席屏風之屬。〔疏〕者。受文織絲組焉者。謂掌飾器之有司。來受絲物。此官則授之也。玉府注云。文織畫及繡錦。案上喪紀共絲纁組文。凡四物。此飾邦器則不用績。故經唯云文織絲組。蓋文織爲二物。上經通謂之文。絲組亦爲二物。則與上經同。互詳玉府疏。注云。謂茵席屏風之屬者。賈疏云。上既言祭祀喪紀所用絲纁訖。今復云飾邦器。故知此據生人所設器物言。茵者。謂若少儀云。枕几茵穎之等。鄭云。茵者。是也。席者。謂席之四緣。若司几筵云。紛純。畫純。纁純。績純之等。是也。屏風者。卽上文注黼依也。重言之者。上據祭祀時。此據爲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爲計。鄭司農云。所用。謂若司几筵云。依前者是也。案屏風。詳掌次。司几筵疏。各以其所飾之物。計

會傳者〔疏〕歲終者亦夏之季冬也。詳宰夫疏。云則各以其物會之者。此正絲物出入之歲會。即此官之官成也。之。注云。種別為計者。廣雅釋詁云。種。類也。謂凡絲物。每一種類。別為計簿。鄭司農云。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之者。先鄭謂此經亦冢上飾邦器為文。所會者。止謂文織絲組諸共飾之物。計其數而傳著為簿書。其說未咳。後鄭所不從也。

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瑣之屬。故書。齋作資。

〔疏〕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者。總。唐石經作絲。誤。今從宋本。說文巾部云。布。泉織也。系部云。縷。綫也。凡麻紵等。並先為綫縷而後成布。自疏衰三升。至麻冕之布三十升為最精。詳冢人。司服。弁師疏。麻。即泉也。詳敘官疏。賈疏云。欲見布總縷用麻之物。紵用草之物。布中可以兼用葛瑣之草為之。云以待時頒功而授齋者。買亦如典絲待與功之時。毛詩豳風七月傳。謂八月麻事起。是也。時至。此官則頒之以職事。復授之以泉葛之材也。賈疏云。亦如典婦功注。謂以女功事來取者。注云。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者。據喪服傳文。鄭彼注云。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又云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又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注云。總。精蠶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釋名釋喪制云。總。絲也。績麻細如絲也。說文糸部云。總十五升布也。一日兩麻一絲布也。案依鄭說。則總布六百縷。依許說則千二百縷。許是也。喪服傳云。十五升布抽其半者。謂有事者六百縷。無事者亦六百縷耳。二鄭禮注。並失其義。許又引一日兩麻一絲布者。此誤。說與喪服注所引或說同。則鄭已席之矣。五詳司服疏。云白而細疏曰紵者。說文糸部云。紵。縷屬。細者為紵。粗者為紵。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白而細為紵。詩陳風東門之池。孔疏引陸璣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閒。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煮之。用緝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案鄭云白而細疏者。謂其布色白。縷細而疏。猶今之細白紵布。以為夏衣。喪大記云。緝紵紵不入。注云。當暑之襲衣也。云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者。明麻草所績之物衆多。不可備數。故雜舉布總縷紵四者以概之。云草。葛瑣之屬者。掌葛。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注亦云。瑣。紵之屬。廣韻四十一迴云。瑣同縷。說文舩部云。縷。泉屬。引詩曰。衣錦縷衣。雜記字作縷。注云。縷。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縷。證類本草云。苧實。唐本注云。一作瑣字。人取皮為索者也。圖經云。北人種以績布。及打繩索。苗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花黃。實帶殼如蜀葵。中子黑色。陳啓源云。苧麻。一名瑣。

麻。葉大如桐。華黃。夏開。北土最多。其皮可績。詩碩人裝衣。說文。繼。泉屬。繼。裝。苘。瑱。字同。正此麻也。案陳說是也。此二者。皆艸之類。泉可績者。故典泉并掌之矣。葛。詳掌葛疏。云故書。齋作資者。段玉裁云。典婦功職。杜讀資爲齋。此不言杜讀者。鄭時書作齋而從之。亦是省文互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

苦功。謂麻〔疏〕及獻功受苦功者。此官爲泉布受藏受用之府。故於秋獻功之時。外嬪婦以泉功來入。則受之也。泉功布紵。〔疏〕功亦有良者。經對絲功則云苦功。云以待時頒者。賈疏云。卽下文頒衣服及賜予。是也。注云。

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者。與典絲注義同。鄭意麻功。亦有良苦之別。以良功入典婦功。故經止云苦功。然經自以泉功與絲功相對爲良苦。後鄭說亦失之。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者。亦讀苦爲監也。喪服。齊衰傳云。

冠者。沽功也。注云。沽猶麤也。苦沽。亦擊同字通。先鄭以麻功屬於絲。故謂之苦功。對典絲絲功爲良功。此義亦校後鄭爲長。詳典絲疏。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授之。授受

待有司之政令。布〔疏〕頒衣服授之者。與大宰匪頒義同。謂常賜也。云賜予亦如之者。謂好賜非常秩者。詳大宰及言班衣服。互文。〔疏〕大府疏。注云。授之。授受班者。謂待當班者來。則授之也。經云頒。注云班者。蓋亦

讀頒爲班。詳大宰疏。云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者。謂互文見義。帛亦有班衣服。布亦待有司之政令也。賈疏云。帛謂典絲。布謂典泉。據成而言。知爲互文者。以其典絲典泉。俱不爲王及后之用者。將頒賜。故知互

見爲義也。案賈亦依鄭義。謂王及后。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疏〕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者。此正泉物所用。並入典婦功也。然亦非經義。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亦卽此官之官成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司農云。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

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檀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檀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

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搗。王后之服。刻繪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翟者。揄翟畫搗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

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檀。檀之言宣。宣。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

當神明。又曰。嗟兮嗟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拜之纓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祿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祿衣玄。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縹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縹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疏〕掌王后之六服者。此辨后服名物尊卑之差。卽此官之官法也。六服者。一祿衣。二揄狄。三者。名出于此。〔疏〕闕狄。四鞠衣。五展衣。六緣衣。是也。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尙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尙質。故無殊章之品。云緣衣者。釋文云。緣。或作祿。案經注。緣字並當作緣。後鄭改爲祿。或本依鄭義改。非其舊也。詳後。云素沙者。賈疏云。此非服名。六服之外。別言之者。此素沙與上六服爲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沙。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章弁已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已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韞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案內宰云。祭祀裸獻。則贊天地無裸。言裸。唯宗廟。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孔廣森云。禮。婦人從夫之服位。男子冕弁之服。凡有九等。婦服此唯見六服者。外祀武甸。非后所有事。故不備其服。今差次之。蓋祿衣視衾冕。揄狄視鷩冕。闕狄視鷩冕。鞠衣視希冕。檀衣視玄冕。稅衣視爵弁。錫衣視冠弁。宵衣視玄端。何以明之。記曰。君衾冕立於阼。夫人副祿立於房中。是祿衣視衾冕也。玉藻曰。王后祿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祿衣。鄭曰。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是揄狄視鷩冕。闕狄視鷩冕也。鄭曰。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是鞠衣視希冕也。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檀衣。玄上纁下。冕服之色。大夫一命而冕。世婦一命而檀。故玉藻曰。一命檀衣。是檀衣視玄冕也。喪大記曰。復。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以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亦以狄比冕服。稅比爵弁服。是稅衣視爵弁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錫衣者。緹衣也。主人朝服布。主婦緇衣亦布。是錫衣視冠弁也。特性饋食。主人冠端玄。主婦纁笄宵衣。是宵衣視玄端也。案孔分配男服。自鞠衣以上。與鄭義同。檀衣視玄冕。稅衣視爵弁。亦依鄭禮記注義。喪大記之檀衣。卽此展衣。稅衣。卽此祿衣也。綜而論之。展衣以上。鄭義差次甚當。其祿衣。依鄭此職及道師注義。服次者視弁服冠弁服。服纁笄者亦曰宵衣。則視玄端服。並未盡精析。今依孔說。參之禮經。蓋女子次祿衣。視男子之爵弁皮弁服。女子被錫衣。視男子之冠弁朝服。女子纁笄宵衣。視男子之玄端服。



宵衣即錫衣。而以緇爲領者。與祿衣實不同。此經無者。亦文不具也。又依鄭義。此王后六服。當皆侈袂。然於經無文。未知是否。詳追師疏。注。鄭司農云。祿衣畫衣也者。賈疏云。先鄭意祿衣不言狄。則非翟。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呂飛鵬云。說文衣部云。周禮曰。王后之服。謂畫袍。說與先鄭合。詒讓案。許云袍者。卽後注所謂六服皆袍制也。祿衣。後鄭謂以繒刻鞞雉爲飾。則自當與揄翟闕翟同名。今不名翟而名衣。明與二翟異制。賈疏謂以其衣是服之首。故自言衣。蓋曲說也。竊謂當以先鄭及許畫衣之說爲長。穆天子傳云。天子大服。冕祿。冕祿者。蓋袞冕之服。后之祿衣。視王之袞冕服。袞衣有畫章。故亦謂之祿衣。猶婦人有祿衣。士喪禮及雜記。名男子玄端服之連衣裳者。亦曰祿衣也。此可證司農畫衣之說。或當如釋名說衣畫鞞雉之形。若九章之有華蟲耳。儻云繒刻雉形。則不可通於男子之袞衣矣。郭璞注穆傳云。祿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殆未達其義。引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祿立于東房者。證祿衣與男子袞冕相當也。賈疏云。彼據二王后。夫人助祭服祿衣。與后同也。云揄狄闕狄。畫羽飾者。廣雅釋器云。狄。羽也。呂飛鵬云。說文衣部云。揄。揄翟。羽飾衣。據此則揄爲正字。揄爲假借。毛詩邶風。君子偕老傳云。揄翟。闕翟。羽飾衣也。毛許皆不言畫。與先後鄭異。詒讓案。先鄭蓋亦讀狄爲翟。但以狄爲雉羽。而揄非雉名。毛許說亦略同。依後鄭說。則揄爲搖之假字。依許說則自有本字。此許鄭說字之異。畫羽飾。蓋謂以采色畫鳥羽。綴之衣以爲飾。毛許止云羽飾衣。不言畫者。文省。三君說實同也。但衣以羽飾。於制未協。君子偕老。孔疏引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旒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案孫說是也。陳啓源據左昭十二年傳。有秦復陶翠被。胡承琪據樂師先鄭注云。翠舞者。衣飾翳翠之羽。說苑善說篇。襄成君衣翠衣。證古衣服。有用羽飾者。然彼皆非禮法之服。不可以釋此經。詩君子偕老篇。又以二翟爲象服。孔疏謂以象骨飾服。尤謬。云展衣。白衣也者。後鄭詩邶風綠衣。鄘風君子偕老箋。及釋名釋衣服義。並同。說文衣部云。袞。丹敷衣也。案許以袞爲正字。則袞爲同聲假借字。君子偕老。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以丹敷爲衣。詩釋文云。檀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說並與鄭異。孔廣森云。詩言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說文曰。嗟。玉色鮮白。以玉之白。喻衣之白。則展衣自信矣。案孔說是也。引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檀衣者。證屈檀文異。云屈者。音聲與闕相似。檀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者。明此經與禮記文異義同。屈闕檀展。古音並同部。故云音聲相似。屈。玉篇糸部又作緇。則俗字也。云鞠衣。黃衣也者。綠衣箋義同。云素沙。赤衣也者。蓋釋沙爲丹沙也。周書王會篇云。卜人以丹沙。先鄭意。素沙別爲一服。以生帛爲之。而以丹沙染其色也。然經傳凡言素者。並爲白。不當爲赤。且經明言六服。如先

鄭說素沙爲一服。則有七服。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狄當爲翟者。據詩鄘風字作翟。明狄爲假字。翟爲正字也。巾車。后路重翟。厭翟。翟車亦並作翟。翟狄聲近字通。書禹貢。羽畎夏翟。染人注。及漢書地理志。引並作夏狄。是也。云翟。案依爾雅。則翟與鞶搖。各爲十四維之一種。後鄭之意。則翟爲維之大名。鞶搖爲翟之種別。故此成通言翟也。染人注。亦以夏狄爲六維總名。與此注義同。唐郊祀錄引三禮圖云。婦人祭服。所以用維爲飾者。取其專一之德。復有文采之華。故用之以飾衣也。云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鞶。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者。亦釋鳥文。今本爾雅。雒作洛。五色作五采。搖作鷄。說文佳部。說十四維之名。亦作搖。鷄爲鷩鳥。非維名。當從搖爲正。伊雒字亦不當作洛。詳職方氏疏。釋鳥。郭注云。鞶亦維屬。言其毛色光鮮。王后之服以爲飾。鷄卽鷩維也。亦王后之服以爲飾。郭卽本鄭義。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繒於衣以爲文章者。此統禕衣揄翟二服而言。說文刀部云。刻、鏤也。謂鏤繒爲維形。而復畫之。備五采以繒衣也。今案禕衣。疑不當以繒刻維形。後鄭說未據。云禕衣畫鞶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者。玉藻。禕衣。揄狄。屈狄。注云。禕讀如鞶。揄讀如搖。鞶搖。皆翟維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案鄭意。禕揄皆畫文。如其維。闕狄不著翟名。故謂不畫也。禕記。說棺飾有揄絞。注亦謂絞繒。畫翟維。與此義同。釋名釋衣服云。王后之上服。曰禕衣。畫鞶維之文於衣。搖翟。畫搖維之文於衣。闕翟。剪闕繒爲翟維形以繒衣也。北堂書鈔衣冠部。引三禮圖云。揄翟。刻青翟形。采畫維縵於衣。闕翟。刻赤繒爲翟形。而不采畫縵於衣也。依禮圖述鄭義。則三翟。禕玄。揄青。闕赤。皆如其色。刻繒爲之。詩。君子偕老之象服。鄭箋謂指揄翟闕翟。象椽字通。史游急就篇云。椽飾刻畫無等雙。是女服有刻畫爲飾。但劉以闕釋闕翟。玉藻孔疏。則謂取直刻維形。闕其采畫。未知孰是。劉釋禕衣搖翟。皆不云縵繒。亦與鄭義小異。陳祥道云。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崔靈恩謂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維數如命數。於理或然。案陳蓋兼采先鄭及劉氏說。其引三禮義宗。王后以下翟數之說。亦未知然否。云此三者皆祭服者。賈疏云。對鞠衣以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者。舊唐書儒學傳。引三禮義宗。書鈔引三禮圖說。並同。賈疏云。鄭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爲二。與王祀先王祭袞冕。先公驚冕同差。羣小祀王玄冕。故后服闕翟。唐書引義宗。又云。王后無助祭天地五嶽。故自先王以下。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案凡婦人從夫。行禮服次。必相配。此注以后禕衣視王袞冕。后揄翟視王驚冕。是也。惟闕翟依後注。說內外命婦服次。及喪大記注義。則當視驚冕。今祭羣小祀。王玄冕。則后

當展衣。而鄭嫌展衣非三翟。不可以爲祭服。故徑以闕翟當之。然於差次究嫌錯互。又據此注及履人疏。引鄭志。說此三祭。皆從王。今攷司服注云。羣小祀。林澤壤衍四方百物之屬。彼皆外祭。王后所不與。唯女祝。王后有內祭祀。內禱祠。注以內祭祀爲宮中竈門戶。內禱祠爲疾病祈報。此注所云。疑卽據彼言之。但宮中諸祀。其禮甚微。疑皆后自主之。王似不必與祭。不審鄭意果何指也。又司服。王饗射驚冕。唐書引義宗云。搖狄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蓋崔氏雖不違鄭義。而仍以掄狄視驚冕。故據司服王服。正後注后展衣見賓客之說。明三翟不能當六冕也。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孔廣森云。續漢輿服志曰。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閨祿加上之服。圭。即圭衣也。林頤山云。注所舉以況三翟者。當舉圭衣中離。離有翟者言之也。釋名釋衣服。婦人上服曰。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圭衣實由是而得名。又漢江充傳。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注。曲裾如婦人衣。蘇林注。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如淳注。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者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蓋自其所垂偏旁而言。交輸裁一頭狹。故釋名云。形如刀圭。賈逵又云。衣圭。自其垂之兩旁而言。兩旁尖長。中尖漸殺而短。故蘇林云交輸裁。如淳又云。若燕尾。凡漢制。圭衣中離。離有翟。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畫襪垂髻。郭璞注。司馬彪曰。襪。圭飾。髻。燕尾。燕尾卽圭衣。漢司馬相如傳。張揖注。襪。離。離卽司馬彪所云。圭飾離。離。又卽續漢志麗圭。案林說甚覈。圭衣。卽衣圭。如淳引賈景伯說。疑卽此經注文。鄭說或本於賈也。後漢書光武紀。諸于繡。李注引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如婦人之圭衣。圭衣。卽衣也。蓋漢時圭衣。制最華麗。其刻繒爲飾者。謂之髻。亦謂之襪。文選傳殺舞賦。華桂飛髻而雜繡。繡。亦卽襪。李注引司馬彪上林賦注云。髻。燕尾也。衣上假飾。據此諸文。知漢圭衣。刻繒爲假飾。亦畫而繡之。衣以爲華者。故鄭以爲三翟之遺俗也。至江充曲裾後垂交輸。蓋效婦人衣爲之。本非法服。如淳以爲卽深衣之續衽。非也。喪服鄭注云。婦人不殊髮。衰下無衽。是婦人衣亦無衣旁垂如燕尾之衽。則圭衣削幅之與衽不相涉明矣。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者。月令鄭注。亦云鞠衣。黃桑之服也。案黃桑服。卽後世之緇色。釋名釋采帛云。緇。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急就篇。鬱金牛見緇白約。顏注云。緇。淺黃也。依鄭說。則鞠衣鞠爲籜之借字。卽地官敘官注之鞠。易緯稽覽圖云。黃之色悖如鞠塵。是此。故賈疏及詩君子偕老孔疏。並謂鞠鞠字通。然漢唐人說鞠衣。多謂取秋華之鞠同色。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高注云。內司服。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鞠衣。衣名。春服也。蓋菊華之色。釋名釋衣服云。鞠衣。黃如鞠華色也。月令孔疏。亦云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

服也。與詩疏說異。王聘珍云。孔本劉熙說。與鄭所云鞠塵者不合。其說非是。鞠即麴糵之麴。古無麴字。說文作籒。古與麴通。齊民要術說作麴之法。以青蒿上下瓮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生黃衣乃止。釋名釋飲食云。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案王說是也。黃華之鞠。見蠡氏。其字借鞠爲之。既不作鞠。又不可以言塵。陸氏周禮毛詩禮記釋文。並兩存而音。而不能決。蓋咸未達鄭指矣。云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者。引證鞠衣爲桑服。今禮記上帝作先帝。鄭彼注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先帝。太皞之屬。唐書引三禮義宗云。鞠衣以采桑則服之。書鈔引三禮圖云。鞠衣。王后親桑之服也。賈疏云。謂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案據崔賈說。蓋薦之於神以告桑。遂服以親桑親蠶。故追師注。亦謂編服之以桑。與此衣正相配也。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者。詩君子偕老箋。亦云展衣。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唐書引三禮義宗。書鈔引三禮圖說。亦同。賈疏云。知義然者。以其鞠衣在上。告桑之服。袷衣在下。御於王之服。展衣在中。故以爲見王及賓客之服。但后雖與王體敵。夫尊妻卑。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爲賓客於王。后助王灌。饗賓客則后有見賓客之禮。是以亦服展衣也。若然。內則注。夫人朝於君。次而袷衣也者。彼注謂御朝也。孔廣森云。王以皮弁爲朝服。后以展衣爲朝服。取其色與皮弁素積相應。案鄭意蓋當如孔說。此注以展衣爲后以禮見王之服。猶巾車注。謂安車爲后朝見於王所乘。皆指常朝言之。賈後疏引大傳注。謂后夫人朝服同展衣。而內則世子生。則有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鄭彼注。則云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袷衣也。與此注及大傳注義異。追師注。謂后見於王。首服次。然次袷衣乃燕見之服。內則明云。朝服則與燕見服異。今以男女二服差次推之。天子朝服皮弁。則后當次袷衣。諸侯朝服冠弁。則夫人當繼笄宵衣。毛詩齊風鷓鳴傳。謂夫人繼笄而朝。其說甚塢。鄭三禮注及大傳注說。并與次不合。賈疏謂內則注。次袷衣爲御朝。彼孔疏亦謂當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然后御見亦當繼笄宵衣。二說并非也。互詳追師疏。又賈釋見賓客爲從王灌饗賓客。蓋與巾車注。謂厭翟爲后從王灌饗諸侯所乘同。內宰。凡賓客之祿。獻瑤爵。注謂后亞王禮。獻卽其事也。但依崔靈恩說。后從饗賓客。當服揄狄。亦不當服展衣。鄭賈說未塢。詳前。云字當爲檀。檀之言寬。寬誠也者。亦依玉藻。雜記。喪大記。破展爲檀。與司農說同。君子偕老箋。亦云展衣字誤。禮記作檀衣。寬誠。爾雅釋詁文。鄭述之以明名檀之義。馬瑞辰云。玉藻櫛用櫛櫛。孔疏。櫛。白理木也。說文。黜白而有黑也。廣雅。白馬黑脊。鹽。古字从單且。寬聲者。多有白義。檀之色白。展衣正同。釋名。檀衣。檀。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是矣。案馬說亦通釋名說。與鄭微異。而字亦从檀。說文則展衣字作襄。而不收檀字。許鄭說亦異也。云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者。并鄙風君子偕老文。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阮元云。詩釋文。玼音此。本或

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按玼瑳。聲相近。說文。瑳、玉色鮮白。玼、玉色鮮也。義亦同。然一書之中。不當玼瑳互出。毛詩瑳兮下傳箋。王肅皆無說明。與前章同作玼也。此注玼亦作瑳。劉昌宗竟肩我及。蓋毛詩前後。皆作玼。禮注據魯詩前後皆作瑳。今本合併爲一。以前後區別之。非也。案阮說是也。馬瑞辰說。同陸所見或本。不誤。毛傳亦以二翟爲釋。又云玼。鮮盛貌。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鄭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鄭引彼說。證三狄字當作翟。且爲祭服。故云德當神明也。云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引配君子者。毛傳亦以展衣爲釋。又云。展誠也。美女爲媛。鄭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此注引以證展衣爲以禮見王之服。故云行配君子也。云二者之義。與禮合矣者。謂詩言天帝。見二翟之爲祭服。言邦媛見展衣之爲禮見服。二義并與禮合也。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者。證綠衣當爲祿衣。夏采注。引喪大記。祿作稅。阮元云。今本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據此注所引。知本作祿衣。下云字或作稅。當兼雜記喪大記言之。賈疏云。或雜記文。蓋賈所據雜記。已作稅矣。雜記。其餘如士。注云。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正義本稅衣作祿衣。與此注正合。稅祿皆聲相近。云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祿衣者。實作祿衣也者。呂飛鵬云。毛詩綠衣箋云。綠當爲祿字之誤也。祿衣黑。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爲祿。此經綠衣。康成亦作祿。則鄭以祿爲正字。然注士喪禮祿衣。云古文祿爲綠。則古無祿字。審矣。說文衣部無祿字。詒讓案。經注綠衣字。並當從詩邶風孔疏。引作綠衣。鄭所見雜記喪大記稅衣字。蓋并作祿。故定祿爲正字。而據以讀此經。士喪禮。玉藻。亦並作祿衣。此不備引。故云言祿者甚衆也。云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者。子。亦當作於。唐書引三禮義宗。書鈔引三禮圖說同。賈疏云。案尙書多士傳云。古者后夫人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注云。朝服展衣。君在堂。又云大師奏鷄鳴子簪下。然後后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以此而言。云釋展衣朝服以燕服。然後入御。明入御之服。與燕服同祿衣。以其展衣下唯有祿衣。故知御與燕居。同祿衣也。以其御與燕居。同是私襲之處。故同服。案賈所引大傳舊本。譌稅不可讀。今據詩召南小星疏。御覽皇親部。儀禮經傳通解內治篇所引。補正。依鄭此注及追師注。則王后御於王服次祿衣。燕居服纁笄祿衣。張惠言云。后燕居宜宵衣。案張說是也。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注謂玄端爲王燕居之服。后燕見燕居之服。當與王燕衣相配。自宜服纁笄宵衣。鄭以祿衣宵衣爲一。亦非也。互詳追師疏。云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者。鄭士喪禮注云。黑衣裳赤綠。謂之祿。祿之言緣也。又雜記注云。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釋名釋衣服云。祿衣。祿然色黑也。賈疏言。男子祿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襲衣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祿衣當玄端之處。

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雖男子之玄端。亦名祿衣。又見子羔襲用祿衣。纁紉。譏襲婦服。纁紉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祿衣黑矣。男子祿衣既黑。則是此婦人緣衣。亦黑可知。鄭言此者。以六服之色無文。欲從下而上推次其色。以此爲本。故言之也。案祿衣。男女皆有之。男子祿衣。卽玄端服之連衣裳者。春秋緇露度制篇云。大夫衣祿士不以燕。蓋卽指玄端服。與依賈士喪禮疏。以赤緣專釋婦人服。則赤緣卽纁紉。纁爲赤之淺者。散文通稱。又案男子祿衣。卽玄端服之別制。玄端布衣。則祿衣亦用布可知。女子六服皆絲衣。與彼不同。祿衣又視男子弁服。不視玄端。蓋亦黑纁爲之。故士昏禮謂之純衣。鄭注亦釋爲絲衣。明與男子祿衣。色同質異也。況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衣服通例。男女所同。后六服。皆以素沙爲裏。沙穀以絲爲之。若祿衣表布而裏素沙。則是以帛裏布矣。足明其不然也。士昏禮又有纁笄宵衣。又云。女從者畢袵玄。賈彼疏推鄭義。謂純衣納衣袵玄。皆是緣衣。而少牢疏則云。緇衣者。六服外之下者。今以經注考之。惟純衣當爲祿衣。其宵衣及袵玄。並以配玄端。與純衣配爵弁服不同。鄭賈說非是。詳前及追師疏。云六服備於此矣者。先鄭以素沙爲一服。鄭不從其說。明自祿衣至緣衣。六服已備。不當如先鄭說。更數素沙也。云祿揄狄展。聲相近者。謂與鞶搖翟。聲類相近也。玉藻注。祿揄讀同。惠士奇云。揄、古搖字。素問骨空論云。揄臂齊肘。注云。揄音搖。段玉裁云。祿與鞶聲近。后服刻繪爲鞶形。而采畫之綴於衣。鄭意鞶是正字。祿是假借字。說文亦以祿爲蔽膝正字。而王后祿衣。特假借此字也。揄與搖聲近。揄衣刻繪爲搖形。而采畫之。鄭意搖是正字。揄是假借。說文作揄字。從衣俞聲。字不從手。亦不謂爲搖之假借。狄與翟聲近。鄭意禮經翟是正字。狄是假借。展與鞶聲近。鄭意從喪大記玉藻。作鞶爲正字。作展爲假借。說文字作鞶。從衣至聲。今詩禮皆無其字。云緣字之誤也者。緣亦當爲緣。詩邶風緣衣序箋。云緣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緣字之誤也。孔疏云。此緣衣。與內司服緣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緣衣言色。明其誤也。段玉裁云。賈疏云。緣與緣。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故云字之誤。毛詩正義云。此緣衣。與內司服緣衣字同。則周禮經文作緣甚明。故鄭定爲字形之誤。若本是祿字。則緣祿皆兼聲。當與祿揄狄展。皆爲聲相近。或當云鞶之誤。不得別爲字之誤矣。孫志祖云。蓋賈氏所見本猶不誤。然釋文云。緣或作祿。同吐亂反。沿譌久矣。案段孫說是也。蓋此經自是形誤。與士喪禮。祿衣古文作緣爲聲誤不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八月。玄校傳云校也者。若綠色然。傅崧卿本。亦誤爲祿色。與此正同。云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祿衣玄者。狄、依前破字當作翟。各本並誤。賈疏云。王后六服。其色無文。故須推次其色。言推次者。以鞠衣象鞠塵。其色黃。祿衣與男子祿衣同。其色黑。二者爲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既黑。祿衣象之。水生於金。祿衣上有展衣。則展衣象金色白。故先

鄭亦云展衣。白衣也。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翟。則闕翟象之赤矣。火生於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揄翟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唯有天色玄。禕衣。最在上象。天色玄。是其以下推次其色也。詒讓案。六服之色。依後鄭說。則禕衣玄。揄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揄衣黑。依先鄭說。則展衣白。鞠衣黃。素沙赤。禕衣爲畫衣。二翟則畫羽飾。不詳何色。詩君子偕老毛傳。以展衣用丹。穀。則色赤。餘五服無說。孔疏云。孫毓推之以爲禕衣赤。揄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揄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揄衣。與男子之揄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揄衣越青而同黑也。段玉裁云。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穀衣。仲師始云白衣。而鄭君從之。蓋舊說周禮鞠衣黃。揄衣綠。素沙白。則展衣丹矣。案孫孔所推六服之色。種復雜亂。無所取義。段說雖依據故書。而綠爲間色。不宜以爲法服。素沙別爲一服。亦與經不合。鄭君所說。推次精當。不可易也。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者。綠衣箋亦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賈疏云。案喪服上云斬衰裳。下云女子鬢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連衣裳矣。又昏禮云。女次純衣。亦不言裳。是其婦人連衣裳。裳衣既連。則不異其色。必不異色者。爲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故也。黃以周云。婦連衣裳。裳亦別爲之。而連綴於衣。非裳與衣同幅爲之也。俗儒據詩綠衣黃裳。以爲婦人亦殊裳。殊謬。云素沙者。今之白縛也者。釋文云。縛。聲類以爲今作絹字。案說文素部云。素。白繒也。糸部云。縛。白鮮也。繒如麥稍縞鮮也。聘禮。束紡注云。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段玉裁云。據許則縛與絹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縛不謂絹也。案段說是也。依許說則縛卽縞。與絹小異。後注又舉沙穀爲比。廣釋釋器云。鮮支。穀絹也。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白鮮支。絹也。亦名縞。則漢之縛。卽魏晉以後之絹矣。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者。說文。衣部。以禕衣爲畫袍。與鄭義同。詩綠衣云。綠衣黃裏。鄭箋云。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展衣。揄衣。皆以素紗爲裏。今緣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雜記注。亦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袷袍襖重緇矣。孔疏云。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漢時有袷袍。其袍下之襖。以重緇爲之。詒讓案。據雜記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重言狄稅。而總云素沙。明此經先舉六服。而終以素沙。素沙。卽衣裏。通六服言之。猶屨人云赤屨黑屨。赤總黃總。青句素屨。總句。卽爲屨屨之飾也。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則漢時婦人衣亦上下連。名袍。與六服同。凡古男女袍制。并連衣裳。有表裏。賈疏據雜記云。子羔之襲。蘭衣裳。蘭卽是袍。謂男子袍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

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複不單。與袍制同。不取衣裳。別為義。非也。雜記。繭衣裳。孔疏謂亦連衣裳。足正實說之誤。又案古制。布帛表裏必相應。此六服。皆以繒為之。故以素紗為裏紗。亦繒帛也。若六服之下。更有錫衣宵衣。以布為之。則不得以素紗為裏。以帛不裏布也。此經不及錫衣宵衣。或以是與。云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者。于亦當作於。鄭雜記注。亦云素紗。若今紗穀之帛也。沙紗。古今字。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白紗在泥。與之皆黑。論衡率性篇云。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白紗。即此素紗也。惠棟云。釋名釋采帛曰。穀。粟也。其形足足而踞。視之如粟也。又謂沙穀。亦取踞踞如沙也。說文糸部曰。穀。細縛也。與鄭說合。呂飛鵬云。古無紗字。至漢時始有之。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穀禪衣。注。師古曰。紗穀。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縹者為穀。則紗與穀有別。任大椿云。江充傳注曰。縹者曰穀。釋名所云。如沙如粟。皆縹之狀。蓋穀即今之縹紗也。案任說是也。依鄭義。六服皆以繒為之。而別以沙穀為裏。段玉裁據毛詩傳云。展丹穀衣。推此經舊說。蓋謂言。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緣衣。素紗。衣言沙者。互見。則鞠衣等皆以穀為之。舊師說或然。然非經義也。

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禕衣。

〔疏〕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者。緣亦當為緣。注當為緣。各本並誤。賈疏云。上言王后六服。此論外內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已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紗為裏。故云素紗也。注云。

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者。緣。當作緣。賈疏述注不誤。下同。內宰注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賈疏云。鄭以內命婦。無過三夫人已下。外命婦。無過三公夫人已下。但經云鞠衣以下。則三

夫人。三公夫人同。皆得闕狄以下。則此命婦之中。無三夫人及三公夫人矣。故內命婦。從九嬪為首也。鄭必知九嬪以下。服鞠衣以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已下。服亦三等。故知鞠衣以下。九嬪也。展衣以下。世婦也。

緣衣。女御也。王應電謂世婦當服鞠衣。女御當服展衣。金榜云。鄭君以九嬪世婦女御。當內命婦。因以差三夫人宜服闕狄。榜謂玉藻。王后禕衣。夫人掄狄。注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據夫人掄狄差之。則九嬪屈狄。世婦鞠衣。女御展衣可知也。喪大記。復者。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檀衣。注謂為子男夫人。則侯伯夫人以掄狄者。世

婦宜以鞠衣可知也。追師。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明內命婦不數九嬪。玉藻。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注云。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明內命婦。數自世婦以下。鞠衣。黃桑服也。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為將蠶求福祥之助。及奠繭。命世婦以其服。世婦服鞠衣。此其著也。內司服所辨內外命

婦。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明內命婦。數自世婦以下。鞠衣。黃桑服也。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為將蠶求福祥之助。及奠繭。命世婦以其服。世婦服鞠衣。此其著也。內司服所辨內外命



婦之服。更有緣衣爲外命婦言之耳。案金說甚精。足正此注之誤。云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者。此以婦人鞠衣。對男子之絺冕。婦人展衣。對男子之玄冕。婦人緣衣。對男子之弁服也。北堂書鈔衣冠部。引三禮圖云。鞠衣。孤之妻服。以從助祭。展衣。卿大夫妻服之。以助君祭。緣衣。士妻服。以從君助祭者也。與鄭義同。賈疏云。此約司服。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已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之妻也。孤妻。亦如九嬪三服俱得也。卿大夫妻。亦如世婦展衣緣衣俱得也。士妻緣衣而已。但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緣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褱。當爲鞠。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則卿絺冕。大夫玄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其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婦。亦得與諸侯臣妻服同也。詒讓案。鄭玉藻注云。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據鄭此說。則王臣與公國之臣同。服皆孤一等。卿大夫共一等。如司服所說。侯伯子男之國。無孤。則卿大夫異等。妻服亦如之。雜記云。內子以鞠衣裹衣素沙。下大夫以褱衣。其餘如士。注云。此復所用衣也。內子。以玄赫。世婦以褱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注云。赫。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以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褱衣。此二文。並據無孤之國而言。如其說則侯伯子男之卿。得服絺冕。妻服鞠衣。而天子及公之卿。反服玄冕。妻服展衣。於次不順。故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盧注駁其誤。云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褱衣者。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褱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玄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爲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玄冕。何爲易之。又令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尤非宜也。據虛說。則侯伯子男之卿。亦與大夫同一等。皆服玄冕。妻皆服展衣。其說似是。大宗伯再命受服。注云。此謂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亦不言子男之卿當絺冕。或鄭亦自知其說之未安。而更定之乎。若然。雜記內子鞠衣之文。疑當指孤之妻言之。卿之妻自同下大夫褱衣。記文詳略互見。遂失其義耳。又案外命婦之服。依鄭義。自大夫妻緣衣以上。皆修袂。其士妻緣衣。則不修袂。其說亦不盡擗。詳追師司服疏。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者。狄。亦當作翟。下並同。賈疏云。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掄狄。是以玉藻云。王后

禕衣。夫人揄狄。注。夫人三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  
義冕。玉藻。君命屈狄。據子男夫人。則三公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總云乎以疑之  
也。案依賈說。則三夫人服有兩說。據玉藻注義。則三夫人得衣揄狄。鄭此注。以九嬪及孤之妻鞠衣遞加之。則三夫  
人及公之妻。當服闕狄。與玉藻注不合。其說非也。陳祚道云。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驚冕。其妻揄狄可知  
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金鶚云。三夫人尊與三公同。則三公夫人亦揄狄。同於侯伯夫人。案陳  
金兩說是也。姜兆錫。蔣載康。黃以周。說同。依鄭賈義。則天子三公服義冕。妻服闕狄。天子孤服緇冕。妻服鞠衣。  
公之孤侯伯子男之卿及妻服同。天子之卿大夫服玄冕。妻服展衣。公之卿大夫。侯伯子男之大夫。及其妻服同。天子  
及諸侯之士。同服弁服。妻服祿衣。差次清舛。殆不可通。今通校諸經。及陳金諸家說。考定王臣服次。天子三公當  
驚冕。妻當揄狄。則孤卿當義冕。妻當闕狄。大夫當緇冕。妻當鞠衣。士當玄冕。妻當展衣。侯國之臣。則當如虛景  
宣說。乃合其次耳。鄭賈說之誤。互詳司服疏。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在闕狄。唯二王後祿衣者。玉藻注。  
及詩君子偕老箋。義同。書鈔引三禮圖。及通典吉禮引崔靈恩說。亦並依鄭義。鄭既以鞠衣以下衣。對男子緇冕以下。  
差而上之。則婦人闕狄。對男子之義冕。婦人揄狄。對男子之驚冕。婦人祿衣。對男子之衮冕也。故喪大記云。復。君  
以卷。夫人以屈狄。注云。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祿衣。而侯伯以驚。其夫人  
用揄狄。子男以義。其夫人乃用屈狄矣。又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祿立于房中。注云。祿。王后之上服。  
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則魯夫人得同二王後夫人服也。賈疏云。玉藻云。夫人揄狄。  
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揄狄者。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鞠衣。一命翟衣。夫並是子男之  
國。闕狄既當子男夫人以上之差。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翟。二王後夫人當祿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注云。  
上公以衮。則夫人用祿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衮冕。其妻  
亦得服祿衣矣。此注直云二王後。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義冕。夫人服闕翟。不定故不言。若然。喪  
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祿。是魯之夫人。亦得祿衣。故彼鄭注。副祿。  
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上公夫人與魯夫人同也。詒讓案。侯國內命  
婦之服。經注無文。詩綠衣箋云。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綠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  
服之。孔疏云。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婦鞠衣。二禮展衣。其餘祿衣也。張惠言別依金鶚說。又有意推之。謂  
上公侯伯世婦。從君祭。鞠衣。從夫人見賓客。展衣。以禮見君。祿衣。御於君。宵衣。御妻從夫人祭賓客。並展衣。

餘與世婦同。妾從王祭賓客。並祿衣。見於君入御。並宵衣。子男世婦從夫人。祭祀賓客。展衣。以禮見君。凡祿衣。御於君。宵衣。御妻妾從夫人祭祀賓客。並祿衣。見於君入御。並宵衣。其所推未知是否。附著以備攷。凡

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

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者。賈

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疏云。婦人無外事。言凡祭祀。

惟據宗廟大小祭祀。賓客。謂后助王灌饗。諸侯來朝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案后從王饗賓客。當衣揄狄。鄭賈

謂服展衣未墻。詳前疏。云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者。賈疏云。謂后祭祀賓客時。云凡命婦者。兼外內命

婦也。詒讓案。王姬之服。經注並無文攷。毛詩召南何彼德矣。云。王姬亦下降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夫。下王后一

等。鄭箋謂服揄狄。此官當亦共之。經文不具也。云共喪衰亦如之者。謂喪紀則共衰。此通關后以下及內外命婦言之

也。說文糸部云。縵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經典通段衰爲之喪服。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衰

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婦人喪衰之制也。賈疏云。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

若九嬪已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莊有可云。喪衰。斬衰齊衰也。后當更有錫衰。總衰。縵衰。嬪婦

以下大功小功等私服。司服不共也。注云。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者。賈疏云。鄭知凡中內命婦。唯有女御者。據上文外內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下。此經上已云九嬪世婦。則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其外命婦中。則有孤妻以下。云言及言凡。殊貴賤也者。明九嬪世婦。亦即內命婦。以其貴。故冢后爲文。言及以示殊異。其女御外命婦等。名位較賤。則別言凡爲綜括之辭。明其與后等差懸絕也。云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者。據公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傳義。鄭以外命婦中。三公夫人及孤卿之妻。其服或加於九嬪世婦。而經必先九嬪世婦。次及凡命婦者。明以尊王內官。合於春秋尊尊之義也。云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者。明夫受服於內司服也。賈疏云。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則不共也。云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者。追師注義同。賈疏云。案此上經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案特性。主婦纁笄緇衣。少牢。主婦髮鬻衣侈袂。士妻不衣祿衣。大夫妻侈緇衣。不衣展衣。如其夫自於家祭降服。是自於其家則降。上經祭祀賓客共后之服。是外命婦助后祭祀賓客。乃服上服也。互詳追師疏。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疏〕后之喪共其衣服者·通王后及先后言之·內命婦及王女之喪·

正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案依賈說·則后襲斂服·稱數與王同·詳小宗伯疏·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馭衣服·皆掌其陳序·此官掌后服·則后喪·亦當共復斂奠馭四者衣服·與司服·掌王

服內外相準·不徒共斂服也·云凡內具之物者·喪紀所用絲枲縫紉之物·內人所具者·亦并共之也·注云·內具紛帨線纁繫裘之屬者·釋文云·紛·本又作帨·說文巾部云·楚謂大巾曰帨·帥·佩巾也·帨帥·或从兌聲·帨·書衣也·

裘帨·或从衣·案帨即常之變體·紛·假借字也·內則注云·紛帨·拭物之佩巾也·繫·小囊也·繫與繫同·賈疏云·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纁繫裘·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數物·內則更有刀礪小臚之等·故云之屬·以總之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為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為焉·鄭司農云·線纁·〔疏〕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者·說文糸部云·縫以鍼紩衣也·謂王宮中線纁縫紩之事·此官成掌之也·注云·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為役助之者·斂官·奄官·下有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蓋以王及后尊貴·其裁縫衣服·自有法式·

縫人不敢專為·故使女御監涖縫事·縫人奄官·則與女工給其使役·佐助成之·猶酒人注·謂酒人專為之·不關女御·為世婦役也·云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為焉者·明非王及后之衣服·若三夫人以下縫線之事·直縫人專為之·不關女御·

故下文云·掌凡內之縫事·是也·鄭司農云·線纁者·說文糸部云·喪縫棺飾焉·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纁·纁也·重文線·古文纁·公羊僖四年傳·何注云·線纁帛纁·

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襲二·黻襲二·畫襲二·皆戴圭·魚路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襲·諸侯六襲·大夫四襲·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疏〕是王家后世子已下·亦縫棺飾焉·注云·孝

又有龍襲二·其戴皆加璧·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疏〕喪縫棺飾焉者·賈疏云·此喪以王為主·但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者·啓·謂啓殯也·凡喪禮·大斂後·殯於西階上·以木覆棺而塗之·將葬之前一日·啓殯·遷棺而朝於祖·鄭言此者·明孝子見棺如見親之身·故棺飾·擬生時帷幕為之·檀弓云·制絞衾·設奠襲·為使人勿

惡也·鄭喪大記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眾惡其親也·並其義也·云既載飾而以行者·此明棺飾·即葬行時·柩車所飾柳絮等·故檀弓注云·殯·引飾棺以韜·葬·引飾棺以柳絮·彼殯引棺飾·即雜記所說·行死柩自外

行時·柩車所飾柳絮等·故檀弓注云·殯·引飾棺以韜·葬·引飾棺以柳絮·彼殯引棺飾·即雜記所說·行死柩自外

來就殯之事。以非常法。故鄭此注不兼精飾言之。賈疏云。案既夕禮。日側。遂匠納車於階閒。卻柩而下。載之於靈車之上。乃加帷荒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設祖奠。明日且。乃更徹祖奠。設遺奠。苞牲取下體。乃引向壙。云遂以葬者。謂葬窆時。并以入壙藏之也。喪禮謂之見。既夕禮云。乃窆。藏器于旁。加見。注云。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是也。云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荀子禮論篇云。無幃。絲葛纒襲。其類以象非帷幃尉也。王念孫謂無幃。即喪大記之素錦褚。加帷荒。荒在上。象幕。褚在下。象幄。故曰其類象非帷幃尉也。案鄭說與荀子同。賈疏云。幕人共帷幕幄帟綬。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于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更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已下是也。引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者。孔疏云。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詒讓案。以下並據喪大記諸侯棺飾。證天子之法。龍帷者。象生時之帷也。幕人之帷。亦以布爲之。但此以畫龍爲異。帷。檀弓又謂之檣。據柳象宮室。故別稱檣也。云三池者。彼注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竿。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孔疏云。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云振容者。孔疏云。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文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詒讓案。此容。蓋與婦人車之童容。形制相似。詳巾車疏。云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彼注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孔疏云。荒。謂柳車上覆。謂黼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已相背。爲三行也。詒讓案。荒。象生時之幕也。蓋亦以布爲之。云素錦褚者。彼注云。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孔疏云。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詒讓案。此象生時之幄也。幕人之幄。以繒爲之。此則用素錦爲異。云加偽荒者。彼注云。偽當爲帷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云繒紐六者。彼注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賈疏云。紐謂繫連帷荒。以繒色爲之。左右各三紐。并之六耳。云齊五采五具者。彼注云。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繒貝落其上及旁。孔疏云。齊五采者。謂黼甲上當中央。形員如華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具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云黼裂二。黻裂二。畫裂二者。釋文云。裂。本又作箋。案裂。聲類同。古通。說文竹部云。箠。扇也。重文箋。箠。或从妾。喪大記注云。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釋名釋喪制云。

嬰有繡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也。嬰、詳女御疏。云皆戴圭者。賈疏云。謂置圭於嬰之兩角為飾也。云魚躍拂池者。彼注云。以銅為魚。縣於池下。行則魚上拂池。孔疏云。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維。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云君纁。戴六纁披六者。彼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賈疏云。謂於車與兩廂。各豎三隻輪子。以纁為值。鞞其輪子。各使相值。因而繫前後披兩廂。各使人持制之。以備車之傾側也。其實兩廂各三。而云六者。人君禮文圖數。兩傍言六耳。案賈所謂車兩廂。各豎三輪子者。即柳材也。戴披。並詳司士疏。云此諸侯禮也者。彼云君據諸侯禮。故三池六嬰。與天子禮異。賈疏云。天子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推天子禮也。又引禮器曰。天子八嬰。諸侯六嬰。大夫四嬰者。上引雜記。不見天子嬰數。故又引禮器補之。八嬰者。蓋如諸侯六嬰。加龍嬰二。為八也。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嬰二。其戴皆加璧者。以周天子棺飾無文。鄭據漢禮補之。龍火黼黻皆五列。視喪大記周諸侯禮加龍火。又增三列為五列。又於六嬰之外。增龍嬰二。與禮器八嬰數合。其不戴圭而戴璧。亦是周天子禮。故明堂位云。周之璧嬰。注云。天子八嬰。皆戴璧垂羽。諸侯六嬰。皆戴圭。是漢禮皆約周天子禮為制。故鄭引彼證此也。云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

衣嬰柳之材。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

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疏〕注云。必先纏衣其農云。接、讀為韮。檟、讀為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韮。春秋傳曰。四韮不蹕。鄭司〔疏〕注云。必先纏衣其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又糸部云。纏、繞也。謂嬰以木為匡及柄。柳上荒下帷。亦以木為樞。所謂材也。經不云衣嬰柳。而云衣其材。則二者並先纏繞衣其內材。而後張其外衣之帷荒。凡內衣纏之。外衣則張之而已。不纏也。賈疏云。嬰柳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者。柳聚一聲之轉。凡棺飾帷池容荒齊等。並聚於柳也。釋名釋喪制云。輿棺之車曰輻。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像也。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惠士奇云。柳、一作儻。莊子達生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柳之言聚。故曰聚儻。棺之飾也。呂氏春秋節喪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輻。儻嬰以督之。一作縷嬰。見荀子禮論篇。案惠引莊子。足證鄭劉二家義。漢書季布傳。置廣柳車中。顏注引鄭氏云。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又引晉灼云。周禮說衣嬰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晉說亦本鄭義。又案凡覆柩車者。上曰柳。下曰牆。柳衣謂之荒。牆衣謂之帷。故既夕禮注云。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是也。劉氏亦以柳牆別釋。若總言之。則牆亦通名柳。故檀弓注。釋牆為柳衣。喪大記注。謂帷荒。皆所以衣柳。柳亦通名牆。既夕記云。巾奠乃牆。牆中兼帷荒也。此經言柳

不言櫓。明柳之內兼有櫓可知。又據檀弓及喪大記注。則柳爲帷荒內木材之名。而檀弓孔疏。則謂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然則柩車之上。上荒下帷。內材外衣。通得柳名。此經之柳。固無所不該矣。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者。釋文云。度。音宅。古文庀。與度字相似。因此而誤。賈疏云。是濟南伏生書傳文。故云度西曰柳穀。見今尚書。云宅西曰味谷。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丁晏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曰味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書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味谷爲柳谷。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虞傳。秋祀柳穀。注。柳。聚也。齊人語。說文赤部。穀。日出之赤也。穀穀。聲相近。故賈以爲色赤。案丁說是也。據堯典疏及大傳。則作柳穀者。蓋今文尚書。鄭注尚書。從古文。作味谷。故三國志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古柳卯同字。而以爲味。卽指此也。此注欲證柳聚之義。故從今文引之。度訓居。義亦可通。賈說得之。陸疑爲庀之誤。不可從。云故書。製柳作接櫓。鄭司農云。接讀爲製。櫓讀爲柳。皆棺飾者。徐養原云。接。製之假借字。櫓字。字書所無。釋文音柳。亦就此經而作音耳。其本音本義。則不可考。殆亦傳寫之誤也。集韻四十四。有載蕙。雙轉輻四字。皆喪車飾。蕙。見檀弓下注。云周禮蕙作柳。柳在幽尤韻。蕙在侯韻二韻。異部而相近。故可通用。荀子禮論有縷製。又有製蕙。楊倞以爲俱蕙製之誤。段玉裁云。櫓從木從貿聲。貿從貝從卯聲。而先鄭讀櫓爲柳。此於疊韻求之也。案段說是也。莊子德充符篇云。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製資。資。蓋卽櫓之譌文。製資。卽製柳也。引檀弓曰。周人牆置製者。彼文云。殷人棺槨。周人牆置製。鄭彼注云。牆。柳衣也。又引春秋傳曰。四製不蹕者。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土孫之里。四製不蹕。下車七乘。是也。杜注云。喪車之飾。諸侯六製。蹕止行人。段玉裁云。此司農易接爲製。而引檀弓及春秋傳。以證製之義也。司農所據記傳字作製。今本記傳。則皆作製矣。監本注疏。改牆置製。爲牆置製。則舛錯不倫。喪祝注。亦云四製牆置製。製者。製之假借字也。詒讓案。此經故事作接。先鄭讀爲製。後鄭自依今書作製。與先鄭不同。故引之。在後女御御僕二職。並作製。不作製。可。掌凡內之縫事〔疏〕。掌凡內之縫事者。謂宮中三夫人以下。證後鄭不從製矣。

# 周禮正義

## 卷十六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纁作纁。鄭司農云。纁、謂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玄、謂

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澁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爲飾。禹貢曰。羽彫夏狄。是其纁名。其類有六。曰鞞。曰搖。曰鬻。曰留。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疏〕掌染絲帛者。未織者爲絲。已織者爲帛。凡王后及公卿大夫之衣服。並染絲而織之。元士以下。則服染纁。玉藻云。士不衣織。是也。內命婦女御以下。外命婦士妻以下。並同。此官掌染絲帛。則亦染桌布。經不言者。亦文不具也。云春暴練者。說文日部云。暴、晞也。从日出收米。與本部暴字別。隸變二文並作暴。誤。經例暴字。從古文作暴。而晞暴字。此及隗氏並作暴。亦傳寫沿誤也。以下四時染事。並關絲帛二者言之。賈疏云。以春陽時。陽氣燥達。故暴曬其練。案賈說。非也。此借練爲凍。謂以絲帛。暴之凍之。以俟染也。暴布帛宜於春。故月令仲夏云。無暴布矣。云夏纁玄者。賈疏云。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秫。易可和釋。故夏染纁玄而爲祭服。案賈據鍾氏染纁法也。染玄者。當以涅不唯用朱。疏說亦未析。云秋染夏者。秋時石染草染。無不宜。可博染衆色也。云冬獻功者。染事既成。入之典婦功。及典絲。賈謂獻之於王。失之。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者。說文糸部云。練、凍也。素部云。素、白緻縞也。水部云。凍、瀾也。雜記注云。素、生帛也。釋名釋采帛云。練、爛也。煮使委爛也。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又物不加飾。皆自爲素。此色然也。段玉裁云。此練當作凍。凍其素。素者質也。卽隗氏云。凍絲。凍帛也。已凍之帛曰練。隗氏如法凍之暴之。而後絲帛之質精。而後染人可加染。案段說是也。此練卽凍之借字。凡瀾治絲帛。通謂之凍。已凍之絲帛。亦通謂之練。說文訓練爲凍。縞已凍之帛也。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墨。高注云。練白也。此已凍之絲也。注、練其素。統凍治素絲素帛二者而言。



故下云玄纁以爲祭服。賈疏謂素卽絹。先練乃暴之。若然。服則先染絲乃織之。不得爲練。非也。暴凍絲帛法。並詳  
幌氏職。云故書。纁作纁。鄭司農云。纁讀當爲纁者。段玉裁云。此以纁不見於他經傳而易其字也。宛聲薰聲。略相  
似。說文。黑部有黓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宛聲。讀若飴登之登。按黓卽纁字。故書。假借爲纁字也。王引之云。纁、  
說文作黓。玉篇。黓、或作黓。廣韻。黓、黃黑色也。黓與纁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  
苑、讀登飴之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纁黃者。急就曰。鬱金半見細白麝。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纁。聲  
義正同。夏纁玄者。幽風七月。所謂載玄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案王說亦通。許君自敘。述所僭禮周官。皆古文。  
而說文有黓無纁。疑許所見故書。又作黓矣。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心腹宛黃。宛亦黓之借字。云纁。謂絳也者。  
說文糸部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廣雅釋器云。纁謂之絳。賈疏云。絳卽爾雅及鍾氏所云。三入爲纁者。是也。  
詒讓案。依說文義。纁雖絳之類。而色淺於絳。故士冠禮纁裳注。亦云淺絳裳。此不言淺者。散文纁得通稱絳也。亦  
詳鍾氏疏。云夏大也者。爾雅釋詁文。鍾師注亦同。云秋乃大染者。大染。謂通染衆色。在先鄭凡說。故後鄭不從。  
云玄謂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謂夏時染事始起。惟可染此二者。不可染餘色也。云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  
祭服者。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青黑。卽玄色。黃赤。卽纁色也。賈疏云。案易九事章云。黃帝堯舜。垂衣  
裳。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之色。但天玄地黃。而玄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與黃共爲纁也。凡六  
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以爲祭服。卽祭義云。玄黃之者也。王制孔疏。引鄭易繫辭注。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  
黃而兼赤。故爲纁也。案賈卽本鄭易注義。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澆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者。後。舊本作后。今據  
注疏本正。凡染用草木者。謂之草染。祭服所不用。祭服纁玄。染必以石。謂之石染。纁者黃赤。其染以朱。說文丹  
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丹。卽鍾氏所謂朱也。玄者。鄭謂赤黑。周髀云。青黑其染以涅。淮南子傲真訓云。今以  
涅染緇。則黑於涅。高注云。涅。礬石也。是也。石質堅朋。故必澆研之而後可用。知澆研必三月者。亦約鍾氏文。  
依鄭說。蓋孟夏取丹涅之石澆研之。至季夏始可染纁玄也。詩幽風七月云。八月載纁。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  
裳。毛傳云。朱。深纁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玄。校彼二經。又以染玄纁爲在八月者。染纁玄雖始於夏。至秋  
亦尙可染。此經云。秋染夏。夏爲五色。則亦兼有纁玄。幽詩夏正。與此文雖異。義不乖也。又月令云。季夏命婦官  
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  
級之度。鄭注云。婦官。染人也。采。五色。據彼文。季夏卽染五色。此夏唯染纁玄。至秋乃染夏者。月令孔疏。謂  
彼是素法。竊謂染練有時。不應周秦法異。疑月令或因夏染纁玄。而類及諸色。且染夏雖在秋。而命婦官。則不妨先

時敝戒。月令之文。與此經似亦無悟。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六月。命女工織練。可燒灰染青紺襪色。八月。涼風戒寒。越練練帛。染綠色。明染事盛於夏秋之交。亦與經義合也。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者。明染絲帛。與染羽術同。鍾氏云。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織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是也。云染玄則史傳闕矣者。鍾氏又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云。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是染玄亦以朱爲質。而入黑汁。但其術。經記無文。故云闕也。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者。此據禹貢夏狄之文。破先鄭夏大之訓。染五色。或用草木。不必用石染。故以秋也。引禹貢曰。羽獸夏狄者。駟。釋文作駟。阮元傳校宋本同。案駟。駟之俗。說文。部。古文。作駟。篆文。作駟。匠人經。亦從俗作駟。則此注不必改駟。今從嘉靖本。宋婺州唐氏本同。今書作羽獸夏翟。漢書地理志述禹貢。翟。亦作狄。絞官注。翟。正字。狄。段作字。以內司服注。破狄爲翟推校之。則此注作狄。恐非鄭注舊文。賈疏云。駟。谷也。羽山之谷。有夏之五色之翟。惟質焉。案質本似亦作夏翟。所釋義與詩小雅節南山孔疏。引禹貢鄭注同。卽約彼注義也。云是其總名者。書僞孔傳亦云夏翟。翟。雉名。內司服注義同。鄭意翟爲雉之總名。夏翟。又爲雉備五色者之總名也。云其類有六。曰翟。曰搖。曰翳。曰翳。曰翳。曰翳者。搖。爾雅釋鳥作鷩。翳搖。詳內司服疏。釋鳥又云。南方曰鷩。東方曰鷩。北方曰鷩。西方曰鷩。並此注所本。彼文。留希躄。作鷩鷩。說文佳部。雉字注數十四種。惟留躄。與此注同。鷩作鷩。希作稀。又與此小異。未知孰是。云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者。釋鳥。說五采皆備成章者。惟鷩鷩二雉。四方之雉。不言何色。鄭意四方雉文承鷩鷩之下。其毛羽當亦備五色也。云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者。御覽服章部。引董巴漢輿服志云。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鷩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亦染五色放鷩翟取名之義。

掌凡染事。疏。掌凡染事者。蔣載康云。當統布屬章革羽毛等。染羽。見鍾氏。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曰。委貌。

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統紘紘。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繻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繻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

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袿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髻髮衣。移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纒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袿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疏)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者。賈疏云。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首服。則副編次也。追。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爲衡笄也。詒讓案。此婦人首服六。亦與男子服相配。依鄭義。三翟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則當男子冕首也。袿衣首服次。則當男子弁服也。袿衣或不服次。而服纒笄。則當男子冠服也。以禮經校之。唯明堂位祭統。以副律配袿冕。士昏禮。以次純衣。卽袿衣配爵弁。二文與鄭義正同。而餘服則未甚符合。今依金榜。孔廣森。凌廷堪。諸說。更爲推定。次袿衣之下。當有二服。一爲被錫衣。當男子玄冠朝服。一爲纒笄宵衣。當男子玄端服。此經無被者。以非王后賓祭所用。故文不具。鄭賈以被卽次。宵衣卽袿衣。皆非也。並詳後。云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者。賈疏云。此云及。則與上內司服同。亦是言及殊貴賤。九嬪下不言世婦。文略。則外命婦中。有三公夫人。卿大夫等之妻。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云以待祭祀賓客者。后則從王。九嬪外內命婦等。則從后也。注。鄭司農云。追。冠名者。釋官名之義。兼明追衡笄之追。亦爲首服也。引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者。證追卽牟追冠也。牟。釋文作毋。與儀禮同。鄭彼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聞。續漢書與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毋追制。與周委貌同。殷冠委大臨前。夏冠委前小損。案牟追形制。蓋與委貌略同。委貌卽玄冠。詳司服疏。云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者。賈疏云。此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別有司服內司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廔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兼王爲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共掌。此直掌后已下首服也。云副者。婦人之首服。又引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者。彼上公夫人服褱衣而副。與后同。故先鄭引以爲證。林頤山云。先鄭單證副。不及編與次者。其意以副編聯文爲句。次自爲句。宗詩毛傳舊讀。卽用其義。不與後鄭析副編次爲三同。案詩鄘。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先鄭宗毛傳義。王后首服分爲四。不分爲五。副編一。次一。追一。衡笄一。此云副。婦人首服。亦宗毛傳編髮爲之。合副編爲一物。案林說是也。云衡。維持冠者者。左傳桓二年杜注同。案詩副笄。毛傳。國

語楚語。章注。並云衡筓。是以筓與衡爲一物。林頤山云。先鄭以副編與次。爲王后所獨。追與衡筓。爲王及王后所同。故其自申已說曰。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其說衡。引左氏傳。亦單證衡而不及筓。亦宗毛傳二字聯文爲句。如說副。單證副而不及編之例。不知後鄭分衡與筓爲二也。先鄭既合衡筓爲一。故得與王之冕弁冠筓相例。案續漢志。漢世簪制。左右各一橫簪之。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儀禮士冠注。筓。今之簪。衡筓。卽續漢志所云橫簪。案林謂先鄭依毛詁。合衡筓爲一。卽漢志橫簪是也。史游急就篇云。冠幘簪。結髮紐。皇象碑本。黃作黃。彼簪。亦卽指衡筓。橫簪。衡橫黃黃字並通。顏師古注。云。黃卽步搖。非也。但詩副筓。爲婦人持副之筓。此注云。衡維持冠者。則當是偏舉男子持冠之筓爲釋。卽弁師之玉筓也。若女子則唯有纒筓副筓。無持冠之筓。漢制雖有持籬之筓。然籬究與冠不同。後鄭不從毛。別以衡爲筓。旁垂玉。禮無明文。自不若先鄭之義據明塙。故何楷。秦蕙田。及江永。張惠言。宋綿初。林喬蔭。莊有可。並從毛及先鄭。以衡卽爲筓。陳奐謂婦人有副筓。有纒筓。維持纒者。謂之纒筓。維持副者。謂之副筓。副筓用衡筓。纒筓不用衡筓。金鶚亦謂筓有二。云安髮之筓。士喪禮謂之髻筓。髻之爲言會也。髮所聚會也。固冠之筓。謂之衡筓。衡之爲言橫也。橫之於首也。連言曰衡筓。單言曰衡。一也。案陳金說。足申毛及先鄭義。士昏特牲禮。婦人服有纒筓。宵衣。纒筓。卽持髮之筓。蓋婦人之常服至卑者。卽以纒筓爲首服。喪服小記。所謂男子冠而婦人筓也。自此以上。更加他首服。則亦別著筓。故服副者。有副筓。以此推之。則服編次者。亦當有編筓次筓。是爲衡筓。女子副編次而著筓。猶男子冕弁而著筓。故女子雖不冠。而不害其有衡筓也。國語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筓之。其可乎。章注云。筓。內子首服衡筓也。是衡筓。唯內子乃得著。妾則否也。列國之卿服玄冕。內子當服編展衣。則楚語之衡筓。當卽編筓。明不第副有筓也。若纒筓。則女子十五以上之常服。通於貴賤。不必內子矣。竊謂王后首服。亦當有纒筓衡筓。此經衡筓。自是二筓。衡卽副編次之筓。筓則纒筓也。副編次筓尊。故特稱爲衡。纒筓卑。故不別制名耳。引春秋傳曰。衡統紘紕者。桓二年左傳。臧哀伯語。賈疏云。彼云衡統紘紕。則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於此經無男子耳。案賈說是也。男子之衡。蓋卽弁師之玉筓。散文得通也。統詳後。紘紕詳弁師疏。云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者。玉藻孔疏。引鄭志說同。釋名釋首飾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劉前說與鄭同。云其遺象。若今步繇矣者。玉藻疏引鄭志亦同。釋文云。繇。本或作搖。案繇搖字通。詩君子偕老箋。說六珈云。副既筓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彼疏引此注亦作搖。明堂位注。亦云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案依後鄭說副列衆物爲飾。與編次唯以髮爲之者異。蓋首飾之最華者。釋

名釋首飾云。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動也。續漢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鬚。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此並漢時步搖之飾。藝文類聚人部。引宋玉風賦。有步搖垂珠之語。疑亦漢人依託為之。周制質樸。未必盡如漢法。但副為首飾。加於紒上。則與步搖約略相似。故鄭舉以況義耳。又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李注太平御覽服用部。並引鄭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案鄭所謂假紒遺象者。乃編字詁釋。與副不同。且不引三輔方言。其非後鄭說無疑。先鄭解詁。隋唐志已不著錄。亦非李賢等所得見。此或買馬干諸家佚說。誤屬之。鄭與毛詩傳。以副為編髮為之。義亦略同。惠士奇云。漢之假髻。亦名為副。故廣雅釋器云。假結謂之髻。副。以髮為之。故從影。然則副與編一物也。飾之盛者為副。其次為編。與案漢皇后謁廟。首服假紒。上有步搖。乃后之盛飾。故康成以副當之。其實步搖非副。而在副上。則副為假紒。又何疑。王念孫亦云。副之異於編次者。副有衝笄六珈。以為之飾。而編次則無之。其實副與編次。皆取他人之髮。合已髮以為結。則皆是假結也。案廣雅文。足證李引舊說。惠王兩說。亦足以釋毛鄭之紛。但說文無髻字。玉篇影部云。髻。本又作副。則當是副之俗體。非古字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謂副配三翟。內司服注。以三翟皆為祭服。是也。玉藻疏引鄭志。亦云三狄首服副。賈疏云。祭祀之中。舍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總言之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案賈謂鄭以三翟當王六冕。以其皆祭服也。但以內司服及喪大記注。所定男女服次覈之。三翟所配者。實止義冕以上四服。其絺冕玄冕。於婦人服。當別配鞠衣展衣。三翟不得通配六冕也。若然。王祭羣小祀服玄冕。后從王。當服編展衣。方與等差相合。內司服注。謂后從祭羣小祀。服闕狄。似未協。詳彼疏。秦蕙田云。副配三翟。其制亦宜有三等之別。如用玉加於副以為飾。謂之珈。侯伯夫人掄狄之副用六珈。則王后祿衣之副。其珈必不止六。而闕狄之副。其珈又當降殺。如王五冕之旒。有等級之辨也。案秦說近是。但君子借老傳。謂珈為笄飾之最盛者。則珈兼於飾笄。不專主於飾副。疑編次之笄。亦有之也。珈數降殺。金鶚謂衛侯爵七命。夫人以偶數故六。由此推之。子男夫人當有四。上公夫人當有八。王后當有十。但於經無文。未知是否。云編。編列髮為之者。玉藻疏引鄭志同。釋名亦云。編。編髮為之。說文糸部云。編。次簡也。引申為編髮之稱。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以繩次物曰編。此編蓋亦以細繩聯次髮為之。云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者。玉藻疏引鄭志亦同。惠士奇云。假紒者。假髮為髻。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肅宗賜東平琅邪兩王書。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則知假紒。皇后服之。與副同矣。林頤山云。續漢輿服志。皇后謁廟。假結髻。紛結。通用字。宋禮志。漢制皇后謁廟。首飾假髻。宋五行志。晉海西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髮傾髻為盛飾。用髮既多。乃先作假髻。後漢馬廖傳。長安語。

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亦指假髻而言·因其真髻上·又覆以假髻·髻高近於一尺·然則編列髮爲假髻·其形制大而而且高也·云服之以桑也者·謂編配鞠衣·桑謂蠶桑之事·兼內宰仲春親蠶·月令季春告桑言之·詩君子偕老及雞鳴·孔疏引以桑·並作以告桑·疑據內司服注增·賈疏云·上注鞠衣以告桑·此下注及鄭答志·皆云展首服編·此直據鞠衣服之以桑·不云展衣者·文略·其編亦兼於展衣也·鄭必知鞠衣服編者·三翟首服副·昏禮女次純衣·此純衣則祿衣·祿而云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其中唯有編明配鞠衣服展衣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者·玉藻疏·引鄭志同·士昏禮·女次純衣·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髮也·釋名云·次·次第髮也·字又作髮·說文彭部云·髮·用梳比也·玉篇彭部云·首飾爲髮·蓋次第髮長短·必用梳比·故首飾以爲名矣·君子偕老疏云·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髮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是編次所以異也·云所謂髮髻者·玉藻疏引鄭志同·釋文云·髻·本又作髮·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移袂·注云·被錫·讀爲髮髻·古者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詩召南采芣·被之僮僮傳云·被·首飾也·箋亦引禮主婦髮髻以證之·此注與詩箋所謂髮髻·即據少牢禮改字爲說·說文彭部云·髻·髮也·重文髻·髻或从也聲·髮·髻也·又髻·髮髮也·張參五經文字·引鄭詩箋·作髻·段玉裁謂少牢追師注·髮髻字·亦並當作髻·鄭云·髻髮·以髮婦人之結作髻者·誤·其說是也·戴震云·鄭注禮·合次與髮髻爲一·其箋詩又合被與髮髻爲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三翟之首服副·鞠衣服之首服編·祿衣之首服次·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髻髮如雲·不屑髻也·箋曰·髻·髮也·不用髻爲善髻·被·古字通用·然則詩之被·乃所謂髻·不在副編次之數·金榜云·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案·男子服爵弁者·婦人首服次·少牢·主人服朝服·而主婦或首服次·蓋非其差矣·經傳或言髮·或言髻·一物二名·未有連屬爲文·稱髮髻者·鄭改經被錫爲髮髻·非古也·被即詩所謂被錫·今文作髻·說文云細布·子虛賦被阿緡·是也·案戴金並謂被別爲首服·在副編次之下·繼之上·規鄭少牢注破字·及以被與次爲一之誤·義致精瑯·張惠言說同·然則鄭釋次義·與許劉同·自是古制·而所謂髮髻者·則止可以釋詩之被·不可以釋此及禮經之次矣·云服之以見王者·謂次配祿衣·內司服注云·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並謂髮燕服御見時也·賈疏云·士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卽祿衣·則祿衣首服次可知·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祿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祿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君皆云見王耳·案內司服注·謂后以禮見王·服展衣·故燕見降一等·當服祿衣·然王燕服玄端·以次推之·則后燕見王·當纒笄宵衣·與燕居同·若服次祿衣·則正與王皮弁朝服相當·非燕見之服也·內司服注·

謂后朝服展衣。故後賈疏。謂后朝王首服編。並非其差。互詳內司服疏。云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者。謂亦襟衣而不服次。故玉藻疏引鄭志云。若燕居之時。則亦襟衣纁笄總而已。賈疏云。案士冠禮。纁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鷄鳴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纁笄而朝。但諸侯夫人於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纁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纁笄。而毛云著纁笄朝者。毛更有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者。以其纁笄燕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實朝王時首服編也。案鄭賈說非也。后御見。與燕居之服。蓋同纁笄宵衣。鄭以宵衣與襟衣爲一。故有茲誤。又纁笄有與被同服者。則當服錫衣。與宵衣唯服纁笄異。毛詩鷄鳴傳。謂夫人笄纁朝。此指諸侯夫人朝服。蓋卽被錫衣。與諸侯朝服冠弁正相當。服被者。亦纁笄。纁笄則不必盡著被也。其夫人燕見燕居之服。疑亦當纁笄宵衣。卽降於王后者。禮窮則同也。又案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纁笄總。衣紳。纁。與纁同。則纁笄總。蓋婦人之常服。但禮經言婦人纁笄者。士昏禮特性饋食禮。並服宵衣。其等差。蓋在襟衣之下。若如注說。謂王后燕居服襟衣。則不得去次而徒纁笄。鄭說不可通也。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婦事夫。鷄初鳴。咸盥漱櫛。纁笄總而朝。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詩鷄鳴孔疏。引列女傳魯師氏母語。文略同。蓋妻事夫之常禮。通上下言之。故止著纁笄之文。而不詳其服之異也。云追。猶治也者。序官注云。追治玉石之名。衡笄。皆玉爲之。故別言追。不言爲也。林頤山云。後鄭改先鄭舊義。以追連下衡笄讀。說追爲治玉。猶言追玉。衡。玉笄。卽追師所以名官。而分衡與笄爲二物。引詩云。追琢其璋者。大雅棫樸文。毛詩。璋。作章。阮元云。此當據魯韓詩玉篇彘部。引詩亦作璋。詒讓案。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是彼詩追訓。與此經同。故引以爲證。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者。賈疏云。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弁師云。諸公用玉爲瑱。詩云。玉之瑱也。據諸侯夫人。夫人。與君同用玉瑱。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服翟衣。明衡笄亦同玉矣。其九嬪命婦等。當用象也。案諸侯夫人。玉笄瑱。瑋玉爲之。乃石之似玉者。與王后玉笄瑱。蓋小異。詳弁師疏。聶氏三禮圖引梁正阮氏圖云。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賈謂九嬪命婦等用象。並依大夫制也。鄆風君子偕老。說衛夫人象服。穀梁僖九年。楊疏謂卽象笄則誤。云唯祭服有衡者。詩君子偕老疏。引衡下有笄字。案衡笄不得垂於副旁。此與注下文不合。大雅棫樸疏。引亦無笄字。則鄆風疏。蓋傳寫誤衍。賈疏云。見桓二年臧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紘纆。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於三翟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紃以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紃以懸瑱。則知婦人亦有紃以懸瑱也。云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紬縣瓊者。于亦當作於。釋文以下無紬字。賈疏云。傳云。衡紬絃經。與衡連。明言紬爲衡設矣。筭旣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旣垂之而又當爲橫者。其筭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紬縣瓊也。案賈所據本有紬字。國語魯語韋注云。紬所以縣瓊。當耳者。說文糸部云。紬。冕冠塞耳者。詩齊風著箋。說紬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孔疏引王肅說。則謂天子玄紬唯一色。金鷄亦據國語魯語。王后織玄紬。謂王與后皆當用玄紬。其說近是。凡瓊皆有紬。而祭服別有垂縣之衡。則詩禮諸經。並無見文。鄭說不知何據。賈亦無所申證。今以此注所說形制。反復考之。疑後鄭卽緣男子之冕纁。推之以說后之首飾。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紬紬塞耳。所以弁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纁絃疏耳。惡多所聞也。紬。卽纁之或體。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紬纁。言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纁漢輿服志注。引呂忱字林。論語皇疏。左傳孔疏。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並用其義。而求之詩禮。絕無徵論。如淳漢書注。又謂以玉爲瓊。用紬纁懸之。大戴禮盧注。所說略同。則謂纁與紬。異名同物。然紬爲織成條繩。不用絲纁爲之。其說亦難通。竊疑古書說冕飾之纁。正字當作衡。其物則以玉爲之。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蘇子云。天子坐九重之內。旒以譬明。衡以隱聽。旒衡。卽旒纁也。蘇子雖習蘇盧所撰。然以纁爲衡。必有所本。蓋纁衡。聲近字通。衡之與瓊。同用玉。繫以紬而垂之。衡橫而瓊從。與佩玉之衡相類。故亦謂之衡。以紬貫衡。與瓊垂於耳旁。皆有充塞之象。故衡瓊紬三者。並可以充耳塞耳言之。後鄭此注。卽據彼爲釋。但天子諸侯冕服之衡。以玉爲之。若后首服。則不必有此。後鄭說。不若先鄭釋衡爲筭之塙。而可以證古冕纁之爲玉。而非絛丸。自漢以後。失其形制。因其字借作纁。而士喪禮又有瓊用白纁之文。遂推之生人之冕飾。望文生訓。卽爲黃綿爲丸之說。魏晉以後。冕服並沿其制。鄧齊燕說。千載勿悞。誠足悖也。云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脣髻也。玉之瓊也。是之謂也者。鄭風君子偕老文。玼當作瑳。詳內司服疏。毛傳云。玼。鮮盛貌。翟。衿。翟。翟。翟。飾衣也。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脣。髮也。鄭箋云。鬢。髮也。不繫者不用髮爲善。賈疏云。引之者。證服翟衣。首有玉瓊之義。故云是之謂也。其紬之采色。瓊之玉石之別者。婦得服翟衣者。紬用五采。瓊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紬則三采。瓊用石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瓊者。或名爲紬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尙之以瓊華。注云美石。彼下經文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臣三色。故人君五色矣。詩云玉之瓊。據君夫人云用玉。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以素爲象瓊。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瓊。文何以更云瓊華瓊英之事乎。故鄭以爲紬也。云筭卷髮者者。喪服小記注義同。說文竹部云。筭。簪也。又先部云。先。



首筓也。俗作簪。釋名釋飾首云。筓、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公羊傳九年。何注云。筓者。簪也。所以繫持髮。士冠禮賈疏云。凡諸設筓有二種。一是紵內安髮之筓。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筓。案賈說分別甚析。士喪禮云。簪筓纒中。注云。筓纒之中央以安髮。此卽安髮之筓。亦卽纒筓也。喪服傳云。吉筓尺二寸。又吉筓有首。注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王及后吉筓制亦當同。賈士喪禮疏。又云安髮之筓。男子婦人俱有。冠筓。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金鶚云。婦人有環者。亦有筓。安髮之筓。非所以懸環也。賈謂婦人止有安髮之筓。非也。案金說是也。鄭意疑亦謂后夫人無懸環之筓。故唯云卷髮。不知尙當有持首服之衡筓。詩鄘風副筓。是也。二者形制蓋同。但纒筓短而副筓長耳。詳前疏。魏書劉芳傳。載後魏王肅說。謂古男子無筓。則尤謬。云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者。祿、釋文作緣誤。屨人疏引鄭志說同。玉藻疏引鄭志作展衣。祿衣首服次。疑誤記也。賈疏云。案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則祿衣。據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之妻服。祿衣首服次。亦攝盛。祿衣既首服次。三翟首服副。則鞠衣禮衣首服編可知。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者。賈疏云。知者大夫妻服禮衣首服編。士妻服祿衣首服次。少牢特性。是大夫士妻。特性云。主婦纒筓。宵衣。少牢云。主婦鬢鬢衣。移袂。但大夫妻移袂爲異。又不服編。故知自於其家則降。詒讓案。內司服注。云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王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此首服亦與彼同。但彼注。止云外命婦。此注外內並舉者。內命婦雖無於其家祭祀賓客之事。或以禮事至其家。則亦宜降於佐后之服也。內外命婦服升降。其差次禮文不備。張惠言參合鄭禮注。及金榜之說。又。以意推之。爲婦人服表。謂內命婦三夫人。從王祭先王先公。揄狄。從后祭羣小祀。闕狄。告桑。鞠衣。從后見賓客。展衣。以禮見王。祿衣。御於王。宵衣。九嬪從王后祭。闕狄。告桑。鞠衣。從后見賓客。以禮見王。御於王。與三夫人同。世婦從后祭告桑。並鞠衣。從后見賓客。以禮見王。御於王。亦與三夫人同。女御從后祭桑。見賓客。並展衣。以禮見王。御於王。並與三夫人同。外命婦。三公夫人。從后祭闕狄。從后桑。鞠衣。從后賓客。展衣。祭其廟。祿衣。禮見君子。宵衣。次國小國之卿之妻。助君祭。鞠衣。從夫人賓客。展衣。從夫人小禮事。祿衣。祭其廟。宵衣。王之卿大夫。公之卿大夫。侯伯子男之大夫之妻。助君祭。從后夫人賓客。並展衣。從后夫人小禮事。祿衣。祭其廟。宵衣。王及侯之士之妻。助君祭。從夫人賓客。祿衣。祭其廟。宵衣。張表所差如此。雖無明證。大較近之。惟天子三公驚冕。夫人從后祭當揄狄。自祭其廟當展衣。又次國小國卿妻。與大夫妻。似不宜分爲二等。天子士妻服。亦不宜與侯國之士妻同。張氏沿內司服注之誤。偶未釐正耳。互詳彼疏。云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鬢鬢衣移袂。特性饋食禮曰。主婦纒筓

宵衣。是也者。少牢經。髮髻衣。本作被錫衣。鄭讀爲髮髻。此依破字引之。髻。疑當爲鬚。詳前。移袂。舊本移作侈。非。今據注疏本正。少牢釋文作侈袂。此與唐石經同。鄭彼注云。纁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宵。鄭意少牢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主婦服次。特性諸侯士之祭禮。主婦服纁笄。故引以證大夫士妻自祭降服之事。今考髮髻衣。當爲被錫衣。與男子玄冠朝服相當。纁笄宵衣。又見士昏禮云。姆纁笄宵衣。注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綰之綰。姆亦玄衣以綰爲領。因以爲名。與特性注說小異。而其以宵衣爲即襟衣。則一金榜云。凡此祭於公。大夫冕服。其妻展衣。士爵弁服。其妻襟衣。皆絲衣也。特性少牢。自祭於廟。主人朝服。布衣也。故主婦亦服綰衣。特性主婦宵衣。昏禮注云。以綰爲領。則宵衣亦以布爲之可知。案金說也是也。孔廣森。林霽蔭。張惠言說。並略同。蓋錫衣。與司服錫衰同物。宵衣亦即錫衣。而以綰爲領者。與男子玄端服相當。鄭說。並失之。云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者。士昏禮親迎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襜。女次純衣纁裙。純衣。即襟衣。士上服。爵弁服。士妻上服。次袿衣。惟服以助祭於君。今親迎得服之。故云攝盛服。此引證非助祭而不降者。爲非常禮也。孔廣森云。昏禮。主人爵弁。女次純衣。纁裙。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裙爲一。曾子以爲婦服。則稅衣纁裙者。即純衣纁裙也。案孔說是也。稅袿通。詳內司服疏。云移袂。袿衣之袂者。鄭於少牢經既破被錫爲髮髻。則所云衣者。不知何衣。意大夫妻助祭服展衣。自祭降一等。當服袿衣。故謂移袂者。即袿衣也。鄭彼注釋衣移袂云。亦衣綰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袼尺八寸。彼注不云袿衣者。鄭意綰衣即袿衣。依鄭司服注義。蓋謂大夫以上朝祭服。並侈袂。士朝服玄端服。則不侈袂。以相比例。則婦人服。大夫妻袿衣以上。並侈袂。士妻袿衣。則不侈袂。與男服差次相應。但婦服侈袂。唯少牢一見。而鄭謂大夫以上服並侈袂。說亦不甚確。未可據以推定婦服也。詳司服疏。賈疏云。此鄭覆解少牢主婦衣移袂者。是移袿衣之袂。上既云移袂。今又云移袿衣之袂。不同者。但士之妻服綰服袿衣助祭。及嫁時。不移其袂。今大夫妻綰衣移。而以袿衣袂者。以大夫妻與士妻。綰衣名同。不得言移於綰衣之袂。故取袿衣也。黃以周云。鄭注少牢云。亦衣宵衣而侈其袂。又注道師云。侈袂。袿衣之袂。是鄭亦以宵衣爲袿衣也。婦人袿衣。配男子朝服。案鄭賈意當如黃說。故鄭士昏禮注。以宵衣亦爲玄衣。賈內司服疏。謂少牢大夫妻。侈綰衣袂。少牢疏義同大意。蓋謂少牢主婦所服。亦即綰衣。但士妻綰衣袂無侈法。今云移袂。則是袿衣。明袿衣宵衣本同。惟以領袂爲異。今考宵衣。實即錫衣。與袿衣自是二服。此注說非是。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特性。主人冠端玄爲玄端服。主婦纁笄。綰衣不侈袂。蓋衣同。而首服及領袂則降。男女服差次正合。若如此注以爲袿衣。則與主人朝服不相當。足知其非。又案。婦人服次袿衣。以降爲被錫衣。唯少牢禮一見。更降爲纁笄

宵衣。士昏禮兩見。特性一見。則皆不加被。蓋筭即為首服也。又士昏禮。壻從者畢玄端。女從者畢袞。纁筭。被纁。蓋亦即錫衣之衣加被者。與玄端服正相當。以其不綃領。故不云宵衣耳。鄭注及賈彼疏。亦謂即袞衣。則非也。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者。賈疏云。以其諸臣之妻。有助后與夫人祭之事。諸侯夫人無助后之事。故自於其本國衣服。得與王后同也。所同者。上公夫人。得禕衣已下至袿衣。禕衣從君見大祖。綃衣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祿衣以接御。侯伯夫人。得綃衣已下。綃衣從君見大祖及羣廟。闕翟已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已下。闕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與羣小祀。鞠衣以下與侯伯同。並纁筭。緇衣以燕居也。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故明堂。喪紀。共筭經亦如之。〔疏〕喪紀共筭經亦如之者。喪紀位云。季夏六月。以禕禮祀周公於大廟。夫人禕衣。是也。喪紀。共筭經亦如之。〔疏〕喪紀共筭經亦如之者。喪紀王后以下。通內外命婦皆共之也。喪服經云。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筭。暨衰三年。注云。箭筭。篠竹也。又記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其舅姑。惡筭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傳云。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櫛筭也。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注云。櫛筭者。以櫛之木為筭。或曰櫛筭。案檀弓說。櫛筭長尺。蓋短於吉筭。后之喪筭。亦當有箭筭櫛筭。但后吉筭用玉。則折筭。或不用象筭耳。其內命婦九嬪以下。外命婦卿大夫妻以下。喪筭與喪服經記同。凡經。有首經要經。男女制同。詳司服疏。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鳥。黑鳥。赤纁。黃纁。青句。素

履。葛屨。履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履也。復下曰鳥。禕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復。今世言屨以通於禕。俗皮屨。皆纁緇純。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礫其下。玄謂凡屨鳥。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素積白屨。緇絢纁純。爵弁纁屨。黑絢纁純。是也。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詩云。王賜韓侯。玄突赤鳥。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鳥。黑鳥。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鳥。玄鳥為上。禕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為絢聲之誤也。絢纁純者。同色。今云赤纁黃纁青絢。雜互言之。明鳥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鳥之飾。如纁之次。赤纁者。王黑鳥之飾。黃纁者。王后玄鳥之飾。青絢者。王白鳥之飾。言纁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纁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鳥皆黑飾。后之青鳥白飾。凡屨之飾。如纁之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絢謂之拘。著鳥屨之頭。以為行戒。纁縫中紉。純綠也。天子諸侯吉事皆鳥。其餘唯服冕衣翟。著鳥耳。士爵弁纁屨。黑絢纁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纁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疏〕學王及后之服屨者。賈疏

云。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追師與弁師。男子婦人首服。各別官掌之。屨寫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爲赤寫。黑寫。赤總。黃總。青句。素屨者。此辨二寫一屨。色及采飾之別。卽此官之官法也。賈疏云。謂掌而營造之。故云爲也。赤寫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翟之寫也。黑寫者。天子諸侯玄端服之寫。赤總已下。云總云句者。欲言總綯以表見其寫。赤總者。是天子諸侯黑寫之飾。黃總者。與婦人爲玄寫之飾也。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爲白寫之飾。凡屨寫皆有綯總純三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屨寫。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案寫屨之差。見於經者。唯此職及士冠士喪二禮。文皆不具。此經雖有互文錯見之例。然如鄭賈所說。前後參差。絕無義例。殆不足據。林喬蔭云。王與后蓋皆二寫。一赤寫。一黑寫。赤總以飾赤寫。黃總以飾黑寫。燕居則王及后。皆不服寫。而服屨。是爲素屨。案林說較長。王昭禹亦謂赤寫赤總。黑寫黃總。卽林氏所本。莊有可說同。史浩釋赤總黃總。亦從林說。又謂青句。卽以飾素屨。亦近是。今依據禮經。參以諸家之義。竊謂此經赤寫黑寫。王與后通得服之。赤寫。則赤約總純。黑寫。則黃約總純。素屨。則青約總純。蓋赤寫最尊。故卽以赤爲飾。不以他采間之。亦謂之金寫。以赤兼黃朱。近於金色也。小爾雅廣服云。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寫。而金約也。是卽金寫。寫約同色之塙證。士冠三屨。並總約同色。而此赤總黃約之下。別出青約。明青約自與素屨爲一屨。素屨。卽士冠禮之白屨。林本孔廣森說。謂非凶屨。是也。王之白屨。青約總純。與士白屨緇約總純。小異。其必曰青約素屨者。別於凶屨無約。其不曰青總素屨者。嫌與上赤總黃總。連文無別也。要之此經。二寫一屨。與士冠禮三屨之色正同。唯王及后。仍當有纁屨黑屨。與士三屨同。經不着者。以寫尊屨卑。舉赤寫黑寫。足以收纁屨黑屨。卿大夫及王之命士。得服冕服者。亦得服赤寫。侯國之士。服自爵弁以下。則惟服纁黑白三屨。蓋服屨之內。本無青黃二色。經文敘次。自明析也。云葛屨者。說文艸部云。葛。絺綌材也。賈疏云。自赤寫以下。夏則用葛爲之。若冬則用皮爲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故也。案詩禮諸經。止有葛屨。無葛寫。竊意寫尊。雖夏亦當用皮。葛屨止可用以爲屨。不以爲寫也。賈說恐未塙。賈疏又云。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鷩鳥。冠弁玄端。禕衣玄寫。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寫。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寫。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鞞衣黃屨。首服編。以皆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袞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寫。玄青赤鞞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寫皆同裳色也。案賈引鄭志。所定王及后服寫屨之差。亦未塙。詳後。初學記屨部引賈子云。天子黑方屨。諸侯素方屨。大夫素圓屨。此說履制。與禮經不合。尤不

足據也。注云。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者。明服別。則屨別也。賈疏云。屨爲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云履下曰鳥。禪下曰屨者。隋書禮儀志。引禮圖同。說文履部云。履、足所依也。屨、履也。釋名釋衣服云。履、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也。亦曰屨。屨、拘也。所以拘足也。履其下曰鳥。鳥、腊也。行禮人立地或泥溼。故履其下。使乾腊也。賈疏云。下謂底履重底。重底者。名曰鳥。禪底者。名曰屨也。惠士奇云。方言。中有木者謂之履。鳥。自關而東履。其庫者謂之靴。下禪者謂之屨。郭注云。今草鞮也。然則禪以皮而履加木矣。隋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隋制復古以木重底鳥。冕服著之。屨則通用。任大椿云。釋名。履其下曰鳥。履其末下使乾腊也。古今注。鳥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溼也。蓋鳥以革爲底。而以木爲重底。置在屨下。故釋名謂履其末下。古今注亦云。木置屨下也。革柔。故以革親足。木堅。可以禦泥溼。故以木著地也。云古人言屨以通於履。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者。賈疏云。首直云屨人不言鳥。及經寫屨兩有是言。屨通及鳥。漢時名履下者。爲屨。并通得下禪之屨。故云俗易語反與。詒讓案。鄭謂周時本以履下曰鳥。禪下曰屨。然此經服屨內兼有三鳥。是履下亦通名屨也。毛詩幽風狼跋傳云。赤鳥。人君之盛屨也。又小雅車攻傳云。金鳥。達屨也。此並古義之以屨通鳥者也。至漢時俗語。則無復鳥名。而以屨爲履下之正稱。其禪下者。蓋別稱靴。方言所云。卽漢時語也。禪下者。雖亦或稱屨。則以爲段借之通語。不爲正名。是與周時語。正相反也。云鳥屨有絢。有縹。有純者。飾也者。鳥屨鼻飾謂之絢。牙底相接縫中之飾。謂之縹。繞口之飾。謂之純。純見士冠禮及士喪禮。此經有絢縹而無純者。文不具。鄭司農云。赤縹黃縹。以赤黃之絲爲下緣者。謂織赤黃之絲爲條。以緣牙底相接之縫中。云下緣者。對繞口之緣爲上緣也。先鄭說。與後鄭同。引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縹縹純者。今儀禮冬皮屨。作冬白屨。又縹純。作縹純。陸氏儀禮釋文。亦無絢字。蓋先鄭所見本異。鄭彼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士冠禮亦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賈疏云。引士喪禮者。證縹爲下緣。云皆縹縹純者。葛屨皮屨。皆有縹也。縹純。純用縹。則縹純亦用縹色也。云禮家說縹。亦謂以采絲樂其下者。漢時禮家說士冠義也。樂。蓋與樂同。釋名釋首飾云。導所以導樂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履縹。亦以采絲樂入屨牙底接縫中爲飾。故云樂其下。縹於屨牙底之間爲飾。猶士虞禮。爵口足之間爲象飾。謂之縹也。說文糸部云。縹。以絲介履也。疑卽此縹。又履部別有屨字。訓履下。蓋卽履下底之名。徐鍇說文繫傳。謂此注之縹。卽屨字之假借誤。云玄謂凡屨鳥。各象其裳之色者。士冠禮注。亦云屨者。順裳色。蓋凡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帶與衣同色。裳與禪同色。屨與裳同色。賈疏云。屨鳥與裳。俱在下體。其色同。凌廷堪云。亦有屨與裳不同色者。玄端用黑屨。而裳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異。是也。注蓋舉其多者言之耳。引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絢縹純。

素積白履。緇約縹純。爵弁纁履。黑絢縹純。是也者。此士冠三加。玄端。皮弁。爵弁服之履也。鄭彼注云。玄端黑履。以玄裳爲正也。約縹純三者皆青。爵弁履以黑爲飾。引此者。證屨象裳色之義。玄端。皮弁。爵弁服。並詳司服疏。云王吉服有九。寫有三等者。賈疏云。則司服六冕。與章弁皮弁冠弁。是也。寫有三等。謂經赤寫。黑寫。白寫也。云亦寫爲上冠服之寫者。天子吉服。以六冕爲上。此經二寫。先赤後黑。亦以赤寫爲上。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故同赤寫也。赤寫。亦謂之金寫。鄭詩小雅車攻箋云。金寫。黃朱色也。孔疏謂金寫者。卽禮之赤寫。是也。云詩云。王賜韓侯。玄衮赤寫。則諸侯與王同者。詩大雅韓奕文。毛詩。賜。作錫。俗本多依詩改作錫。非。又車攻云。赤芾金寫。會同有禕。毛傳亦云。諸侯亦芾金寫。賈疏云。玄衮者。冕服皆玄上纁下。而畫以袞龍。赤寫者。象纁裳故也。引之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寫。赤寫爲上也。案詩豳風狼跋。亦說周公服赤寫。但依鄭賈說。則諸侯吉事。無不服寫者。今考左傳及諸子述諸侯事。涉屨者甚多。疑諸侯弁服冠服。亦止履屨也。詳後。云下有白寫黑寫者。賈疏云。白寫配章弁皮弁。黑寫配冠弁服。案司服注。章弁以韎草爲弁。又以爲衣裳。則章弁。其裳以草之赤色草爲之。今以白寫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章弁服皆云以素爲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寫配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鞞。白履也。白履。卽與皮弁素積白履同。今以黑寫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皆玄端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履。若玄端之裳。則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鞞。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寫有三等。玄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寫。若與章弁皮弁同白。則黑寫無所施。故從上土玄裳爲正而黑寫也。大夫玄端素裳。亦從玄裳黑履矣。案鄭賈說。非也。王及諸侯弁服冠服。禮無服寫之正文。又此經本無白寫。而鄭以青約爲白寫。謂經舉飾以明寫。其說本屬牽強。章弁服韎裳。當以司服注爲正。鄭志云素裳。乃鄭未定之論。不足據。依賈又謂冠弁玄端服黑寫。亦本鄭志說。任大椿云。冠弁。卽朝服也。天子諸侯朝服皆素裳。寫從裳色。燕禮記疏。謂諸侯朝服當白寫。則天子冠弁。亦當白寫。案任說是也。宋蘇初說同。今依此經及士冠禮考之。王寫實止有赤黑二種。屨則當有纁黑素三種。赤寫以配五冕服之纁裳。纁履以配章弁服之韎裳。素履以配皮弁冠弁服之素裳。黑履以配玄端服之玄裳。惟黑寫無所施。今考司服。齊服玄端。上通於天子。書顧命載康王卽位之禮。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蠹裳。蠹裳。卽玄裳。黼裳。黑白相間爲蠹服。黑寫者。殆卽玄冕玄裳黼裳之寫也。如是則於經文既合。而二寫配冕服。素履配弁服。於尊卑敘次。尤絕無提議。較之以青句爲白寫。橫增經外之服名。以黑寫配冠弁。復乖朝服之裳色。不遠勝乎。王齊服玄冕玄端。亦詳司服疏。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寫者。內司服注云。

韋衣揄狄闕狄。此三者。皆祭服。是也。賈疏云。以王鳥有三。后鳥不得過王。故知后鳥亦三等。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鳥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三等之鳥配之。云玄鳥爲上韋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屨耳者。御覽引三禮六服圖云。王后鞞衣鳥玄。揄狄青鳥。闕狄赤鳥。鞠衣黃屨。並依鄭義。賈疏云。玄鳥配韋衣。則青鳥配揄翟。赤鳥配闕翟。可知六服三翟。既以三鳥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鳥。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又云。上公夫人。得服韋衣者。亦得玄鳥也。案鄭賈說亦未安。玄鳥青鳥。經文所無。鄭以意增之。以配韋衣揄狄。誤亦與王服增白鳥同。但后之鳥屨所配。經無明文。今以屨順裳色推之。竊謂唯闕狄赤服赤鳥。當如鄭說。餘服則韋衣玄。揄狄青。玄青與黑色並相近。當同服黑鳥。鞠衣黃。當服纁屨。展衣白。當服素屨。祿衣青衣黑。則當同服黑屨。但禮經闕略。無文可證耳。云句。當爲句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依士冠禮作句。定爲聲之誤。實則古假借字也。案段說是也。漢書王莽傳。亦作句。云句。纁純者。同色者。賈疏云。案士冠禮。三冠句纁純。各自同色故也。云今云赤纁黃纁青句。雜互言之。明鳥屨衆多。反覆以見之者。賈疏云。以其男子有三等屨鳥。婦人六等屨鳥。若具言其屨鳥。於文煩。故雜互見之。明其衆多也。案鄭賈釋經。以赤纁爲黑鳥之飾。又以黃纁見后有玄鳥。以青句見王有白鳥。而赤鳥當黑纁。則又無文。故云雜互言之。其說亦非也。今據小爾雅。推定赤纁。卽赤鳥之飾。則黃纁。亦卽黑鳥之飾。而青句。又當別爲素屨之飾。無白鳥玄鳥。經文敘次。並不雜互。鄭自誤釋耳。云凡鳥之飾。如纁之次者。畫纁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注云。此言畫纁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纁以爲衣。此所謂纁次也。賈疏云。無正文。此約皮弁。白屨黑句纁純。白黑比方爲纁次。爵弁。纁屨黑句纁純。黑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爲纁次也。以此而言。則知凡鳥。皆不與屨同。而爲纁次可知。詒讓案。此亦鄭以意說之。蓋不足據。以金鳥句同鳥色證之。則無纁次之說可知。云赤纁者。王黑鳥之飾者。賈疏云。以其鳥飾從纁之次。亦是南方火色。與北方黑對方。更無青屨。取赤爲纁。知是王黑鳥之飾也。案賈鄭說亦非也。今定赤纁卽赤鳥之飾。赤纁則赤句。小爾雅所謂金句。是也。云黃纁者。王后鳥玄之飾者。賈疏云。以其天玄與地黃。相對爲纁次。故知是王后鳥玄之飾也。案鄭賈說亦非也。今定黃纁爲黑鳥之飾。非纁次也。云青句者。王白鳥之飾也。賈疏云。亦以對方飾之。亦得與祿衣黑屨爲飾。但據鳥尊者而言。王亦與諸侯白鳥爲飾也。案鄭賈說亦非也。今定青句卽素屨之飾。亦非對方色也。云言纁必有句純。言句亦有纁純。三者相將者。賈疏云。以士冠禮三冠。各有句纁純。故知三者相將。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案鄭賈說是也。句纁純同色。故經不一備詳。但鄭謂舉纁句以見鳥屨。則非耳。云王及后之赤句皆黑飾。后之青鳥。

白飾者。賈疏云。以寫皆對方以續次爲飾。故知義然也。案鄭賈說亦非也。今定王赤舄赤飾。后無青舄。云凡屨之飾。如繡次也者。畫績之事。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注云。此昔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所謂繡次也。鄭以士冠禮。黑屨。青絢縹純。白屨。縹絢縹純。與畫績黼黻繡次正合。故云如繡次。此說亦非。詳前。云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者。賈疏云。此據婦人之屨。鞞衣已下之屨。故有黃屨黑屨也。以屨從繡次爲飾。故知義然也。詒讓案。黃屨。當云繡屨。白屨。卽素屨也。云絢。謂之拘者。釋文拘。作救。云威如字。劉音拘。段玉裁從釋文作救。云作拘者誤。絢謂之救者。爾雅釋器文司救注。云救。猶禁也。禮。防禁人之過者也。儀禮注。絢之言拘也。鄭自爲說。故云之。言此引爾雅云謂之。案段說是也。云著寫屨之頭。以爲行戒者。賈疏云。絢謂屨頭。以條爲鼻。鄭注士冠。亦云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取自拘持爲行戒者。謂使抵目不妄顧視也。詒讓案。絢形制。鄭士冠士喪禮注。並云如刀衣鼻。漢書王莽傳。句履。句卽絢之段字。宋祁校本。引章昭云。句履。頭飾形如刀鼻。與鄭說同。顏注引孟康云。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二寸。師古云。其形岐頭。顏說岐頭之形。未知其審。據孟康說。出履二寸。蓋屈絲條。著履頭爲小紐。如刀衣鼻。可以穿繫。故士喪禮。襲時。乃屨綦結于跗連絢。賈彼疏。謂刀衣鼻。況絢在屨頭上。以其皆有孔。得穿繫於中而過。曲禮孔疏。引禮記隱義。亦言古者屨頭鼻。綦繩相連結之。是也。又穀梁襄二十七年傳。衛侯之弟專出奔晉。織絢邯鄲。楊士勛疏引藥信云。絢。著履舄之頭。卽周禮絢總及純。是也。然則絢蓋染絲織成著之。至內則屨著綦。注云。綦。屨繫也。屨繫著於踵謂之綦。與屨飾著於頭。謂之絢。異。內則孔疏引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又引士冠禮。青絢注說爲證。則誤以綦絢爲一。非也。晏子春秋諫下篇云。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綦絢並舉。足證其非一物。彼絢有玉。又甚長。蓋非常制。依法出履二寸如刀衣鼻。卽至長亦不得盈尺也。又絢廣度。經注無文。曲禮疏引士冠禮。絢博寸解者。云用繪一寸。屈之爲絢。然士冠禮博寸。專屬純。則與絢廣無涉。孔說亦誤。云繡縫中絢者。士冠禮注同。賈疏云。繡是牙底相接之縫。縹條於其中。詒讓案。廣雅釋器云。編緒。縹縹條也。說文糸部云。紉。團采也。條。扁緒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條可以爲縹。不必以紉。高注云。紉。亦縹也。雜記。縹紉以五采。注云。紉。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故賈以條釋紉。內則疏云。薄闕爲組。以繩爲紉。然則縹者。織采絲爲紉繩。以飾寫屨縫中。與釋以采紉縹條。略同。鹽鐵論散不足篇。說履云。紉裏紉下。凡縹以紉縹牙底之縫。故謂之紉下矣。又荀子富國篇云。布衣紉屨之士。楊注云。紉條也。謂編麻爲繩之屨也。彼紉屨。卽繩屨。乃賤者所服。與此縹縹異。云純緣也者。士冠禮。三屨並云純博寸。彼注及司几筵注。並同。說文糸部云。緣。衣純也。賈疏云。



謂以條爲口緣。詒讓案。禮服凡緣邊口。並謂之純。若衣之領袂。筵席之邊。並有純。是也。此純亦謂寫屨繞口之緣。與綴縫之緣異。漢書賈誼傳云。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顏注引服虔云。加牙條以作履緣也。偏諸。卽說文之扁絲。廣雅之編緒。又廣雅釋器。說履云。其緣謂之無縲。無縲。綵也。則履緣亦以采絲條爲之。與縲同。云天子諸侯吉事皆寫者。卽上云王吉服有九。諸侯吉服。各依爵命爲差。鄭意天子諸侯冕弁冠請服。凡吉事並服寫也。任大椿云。天子諸侯。自冕服外。雖朝服玄端皆用寫。惟天子爵弁當用履。履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寫。爵弁。爲天子哭諸侯及承天變之服。非吉事也。似不當寫。諸侯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則服爵弁。雖非凶事。但既服士服。似亦當從士履。案任推鄭義。深得其旨。若然。諸侯爵弁用之吉事。依鄭義仍得服寫矣。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諸侯與羣臣朝服白履。是諸侯吉事。亦有著履者。賈彼疏則謂鄭據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寫。其臣則白履也。依賈說。則諸侯朝服玄冠。亦服寫也。今考天子諸侯。弁服冠服。無論吉凶。似皆當服履。鄭賈謂皆服寫。恐非。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寫耳者。此兼釋后夫人內外命婦服履之差也。依鄭典命。司服。內司服。注義。服冕。謂王之三公服毳冕。孤服絺冕。卿大夫服玄冕者。並得服赤寫。士服爵弁。則服縲履。不得服寫也。衣翟。謂后以下至三公夫人。服三翟者。並得服寫。其九嬪世婦御妻。及卿大夫之妻。不得服翟者。皆服履也。今考天子士得服冕。而不得服寫。九嬪孤卿之妻。並宜得服寫。皆不如鄭所說。詳後疏。云士爵弁縲履。黑絢縲純。尊祭服之履。飾從縲也者。補釋士冠禮義。依鄭前說。寫飾從縲次。履飾從縲次。士爵弁縲履若從縲次。則宜白飾。今士冠禮黑絢縲純。與縲次不合。故鄭以爲因祭服特尊之。得與寫同。從縲次。士冠禮注。亦云爵弁尊其履飾。以縲次。是也。云素履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賈疏云。下經注。散履與此素履同。是大祥時。則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縵麻衣。而著此素履。故云非純吉。經素履。不云絢縲純。故知去飾。無絢縲純也。孔廣森云。素履如素積之素。非凶履也。陳奐云。素者。白也。素履白履。卽皮履。案孔陳說是也。此卽禮經之白履。詳前。云言葛履明有用皮時者。以先鄭引士喪禮云。夏葛履。冬皮履。而此經止云葛履。不云皮履。明此職所掌。自葛履外。諸寫履皆以皮爲之。故士喪禮直言冬白履。是凡履寫之以色別者。並皮爲可知。詩魏風葛屨。孔疏云。凡履。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弊。君子不履絲履者。謂皮履以絲爲飾也。夏日之有葛履。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履寫。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案孔謂禮履皆用皮。是也。但依士喪禮注。謂夏用葛履亦白。則無論皮葛。並同裳色。是葛履亦爲禮履。若如孔說。則冠喪大禮。乃用不禮之履。其可通乎。但葛履止夏時服之。餘三時則皆當皮履。賈士冠禮疏。謂春宜從夏。秋宜從冬。非也。凡皮履。以韋革爲之。不存毛。左昭十二年傳。說

楚靈王服豹舄。杜注云。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履。功履散履。命夫之命履。繡履。命婦之命履。黃履以下。功履。以豹皮爲履。非禮服也。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履。功履散履。次命履。於孤獨大夫則白履黑履。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履爲功履。女御士妻。命履而已。〔疏〕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者。賈疏云。上明王及后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履。亦謂去飾。〔疏〕等尊者寫履訖。此明臣妻及嬪已下之履也。言外內命夫。案肆師職云。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鄭彼注。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彼外命男。則此外命夫。若然此外命夫。其妻爲外命婦。鄭雖不注。亦與彼同也。內命婦。自是九嬪以下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內宰。肆師疏。注云。命夫之命履。繡履者。賈疏云。以其經不云寫。唯云履。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寫。無命履。故知命履中唯有履而已。士之命履。爵弁則繡履。故云命履繡履而已。詒讓案。鄭以命夫命履爲繡履。專指士爵弁服言也。然此命夫。當通公孤卿大夫士言之。經舉履以見寫。互文以見義。猶上文王后之服履。亦不舉寫也。依鄭賈說。王之三公服裘冕。孤服絺冕。卿大夫服玄冕。並得服寫。今考定王三公服鷩冕。孤卿服裘冕。大夫服絺冕。又依禮器說。王之命士。亦得服冕。與鄭注小異。竊謂毛詩傳。赤寫爲人君之盛履。則赤寫唯人君乃得服之。天子三公孤卿。或以外諸侯爲之。或食大小都。亦有人君之道。自得服赤寫。其大夫士爵秩較卑。疑雖得服冕。而仍服繡履。與其妻服繡履白履。亦適相稱也。王三公以下之服。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命婦之命履。黃履以下者。內自九嬪至女御。外自孤獨內子下及士之妻。通稱命婦也。賈疏云。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寫。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履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履。士妻與女御。皆椽衣黑履。故云以下以廣之。案鄭賈說亦非也。以差次考之。外內命婦。王三公夫人。當服揄狄。九嬪及孤獨之妻。並當服調狄。則皆得服赤寫。世婦及大夫之妻。當服鞠衣。並當服繡履。御妻及士之妻。服展衣。並當服白履。無黃履也。詳前及內司服疏。云功履次命履。於孤獨大夫則白履黑履者。功履猶司裘之功裘。亦人功微麤者也。命履。人功最精。功履次於命履。故微麤。次命履。謂降一等也。賈疏云。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寫爲命寫。以下仍有韋弁白履。冠弁黑履。故云次命履。命履。據婦人而言。其實孤獨大夫。身則功履。次命寫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雜記云。內子以鞠衣。注云。內子。卿之適妻也。此注則專據孤之妻言之。不含卿妻也。賈疏云。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履爲命履。功履之中。有椽衣白履。椽衣黑履。故云亦然。案九嬪及孤妻。當以赤寫爲命寫。鄭賈說亦非。云世婦命婦。以黑履爲功履者。此命婦。專據卿大夫妻言之。賈疏云。以其皆以椽衣白履爲命履。其功履唯有椽衣黑履也。案卿妻當與孤妻同。世婦及大夫之妻。當以繡履爲命履。白履爲功履。鄭賈說亦非。云女御士妻。命履而已者。賈疏云。以二者唯有椽衣

黑屨爲命屨。故云命屨而已。案女御及士妻。當以白屨爲命屨。鄭賈說亦非。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者。此據大宗伯云。再命受服。明王之下士及妻。皆不得受命屨也。詳大宗伯及內司服疏。云散屨。亦謂去飾者。賈疏云。據臣言散卽上之素。皆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案鄭賈意。此散屨。猶上素屨。皆凶服。又士冠禮云。不屨總屨。注云。總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總。亦其類也。但此說亦非是。今考此功屨散屨。猶巾車言良車散車。蓋尋常燕居之屨。降於功屨者。其人功尤麤。凶屨去飾。或亦在其內。然必非專指凶屨也。鄭巾車注。以功活詁良散。其義最允。凡此經言散者。並取麤活猥雜。亞次於上之義。詳鹽入巾車疏。凡四時之祭祀。以

宜服之。祭祀而有素屨散屨。〔疏〕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者。此專據祭服寫屨而言。不關王后素屨。外內命夫命婦者。唯大祥時。散屨也。注云。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者。禮弓云。有子蓋既祥而絲屨

組纓。注云。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絢。孔疏。謂據戴德喪服變除禮文。賈疏云。鄭知此經四時祭祀。含有素屨散屨者。以此經四時祭祀。總結上文諸屨。故知有此二屨也。云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命婦。爲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絢總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唯大祥時也。但上經據卑云散。散與素一也。案鄭賈說。並非經義。又素屨散屨。亦非凶屨。詳前疏。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

復謂始死。招魂復魄。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冀其

復反。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檀衣。士以爵弁。士妻

以稅衣。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喪大記又曰。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

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故書。綏爲纁。杜子春云。當爲綏。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旂有是綏者。當作綏字之誤也。綏以旂牛

尾爲之。綴於櫛上。所謂注旒於千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疏〕掌大喪以冕服復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綬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家定作綬。祭僕隸僕爲官聯也。賈疏云。大喪。謂王喪也。謂初死屬纊絕氣之後。卽以冕服自衾冕以下。六冕及爵弁皮弁之等。復。謂招魂。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大祖之廟。當升自東嚳北面。履危西上。云奉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前。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案六冕當作五冕。依賈說。則王喪當十二人。復。敝官止下士四人。於數不足者。蓋當使它官。若祭僕。隸僕。小臣之屬。同復也。云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者。綬。當從故書作纆。卽旒之段字。謂以象路建大常。而載全羽之纆。至四郊祭祀兆域之處。升車之左轂而復也。注云。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者。此夏采復於大祖及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此五者。並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博求之也。云乘車玉路者。賈疏云。案中車云。玉路。以祀祭天地於郊用玉路。明於四郊復乘玉路可知。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平生在四郊。郊。事神之處。故復之也。案此乘車。實當爲象路。卽司常之道車。鄭賈以爲玉路。則不得建綬。非也。詳後。玉路。詳巾車疏。云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者。冕服卽五冕之服也。凡復用衣裳。不用冠。故士喪禮。說士復云。以爵弁服。替裳于衣左。何之。披領于帶。此王復用冕服。亦用衣不用冕也。玉府亦云。大喪共復衣裳。雜記云。復。諸侯以衾衣冕服爵弁服。後鄭注云。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案此天子冕服。蓋亦自衾冕而下爲五。其裘冕以祭。昊天上帝。非廟享所服。則復於大祖。蓋亦不用大裘十二章之衾也。大廟。在應門內之左。後鄭闕人及小宗伯注。雖謂在中門外。要不出舉門庫門。故云不出宮也。云四郊以綬出國門。此行道也者。四郊。蓋謂近郊五十里。在國門之外。王生時。非行不出國門。故用行道之法。建綬以復。不用冕服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者。後鄭士喪禮注義同。詳玉府疏。引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者。鄭彼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賈疏云。適室。則適寢也。大夫士謂之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也。云復者一人者。賈疏云。命士不命之士皆一人。若大夫以上。皆依命數也。云以爵弁服者。士以爵弁爲上服。猶王用冕服也。云升自東嚳者。賈疏云。升屋從東榮而上。天子諸侯言東嚳。云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舉某復三者。鄭彼注云。舉。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云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者。鄭彼注云。降衣。下之也。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引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者。賈疏云。男子稱名。據大夫士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鄭注云。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詒讓案。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

名。婦人稱姓。與伯仲。鄭注。謂彼據殷禮質。復臣得名君。先鄭意或以小記爲周法。則大記文。容亦含天子禮。與後鄭據曲禮義不同也。云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冀其復反者。唯哭先復。亦喪大記文以下。先鄭釋大記義。明始死卽有復。是冀其復反而生也。云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鄭彼注云。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引之者。廣證喪禮必有復之義。云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門郊者。鄭彼注云。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常有事。引之者。證天子有復大祖四郊之事。其小祖。卽祭僕復于小廟。是也。又案檀弓。庫門據諸侯法。賈士喪禮疏。謂天子五門。皆復。則不徒庫門以內矣。云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者。鄭彼注云。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衰。則夫人用禮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纁。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禮衣。案先鄭引此者。證王復當用五冕服也。其王后之喪復。當用禮衣以下。賈士喪禮疏。謂婦人無外事。王后以下復。自門以內。廟寢而已。則后夫人喪。無四郊復也。禮衣。卽展衣。稅衣。卽祿衣。詳內司服疏。又案大記說。復者朝服。士喪記同。賈前疏亦從之。士喪禮疏。謂天子復者。當皮弁服。則是服王視朝之服。此與大記注不合。未知槁否。引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者。鄭彼注云。館。主國所致舍。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裏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云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者。亦驪括雜記文。彼文兼大夫士。此不云士者。文不具。鄭彼注云。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引此二文者。證乘車建綏之事。先鄭蓋亦從杜子春說。破故書禮爲綏。後鄭則又破綏爲綏。與先鄭異。並詳後。云喪大記又曰。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者。鄭彼注云。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引此者。亦廣證復事。云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者。以天子備官。故大祖四郊之復。別以此官掌之。其諸侯則無此官。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注云。小臣。君子之近臣也。又上喪禮注云。復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明此夏采復專爲天子之禮也。又案玉府。大喪。共復衣服。先鄭注云。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於大廟至四郊。是先鄭意四郊復。乘車建綏。仍兼用冕服。後鄭不從。故此注不備引也。後鄭彼注。亦糾正先鄭意義。詳彼疏。云大祖。始祖廟也者。大祖。對祭僕小廟爲文。以七廟之中。始祖爲最尊。故謂之大祖。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大祖。后稷是也。周七廟。以后

穉爲始祖。詳春官敘官。及守祧疏。賈疏云。餘六廟此不云復。案祭僕云。大喪復於小廟。注云。小廟。高祖以下。是親廟四也。其五寢。則隸僕復。故隸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唯二祧無復文者。案祭法。親廟四與太祖。皆月祭二祧。享嘗乃止。無月祭。則不復也。禮記檀弓云。復於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周禮不言庫門者。文不具。云故書。綏爲旂。杜子春云。當爲綏。非是也者。段玉裁云。杜易禮爲綏。先鄭從之。故書作禮。說文無此字。釋文曰。旒音維。徐音遂。據徐音。疑本作旒。或作旒。說文於部。旒即旒字。金榜云。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白旒曰旒。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載旒。旒車載旒。是也。旒旒。皆張綵幅屬旒焉。畫於綵如日月爲常。已下夏采以乘車建禮。復於四郊。旒。當爲旒。說文旒。亦作旒。因訛而爲旒。杜子春改綏。鄭又讀從綏。皆非。司常。道車。謂象路。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旒以復。鄭謂乘車玉路。非也。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旒之譌。言其旒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旒。孤卿以旒。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之於生。失之矣。王引之云。經本謂建旒。非爲建禮。禮與旒同。乘車建旒。亦如生時之道車載旒也。從衣作禮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禮。而讀爲旒。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爲綏也。旒得借用禮字者。禮旒俱音遂故也。禮爲旒之或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遺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旒。南山經。旒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旒。白虎通義曰。禮之爲言遺也。是也。故禮從遂聲作禮。或從遺聲作禮。亦猶九旗之旒。或作旒也。禮爲旒之假借。非譌字。案段金玉說。是也。云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者。後鄭欲見綏爲有虞氏之旒。故先引此文。見魯有四代旗章之事。云有虞氏之旒。夏后氏之綏者。綏舊本作綏。今據宋婺州本正。阮元云。此仍當爲綏。下始云當作綏。案阮校是也。段玉裁。黃丕烈校。亦改作綏。彼文云。有虞氏之旒。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鄭彼注云。四者。旒旗之屬也。綏當爲綏。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旒。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旒牛尾於杠首。所謂大旒。王制注說亦同。鄭意綏爲有虞氏旒。但注旒不張綵屬旒。今案有虞氏之旒。卽司常之交龍爲旒。巾車之大旒。夏后氏之綏。卽司常之龜蛇爲旒。巾車之大旒。鄭互易其字。又讀綏爲綏。非也。詳司常疏。至釋名釋兵云。綏。有虞氏之旒也。注。旒竿首。其形纒然也。綏。夏后氏之旒也。其形衰衰也。案劉亦從明堂位注義。而仍以綏爲夏旒。則又小異。亦不足據也。云則旒旒有是綏者。當作綏字之誤也者。此後鄭據明堂位有綏。明旒旒自有是名。但其字實當爲綏也。段玉裁云。司農稱雜記證杜說。但綏綏二字。古音同在支佳部。歌戈麻部開。而義各有當。綏者。下垂之意。故系於冠纓爲飾者。謂之綏。旒旒之旒。

亦謂之綬。鄭君雜記注云。綬、當爲綬。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綬、謂旌旗之旒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明堂位注云。綬、當爲綬。讀如冠蕤之蕤。綬謂旌旒牛尾於杠首。皆與夏采注正合。汪文臺云。綬本登車之索。鄭引明堂位。證是綬爲旌旗之綬。當爲綬。非車綬也。案段注說。是也。說文系部云。綬、車中把也。綬系冠纓垂者。旌旗之綬。與冠綬同有垂義。故鄭破綬從綬也。云綬以旌牛尾爲之。纓於槿上者。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云。槿、旌旗之竿也。謂以旌牛尾爲綬。繫纓於竿上也。旌、牛尾。詳春官敘官。及樂師疏。云所謂旌旒於干首者。毛詩邶風千旌傳。云旌旒於干首。大夫之旂也。爾雅釋天。云旌旒首。曰旌。郭注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千旌。孔疏引李巡云。旌牛尾著干首。案後鄭此注及司常注。並引旌旒於干首。蓋卽據毛詩傳。與釋天文異。賈疏謂出爾雅。誤千卽竿之借字。亦卽幢也。注。纓義亦同司常注。引此以釋析羽爲旌。敘官注亦謂染鳥羽。象夏翟以爲綬。則鄭謂綬注旌牛尾。又兼注鳥羽。故賈疏云。案鐘氏染鳥羽。以爲王后之車飾。亦爲旌旗之綬。則旌旗亦有鳥羽。獨云旌牛尾。舉一邊而言。其實兼有也。云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者。據巾車文。言此者。欲見大喪所建之綬。卽大常而去其旒者也。云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綬者。賈疏云。生時有旗。有綬。有旒。今死去旒。是異。先王。有虞氏也。徒、空也。有虞氏空綬。未有在下旒旒。故云徒綬也。案賈所謂旒旒。謂縵也。巾車注。說旗制云。正幅爲縵旒則屬焉。旒卽旒之俗。凡九旗恆制。皆有縵旒。鄭意此綬則縵旒。並無注。止云去旒者。文不具也。鄭又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綬。卽是徒綬無旒。此大喪復。四郊所建。以大常去旒存綬。與生時所建大常不同。而實因有虞氏有徒綬之制。襲而用之也。今依金氏說。則此王喪四郊之復。當用象路。建大常。而注全羽之旒。與生時祀四郊所乘車異而旗同。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此故書。謂儀禮禮記舊本。與注中凡言故書者異。今士冠禮記字作綬。彼注無作綬之文。玉藻注亦然。皆文不具。綬、嘉靖本作綬。段玉裁。黃丕烈校。並據注疏本作綬。今從之。段云明冠綬字誤。則旌綬之字誤可知。案段說是也。然賈疏謂故書多作綬者。謂作系旁委也。則賈所見本。已誤綬矣。云今禮家定作蕤者。謂禮士冠玉藻二記。冠綬之字。漢時禮家說。又定作蕤。亦見玉藻注。而士冠注則無文。此雖與鄭從綬異。然其不從綬則同。故亦附存其說。段玉裁云。漢時說禮家。定從蕤字。蕤者。艸木花垂兒。其音亦在支佳部。如玉藻緇布冠纓綬。注云。綬、或作蕤。是其證也。玉藻音義曰綬。本又作蕤。是唐時禮記。尙有作蕤者也。

# 周禮正義

## 卷十七

### 地官司徒第二

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疏〕地官司徒第二者。阮元云。第二。唐石經

者。司徒於六官爲第二。次於冢宰。又掌地事。故謂之地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典春。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又以司徒爲西方金官。並非此經義。云司徒主衆徒者。小爾雅廣言云。司、主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書周官僞孔傳云。主徒衆教。以禮義。國語周語云。司徒協旅。韋注云。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云地者。載養萬物者。郊特牲云。地載萬物。藝文類聚地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是地載養萬物之義。云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者。據敘官文。

###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

邦國。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疏〕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六典云。二曰教典。以

五品者。書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不遜。史記殷本紀。後漢書周舉傳。並作不訓。御覽職官部。引尙書大傳。亦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是作訓者。爲今文尙書也。史記五帝本紀。又作五品不馴。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斐氏集解引鄭書注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者。賈疏云。有虞氏五。卽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元。使敷



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而周十有二者。據司徒之職云。一曰以祀禮教敬以下。是也。案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而云至周十有二者。鄭據此周禮之文。言十二以對於虞。其實五中雖不含十二。十二中亦含有五。案書周官。乃偽古文。非鄭所見。賈說非。云擾。亦安也者。大宰注云。擾。猶馴也。案擾者。擾之借字。擾訓馴。與安義近。此經又以安擾連文。故云亦安也。詳大宰疏。云言饒衍之者。賈疏云。以言饒益衍長。亦是安義。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

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疏〕大司

一人者。教官之正也。左定四年傳。成王封康叔。陶叔授民。杜注云。陶叔司徒。書顧命。成王召六卿。僞孔傳謂芮伯爲司徒。詩衛風淇奧孔疏引鄭書注。則謂彤伯爲司徒。又書敘云。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番惟司徒。又鄭風緇衣敘。謂鄭桓公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皆卽大司徒卿也。云小司徒中大夫二人者。教官之貳也。云鄉師下大夫四人者。教官之攷也。云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者。亦謂衆下士也。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卽此下士也。注云。師長也者。天官敘官注義同。鄉師下大夫與上士以下。至府史胥徒。及諸鄉吏爲長六官之攷。自天官夏官外。皆以師爲名。義並同。云司徒掌六鄉者。以六鄉附比王城。地近事重。故使大司徒總領鄉吏。又以小司徒鄉師專掌其事。猶遂人遂師。專主六遂之事也。云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者。賈疏云。以其鄉師佐司徒。主六鄉。故言分而治之。以鄉有六。其人有四。故二人共三鄉。云相左右者。左右助也。以其二人共主三鄉。不得各專其鄉事。故相助而已。詒讓案。鄉師二人共三鄉。蓋以六鄉分爲左右。左三鄉。右三鄉。各設鄉師二人以主之。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是鄉有左右。左襄九年傳。說宋左右二師令四鄉正。是宋制四鄉。亦分左右。可以互證。但鄭云相左右。則自取職掌相助之義。不謂鄉分左右。旣夕禮注云。遂人主引徒。匠人主載柩。職相左右也。與此注義正同。賈說得之。管子立政篇云。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此齊制。鄉立一師。與周制異。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

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

焉。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載師職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六鄉地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

〔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者。賈疏云。鄉老者。謂三公在朝。三公八命。卽典命云。三公八命。是也。分陝而治。則九命。則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賈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

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沈彤云。鄉老二鄉一人。注以爲三公兼之。而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不以六卿兼。鄉老無專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

賢能。以獻其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而已。故三公可兼。若鄉大夫則職專。而所掌多。故別置。而不以六卿兼也。如或兼之。亦與公之兼鄉老。常暫殊矣。案沈說是也。賈氏敘廢興引馬融傳云。賈逵以爲六鄉大夫。則

冢宰以下是。賈景伯以此六鄉大夫。卽六官之長。說文臚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蓋亦用賈說。今攷鄉大夫云。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明鄉大夫與六官之長異。儻如賈說。則司

徒卽鄉大夫之一。豈得自掌教法而自受之乎。况鄉遂內外相副。遂官之爵。唯較鄉官差一等。儻鄉大夫卽以六官之長爲之。則遂大夫爲中大夫。又當以六官之貳。小宰小司徒等爲之乎。其亦不可通矣。又案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是

后六宮有十二宮。卿與王六官及六鄉大夫爲十二卿。數同。若如賈景伯說。則后得置十二卿。王反止有六卿。豈其然乎。胡匡衷云。左襄九年傳。宋有鄉正。國語周語。有鄉長。韋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周禮。六鄉之大夫。皆屬於司徒。諸侯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

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齊高子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卿也。云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者。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云。周禮五黨爲州。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案州長爲一州之

長。故內則謂之州伯。沈彤云。三十州則三十人。賈疏云。每鄉有五州。州長以中大夫爲之。亦四命。云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者。釋名釋州國云。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案之所尊長也。沈彤云。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賈疏云。五

黨爲州。黨正使下大夫爲之。亦四命。云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者。沈彤云。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賈疏云。五族

爲黨。族師使下士一人爲之。亦三命。云閭胥每閭中士一人者。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沈彤云。三千閭則三千人。賈疏云。四閭爲族。巷門爲閭。胥有才知之稱。閭胥使中士一人爲之。亦再命。詒讓案。周書營麥篇云。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家。閭率里君以爲之資。率帥。古今字。閭率。當卽此閭胥也。云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者。釋名釋州國云。五家爲伍。又曰。比相親比也。沈彤云。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賈疏云。五比爲閭。比長使下士一人爲之。亦一命。特言五家者。明閭胥已上至鄉。皆有家數。故其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從少至多。故於比言五家爲本也。胡匡衷云。內則。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注。閭胥州長。皆有屬吏。內則所記。多諸侯之禮。周禮序官。鄉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此有閭史州史。又有閭府州府。或周禮闕也。案胡說近是。鄉吏惟比長領五家。事少或可無屬吏。其閭胥以上。據內則似皆應有府史。此經並無。六遂官亦然。未詳厥故。豈因鄉遂官多逾萬。不能盡爲置屬。或就所治役民。給事無定員。故經不著邪。注云。老尊稱也者。漢書東方朔傳云。老者。人所敬也。士昏禮。授老鴈。注云。老。羣吏之尊者。鄉老。亦是鄉吏之最尊者。故稱老也。賈疏云。案下曲禮。三公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此鄭注云。老尊稱。未必是年老也。云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者。以一鄉老領二鄉六鄉。則三鄉老。與三公之數正合。明鄉老卽以三公爲之也。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者。賈疏云。成王周官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雖言天子諸侯公中。亦舍三公。是其內與王論道也。案賈引書周官。乃僞古文。非鄭所據。云中參六官之事者。賈疏云。案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案鄭謂此鄉老卽三公。而又中參六官之事者。謂上兼太師太傅太保。下又兼六卿之職。蓋依周禮舊師。及古文尙書說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而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臣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周公太公。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又云。古周禮說三公無官。參職於天子。何官之有。案三公之官。經無明文。異義引古周禮說。以爲太師太傅太保。大戴禮記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導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受者也。與古周禮說同。賈氏後疏引鄭志。趙商問。尙書周官云。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此漢時所傳眞周官佚文。爲東晉僞古文所本。其所說三公。亦同古周禮說。當可依據。故毛詩小雅節南山傳。漢書百官公卿表。及許君異義。並從其說。據後疏申鄭志。答趙商義。則鄭亦以爲成王以後。三公之制如是也。若今文尙書說。以三公爲司徒司馬司空。韓詩外傳。及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公羊文八年何注說。並同。則六卿之中。冢宰最尊。反不爲公。義已難通。況韓詩外傳。及漢表引或說。並謂三公。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論衡順致篇。引尙書大傳。有天公人地公之說。蓋伏生亦謂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公卽司空公。是今文家說三公之敘。司馬最尊。在司徒之上。與此經六卿。尊卑敘次。既乖刺不合。而司馬屬天。尤違經義。攷書傳之文。本在夏傳月令。孔疏以爲是夏制。理或然也。鄭大傳注。據周禮以說夏制。以爲一公兼二卿。兼下以爲稱。則伏傳本義。固不如是。書顧命云。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詩衛風淇奥孔疏。引鄭彼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僞孔傳亦謂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芮伯爲司徒。不爲公。足證三公者。領一卿。並不以一公兼二卿。又仍以冢宰爲大保。而不以司徒爲公。皆不如書傳說。蓋周時三公。爵在卿上。或本爲三公。而因六卿偶闕。則以三公下兼。或本爲孤卿。而功德隆重。則上兼三公。如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杜注。謂大傅爲孤卿。文六年。晉有大傅陽處父。大師賈佗。又成十八年。士渥濁。襄十六年。羊舌肸亦並爲大傅。孔疏謂諸侯孤卿。猶天子三公。是天子以師傅爲三公。諸侯以師傅爲孤卿。亦其比例。而士會以將中軍兼大傅。尤可證卿兼保傅之事。然則上下相兼。事所固有。必不如書傳注說。一公兼二卿。職掌參分。垂爲定制也。至鄭注書傳。所以爲此說者。殆因周侯國官制。惟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而以一卿領二大夫。今文諸儒。或不見佚周官之文。求古三公之官而不得。則推諸侯之制於天子。以爲立司徒司馬公司馬公司空公。一公兼二卿。鄭君不悟。亦偶襲其說。實則此義與鄭志不合。述鄭學者。以鄭志爲定論可矣。云外與六卿之教者。卽爲鄉老也。鄉老無正職掌。惟三年大比。賓賢能。與鄉大夫同與其事。故云與六卿之教。康王時。畢公爲大師。卽三公之一。而書畢命敘云。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是卽畢公兼掌鄉郊爲鄉老之證。又君陳敘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敘意與畢命略同。君陳。周公次子。疑亦以公孤而兼爲六卿之正長者也。云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者。鄭意。三公通參六官。無所繫屬。惟分掌六鄉。則亦教民之官。故附列諸鄉官之前。明鄉老爵尊。實非司徒之屬官也。此鄉老以事類附屬地官。乃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詳天官敘官九嬪疏。賈疏云。三公無正職。是以三百六十官之中。不見三公之任。唯此六鄉

之內而言三公。故云屬之鄉焉。不言三孤者。以其佐公論道。三公有事之所。亦有三孤。故不言之。案異義周禮說三孤之義。亦此經所無。詳掌次疏。云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者。謂之鄉。遞分爲五者。而纔屬於鄉。五者之中。又各以大小自相爲屬別也。大戴禮記王言篇。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卽此義。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人所向也。又案此經之制。以比閭族黨州鄉。與遂屬鄰里鄣鄙縣遂相當。而爵則加彼一等。漢書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又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案此以遂之鄰里。易鄉之比閭。而以鄰長當比長。里胥當閭胥。非此經之制。疑別有所本。遂之鄰長。爲不命之士。漢志云。下士則仍依比長之爵次。又國語齊語。管子定民之制。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人。宰則萬家。制鄙。三十家爲邑。三百家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率。管子立政篇。則分國爲五鄉。鄉有師。分鄉爲五州。州有長。分州爲十里。里有尉。分里爲十游。游有宗。十家爲什。伍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羈冠子王鈇篇。則五家有伍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扁長。二千家有鄉師。萬家有縣嗇夫。十萬家有郡大夫。漢書晁錯傳云。古之制。邊縣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有假候。此並春秋以後侯國之制。雖亦略放鄉州屬別之法。而積數迴殊。與此經不相應也。云正師胥。皆長也者。謂此三者雖別爲官名。不稱長。而義亦略同。天官敘官注云。正、長也。又云師猶長也。賈疏云。自州已下至比長五官。州比自稱長矣。唯有黨正。族師。閭胥。不言長。故鄭云正師胥。皆長也。胡匡衷云。內則。州史獻諸州伯。伯亦長。稱州伯。亦州長也。云正之言政也者。文王世子鄭注云。正者。政也。夏官敘官注云。政、正也。政從正得聲。故義取於正。正義亦通於政。得互相訓也。鄭言此者。明異長言正。兼取主五百家政教之義。云師之言帥也者。賈疏云。以其帥領百家。故言帥也。云胥有才知之稱者。春官敘官注同。言以才知見擇。長二十五家也。此亦讀胥爲謂。注不言者。文不具。詳天官敘官疏。引載師職云。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又引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者。賈疏云。欲見賞地在六鄉之中。同在遠郊之內。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者。載師注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是也。賈疏云。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詒讓案。鄉必在城郭外四郊以內。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破三郊。卽諸侯三鄉。言郊以包鄉。王制孔疏。謂左右鄉在國城內。非也。賈馬亦謂鄉在遠郊內。遂在遠郊外。與杜鄭義同。而駁郊制則異。當以杜鄭爲正。詳載師疏。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者。遂人敘注義同。百里內外。

即遠郊之內外也。國語周語章注云。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陸。掌供王之貢賦。陸。與遂同。賈疏云。以其遂人掌六遂。案遂人職云。掌郊之野。郊外曰野。故知百里外爲六遂。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聚土曰封。謂壇壝。〔疏〕封人者。掌封壇之等。此官總主畿封。其官府當在國中。左傳隱元年。鄭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桓十一年。鄭有祭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昭十九年。蔡有鄆陽封人。二十一年。宋有呂封人華豹。論語八佾篇。衛有儀封人。杜注皇疏。並謂典守封疆者。彼爲有地治之小吏。與此封人不同。或春秋以後侯國之制也。云胥六人。徒六十人者。賈疏云。胥徒多者。以其畿封事廣故也。注云聚土曰封者。王制不封不樹。注云。封謂聚土爲壇。是聚土而高者。皆謂之封也。云謂壇壝。壝。壝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小封疆即畿封之屬。壇壝。壝壝。詳掌舍疏。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鼓人者。說文鼓部云。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鼓人。是樂官而屬司徒者。以其兼掌鼓役事故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舞徒。給繇役能。〔疏〕舞師者。說文舛部云。舞樂也。用足相背。呂氏春秋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左襄十年傳。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當即此官。杜注。以爲樂師。非也。舞師亦樂官。而屬司徒者。以鼓人掌鼓。兵舞。舞師與彼爲聯事。故同屬地官。而次其後。賈疏謂鼓人教六鼓四金。舞師教舞。亦是教官之類。故在此。非也。注云。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者。繇。即儻之段字。詳天官敘官疏。賈疏云。餘官直言徒。此官徒言舞者。徒是給繇役之人。今兼云舞。即徒中使能舞者。以充徒數也。俞樾云。徒給繇役。不得即以舞者爲之。疑舞下有闕文。當云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敘官。舞師曰。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旌人曰。舞者衆寡無數。又曰。徒二十人。皆其例也。傳寫奪誤。遂以舞徒連文。注家即從而爲之。說。殆失之矣。案俞說亦通。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疏〕牧人者。掌牧田。蕤何筮。或貢其饌。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疏〕亦有地守。故屬地

周禮正義 五 卷十七 三十一

官·云下士六人者·莊存與云·牧六牲分職也·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者·說文支部云·牧、養牛人也·左昭十七年傳云·馬有圉·牛有牧·引申之·凡養六牲者·通謂之牧·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先鄭注云·牧田·牧六畜之田·即此牧人所牧也·賈疏云·對充人養牲於國中·引詩云·爾牧來思·何蓂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者·小雅無羊文·餼·釋文作糗·案餼正字·糗別體·毛詩作餼·傳云·何、揭也·養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鄭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引之者·證牧人養牲野田之事·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疏〕九十其犗·犗者九十·其餘多矣·

牛人者·掌牧公牛·以大司徒掌奉牛牲·又庖人注云·牛屬司徒土也·故屬地官而次牧人之後·注云·主牧公家之牛者者·本職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注云·公、猶官也·明彼公牛·即謂公家之牛也·載師·以牛田任遠郊之地·先鄭注亦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引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犗者·犗、釋文作犗·案說文牛部·作犗·犗正字·犗、犗變字·此亦小雅無羊篇文·毛傳云·黃牛黑臀曰犗·鄭箋云·誰謂女無牛·今乃犗者九十頭·言其多矣·引以證牛人牧牛之事·云犗者九十·其餘多矣者·與詩箋說同·賈疏云·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養〔疏〕充人者·賈疏云·祭祀之牲·本以諸官堪入祭繫牲而肥之·

使之肥充·故其職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故與牧人連類在此也·案凡祭牲·當由牧人共入牛人羊人諸官·乃選入充人芻之·賈謂諸官選入牧人·非也·詳牧人職疏·注云·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者·說文儿部云·充、長也·高也·引申為牲畜肥臚之稱·特牲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鄭彼注亦同·此充人官主祭祀之牲·故即取告充之義為名·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疏〕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

載師者以下至均人五官·並掌土地賦役之事·故亦屬地官·注云·載之言事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載、事也·云事民而稅之者·賈疏云·案其職·上云任土之法·下云近郊十一之等·是其任民而稅之者也·引禹貢曰·冀州既載者·書

孔疏引鄭書注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彼豈爲作徒役。與此事民而稅之。事雖不同。而訓則一。故引以爲證。云載師者。閭師縣師遣人均人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閭師縣師徵斂之官。所斂之賦。有入遣人者。均人主掌地守地職。皆與載師事通。故載師與之爲長。案閭師縣師。皆有專掌之地治。不僅主徵斂。似非載師之屬。唯遣人掌委積。均人掌鄉遂公邑土地徵役。或與載師職掌相通耳。鄭買說恐未塙。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疏〕者。掌國中四鄉官之長。猶鄉遂之有鄉師。遂師。公邑之有縣師也。凡國中廛里四郊郊里。蓋並爲閭里之制。而於六鄉之外。別爲地治。其屬別。當亦有比閭或鄰里之等。惟不立鄉遂。而通謂之閭。故其長謂之閭師。猶修閭氏掌國中。亦以閭爲名也。但經文不具。無由考其詳耳。互詳本職疏。云史二人。徒二十人者。此官掌徵斂。則不宜無府。又無胥。竊疑此經閭師縣師屬官文。疏略特甚。當與鄉遂官無府史。同屬闕文也。詳前疏。注云。主徵斂六鄉賦貢之稅者。案其職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時徵其賦。六鄉之地。雖內連國中。外通四郊。而此官正掌國中四郊之地治。則不得兼徵六鄉之賦貢。况六遂賦貢。卽徵於遂師。公邑賦貢。卽徵於縣師。則六鄉賦貢。卽徵於鄉師。亦不必以閭師兼掌之矣。鄭說未允。詳本職疏。云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此釋官名閭師之義。賈疏云。鄉官有五者之名。正取二十五家爲閭。以爲徵斂之官號者。徵民之稅。恐不能細委其民。故以近民之官爲號。案鄭賈說。非也。國中四郊官之長。以閭爲名者。以其亦爲比閭之制也。鄭惟以掌六鄉賦貢爲說。未塙。云凡其賦貢入大府者。賈疏云。此貢非是大宰九貢。正是九職之貢。卽其職。云任農以耕專貢九穀之類。是也。此云賦。謂大宰九賦之內。則國中四郊二者。是也。故其職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又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其九職之內。故云凡其賦貢入大府。故大府職云。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焉。案賈以九賦爲口泉。故謂全入大府。實則九賦爲地稅正供。大半爲穀。入倉人也。詳大宰疏。云穀入倉人者。賈疏云。案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故知穀入倉人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司農



云·四百〔疏〕縣師者·掌公邑官之長·與閭師同有地治·而所領疆域·自甸達畿·距國既遠·其轄境尤廣·故次閭里曰縣·師之後·而爵尊一等·員數亦較多也·載師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鄭謂公邑有縣也·鄭鏞云·王國百里外爲六遂·又其外爲家邑·小都大都·尙有餘地·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金榜云·周制·鄉遂之外有都鄙·有公邑·縣士注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稱人·縣士·治公邑之官也·案鄭金說·是也·江永·姜兆錫·林喬蔭說同·全經凡言縣者有四·此縣師及縣士所掌之縣·爲四等公邑之通名·一也·小司徒四甸爲縣爲都之屬別·二也·縣正所掌二千五百家之縣·爲六遂之屬別·三也·大宰邦縣之賦·卽載師所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爲距王城四百里地之專名·四也·但依載師注義·謂公邑之縣·與五鄙之縣同·則是溝洫貢子之法·其說非也·今攷公邑·實當與采邑同制·井田亦爲丘甸之法·則縣之名·蓋卽起於四甸之縣·猶采邑稱都名·亦起於四縣之都·其義正同·與六遂之縣·固不相涉也·但公邑自甸至置有四等·惟甸有公邑·無采邑·其在稍者·與家邑同處·在縣者·與小都同處·在置者·與大都同處·王官所治爲公邑·公邑所居謂之縣鄙·采土所治爲采邑·采邑所居謂之都鄙·二者互相出入·制宜略同·采邑大都極於百里·不止四縣·則公邑總部之大縣·亦宜極於百里·不止四甸可相比例也·周書作雒篇說王畿云·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又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城方王城九之一·說文邑部亦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案月令亦有百縣之文·千里開方·得方百里者百·司馬法以百里爲一同·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百同·卽百縣也·惠士奇云·周書千里分爲百縣·昭五年左傳·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風俗通曰·百里爲同·總名曰縣·案惠據作雒及左傳遠放疆語·釋此縣·是也·金榜說同·蓋百縣之制·雖通王畿大較言之·然公邑總部之爲縣·則縣士有明文·自當卽一同之縣·以小司徒丘甸之法言之·作雒之鄙·卽四甸之縣·郡卽四縣之都·皆與此經異·而彼所謂縣·卽小司徒注所謂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者·則與載師大都正相應·蓋卽所謂大縣·而四甸之縣·則所謂小縣也·此經縣師縣士所治·當卽一同之大縣·可無疑矣·互詳載師匠人疏·云上士二人者·公邑卑於六遂·故縣師爵·降於遂師一等·縣數無定·二人同治之·如鄉師下大夫四人掌六鄉·遂師下大夫四人掌六遂·職相左右也·至公邑有地治之官·當亦自井邑丘甸縣都至四都之長·以次遞增其爵·左襄三十年傳說·晉絳縣人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以爲絳縣師·杜注云·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卽據此官爲釋·孔疏謂守公邑之長稱大夫·案絳時爲晉鄙·

而得爲公邑之縣者。晉自唐叔始封以後。都已屢徙。或沿舊制不改。故絳仍如公邑。孔以縣大夫爲公邑之長。理或然也。又昭四年傳。有縣人。蓋亦卽縣吏之屬。杜注以爲六遂之屬。非也。但王朝公邑官名數。於此經究無文可證。載師注謂如州長縣正之說。蓋誤以鄉遂之法。推之公邑。則不足據。左文十六年傳。宋有帥甸。杜注云。帥甸。郊甸之帥。孔疏以爲卽公邑大夫。又月令有命四監之文。呂氏春秋。季夏季冬。紀高注謂周制。畿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高說亦本周書彼卽四縣之都。都有監大夫。則亦卽公邑之吏也。二說。古籍咸無可實證。附識之以備考覈。又周書營參篇云。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大祠及風雨。彼野宰得兼命家邑縣都。蓋卽此縣師之屬。以家邑卑於大小都。又與公邑地相連比。故命令得及之也。公邑官吏。亦互詳載師疏。注云。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仍六畜車輦。案其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六畜車輦。是其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人民之外。侯。若縣師者。上土中土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案江說。是也。本職注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故此注亦以天下爲言。然其說非是。今攷縣師之掌公邑。猶鄉師之掌鄉邑。遂師之掌遂邑。而亦與遂師同屬遂人。以遂人之職。得通及甸稍縣都。而此官則唯專主公邑之土地人民。其典法命令。雖閒及於都家。而究不得侵其地治。至於外而邦國。內而郊里。則尤迴不相涉矣。云徵野賦貢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郊外曰野。以其二百里外至邦國。以其地廣。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別官。百里之內。六鄉之中。閭師斂之。閭師斂之。以其地狹。徵斂同官。案旅師不斂野之賦貢。賈說非。詳後疏。云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者。賈疏云。自百里以至邦國。分爲五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畿外邦國。是其縣居中焉。以其徵外內之賦。舉中爲名。鄭雖言自六鄉。六鄉仍舊郊內。據六鄉已外而言。案縣師掌公邑。此縣爲公邑之通名。義起於四甸之縣。鄭賈謂取甸稍縣都。縣居中爲名。未塙。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者。義亦與後鄭同。賈疏云。據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司農云。遺。讀如詩曰棄予如。疏注。鄭司農云。遺之遺。玄謂以物有所饋遺。

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者。此疑其音也。賈疏云。此小雅谷風詩。彼謂朋友道絕。相棄如遺忘物。云玄謂以物有所饋遺者。廣雅釋詁云。饋。遺也。段玉裁云。司農言讀如。非謹爲也。鄭君恐其義不明。因足成之。其實饋遺與遺

稟。古音不別。案段說是也。此官所掌。皆施予之事。故取饋遺爲名。

均人中十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疏〕均人者。此官掌均鄉遂土地之力政者。公邑土地征役。三年大

比。則大均。爵雖卑而職甚重。與司會總司財賦會計。異官而職互相備。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六官以爲譽。司會均人以爲軌。謂六官官當一譽。司會均人。又當驂內二譽也。注云。均猶平也者。後士均注同。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是均兼平徧二義。通言之。凡平並得爲均。故言猶平也。云主平土地之力政者者。據本職文。政當讀爲征。此官掌大司徒土均之禮。與土均職異而義同。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

橋維師〔疏〕師氏者。此官與保氏。並掌小學之官也。文王世子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又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氏。注云。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注云。謂內則設師保以使國

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據彼注則師保教於小學。與大司樂成均大學之教。內外相備。但彼以師氏爲父師者。父師。猶云大師。對保氏言之也。經傳凡云大師少師者。文各不同。如三公之大師。則位在六鄉上。書洛誥孔疏。引

尚書大傳云。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則爲州里之師。而大平御覽皇親部。引尚書大傳云。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彼大師。蓋即大司樂。而小師。蓋即師氏。故分掌大學

小學。並與文王世子父師。異也。互詳本職疏。國語魯語。有師尹。章注引賈逵唐因虞翻說。亦謂即師氏。恐非。賈疏云。以其主教。與地官掌十二教同。故亦在此。以其教國子有道藝。故使中大夫尊官爲之也。云徒百有二十人者。

事。而喻諸德者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師導之教順。賈疏云。案其職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是

其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云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保氏佐師氏教國子。以其司諫諫萬民。司救救萬民。皆是教之義。故師氏與爲長。鄭司農云。詩云。橋維師氏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鄭彼箋云。橋氏師氏。中大夫。掌

司朝得失之事。與先鄭義同。維。賈疏云。述注作惟。是也。今本作維。誤。詳夏官敘官趣馬疏。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敘曰：周公爲

也。〔疏〕保氏者，賈疏云：保氏與師氏，同教國子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國子。雖同館舍別所，故置官有異。注云：保、養也。養與安義亦相成。本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文王世子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保、保其身體。盧注云：保謂安守之。引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者，君與

敘文。尚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師氏保氏，皆大夫官。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則馬季長亦以彼師保爲此師氏保氏。鄭用師說也。云聖賢兼此官也者，此釋書敘義也。君與孔疏引鄭書注，亦云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

賢聖兼此官。賈疏云：召公爲賢，周公爲聖，此二人爲三公分陝，以其周公爲聖，下兼此師氏官。召公爲賢，下兼此保氏官。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案成王

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

在成王周官前，故成王周官，稱三公爲大師大傅大保。若然，大傅者，畢公爲之，兼世子之官，故稱大傅，是以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案書周官：漢時今古文兩家並亡。

趙商所引，蓋其殘語之見於它書者。卽僞古文所本也。鄭荅趙商問，語意簡晦。賈氏所述，亦未得鄭指，諦釋其意，似謂初時二公爲師保，是兼此師氏保氏之官，其後成王制三公官，名大師大傅大保，則二公卽爲三公之師保，不復兼

此官也。故書顧命，乃同召大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詩淇奧孔疏引鄭書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則鄭亦以大保爲三公，非兼保氏之官矣。實則君與師保，亦卽指大師大保，非兼師氏保氏。馬鄭說並未安。故

孔疏亦庶鄭之謬。大戴禮記保傅篇，及前賈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並謂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是爲三公。其文雖與君與師敘異，然可證其非兼師氏保氏之官矣。至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鄭注謂太子在學

時，又云入則有保，出則有師。鄭注謂太子燕居出入時，此與保傅謂三公爲太子師，三少與太子晏之文，小異大同。似亦非此師氏保氏之官，牧師氏保氏本職，但言教養國子，及司王朝守王宮門闈之事，太子入學，雖與國子齒，而師

氏保氏職掌甚多，必無朝夕在太子前後，及出入燕從之事。二記所

言，與此經不甚相應，不可強爲傅合也。三公三少，互詳前疏。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以道正人行。〔疏〕司諫者。此官與司救掌教萬民之官。卑於教國子者。故次

假長帥。上下文有徒無胥者。皆引類。注云。諫猶正也者。保氏。掌諫王惡。注云。諫者。以禮義正之。案說文言

部云。諫。証也。諫本為諫諍。引申之。凡糾正萬民之事。通謂之諫。正。與証字亦通。楚辭七諫。王序云。諫者。

正也。云以道正人行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正其行。故鄭就而解之。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救。猶禁也。以禮〔疏〕注云。救。猶禁也者。亦引申之義。說文支部云。救。

防禁人之過者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萬民之過惡。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是其以禮防禁人之過者。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疏〕調人者。掌和難與教萬民事相因。故類列於教民官之後。注云。

謂之調。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疏〕屬地官。會合男女與和合。事亦相近。故冢

調人而次之。賈疏引集略云。配醜男女。取地道生息。義亦通。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說文女

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廣雅釋詁。亦云媒。謀也。媒謀。聲類同。故義亦通。云今齊人名麴黈曰媒者。說文米

音。與麴同。段玉裁云。此舉方俗語。證成其義也。司馬遷傳曰。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孽當為孽。媒孽。猶

醜醜。正與此鄭注合。小顏亦曰齊人謂鞠餅為媒。此必漢書音義中舊說。徐仙民麴。音去磯反。則麴黈讀麴塊。非醜字也。詒讓案。漢書李陵傳作媒孽。注引孟康云。媒酒教。此麴黈。即鞠黈之別體。徐音似非鄭義。賈疏云。麴黈和合得成酒醴。名之曰媒。言此者。欲見謀合異姓得名為媒之意。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市

·市官〔疏〕司市者以下至泉府十官。並掌國市政令刑禁貨賄之事。亦有地治。故屬地官。司市亦省稱市。王制云。之長。〔疏〕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注云。市。司市也。注

云。司市。市官之長者。說文門部云。市。買賣所之也。賈疏云。市官。謂質人已下至泉府。司市。與之爲長也。以其市官之長。經紀事大。故使下大夫尊官爲之屬。及胥徒又衆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平也。主〔疏〕質人者以下至泉府九官。並

注云。質。平也者。夏官敘官馬質注同。爾雅釋詁云。質。平成也。其職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馬。牛兵器珍異。成質義亦同。云。主平定物賈者者。平謂抑其騰躍。定謂禁其誑豫。皆質人主之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疏〕

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者。載師注同。惠棟云。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子王制篇曰。定廛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丁晏云。古壇廛。聲相近。說文鳥部。鷓。从鳥寘聲。籀文从廛作鷓。云。說云。市中空

地者。載師先鄭注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義與杜同。文選西京賦薛注。亦云。都邑之空地曰廛。後鄭所不從。云。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者。載師注義同。段玉裁云。此從杜易字而不從其說。賈疏云。見遂人

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卽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詒讓案。民謂四民。凡無爵者之稱。區域者。猶言界限。鄭意民居地各有界限。是謂之

廛。不定爲市中空地也。蓋古書凡言廛者。猶今人所謂基地。載師之廛里園廛。遂人之夫一廛。皆指農圃牧工商買受田者之居。廛人之廛布。及司關之征廛。則指市中之邸舍。無論在里在市。已有宅肆。未有宅肆。其基地通謂之廛。

此廛人唯掌市宅。不掌民宅。鄭欲綜釋全經廛字之義。故云民居區域。杜及二鄭。各舉一端爲釋。義實相成也。互詳載師遂人疏。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虢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

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胥師領羣胥。賈師定物賈。司暴禁暴亂。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

〔疏〕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

史者。賈疏云。自胥師至司稽。皆是府史之類。非是命士。已上胥者。有才智之稱。師、長也。肆謂行列。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有二史副之。助作文書。云司稽十肆則一人者。文選燕城賦李注。引字書云。齮、古文暴字。案暴、說

文本部作暴。重文。無齮字。然薛尚功鐘鼎款識。周宣簋絳帖。秦詛楚文。並有此字。又易繫辭。重門繫柙。以待暴客。易釋文引鄭本。亦作齮。則齮蓋古暴字之或體。許偶失收耳。凡此經暴字。多如此作。惟大司馬。大司寇。訝士。

禁暴氏。小行人。經仍作暴。疑皆傳寫之誤。云肆長每肆則一人者。賈疏云。肆長謂行頭。每肆則一人。亦是市中給繇役者。注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者。以此六官。經不言爵。則皆庶人在官者。胥師。賈師。司

齮。司稽。所主肆多。當視它官之府史。天官敘官注云。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故知此四官。皆司市所自辟除也。云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者。此其所主肆尤少。復卑於胥師等四官也。天官敘官。胥徒注云。此民給徭役者。繇限

字也。莊子知北遊篇。有監市。彼釋文引李頤云。市。魁也。以司門門徒。亦稱監門例之。則監市當即此肆長之屬。賈疏云。以其司稽已上。是府史之類。明此二者。與胥徒同是給繇役者也。云胥師領羣胥者。師與長義同。二十肆十

胥。而一師則師即什長也。文選張衡西京賦云。周制大胥。謂此官也。云賈師定物賈者。本職云。展其成而奠其賈。司市注云。奠。讀為定。故云定物賈。天官敘官注云。賈主市賈。知物賈。故主定之。亦謂之賈正。左昭二十五年傳。

臧會奔郟。郟。勸假使為賈正。杜注云。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即此官也。云司暴禁暴亂者。此注例。用今字作暴也。本職云。禁其鬪鬪者。與其齮亂者。市人有為暴亂擾害民者。司暴主禁止之。云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者。

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案其職云。掌察犯禁與不物者。及執盜賊等。此皆非商賈而留連市中。不以時去者。此官掌察而禁之。故以司稽為名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鄭司農云。故書。〔疏〕注云。泉。或作錢。

泉。或作錢者。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注云。古曰泉。後轉曰錢。段玉裁云。外府注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說文貝部曰。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錢。據許語。錢即

泉。秦時易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銖也。古田器。一曰貨也。然則錢之名。不始於漢。檀弓注曰。古者謂錢曰泉。知漢時謂泉曰錢也。故書。泉。或作錢。蓋假借錢字之肇端矣。徐養原云。泉錢同聲。古蓋通用。秦為廢貝之始。非名

錢之始也。案徐說。是也。漢書食貨志云。劉歆言周有城府之官。則劉所見故書亦作泉。故二鄭不從或本作錢。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

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門。若令城門校尉。其掌貨賄與司市相連。故亦在此。詒讓案。司門。候國謂之門

尹。國語周語云。門尹。除門。韋注云。門尹。司門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宋有門尹般。哀二十六年。又有門尹得。皆是也。云下士十有六人者。王引之云。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即每門下

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若令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當有下士二十有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是都司總監

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

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

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遍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蓋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

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六人。與每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石經誤衍。案王說。是也。云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者。沈彤云。王城十二門。下士則二十四人。府則十二人。史則二十四人。

徒則四十八人。詒讓案。門徒本職。又謂之監門。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即此守門之徒。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司門。若令城門校尉者。賈疏云。案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令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

十二門官。故舉漢法况之。詒讓案。續漢書百官志云。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云。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劉注引此司門干注云。如今校尉。志又云。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注引此每門下士二人。干注云。如今門候。干說足補鄭

義。云主王城十二門者。賈疏云。案匠人云。營國九里。芻三門。四面各三門。是有十二門。鄭云。十二門。以通十二子。十二子。則十二辰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關

界上之〔疏〕司關者關為國境之門故家司門而次之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國貨之節以連門市故同與市連類在

門此司關亦是總檢校十二關所司在國內云每關下士二人者賈疏云自在關門開閉沈彤云

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案沈說是也司關國語周語謂之關尹蓋侯國之制亦作關令尹史記老子列傳說

老子見周衰迺遂去至關見關令尹喜蓋即每關下士二人者素隱引李尤函谷關銘謂喜為函谷關尹而崔浩及葛洪

抱朴子則云散關令今攷老子時函谷關散關皆非王畿地則關令尹亦非周官也互詳本職疏云府一人

史二人徒四人者沈彤云府每關一人則十二人史每關二人則二十四人徒每關四人則四十八人詒讓案

掌戮云劍者使守關即此守關之徒四人上中下士並有爵命必不使刑人為之也注云關界上之門者王

制關執禁以譏注云關竟上門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注云古者竟上為關以譏異服譏異言界與竟

義同彼關人即此每關下士二人也賈疏云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

云關界上門也詒讓案管子大匡篇云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尹

注云更立國界而為之關亦關在界上之證孟子梁惠王篇云郊關者蓋指遠郊門言之散文門關通也與界上

之關異左昭二十年傳說齊毀僂介之關杜注以為追近國都之關彼非常制則正關必不在四郊明矣又賈聘禮疏

云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十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節猶信也行〔疏〕掌節者賈疏云案其職

在此者以其節連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云府二人者呂祖謙云左傳文八年宋司城蕩意諸來奔郊節於府人即

此所謂府二人者也古者必有府人藏此節所以效於府人胡匡衷云書康誥云越小臣諸節傳以為諸有符節之吏

疑即掌節也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者玉藻凡君召以三節注云節所以明信釋名釋兵云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節之假借字詳本職疏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疏〕遂人者。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以下至

鄰長。並治六遂之官吏。故亦屬地官。此官總掌六遂及田等公邑。舉近略遠。故以遂人名官。而列諸遂吏之前。本職云。五縣爲遂。案遂卽夫閒有遂之遂。溝洫之法。始於田首之。遂因以爲五縣之名。左傳襄七年。有隴正。杜注云。

五縣爲隴。國語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鄭。王勞之以地。辭。請隴焉。韋注云。隴。六遂也。又漢書王莽傳。說莽依周官。作六鄉六隊。隴隊。並遂之借字。云中大夫二人者。通掌六遂。與遂師分治三遂。異也。云遂師下大夫四人者。以下唐石經跳行別爲一條。誤。六遂。蓋亦如六鄉分爲左右。此官亦二人。共三遂之事。與鄉師掌鄉。同也。

注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者。司徒。卽謂大司徒也。司徒通掌邦畿土地政教之事。而兼領六鄉國中鄉里之地治。此官亦通掌遂甸以外土地政教之事。而兼領六遂公邑之地治。職秩約略相擬也。賈疏云。遂人主六遂。如司徒主六鄉。但官卑校一節。司徒六命。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此遂人中大夫二人。當小司徒處。遂師下大夫四人。當鄉師處。但無六命。卿一人。以其六鄉爲正。六遂爲副。故尊卑不同。以主事相似。故上士已下。其數與司徒同。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案其職云。遂人掌

邦之野。下文以達于畿。是其義也。詒讓案。此謂六遂在遠郊之外。遂吏所治家數有定。雖不出甸地。而遂人所掌。則通於甸稍縣都。是內與遠郊接界。而外達於五百里之畿。非謂六遂七萬五千家。分居甸稍縣都也。賈前疏引賈馬說。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此與杜鄭說郊制不合。不足據。賈紱周禮廢興。又引馬融傳。敘述賈

達義。以爲六鄉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緬千里之地。然則賈景伯蓋謂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居五十里郊內。六遂七萬五千家。則分居五十里郊外。至五百里置布滿王畿。此說與經尤不合。則馬氏已廣其謬矣。云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者。謂甸公邑與遂同處。稍縣都之公邑。及家邑大小都。則遂人所兼掌也。賈疏云。但六遂之地。只在二百里內。亦有公

邑。故載師職云。公邑之田任甸地。其公邑自二百里以出至五百里皆有焉。家邑。大夫采地。在稍地三百里。小都。鄉之采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三公王子弟在置地五百里。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置地。

遂人雖專六遂。以其言掌野。郊外曰野。大摠之。言以言達于畿。故知兼掌此等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者。卽遠郊百里外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鄼長。每鄼中士一人。里宰。每里

周禮正義 五 卷十七

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縣鄙鄆里鄰。〔疏〕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者。沈彤云。六遂則六人。詒讓案。左

宋災。令隧正納郊保。疏謂當此遂大夫。案此與鄉大夫亦稱鄉正同。孔後說是也。前疏以為遂人誤。云縣正。每縣下

大夫一人者。縣正。鄙師。鄆長。里宰。鄰長。唐石經皆誤行誤。沈彤云。三十縣則三十人。云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者。沈彤云。百五十鄆。則百五十人。云鄰長。每鄆中士一人者。說文邑部云。百家為鄆。鄆。聚也。呂氏春秋季秋

紀。高注云。四里為攢。攢鄆。聲類同。沈彤云。七百五十鄆。則七百五十人。云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者。唐石經作

二人。誤。釋名釋州國云。四鄙為里。居方一里之中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風俗通云。周禮四鄙為里。里者。止

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春秋通其所也。案此里為二十五家。非五十家。亦不必方一里。劉應說。並誤。

周書警夢篇有里君。蓋卽禮記之里尹。鄭注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

官者。案王度之里百戶。管子度地篇。亦云百家為里。則當鄉之族。遂之鄆也。此經閭胥鄆長。以上士中士為之。卽

里宰亦下士。非庶人在官者為之。逸禮之言。非周制也。又禮記孔疏。引撰考職云。古者七十二家為里。又引尚書大

傳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鄭注云。蓋虞夏時制。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一里八十戶。其

有辨護伉健者為里正。比庶人在官。彼似侯國井田之制。國語齊語云。管子制。國十軌為里。鵬冠子王鈇篇云。十伍

為里。此並後世邑里之制。與此經皆不相應也。左襄九年傳。國語周語。並有司里。乃司宅里之官。杜章注。並謂卽

此里宰。誤。沈彤云。三千里則三千人。云鄰長。五家則一人者。釋名釋州國云。五家為伍。又謂之鄰。鄰。連也。

相接連也。沈彤云。萬五千鄰。則萬五千人。鄰長無爵無祿。受田如農民。而去其役賦。如庶人在官者也。詒讓案。

漢食貨志。有里胥鄰長。又云。鄰長位下士者。彼以鄰里上承族黨州鄉。則鄰長卽比長。故云位下士。與此異也。玉

燭寶典引章昭。謂彼里胥。卽此經里宰。未塙。互詳前疏。賈疏云。此遂大夫。於六遂各主一遂。似鄉大夫各主一鄉。

但遂大夫以下。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不使卿為之差次。至鄰長五家則一人

者。是不命之士為之。其鄉內比長。亦五家一人。彼使下士為之。詒讓案。六遂官。當亦有府史胥徒。經無者。疑有

闕文。詳前疏。注云。縣鄙鄆里鄰。遂之屬別也者。賈疏云。以其鄰長已上

至縣正。皆屬於遂大夫。故言遂之屬別。與上文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相似。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殺者也。旅猶處也。六遂

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稅。

宜督其親民。〔疏〕旅師者。此官與稍人。委人。士均。並掌六遂以外征聚賦役委積土地之官。故亦屬司徒。而次遂官之後。旅師斂之。徵斂別官。故官屬與胥徒多也。案旅師唯主聚三粟。非征賦之官。賈說。非也。凡國中六鄉四郊之賦貢。闔師鄉師令之。鄉郊吏斂之。六遂之賦貢。遂師令之。遂吏斂之。公邑之賦貢。縣師令之。公邑之吏斂之。皆非旅師所掌。詳本職疏。注云。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鄭意本職云。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勸粟。即野之正賦也。不知勸粟乃農民合耦者同出之。粟與官賦不同。鄭并以爲一誤。云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者。賈疏云。凡訓爲居旅者衆也。衆之所處。即與里義同。故鄭云里宰之師也。案左襄二十八年傳。杜注云。旅客處也。引申之。里居處亦謂之旅。故鄭以爲里宰之師。非。旅里同訓居處也。賈說失之。然旅師雖主六遂以外之三粟。而不爲里宰之師。鄭說亦不確。江永謂旅衆也。謂主衆社合輪之粟。其說近是。詳本職疏。云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此亦誤說也。賈疏云。遂官之內。縣鄙已下。正用里宰爲徵斂之官名者。亦是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若似六鄉之中。取闔名爲徵斂之官。故鄭云亦謂闔師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疏〕稍人者。主公邑軍賦之官。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賈疏謂其職云。掌令丘乘之

政令。丘乘卽三等采地。沿注說之誤也。注云。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故云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案鄭賈說非也。稍人掌公邑丘乘之政令。以公邑亦制井田也。注謂掌令都鄙。誤。詳本職疏。云距王城三百里曰稍者。賈疏云。案載師家邑任稍地。在三百里內。故知三百里曰稍。云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者。鄭意此官兼掌縣都。而以稍名官者。舉近以駭遠也。賈疏云。以其家邑在三百里。小都在四百里。大都在五百里。從三百里向外。故言自稍以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斂甸稍芻薪之賦。〔疏〕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共委積者也。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者。

此官掌委積與遺人相備。故爵秩員數並同。唯無胥爲異。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趙注云。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案委吏。疑卽此委人之屬。史記孔子世家作季氏。史誤。注云。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

共委積者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故鄭云主斂甸稍薪芻之賦。共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故云以供委積者也。詒讓案。本職云。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云。謂縣都畜聚之物。則此官兼長縣都。鄭唯云甸稍者。文不具也。大司徒注云。少曰委。多曰積。此官掌芻薪之委積。與遺人委積。兼有粟米芻薪者不同。故以委名官。然此官雖以薪芻共與遺人。而當官亦自有委積。但不及遺人之備耳。委積。詳大司徒疏。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疏〕土均者。掌地政令之事。與均人掌鄉遂公邑職掌。互相備也。曲禮。說天子六府。一曰司土。鄭彼注以為殷制司土。於周為土均。惠士奇云。土均均人。皆掌均土地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力役。故曰均人。一專均土地。故曰土均。其在春秋。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案土均掌邦國都鄙。詳均人及本職疏。注云。均猶平也者。前注同。云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此官專掌其法。故即以爲名。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平土地以均地守。是主平土地之政令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除。〔疏〕草人者。此官與稻人。並掌治田之事。土田爲征賦之所出。故艸。百卉也。草。草斗櫟實也。經典通借草爲艸。肆師注云。古之始耕田者。除田種穀。除草。即除田也。賈疏云。案其職。唯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鄭云草除草者。殺草然後種之。職雖不言殺草。名爲草人。明知除草。故鄭云除草也。惠士奇云。芟草所以成穀。故管子地員曰。草土之道。各有穀造。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疏〕稻人者。初學記寶器部引物理論。食醫之祿。詳彼疏。曲禮說。天子六府。四曰司草。鄭彼注。以爲殷制司草。於周爲稻人。云胥十人。徒百人者。賈疏云。胥徒多者。以其并造營種稻田。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疏〕土訓者。王也。爾雅云。訓道也。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疏〕此官與誦

訓。並掌訓說土地圖志之事。故亦屬司徒。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者。爲。疑當作如。此疑其音也。說文言部云。訓。說教也。從言川聲。漢時讀馴音。與川蓋尤近。故先鄭讀從之。若如今本作讀爲。則是易其字。與下引爾雅文義。不相屬矣。知非經文作馴。先鄭讀爲訓者。以本職及下誦訓夏官訓方氏。證之二鄭本。必不作馴。無疑也。惠棟云。訓與馴。古今字。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作訓。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訓從也。徐爰音訓。依鄭義。云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者也。本職云。道地懸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卽其事也。引爾雅云。訓道也者。釋詁文此引證訓有告道義。云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者。本職云。掌道地圖。注云。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後鄭釋訓爲說。與先鄭訓道。略同。以先鄭唯據辨地物爲說。義未咳。故增成之。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云山川能說。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惠士奇謂訓說兼彼二義。是也。此官所職者。說其形勢。下誦訓所職者。述其古事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能訓說四方所誦習者。亦釋訓爲說。及人所作爲久時事。〔疏〕注云。能訓說四方所誦習者。亦釋訓爲說。方久遠之事。是其能訓說四方所誦習者也。惠士奇云。誦者。爲王誦之。韓非子難言云。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楚辭有惜誦。案惠說是也。此官名誦訓者。謂誦述古言古事而說之也。云及人所作爲久時事者。賈疏云。案其職云以知地俗。鄭注云。博事也。謂博知古事。是其人所作爲久時事者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山。〔疏〕山虞者以下至澤虞四職。皆掌山林川澤之

虞。經典通謂之虞人。書堯典。舜命益作朕虞。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虞掌山澤之官名。是周亦沿唐虞制也。穀梁莊二十八年築微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案此經山林藪澤皆設官。但不禁民之取耳。國語晉語。說文王詢于八虞。章注引賈逵唐固云。周八士皆在虞官。是周文王時有虞官。不得謂非正法。穀梁說與經不合。山虞之屬。亦謂之山人。左昭四年傳。說獻冰云。山人取之。杜注云。山人虞官。又曲禮說。天子六府。

二曰司木。鄭彼注。以為殷制司木。於周為山虞。注云。虞度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大據高卑遠近言之。所生。即下述人廿人諸官所掌者。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亦通。賈疏云。經文有中山。鄭唯言大小者。略言之耳。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

山之虞。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疏。林衡者。國語齊語云。山立三衡。章注云。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案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彼蓋兼山林官言之。三衡者。山與林麓。各有大中小三等。亦通謂之

虞。故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易屯六三爻辭云。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鹿麓。字通。彼虞即謂林衡也。山林地相比。故虞衡通稱。亦通謂之麓。說文林部云。麓。守山林吏也。國語晉語云。主將適蠆而麓不聞。左昭二十

年傳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是也。云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者。釋文云。麓。本亦作藁。案說文林部。麓。重文繫。云古文从彖。賈疏云。案上山虞。中七四人。下士八人。相併亦十二人。但山虞尊。使中士為官首。下士為之佐。

此林衡卑。故下士自為官首。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者。賈疏云。胥徒多於山虞者。以其林麓在平地。盜竊林木者多。故須巡行者衆。以是胥徒特多也。云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者。賈疏云。胥徒不多者。以其

大林麓據特長者。故胥徒特多。中小已下。自如尋常法。故如山虞。注云。衡。平也者。漢書律歷志文。梓人注同。荀子禮論篇云。衡者。平之至也。云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亦如前山虞度山之大小及所生也。國語齊語。章注云。

掌平其政。亦通。云竹木生平地曰林者。大司徒及職方氏注義同。說文林部云。平土有叢木曰林。詩小雅車臺。大雅生民。並云平林。毛傳云。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此明林衡所掌。兼有平林也。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禮記。將至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又毛詩邶風擊鼓傳云。山木曰林。釋名釋山云。山中叢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與此義別。賈疏云。對山中之林。自是山虞掌此。別言林衡。故知竹木生平地者。云山足曰麓者。

梓氏注同。此亦謂山足生竹木者也。說文林部云。一曰林屬。於山為麓。釋名釋山云。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

案穀梁傳十四年。沙鹿崩。傳云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應義本於彼沙鹿。蓋即麓之大者。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曰：九川滌源。以爲殷制。司水。於周爲川衡。川衡亦曰水虞。詳

本職疏。賈疏云：川衡者。平知川之遠近寬狹。及物之所出。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者。賈疏云：官及胥多者。

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中川小川之等。自若常法。故差少。云中川下士六人者。唐石經跳行。誤。注云：

釋水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賈疏云：對澤爲停水。引禹貢曰：九川滌源者。僞孔傳云：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

無壅塞。引以證川爲流水也。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

小藪。如小川之衡。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疏〕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者。國語齊語云：澤立三虞。及

所生育者。案彼蓋兼川澤官言之。三虞者。川與澤藪。皆有大中小三等也。韋注亦與鄭前注義同。文選魏都賦張載注。

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鍾師

賈疏引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案賈子及韓魯詩說。蓋以騶爲輒之段字。輒與藪通。騶虞。卽

藪澤之虞也。職方氏。豫州澤藪曰圃田。穆天子傳。云天子里圃田之路十虞。東虞曰免臺。西虞曰櫟丘。南虞曰富丘。卽

北虞曰相丘。此西周畿內大澤藪之虞也。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莊述

祖云：左傳舟鮫。鮫當爲鮫之譌。呂氏春秋上農篇。澤非舟虞不敢緣名。舟虞。卽舟鮫也。案莊說是也。彼舟虞有地

守。疑卽此澤虞。但彼澤藪。官名不同。蓋齊制與此經異。賈疏云：中士尊於川衡者。以其澤之所出物衆多。云胥八

人。徒八十人者。賈疏云：胥徒少者。以其巡行處近故也。中澤小澤已下。皆如川衡者。自是常法。注云：澤、水



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云水希曰藪者。說文日部云。晞、乾也。希即晞之畧字。晞則無水。故大宰注云。澤無水曰藪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謹案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賈疏云。案鄭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舉藪中田獵。明知無水。又案爾雅。藪在釋地之篇。不入釋水。故知水希曰藪。以其藪與澤。以有水無水爲異。故於經別立官掌之。案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及毛傳云。藪澤皆同爲一者。以其有水則爲澤。無水則爲藪。元是一物。故同解之。引禹貢曰。九澤既陂者。僞孔傳云。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引之者。證九州各有澤也。又引爾雅有八藪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陁。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此引作八藪。未知其說。大司徒疏引鄭禹貢大陸注。亦有爾雅有八藪之文。疑鄭所見釋地本如是。郭本作十藪。乃據別本增定。非其舊也。賈疏謂九澤。通畿內一州則有九八藪。除畿內一州而言。爾雅有十者。以其周秦同在雍州。秦有楊紆。周有焦護。一州有二。故十。其說殊迂曲。恐不足據。

迹人。中士十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疏〕迹人者。自此至掌屨九職。並掌山澤所生物之知禽獸處。〔疏〕官。大宰九職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

曰藪牧。養蕃鳥獸。故各設官以取之。而次虞衡之後。注云。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者。說文彘部云。迹、步處也。漢書季布傳。顏注云。迹、謂尋其蹤迹也。此迹人亦掌蹤迹禽獸。知其所藏之處。跡與迹同。左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蓬澤有介麋焉。杜注云。主迹禽獸者。亦同鄭義。

廿人中士十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廿之言礦也。金〔疏〕府。六曰司貨。鄭彼注玉未成器曰礦。

以爲殷制司貨。於周爲廿人。注云。廿之言礦也者。賈疏云。經所云卅。是摠角之卅字。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於石。左形右聲。從礦字也。王聘珍云。說文石部礦字注云。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礦。重文作卅。注云。古文礦。周禮有卅人。是卅爲礦之古文。本爲卅人之卅。復爲摠角之卅。賈疏說非是。案王說。是也。礦卽礦之俗。依鄭說。則卅與礦。聲近字異。依說文則卅卽礦之古文。鄭許說字不必盡同。賈氏於小學尤疏。未足馮也。張參五經文字云。卅。說文以爲古卯字。與今本說文不合。恐不足據。云金玉未成器曰礦者。與說文礦訓銅鐵樸石同。廣雅釋器云。鐵朴謂之礦。未成器。卽所謂礦也。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疏〕角人者。說文角部云。角、獸角也。此官與羽人皆無史者。以無文書之事。不用史也。曲禮說天子六府。五曰司器。鄭彼注。以爲殷制司器。於周爲角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掌葛者。說文艸部云。葛、絺綌之屬也。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疏〕染草。藍蒨之屬。〔疏〕草木。以共草染。論語鄉黨皇疏。引鄭論語注。有染草。藍蒨之屬。〔疏〕草木。以共草染。論語鄉黨皇疏。引鄭論語注。有

木染。乃誤文不足據。詳鍾氏疏。注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者。說文艸部云。藍。染青草也。爾雅釋草云。蒨。馬藍。郭注云。今大葉冬藍也。月令仲夏。毋艾藍以染。爾雅又云。蒨。蒨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說文

云。蒨。茅蒐也。茅蒐。蒨蒨。人血所生。可以染絳。詩鄭風東門之墀。孔疏引陸璣疏云。蒨。蒨茅蒐。蒨。蒨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蒨。徐州人謂之牛蔓。案說文無蒨字。蓋卽蒨之俗。說文又云。草。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又木

部云。栩。柔也。其卓一曰櫟。櫟。櫟實也。案象斗。卽草斗。俗作卓斗。象正字。當作櫟。與象音同。故亦謂之象斗。釋文云。象。本又作櫟。櫟卽櫟之俗。詩唐風鴉羽。孔疏引陸璣疏云。徐州人謂櫟爲籽。或謂之栩。其子爲卓。或

言卓斗。其殼爲汁。可以染卓。今京洛及河內。多言籽斗。或言櫟斗。是也。此象斗爲木。通言之亦爲染草。互詳大司徒疏。賈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案其職注云。染草。茅蒐。蒨蒨。豕首紫蒨之屬。二注不同者。染草

既多。言不可盡。故互見略言耳。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掌炭者。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炭出於木。故掌炭與諸徵斂草木之官。同列於此。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疏〕荼。茅。〔疏〕門箋。並云茶茅。此秀卽秀之借字。爾雅釋草云。不

榮而實者謂之秀。案茅無實而曰秀者。謂其華采。鄭風孔疏。以茶為茅草秀出之穗。是也。說文禾部。釋采為禾成秀。即其義。論語子罕篇云。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國語周語韋注云。榮而不實曰秀。明秀不必皆有實也。大觀本草。引蘇頌圖經云。茅、夏生白花。茸茸然。即鄭所謂茅秀也。釋草別有茶苦菜。與此異。又大戴禮記夏小正。亦有二茶。四月云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此即茅秀之茶。又七月云灌茶。茶、萑葦之秀也。為蔣褚之也。此為萑葦之茶。據彼文。則君尊。宜用茅秀之茶。故鄭詩禮注。並云茅秀。不及萑葦之茶也。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疏〕掌蜃者。左昭二十年傳說。齊制云。澤之鹽蜃。注同。引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者。證蜃為大蛤。鄭彼注云。大水。淮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囿。今〔疏〕囿人者。掌園游之官。亦有地守之事。故亦官。故此略之。注云。囿。今之苑者。天官敘官囿游注云。囿。御苑也。此明古之囿。即漢之苑。漢舊儀云。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養百獸。三輔黃圖。載漢長安有上林苑。甘泉苑。御宿苑。思賢苑。博望苑。西郊苑。樂遊苑。宜春下苑。又引漢儀注云。養鳥獸者。通名為苑。與古囿養鳥獸同。囿制。詳天官敘官疏。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場。築地為壇。季秋除園中為之。〔疏〕場人者。掌園地之官。任園地。非燕園則謂之園。故冢園人而次之。云每場下士二人者。場園亦各有區界。其步畝之數。經注無文。賈疏云。以其九穀則別場。故言每以殊之。案此場。即園地。專種蔬果。與農田治穀之場別。本職亦無治穀之事。賈謂九穀別場不足據。孟子告子篇云。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芘棘。則為賤場師焉。趙注云。場師治場園者。場以治穀園也。案場師亦即場人之長。場地兼樹材木。故有梧櫨也。趙說亦作賈同。注云。場築地為壇者。說文土部云。場。一曰田不耕。一曰治穀田也。壇。野土也。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除地平坦曰場。祭法注云。除地曰壇。毛詩鄭風東門之壇傳。云壇除田町。町者。獨斷云。壇謂築土而無屋者也。是場壇。並築地之名。賈疏謂除地曰壇。築堅始得為場。

〔疏〕場人者。掌園地之官。任園地。非燕園則謂之園。故冢園人而次之。云每場下士二人者。場園亦各有區界。其步畝之數。經注無文。賈疏云。以其九穀則別場。故言每以殊之。案此場。即園地。專種蔬果。與農田治穀之場別。本職亦無治穀之事。賈謂九穀別場不足據。孟子告子篇云。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芘棘。則為賤場師焉。趙注云。場師治場園者。場以治穀園也。案場師亦即場人之長。場地兼樹材木。故有梧櫨也。趙說亦作賈同。注云。場築地為壇者。說文土部云。場。一曰田不耕。一曰治穀田也。壇。野土也。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除地平坦曰場。祭法注云。除地曰壇。毛詩鄭風東門之壇傳。云壇除田町。町者。獨斷云。壇謂築土而無屋者也。是場壇。並築地之名。賈疏謂除地曰壇。築堅始得為場。

非也。云季秋除圃中爲之者。賈疏云。以其春夏爲圃。以種菜蔬。至季秋始爲場。引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者。豳風七月篇文。毛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彼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塹以爲場。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方苞云。本職曰國之場圃。則爲載師所任。而非農家之場圃可知。注疏並誤。案方說。是也。鄭以此場。卽農民納禾稼之場圃。故引詩以證其義。實則此場圃。爲種蔬菜麻果木之專地。種時爲圃。收刈之後。則爲場。與七月詩所說農家場圃。於所受廩地爲之者。異。此場不必共納禾稼之用也。場亦通作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治唐圃。疾灌浸。務種樹。織葩屨。結置網。捆蒲葦。唐圃。卽場圃也。晏子春秋問下篇。亦云治唐圃。考非屨。據二書之文。則場圃不種禾稼審矣。互詳載師疏。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藏米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疏〕廩人者。自至此廩人八官。並掌出斂米穀禾稼之事。故亦屬地官。云徒三百人者。賈疏云。此

釋文出盛米云音成。則陸本藏米作盛米。義亦通。說文尙部云。尙。穀所振入也。宗廟粢盛倉黃。尙而取之。故謂之尙。重文廩。尙或从广。从禾。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釋名釋宮室云。

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文選藉田賦。李注引月令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與鄭義同。賈疏云。對倉人藏穀曰倉。又本職疏云。廩法有數名。春秋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云廩。則平常藏米

之廩。此不言御廩。則廩中可以兼之矣。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尙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稱也。詩云。亦有高廩。又云萬億及秬。注云。廩所以藏粢盛之穗。以其萬億及秬。數多非藏米之數。故

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詒讓案。廩與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廣雅釋宮云。廩。倉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廩。御廩。一名神倉。是廩倉通名。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舍人已下。同學米穀之事。皆以

士爲之。故廩人下大夫與之爲長。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猶宮也。圭平〔疏〕注云。舍猶宮也者。說宮中用穀者也。市居曰舍。

引申之。凡人所居之宮。通謂之舍。云主平宮中用穀者也。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平宮中之政。故就職內主平宮中用穀解之。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倉人者。說文倉部云。倉。穀藏也。倉黃

藏也。藏穀物也。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云。圓曰困。方曰倉。案本職云。掌粟入之藏。與許云穀藏義合。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司祿者。此職亡。孟子萬章篇。北宮錡問曰。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注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案據趙說。則司祿職亡。在秦火以前。理或然也。江永云。司祿職雖闕。觀其序於廩人倉人舍人之後。司稼之前。皆為穀米之類。其為頒穀祿於羣臣可知矣。諸官之授田食邑者。三公六卿王子母弟及諸卿之大夫元士也。其餘散官。不得有田。宜以廩人倉人之粟給之。所謂匪頒之式也。校人等馭夫之祿。是其一隅。又案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內史。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此授田祿者也。若食則司祿給之。當不關內史。分言之祿與食異。通言之食亦祿也。故官名司祿。食亦謂之祿。宮伯月終則均秩。月令收祿秩之。不當。是也。莊公十九年。惠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此散官無田有秩之證也。案江說是也。凡周制有世祿采地。有祿田。有祿粟。有稍食。對文祿與食異。散文則食亦通稱祿。此官蓋通掌之矣。互詳宮正。內史。司士疏。注云。主班祿者。賈疏云。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故與倉人連類在此。易祓云。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數。則受而藏之。鄭謂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及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俞樾亦云。祿與穀。古通稱。祿謂之穀。穀亦謂之祿。此司祿乃主穀數者。祀司祿之日而獻穀數。亦卽此官獻之。案易俞謂司祿掌穀數。是也。然掌穀數亦得兼掌班祿。以祿卽出於穀也。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種穀曰稼。如嫁。〔疏〕司稼者。賈疏云。在此者。其職云。巡野觀稼。出斂法。女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案此對文別也。散文則斂亦爲稼。詳本職疏。云如嫁女以有所生者。稼嫁。聲類同。稻人掌稼下地。注云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論語皇疏云。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

春人奄二人女春抗二人奚五人

女春抗。女奴。能春與抗者。〔疏〕春人奄二人者。說文白部云。春。擣粟抗。抒臼也。詩云或春或抗。〔疏〕也。古者雖父初作春。賈疏云。有奄者。

以其與女奴同處故也。在此者。與倉人。廩人。饋人。連事。故亦連類在此。注云。女春抗。女奴能春與抗者。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臯。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臯人之官也。此女春抗。卽謂女子當爲奴。其能春抗者。卽入此職。上者爲女奴。下者爲奚。其不能春抗者。別入臯人矣。墨子天志下篇云。婦人以爲春。春。卽此春抗也。云抗。抒臼也者。說文白部云。臼。抒臼也。詩曰。或簸或臼。重文抗臼。或从手从宀。此用或體。石經从宀作抗。誤。段玉裁云。抒。搯也。既春之。乃於臼中搯出之。引詩云。或春或抗者。詩大雅生民篇文。抗。毛詩作掄。說文作臼。有司徹注引詩亦作抗。與此注同。毛詩傳云。掄。抒臼也。掄卽抗之借字。段玉裁云。鄭君注禮。多用韓詩。然則韓詩作抗也。

饋人奄二人女饋八人奚四十人

鄭司農云。饋人。主炊官也。特性饋。〔疏〕饋人者。賈疏云。在此者。其職云。食禮曰主婦視饋饔。故書。饋作饔。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

賓客共其簋盞。不在天官。而在此者。以其因春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注。鄭司農云。饋人。主炊官也者。特性饋食記。鄭注云。饋。炊也。方言云。糗。熟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氣熟曰糗。故主炊之官。名饋人也。胡匡衷云。左成十年傳。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疑卽饋人之官。諸侯與天子異名也。引特性饋食禮曰。主婦視饋饔者。證饋有炊義。彼注云。炊黍稷曰饋饔。竈也。義與先鄭同。云故饋書。饋作饔者。說文食部云。饋。酒食也。詩曰。可以饋饋。重文饔饋。或从卮。作饔。疑。今周禮記下譌多火也。特性饋食禮。注曰。古文饋作糗。周禮作饔。徐養原云。饋饔乃一字也。鄭疊故書祇疊異字。不覺重文。此其變例。鄭注特性云。饋。周禮作饔。明他經無饔字。此注云。故書饋作饔。而無所說。於後經則竟作饔人。是今故書皆同也。饔之爲饋。已無可疑。故不曰饔。當作饋。

藁人奄八人女藁每奄二人奚五人鄭司農云藁讀爲槁師之疏藁人者藁從禾高聲即藁之借字女藁

藁字即小行人故書藁字本皆從禾不從木釋文凡從木之藁例苦老反從禾之藁例古老反小行人故書藁字

釋文反古老不反苦老則從木者非地官序官唐石經嘉靖本字亦從禾與小行人釋文形聲適相應從禾之藁

反古老訓禾亦訓矢幹從木之藁反苦老訓枯槁轉而反苦報則訓槁勞音義俱別從禾音義於地官小

行人皆不合故注依先鄭以古老反之藁改讀苦報反之槁則皆未之改耳案孫說是也說文禾部云藁禾稗

改或否正如授之爲受於司書大司徒則改於典婦功司儀則皆未之改耳案孫說是也說文禾部云藁禾稗

也其變體爲稿木部云藁木枯也其變體爲槁經典凡言槁勞者即木枯引申之義字當從木其有作從禾之

藁者則爲段字誤字此二字形義之別也釋文發音之例從木之藁有苦老苦報二音從禾之藁則止有古老一

音此二字音讀之別也此經藁人女藁及牛人槁牛司厲春藁小行人槁禱訓義並同其字皆當從木音苦報反

而經本藁藁錯出者則以鄭本有改故書不改故書之二例也此經兩藁字石經並從禾自是故書正本先鄭因作藁

義遠且與夏官藁人無別本職又正作槁故讀爲槁師之槁槁即藁也後鄭讀從先鄭而正文則仍從故書作從

禾之藁以已著其說於注則正文從故書無害也此官故書作藁而注讀爲藁夏官敘官藁人故書作藁而注讀爲

藁二注正相反而其不改故書則同至小行人槁禱字義與此同故書亦作從禾之藁則徑依先鄭讀改經爲槁鄭

審定經字或改或不例本不一至其爲法則自有較然不混之大例其破字而不改正文者則於注正其讀而不云

故書作某以正文仍是故書若此經是也其破字而徑改正文者則於注必云故書作某而後讀爲某以正文已改

則不得不先出故書而後著其改讀之說若小行人注先出故書爲藁而後引先鄭說破爲槁是也此注既不云故

書作藁則正文未改爲槁明矣其槁人本職及牛人槁牛司厲春藁字則故書本不誤故二鄭並無說彼此互校

此經兩藁字鄭本不作槁殆無疑義通志堂釋文出藁人云注音槁同苦報反與唐石經正同蓋藁本當音古老反

而注既改讀爲槁則經字雖作藁亦當從注讀苦報反也釋文藁鈔作槁盧校作藁則字本不誤先鄭改讀轉成冗

贅若云後鄭所改則注又不宜無故書作某之文藁鈔原流雖古此條給不足據全經中藁藁二字譌互甚多故詳

辯之云奄八人女藁每奄二人奚五人者女藁亦即司厲之女奴其能役藁人者則入此職也賈疏云案其職

云掌共外內朝充食者之食所共處多故有奄八人又女藁每奄二人奚五人也沈彤云女藁每奄二人八

藁人

女藁

每奄二人

奚五人

者

女藁

亦即司厲

之女奴

其能役藁人者

則入此職也

賈疏云

案其職

云掌共外內朝充食者之食所共處多故有奄八人又女藁每奄二人奚五人也

奄則女彙十六人。每奄。奚五人。則四十人。詒讓案。右地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百四十八人。下士三百二十人。府一百三人。史二百十九人。胥二百二人。徒二千六百二十八人。賈八人。鄉官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人。中士三千人。下士萬五千人。遂官中大夫六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百五十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無爵者萬五千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人。又奄十二人。又奚八十五人。女奴二十六人。凡女庶人總百一十一人。此外山虞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中山下士二人。史一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徒二十人。林衡大林下士十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中林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林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川衡大川下士十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中澤中藪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澤小藪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司隸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四萬一千六百九十五人。注。鄭司農云。藪讀爲槁師之槁者。俗本藪作藪。非。槁並當作槁。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禮之。注云故書。槁爲藪。鄭司農云。藪當爲槁。謂槁師也。槁師。見左傳二十六年三十三年傳。阮元云。蓋經文作禾藪字。爲假借。故司農讀作枯槁也。小行人注。與此正合。惠士奇云。藪人主宥食者。司農讀藪爲槁。蓋本書序藪飫篇。孔傳云。藪。勞也。飫。賜也。左傳正義引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小行人藪禮。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槁。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公羊莊四年何注曰。牛酒曰槁。加飯羹曰饗。其文蓋起於漢歟。嚴可均云。說文無槁字。漢碑亦未有。五經文字槁勞師也。見春秋傳。周禮借槁字爲之。檢石經槁人職。正作槁字。槁與藪同。然張以爲槁。見春秋傳。亦但據所見本言之。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李注引漢書音誼。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餽之酒食。勞苦。謂之勞也。是漢時槁師之槁。正作槁。服虔左傳本。亦正作槁。今皆作槁者。轉寫譌耳。孫經世云。小行人故書之藪。先鄭曰當爲槁。此注先鄭曰讀爲槁師之槁。讀爲與當爲。注例不分爲二。立之爲泄。先鄭於鄉師則云讀爲。於司市則云當爲。奠之爲定。杜氏於司市則云當爲。於小史則云讀爲。其歸一耳。案阮惠嚴孫說。是也。此經作從禾之藪。先鄭讀爲從木之槁。即以正字讀假字之例。古槁師字。亦本作槁。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酒肉曰餼。牛羊曰槁。共枯槁也。與服義正同。今本此注及左傳並譌槁。非也。云主宥食者。故謂之槁者。槁亦



周禮正義 卷十七

五八

營作槁。據本職云。掌共內外朝寃食者之食。因其無事而給食。同於槁勞。故以名官。賈疏云。以在朝之人。不得歸家亦枯槁。以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爲槁人。亦同廩人連類在此。

# 周禮正義

## 卷十八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空郡國輿地圖。〔疏〕掌建邦之土地

民之數者。總掌天下版圖之法。與司會。司書。職方氏。司民。為官聯也。土地之圖。圖也。人民之數。版也。建者。謂修而立之。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

此周初人民之大數也。云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安擾義。與敘官同。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者。王應麟云。史記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

上輿地圖。馬援曰。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史記正義。天為蓋。地為輿。故云輿地圖。孔廣森云。漢書匡衡傳。有初元元年郡圖補。三王世家曰。御史奏輿地圖。漢初地圖。藏御史大夫府。元壽二年。定三公官。以御史

大夫為司空。故更名。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司空郡國輿地圖矣。

物。周。猶徧也。九州。揚荆豫青雍冀并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疏〕辨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者。釋文云。原。本又作遠。阮元云。周禮。原隰字。多作遠。此當本作古字。因注作原而改。案阮說是也。遵原。古今字。經例用古字。當作遠。注例用今字。當作原。遵師。攬隰。字正作遠。今本此

職誤以注改經作原。夏官敘官。則又以經改注作遠。二者交失之矣。此十等名物。即山師川師。攬師所掌。此官則執其總而辨之。以著於圖籍也。周書程典篇云。慎地必為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

其等列。務其土實。差其施賦。即此知九州地域。辨十等名物之事。注云。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九州揚荆豫青雍冀幽冀并也者。據職方氏文。云輪。從也者。既夕記。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鄭彼注同。賈疏引馬融云。東西

爲廣。南北爲輪。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云。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孔廣森云。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案地以南北爲從。則輪之義猶運也。運聲又近隕。毛詩。幅隕既長。傳曰。幅、廣也。隕、均也。彼均字。當讀作運。案孔說是也。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輪運隕員均。聲並相近。云積石曰山者。對下丘爲純土也。說文山部云。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云竹木曰林者。序官林衡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云注瀆曰川者。賈疏云。案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注云。皆以小注大。大小異名。言注澮曰瀆者。謂以澮中水注入瀆中。使有所云。此云注瀆曰川者。爾雅無此言。鄭以義增之耳。謂以瀆中水注入川。案職方九州皆直川。故知從瀆入川。此瀆與四瀆義異。四瀆則亦川。故職方云。其川三江。其川江漢也。案賈說非也。說文川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濬くく距川。言深くく之水。會爲川也。廣韻二仙。引月令章句云。受衆流注海。曰川。案此云注瀆曰川者。鄭意此川謂大川。與匠人所云。兩山之間必有川者。同。注瀆。卽謂注四瀆。蓋川水流注入瀆。瀆又獨行注海也。與釋水注澮之瀆異。賈引彼爲釋。誤。云水鍾曰澤者。序官注義同。云土高曰丘者。爾雅釋丘云。絕高謂之京。非人爲之丘。說文北部云。北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北。廣雅釋丘云。小陵曰丘。故此經以對大阜之陵也。云大阜曰陵者。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說文阜部云。陵、大阜也。釋名釋山云。土山曰阜。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云水崖曰墳者。說文土部云。墳、墓也。水部云。瀆。水崖也。引詩曰。敦彼淮瀆。岸部云。崖、高邊也。此墳卽瀆之借字。謂水邊崖岸高起者也。廣雅釋丘云。墳、厓也。厓、宋本作涯。詩召南汝墳。孔疏引作涯。崖厓涯。音義並略同。云下平曰衍者。釋名釋地云。下平曰衍。言漫衍也。小爾雅廣器云。澤之廣謂之衍。左襄二十五年傳。井衍沃。平美之地。孔疏引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漑曰沃。義並與鄭同。左僖二十九年傳。有昌衍。哀七年傳。有郛衍。史記封禪書。秦有郛衍。並卽此。左傳疏云。衍地高於原。又云。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則與鄭賈劉諸說。並不合。不可從。云高平曰原者。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文。說文走部云。遼、高平之野。人所登從。彳备彳闕。又彳部云。廬、水泉本也。重文原。篆文从泉。案原卽遼之借字。小爾雅廣器云。高平謂之太原。水經汾水注。引書大傳云。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又引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賈疏云。案爾雅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不云高平曰原。此言高平曰原者。對下瀆曰隰而言。其實高平卽廣平者也。爾雅高平曰陸者。據山傍平者。故下云可食者曰原也。詒讓案。此注云高平曰原者。別於下平曰衍也。公羊昭元年傳云。上平曰原。義亦同。蓋高地之廣平者。謂之原。下地之廣平者。謂之填。通釋曰廣平。則無以見其爲高地。故殊異之曰高平。明與衍別也。夏官敍官道師注云。原地之廣平者。彼不以填

衍原隰對文。故直用釋地爲訓矣。云下濕曰隰者。濕、明監本及毛晉本。並作溼。秦說文自部云。隰、阪下溼也。水部云。溼、幽溼也。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則溼爲正字。然漢以後經典。通借溼爲隰。今不據改。爾雅釋地云。下濕曰隰。又云。阪者曰阪。下者曰隰。詩秦風車鄰孔疏。引李巡云。下溼。謂土地低下常沮洳。名爲隰也。釋名釋地云。下濕曰隰。隰、墊也。墊、隰意也。公羊昭元年傳云。下平曰隰。則與衍義同。鄭所不從。云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者。名若爾雅釋地。釋丘。釋山。釋水所說地名及所在物。卽下文五土之物生。是也。山林以下合之爲五地。分之爲十等。說苑辨物篇云。山川汚澤陸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與此義略同。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疏〕。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者。此家上以天下土地之圖爲文。亦案圖分別之。與職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疏〕方氏爲官職也。邦國數。詳職方氏疏。都鄙。謂畿內大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數詳後疏。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者。定其封疆溝洫。以正其經界也。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封人掌治封其溝。蓋掌固。司險。與冬官匠人爲之。皆司徒授其法而命之也。賈疏云。王畿內千里中置王城。而有五百里。其邦國都鄙。亦皆有畿界也。溝封。謂於疆界之上。設溝。溝上爲封樹。以爲阻固也。云設其社稷之壇者。賈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壝於四面也。案賈說未咳。社之祭通於公私。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荀子禮論篇云。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蓋通此諸社而言。此外則鄉州遂縣。及公邑采地之縣都等。凡大城邑所在。亦各有公社。若州長云。歲時祭祀州社。論語先進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云有社稷焉。是也。王侯鄉遂都鄙之社。並爲公社。置社則爲私社。至校人又有馬社。內宰注。謂市亦有社。則尤公社之細者。此經設其社稷之壇。家上邦國都鄙爲文。則大司徒所親設者。當爲大社王社。其邦國以下國社侯社置社等。蓋亦掌其法而頒之。晉書禮志。引摯虞議。謂大司徒所立者。專指大社。說亦未謬。大社所在。小宗伯右社稷。注謂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右。故賈謂在中門之外。其實當在路門外。應門內。鄭賈說。非也。詳小宗伯匠人疏。王社所在。經無見文。祭法孔疏云。或云與大社同。

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案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云。王社在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卽崔氏所本。宋書禮志。引王肅說。唐書韋叔夏議引皇侃說。亦略同。孔及通典吉禮。並從其義。然鄭載其說。不云祈王社。故賈疏謂王社與大社同處。與孔引或說正同。金鶚云。夫自爲立社。與爲羣姓立社。異其事。宜異其地。而並設於一處。何也。藉田爲王之田。王社亦王之社。則王社宜在藉田之中。案金申崔孔義甚縝。諸社。惟大社在王宮中。故周書作雒篇云。乃建大社於國中。禮運亦云。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彼對祭帝於郊言之。明國謂國中也。而宋志引王肅論太社云。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不自立之於京師。其說紕謬不足辯。王國四郊。惟南郊有王社。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馬融說。謂大社之外。又有五社。東社八里。西社九里。南社七里。北社六里。是謂近郊四方有四社。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尙書逸篇說略同。其制尤與禮經不合。不可從也。詳大宗伯疏。其置社隨民居設之。在邑在野。本無定法。故郊特牲孔疏云。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案說文示部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風俗通義祀典篇。引周禮說同。據鄭則百家以上。乃得有置社。若閭里二十五家。則不得立社。與許應說不同。詳州長疏。注。云千里曰畿者。說文田部云。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案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又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所謂天子千里地也。其九畿。侯畿以外。面各五百里。兩面合之。亦千里。故小司徒凡建邦國。正其畿疆之封。注。通九畿言之。云疆猶界也者。夏官敘官掌疆。注義同。爾雅釋詁云。疆界垂也。說文畷部云。畷。界也。重文疆。畷或从疆土。田部云。界。境也。穀梁昭元年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案畷界正字。當作畷。此經並從或體作疆。惟載師肆師二職作畷。鄭云猶界。與穀梁云猶竟。同。凡言猶者。並引申假借之義。依許說則界卽疆之本義。二說蓋小異。夏官注不云猶。則與許同。又案封人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彼經王國曰畿。侯國曰疆。此經制其畿疆。總家邦國都鄙爲文。亦以畿大界小。與封人義略同也。引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者。證疆界之義。左成二年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又曰。今吾子疆理諸侯。此注與彼不同者。鄭蓋偶誤記也。云溝。穿地爲阻固也者。廣雅釋水云。溝。坑也。謂穿地爲坑壑。掌固云。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又司險云。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彼五溝。卽遂人之遂溝洫澮川。則溝封之。溝亦略依溝洫之制爲之。禮運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是溝所以爲阻固也。云封起土界也者。敘官封人注云。聚土曰封。小爾雅廣詁云。封。界也。賈疏云。穿溝出土於岸。卽皆爲封。封卽起土界也。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賈疏云。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

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案賈說非也。鄭意社祭土神。稷祭田神。土神亦名后土。田神亦名田正。故以社稷爲后土田正之神。若句龍爲后土。稷爲田正。並謂生爲土官田官。歿而配食焉。此注后土及田正。自謂土田之神。不關配食之句龍棄。故大宗伯注云。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是也。詳彼疏。云壇壇與壝壝也者。封人注義同。賈疏云。經直云壇壇卽壝壝。不云壇。以壇在壇之四面爲之。明中有壇可知。故鄭兼云壇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君南鄉於北壝下。鄭注云。北壝。社內北牆。彼社雖無室。壇外四面有壁。壁外乃有壝耳。若然。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卑主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焦循云。祭法注云。封土曰壇。說文云。壝。卑垣也。蓋壝爲擁土之名。故壇壝均謂之壇。案焦說是也。說文土部云。壇。祭場也。壇卽土堂。周書作雒篇。說大社云。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擊取其方一面之土。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白虎通義社稷篇云。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清也。案周書之壝。卽白虎通之壇也。二書所說大社壇土備五色。及班說天子諸侯壇廣之度。獨斷及書禹貢孔疏。引韓詩外傳說。並同。壝壝者。其壇外周市之卑垣。卽左哀七年傳所謂社宮也。蓋壝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築之。謂之壇。於壇之上積土而高若堂。謂之壇。外爲庫垣。謂之壝壝。通言之。壇壝皆得稱壇。故壝人社壇用大壝。注云。壇。謂委土爲壇壇是也。焦循云。郊特牲云。北壝。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云。植槐於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垣與壝同類。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黃以周云。社稷皆有壇。而外環以垣。其垣東木爲之。而塗以土。穀梁傳云。亡國之社。爲廟屏。屏內束交木。而外塗之以土。亡國社可爲廟屏者。以社制本束木而塗土也。晏子問上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是其證也。案焦黃說社垣之制。近是。但此垣卽郊特牲之壝。與封土之壝壝不同。凡社宮外內。蓋有高卑兩重垣。外卑垣爲壝壝。內高垣爲壝。壝壝以爲宮之界域。壝以藏社之石主。猶宗廟主祔。藏西壁中也。又案獨斷云。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玉海郊祀引五經通義。謂稷在大社西井壇。郊特牲疏。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依此三說。則社稷之壇。蓋爲總壇一。總壇之上。別爲分壇二。所謂同堂別壇也。唐郊祀錄。引魏孔晁議云。召誥始立社。牛一羊一豕一。無社及稷也。又周禮考工記。左祖右社。不言稷。土師。亡國之社稷。但一戶同壇並坐。通祭稷。劉嘉難云。社大稷小。無同壇並坐之義。依孔說。則社稷同壇。社壇。

之外。不立稷壇。召誥僞孔傳。謂社稷共牢。蓋與孔晁說同。今案社稷。土穀別神。所配人神亦異。必無同牢之禮。召誥所記告立社稷之禮。詳大略細故。不見稷牲。匠人右社。猶小宗伯云右社稷。亦文有詳略。土師。中大夫四人。足備二尸。皆不足爲同坐通祭之證。論語。費有社稷。是大夫采邑之社有稷也。莊子庚桑楚篇。說庚桑楚北居畏蠱之山。畏蠱之民。欲社而稷之。是民間私社。亦有稷也。通典吉禮。載漢魏官社無稷。尤與古制不合。不爲典要。討覈經典。社稷同堂別壇。蔡氏及五經通義條牒論之說。殆不可易。惟條牒論謂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社壇北。以位次之。皆居社上。則似未安。焦循駁之云。小宗伯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社爲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無疑。今稷壇轉居社壇之右。是尊卑之位紊矣。其說甚是。金鶚亦謂社宜在稷西。殆近之矣。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者。賈疏云。此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爲之。故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云田主田神者。謂郊特性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性所司。一也。惠士奇云。墨子明鬼篇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叢位。社稷也。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恆依樹木。又云。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賈未達其義。乃云田主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憑依之。同壇共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呂飛鵬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則此經田主。亦當爲社稷之主。故鄭釋之。云后土田正之所依。蓋田神卽后土田正之神。案惠呂說。是也。上注釋社稷爲后土田正之神。則此云后土田正者。卽指社稷之神。明樹在社稷壇內。以其爲神所憑依。故謂之主。亦卽墨子所謂叢位矣。鄭言田神者。欲見土穀之神。通爲田神。其所依之樹。卽謂之田主耳。凡宮中大神。及藉田王社。以至國社侯社置社等。並有樹。賈氏不從藉田王社之說。而釋此田主。又謂在藉田中。則似樹田主與社稷。絕不相涉者。違失經意甚矣。其社稷有樹之義。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辨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獨斷云。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之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並引此經爲說。魏書劉芳傳。亦引此經及封人文。證社必有樹。又引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劉氏又云。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案劉說凡社無不樹。最爲明析。鄭意亦當如此。但天子大社。諸侯國社。並在其中。不可云田主。故此經田主。郊特性疏謂指置社。祭法疏亦云。大夫所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樹之田主。各

以其所宜。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依孔說。是鄭意謂凡社通有樹。而惟置社之樹爲田主也。說文以此經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屬二十五家之社。二十五家有社。雖鄭所不取。而以田祖爲置社。則義不異。曾釗云。王社侯社在藉田。此云以其野之所宜木。則王社侯社及置社也。案曾說是也。王社侯社。既在藉田中。則其樹亦得爲田主。不徒置社以下矣。云詩人謂之田祖者。據詩小雅甫田文。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案應說本許氏。而以詩田祖釋田主。則與鄭同。賈疏云。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禱。鶩章亦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詩孔疏亦引此注而釋之。云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云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案賈孔二說不同。似皆未達鄭指。此經田主。本專爲社稷之神所憑依。而鄭引詩田祖以證之者。蓋謂田祖非一。兼有地示人鬼。土穀之神。地示也。田祖及配食社稷之句龍后稷。人鬼也。仲春祈年於社。亦兼祭田祖。凡衆田神。皆以田主爲憑依。故鄭亦兼以田祖釋田主也。至鄭以田祖爲神農。則不甚確。詳籥章疏。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者。論語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釋文引鄭本論語。社作主。注云。主、田主。謂社也。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澧鎬。宜栗也。是論語所云。雖三代異制。亦因其土所宜之木。故據以爲說。依許此說。則周西都大社王社。宜樹栗也。然古書說社樹者。文多乖異。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魏書劉芳傳引五經通義。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馬融說。並同。依其說則大社樹松。書鈔引太公金匱。又謂大社樹槐。並與周人以栗之文不合。而逸書五社之文。尤爲不經。不足據也。又案鄭論語注。釋主爲田主。卽本此經。皆謂植木依神之主。其祭祀陳設之主。則自以石爲之。小宗伯注可證。而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此則以松栗並爲刻主之木。與論語不同。非鄭義也。云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謂地宜松者。以松爲社。卽名松社。若宜它木亦同。莊子人閒世篇。說齊有樂社。卽以木名。社之事。云以別方面者。賈疏云。但四方宜木。而各不同。或一方宜松。則以松爲社。以別餘之方面耳。以土會

之濃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庫。會、計

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毛物。貂狐獼貉之屬。縹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園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皙、白也。瘠、腴也。羸物。虎豹

貌。獮之屬。淺毛者。叢物。荏葦之屬。豐、猶厚也。庫、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為性。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阜斗。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為鬢字之誤也。蓮莢之實有鬢韜。

〔疏〕以土會之澆。辨五地之物生者。以下土會至本俗六。皆教官之官法也。物生。即動植人民之屬。五地各有所宜。澤。此取尊卑高下相對。故先言山林也。又彼云五變而致土示。注云。土祇原隰及平地。此中不見平地者。亦原隰中

可以兼之也。云其植物宜阜物者。阜、釋文作阜。宋岳珂本亦作阜。唐石經作阜。阮元云。阜者。草之俗字。說文。草者。草斗櫟實也。自人用草為艸木字。乃別製阜為草斗字。岳本作阜。與釋文合。周禮用假借字也。

案阮說。是也。但夏官敘官及校人經。並有阜字。今姑從石經。云其動物宜鱗物者。釋文云。鱗。劉本作鱗。音鱗。案字書無鱗字。蓋即鱗之譌體。盧文昭校改為鱗。案集韻十七真云。鱗通作鱗。盧蓋據彼校然。說文魚部云。鱗。魚也。

與鱗音同義別。云其民黑而津者。釋文云。津。一本作澆。丁晏云。廣韻十七真。澆。氣之液也。本一作盡。詒讓案津澆之省。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非此義。津潤字當作澆。經典通借津為之。盡即澆之譌。詳後。云其民專而長者。

專、搏之借字。考工記。矢人梓人廬人。搏園字。並作搏。大戴禮記易本命篇。盧注引此經亦作搏。亦詳後。云五曰原隰者。原亦當作遠。詳前疏。云其植物宜叢物者。叢。唐石經作藂。藂亦即叢之譌。今從宋本。注云。會計也者。

鄉大夫泉府注。並同。天官敘官注云。會。大計也。云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以貢稅之法。須會計而定。故因辨別五土所生人物之異也。云毛物。貂狐獼貉之屬。縹毛者也者。釋文云。貉依字作

貉。賈疏云。縹毛。謂毛之細縹者也。詒讓案。說文豸部云。貂。鼠屬。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獼。獸也。貉以狐善睡獸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犬部云。狐。獼獸也。四獸毛尤細縹。故舉以概諸獸。賈疏據爾雅釋獸云。狸

狐獼獼。謂鄭依彼經。而所讀文異。非也。又釋文。縹。一音如勇反。則疑讀如書。堯典。鳥獸。縹毛之猒。集韻二腫

云。彈或作鼈。是也。盧文昭謂當本亦作鱗。亦通。云鱗物。魚龍之屬者。說文魚部云。鱗。魚甲也。大戴禮記。本命云。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梓人注云。鱗。龍蛇之屬。彼主筭。飾言之。故不云魚也。云津潤也者。說文血部云。鱗。氣液也。津。即鱗之段字。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津。液汁也。物有津液則潤澤。故人之潤澤者。亦謂之津。云羽物。翟雉之屬者。梓人注云。羽。鳥屬。翟雉。詳內司服及染人疏。云核物。李梅之屬者。丁晏云。經文作覈。注作核。說文西部。覈。實也。木部。核。蠻夷以木皮爲函。狀如斂尊之形也。是果實之字。常用覈。鄭君作核。從今文假借字也。曲禮玉藻。皆作核。故鄭改從今字。毛詩。着核維旅。班固典引蔡邕注。引詩着覈維旅。是毛詩古文。亦作覈。案丁說是也。覈本訓實。引申爲果覈之名。注又從今字作核。爾雅釋木云。桃李醜核。郭注云。子中有核人。玉藻云。食棗桃李。弗致於核梅。亦果之有人者。故云李梅之屬。云專。團也者。對山林之民形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體長專。丁晏云。專。即團之省文。說文口部。團。團也。楚辭九辨。王逸章句。楚人名員曰搏也。重赤而專。孟康曰。專。員也。字又作搏。梓人搏身而鴻。注。團。團也。楚辭九辨。王逸章句。楚人名員曰搏也。云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呂氏春秋季冬紀。其蟲介。高注云。介甲也。大戴禮記。魚部云。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龜鼈水居陸生。故宜生壤衍。別於鱗物水居水生。則宜生川澤也。賈疏云。此陸生。謂陸地生子。及生訖。卽入水而居。故云水居陸生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龜孽。注云。龜蟲之生於水者。亦謂生居在水中。非謂初生在水彼生。與此鄭云陸生之生。義異也。云莢物。薺莢王棘之屬者。說文艸部云。莢。艸實。廣雅釋艸云。豆角謂之莢。賈疏云。薺莢。卽今人謂之阜莢。蓋誤云阜。當言薺也。王棘。卽土喪禮云。王棘者。擇棘者。是也。棘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薺莢相類。故并言之也。案賈謂阜莢。一名薺莢。未見所出。又謂王棘無莢。而鄭以釋莢物。於義殆不可通。鄭珍云。康成以王棘當莢物。則有莢可知。目驗今棘刺之類。唯俗名閭王棘者。有莢。葉如槐葉。二三月開開黃花。結實如阜角。略薄。多至十餘莢一蒴。棘刺直如椒葉。刺皆反句。康成所謂王棘。卽此無疑。俗謂王棘砒鼠。正言其刺之惡。此棘又名牛棘。又名名終。見爾雅。又名馬棘。見郭注。案子尹謂閭王棘有莢。卽王棘。說較賈爲近。但莢物甚多。王棘是否有莢。究無確證。今以注義考之。竊疑經注莢字。並當爲莢。說文艸部云。莢。薺也。爾雅釋艸云。莢。薺也。郭注云。艸刺針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莢。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莢物。謂草木之有芒刺者也。說文艸部。又云薺。莢也。引詩曰。牆有薺。今毛詩。肅風。薺作莢。又小雅楚茨篇云。楚楚者茨。言抽其棘。鄭玉藻注。亦引作楚薺。然則此注云薺莢。卽謂茨之棘也。爾雅釋艸云。茨。蒺藜。郭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說文束部云。棘。小棗叢生者。士喪禮鄭注云。世俗謂王棘砒鼠。是薺與

馬棘。並刺多而長。故鄭據為說。萊與莢形近。傳寫譌誤。遂不可通。陸賈所見。皆誤本也。云皙。白也者。說文白部云。皙、人色白也。云瘠。臞也者。說文肉部云。瘠、瘦也。重文瘠。古文瘠。从艸束。又臞。少肉也。案瘠即臞之俗。賈疏云。案爾雅釋言云。臞、瘠瘠也。注云。齊人謂瘠瘦為臞。則臞為瘦小之貌。故鄭云瘠也。釋文云。臞、其俱反。又作臞。音稍。與考工記權後音同。案臞臞。形近互譌。詳梓人疏。云臞物。虎豹臞臞之屬。淺毛者者。梓人注義同。說文衣部云。臞、袒也。重文裸。臞、或从果。臞即臞之別體。月令及管子版法篇。字又作保。尹注亦同鄭義。賈疏云。考工記梓人職。說大獸而云厚脣。弁口。出自。臞即臞之別體。月令及管子版法篇。字又作保。尹注亦同豹。故知臞物有虎豹也。但爾雅及諸經。不見有臞。曲禮云。載貔貅。此鄭云臞臞。臞即貅也。云淺毛者。若以淺毛言之。則入臞蟲中。故月令中央土。其蟲臞。鄭云虎豹之屬恆淺毛。若據有毛言之。即為毛蟲。故白虎入西方。毛蟲之長也。洪頤煊云。史記周本紀。如豺如離。集解徐廣曰。此訓與螭同。說文作离。注云。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即獬豸字。疏以豺當之。非是。案洪說是也。离、俗作獬。獬即离之譌體。釋文音勅宜反。不誤。梓人注作貔螭。字同貔者。說文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淺毛者。謂毛疏少者。對前毛物為縹毛者也。詩大雅韓奕。鞞鞞淺鞞。毛傳云。淺、虎皮。淺毛也。又云。貓似虎。淺毛者也。說文虎部云。縹甚衆。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云。裸蟲。麒麟糜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淮南子時則訓云。孟夏其蟲羸。高注云。羸蟲。麟為之長。羸亦即羸之借字。此亦以羸為獸類。而以蹄角保見為釋。則與鄭義小別。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云。保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曾子天圓篇云。唯人為保側而後生也。太玄經玄數篇。范望注云。裸為無鱗甲毛羽。人為之長也。素問五常政大論云。保蟲靜。王注云。保蟲。謂人及蝦蟆之類也。漢書五行志。引劉歆洪範五行傳云。時則有保蟲之擊。謂蝦蟆之屬也。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鄭注義同此說。尤為詭異。今參互校覈。大戴保側。專屬人而言。此經民物文異。與彼本不相蒙。此外諸家異說。無可質證。惟范望王冰以無鱗甲毛羽為羸。足備一義。要鄭據考工以記釋經。自足憑也。云豐猶厚也者。說文。豐部云。豐、豆之豐滿也。豐滿則厚。故引申為凡厚之稱。楚辭大招云。豐肉微骨。王注云。豐、厚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豐。或謂之尻。豐其通語也。云庠猶短也者。明與弓人豐肉而短。義同也。說文广部云。庠中伏舍。一曰屋卑。卑者必短。故引申為凡短之稱。司弓矢。庠矢。先鄭注。讀為人罷短之罷。與此義亦同。云叢物。萑葦之屬者。說文艸部云。叢、聚也。又艸部云。萑、藪也。葦、大叢也。文子上德篇云。萑葦有叢。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聚木曰叢。案萑葦聚生。枝葉繁

密。故謂之叢物。云杜子春讀生爲性者。丁晏云。性从心生聲。大戴禮禮。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史記禮書。性作生。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者。廣雅釋地云。植、種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植物草木。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者。阜亦早之譌。呂飛鵬云。大雅綿。柞械拔矣。箋云。柞、櫟也。唐風集于苞栩。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小爾雅云。柞之實謂之櫟。說文。栩、柔也。其實阜。一曰樣。又云樣。栩實。又云草。阜斗。櫟實。一曰櫟斗。案說文無阜字。草卽阜字。櫟、本作象。阜斗一名象斗。掌染草。注云。藍蒨象斗之屬。是也。胡承珙謂櫟似栗而圓。近蒂處有棘囊自裹。謂之象斗。可用以染。其實如小栗而微長者爲杼。與櫟相似而微異。要之皆柞實也。據此則柞似栗。故先鄭以阜物爲柞栗之屬。案呂說是也。爾雅釋木云。櫟其實椽。郭注云。有棘囊自裹。早卽所謂椽也。櫟一名柞。柞實與栗。皆有棘囊自裹。故鄭以二者。並爲阜物。至後世以阜斗可以染黑。因謂黑爲阜。此阜乃後起之名。非其本義。賈疏乃援柞實之皮。得染阜以釋阜物。非也。云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者。樂記注云。致、密致也。案致。卽今之緻字。謂木理細致而滑白如脂膏也。山海經海內經。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注云。言好米皆滑如膏。淮南子傲真訓。膏夏紫芝。高注云。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與先鄭此注略同。然義殊迂曲。故後鄭不從。云玄謂膏。當爲鑿字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鄭君謂爲聲之誤也。膏高聲。在古音蕭宵肴豪部。鑿咎聲。在古音尤幽部。一字雙聲。云蓮夾之實。有鑿韜者。毛詩小雅彤弓傳云。鑿、韜也。說文囊部云。囊車上大囊。艸部云。蓮芙蓉之實也。夾、雞頭也。爾雅釋艸。郭注云。蓮、謂房也。房與鑿韜。並取包裹之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

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恤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厄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謂土農工

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謂九儀。〔疏〕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地物生為文。五物隨地不同。而民相與習貫。安其常居。乃可因藉而施以教法也。此十二教。為教官官法之總要。兼有禮樂儀等。及制爵制祿。則事通於貴賤。不專施於庶民也。王制云。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彼七教繫人言之。與十二教亦互通也。云一曰以祀禮敬。則民不吝者。此於大宗伯五禮屬吉禮。自此至五曰儀。並與大宗伯為官聯也。下文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又鄉三物六藝。以禮為首。王制亦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此官敷教。禮為尤重也。賈疏云。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曰以祀禮敬。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云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此於五禮屬嘉禮。下文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亦用此禮。孝經云。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賈疏云。謂鄉飲酒之禮。即黨正飲酒之類。是也。黨正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為禮。則無爭。云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者。陰禮。鄭賈並謂昏姻之禮。此於五禮亦屬嘉禮。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云。親其恩。是也。民樂其昏。則無失時之怨。云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者。王念孫云。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陰禮陽禮而衍。疏云樂亦云禮。若謂變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疏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即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案王說是也。上自一至三。並為禮教。此則專為樂教。不當兼言禮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引此經。亦無禮字。是漢時經本無此字之據證。六樂為鄉三物六藝之一。故此官通掌其教。亦與大司樂為官聯也。乖、莖之隸變。說文干部云。莖、戾也。云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者。儀。謂大宗伯九儀以辨上下尊卑之等。師民六儀。亦通該焉。以此為教。則民不敢踰越其等列。大戴禮記少閒篇云。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又朝事篇云。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親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案義與儀通。朝事所云。即此經之義。云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者。即下文以本俗六安萬民之事。王制云。司徒云道德以同俗。亦是也。賈疏云。俗謂人之生處習學不同。若變其舊俗。則民不安。

而爲苟且。若依其舊俗化之。則民安其業。不爲苟且。故云以俗教安。則民不偷。偷、苟且也。云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齷者。刑及下文鄉八刑。及大司寇司刑五刑之法。此官與彼爲官聯也。齷、卽暴字。詳敎官疏。賈疏云。刑者禁民齷亂。今民刑得所。民得中正。不爲齷亂。云八曰以警教恤。則民不怠者。士師五戒。一曰警。用之於軍旅。此官與彼爲官聯也。但此警通民間大小諸事而言。皆以刑罰豫警敎之。使民知戒慎。則勤於從事。鄭訓恤爲憂。賈疏謂民有厄喪。教之使相憂恤。則民不懈怠。非也。云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度、謂制度也。賈疏云。度謂衣服宮室之等。尊卑不同。以此法度教之。使知節數。民知禮節。自知以少爲足。云十曰以世事敎能。則民不失職者。職謂四民之常職。下文十二職事通咳之。但彼世事爲巫醫卜筮之屬。與此異。詳彼疏。賈疏云。父祖所爲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者。與司士爲官聯也。王制云。司徒尙賢以崇德。賈疏云。人有賢行。制與之爵。民皆謹慎矜於善德。以求榮寵。云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者。與司士司勳爲官聯也。賈疏云。庸、功也。人有功則制祿與之。民皆與其功業。注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者。白虎通義鄉射篇云。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士。論語八佾。皇疏引樂驩云。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子尊讓則不爭。又云。先禮而后射。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經解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俞樾云。陽禮與陰禮對文。陰禮爲婦人之禮。則陽禮爲男子之禮。明矣。古人行禮。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婦人皆得與焉。惟鄉射飲酒。純乎男子之事。而婦人不與。故曰陽禮。案俞說。是也。鄉射鄉飲酒禮。詳鄉大夫疏。云陰禮。謂男女之禮者。媒氏注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說文女部云。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男女昏姻之禮。謂之陰禮。內宰云。以陰禮敎六宮九嬪。先鄭注云。陰禮。婦人之禮。又云。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云。陰禮。婦人之祭禮。彼陰禮雖非昏姻之禮。然亦以婦人主陰。與此事異而義略同。云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者。時謂媒氏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之時。孟子梁惠王篇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不怨通男女言之。言無失時之怨也。云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者。賈疏云。案易乾鑿度云。不易也者。其位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依此言其不易也。云俗謂土地所生習也者。說文人部云。俗、習也。釋名釋言語云。俗、欲也。俗人所欲也。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云。修其教不易其俗。此與大宰

土均。禮俗義同。皆謂民生長其土地所習之事。順其俗以教之。則安也。云愉謂朝不謀夕者。朝不謀夕。左昭元年傳文。丁晏云。說文。心部。愉、薄也。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本又作愉。詩他人是愉。鄭箋。愉、讀曰愉。愉取也。詒讓案。愉、卽愉之俗體。說文所無。表記安肆曰愉。注云。愉、苟且也。苟且。卽愉薄引申之義。論語泰伯篇云。故舊不遺。則民不愉。國語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愉。字並作愉。說文女部。別有愉字。訓巧黠也。與愉薄之義亦相近。云愉謂災危相憂者。羣書治要注。危作厄。案賈疏釋經。亦有厄喪之文。疑作厄者。近是。鄭以此愉。與後文六行之愉義同。爾雅釋詁云。愉、憂也。一切經音義引孫炎云。愉救之憂也。謂若後文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闢之類。云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意者。說文心部云。怠、慢也。懈怠也。解、懈之借字。凶患卽災危。民相憂則緩急有所恃賴。故不懈怠也。俞樾云。教之相愉。不必以誓。注不及誓字之義。蓋亦有所疑而闕之也。今案愉者。慎也。詩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愉我。是愉亦有慎義矣。書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多士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義並爲慎。此經以誓教愉。卽以誓教慎也。士師之職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其實誓之用。亦不專在軍旅。條狼氏注曰。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疏又引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是祭祀田獵。無不用誓。誓之用廣矣。國有大事。先誓戒之。使知敬慎以役上命。故曰以誓教愉。則民不怠。若謂災危相憂。則與不怠之義。不相屬矣。案說文是也。云度謂宮室車服之制者。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賈疏云。謂若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及侯伯子男已下。各依命數。是其制度也。云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者。賈疏云。案齊語云。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亂。昔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又云。士之子恆爲士。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農之子恆爲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以世事也。詒讓案。事謂道藝曲藝之等。四民皆有之。鄉大夫注云。能者。有道藝者。故云以世事教能。後十二職事。亦有世事。則惟據學士言之。與此兼四民者。異。詳彼疏。云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者。大戴禮記小辨篇云。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盧注云。矜猶慎也。廣雅釋詁云。矜、大也。鄭意慎德。謂矜大其善德。以相勸善。賈疏謂民能矜矜然求其善德。又相勸爲善也。似非鄭指。德卽德行。鄉大夫注云。賢者。有德行也。故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云庸。功也者。春官敘官及眡瞭注。並同。爾雅釋詁云。功、勞也。說文力部云。功以勞定國也。司勳云。國功曰功。民功曰庸。庸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此經云以庸制祿。司士云以功詔祿。庸卽功。其理同也。云爵以顯賢。祿以賞功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彼云德。卽謂賢者也。人有德。則賜爵以

章顯之。有功。則頒祿以賞賜之。路史有虞紀。引尙書大傳云。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與功。輕利而興義。蓋卽本此經。云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謂儀者。義儀。古今字。小宗伯注引故書。及杜讀同。黃以周云。小宗伯辨儀。肆師禮儀。注並云故書。儀爲義。杜注小宗伯。亦讀義爲儀。司農注肆師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卽誼。則義本正字。而杜鄭讀爲儀者。小宰注所謂以多言宜從征之例也。詒讓案。此儀或爲義者。故書自有作儀作義兩本。全經感儀字甚多。故書不皆作義也。凡感儀字。古正作義。漢以後段儀度之儀爲之。杜鄭皆以今段字。讀古正字。取通俗也。互詳肆師疏。云謂九儀者。賈疏云。不從古書讀從大宗伯九儀。一命至九命作伯也。

以土宜之濃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二十

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疏〕以土宜之濃。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者。卽辨各土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疏〕以土宜之濃。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者。卽辨各土形高下。營建都邑之事言之。草人云。掌土化之濃。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方氏云。以辨土宜土化之濃。而授任地者。注云。土宜。謂九穀植種所宜也。彼二職。土宜與土化並舉。故鄭專以穀土所宜爲釋。與此經義小異。云以任土事者。猶小司徒云。以任地事。彼注云。地事。謂農牧衡虞。是也。賈疏謂任人性居之。失之。注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者。謂此十二土。卽依保章氏之星土所屬。分爲十二也。十二邦上繫十二次。若吳越屬星紀。齊屬玄枵之屬。並詳保章氏注。李淳風乙巳占分野篇。引春秋內事云。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纏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賈疏云。周語伶州鳩云。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又云。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若然。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七十三國。皆依附十二邦。以繫十二次。若吳越同次之類也。凡繫星之法。皆因王者所命屬焉。故昭元年左傳云。晉侯有疾。鄭公孫寯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又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又襄九年。晉土弱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皆先王命祀之法也。案元命包云。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爲附庸。若然。附庸不繫星。其餘皆繫星也。玉海天文引三禮義宗云。星分所主。各有由序。晉屬實沈者。高辛之子。主祀參星。宋屬大火者。閼伯之墟。主祀大



辰。齊祀元枵者。逢公託食。其餘國非所悉。九州之中。國數非一。是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案古者侯國祀其分星。崔氏以分野本於命祀之星。則可互通。賈氏此疏。亦從其說。保章氏疏。又謂皆其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與此疏義違。夫一次之中。其國非一。豈得封日皆同。况萬國並建。興廢不常。則易姓更封。分星宜隨歲而改。何以十二次之星野。古今不易。其不可通明矣。云相。占視也者。爾雅釋詁云。相。視也。方言云。占視。視也。自江而北。凡相候。謂之占。相民宅。亦謂候視之。故云占視也。尙書召誥說營洛之事。云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亦云相視也。此相民宅。與彼義同。云阜猶盛也者。大宰注義同。云蕃。蕃息也者。掌畜注義同。說文艸部云。蕃。艸茂也。引申之。凡鳥獸孳乳蕃息。亦謂之蕃。國語魯語云。蕃庶物也。章注云。蕃息也。云育。生也者。舊本育作毓。非。今據宋岳珂。余仁仲本。正。說文去部。育。重文毓。云育。或從每。漢時蓋習用育。此經作毓。注作育。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廣雅釋詁云。育。生也。國語魯語。章注云。毓。即育字生也。云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者。大宰注云。任。猶傳也。案任傳。並有立義。謂就地之力勢所生。民之材力所能。傳立之以成其功也。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又曰我茲黍稷。〔疏〕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者。此即辨土宜而任土事也。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者。說藝。猶蒔也。文土部云。壤。柔土也。是壤與土義同。賈疏云。此十二壤。即上十二土。上經論居人物之事。此經辨其種殖所宜。故變其文。云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者。明土為地之大名。土吐。擊類同。書禹貢九州。有厥土厥田之異。孔疏引鄭書注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與此注義同。此經之壤。即可田之土也。丁晏云。說文土部。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白虎通義五行篇。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釋名釋地。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春秋元命包。土之為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云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者。和緩。即柔土之義。釋名釋地云。壤。膿也。肥膿意也。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釋文引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劉徽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蓋地率為堅土。既經人所耕種。則解散和緩。故謂之壤。管子臣乘馬篇云。一農之量。壤百畝也。壤。即熟田也。引詩云。樹之榛栗者。鄭風定之方中篇文。引以證經。樹為種果木也。云又曰。我茲黍稷者。小雅楚茨篇文。引以證經。茲為種穀也。然此經樹藝實當為一事。鄭分為二。非也。後文十二職事。一曰稼穡。即大宰九職之三農生九穀。二曰樹藝。即九職之園圃毓草木。彼先鄭注。分別甚明。後鄭亦無異說。此文與彼同。不宜兩

訓。然則稼穡爲種穀。樹藝爲種果木。明矣。後鄭忘檢彼文。乃以稼穡爲耕。而分樹屬圃。藝屬農。故上云耕而樹藝。又引詩以證藝穀。不知種穀雖得稱藝。而此經樹藝。則不涉種穀之事。本職自有墳證也。云藝猶蒔也者。國語周語韋注同。亦釋藝爲種穀也。說文訓部云。藝。種也。蒔。即執之俗。又艸部云。蒔。更別種也。廣雅釋地云。執。蒔種也。書堯典播時百穀。詩周頌思文孔疏。引鄭書注云。時。謹曰蒔。種蒔五穀也。是蒔蒔同訓種。然此經之義。則當爲種菜。蒔瓜蒔之事。左昭六年傳云。不樵樹。不采。蒔。彼云樹。卽果木也。蒔。卽菜茹也。

以土均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

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駢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疏〕均。以土

均。辨五物九等者。謂均平土地貢賦之法。卽均人土均所掌。是也。云制天下之地。征者。賈疏云。言天下。則并畿外邦國所稅入天子而言也。此地。征與下爲目也。云以作民職者。謂依法使民起而任其職事。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是也。凡經云作者。並使令興起之謂。詳射人疏。云以令地貢者。地貢。卽出於九職。大府云。以九功之禮。令民職之財用。是也。云以斂財賦者。大司徒以法令鄉師閭師遂師均人。稍人等官。征斂九賦及力征也。云以均齊天下之政者。以上三事。卽天下稅斂之政。以法治之。使皆均平齊一也。注云。均平也者。敘官注云。均猶平也。此不言猶者。以均平義近。不煩展轉引申。故文省也。小司徒注亦同。云五物。五地之物也者。卽上文辨五地之物生。是也。云九等。駢剛赤緹之屬者。以草人駢剛赤緹等。土有九種。與此數合。故據以爲釋。書禹貢有九州土田之異。又左襄二十五年傳。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潦。僂豬。原防。濕臯。衍沃。爲九等。鄭不從書及左傳者。以其不見本經。故不據也。又小司徒均三等土地。注云。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疑舊說有以二人至十人爲九等者。鄭亦不從之也。云征。稅也者。載師司門注並同。廣雅釋詁亦云。征稅也。凡經賦稅。通謂之征。大司徒注云。地征。謂地職地守之稅也。云民職。民九職也者。卽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是也。此據任職之人言之。謂之民職。後分地職。據九職所宜之地言之。其義同也。云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者。賈疏云。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卽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此經云以作民職爲九職。卽云令地貢。明貢是九穀可知。詒讓案。九職所貢。亦謂之貢。閭師八貢及夫布。是也。後制地貢。注云地貢。謂九職所稅也。是地貢通舍九貢。此經土均之法。據穀土言之。九職之貢。不盡出於地。故此注又專舉三農貢九穀爲釋。又土均云。以均地貢。彼注云。諸侯之九貢。與此注異者。彼職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故以邦國九貢爲釋。義各有當也。云財謂泉穀者。大宰注義同。

云賦謂九賦及均賦者。均人注云。財賦。九賦也。秦九賦。卽太宰以九賦歛財賄。是也。軍賦者。小司徒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鄭意九賦。有財賄。爲財賦之正。其賦中又當兼有軍賦。以軍賦雖無財入。而亦稱賦也。均人以力政與財賦並舉。軍賦卽力征。彼注專舉九賦爲釋。與此注義小異。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

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

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疏〕以土圭之灋。測土深者。以下掌土圭測景之法。與土方氏爲官聯也。賈疏云。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戴震云。測土深以南北

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古者宮室皆南嚮。故南北爲深。東西爲廣。猶之車輿。以前後爲深。左右爲廣也。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案戴說。是也。云正日景者。釋文云。景。本或作影。非。下及注同。顏之

推家訓書證篇云。周禮土圭測景。景朝景夕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多。而世間輒改。治周禮從葛洪字。甚爲失矣。案顏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景。光也。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火日外景。蓋日光外照爲

景。因之物之成陰於日者。亦謂之景。後世妄生分別。增爲影字。陸所載或本。正六朝人所妄改也。地之方位。遠近不同。日景有長短朝夕之異。故必測度而後乃得其正。云以求地中者。卽求下文日至景尺五寸之地。爲東西南北之中

也。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者。此正南北之里差也。地體渾圓。以距日之遠近。爲景之長短。及氣之寒暑。蓋日行日入。常近赤道。中國居赤道北。若其地偏南。則於日爲近南。距日較近。日光線所射微正。故其景短。亦

得日之光熱。亦最盛而多暑。若其地偏北。則於日爲近北。距日較遠。日光線所射斜射。故其景長。得日之光熱。亦

大減而多寒也。賈疏云。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

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書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

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之事也。案賈五表之說未塙。詳後。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此正東西之里差也。凡地之東西緯度同。則距日遠近亦不異。故景無長短。而有朝夕氣。亦無寒暑而有燥溼。若其地偏東。則得日較早。故地中日方中而此已夕。其氣亦燥而多風。若其地偏西。則得日較遲。故地中日已中。而此尙朝。其氣亦溼而多陰。但風雨爲地氣蒸盪而成。雖由日光所照。氣有漲縮聚散。而與景夕景朝。則絕不相關。然則近東多風。近西多陰。蓋由測驗而知。與寒暑之繫於日行。固不同也。賈疏云。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爲近東。亦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爲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皆未得所求耳。東方多風。西方多陰。陰卽雨也。戴震云。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分四方測驗。然後折取其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者如是。古人用土圭測黃赤二道。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江永云。測景惟能知南北之差。若東西則隨人所居而移。經謂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者。言其理當如是。非真能同時立表。知其東表日已映。西表日未中也。西法則東西里差。以月食時刻先後定之。疏立五表之說亦妄。案戴江說。是也。蓋土圭測景。止以求南北之差。東朝西夕。則備論里差之理。固非土圭所能測矣。瞿曇。悉遠開元占經云。日南則景短多暑者。謂夏至日躔南方非宿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者。謂冬至日躔西方非宿也。故春分祭朝日也。古文者。謂春分日躔東方角宿也。故秋分祭夕月也。日西則景朝多陰者。謂秋分日躔西方非宿也。故春分祭朝日也。古文天圖。春秋二分並交婁角也。可知夕者。秋分之異名。朝者。春分之別號。景長稱南至。景短稱北至。今日南則景短。日北則景長者。先論日躔宿也。後論日躔景也。案占經說。與鄭賈絕異。疑六朝天官家之別解。依其說南北東西者。乃據日躔而言。不涉里差之法。則於測土求中之文。無會。非經義也。注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者。據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謂立表以得景。而以土圭度其景之長短也。開元占經云。土圭者。非削土爲其圭象。訓爲度也。置圭度景。謂之土圭。案占經說與後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義同。梅穀成云。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云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者。說文水部云。測深所至也。周髀算經云。覆矩以測深。引申之。凡量度之事。並謂之測。地廣深不可知。必量度而後得。故通云測也。然此

測土深之義。當從戴說。以南北言爲正。二鄭說並未審。云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者。段玉裁云。救。從支求聲。古讀亦巨鳩切。尙書。器非求舊。漢石經作救。舊尙書。方鳩僂功。說文入部。作方救僂功。救卽救。古支與爰。偏旁多通用。然則周禮以救爲求。古文假借字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者。先鄭亦以測土深。兼廣深言。與後鄭說同。梅穀成云。土圭之法。乃求地中自四邊嚮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嚮內。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猶土冠禮。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也。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者。表。卽後注所云八尺之表也。中國旣在赤道北。則九州皆在日北矣。而經云日南日北者。自據九州地之南北而言。不謂在日之南北。亦不謂日行之南北。故夏至日北行。而云日南多暑。冬至日南行。而云日北多寒也。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者。賈疏云。景夕。於晝漏半東表日跌。中表景乃中。景朝。亦於晝漏半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戴震云。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周髀稱晝夜異處。加時相及。據其方戴天相距四分天周之一爲言。以率率之。周天十二次。一日十二時。去一次則差一時。地與天恆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也。凡差一時。於地面繩直計之。大致得六千里。道路迴曲之數。則過乎此矣。案戴說甚覈。日跌。謂景過中而側西也。詳司市疏。又東西距日。行無遠近。此近日遠日。據日出地早晏言之。其與上注文同。意實微異也。云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者。晝漏半謂日加午時。古漏刻制。詳挈壺氏疏。置土圭。亦謂以土圭置測景之表下以度之。賈疏云。度量之法。冬至夏至。皆可爲之。皆據晝漏半者。以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陰陽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故別云審其南北也。又云知以晝漏半者。以其通卦驗云。冬至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云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者。義亦與先鄭同。日東日西。晷景無長短之殊。而有遲早之異。故云東於土圭。西於土圭。明對地中爲東西也。云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賈疏云。此言對下經地中是陰陽風雨和會。爲得所求也。戴震云。寒暑陰風之偏。及四時天地交合。陰陽風雨和會。蓋實驗而知。先驗其偏。後求之而得其中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者。賈疏云。案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亦然。言此者。欲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爲術。景長景短。皆差一寸耳。詒讓案。周髀

算經云。周髀長八尺。句之損益寸千里。又云。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李淳風注。引尙書考靈曜云。日永影尺五寸。日短一十三尺。日正南千里而減一寸。又引張衡靈憲云。懸天之晷。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又玉燭寶典引孝經說云。立八尺竿於中庭。日中度其日晷。冬至之日。日在牽牛之初。晷長丈三尺五寸。晷進退一寸。則日行進退千里。故冬至之日。日中北至周維十三萬五千里。淮南子天文訓云。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三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以上諸文。雖步算不同。而皆謂日景千里差一寸。並鄭君所本。周髀李注及隋書天文志。謂陸績王蕃姜爰。並同此說。斯乃古率疏闊。非由實測得之。故隋志駁之。云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景。夏至日中。影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入路迢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又隋志載劉焯上疏。及周髀李注。開元占經。並併日景千里差一寸之言爲非實。舊唐書天文志。又載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始自滑州白馬縣至豫州上蔡武津。分地測景。謂大率二百二十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以上。並糾鄭說之誤。江永云。漢時天學未明。所謂考靈曜者。漢人妄作。見日行有南北。寒暑進退。求其故不得。遂爲四游之說。又謂升降於三萬里中。鄭意地中半於三萬里。遂謂景常以千里差一寸。其說甚謬。景之差日。近天頂則少。遠天頂則多。本非平差。何得限以千里差一寸。林頤山云。千里差一寸。其說昉自周髀。淮南。至宋元嘉以後。已知其說之不實。再以今時憲術依次推之。自其地景零寸至一寸。景一寸至二寸。景二寸至三寸。景三寸至四寸。景四寸至五寸。景五寸至六寸。景六寸至七寸。景七寸至八寸。景八寸至九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三分。約一度二百里。化作一百四十三里強。而景差一寸。景九寸至一尺。景一尺至一尺一寸。景一尺一寸至一尺二寸。景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景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二分。化作一百四十里。而景差一寸。景一尺四寸至一尺五寸。景一尺五寸至一尺六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一分。化作一百三十七里弱。而景差一寸。然則千里差一寸。與一百四十三里。強差一寸。一百四十里差一寸。一百三十七里。弱差一寸。相去甚遠。卽古里小而今里大。亦不應相去至八九倍之遠。鄭君當後漢時歷學尙疏。此亦時使之然。案江林二說竝謬。足以證古率之

疏矣。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

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

象於日一寸為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中之義。日至之景。夏至所測雒邑之晷景也。月令。仲夏日長至。仲冬日短至。續漢書律歷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夏至晷漏極長。去極極遠。晷景極短。冬至晷漏極短。去極極近。晷景極長。極者。去而還之意也。戴震云。測非獨

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以最短為度。及其漸長。皆用是度之。案戴說。是也。地中者。為四方九服之中也。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王者必即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

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亦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在豐。使視洛邑。周公復卜申視。率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御覽帝王部。引帝王世紀云。周

公相成王。以鄠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土中。故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賈疏云。上經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至亦晷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梅穀成云。主於形。言天之包地。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

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為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沖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窮南極北。晝夜偏贏。赤道之下。冬夏適均。惟中國之地。晷景盈縮。與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

氣。謂之地中。良不誣也。云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者。梅穀成云。天地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

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為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為之也。云然則百物阜安者。賈疏云。阜、盛也。如是四時得所。則百物盛安也。沈夢蘭云。五種六擾。皆宜也。云乃建王國焉者。與天官敘官惟王建國。義同。謂於此地

中之處。定建王都。書召誥孔疏引馬融注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云制其畿方千里者。即大司馬之國畿。職方氏之王畿也。千里通東西都計之。周書作維篇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邾山。以

為天下之大濠。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分為百縣。鄭詩王譜云。王城者。周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

堯。孔疏云。周以鎬京爲西部。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賦實所均。不可竝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案據孔說。則鄭說與周書漢志同。云而封樹之者。與上文邦國都鄙。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同。不言溝而言樹者。亦文互相備也。賈疏云。於畿疆之上而作深溝。土在溝上。謂之爲封。封上樹木以爲阻固。注云。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此亦依率計之。非實測也。劉敞九章算術注序。引周官說同。南戴日下。謂大地之南。當赤道下。墨子經上篇云。日中正南也。賈疏云。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者。賈疏云。考靈耀文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案月令孔疏。引鄭考靈耀注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又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案此釋地與星辰升降四遊之義。尤詳析。今故備錄之。云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者。鄭意於四表三萬里之中。折取其半。爲萬五千里。故地中最長尺有五寸也。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者。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鄭彼注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案鄭言此者。亦證成日景於地千里差一寸之義。賈疏云。一寸爲正者。卽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畧同一也。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



以應千里。故鄭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云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者。據掌固云。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又司險云。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是畿疆皆有溝封。卽於其上樹木。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者。據玉人文云。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者。表卽匠人所謂置槩。以縣厖以景之槩。表以取景。圭以度量。其用不同也。依鄭考靈耀注。四遊之說。夏至地平。適當天中。於時測地中之景。正與土圭等。因卽以是爲測景之根數也。必立八尺表者。據古天官家說。以天下至地八萬里。賈疏引考靈耀云。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是也。周髀算經云。周髀長八尺。髀者。表也。易緯通卦驗。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天文志。說測景皆用八尺之表。九章算術劉序說此經。亦同。詳匠人疏。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者。陽城縣。續漢書郡國志屬豫州潁川郡。今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漢時陽城。夏至以八尺表測景。適一尺五寸。無贏罔。先鄭蓋據目驗得之。開元占經日占。引晉太康地記云。河南陽城縣。是爲土中。夏至景尺有五寸。所以爲候也。卽依鄭說。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河南府告成縣測景臺。在縣城內西北隅。高一丈。開元十年。詔太史監南宮說。立石表焉。唐之告城。卽漢陽城地也。周髀算經李注云。大司徒職。夏至之影。尺有九寸。馬融以爲洛陽。鄭玄以爲陽城。尙書考靈耀。曰永影一尺五寸。日短十三尺。鄭玄以爲陽城。易緯通卦驗。夏至影尺有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劉向洪範傳。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是時漢都長安。而向不言測影處所。若在長安。則非晷影之正也。向又云。春秋分長七尺三寸六分。此卽總是虛妄。後漢歷志。洛陽夏至。影一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自梁天監已前。並同此數。案此經求地中據建國言。則當指王城。李引馬氏云。洛陽。則成周也。成周在王城東二十里。經度相等。日景自同。若先鄭云。陽城則在王城東南百八十里。以鄭千里差一寸之率求之。陽城尺五寸。則王城當贏一分強矣。據李氏說。則漢歷洛陽晷景。與此經正同。又與先鄭說異。未知孰是。竊謂古時測算之法。本不甚密。王畿千里。通爲土中。不能決定其爲何地。是以古書言晷景者。亦各不同。周髀夏至晷一尺六寸。趙爽注云。周官測景尺有五寸。蓋出王城南千里也。斯又以長尺六寸者。爲王城之景。而以千里差一寸之率減之。故謂此經尺五寸之景。爲出王城南千里。蓋皆據率肌推。非得之實測也。二鄭以陽城爲釋者。據其時目驗晷景。與此經偶合耳。亦非謂地中必在陽城。賈疏不悟。強爲之說。云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不在潁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閒。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仍在畿內。若然。武王已遷鼎於洛。欲以爲都。周公又度量求地中者。武王雖定鼎訖。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審慎。江永駁之云。周都洛邑。欲其無違天室。而四方入貢。道理均。人謀則成。王已遷鼎。鬼謀則周。周公召公。九卜河朔黎水。再卜澗東瀍西。以審定之。所謂土中者。合九州道里。

形勢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與圭齊。而後謂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樹八尺之表。景長尺有五寸。是爲土中之景。乃制土圭以爲法。他方度景。亦以此土圭。隨其長短量之。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經文。本謂測景以建王國。則當時惟於東都玉城測之。至漢儒乃謂潁川陽城爲然。陽城今登封縣。在洛之東南。此別有其故。蓋黃赤道開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也。然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則漢時宜更短於此。漢唐人言。未知孰得其真。今案江說甚通。足以釋諸書之紛矣。又開元占經天體渾宗篇。載吳王蕃渾天象說。引此經注而說之。云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上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旬股之法言之。而旁萬五千里。則旬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則弦也。以旬股求弦法八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宋書晉書天文志。並采其說。此又欲據表景之長短。推天地距數。及天之周徑。尤不足據。

此  
页  
空  
白

# 周禮正義

## 卷十九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二。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質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實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疏〕凡建邦國者。此建畿外五等邦國之法也。職方氏說五等侯國之里數同。云以土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疏〕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者。以土圭測景之法。定邦國之方位而正其疆域也。戴震云。土圭之灋。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偏東偏西偏南偏北。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啟閉。其疆域廣輪之實。亦於是分明不惑焉。案戴說是也。賈疏依千里而差一寸之率。測其封域之里數。云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則五百里。既非密率。又事涉繁碎。殆非經義。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此經所食者半。及參之一。四之一。

皆當依先鄭說。據諸侯自食言之。公五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即二十五同。食者半。則十二同。又五終之地也。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四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十六。即十六同。食者參之一。則五同。三成。又三分成之一也。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三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九。即九同。食者亦三之一。則三同也。云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二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四。即四同。食者四之一。則一同也。云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者。百里開方。爲方五十里者四。食者亦四之一。則二十五成也。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者。玉人。土圭以致日以土地。注云。土猶度也。俞樾云。土度聲近。通用。書契誓。杜乃攬。雍氏注引作戲乃攬。說文支部。戲讀若杜。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戲矣。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案俞說是也。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者。謂土地即辨方之事也。若土圭景短。即知其國於四方爲近南。景長。即知其國於四方爲近北之屬。賈疏謂五百里四百里之等說。未咳。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者。賈疏云。司農意以經云其食者半與參之一四之一。皆自食。其餘並入天子。雖不云四之一。司農意亦四分之。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江永云。先鄭謂其食者爲諸侯。後鄭謂其食者爲天子。以文勢言之。土其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亦謂其可食者也。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食其參之一。其餘以食民。以供上也。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并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乃近密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二百畝。亦所以優之與。王昭禹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若其半則山林川麓不可食者也。以至侯伯子男之地。亦各以是爲差。州方千里。其地不能無肥磽之辨。凡以可食多者爲上。諸公之地。可食者半。所謂上地也。侯伯之地。可食者三之一。所謂中地也。子男之地。可食者四之一。所謂下地也。猶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任民而已。鄭鏗。方苞。說略同。案王說。即江氏所本。皆足補二鄭之義。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王莽醜而食溱洧。與此食字義。正同。五等侯國所食之地。大小少。非徒地有廣狹。蓋亦兼以肥磽制其衰等。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管子八觀篇云。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策秦策。黃歇說秦昭王曰。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皆此經食字之塙話也。云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者。並闕宮篇文。毛傳云。龜蒙。山也。荒。有也。鄭箋云。策命伯禽。使爲君於魯。加賜之以山川土田。

及附庸。令專統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引之者。證魯有附庸也。又引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與。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者。季氏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顛與。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爲附庸。在其域中。故此引以證附庸在邦域中也。云此非七十里所能容者。隱駁今文五經家說也。先鄭意附庸包於侯國封域。假令魯封域止七十里。則不能容附庸。明其不可信也。魯爲侯國。卽依今文說。亦當百里。此云七十里者。蓋別依今文春秋義。白虎通義爵篇云。殷家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是今文家又有侯七十里之說。故先鄭據而破之。云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者。司農謂必如此。經有方四百里五百里等國。乃能容附庸。是合於魯頌論語之言也。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者。卽二十五成之地也。云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者。賈疏云。五經家。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皆以爲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與五經家說合。若自子已上。以百里七十里國。於此經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不合。故直舉男地而言。詒讓案。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萬章篇。春秋繁露爵國篇文。並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七十五里。差德功也。此先鄭所謂今五經家說。卽漢時今文經師之說也。賈疏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大宗伯疏亦云。張苞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張苞周。蓋指張禹苞咸周氏。張禹治今文論語。苞周章句。並出張侯論。見何晏論語集解敘學而篇。集解又引苞咸說千乘之國。從王制義。是三家皆傳今文論語。公羊莊元年。何注說三等國。並依王制義。春秋公羊。亦今文學也。周禮爲古文之學。故今文經師。皆所不從。今文之說。善以王制孟子所說。爲周制。無二百里以上至五百里之國。後鄭以王制爲虞夏殷之制。周初因之。周公制禮則改制。如此經之說。故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又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

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闕。以爲說也。是鄭謂虞夏地大而國多。故爵土爲三等。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限。殷地狹於虞夏。而國少。故仍夏觀。周初亦然。至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同於虞夏。而封國之數。猶因殷舊地。增國少。故得廣土增爵。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封。此後鄭通周官王制孟子。以調停其說之意。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此亦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虞夏之制。卽後鄭所本。先鄭之意。或當與彼同也。今考明堂位說。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並與此經合。管子輕重乙篇云。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侃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雖與此經小異。然亦不以百里爲大國。足徵周制。必不如孟子所說。况孟子又言齊魯之封。儉於百里。則所說三等之國。自謂一代恆法。非周初沿殷權宜之制。可知。鄭四代損益之說。不能通於孟子。王制孔疏。引鄭答臨碩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蓋亦知二書後出。與周初典法。不無歧異也。江永云。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爲社稷臣。而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有以封者。其餘山川藪澤斥鹵磽塉之地。與夫城郭宮室溝塗。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士田實封耳。又云。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之辭。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與周禮遠。當觀其所以立言之意。此因晉人責其侵小。而晉人自有兼數圻之失。故子產不欲舉大國虛寬大數。而惟舉一同之制。以顯兼數圻之多。其言有所爲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生近齊魯。豈真不知齊魯始封。尙有餘地。而云儉於百里哉。案江說。略本王安石。陳祥道。於義得通。金鶚。黃以周。亦並謂孟子王制所言三等之封。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除山川附庸言之。此經五等之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爲兼山川附庸言之。與江說略同。竊謂孟子謂齊魯初封。儉於百里者。自是故言其小。以鐫切七國。大抵春秋以後人。說列國封域大小。多非其實。如昭二十五年左傳。楚沈尹戌曰。若敖蚘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國語楚語。白公子張說齊桓晉文曰。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以楚武文及桓文初得國時疆域考之。斷不止此數。楚語章注亦云。方欲善美之故尤小焉。此與子產孟子之言。足相比例矣。又後鄭依王制說。附庸在方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外。故職方氏注。亦謂州封五等國二百一十。其餘以爲附庸。亦不若先鄭說以附庸在封域內之允也。云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質輕重之等者。後鄭以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等。爲天子所食之貢。故引土均均

地貢。以破先鄭義。其說實非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此鄭爲比况以申其食者。爲貢入天子之說。謂公以下貢有輕重。猶之齊民授地。有一易再易等之率耳。非謂真以此三等地封諸侯也。賈疏云。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以耕之者。入諸侯以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三百畝不耕者也。民但家無三易之地。直以况義耳。云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者。此中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之義。土均云。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繳。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故鄭依而言也。賈疏云。後鄭意釋公國貢半已下漸少之意。言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自用。即足其國禮俗喪紀及畜積之用。故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乃足其國。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四分之乃足其國。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云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者。漢書食貨志云。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顏注云。經。常也。此注疑指漢時諸侯王國。亦以常用所餘。儲爲司農穀。故舉以爲況。司勳。先鄭注云。若今時候國。有司農少府錢穀。是也。賈疏以度支經用。爲國家喪紀所用。餘入天子。殊誤。司農官。詳天官敘官疏。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者。此亦申地貢大重小輕之義。左昭十三年傳云。同盟於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云。列。位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小。在恤其所無。孔疏引服虔云。字。養也。江永云。諸侯固各有貢。然九貢皆貨賄服物。不貢粟米。則天子不食諸侯之地。不可謂之食。制其貢。亦惟以其所有耳。豈舉其地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而貢其貢哉。後鄭正之字之。其言雖美。非實事也。案江說是也。地貢雖大重小輕。而此經其食者。實當爲諸侯自食。大國食多。小國食少。所以示尊卑隆殺之差。非所謂正之字之也。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者。後鄭以附庸爲加賜在封地之外。亦破先鄭說也。賈疏云。案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帥長。皆是有功諸侯。乃得爲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諸侯有德。雖不爲牧正帥長。亦得有附庸。故鄭總云。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詒讓案。鄭王制注云。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牧即大宰建牧立監之牧。彼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是有功德者。並得爲牧。周牧亦通稱伯。不專屬殷制也。詳大宰及大宗伯疏。云爲其有祿者當取焉者。謂諸侯有國無



祿。其爲牧正帥長者。則宜別優以祿。故加賜附庸。使其取其貢賦以當祿也。云公無附庸者。賈疏云。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故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賈疏云。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同。與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開方之皆可知。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者。謂有功而進。則取此附庸入邦國。有罪而退。則歸之於王。別給有功者。賈疏謂退則歸焉者。謂爲閒田者。非云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者。釋魯頌之義。賈疏云。魯雖爲侯爵。以其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云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彼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賈疏云。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云附庸二十四。言周公有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則爲國。周法不滿百里。乃爲附庸。今皆名附庸爲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國則多矣。據成同而言三耳。自餘五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案鄭意當如賈說。據春秋繁露爵國篇。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五十里。是附庸不得有百里之國。鄭約言以便計算耳。但魯地方七百里。乃作記者之侈說。非其實也。依此經及史記言之。魯爲侯爵。則地當方四百里。附庸在封域之中。論語有明文。先鄭說自不可易。後鄭欲傳合明堂位七百里之文。遂謂魯本受五百里地。同於上公。又於封地之外。別增附庸二百里以充其數。殆未足馮矣。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畷。一易之地家二百畷。再易之地家三百畷。都鄙。天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末闕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瞻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畷。一易之地。休〔疏〕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者。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畷。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畷。此畿內稍縣置三等采邑。井田授地

之法也。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是制域爲縣師所職。司徒則以法命之。其封溝則封人匠人等爲之。詳前疏。賈疏云。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置地。又下文小司徒職云。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以其室數制之者。賈疏云。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制之者。依其城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等。是也。沈彤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謂先量地定域也。則都邑之大小。正繫其地。以其室數制之。乃卽城內之室數。以爲縣鄙之屬。使多寡與地邑相得。民寡則徙之入。民多則徙之出。非計其室數以制都邑也。案沈說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畝者。畝。釋文作畝。云本亦作古畝字。案說文田部作畝。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畷。從田每聲。重文畝。畷。或從田十久。畝卽畝之俗體。經例皆作畷。不作畝。陸本誤。此辨都鄙授地之法。載師縣師注。以此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爲六鄉之法。與此經注並不合。誤也。都鄙亦當有餘夫。其授田。以四分之。爲田萊之率推約之。蓋亦當上地田二十五畷。中地田五十畷。下地田七十五畷。各視其正夫所受之田。以四分之。爲餘夫之田。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卨畢原之屬。在畿內者。詳彼疏。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者。大宰注義同。謂所居治之邑曰鄙。其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三十五里。竟界所包。通曰都也。賈疏云。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卽是其界曰都。云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者。鄭王制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卽而謀焉。是鄭據彼稱縣內。定爲夏時采地之數也。知周曰畿者。據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是也。云周未聞矣者。賈疏云。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云畿內九十三國。卽此都鄙之數有文矣。而云未聞者。以無正文。故疑焉。案書傳云。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與王制數同。故鄭從之。畿內九十三國。卽依王制說也。此注以彼爲夏制。周所不用。故云未聞。蓋兩注義本異。賈合爲一。失之。又王制孔疏。引鄭書注及鄭志。答趙商說。夏初諸侯萬國。畿內四百國。此謂夏王畿千里。無鄉遂。而盡以爲五十里之國。此本非據論。又不謂是周法。詩小雅甫田。孔疏乃據彼說。謂周制。郊內亦封諸侯。尤謬舛不

足論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鄆留者。賈疏云。案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云。祭仲者何。鄭相也。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野鄆不同者何。鄭所見傳異也。案玄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絳鄆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是鄭君不從公羊引之者。直取鄆所居爲義。其鄭居留之事。猶自不取也。所謂文取而義不取也。詒讓案。鄭引羊公傳鄆留。何本作野留。蓋顯類之異。何注云。野鄆也。則鄆野文異而義同。云城郭之宅曰室者。爾雅釋言云。宮謂之室。釋名釋宮室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引詩云。嗟我婦子。白爲改歲。入此室處者。幽風七月篇文。引之者。證室在城郭內也。鄭彼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當避寒氣。而入所尊窆墜戶之室而居之。云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者。明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比閭鄰里之制。云丘甸之屬。舉中言之。明上闕縣都。下闕井邑也。室數者。謂若采地無公田。則一井九家。卽爲九室。邑四井。則三十六室。丘四邑。則百四十四室。甸四丘。則五百七十六室。縣四甸。則二千三百四室。都四縣。則九千二百十六室。其邦國制。公田則一井八家。卽爲八室。邑則三十二室。丘則百二十八室。甸則五百十二室。縣則二千四十八室。都則八千一百九十二室。此以田室分配通率計之如是。若城郭聚居。則當視地之險夷大小而制之。或一井一邑。特爲一城。或數井數邑。合爲一城。皆不能豫定。都鄙城制。經無明文。考周書作雒篇云。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彼大縣當卽大都。小縣當爲家邑。不及小都者。舉大小以核中。文不具也。以差計之。小都立城。當方王城六分之一。然則王城方九里。大都城蓋方三里。小都城蓋方一里有半。家邑城蓋方一里。古者民宅不過五畝。大都三里之城。以營百室。餘地尚多。無不容之患也。引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證以室數制之法。鄭彼注云。得。猶足也。案王制此文。謂若量地方一里。則爲制井。而民居八家。地方二里。則爲制邑。而居民三十二家之類。其有盜竊方斜。及不爲井者。皆以率消息之。使參相得。此邑通大小言之。不定爲四井之邑也。制邑之法。詳里宰疏。賈疏謂欲見邑在城外。居在城內說。誤。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者。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國語齊語。韋注云。易。變易也。凡田或種穀。或休生艸。更迭變易。故謂之易。案易卽遂人之萊。不易地美。既不須更休。故有田無萊。家正得百畝。無副益。云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者。謂一田一萊也。漢書食貨志云。中田夫二百畝。休一歲者。爲豐易中

田。賈疏云。謂年別。佃百晦。廢百晦。詒讓案。呂氏春秋樂成篇云。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近此一易之田也。云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者。謂一田二萊也。漢食貨志云。下田夫三百晦。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賈疏云。以其地薄。年年佃百晦。廢二百晦。三年再易乃徧。故云再易也。惠士奇云。呂氏春秋任地云。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謂也。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剗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土各有異物。物各異宜。則有革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江永云。田休一歲二歲不耕。所以養地方也。南方無休不耕之田。非盡由地美。亦由糞田之力勤。而糞田實勞且費。北方糞田尤艱。故有休田之法。詒讓案。此上中下三等田制。與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謂易。卽彼所謂萊。但彼上地猶有萊五十晦。非全不易者。與此小異耳。又此三等授田之法。古說以爲卽爰田。故漢食貨志。說民受田三等。云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左僖十五年傳。晉作爰田。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國語晉語。作轅田。章注引賈逵。亦訓轅爲易。義與服孔同。說文走部云。趨。趨田。易居也。爰。轅。趨。字並通。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塉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孟子滕文公篇。死徙無出鄉。趙注云。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漢書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顏注引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案張孟說爰田之制。周秦不同。其以三等授田。及晦數多少之差。古今是一。但周制三等受田之人。彼此相易。當年耕上田百晦。二年耕中田二百晦。三年耕下田三百晦之百晦。至四年而仍耕上田百晦。是以易居爲爰田。有不易而無不爰。秦制。則受上田者。常耕此不易之百晦。受中田者。常自換耕二百晦。二年而周。受下田者。常自換耕三百晦。三年而周。彼此更不相易。是以休田爲爰。則爰卽此所謂易。上田不易。卽無爰。中下田乃有爰也。許何服趙諸家。釋周制並同。其說但依孟說。則漢志所云。自爰其處者。卽秦法之爰田不易居。然漢制實以爲周井田之法。則班自謂周制不易居。與許何諸說不同。孟康不辨。以爰土易居爲古制。則仍是許何義。非班愾也。今考小司徒。說六鄉田制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謂上地所養者衆。下地所養者寡。是周之授田。本以人數爲等衰。蓋家口之衆寡。與受田之肥磽。兩相劑而平。則

非所謂肥饒獨樂，礎塉獨苦也。授田既視人數，則不得分年易居。儻如許何諸說，則是家七人受上地者，次年換受中地。更次年又換受下地，將不足以給其養。田廬改易，紛擾無已，更無論矣。然則自爰不易居，當以漢志為正。張所謂周制，殆不足信。孟所說秦制，乃近周制耳。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宜也。分地職，分其九職所

謂周制。始不足信。孟所說秦制，乃近周制耳。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宜也。分地職，分其九職所

使職之。政令，謂王之政令。凡頒授徵斂之事，皆是也。注云：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者。賈疏云：上經既授上中下地，此經云分地職，故知分地職者，是分九職所宜。九職則大宰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

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之類，是也。案賈說即上土宜之法，非鄭意也。九職所宜，當是農圃在平地，藪牧在山澤，各隨所宜授之。云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者，均人土均注義同。司市，矇瞽，小史，弓人注，並謂奠為定，職幣注

云：奠，定也。故經云奠。注直云定，不讀為定者，以互見於彼諸職，文不具也。釋文引劉昌宗，奠亦音定。賈疏云：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

之。注云：衡麓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守之，令民不得取之不其利時。景公設此守以致疾，故晏子所非，非其不與民同。鄭引之者，以證地守之官。若然，在地官唯有衡麓，無舟鮫祈望者。此周禮舉其大綱，左氏言其細別，故詳

略不同。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者。若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等，即太宰九職之人所貢也。又土均亦云：以均地貢。注云：地貢，諸侯之九貢，彼下文有邦國都鄙，故別以太宰九貢為釋，與此異。云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

之事者。說文支部云：頒，分也。頒，即頒之段字。分命者，謂命民各脩當職之事。職亦即九職。及下經云：頒職事十有二，是也。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

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皆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

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

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為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皆禮，謂殺吉禮也。

殺哀。謂〔疏〕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者。謂救荒之政也。云三曰緩刑者。易祓云。緩刑若朝上於那凶荒。則慮刑貶。省凶禮。是也。詒讓案。周書糴匡篇云。大荒。刑罰不脩。管子入國篇云。歲凶康。弛刑罰。赦有罪。蓋重罪頌繫之。輕罪則赦之。云五曰舍禁者。謂弛關市山澤之禁。玉藻云。年不順成。山澤列而不賦。鄭彼注云。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入也。若然。此云舍禁者。謂其以時入者。若非時入之禁。仍不舍也。注云。荒、凶年也者。大宰注同。賈疏云。案襄公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謙。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即大饑。一也。又案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也。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不能人二鬴之歲。即是大饑年也。此云荒政者。亦據大凶年爲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政財賦。此既據大饑。猶云薄征者。此經雖主大饑。兼記一穀二穀不熟之歲。故有輕稅也。此鄭云荒。凶年。則荒與凶。一也。案大司樂。大札大荒大凶。荒凶別者。其實凶荒是一。故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是凶荒不異。司樂。凶荒別文者。以凶爲凶年。以荒爲荒亂。兼見斯義。故凶荒別文也。案大司樂無大荒之文。賈說未詳。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二品者。廣雅釋詁云。品。式也。謂救饑所行之政。有此十二事。豫設爲品式也。云散利。貸種食也者。廣雅釋詁云。貸。借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周書糴匡篇云。大荒。舍用振芻開廩同食。管子入國篇云。歲凶康。人皆厲。多死喪。散倉粟以食之。又揆度篇云。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即貸種食之事。旅師掌三粟。亦云散其利。後鄭注云。以作事業曰利。貸種食即所以作事業。與先鄭此注義亦相成。賈疏云。謂豐時斂之。凶時散之。其民無者。從公貸之。或爲種子。或爲食用。至秋熟還公。據公家爲散。據民往取爲貸。故云散利貸種食。云薄征。輕租稅也者。前注云。征。稅也。賈疏云。案司稼云。巡野觀稼。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儉有所殺。若今十傷二三。實際減半。是輕租稅也。云弛力。息繇役也者。說文弓部云。弛。弓解也。引申之。解釋繇役。亦謂之弛。此經凡施舍字。鄭並讀爲弛。與此弛力義同。賈疏云。案均人云。豐年則公均用三日。中年則公均用二日。無年則公均用一日。此云弛力。謂人食不能二鬴之歲。則移民就穀。無力役之事。故均人又云。凶札則無力政財賦。是也。云去歲。關市不幾也者。幾。謂苛察之。詳宮正及司關疏。賈疏云。此後鄭不從。以其雖凶年猶幾呵。但去稅而已。云貴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者。葉鈔釋文引注。省。作省。阮元云。注訓殺禮。明省爲省殺之意。故經作省。注作省。陸所見注是省禮。今本注皆改作省禮。非。案阮說是也。此經作省。注作省。蓋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省。即省之借字。釋名釋天云。省。省也。公羊傳二十二年。何注云。殺。省也。是省殺同爲省減之義。故引掌客文爲證。但彼專據省賓禮。故後鄭補其

義。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非。魯互詳大司馬疏。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者。賈疏云。昏禮有六。并有玄纁束帛。凶荒爲昏。不可備行此禮。使有女之家。得減口數。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多也。詒讓案。周書釋詁篇云。大荒。嫁娶不以時。孔注云。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合之。又毛詩衛風有狐序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又召南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義。並與此經合。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者。修。經注例並用借字作脩。唯此作修。疑誤。淮南子儆真訓。高注云。求。索也。是索求義同。以凶荒。恐舊在祀典。今或廢缺。鬼神怨恫。而爲此災。故搜索修舉而祭之。覲以弭其災者。呂氏春秋懷寵篇云。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是也。此廢祀無不搜索。其內外常祀。自有祈禱之祭可知。又案此索鬼神。謂在常祀之外者。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爲蜡祭。異。又六藝流別引尙書大傳。說十二月。各有索祀於四正四隅之禮。於經無文。與此案廢祀。亦不同也。云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者。詩大雅文。鄭箋云。靡。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毛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正本此經。至左莊二十五年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杜注云。天災。日月食大水也。是彼謂暫時遇災祈請之禮。其大荒禱祀。自牲幣兼有。賈疏謂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成之後。卽有牲體。失之。云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者。賈疏云。上文旣言緩刑。其餘盜賊用急刑。乃上下文爲妨。故鄭云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故須急其刑以除之。云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者。段玉裁云。蕃。藩。義異。說文。蕃。艸茂也。藩。屏也。此易其字以易其義。鄭從之也。賈疏云。經云蕃者。是蕃育之字。故讀從藩是藩閉之字。案大司樂云。大凶大戕。令弛縣。注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彼又云。日月食。四鎮五嶽崩。諸侯薨。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引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彼之二文云。令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釋下之。去樂。據廟中祭時暫懸之樂。去而藏之。此云藩樂。謂閉藏樂器。據廟中祭祀藏去樂器而不作。若然。祭祀不作。明路寢常縣。亦釋下之。互見其義。詒讓案。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祭事不縣。此息廟中之樂也。又玉藻云。年不順成。天子食無樂。此息路寢常縣之樂也。周書釋詁篇云。大荒。國不稱樂。此通廟寢之樂言之也。但此荒政藩樂。宜與大司樂大凶弛縣相當。彼上文天地大災。乃云去樂。去樂與弛縣。有輕重之異。則此蕃樂。非卽彼去樂矣。竊謂弛縣者。謂弛金石之樂。不必藏去。此藩樂者。亦謂弛縣之後。藩蔽不令人見。不必盡藏去也。若去樂。則盡斂所有樂器。藏之府庫。不徒藩之而已。杜讀蕃爲藩。甚塙。而釋爲閉藏。則與去樂義棍。賈不能辨。遂以蕃樂與去樂爲一。疏矣。云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者。賈疏云。破先鄭之義。全不幾。後鄭必直去

其稅。猶幾之者。案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王氏詳說云。門關與市異。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案先鄭說與司關文迥。後鄭破之。是也。但幾是幾察。去稅不可以言去幾。後鄭說仍不可通。王說得之。蓋經云去幾。自指國中市廛言之。大凶。門關當詰姦盜。不宜無幾。若國市爲貨賄所聚。固宜去幾。以來商賈。司市之作布。與此去幾。皆通商恤民之事也。云舍禁。若公無禁利者。毛詩大雅兩無正傳。云舍。除也。賈疏云。案左傳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伐鄭。同盟于戲。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杜注云。與民共。是也。云骨禮。謂殺吉禮也者。骨。亦當作胣。賈疏云。此破先鄭之義。司農引掌客職。凶荒殺禮。證骨禮。後鄭之意。凶荒殺禮。是總目之。言不專於吉禮。鄭知骨禮專是吉禮者。以其下有殺哀與骨禮相對。故知骨禮。專是吉禮也。案賈說。非也。後鄭亦同先鄭訓骨爲殺。但先鄭引掌客文未備。故更足成之。吉禮對凶禮而言。凡五禮內吉賓嘉諸禮。通殺禮。不徒於掌客殺賓禮。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權匡篇云。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禮無樂。是殺吉禮也。穀梁傳云。大侵。弛侯。范注云。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周書大匡篇云。大荒。國不鄉射。是殺嘉禮也。云殺哀。謂省凶禮者。虞人注云。殺。猶減也。公羊何注。訓殺爲省。謂減省喪禮。趨簡易也。周書權匡篇云。大荒。喪禮無度。祭以薄資。又大匡篇云。哭不留日。庶人不獨葬。是殺哀之事也。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

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

五十異糧之屬。振窮。拚球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疏〕以保息六養萬民無財業稟貸之。寬疾。若今廢不可事。不斂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餘役。不專取。者。以下並平時

安養民之政。不關凶荒之事。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管子入國篇。說九惠之教。亦與此六事略同。云二曰養老者。謂養庶人之老。王制云。司徒養耆老以致孝。是也。羅氏養國老。及外饗酒正橋人云。

饗耆老。並通養四等之老。遺人養老孤。則又即司門死政之老。並與此異。注云。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者。絀官注云。保安也。又前注云。蕃。蕃息也。息蕃義同。民必安而後能蕃息。故以保息連言。云慈幼。謂愛幼少也者。絀官

文心部云。慈。愛也。女部云。幼。少也。釋名釋言語云。慈。字也。字。愛物也。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者。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命人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



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韋注云。母、乳母也。餼、食也。鄭以周法無文。故引彼爲況。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亦其事也。云十四以下不從征者。賈疏云。案鄉大夫職。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從征。案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則十五從征。十四以下不從征。可知亦是愛幼之事也。云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棧之屬者。賈疏云。案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云。七十已上。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棧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兼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黍粱。故云異棧。案王制云。五十異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食飲不離寢。膳飲從於遊。鄭彼注云。棧、糧也。此不備引。故云之屬以該之。依賈義。則庶人之老。當七十養於鄉。八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校。大夫士之老。養。遲二十年。故鄭引王制而易其文。王制孔疏引盧植王肅說。謂五十養於鄉。卽養庶人之老。非鄭義也。羣書治要引此注。作七十養於學。則疑據王制改。與賈本不同。又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亦卽養庶人之老之事。云振窮。拊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者。釋文云。拊捄。本亦作拯救。職幣注云。振。猶拊也。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拊。上舉也。引易曰。拊馬壯吉。今易明夷爻辭。拊作拯。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捄。古救字。是拊拯捄救。字同。左昭十四年傳。分貧振窮。杜注云。振。救也。賈氏述注。捄亦作救。疏云。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鄭依此而言。詒讓案。王制云。司徒恤孤獨以逮不足。管子五輔篇云。衣凍寒。食飢渴。匡貧寡。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義亦通於此。云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者。後注云。恤振憂貧者。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賈疏云。案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是其恤貧之法。云寬疾。若今癘不可事。不葬卒。可事者半之也者。葉鈔釋文癘。作瘰。宋蔡州本同。案說文疒部云。瘰。罷病也。瘰。卽癘之省。小司徒注云。廢疾。謂癘病也。案荀子王制篇云。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楊注云。五疾。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啞跛躄。偏枯握邊。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莊子人間世篇。說支離疏止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粟薪。是周時寬疾不徒舍役。又給養矣。鄭引漢法者。孔廣森云。漢書高帝紀。如淳注云。律高不滿六尺二寸已下爲罷癯。是但以人癯矮者。通謂之癯。若有癯疾者。別謂之癯不可事。其可事者。雖不服戎。猶任城道之役。食貨志曰。常有更賦。罷癯咸出。謂癯可事者也。案孔說是也。笄卒。卽漢書高帝紀之更賦。顏注引如淳云。更有三日。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此云不笄卒。卽不出更賦。可事半之。謂出更賦之半也。賈疏謂不笄計以爲士卒。失之。又案管子度地篇云。閭其民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此與漢注正同。云安。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各有攸字。族、猶類也。美、善也。謂約榘攻堅。風雨攸除。連、猶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疏〕以本俗六安萬民者。此卽上文十二教。以俗教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安。則民不愉之事。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者。周書大聚篇云。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管子揆度篇云。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卽媿宮室族墳墓之事。云三曰聯兄弟者。釋文云。一本作聚兄弟。阮元云。鄭訓連於兄弟。上則作聚者。非。案阮說是也。呂氏春秋上農篇云。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此卽聯兄弟之事。注云。本、猶舊也者。廣雅釋詁云。本、始也。始、與舊義近。本俗者。謂各安其舊俗也。云美。善也者。士喪禮注同。經作媿。注作美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廣韻五旨云。美、媿、同。錢大昕云。媿、古美字。此字不見於說文。古文、微、與尾通。幾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疇。媿從敷。當與媿通。詩雅傳予美。韓詩。美作媿。說文女部。有媿字。則該乎媿矣。案錢說。是也。說文女部云。媿、順也。順善。義亦相近。云謂約榘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者。約小雅斯干文。彼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詩云。約之閣閣。榘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云。約、束也。鄭箋云。約、謂縮版也。榘、謂搗土也。賈疏云。榘謂築之橐橐用力。是其約榘攻堅。攸、所也。能使風雨所除。字、居也。君子小人。各有所居。引之者。證美宮室也。經云。媿宮室。明不使華美。故以攻堅解之。王引之云。鄭注約舉詩辭。攸字。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字。云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

族、類也。此族墳墓。即墓大夫。令民族葬之法。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也。族葬。蓋以先祖居中。子孫以昭穆居左右。所謂生相近。死相迫也。互詳墓大夫疏。云連。猶合也者。此從今字讀聯爲連也。大宰八法。三曰官聯。先鄭注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是聯連。古今字。凡物相連屬則合并。故連。引申之亦訓合也。云兄弟。婚姻嫁娶也者。賈疏云。案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黨爲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又案喪服記。兄弟皆在外邦。及與兄弟居。彼皆據同宗小功已下。知此兄弟是婚姻。非是同宗者。見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婚姻。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管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詒讓案。詩小雅。黃鳥絃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孔疏引此經注而釋之。云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案孔說未核。此經兄弟。謂異姓兄弟也。與調人兄弟之讎。從父兄弟之讎。大宗伯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專指兄弟者異。夫婦有兄弟之道。因之外親。相謂爲兄弟。故釋親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郭注云。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公羊傳二十五年傳云。宋蕩伯姬來逆婦。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何注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穀梁宣十年傳云。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喪服總麻三月章云。姑之子。鄭注云。外兄弟也。此婚姻兄弟也。釋親又云。從母之男子。爲從母舅弟。喪服總麻三月章云。從母昆弟。又云舅之子。鄭彼注云。內兄弟。是母黨之兄弟也。異姓兄弟。當兼此數者。孔偏據夫婦爲釋。非經義。又案此兄弟謂外親。蓋通於尊卑之稱。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凡外親尊屬。亦得稱兄弟。不必倫敘相當矣。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即大宰九兩之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也。賈疏云。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連合。同就師儒。故云連師儒也。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者。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云。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諫疏引鄭論語注。公羊定四年徐疏引倉頡篇。並與逸禮同。論語學而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然則同門與同師。文異義同。云同猶齊也者。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同。齊也。墨子經上篇云。同異而俱之於一也。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者。賈疏云。士已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並皆齊等也。詒讓案。後漢書王符傳。李注引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春秋繁露服制篇云。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此亦同衣服之一端與。

灑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灑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

以布王教。至正歲。〔疏〕也。此以周正建子之月。吉日布教於天下。和、當讀為宣。詳大宰疏。云乃縣教象之灑于又書教法而縣焉。

象魏。使萬民觀教象者。教象之法。即十二教。及鄉三物之類。司徒於布教之日。即縣教象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也。天子象魏在庫門。亦詳大宰疏。云乃施教灑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賈疏云。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

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注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者。大宰注義同。云司徒以布王教者。賈疏云。案大宰注云。布王治之事於天下。此不言天下。注文略。邦國都鄙。則亦天下也。云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

者。鄭以乃縣教象之法以下。為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與小司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為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詳大宰疏。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

使之相受。五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所以勸民者

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調、當為糾。謂糾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調者。

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疏〕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者。此制六鄉比伍之法也。與遂人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疏〕六遂。法同而名異。鄉民相聚為小部。始於一比。五家。

比長治之。五家家數既少。居又相比。有罪過不容不知。故使相保任。比長云。五家有舉奇衰則相及。因平時相保。故有罪過則相及矣。云五比為閭。使之相受者。一閭二十五家。閭胥治之。比止五家。不能成城邑。則鄉邑蓋自二十

五家為始。既同處一邑。則宅舍得相容受以居。比長云。五家相受。遂官鄰長亦同。則相受不定二十五家。經各舉一崗。事實通也。云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者。一族百家。族師治之。相葬。謂有喪葬。則四閭之人。會助其執紼下棺實

土之事。族師云。以相葬埋。鄉師云。族共喪器。既夕禮云。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荀子禮論篇。亦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者。一黨五百家。黨正治

之。相救。謂以力相振助也。孟子滕文公篇云。鄉田同井。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相救之事。賈疏云。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者。一州二千五百家。州長治之。相調。謂以財相補助也。云五州為鄉。使

之相賓者。一鄉萬二千五百家。爲一總部。鄉大夫治之。民語齊語云。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則以二千家爲一鄉。與此經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家數迥殊。非周制也。相賓。卽鄉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又先鄭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案彼衆寡。卽鄉內之民有賢能。則相與會集賓敬之也。注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謂此經六事。雖官施其令。而實則皆勸民自相爲之事也。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者。長。卽鄉吏。謂大司徒令其長長。又各以大司徒之教令。使其所治之民也。云保。猶任也者。說文人部云。保。養也。任。保也。保本訓養。引申爲相保任之義。管子大匡篇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方言郭注云。保。言可保信也。此五家爲比。亦使之相保信不爲惡。若大司徒云。使州里任之。云救。救凶災也者。謂有凶災之事。相與拯救也。云賓。賓客。其賢者者。卽後文賓與之事。謂有賢者。則以鄉酒飲之禮賓客。尊敬之也。云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者。據族師云。使之相保相受。與此文同。士師亦云。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使之相安相受。故杜依之改字。徐幹中論譴交篇。述此經作相憂。蓋形近而誤。段玉裁云。此與典婦功同。但此經文已易。彼經文未易。而出故書。於注全書體例。不必畫一也。徐養原云。典婦功注。以授爲聲之誤。然周禮受字。故書。多作授。古者授受通用。掌葛。以權度受之。故書亦或爲授。云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鶡冠子王鈇篇。說制邑理都之法。云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窬。是民移徙有相受之法也。賈疏云。案比具職云。五家相受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職又云。徙於國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彼是出鄉閭外。與此閭內自相容受不同。故後鄭易之。以爲宅舍有故。相受寄託解之。詒讓案。杜說與鶡冠子合。義亦可通。至比長所云授者。謂官與官相授。非民間自相授受之事。與此不相涉也。云闕。當爲糾者。據州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又遂官鄰長云。掌相糾相受。此上亦有相受之文。故杜依彼二文。讀闕爲糾也。段玉裁云。漢時小篆。蓋無闕字。故杜易其字。如易軻爲軹之比。鄭君則取從貝周爲說。所謂就其字之聲類。考訓詁。搢祕逸也。鄉師闕萬民之難阨。鄭司農云。闕。讀爲周急之周。說文無闕字。許意蓋謂周是闕。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闕是正字。孟子作周。不從貝。丁晏云。周糾。聲相近。說文木部。柵。讀若斗。是其例也。云謂糾其惡者。鄭長注云。相糾相舉察。是也。後鄭以相闕義自可通。故不從杜說。云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者。此從杜讀而義微異。說文受部云。受相付也。謂不安其宅舍。以人物相付託容受也。云闕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

闕、贍也。鄉師。闕、先鄭讀爲周。詩大雅雲漢篇。靡人不周。毛傳云。周、救也。月令。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周賙。古今字。禮物不足。謂家貧不能給昏喪之禮。則同州之人。出私財以給足之。云闕二十五家以下者。賈疏云。案此經五家爲比。五州爲鄉。轉相增。故其數可知。程瑤田云。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凡七萬五千家也。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

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

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育草木。作材。謂

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疏〕事十

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者。頒、訓分。詳前疏。賈疏云。大司徒主天下人民之數。故頒下民之職事十有二條。

於天下邦國及畿內都鄙。使以登成萬民。此經不言鄉遂及公邑者。舉外以包內。司徒親主鄉遂公邑。頒之可知。云一

曰稼穡者。賈疏云。已下即大宰九職。大宰既掌之。此又重掌者。以大宰尊官。總知其數。此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

頒行。義各有異也。江永云。職事十有二。稼穡至生材。即大宰之九職。其學藝世事服事。此三職。非生材之人。案

江說是也。大宰任民。主於理財。故止有九職。此官主於教民。故十二職通頒之。以鄉大夫職參考之。學藝世事。即

賢能。服事。即服公事。三者皆有復。故爲九職。民賁所不及矣。云二曰樹藝者。藝、石經作藝。與下學藝字同。今從

宋本作藝。阮元謂唐人之例。樹藝字作藝。道藝字作藝。是也。上文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字亦

作藝。然依說文。則樹藝學藝字。並當作藝。藝藝。皆藝之俗。注。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者。自稼穡

至生材。先鄭皆取大宰九職爲釋。敎官注云。種穀曰稼。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毛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故以種穀爲稼穡。云樹藝。謂園圃育草木者。大宰。育、作毓。此作育者。亦用今字也。宋本及俗本。並

作毓。非。樹藝者。種果木蔬菜之通稱。賈疏據前注。以藝爲種黍稷。則與稼穡文複。非也。並詳前疏。云作材。謂

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者。並與大宰文同。上文云以阜人民。以蕃鳥獸。此以

阜蕃專屬鳥獸者。上注云。阜、猶盛也。蕃、蕃息也。盛與息義相成。故此兼阜言之。云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者。

財與貨賄義通。說文具部。貨賄。同訓財。詳大宰疏。云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者。絲枲。即女工所用之材。故云化

材。云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者。與大宰文同。云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賈疏云。司農之意。此閒民在第九。當大宰九曰閒民無常職。故以閒民解生材也。但周公制禮。大宰任民無常職。於此頒職事。不可頒無常職。使民行之。故後鄭易之。以為養竹木解之。江永云。先鄭得之。閒民。執事於農工商賈虞衡之家。皆所以生材。後鄭謂養竹木者。非是。案江說是也。閒民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即是其職。故大宰列之九職。此列之十二職事。明非無職也。賈疏駁先鄭。謂頒職事。不可頒無職事。誤。云學藝。謂學道藝者。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後鄭注云。道。多才藝者。案學道藝。謂學士也。道藝同訓。經有兼言道藝者。宮正及卿大夫諸文。是也。有單言道者。道即兼藝。大宰及保氏大司樂諸文。是也。此經又單言藝。藝亦即兼道。亦詳宮正疏。云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據前十二教經為釋。蔣載康云。世事。累世專業相傳。凡巫醫卜筮諸藝事。與前十二教世事。別以農工商賈及士。已見於前也。江永說同。案江蔣說。是也。王制云。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彼執技自百工外。並此所謂世事也。先鄭及賈疏。並謂此與前十二教之世事同。但彼世事。總指士農工商四民言之。此十二職。一稼穡。五飭材。六通財。十學藝。四民已包舉無遺。則世事不得通四民言。與彼微異也。云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與鄉大夫服公事者。義同。賈疏云。謂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也。云玄謂生材養竹木者。大宰注云。生。猶養也。賈疏云。此後鄭破司農之義。案大宰事典云。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云。以養萬民。則知生為養。山虞林衡別官。則知此生材養竹木在於平地。林衡所掌。是也。案養竹木。已賅於三曰作材中。不當別為職事。後鄭及賈說。非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與。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

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疏〕以鄉三物。教萬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疏〕民而賓與之者。

此即六鄉大夫賓與賢能之事。上文云。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三物者。教鄉學之官法。大司徒頒之六鄉之吏。使教於鄉庠序黨序。及四郊虞庠之等。有此三事也。大戴禮記王言篇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賢者懼。漢書食貨志。說里序之教。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此所賓與。即賢能秀異鄉民之三物克備者也。云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者。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案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彼三德與此六德全異。三行。亦唯孝友與此六行同。又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大師亦謂六德。彼中和卽此忠和。而孝友又取之。三行。並與此不同。蓋教本多術。此官通教萬民。與大司樂教大學。師氏教小學。各舉一端。亦互相備也。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者。與保氏同。羣書治要引作馭。與保氏五馭字同。是也。此經例凡馭車字作馭。侍御字作御。二字較然不同。石經及宋以來刻本。並誤。注。云物猶事也者。亦引申之義。小爾雅廣詁云。物。事也。云與。猶舉也者。遂大夫大司馬注。並同。廣雅釋詁云。與。舉也。鄉大夫注云。變舉言與者。謂合衆而尊寵之。是也。云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彼注釋以禮禮賓之。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故此注亦舉鄉飲酒爲說。云知。明於事者。說文口部云。知。詞也。又白部云。虧。識詞也。凡論德者。並虧之段字。隸省作智。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智。釋名釋言語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白虎通義情性篇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云仁。愛人以及物者。說文人部云。仁。親也。白虎通義情性篇云。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莊子天地篇云。愛人利物謂之仁。大玄經玄籙云。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云聖。通而先識者。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毛詩邶風凱風傳云。聖。睿也。洪範。睿作聖。僞孔傳云。於事無不通謂之聖。文獻通考郊社考。引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云。心明曰聖。白虎通義聖人篇云。聖者。通也。道者。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案依鄭義。此聖德卽明達之稱。與知德略同。但知者事至不惑。聖則博通先識耳。鄉飲酒義云。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彼注云亦訓爲通。卽此義。並與聖神之聖。異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何休云。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兩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若然。此云聖。亦與武仲同。是皆述聖人之道。云義。能斷時宜者。若中庸云。義者。宜也。白虎義通情性篇云。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云忠。言以中心者。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賈子道術云。愛利出中謂之忠。國語周語云。考中度量爲忠。說文心部云。忠。敬也。從心中聲。又中部云。中。內也。此注依聲爲訓。



言內盡心之敬。是為忠也。大司樂中和注云。中。猶忠也。二字互訓。與此注同。云和。不剛不柔者。大司樂注云。和。剛柔適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董子以不剛不柔。通屬中和。鄭君以不剛不柔。專屬和者。彼中和通言。此中和為六德之二。義訓各別。故鄭分釋之也。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者。大司樂注義同。爾雅釋訓云。張仲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賈子道術云。子愛親親為之孝。兄敬愛弟謂之友。師氏云。友行以尊賢良。與此注及爾雅不同者。內據親屬則曰兄弟。外據朋友則曰賢良。義得互含。不相妨也。云睦。親於九族者。說文目部云。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坊記云。睦於父母之黨。鄭注云。睦。厚也。賈疏云。堯典云。九族既睦。是睦親於九族也。九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及總麻之內也。案賈說九族。與尚書釋文引馬鄭說同。蓋即約鄭書注義。後漢書班固傳李注引鄭書注。亦云睦親也。云姻親於外親者。說文女部云。姻。婚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重文嫺。辯文姻從眉。此經作嫺。注作姻。蓋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詩邶風燕燕箋。及羣書治要。引經並作姻。爾雅釋親云。婿之父為姻。左傳五年傳。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杜注云。姻。外親也。案姻本為外親之名。引申之。親於內外親亦謂之姻。賈子新書傳職篇云。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賈疏云。上云睦施於九族。明此姻是親於外親也。左傳云。土踰月。外姻至。亦據外親之等。外親者。則妻族母族。是也。云任。信於友道者。詩邶風燕燕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觀其任廉。盧注云。任以信相親也。史記季布傳。集解引孟康云。信交道曰任。賈疏云。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云恤。振憂貧者。前注云。恤謂災危相憂。說文心部云。恤。憂也。收也。鄭中庸注云。振。猶收也。云禮。五禮之義者。據下經及保氏大宗伯文。五禮通駭吉凶。其節文隆殺。各有精義。若禮記射義燕義之等。是也。云樂。六樂之歌舞者。亦據下經及保氏大司樂文。云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者。並據保氏文。御。並當依保氏經注作駭。賈疏云。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數言計者。有多少算計。案五禮以下名義。並詳保氏疏。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

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督察也。不弟。感榮。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疏〕以鄉八刑糾萬民者。此即十二教。以刑教中則民不驕之事。鄉八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疏〕刑。刑之行於鄉中者。司徒掌六鄉。故兼掌其刑。大司寇五刑。三

刑鄉刑。是也。云一曰不孝之刑者。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大司寇。鄉刑亦云。上德糾孝。故此鄉刑下以不孝爲首。賈疏云。上設三物教萬民。民有不從教者。則設刑以刑之。上三物有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鄭注師氏云。在身爲德。施之爲行。德爲在身。不施於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設刑。其行並是施之於人。恐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之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注云。糾。猶督察也者。小宰注義同。云不弟。不敬師長者。孟子告子篇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趙注云。弟。順也。賈子道術篇云。弟敬愛兄謂之悌。周書謚法篇。孔注云。不悌。不遜順也。悌卽弟之俗。案師氏三行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依鄭說。此不弟。似兼含不順爲義。但彼師長。長當謂官長。此注則似主長老而言。義亦微異也。賈疏云。此不弟。卽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姻之上。此變言弟。退在睦姻之下者。上言友。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兼施於師長。故退在睦姻之下。云造言。詭言惑衆者。大宰注云。造。其類也。云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者。王制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以惑衆聽。禁暴氏。禁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亦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疏云。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案荀子正名篇云。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認。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此卽言亂民之刑也。又案。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司隸。掌市禁。亦有肅亂之禁。則亂民當亦兼有暴亂之民矣。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者。上六行注云。任。信於友道者。二鄭義同。云恤。謂相憂者。詳前疏。

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疏〕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者。此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疏〕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之事。稻人云。以防止水。經解云。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卽防之俗。蓋防爲止水之隄。引申爲防檢之義。上六藝已駭五禮六樂。但彼是教民與藝之事。此更以禮樂教化萬民。故別言之。賈疏云。案禮記樂記云。禮者著誠去僞。故以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使得中正也。注云。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上文十二教云。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教中卽樂記云。禮節民心。自虎通義禮樂篇云。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上文十二教云。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教中卽使之不越禮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者。據大宗伯文王制。云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彼六者以事別。與五禮亦互通也。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

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疏〕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者。此卽十二教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之事。成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者。樂記云。樂和民聲。又云樂也者。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卽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之事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成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者。釋文。韶作招。云本亦作韶。又云。濩。本亦作護。案招韶護濩。字並通。詳大司樂疏。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不

服。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或謂歸于圍土。圍土。謂〔疏〕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者。賈疏云。上以禮樂化民。而萬民不厭獄也。獄。城圍。〔疏〕服十二教。則鬪爭起。有獄訟者。將斷割之時。恐其獄訟不審。故與其有地治者。謂治民之

官。共聽而斷之。云其附于刑者。歸于士者。以司徒雖掌鄉八刑。而獄訟之事。必屬之刑官也。其官刑扑罰以下。則司徒專斷之。賈疏云。若有小罪。則司徒決之。其附於五刑。則歸於士。使秋官士師之等斷之。注。云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者。厭。賈述注作厭。疏云。上以十二教教民。使不貪冒。其民有不厭服於十二教。卽是貪冒之人也。厭有二種。有嫌厭。有厭厭之厭。謂若祭禮有陰厭之類。是也。此言不厭服十二教者。謂不厭厭服行十二

教也。阮元云。賈疏有嫌厭。厭厭。陰厭字。皆作古厭字。是賈氏所據鄭注作厭也。依說文。厭服字。當從尸。案阮校是也。釋文。厭。於涉反。或於驗反。賈作厭。與陸引或音同。依陸前音。則字當作厭。說文尸部云。厭。筮也。一曰合也。字亦作壓。公羊文十四年。何注云。壓。服也。漢書刑法志云。獄疑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此與許書合義相近。賈疏厭厭之訓。恐非鄭意。貪冒者。左文十八年傳。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杜注云。冒。亦貪也。云爭罪

曰獄者。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同。大司寇云。以兩劑禁民獄。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鄭意。凡言獄者。並謂以干犯罪名之事相告發。或已有罪而抵誣他人。若此者。並謂之獄也。云爭財曰訟者。呂氏春秋高注同。大司寇云。以兩劑禁民訟。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易訟。釋文引鄭易注云。辯財曰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獄。爭罪也。訟。以財貨相抵冒。而告之官者。然經凡獄訟對文者。獄大而訟小也。

鄭謂以爭罪爭財爲異。似非經義。獄訟。散文亦通。詳大司寇疏。云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賈疏云。司徒主六鄉。明知有鄉州也。案上經布教於都鄙。明地治之內。兼有都鄙可知。詒讓案。鄭意此云有地治者。猶遂大夫

云屬其地治者。亦猶蜡氏云。有地之官。在六鄉則爲鄉州之吏。在采地則爲都鄙之吏。此皆有聽獄訟之事。故鄉師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又云。聽其獄訟。是也。云附麗也者。大司寇注云。麗附也。二字互訓。附於刑。猶言麗著於刑法也。詳大司寇疏。云士。司寇士師之屬者。司寇。關大小司寇。與士師及其屬官。皆刑官。故通謂之士。孟子梁惠王篇云。士師不能治士。趙注以不能治獄爲釋。則獄亦得稱士矣。賈疏云。案秋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並主獄訟之事。故云士師之屬也。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者。與後鄭說同。部界所屬吏。卽鄉州及治都鄙者也。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者。秋官敘官。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是其義也。先鄭此義。亦與後鄭同。但汎言斷刑之官。故後鄭補之。引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者。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諸侯會於濫以討之。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杜注云。大士。治獄官也。引之者。證凡主斷刑之官。並稱士也。云或謂歸于園土者。子。當從賈疏述注作於。此兼存別本別說。謂書或作歸于士義。則與司救三罰而歸于園土。同也。惠棟曰。鄭以古土字。有作士者。故復以園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士。義作土。世本作篤云相土。作乘馬卽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土乎。高誘曰。土當爲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云園土。謂獄也。獄城園者。比長注云。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閱於出之。司救及秋官敘官先鄭注義。並同。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爲獄園者。象斗運合。釋名釋宮室云。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僞也。又謂之園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園也。史記天官書云。有句園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卽獄城園之象。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園土。殷曰羗里。夏曰均臺。詩召南行露。孔疏云。鄭異義。駁云。獄者。塙也。囚證於塙核之處。周禮之園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謂此也。旣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園土。因謂園土。亦爲獄。案孔說是也。此經凡言園土者。並爲頌繫罷民之獄。司救。大司寇。司園。所掌。是也。其五刑之囚。則自繫鄉士遂士縣士諸官之獄。不入園土。月令孟春。省圜圜。注云。圜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白虎通義獨斷。及玉燭寶典引風俗通。並云。獄周曰圜。明園土非周獄之正名。又孛子尙賢下篇說。傳說居園土之上。則殷獄羗里之外。亦別有園土。其制不始於周。鄭記崇精問似謂周凡獄。通名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疏〕祀五土。殊失考。祀五帝奉牛牲。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帝奉牛牲者。太宰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大司徒奉牛牲。與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爲官聯。小宗伯云。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是也。經言五帝。而不及昊天上帝。及方丘北郊者。文不具也。

凡郊丘五帝並用犢。餘神則用牛。通謂之牛牲。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依彼注義。則凡中祀。玉希冕所祭以上之牛。並大司徒奉之矣。然則此官所奉甚衆。經唯舉五帝以見義耳。注云。牛能任載地。類也者。庖人注云。牛屬司徒。土也。易說卦傳云。坤爲牛。孔疏云。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又月令注云。牛、土畜也。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審。則有牛禍。注云。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義與此注同。云奉。猶進也者。說文(肉)部云。奉、承也。引申爲進奉之義。廣雅釋詁云。奉、進也。大司徒小司徒注。並同。鄭司農云。羞、進也者。膳夫注同。云肆。陳骨體也者。春官敝官注云。肆、猶陳也。謂陳骨體爲俎實。賈疏云。骨體。肩臂脊脅之屬。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卽體解折節爲二十一體。是也。案賈說。非也。詩小雅楚茨。或肆或將。毛傳云。肆、陳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先鄭卽本毛義。小子羊肆。先鄭注云。羊肆。體薦全烝也。依左傳杜注。國語章注義。則體薦。牛解牲體而薦之。全烝。爲全升牲體而不解。先鄭小子注。別以體解節折釋羊殺。則不以肆爲體解二十一體。可知矣。云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從先鄭訓羞爲進。而不從其訓肆爲陳也。小子羊肆注云。肆讀爲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是後鄭讀肆爲鬻。鬻解。卽豚解也。據大宗伯典瑞注義。則肆者。爲凡解牲體之通名。豚解體解。皆謂之肆。而祀五帝自血腥始。則當先進豚解。以下注特引士喪禮豚解之法。以證義。小子經則羊肆與羊殺對文。故彼注亦專舉豚解爲釋。二注意異而義同也。凡豚解。解左右股肱脊及兩脅爲七體。詳小子疏。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者。士喪禮云。特豚四鬻去蹄。鄭彼注云。鬻、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案殊肩髀。卽解左右股肱爲四也。彼下文又云。兩胎脊。注云。胎、脅也。卽所謂七體。賈疏云。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且彼云四鬻。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鬻也。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卽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何紹基云。釋文。肆、託歷反。注肆解。肆去。同。案注引士喪禮。蓋以肆易鬻。當作四肆去蹄。賈疏誤作肆解。去蹄者。因上句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正其誤。案何校是也。孔繼汾說同。俞樾云。此注此疏。均有誤字。蓋鄭意肆。卽鬻之段字。其義爲解。故注士喪禮。以四解說四鬻。而此注則以肆解連文也。肆解者。以解訓肆也。乃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本作四。肆去蹄。蓋謂此經之肆。卽彼經之鬻也。故易彼經之正文。從此經之段字。使讀者易曉。此古人引經明段借之又一例也。賈疏本作但彼云四鬻。此云四肆。其字不同。蓋所異者。止肆之一字。故曰此云肆。當彼鬻也。注文涉上有肆解字。

誤作肆解去蹄。後人又改賈疏以從之。其誤遂不可正矣。案賈疏亦當如俞校。內喪疏引士喪禮四肆去蹄。卽依此注。是賈所見本與陸同之證。士喪禮之驚。正字當作驚。詳小子疏。享先王亦如之。〔疏〕

享先王亦如之者。賈疏云。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云亦如之者。亦如上祀五帝奉牛牲。蓋其肆。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令遣

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疏〕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者。賈疏云。案大行人。諸侯朝稱賓。鄉大夫來聘稱客。彼對文

塗。及委積芻薪米禾之等。以待賓客。案賈說是也。此云大賓客。小司徒云小賓客。皆君臣相對爲大小。其賓客則自

不別。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與此義別。彼大客仍在小司徒小賓客內。此大賓客則自

亦當含要服以外。蕃國來朝之小賓也。野謂自四郊以至於畿。遣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是也。賈云。脩治道塗

者。蓋據途人云。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途師云。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注云。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道

彼二文證之。則此經謂道路及委積。二者兼令脩之。非止謂脩道上之委積也。但遣人不掌脩道塗之事。故方苞。蔣載

康。並謂脩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途人途師。皆令野廬氏。其說足補鄭賈之義。注。云。令遣人使爲之也者。賈疏云。

案遣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故知義然

也。黃度云。鄭云令遣人以遣人掌委積也。脩道非遣人之事。案黃說是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遣人注同。賈彼疏

云。據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案賈說是也。說文

禾部云。積。聚也。廣雅釋詁云。委。積也。蓋委積義同。凡諸聚禾米薪芻之屬。通謂之委積。九章算術商功篇。有

算粟委菽委米。及芻蕘芻蕘術。皆有積。是也。鄭謂多少異名。據遣人職爲說耳。又案國語周語云。野有庾積。韋

注云。庾。露積穀也。詩小雅篤公劉云。迺積迺倉。蓋積本爲露積之名。總言之。凡倉廩之屬。亦稱積。遣人云。候

館有積。掌戮云。髡者使守積。皆通倉廩。不皆露積也。云皆所以給賓客者。若遣人路室。大喪。帥六鄉之衆庶

有委。候館有積。及司儀云。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等。皆以給賓客行道之用也。大喪。帥六鄉之衆庶

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疏〕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者。以下

后與王禮略同。葬當亦得用六引也。世子喪。蓋不備六引。則此大喪。不得闕世子以下。但其用役。亦取之鄉遂。則

亦大小司徒途人等致之矣。案途師。道野役及輿車之役。注謂司徒使之。稍人云。大喪帥輿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

司徒。是自鄉遂以至公邑。其役政咸受治於司徒。以其掌六鄉地事。尤為親切。故經唯著帥六鄉衆庶之文。若其徵令所及。實通於畿內矣。又案少儀云。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則疑公卿大臣之喪。司徒亦使其屬官治其役事。但不親其事耳。屬六引者。謂葬行時屬引索於柩車之軸。以便挽引。注云。屬。猶著也。注云。衆庶。所致役也者。遂人注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即此衆庶共其役也。賈疏云。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柩之役。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者。既夕禮注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輪。曰綁。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案喪車。即巾車之匱路。遂師之殮車也。引與綵同。為大索。惟以舉棺引車為異。詳遂人疏。又遂人六綵。注云。用綵旁六。則此六引。亦用引旁六。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綵者。緇、同。賈疏云。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綵。在棺曰綁。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刻日樹旗。期於其下。〔疏〕大軍旅。大田

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者。即大宗伯軍禮之大師大田也。因大田而起徒役。謂之大田役。亦咳有大役之事。詳大宰疏。賈疏云。凡征伐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司徒主六鄉田。即治其徒庶之政令。注云。畫熊虎者也者。據

司常文。云。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者。釋名釋天云。熊虎為旗。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說文从部云。熊旗五旂。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案旗期。聲同。明用旗兼取期衆之義。賈疏云。凡起徒役。不令而誅。謂之虐。故徵衆庶。

預刻集日。至日樹旗。期民於其下。衆皆至繁旗。誅後至者也。聶崇義云。轉人云。熊旗六旂。遂大夫四命四旂。鄉大夫六命。則為六旂。案依聶說。則大司徒大旗。亦當六旂。司常大閔云。孤卿建旗。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又云

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大司徒卿。常法。宜建旗。今以師田用軍法。且司徒在軍。或即為軍將。故改建旗。但凡鄉遂致民。皆以大旗。似義取表事。與司常大閔。大司馬治兵。敘辭不同。則不定為軍將。而期民通用旗。故鄉師時田

云。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遂人起野役。亦云以遂之大旗致之。義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疏〕則致萬民於王門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

節者不行於天下。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疏〕同。致民者。以備非常。飭守政。萬民亦專指六鄉之正卒。非通國中四郊之民。盡致之也。王門。即王宮之學門。虎賁氏所守者。對司門國門為城門。觀禮記云。偏駕不入

王門。亦是也。致萬民。蓋於學門內外屬衆而待事。國語吳語云。越王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

外。彼將與兵征伐。故致民於國門。此大故備守。則致民於宮門。緩急事異也。云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者。謂令鄉遂都鄙及邦國也。司險云。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此官蓋亦兼令之矣。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者。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此文大荒札別見。故注不及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此太喪及大兵事。則謂之大故。虎賁氏云。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彼詳言之。故大喪與大故並舉。此通言之。則大故亦得含大喪。經注詳略。不嫌互見也。云節。六節者。據小行人。六節達於天子者也。云有節乃得行。防姦私者。姦。宋本嘉靖本作姦。即姦之俗。有節以檢察誣僞。則姦私不得售也。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疏〕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者。此與上十二荒政略同。彼舉其條目。此施其政令。又大札亦有此令。故復著之也。賈疏云。令邦國者。謂令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穀米與之。云舍禁弛力。薄征緩刑者。並詳前疏。賈疏云。若據大荒。則全無征稅。今言薄征者。容有小荒仍征稅。注。云大荒。大凶年也者。大宰注云。荒凶年。此災尤重。故曰大荒。云大札。大疫病也者。膳夫注云。大札。疫癘也。與此義同。云移民辟災就賤者。說文禾部云。移。禾相倚移也。又疋部云。逐。遷徙也。經典通假移爲逐。大札則徙民避災。大荒穀貴。則徙民就穀賤之處。使易得食。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即就賤也。孟子梁惠王篇。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即大荒移民之事。云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者。前注云。財謂泉穀。故輸穀謂之通財。有守謂有地守。或老稚守田宅不能移者。則輸穀以調其厄。孟子之移粟。是也。小行人云。若國札喪。則令賙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亦即札荒通財之事。云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先是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此年夏歸之粟。左傳云。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賈疏云。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疏〕歲終。則令教官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疏〕正治而致事者。此正教官之歲會。所謂官計也。注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者。宰夫注同。此經通例。凡言歲者。並據夏正。歲終。實當爲夏之季冬。鄭以爲周季冬。非也。詳宰夫疏。云教官。其屬六十者。地官所屬之凡數也。云正治。明處其文書者。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注云。正。正處也。謂明審處制其文書也。云致事。上其計簿。正歲。令于教者。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計簿。即歲盡上計之文書也。正歲。令于教



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歲夏正月朔日

〔疏〕

疏正歲令于教官者此就教官之屬各官府申敕之與小司徒

觀教法時所令不同詳彼疏云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者猶小宰令治官云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也云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賈疏云謂文書不正直而濫失則有常刑案常刑詳小宰疏注云正歲夏正月朔日者小宰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賈疏云知是朔日者以其正月之吉是朔日此雖不言之吉亦是朔日爲始可知也

# 周禮正義

## 卷二十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賈、謂爲鄉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賈、謂爲鄉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

癘疾。謂癘病也。〔疏〕掌建邦之教灋者。謂建立教官之官灋也。賈疏云。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大司徒已掌十二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四郊者。謂遠郊百里以內。闕六鄉也。詳大宰疏。不言六遂及公邑者。以內舉國中四郊。外舉都鄙采地。則六遂公邑。已包於其中。故文不具也。凡經言國中。並謂王城之中。六鄉之民。分屬四郊。不居國中。而四郊別有郊里。亦不盡爲鄉州。賈疏謂國中有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非也。詳後疏。夫家九比。謂人民男女及縣都九夫爲井。閭里五家爲聯之數。凡書於版者。皆是也。云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者。以九比之數。而均役法也。凡貴者。謂命士以上。賤者。謂庶民老幼。謂國中六尺以下。六十一以上。野五尺以下。六十六以上。案鄉大夫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卽謂貴及老幼廢疾。而經別云征役施舍者。謂老幼廢疾之外。仍有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等。經不具言。故更以施舍通咳之。猶途人云。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亦於老幼廢疾之外。別言施舍也。途人之政役。亦卽此征役。彼注云出土徒役。則專據力役之征言之。賈疏謂征謂稅之役。謂繇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不科役。故言弛。並非經注義也。云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賈疏云。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禘。族祭步。飲食者。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者。謂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之等。祭祀已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注云。稽猶考也者。宮正注同。云夫家。猶言男女也者。賈疏云。夫是丈夫。則男也。春秋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爲女。鄭司農云。九比。

謂九夫為井者。先鄭意九夫為井。三三相比。即為九比。是謂鄉遂亦同都鄙。用井田法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即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案賈駉先鄭說。是也。後文攷夫屋。謂六遂外公邑用井田法。非鄉遂亦有井田也。但公邑當用井田法。賈申後鄭說。亦不足據。云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云。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王引之云。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案九比之義。二鄭說均未安。王氏糾之。是也。竊謂經九比二字本平列。與夫家同九者。謂井田之制。九家為一井也。比者。謂比閭之法。五家為一比也。都鄙公邑之家數。以九計之。四郊鄉遂之家數。以比計之。其法數不同。故云夫家九比之數。猶簡軍衆者。言卒伍也。經文本明白。說者誤以九為比之數。遂不得其解耳。云貴謂為鄉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者。賈疏云。鄭解諸文貴賤相對。皆以為貴謂鄉大夫。賤謂士。獨此賤為占會販賣者。以其此經論九賦之事。案大宰九賦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幼廢疾。皆弛舍無賦。唯此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為販賣者解之。案大宰九賦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則鄭意此賦內。兼有關市山澤出賦者而言。賈謂專指幣餘之賦。非鄭指也。但此經九比。本與九賦無涉。則貴者當指命士以上。賤者當指庶人以下。後鄭專取九賦為釋。亦非經義。云廢疾。謂廢病也者。廢。宋小子本作廢。經注同。說文疒部云。廢。同病也。急就篇云。篤癘廢癘迎醫匠。顏注云。廢。四肢不收。癘。疲病也。王制云。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云。廢於人事。案廢。即廢之借字。廢。詳大司徒疏。云施。當為弛者。讀為大司徒職弛力之弛。遂人遂師遂大夫士均注義。並同。小宰斂弛之職事。注云。杜子春弛讀為施。案弛施。聲類同。故可互讀。詳小宰疏。

乃頒比澶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乃頒比澶。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疏〕于六鄉之

大夫者。大胥注云。比。猶校也。謂校數戶口財物之法。對三年大比為小比。即鄉師國比。族師邦比之法也。周歲時小比。不知以何月。依鄭賈說。則似四時各一行之。賈疏云。比法。謂若下經五人為伍。五伍為兩。是也。六鄉大夫。皆六命卿為之。小司徒為校比之法。頒與六鄉大夫。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者。賈疏云。衆寡。據人民。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行。惠士奇云。小司徒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羊辨其物。

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案惠說。是也。此比法唯衆庶共軍賦口賦之等。其六畜車輦。則唯以備大田大役之徵發。不以共軍旅也。六鄉出軍。不出車馬。詳後疏。云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者。賈疏云。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以歲之四時。具錄其數入小司徒。云以施政教。行徵令者。謂攷其數以施政教法。徵令。亦謂宣布法令。通駭徵役徵賦二義言之。詳宰夫疏。注。云登。成也。成。猶定也者。鄉大夫族師遂人注義。並同。登成。爾雅釋詁文。國語周語章注云。成。定也。鄭以登本無定義。而登訓爲成。成亦訓爲定。展轉引申。則登亦得爲定。故必先以成訓登。復以定訓成。明其義之相通也。定。謂定其衆寡以下。凡數之實無遺。誤也。云衆寡。民之多少者。賈疏云。謂六口已上爲多。五口已下爲少。云物。家中之財者。謂泉穀也。云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者。賈疏云。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自役簿。皆在於冬。代異時殊。故有革別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

**邦國之比要。**大比。爲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疏〕及三年則大比者。三年徒總掌其事。與司書。鄉大夫。縣師。遂大夫。小司徒。司民。爲官聯也。云則受邦國之比要者。賈疏云。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之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來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者。大司馬注云。簡。謂比數之。是比。猶言簡閱也。賈疏云。上經頒比法。每歲之四時。簡閱衆寡及其物等。此經三年大比。并天下邦國而言。鄭不言六畜車輦者。文略。亦簡閱可知。云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者。賈疏云。此經但受邦國比要。上經直言頒比法於六鄉。以歲時入其數。不言三年大比。故知此文含鄉遂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者。先鄭意六鄉戶數。始於五家爲比。因以爲名。然大比之法。通於畿內及邦國。則兼有井田九夫三屋之制。不應獨取六鄉五家之名。況此經凡言國比邦比者。皆取校比之義。先鄭說未允。後鄭引之在後。蓋亦不從其義也。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者。惠棟云。東觀漢記。元初四年詔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李賢後漢書安帝紀注云。案比。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孔廣森云。後漢皇后紀曰。八月算民。管子度地篇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是周法校比。亦以秋月。詒讓案。此職及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縣師。遂大夫諸職。說大比者。並不著時月。據鄉飲酒禮。鄭注引鄉大夫大比與賢能之事而說之。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則鄭謂大比在正月。然經無明文。未知是。管子乘馬篇云。春曰書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此謂三時有比稽之事。與度地文又小異。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又有三月料民戶口之說。疑皆非周法也。云要。謂其簿者。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賈疏云。

謂若今之造籍。戶口。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

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

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賈。孳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

〔疏〕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者。此皆六鄉治軍之制也。六遂軍制亦同。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

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者。夏官敘官制軍文。同。彼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

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是也。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

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

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江永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似家出一人爲兵。如

管仲以十五鄉。三萬家出三萬人之法。信如此。則天子六軍。惟取足於六鄉。何爲六遂及甸稍縣都。皆有作民師田行

役之事。以此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亦言其聯絡卒伍之法。當如此。果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有

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家五人。

亦與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爲兵也。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者。田役。謂田獵。起徒役。亦兼咳諸功作力役之事。

凡軍旅起正卒。時田羨卒。竭作役事。作正夫。餘夫徵發。並與軍法略同。云以比追胥者。宮正注云。比較次其人之在

否。胥亦羨卒盡作。故須校次之。云以令貢賦者。賈疏云。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注。云用謂使民事

之者。賈疏云。謂使人爲事。卽軍旅田役。是也。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

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者。夏官敘官經注義同。並詳彼疏。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賈疏云。案

管子書云。因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爲伍。則爲伍長領之。

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則爲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師。在軍爲族師。在家爲州長。在軍爲

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同者。鄭君以義言之。非彼正文也。案作內政而寄軍令。

國語齊語文。管子小匡篇。寄軍令作寓軍令。疑賈誤記。云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者。釋因

農事定軍令之意。齊語。管子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鄭略本彼文。云作。爲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役。功力之事者。遂人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此經既云軍旅。又以田役並舉。明不兼師田。惟指起徒役功力之事。蓋散文凡起大衆之事。通謂之役。故役得舍師田。對文則役與師田。異也。云追。逐寇也者。後先鄭注及修閭氏注義並同。說文走部云。追。逐也。公羊莊十八年。何注云。以兵逐之曰追。案鄭意蓋謂追爲逐外寇。與胥爲司捕內盜賊。異。然通言之。司捕亦爲追。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管子禁藏篇云。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皆是也。引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者。賈疏云。案彼傳戎侵魯。魯公追之出境。服氏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侵。濟西。曹地。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遷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云胥。伺捕盜賊也者。士師注云。胥。讀如宿惰之惰。惰。謂司搏盜賊也。案伺。卽司之俗。詳師氏疏。捕。卽搏之借字。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捕。取也。後世通以捕爲搏。義亦互通。段玉裁云。此當云胥讀爲惰。而不言者。互見。惠士奇云。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故曰狙候。案惠說亦通。云賁嬖婦百工之物者。據閭師云。任工以飭材事。賁器物。任嬖以女事。賁布帛。鄭於八賁。唯舉此二者。明與後井牧田野令賁。爲農牧衡虞之賁。互相備也。詳後疏。賈疏云。案大宰九職之賁有九。此賁獨云嬖婦百工二者。此六鄉之賁。不論地事。則所令之賁。亦不及地賁也。故以此二事當之。云賦。九賦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二者之賦。在六鄉之內。此經既論六鄉之賦。不得有三曰邦甸已下。若然。此唯有二賦。而云九賦者。二賦是九賦中物。故總云九賦也。詒讓案。賦卽地征之通名。鄭大宰注。以九賦爲口率出泉。非也。詳彼疏。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明亦爲溝洫法。不制井田也。賈疏云。此經之內。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其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案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以其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故知遂之軍法如六鄉。若然。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詒讓案。六鄉授地三等田萊之制。亦當與遂同。詳遂人疏。乃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

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

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疏〕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者。賈疏云。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以其佐大司徒掌其土地人民之數。故制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者。六鄉三等田制。亦與六途同。此經計戶口之多寡。遂人辨土地之肥磽。兩職文相表裏。此上地。卽遂人云。田百畝。萊五十畝也。賈疏云。七人之中。一人爲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卽遂人云。田百畝。萊百畝也。賈疏云。六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者。卽遂人云。田百畝。萊二百畝也。賈疏云。五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四人在強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詒讓案。公羊宣十五年。向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漢書食貨志。說李悝盡地力之教。亦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蓋並據下地言之。此與大司徒都鄙三等田。衰同而制異。載師。縣師。遂人。注。並以大司徒所云爲六鄉之制。非也。詳載師疏。注。云均平也者。大司徒注同。云周。猶偏也者。司會注同。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者。自八人以上。四人以下。經不言授地之等數。明八人以上。並以七人爲率。授以上地。四人以下。並以五人爲率。授以下地也。云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者。賈疏云。案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同。故鄭爲九等計之。此經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爲一等。至十人則爲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地之三等。故鄭云七六五者。爲其中。若然。王制不云上上之地。食十人。又不云其次食四人。其次食三人。其次食二人。直言自九以至五。不言九等者。彼欲取上下視上農夫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五等人。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其餘四者。又襄公二十五年。楚篇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蔽澤。辨京陵。表涇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與此不同。鄭注尚書云。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爲九等者。以九州出賦多少不同。有九等。故鄭君以井田美惡爲九等計之。非是實地之差也。案此經及大司徒。遂人。大司馬諸職。說田制並止三等。王制。及孟子萬章篇。春秋經露爵國篇。說上下農夫亦止五等。而鄭有九等上下之說。賈內史大司馬疏推之。以爲十人食上上。九人食上中。八人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

二人食下下。王制孔疏。亦同其說。依其義則經所云家七人者。宜食中上之地。五人者。宜食中下之地。而經云上地家七人。下地家五人。與鄭所說不合。大司馬疏。強圓其說。謂地分上下。人卽據中。經以互文見義。迂曲殊甚。竊謂三等授地。自是較略之制。其細別差率。隨宜損益。不能豫定。管子乘馬數篇云。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亦以三等相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據呂覽說。是十人與九人。數雖有益。而田不逾上等。足明三等授田制。約而無不咳。固不必求之過密矣。云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國語魯語。韋注云。任。勝也。廣雅釋詁云。丁。強也。釋名釋天云。丁。壯也。言人必強壯。始可勝力役之事。此任力役三等。所謂上劑。中劑。下劑。遂人云。以下劑致阡。則六遂無上中劑也。論語八佾篇云。爲力不同科。集解引馬融云。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似亦卽據上中下三等任力法言之。云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者。謂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家各去老者一人。卽賈疏所謂家長。是也。其餘者。以男女強弱相半之率約之。其可任者。如經三等之數。依鄭所推九等之法。則此經爲中地三等。其上上下下地各有三等。亦依此率差之。則上上地家十人。可任者二。家九人也。上中地家九人。可任者。家四人也。上下地家八人。可任者二。家七人也。下上地家四人。可任者二。家三人也。下中地家三人。可任者。家一人也。下下地家二人。可任者二。家一人也。賈疏云。但一家之內。二人至十人。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不可齊準。今皆以強弱半者。周公設法。據其大數故也。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疏。凡起徒役者。徒役。謂大軍大役。士徒徵調之事。家一人者。正卒之數也。鄉遂不制井田。其軍賦家以一人爲正卒。故上文伍兩卒旅師軍。卽比閭族黨州鄉所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卽六鄉七萬五千家之正卒。家數與軍數。正相當也。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士徒三人。十家而賦一人。乃丘乘之法。出於都鄙。與此不同。互詳後疏。又案。周軍賦力役。政法略同。軍法六鄉爲正。六遂爲副。皆出軍而不出車。而公邑丘甸。共其車牛輦輦及任載之役。若鄉遂兵不足。徵及公邑。則出兵兼出車。井出一人爲兵。餘家共其車牛兵器及糧食。孫子用閒篇云。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卽據侯國井田有公田者言之。一家從軍。七家共其器糧。故不得操事。王國丘甸。雖無公田。其法蓋不異。而國語魯語。說有軍旅之歲。又有井出糧禾秉芻缶米之征。亦以共軍之糧食稍秣者也。至於役法。則用民歲不過三日。均人公甸之法。是也。大役作民徒。鄉遂祿軍賦。正夫亦七萬五千。餘夫無定數。不必盡發。其就役者。以三日爲正。三日以外。凡



不就役者。相與其食以爲顧更之直。而兼共其馬牛車器。鄉遂不出車馬。而比法亦兼及六畜車輦之稽。卽以備徵役也。其公邑丘甸役法。亦當如是。凡軍役之賦。有事則發之。無事則弛免。與九職地事之征亦不同。互詳均人疏。沈彤云。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通三等地之率。俱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實任二百五十六萬人。今案此經。本專舉六鄉任民之法。沈又通之畿內。雖與公邑丘甸之法不相應。而大總計之。於義亦通。云以其餘爲羨者。賈疏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吐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吐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故也。案賈說是也。六鄉與六遂田制軍制。並同。而役法則有上劑下劑之異。鄉大夫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彼野通鄉遂而言。蓋六鄉之民。年十五以上。皆受征役爲餘子。二十以上有室。則受田爲餘夫。餘夫爲羨卒。從行役。王制疏引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是也。詩魏風陟岵云。予季行役。毛傳云。季。少子也。彼詩有父母兄。而少子行役。是卽竭作之羨卒。亦卽餘夫矣。至三十以上。受正田爲正夫。左襄二十三年傳云。臧孫使正夫助之。是也。正夫受役。則爲正徒。左襄九年傳云。宋災。使華臣具正徒。是也。受兵則爲正卒。鄭內則注。所謂三十受兵。是也。但六鄉正軍。家出一人。六遂副軍亦然。民三十以上。必自爲戶者。始爲正卒。若家已有父兄爲正卒。雖三十有室。而不別爲戶。則仍爲餘夫。六遂亦同。六鄉之民。正卒家一人外。年十五之餘子。則受役。二十三十之餘夫。皆爲羨卒受兵。其六遂則家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外。皆不爲卒。此其同而異者。賈尙未及別析耳。又六鄉餘夫。當於四郊受田。鄭載師注。謂出耕遂公邑。亦非是。詳彼疏。云唯田與追胥竭作者。賈疏云。田。謂田獵。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王鳴盛云。田而竭作。卽郊特牲所謂惟爲社田。國人舉作也。江永云。天子六軍。取之六鄉。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在六軍之中。卽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於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之伐鄭。有陳人蔡人衛人從。則盛時可知矣。畿內六軍。與六遂甸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唯田與追胥竭作。畿內若有盜賊。雖羨卒猶常用之矣。竭作亦疑有更休一歲。四田正義盡行。得毋勞民妨農。大蒐于紅。自根卒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常用也。春秋必謹而書之。若盜賊竊發。常調其近者而追之。注。鄭司農云。羨。饒也者。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此正卒之外。多出之卒。故曰羨。云田。謂獵也者。田僕注義同。大宗伯云。大田之禮。簡衆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公羊桓四年何注云。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說苑文篇云。其謂之畷何。聖

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案畋。卽田之借字。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甸徒。卽田卒。竭作者也。田禮。詳大司馬職。云追。追寇賊也者。與後鄭注同。云竭作盡行者。大傳鄭注云。竭。盡也。詩大雅常武箋云。作。行也。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謂凡可任者。不論正羨。盡起而行。

命。所以〔疏〕凡用衆庶者。謂大師大田大役。聚致六鄉之民徒也。云聽其辭訟者。小宰云。聽其治訟。治辭。義誓告之。〔疏〕略同。注。云命。所以誓告之者。卽戒禁之命。士師五戒。軍旅有誓。田役有禁。是也。賈疏云。所誓告者。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小子斬牲。左右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其誓告之事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疏〕正卒。備兵衛也。云大故致餘子者。謂國被災寇。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發六鄉之餘子。以備守事及追胥也。餘羨既發。則正卒亦發可知。又案周書繹匡篇云。年饑。餘子倅運。則餘子有故亦共役。不徒備守矣。注。云大事。謂戎事也者。戎事。謂征伐邦國之事。故須致衆也。倉人注云。大事。謂喪戎。依大司徒司險注。喪事。當爲大故。故此注唯云戎事。倉人注兼及喪者。大事大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也。賈疏云。見左氏成公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云大故。謂災寇也者。謂凡大事之凶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大祝注云。大故。兵寇也。案災謂水火大災。寇謂外寇侵犯。及內寇竊發。二者皆有守備之事。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此後文別見大喪。故法不及王崩。互詳司士疏。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者。大司馬注云。致。謂聚衆也。百姓。卽謂年三十以上。爲正徒正卒者也。凡致民皆於王門及國門。詳大司徒疏。云餘子。謂羨也者。上文云以其餘爲羨。是餘子。卽羨卒也。賈疏云。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王引之云。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並獎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卿大夫之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案王說是也。云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者。破先鄭餘子卽羨卒之說。後鄭謂此餘子。卽宮伯之士庶子。諸子之羣子。皆宿衛王宮者也。金榜云。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爲卿大夫之子。

則當諸子帥之。致于太子。宮正宮伯令之。小司徒掌萬民。不當致卿大夫之子。王引之云。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蓋據宣二年。左傳。乃宦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繹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穡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案金王說。是也。六鄉上劑致民。民年三十。受兵爲正卒。其子弟六尺以上者。爲餘子。二十以上已授室者。受田爲餘夫。餘夫爲羨卒。亦通謂之餘子。惟十九以下未授室之餘子。則不得爲餘夫。此其異也。此經餘子。蓋亦通餘夫羨卒言之。司馬彪以餘子爲未應丁夫。蘇林又云。未任役。似皆指十九以下。未任大力役者而言。與此小異。賈疏謂鄭據書傳云。餘子皆入學。知不得爲羨。今攷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擾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於農隙。出學又傳農事。卽漢志所謂餘子在序室。則仍是民之子弟。王制孔疏。引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此與鄉大夫野六尺以上之文。正相應。蓋庶民子弟。十五亦入里塾。猶國子十五入大學也。若如鄭大傳注說。餘子爲卿大夫之子。則在免農之科。何必農隙而後得學乎。鄭彼注說。蓋誤。國策秦策。范雎爲梁餘子。高注云。大夫庶子爲餘。誤與鄭略同。至左傳說。晉宦卿之餘子。與庶子並舉。杜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則彼餘子。並不通咳卿大夫之諸子。與此經餘子。尤不相當矣。蓋古制力役之事。但致正卒。非大故不役其子弟。呂氏春秋離俗篇云。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載得矛。說苑高節篇云。佛胥用中牟畔。城北餘子田基後至。祛衣將入鼎。國策趙策云。燕趙久相攻。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則後世酷烈之政。羨卒盡起以從軍。周初無此法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餘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衛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爲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疏〕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者。此都鄙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掌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土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江永云。井牧其田野。衍沃用井。隰臯用牧。有此通融之法。則凡高下偏邪之地。皆可以方田之算術齊之。無地不可井矣。但有公田。無公田。其制不能畫一。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有通融之法。而小司徒惟言九夫爲井。未及論其中區之爲公爲私。載師。任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似皆無公田。司稼巡野觀察。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惟皆私田乃有不定之斂法。如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不必論年之上下矣。據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而小司徒言收夫屋。旅師言聚野之屋粟。是用夫三爲屋之法矣。用屋法。則非八家同井之法。案江說。是也。此經井邑丘甸縣都。是徹法九家同井之井田。孟子所說。是助法八家同井之井田。助有公田。徹無公田。兩法形體雖同。而家數迥異。徹法以一井九百畝之田。分授九家。而載師以郊甸稍縣都地之遠近。司稼以年之上下。通校其差率而爲斂法。孟子滕文公篇。趙注謂徹法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殆未瞭其制。云四丘爲甸者。賈疏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云以任地事者。賈疏云。謂若大宰九賦任萬民。謂任役萬民使營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者。九賦之力征。卽閭師之八貢。賦者。地

征。卽大宰之九賦。鄭賈謂賦專爲軍賦出車徒之等。說未咳。詳後疏。云凡稅斂之事者。都鄙雖制井田。而此經則是徹法。無公田一井九家。各受田百畝。而斂其什一之稅。賈疏釋稅斂爲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則是合徹助爲一法。非經義也。詳匠人疏。注。云此謂造都鄙也者。謂三等采地爲井田法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賈疏云。案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案采地制井田。匠人爲之溝洫。鄉遂亦有溝洫。而不爲井田。其溝洫形體。亦與此殊。是其異也。至公邑之在甸稍縣都者。亦當制井田。與都鄙同。鄭賈謂公邑皆不制井田。非也。詳後疏。云重立國者。謂采地爲畿內國。故與畿外侯國。同制井田。今案公邑亦制井田。侯國亦有不井之田。不可一概論也。詳匠人疏。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者。塗。塗之俗。掌節田險注。五塗字。並作涂。此疑誤。此釋經土地爲經界也。司市注云。經。界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與此注義同。漢書食貨志亦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此小司徒所經正建步立畝。正經界之事也。賈疏依天官敘官經野注義。謂經爲之里數。卽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今案里數。亦包於經界之內。注義固已咳矣。五溝五塗。詳遂人司險職。云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者。釋名釋州國云。周制。九夫爲井。其制似井字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程璠田云。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詒讓案。衍沃之地可爲井者。則平方如圖。其不可爲井者。則以九章方田之術步之。使其分率均平。則雖不如井字。而步積之數。亦相等也。引孟子者。滕文公篇答畢戰問井地之語。證經土地卽經界之事也。井地不均。均。宋石經及宋本孟子。並作鈞。賈祿。今本作穀祿。姦吏。今本作汚吏。趙注云。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暴君。殘虐之君。汚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案趙義與鄭同。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者。左襄二十五年傳。訛楚爲掩書九等土田之事。云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杜注云。隰臯。水岸下溼。爲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云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者。兼釋此經及左傳義也。王制孔疏云。平美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

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百井。除山川坑斥三十六井。定出賦者六十四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斥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斥。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按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蔽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案左傳孔疏。又引賈逵說。與異義左氏說同。卽二鄭所本也。依異義及賈鄭說。則牧卽一易之田。因以爲隰臯九夫之名。沈彤謂卽大宰蔽牧之牧。亦卽休不耕之田。是也。蓋井牧猶言田萊。休不耕之田以長草萊。故杜預以爲芻牧之地。書禹貢青州云。萊夷既牧。明萊田宜畜牧矣。云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者。據大司徒職。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井牧亦造都鄙之法。授田宜依彼制。故知有此三法也。賈疏云。三家受六夫之地。是隰臯之地。二牧始當一井。故云二而當一。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者。據左哀元年傳文。明彼一成之田。卽匠人之十里曰成也。云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者。謂亦近二當一之率也。賈疏云。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爲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鄭言此者。井牧之法。自夏而有。非祇於周。詒讓案。此可證鄭亦謂夏與周。田制不異。孟子謂夏五十。周百畝者。蓋曠法之異。非授田有多少也。詳匠人疏。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匠人注同。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孟子滕文公篇。春秋繁露爵國篇。說並同。李翱平賦書。以三百六十步爲里。乃唐以後法。今承用之。與古里法不同也。又古書並謂井里同步。唯大戴禮記玉言篇云。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此說井里步異。與古制不合。蓋文有舛誤。穀梁韓詩孟子。皆據制公田者爲說。故一井田九夫。治田之人則止八家。鄭匠人注。謂周畿內。都鄙井田。不制公田。則一井田九夫。治田之人亦九家。此云九夫所治之田。九夫。猶言九家也。審校鄭義。蓋計地雖有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及受田一易再易二而當一之率。而同井聚居。則不宜過於疏曠。自以一井九家爲定數。故鄭注引司馬法。十井爲通。雖以三十家約計。而其比居。實以三十六家聚居四井之地。餘六井。卽宮室塗巷。及一易再易所除之地。皆所不居者也。然則虛實相除。當以一通除其六井。而不以一井除其六家。明矣。賈疏乃謂一井之內。地有九夫。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

有九家。既違畿內不制公田之義。復以逐井除滅。謂無九家。殆未達鄭指。漢書食貨志。載王莽隄載師里布法。令宅不毛者。出三夫之布。似劉歆等即謂方里之井。三分除二。止有三夫。論語公治長皇疏。亦謂方里爲井。井有三家。蓋以一通三十家之率分除之。則一井止有此數。是漢以來。已有此說。即賈氏所本。然不可以此消鄭義也。云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者。明井田亦有溝洫。匠人文足與此相備。鄉師注謂冬官攷有匠師。即匠人之長。此官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案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耳者。謂井邑溝洫互相包。乃成一成一同也。云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者。對邑丘等以外旁加之地。治溝洫不出田稅也。賈疏云。從井邑至縣都。從內向外界相連比。井稅一夫。故言以出田稅。云溝洫爲除水害者。匠人爲溝洫。注云。主通利田閒之水。道。是也。程瑤田云。溝洫以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遂於隘。鄭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尙書大傳。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此皆溝洫爲除水害之證。云四井爲邑。方二里者。呂氏春秋貴國篇。高注義同。井方一里。四井積四里。開方爲二里。釋名釋州國云。四井爲邑。邑猶悒也。邑人聚會之稱也。案都鄙公邑。民相聚而居。蓋始於四井三十六家。故謂之邑。國語齊語。管子治鄙。以三十家爲邑。亦與四井家數相近。凡鄉遂都鄙公邑。聚居無城。不論家數多少。通謂之邑。詳里宰疏。云四邑爲丘。方四里者。四邑積十六里。開方爲四里。釋名釋州國云。四邑爲丘。丘。聚也。說文北部云。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北謂之虛。云四邑爲甸。甸之言乘也者。段玉裁云。甸。古音陳。陳乘雙聲。稍人職。丘乘注曰。丘乘四邑爲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隲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此注甸之言乘。即其訓曰乘也。甸與乘雙聲。因以知其訓曰乘。稍人之乘即甸。故此注甸之言乘也。語讓案。乘。即後引司馬法革車一乘之乘。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是也。釋名釋州國云。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管子乘馬篇云。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山至數篇說同。又侈靡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案管子六里。疑皆當作八里。所言丘乘之制。與此經同也。甸乘。義同。互詳稍人疏。云讀如衷甸之甸者。左哀十七年傳。衛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注云。衷甸。一轅。鄉車。段玉裁云。讀如者。但擬其音。讀如衷甸之甸。猶讀如維禹敷之之隲也。衷甸。古音讀衷陳。云甸方八里者。甸積六十四里。開方爲八里。云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者。王制云。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案此亦申上注。溝洫與邑丘等相包之義。以此四丘爲甸。既積六十四里。更加溝洫之地。積三十六里。通爲百里。開方得十里。是於甸八里旁加一里。即匠人云。

方十里爲成。明成中包甸。司馬法。成甸出車異而實同。是其證也。但此所加之地。通溝洫言之。洫包甸外。而溝則交注甸內。鄭欲取整數計之。故通云旁加一里。匠人注。又謂緣邊一里。治洫。實則所加之地。不盡在旁邊。亦不盡治洫也。云積百井九百夫者。賈疏云。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即匠人注云。甸方八里出田稅。是也。賈疏云。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明里外旁加之三十六井爲虛地。不出田稅者也。賈疏云。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揔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陳喬樞云。夫之名有二。其連夫家爲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則指地也。九夫爲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以爲溝洫。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爲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失之殊甚。匠人注云。夫三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鄭明言共治溝。則推之洫澮。皆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井之田方八里。其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爲方十里。即畝閒之畝。田首之遂。井閒之溝。成閒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爲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有洫。言洫則畝遂與溝可知也。奈何以旁加一里在一甸之外。而其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可言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十六井。使之越數里之地。往來治洫。豈所以便民者哉。然一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面距澮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澮之遠。皆百里。獨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澮。有是理邪。攷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爲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竊以洫澮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脩之。洫與澮廣而且深。則脩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若必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賦稅。豈先王均力征之意哉。信南山詩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言甸在一成中。又言其中六十四井。則是一成之中。但有一甸。六十四井之田。故曰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餘爲畝遂溝洫。雖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無田。故無可出稅也。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



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據一焉。匠人爲溝洫。曰成曰甸。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爲包溝洫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云。方百里爲甸。同容四都六十四成。變甸言成者。明一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非溝洫之地而何哉。今卽畝遂溝洫之地算之。一夫百畝。畝廣尺長終畝。每六畝而當一畝地。則六夫之畝。當一夫之地。甸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井之二。爲九十六夫。畝之水入於遂。遂在田首廣二尺。三夫而共一遂。遂長終井。其當畝處。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井間有溝。以受遂水。廣四尺。長終甸。成間有洫。以受溝水。廣八尺。長終成。洫之縱橫從遂。其當畝處。亦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而三倍之。洫廣三倍於遂。故當畝廣處。亦三倍算也。合遂溝洫之長廣地。又不下數井。溝洫以通水利。徑畛以通車徒。遂上之徑容牛馬。溝上之畛容大車。洫上之涂容乘車。軌。計其地之長廣。亦不下十數井。徑畛包於溝洫。則三十六井之爲溝洫地也。明甚。鄭言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其算法當自精覈。非然者。一夫百畝。除其畝廣。是田無六尺之畝。而夫無百畝之田矣。况一成之地。若皆爲田。不知溝洫。又取何地以爲之邪。案陳說是也。鄭所謂治洫治澮者。皆指澮治洫澮所占地言之。故稍人注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之溝涂。溝涂之人名。井別里異。則民之家數存焉。明治溝涂者。卽丘甸之人。儻鄭以治溝之人。別在丘甸之外。則治溝涂之人名。安得見丘甸之家數哉。陳說信足發明鄭君之微愷矣。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者。賈疏云。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詒讓案。甸積六十四里。甸郊則二百五十六里。開方得十六里。旁各加一里爲二十里。國語周語韋注云。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者。不數旁加四里也。云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者。縣實田積二百五十六里。四縣則一千二十四里。開方得實田三十二里。通虛地八里爲四十里也。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周禮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也。卽據實田言之。云四都。方八十里者。都實田積一千二十四里。四都則四千九十六里。開方得實田六十四畝。此亦明甸八十里。面加十里。卽匠人云。方百里爲甸。爲一同也者。王制云。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此亦明甸八十里。面加十里。卽匠人云。方百里爲甸。卽此經之縣。名制並異。疑晚周之制。左哀二年傳。說晉制亦縣大都小。與周書同。又此方百里中含四都。管子乘馬篇云。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此亦以中地百里含四都。與此同。而國

數室數並不合。亦非周法也。云積萬井九萬夫者。同方百里通虛實之地。爲積萬井九萬夫也。賈疏云。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四都之實地四千九十六里。爲四千九十六井。卽每甸八里六十四井實田。所彙積而成也。賈疏云。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陳喬樞云。一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六十四甸。以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計之。六十四甸。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也。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澮者。以一同萬井九萬夫。除實地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外。餘五千九百四井。五萬三千一百三十夫爲虛地。分治澮及澮。此治澮二千三百四井者。卽甸外旁加之虛地三十六井所彙積而成也。賈疏云。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治澮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也。陳喬樞云。以成之三十六井治澮計之。六十四甸。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皆爲澮澮之地。故鄭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澮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除四都實田四千九十六井。及治澮之虛地二千三百四井之外。又加此虛地以治澮也。賈疏云。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卽爲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鄉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卽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卽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陳喬樞云。鄭又言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澮之地。恐人不知以澮澮之地。爲井澮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澮之地。在三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澮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卽王制所謂山陵川澤溝澮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也。鄭不言者。方詳井田澮澮之制。故從略耳。詒讓案。漢書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漢志一同。除三千六百井。卽此注一同所除旁加之數也。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亦與漢志同。班許兩家。並兼山川坑斥等計之。鄭專屬治澮澮言者。文不具耳。但漢志一同萬井。除三千六百井。存六千四百井。以算術約之。是爲二十五分而去其九。存者十六也。前注說一成。以三十六井治澮。六

十四井出田稅。與彼率正同。較之三分去一之率。所去已較多。此以一同包百成。百成之內。既去其二千三百四井治  
漁。又去其外三千六百井治澮。是萬井之中。去者五千九百四井。存者止四千九十六井。以算術約之。是爲六百五十  
五分。而去其三百六十九。存者二百五十六也。較之一成。所去尤多。故依鄭說。則一同定出賦者。校漢志少二千三  
百四井。蓋漢志據一同總除之。而鄭則據積百成爲同。節次除之。故得數不同。又此率止可施於井田。依鄭義。王畿  
百同。自都鄙外。鄉遂等皆爲不井之田。未可以此率概之。故載師注說。王畿百同。受田家數。止以三分去一。大約  
計算。漢志以井田爲王畿之通法。其說皆未合。故鄭並不從也。又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方里而一井。方百里爲方里者  
萬。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圍姜園臺沼稼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  
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案依董子說。則一同得  
良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一畿得良田六十六萬六千六百井。所得數。皆贏於漢志三十三分之二。而三分除一之率。則  
同。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  
處什四。案商君以惡田良田。共處十分之六。亦與三分去一之率相近。蓋古人計地墾田。法皆如是。惟井田與不井之  
田。算率少異。互詳載師疏。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井邑丘甸縣都。及五溝五塗之制。至同而大備也。陳喬樞云。  
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之地。方六十四里。爲四千九十六井。溝澮之地。方四十八里。爲二千三百四井。合爲  
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山川城邑之三分去一者。爲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井以之治澮與澮上  
之道。然後溝塗備而井田成。故曰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賈疏云。解此四  
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於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三。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案  
上諸男之地。亦四之一。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詒讓案。鄭意若備一同之制。則經當云四都爲一大都。今經自以  
井邑以上。積至四縣爲都而止。不復及大都者。以一同之中。雖含四都。然公之采地自食者。止三都。以一都入王。  
於此文止於四縣之小都。據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注以爲畿內共職貢者。是采地之貢。重  
於外諸侯。沈彤亦據以證鄭義。今攷左傳。亦無四之一入王之明文。鄭自隱據大司徒子男所食爲比例。然此實臆說。  
於經無據證。大司徒五等國所食。義亦本不如是。詳彼疏。云其制三等者。據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  
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畿內采地。自百里以下。遞減爲三等。異於畿外封國。自五百里以下。遞減爲五等  
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  
鄭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方五百里。其次

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又左傳昭十三年。孔疏。及國語周語韋注。引鄭志云。畿內之諸侯。雖爵在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此皆鄭謂畿內三等。異於畿外五等之說也。然依彼注。說周畿內。仍夏殷制。爲三等之國。則當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三等。而此注下文。又以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爲三等。與王制注說小異。似當以此注爲正。孟子萬章篇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文復差異。依其說。則卿采邑百里。大夫采邑七十里。並校此注爲贏。而元士采邑五十里。又此及王制經注所無。古經岐迤。無可質定。又王制。說五等國里數。亦實非殷法。詳大司徒疏。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者。此即公所食之大都也。三等采地。即畿內之國。故謂之百里之國。百里者。積萬里一同之地。中含四都。方八十里。積六千四百里。通治澮之地爲方百里。以司馬法出車之法計之。爲百乘之地。實出車六十四乘也。鄭謂采地者皆四之一入王。故四都而以一縣之田稅入於王。餘三都。公自食。沈彤云。公田二千有四十八夫。王食者五百一十二夫。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者。此即卿所食之小都也。方五十里者。積二千五百里。中含四縣。方四十里。積千六百里。仍餘九百里。爲方三十里。通爲二十五乘之地。實出車十六乘。鄭謂四之一入王。故四縣而以一縣之田稅入王。餘三縣。卿自食。沈彤云。孤卿田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八夫。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者。此即大夫所食之家邑也。方二十五里者。積六百二十五里。中含實田四甸方十六里。通虛地爲四成方二十里。積四百里。仍餘二百二十五里。爲方十五里。通爲六乘有奇之地。實出車四乘。鄭謂四之一入王。故四甸而以一甸之田稅入王。餘三甸。大夫自食。沈彤云。大夫四百二十八夫。王食者三十二夫。程瑤田云。縣之田才二十里。都之田才四十里。而鄭言卿大夫采地。乃云二十五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者。蓋舉一同之田。四之一與十六之一而言之也。案程說也。公卿大夫。采地三等。各相倍半。以次遞減。故大都地正一同。而小都家邑皆有餘地。不能適合四縣四甸之里數也。依此注義。則畿內采地三等。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其總數則大司徒注云未聞。王制說天子縣內。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三等之國。凡九十三國。鄭不從之者。以王制說畿外五等國里數。既與此經不合。則畿內采地里數。亦不足馮。故鄭彼注及大司徒注。並以爲夏制。說雖不甚孺。然其不可以證此經。則固無疑也。又案此四甸之縣。凡六十四邑。通旁加之地。則曰百邑。左襄二十七年傳。衛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坊記孔疏引熊安生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案二里者。即四井之邑也。孔廣森云。百邑者。四百井也。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案孔說足申鄭義。蓋百邑爲井四百。與此家邑四成之數正同。沈彤謂即四甸之地。則去旁加之地計之。此足證王國大夫與侯國之鄉。

其采地同也。而左傳杜注雜記左傳孔疏。則謂百邑是一乘。方十里之邑。非四井之邑。依其說則邑卽一甸。出兵車一乘。百邑卽一同也。合於坊記家富不過百乘之文。而與此注大都百里。亦正同。然其說非是。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五乘者。五成之地。三乘者。三成之地。並與此家方相近。以此推之。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坊記疏引易訟九二。邑人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又論語。伯氏駢邑三百。注云。齊下大夫之制。是古邦國大家采地。亦不逾此。明鄭志說不可易也。至春秋以後。陪臣僭侈。於是百乘之家。而與王之大都等。至戰國且有千乘之家。而與公侯大國等。皆非古制也。侯國采地之制。論語公冶長皇疏。坊記疏引皇氏熊氏說。皆以意爲推次。並差異無可質證。今不詳論。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者。賈疏云。謂采地之中。亦有九職。農則三農生九穀。牧則藪牧以蕃鳥獸。衡虞則虞衡。作山澤之材。九職唯言此三者。以其經言地事。故舉以言之。其餘六者。略而不言矣。案此地事。與載師土均職略同。詳載師疏。云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者。卽大司徒地貢。是也。賈疏云。此貢選出於農衡。地事既無九職。則貢中亦無九貢也。遺讓案。閭師八貢。此任地令貢。注舉農牧衡虞四事。上經令萬民之貢。注舉嬪婦百工者。以其非地事也。於八貢獨論讓案。閭師不言者。以農可咳園。工可咳商。故均入地職。土均地事。注並兼舉農園。明其互相備。文不具也。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者。賈疏云。以其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賦爲軍賦解之。若然。大宰九賦。四曰家稱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者。謂三等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但公邑無名。故舉三等之號以表之。故禮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名。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軍賦革車馬士徒而已。是也。論讓案。大司徒云。以斂財賦。注云。賦謂九賦及軍賦。此無九賦者。鄭謂采地無口賦也。實則大宰九賦是地稅。非口賦。此賦當亦兼九賦言之。注說非也。九賦。詳大宰疏。引司馬法者。釋井牧軍賦之法。兼證此井邑甸縣都。與匠人通成終同。同制也。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史記司馬穰苴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司馬法。實古軍禮之遺文。故足與禮經相證。賈疏及隋書經籍志。謂卽穰苴所撰。誤也。論語學而集解。馬融注。及晉書地理志。並引司馬法文。與此注略同。今本司馬法。止存五篇。無此文。蓋在佚篇中。云六尺爲步者。漢食貨志同。爾雅釋宮。邪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是曰步。備陰陽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案車人爲耒。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此兼耒木弧曲之度計之。如此其弦度亦止六尺也。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與司馬法異者。蓋步法。秦漢時有改易也。通典軍禮。說一步五尺。

此唐以後制。今承用之。互詳車入疏。云步百爲晦者。漢食貨志同。韓詩外傳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說文田部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秦田二百四十步爲晦。桓寬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案玉篇田部云。秦孝公二百四十步爲晦。蓋商鞅開阡陌時所改。漢又因秦制。其晦長於古百四十步。而廣一步則同。九章算術方田篇。畝法亦依秦漢制。今承用之。云晦百爲夫者。漢食貨志同。論語皇疏云。畝百爲夫。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百晦卽謂之夫。一夫百晦。積萬步方百步也。程瑤田云。晦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論讓案。古晦法百步。步法六尺。步晦相乘。得六百尺。更以六百尺自乘。得三十六萬尺。爲古百晦之積。今晦法二百四十步。步法五尺。步晦相乘。得二千二百尺。更以二千二百尺自乘。得百四十四萬尺。爲今百晦之積。而今尺校古尺。又約贏四分之一。則今百晦。大於古幾五倍矣。古今尺異同。詳玉人疏。云夫三爲屋者。漢食貨志同。論語皇疏云。夫三。方百步者三也。廣一里。長百步也。案一屋三百晦。積三萬步。管子乘馬篇云。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彼蓋以半晦爲一聚。以次積之。三夫爲一家。家卽司馬法之屋也。屋。詳匠人疏。云屋三爲井者。漢食貨志云。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與經云九夫爲井。義同。一井九百晦。積九萬步。云井十爲通者。漢書刑法志同。一通九十夫。三十屋。九千晦。積九十萬步。此含虛地而言也。以實地計之。則當爲二邑八井之地。以其二井爲虛地。井計之爲一通。論語皇疏云。此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賈疏云。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程瑤田云。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通於池也。云通爲匹馬者。賈疏云。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唯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三十家土一人。徒二人者。受田者三十夫。一夫爲一家。故三十家也。賈疏云。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論讓案。此大略計之也。若以八井實地計之。則當有七十二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三十六家。校總計一通之數多六家。然其出四馬則同。云通十爲成者。漢刑法志云。通十爲成。成方十里。論語皇疏云。成。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兵賦法一乘成也。案一成。百井。三百屋。九百夫。九萬晦。積九百萬步。程瑤田云。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云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賈疏云。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司馬法別說甸出長轂一乘者。一甸。卽一成所包之實地。一甸凡五百七十六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校總計一成者少十二家。其出革車一乘則同。春秋成元年。作丘甲。左傳杜注。以爲令丘出甸之軍賦。爲非法之重斂。孔疏釋甸出一乘。謂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當二甸出一乘。是除而又除。失之遠矣。云十成爲終者。漢刑法志云。成十爲終。荀悅漢紀。終作衆字通。案一終百通。千井。三千屋。九千夫。九十萬畝。積九千萬步。賈疏云。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程瑤田云。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漚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云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土百人。徒二百人者。賈疏云。十成成百井。故千井三千家。詒讓案。成有九千夫。亦如前通率法。故爲三千家。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也。以實地計之。則一成中包一甸。十成則十甸。凡五千七百六十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千六百八十家也。校總計一終之數。少三百二十家。其出革車十乘則亦同。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者。漢刑法志云。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案一同百成。千通。萬井。三萬屋。九萬夫。九百萬畝。積九萬萬步。賈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爲同。程瑤田云。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澮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川。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土千人。徒二千人者。同九萬夫。亦如前通率法。故爲三萬家。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也。以實地計之。則同中包四都。凡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也。校之總計一同之數。少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八家。其出革車百乘。則亦同。又漢刑法志云。亦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彌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案漢志。亦以一同所包之實地計數。然以同中實地爲四都。而總以一同百井。去其三千六百井計之。依其說則一同六百井。凡五萬七千六百夫也。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萬八千八百家。與四都家數不合。然其出車之數。則無不同也。陳喬樞云。小司徒言井牧之法。而溝澮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自六尺爲步。至屋三爲井。言夫畝之數。自井十爲通。至同方百里。言土地之數。無有異也。鄭恐人不明。故引匠人溝澮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如此。詒讓案。以上並引司馬法文。以說井牧出軍賦之法。然彼本有二法。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左傳成元年服注。述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注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而服注則甸出一乘。縣出四乘。都出十六乘。兩法不同。賈疏云。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土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案司馬法

二文差互。鄭此注。論語注。各據其一。無所折衷。依賈說。則此注所引者。爲天子畿內采地法。左傳服注所引者。爲畿外邦國法。坊記及左傳成元年孔疏說。並同。穀梁哀十二年。楊士勛疏云。甸出長轂一乘。此甸據實出賦者言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者。通計治溝洫者言之。其實一也。案楊說與賈孔不同。而於義爲長。黃以周云。左傳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同也。四十九同。爲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成出一乘之法也。左傳又曰。公子無虧戍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此用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之法。亦成出一乘之法也。賈疏謂邦國用甸出一乘。七十五人之法。亦與傳戾。案黃說。亦足證賈孔說之誤。江永云。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因一乘常用四馬。其制成於六十四井。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虛矣。案江說。亦是也。漢志所說一同井田實數。與四都之井數不合。與爲封畿其不合彌多。然可證司馬法二文。虛地實地。異而實同之義。蓋此注引司馬法。止於一同萬井。出車百乘。是爲采邑大都之賦。漢志據其率推廣之。以十同爲一封。十萬井出車千乘。是爲諸侯大國之賦。又以十封爲一畿。百萬井出車萬乘。是爲王國之賦。然此止是大略之法。若以任地之制。分別精算。則不必密合。此猶作雒說王畿百縣。止據縣鄙都鄙言之。若郊甸鄉遂。安得盡以縣都概之哉。今以此經及司馬法。參互校之。王畿及侯國。皆有鄉遂都鄙之異。鄉遂五五相比。斷不能爲井田。又左傳成元年疏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據孔說。是鄉遂賦法。出兵公而不出車。若依司馬法計井出車之制計之。則必王國侯國。皆不立鄉遂而後可。其不合者。一也。且都鄙雖爲井田之制。然疆域華離。及山川所限。斷不能截然正方。亦必有畸零不井之田。錯乎其間。則亦不能皆符此數。其不合者。二也。又司馬法所計夫數。皆以一井九家爲率。則不爲公田。而據鄭匠人注。則王畿之井田。用實法。無公田。邦國之井田。用助法。有公田。有公田則一井止八家。一邑止三十二家。而丘甸以上之積數。皆當大減。是侯國卽不立鄉遂。盡爲井田。亦不能充此數。其不合。三也。然則作司馬法者。未嘗不知井與不井。形體不一。但分地校量。則紛互雜糅。不便計算。故設此計里令賦大略之疏率。無論井與不井。一以此通之。不過謂地方百里。可出車百乘。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可出車千乘。地方千里。可出車萬乘耳。彼本不謂盡天下皆爲井田。而說者必欲牽就井數夫數。一一校覈。求其密合。其有當乎。既知其爲大



略之法。則知通成丘甸二文雖異。而同爲計里出車之法。不當如賈孔說。以爲都鄙邦國之異制。蓋丘爲匹馬。丘牛卽通爲匹馬。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孫子作戰篇云。財竭則急於丘役。並謂此也。丘十六井。凡百四十四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受田者凡七十二家。此與通十井三十家。數雖不合。而其出匹馬則同。但丘增出牛三頭耳。以平價論之。馬貴而牛賤。三十家而出馬一匹。與七十二家而出馬一匹。牛三頭。其費固約略相等也。成包一甸。甸出長轂一乘。卽成出革車一乘也。甸六十四井。以率通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與成百井。三百家。數雖不合。而其出車一乘則同。由是推之。終十成。包十甸。同百成。包百甸。其井及夫家之數。亦皆不合。而其出車十乘。百乘。則亦同。但依鄭義。一同雖可容百成。而緣邊須再除其治洫之虛地。是同中實地。止包四都六十四甸。則止能出六十四乘。不足百乘之數。足證司馬法。亦大略計之。本未以溝洫積數實除。止以百成包百甸。則出車百乘。與甸出一乘之積數。固無不合。故論語注所引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者。依服氏所引。本爲一甸所出。而左傳疏引論語注。又云。成方百里所出。則鄭亦以二者是一。可以互通。非一成所出。必少於一甸所出之數也。至甲士步卒之數。兩文所以不同者。江永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金榜云。周軍賦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一云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授田二百八十八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爲正卒。後法爲通正羨之卒。孫武言與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春秋成元年。作丘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丘出之。丘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蓋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案江金說。是也。戴震說同。七十五人者。任民之法。非卽兵車一乘之人數。三十人者。出軍之法。兵車一乘。二十五人。餘五人將重車也。江氏謂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足正賈孔采地。邦國異制之誤。至周制。鄉遂什伍。與都鄙三甸。法制迥異。上文正義卒。雖專據鄉遂言

之。與都鄙不相冢。而丘甸調發。亦必有正。羨二卒。自無疑義。金氏援彼文。以釋司馬法丘甸之制。謂三十人者爲正卒。七十五人者爲通正義之卒。通計正義。卽是甸乘本法。調發止於正卒。與江說亦足以相明。然以實地計之。通包八井。依率除之。則不止三十家。而成包一甸。則又不足三百家。終包十甸。同包四都亦然。通而計之。蓋不盈十家而賦一也。至一甸之田。依率通之。凡三十二井。二百八十八家。而出步卒七十二人。則是四家而賦一人也。及其調發。則以三十二井而出士徒三十人。是一井九家而賦一人也。尙餘二井不賦卒。使互相補助。以紓其力。則與十賦一之制。亦大略相近。是依丘甸之法。則九家有奇而賦一。依通成之法。則不足十家而賦一。二法略同。管子八觀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此與十賦一之法合者也。而孫子用閒篇。以八家賦一人計之。蓋邦國制公田者之遺法。亦足爲井出一人之證。又案司馬法二文雖異。然皆謂一成百井。出兵車一乘。依鄭除虛地計之。實一甸六十四井。而出一乘。內外相舍。其數同也。而公羊宣十五年。哀十二年。何注。並謂十井出兵車一乘。論語學而集解。引馬融云。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皇氏義疏。以包說爲夏殷制。據賈疏。則鄭論語法說與馬同。今攷馬鄭說。丘乘出車。合於司馬法。封國里數。合於此經。其義不可易也。管子揆度篇云。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當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此里數車乘。與司馬法說正同。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正馬氏所云。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者也。惟夫田戶口之數不合耳。甸之名出於乘。明乘法始於一甸。釐如包何說。則當二邑有半。而賦一乘。一甸當賦六乘有奇。取數旣畸零不整。復與甸乘名義。不相應矣。况昭五年左傳。說韓氏羊舌氏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卽司馬法同出革車百乘之制。又大戴禮記。說侯國采地有五乘三乘。依馬鄭義。爲五百井三百井之地。與左傳卿備百邑四百井之文相近。若如包何說。則五乘者。止五十井。不過十二邑有奇。三乘者。止三十井。不過七邑有奇。與大國卿采地之制。相去遠甚。其可通乎。至鄉遂一家賦一人。而都鄙則一井賦一人者。六鄉之卒。皆素隸軍籍。六遂雖無軍籍。而與六鄉皆出兵而不出車。故家出一人不爲多。丘乘之卒。出於農民。且有出車馬甲兵之費。雖平時發軍所不及。然其所云一乘三十人。一乘七十五人者。亦必豫定其制。若有大征伐。或師不功。鄉遂兵不足用。則亦徵及之。至於田役追胥。羨卒盡行。則又與鄉遂無異。故井出一人不爲少也。鄉遂軍制。及都鄙出車徒之異。並詳夏

官敘官疏。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也。政。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域為邦。杜子春

云。當〔疏〕。乃分地域而辨其守者。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主土地。言分地域。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營城遠近為域。〔疏〕。疆界。辨其守。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虞衡守之。云施其職而平其政者。即閭師任民。均人

士均均地政之事。注。云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者。明此經不冢上造都鄙為文也。賈疏云。案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人民之數。小司徒佐之。明分地域者。亦普及天下也。是以知分地域之中。有畿外邦國。

畿內都鄙。及六鄉六遂。鄭雖不言公邑。地域之中。亦含有四等公邑可知。云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者。守即所謂地守也。大司徒云。奠地守。注云。謂衡麓虞候之屬。均人士均地守注義。並同。云職。謂九職也者。大司徒云。分地職。

注云。分其九職所宜也。此職亦即地職。通大宰九職言之也。云政。稅也者。與均人之地政。土均土地之政。義同。大司徒作地征。彼注云。征稅也。云政。當作征者。謂征稅之字。不當作政教之政也。均人士均諸職。地政字注。並

讀為征。凡此經征政字。多通用。詳小宰疏。云故書。城為邦。杜子春云。當為城者。段玉裁云。說文戈部。或。邦也。城。或。或字也。口部。國。邦也。蓋古三字本一字。國與邦。異部而雙聲。杜必改邦為城者。邦者統詞。城者別

詞。徐養原云。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域同義。案段徐說。是也。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疏〕。凡小祭祀。奉牛牲者。小司徒。小司空。為官聯也。云羞其肆者。肆。依鄭義。亦當讀為鬚。詳小子疏。賈疏云。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

羞其肆。今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舞師注同。賈疏云。案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玄冕。彼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之等。小祭祀既用牛。

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案酒正注。以六冕差之。緇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之者。以其社稷五祀。於祭饌之事。入次祀中。故宗伯云。血祭祀社稷五祀五嶽。故於此奉牛牲。不言緇冕矣。論讓案。此注與酒正注不同。此是也。詳酒正及肆師司服疏。又案。依此經。則王國羣小祀。皆用大牢。或亦兼有特牛。月令孔疏。謂五祀門窻等用特

牛。又引熊安生。謂礫攘亦用牛。是也。郊特牲疏。又謂天神日月地。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賓客。諸侯之使臣。〔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者。令四郊以外。脩道路及委積也。注。云小賓客。諸侯之使臣者。明此小賓客。兼大行人之大

客。小行人之小客。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謂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

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者。令四郊以外。脩道路及委積也。注。云小賓客。諸侯之使臣者。明此小賓客。兼大行人之大客。小行人之小客。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謂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

賢客。諸侯使卿大夫來聘。故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大司徒注。令。令遣人。此雖無注。大軍旅帥其衆庶。帥而亦與彼同。案遣人唯掌脩委積。其脩道當令野廬氏。賈據大司徒注。義未咳。詳彼疏。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帥而致於大〔疏〕注。云帥帥而致於大司徒者。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明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司徒。小力役之。〔疏〕小軍旅巡役。小司徒治其政令。賈疏云。案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此巡役。小力役之。〔疏〕小軍旅巡役。小司徒治其政令。注。云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者。巡行。葉鈔本釋文。作脩行。阮元云。蓋循行之誤。詒讓案。掌固注云。巡。行也。循與巡。字通。賈疏云。此經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此經巡役文承小軍旅下。故知小功役之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俞樾云。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小軍旅巡役。自與上文所云。大軍旅帥其衆庶相配。巡役即以小軍旅言。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役之證。案俞說亦備一解。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

〔疏〕謂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案當亦關后世子。詳宰夫疏。云帥邦役治其政教者。賈疏云。邦。國也。帥領國民。則知遂人所致六遂之役。稍人所帥公邑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所謂治其政教者。即遂人之六綽。遂師之抱磨。共丘籠及蠶車之役矣。以遂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案方說。是也。蔣載康亦謂葬時兼督遂役。賈謂唯帥遂役。說未咳。注。云喪役。正棺引窆復土者。釋文云。窆。劉補鄧反。孔繼汾云。如劉讀。即當作塋。案孔校是也。劉昌宗本。蓋與陸賈本字異而義則同。賈疏云。鄭解經大喪所役。不據初死。以其初死。所役無多。故據葬時而言。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緇。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論讓案。正棺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天子禮與土同。復土者。即既夕禮之實土。史記孝文本紀。發卒藏郭。穿復土。索隱云。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窆。詳鄉師疏。又遂人注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遂師共丘籠之役。注云。丘籠之役。窆復土也。此注說喪役有窆復土。則鄭意亦謂小司徒不徒治六鄉之役。實兼治六遂之役矣。凡建邦國立其社

周禮正義 六卷二十 二七

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疏〕之。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者。大司徒掌辨邦國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

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正其畿疆者。謂九畿畿上。皆有疆界封樹。以為阻固也。注。云畿九畿者。謂侯甸

男采衛要夷鎮蕃。九凡民訟以地比正之。鄭司農云。以田畔所。〔疏〕凡民訟以地比正之者。謂爭戶口征役。及子

謂聽政役以比居。是也。孔廣森云。比即比居。下圖即版圖。管仲治齊。有戶籍田結。是古圖比之法。注。鄭司農

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者。賈疏云。六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

其訟。治讓案。先鄭謂此以地比正民訟。猶後世斷訟。以里鄰為正左。云田畔。所與比者。以經云地比。明田畔相比。則居亦相近也。然此比。實當為比居之比。與五家為比義不同。先鄭說。失之。地訟以圖正

之。地訟。爭疆界者。〔疏〕地訟以圖正之者。易祓謂此即小宰八成。所謂聽閭里以版圖。是也。注。云地訟。爭疆

土地之圖。是也。賈疏云。凡量地。以制邑。初。封疆之。圖謂邦國本圖。界者者。謂因廩宅田園疆界相侵越而爭訟者也。云圖。謂邦國本圖者。即大司徒云。邦之

時。即有地圖。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治〔疏〕者。歲終亦謂夏之季冬。建丑之月。鄭賈並謂周之季冬。建亥之月。非也。詳大宰疏。云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者。正教官之

歲會。所謂官計官成也。賈疏云。屬官謂教官六十。成謂計簿。正所治計會文。書而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則賞之。注。云治成。治事之計者。治成。即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也。成要會。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疏〕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者。賈疏云。羣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是歲終之時。此言要會。謂是月計歲計。總為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考也。治讓案。此羣吏通地官諸官府言之。詳大宰疏。正歲。則帥

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憲。表。〔疏〕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者。教灋之象。即大司徒教象之灋也。此小司徒正歲建寅之月。縣教象使百官觀。與小宰帥屬觀治象略同。與大司徒。正月。縣教象使萬民觀者異。鄭大司徒注。并二者為一。非也。詳大司徒及大宰疏。

又此教官之屬觀教象。疑當在治朝之旁。大司徒治事之舍。故鄉大夫云。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蓋攷灋於司徒。即因觀象在司徒所治舍。故就考之。而司徒縣教灋於所治。亦猶鄉吏受教灋而憲之於其所治。足相推例也。互詳大宰小宰疏。云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者。此即就觀法之處。以木鐸徇而戒之。亦與小宰徇治官同。與大司徒分令百官府者。異也。詳小宰疏。云令羣吏憲禁令者。羣吏憲禁令。蓋各於所治憲之。猶鄉大夫令鄉吏憲法於所治也。古凡禁令。大者皆書縣之以警衆。若小宰憲禁于王宮。土師五禁。皆書而懸于門閭。此禁令者。當咳彼宮禁國禁野禁等。縣門閭。即憲法也。云俯灋糾職以待邦治者。糾職。猶大司寇官刑上能糾職。注云。職事脩理。是也。賈疏云。謂脩其法制。糾察職事。以待邦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則供之。注。云憲表縣之者。小宰注義同。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疏〕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者。即上文三年大掌公邑都鄙之比法。經文不具。義可咳也。云平教治。正政事者。賈疏云。以其三年大比之時。大黜陟之禮。故斷其教治文書。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云攷夫屋者。謂校考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數。而著之於圖也。云及其衆寡六畜兵器者。亦考其人民及器物之數。著之於版。以上皆大比時鄉郊之吏所登者。此官復通考之也。兵謂五兵。器謂車輦任器等。凡經云兵器者。兵與器並爲二。詳玉府疏。莊存與云。前曰車輦。此曰兵器。互相備。云以待政令者。國有軍旅賦役之政令。則依此數均平與發之。注。云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賈疏云。遠郊之外爲六途。內爲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城中。亦在四郊。故比長閭胥六鄉之吏等。布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也。案賈蓋依鄭載師注。說遠郊之內。二十四萬夫地。六鄉受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以廛里場圃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各受一萬夫。適盡九等。田里雖在六鄉之外。亦附屬六鄉。故賞田。司勳謂之六鄉之賞地。是也。是則遠郊以內。盡屬六鄉。以外更無餘地。故謂四郊之吏。即六鄉之吏。在四郊者。審如是則言六鄉。已足咳四郊。經文何其複而贅乎。今通校經注。竊謂鄉與郊通言之。則鄉包於郊內。析言之。則郊自處於鄉外。賈并爲一。非也。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是鄭意鄉界外別有郊里。本不謂四郊盡爲鄉里。明矣。孫希旦云。郊內之地四同。非六鄉所能盡。故其在鄉界之外者。亦如六途之有公邑。設吏治民而立學焉。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言六鄉而又言四郊。即此案孫說。是也。蓋王國置鄉。數止於六。其家數夫數。皆不容增減。九等田里。或在城郭中。其在外者。家數亦自無多。以地比附屬六鄉。因

其所宜。至九等田外之餘地。布在郊內者。其中皆有民居。則不屬六鄉。別謂之郊。故遺人職有鄉里。又有郊里。鄉里。卽六鄉及九等田所居。郊里。卽四郊所居也。至載師九等田里。本不必各占一萬夫。彼注自是段此大略計算。不爲定論。且六鄉七萬五千家。尙有餘夫。亦常在遠郊以內受田。則郊內鄉外。必有餘地。揆之事勢。可無疑矣。郊里既非鄉吏所治。故自有主民之吏。謂之四郊之吏。其官名爵次。注無文。沈彤以爲宜依縣鄙之制。有縣正以下至鄰長五等官。而爵則降於鄉吏二等。爲上中下士。且小司徒見四郊之吏。縣師見都鄙稍甸郊里之羣吏。固有明文也。遂之法。計家以爲縣鄙。而郊如之。則卽其縣鄙以設官。亦如遂。至官之爵等。則遞降於遂也。案沈說。於義可通。蓋四郊在六鄉之外。與遂相接。既介乎鄉遂之間。則不爲井田可知。不爲井田。則其計家以制里也。亦當以五五相比。如鄉遂之法。制里既如鄉遂。而其地實鄉遂之畸餘。則其設官之名。或與遂同。而爵自不能與遂等。但四郊除六鄉六遂外。尙有九等田之減。則其爲郊里者。究不知爲地幾何。置吏及令賦之數。均無可推核耳。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與前注引司馬法文同。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者。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井。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鄭意此夫屋。並非井田之夫屋。但取三三相任。出地貢。其事略同耳。賈疏云。鄉遂之內。既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爲屋。是一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田之法。亦八家勸一夫稅入於公。相保任以出穀者也。金鶚云。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不知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攷夫屋者。井田之制也。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故妄作此解耳。案金說是也。以經攷之。王城外二百里內。六鄉六遂。皆不爲井田。四郊爲六遂之餘地。縣師謂之郊里。郊既稱里。則與鄉里同。五五相任。亦不爲井田。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明四等公邑。自內向外。以甸爲始。是六遂之餘地。始爲公邑。六鄉四郊之餘地。皆不爲公邑也。公邑稱邑。卽以四井爲名。則當以三三相任爲井田。此云攷夫屋。卽謂通考溝洫井田之制。鄉遂四郊。則百畝爲夫。十夫有溝。六遂外之公邑。則三夫爲屋。三屋爲井也。蓋小司徒爲地官之貳。其職掌雖專主鄉郊。而六遂公邑。亦皆其所兼統。故有攷夫屋之事。據上經注。謂大比兼受鄉遂邦國之比要。則公邑非其職掌所不及。可知。此經言比吏。但舉六鄉四郊。而不及六遂公邑者。文偶不具耳。鄭君不悟。以爲鄉遂餘地。甸稍縣。置之公邑。皆不爲井田。故於此經不得其解。四等公邑制井田。互詳匠人疏。

# 周禮正義

## 卷二十一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聽謂平

〔疏〕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者。掌鄉學之政。凡鄉學以鄉人是也。鄉先生以三物教鄉之子弟。此官則察其教之善否。而與其賢能。與鄉老。鄉大夫。為官聯也。賈疏云。鄉師四人。其鄉有六。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賈疏云。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

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注云。聽謂平察之者。小宰注云。聽。平治也。國策秦策高注云。聽。察也。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

貴賤廢疾牛馬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施舍。謂應復免。〔疏〕以國比之

稽其夫家衆寡者。謂四時小案比。與鄉大夫為官聯也。小司徒云。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此官掌受比法。而以四時計當鄉之民數也。云辨其可任者。賈疏云。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掌其戒令糾禁者。即士師五戒。四曰

糾。用諸國中。五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是也。管子立政篇。云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者。小宰注義同。

經云。老幼貴賤廢疾。自幼賤二者外。皆應復免。即鄉大夫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也。其幼者。則國中六尺。野五尺以下。亦舍之。小司徒注云。施。當為弛。此不破字者。以互見於彼。故不復釋。

施舍。詳小宰疏。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於至。

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疏〕大役。則帥民徒而至者。賈疏云。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章程。逆。猶鉤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云既役。則受



州里之役要者。此職州里二見。與州長。司常。大司寇義。相同。謂州之所居。闕黨族閭比言之。猶遺人云。鄉里也。賈疏云。所役之民。出於州里。今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遺民徒本數。故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役要。則役人簿。要。云以考司空之辟者。此與司空為官聯也。賈疏云。辟謂功程。司空主役作。故將此役要。以鉤考司空之功程。沈形云。鄉遂郊野官。平時屬司徒。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於司空。故鄉師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遂人職。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蓋當役之時。鄉自州里以下。遂及郊野自縣以下。皆受法於司空。以治民徒之役事。又云。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包州長以下官。郊公邑官亦包之。注。云而至。至作部曲也者。大役任衆。為大宗伯軍禮之一。蓋亦以軍法部署之。故至所作之處。各就其部曲也。曲者。部之小別。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下有屯。祭義孔疏云。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云既已也者。毛詩召南汝墳傳文。司于注同。云役要。所遺民徒之數者。大司馬云。大役屬其植。受其要。注云要。簿書也。即此所謂役要。又職金注云。要。凡數也。遂人云。以下劑致。要劑。義同。云辟。功作章程者。即役法也。與先鄭義同。賈疏云。功作之事。日日錄其程限。謂之章程。云逆。猶鉤考也者。司會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云逆受而鉤考之。此義與彼同。鉤考亦詳彼疏。賈疏云。鉤考役事。恐有濫失。鄭司農云。辟。法也者。爾雅釋詁文。戎右小司寇注。並同。凡邦事令作秩敘。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令作秩敘者。謂為受役民其先後。均其勞逸。使以次服役也。注。云事。功力之事者。即州長云。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是也。云秩。常也者。酒正注同。案作秩敘。當與宮正及里師兩職。行其秩敘。義同。秩敘。即次敘。鄭訓秩為常。非也。詳宮正疏。云敘。猶次也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云事有常次。則不偏置者。大祭祀。羞牛牲。其茅菹。杜子春云。菹。賈疏云。謂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敘。則不為偏置。又不匱乏。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為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玄謂菹。土禮禮所謂宜荊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疏〕大祭祀羞牛牲者。大司徒云。奉牛牲。羞其肆。小子云。羞。羊肆。注並釋羞肆。為進所肆解骨。是與。〔疏〕體。大司徒疏謂奉牛牲。謂初牽入時。羞其肆。謂進骨體。此經言羞不言奉。則唯佐進骨體。不佐牽入也。賈疏謂奉牛牲。鄉師亦佐大司徒。非也。云共茅菹者。賈疏云。案甸師職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菹也。論讓案。此與甸師為官聯也。古祭亦有菹者。天子禮。

詳與大夫士禮異。詳甸師司巫疏。注。杜子春云。菹。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者。菹。菹。菹。聲類同。段玉裁云。杜讀菹爲菹。易其字也。菹。酢菜也。醢人茹菹。鄉大夫讀爲茅菹。茅初生可爲菹也。案段說。是也。葵菹。亦見醢人。杜意此共茅菹。與醢人爲豆實也。云鄭大夫讀菹爲菹。謂祭前菹也者。菹菹。一擊之轉。猶助菹字通也。史記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菹也。公羊宣十二年傳。茅旌。何注云。斷曰菹。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呂飛鵬云。說文云。菹。祭菹也。菹。茅菹也。許說與鄭大夫同。詒讓案。大夫此注。與甸師舊茅注。並隱據禮經之菹爲釋。祭前菹。亦卽謂承祭之菹。與後鄭義本同。但不直以菹爲菹。而讀爲菹。則於經不合耳。引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者。賈疏云。大過初六爻辭。引之者。證菹爲菹之義。云玄謂菹。士虞禮所謂宜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者。此後鄭別據禮經以菹爲菹。破杜及鄭大夫讀。司巫。菹館。鄭義亦同。不云讀爲菹者。菹訓菹。自是正字。士虞作菹。乃假借字。鄭彼注亦云。菹。猶菹也。段玉裁云。鄭君云茅菹。卽士虞禮之苴茅。取黍稷祭。取膚祭。皆以此承菹。既祭。束而藏之。苴。菹。二字。古通用。皆菹也。云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如初者。此並約士虞禮文。證祭用苴之事。云此所以承祭者。謂以承菹所祭黍稷膚祭等物也。詳司巫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者。去。謂藏去也。賈疏云。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卽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也。言隋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隋減以祭之。故名爲隋。以其無正文。故言蓋與以疑也。惠士奇云。康成謂守祧之隋。卽士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既饗。祭于苴。戶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隋。隋者。神饗之後。戶祭神餘。戶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戶餘。皆祭於豆間及地。不於苴也。呂飛鵬云。後鄭謂此經之菹。卽士虞禮之苴。又引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蓋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菹爲隋也。案惠氏根據禮經。其說甚是。而鄭意則當如呂說。蓋禮經之隋祭。皆在迎戶後。固與苴祭異。但論審此注。及守祧注意。蓋謂禮經隋祭。以隋減得名。而守祧藏隋。不止藏隋祭之物。明并未迎戶。以前祭苴之物。亦藏之。以其亦有隋減之義。故遂謂之隋也。互詳守祧疏。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戮其犯命者。

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耨。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

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疏」。大軍旅會同者。賈疏云。大軍旅。謂王行征伐。大會同。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卽上之民徒。賈疏云。謂六軍之外。別有

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注云。輦。駕馬者。說文車部云。輦。大車。駕馬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徐廣云。輦。直輦車也。輦。即輦之俗。蓋小車曲輦駕馬。大車直輦駕牛。今輦雖駕馬。而依牛車直輦之制。以便任載。其制當如車人之大車。但以駕馬為異。鄭許徐三說。足互相備。沈彤云。輦。謂輦屬。當亦人輦行。江永云。從後推之曰輦。從前輦之曰輦。恭從共。以兩手拱而推也。今有後推之車。案沈江二說亦通。史記夏本紀。山行乘輦。輦。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榻。顏注引韋昭云。榻。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彼似即今之輦。其初制蓋有輪而無蓋。後乃增損之。古時南方已有之。中原則無是制也。云輦。人輦行者。說文車部云。輦。輦車也。輦。引車也。釋名釋車云。輦。車人所輦也。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人引車曰輦。巾車。王后五路有輦車。注亦云為輦輪。人輦之以行。左襄十年傳。秦董父輦重如役。杜注云。步輦重車以從師。此輦輦。皆所謂重車。蓋亦為輦輪。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為尊也。云所以載任器也者。牛人。兵車以載公任器。注云。任猶用也。謂軍中之用器。此家輦輦二者言之。賈疏謂。輦以載輦重。輦以載任器。是以載任器。專屬輦。非鄭意也。任器。亦通為輦重。賈分為二。尤非。凡六軍之重車。皆官給牛人共其牛。此輦輦等。則專備徒役之用。非六軍輦重。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師正治之也。云止以為蕃營者。蕃。與藩通。左昭十三年傳。乃藩為軍。杜注云。藩。籬也。國語晉語云。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以藩為軍。攀輦即便而舍。章注云。藩。籬落也。謂止舍時。則以輦輦環列。為蕃籬營壘。即掌舍所云。設車宮轅門。是也。漢書衛青傳。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亦古之遺法。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輦輦者。證此輦。即輦輦也。以下引司馬法。今本並無此文。蓋在逸篇中。北堂書鈔及御覽車部。引司馬法。宋書禮志引傅子。輦輦。並作輦車。義亦通。書鈔又引司馬法舊注云。人所挽曰輦。三代車各有別名也。亦同鄭義。余車之義未聞。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為奴者引之。殷所制也。輦車。載輦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輦。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云。輦重。載物之車也。說文。輦。一名輦。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輦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輦以行謂之輦。輦重輦。一物也。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耒。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者。斧斤鑿。並所以攻木。耒者。所以發土。說文木部云。相。一曰徒土輦。齊人語也。重文耒。或从里。方言云。舂。東齊謂之耒。賈疏謂耒者。或解以為舂。或解以為鋤。鋤。雨亦不殊。是也。鋤者。所以薶艸。說文金部云。鉏。立薶所用也。鋤即鉏之俗。版築者。所以築壘壁。廣雅釋器云。杵謂之築。文選蕪城賦。李注引三蒼解詁云。版。築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杵。六韜軍用篇云。銅築。銅為重。長五尺以上。三百枚。以上並說一輦所載任器之名數。非謂一人所需也。管子海王篇云。行。服連輦輦者。必有一斤。一鋸。

一錕。一鑿。若其事立。彼連。卽此輦。字通。又輦重乙篇云。一車。必有一斤。一錕。一鑿。一錄。一軻。然後成爲車。鈺。蓋錕之誤。軻。卽斧柯也。其所說。並與司馬法略同。引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者。賈疏云。亦是司馬法文。以上說所載任器。以下說輦人多少。前代寬實無版築。輦人多。後代狹劣加版築。輦人少。引之者。證周輦卽此經輦。一也。又并見所載之器。段玉裁云。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加二版二築。故每輦僅容十五人所需。正義不了。又云。輦人之數不可知。以說文扶字下云。並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輦字下云。從扶。在車前引之。蓋二人並行輦一輦。爾雅毛傳釋詩。皆云徒輦者也。案三代輦人數。賈謂指輦車之人言之。然古輦載器少而輦人多。周輦載器多而輦人反少。於理未協。依段說。則一輦止以二人輦之。今考淮南子說山訓云。引車者。二六而後之。高注云。輦三人。兩輦六人。故謂二六。說十二人。是引輦亦不必皆二人矣。沈彤則據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云。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守車。卽謂輦輦。周十五人而輦。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今案周軍制。二十五人爲兩。兵車重車各一乘。重車。卽牛人所共駕牛之車。此輦輦。雖亦通稱重車。然實與彼小異。曹氏新書之守車。似亦卽牛車。李靖問對所引。乃唐人僞託。譌謬不足信。夏官敘官疏。已辯之矣。然則周時行軍。是否亦二十五人共一輦。無文可證。段沈之說。未知是否。姑兩存之。以備校覈。云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者。惠士奇云。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輅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段玉裁云。說文彘部。連。輦車也。車部。輦。輦車也。案連輦。古今字。許云。輦車者。謂人輦車而行。如輦車然。人與車相屬不絕。故引申爲連屬字。耳部曰。聯。連也。大宰注曰。故書。連作聯。然則聯連爲古今字。連輦爲古今字。假連爲聯。乃專用輦爲連。巾車職及管子書。輦字。皆作連。司農當云。連今之輦字。不當云讀爲輦。此漢人以今字易古字之大例也。徐養原云。巾車輦車。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督其事。〔疏〕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遂人注云。大喪之正者。猶上經云。治其政令也。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廩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賈疏云。謂監。當督察其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廩而治役。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衛故。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執翻以御柩。天子六〔疏〕及葬者。賈疏云。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翻。羽葆幢也。爾雅曰纛。斿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疏〕及至葬。引向擴。

云執纛者。纛。俗注疏本作纛。非。唐石經。宋本。嘉靖本。及釋文葉鈔本。並作纛。詳後。賈疏云。纛爲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卻行。在極車之前。云以與匠師御廬而治役者。說文口部云。極。棺也。重文廬。續文極。案經作廬。注並作極。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御廬者。與匠師。喪祝。爲官聯也。賈疏云。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極。治役。亦謂監督役人也。注。云匠師。事官之屬者。以事官掌百工。考工記有匠人。明其長爲匠師。猶梓人之長爲梓師。皆事官之屬。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極而刻其柩。匠師慶言于公。韋注云。掌匠大夫。卽此官也。匠爲攻木之工。左襄四年傳。定姒薨。匠慶請木作輅。則王極當卽匠師監作之。故葬時。亦與鄉師同御極治役也。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者。以匠師爲司空之考。當亦以下大夫四人爲之。賈疏云。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云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者。天官敘官注云。師。猶長也。以官名匠師。明爲主衆匠之長。喪葬用匠。故與鄉師共主葬爲官聯。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云。大匠御極。大匠。卽匠師也。引雜記曰。升正極以下者。鄭彼注云。升正極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綽引同耳。廟中曰綽。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極者居前道正之。案鄭注。此經纛卽翻。故引彼文以證義。但匠人執翻以御極。今本雜記。作匠人執羽葆御極。與此注又不同。臧琳云。據周禮注及賈疏。知雜記本。作匠人執翻以御極。羽葆幢三字。爲翻字之義。今本誤以翻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卽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案臧說近是。但賈疏述注。作匠人執翻羽葆幢。又釋之云。彼文唯有執翻。無羽葆幢之言。鄭因釋翻爲羽葆幢。與注又不相應。疑賈所見注本。匠人執翻下。捩以御極至鄭司農云翻十六字。而誤以執翻與羽葆幢牽連讀之。故不知羽葆幢爲先鄭說。又於天子六引禮依此云二語。全無疏述。然則賈所據禮記本勝於孔。而此注乃捩誤不足據之本也。云天子六引。禮依此云者。天子六引。見大司徒職。鄭言此者。以天子禮無文。約與雜記諸侯禮同。惟引綽數異。遂人注。說執綽云。天子其千人與。然則天子引增二。執引人數。則倍之矣。鄭司農云。翻羽葆幢者。先鄭亦以蘇翻爲同物也。幢。葉林宗鈔本釋文作幢。案幢。是也。說文無幢字。木部云。幢。帳極也。玉篇巾部云。幢。擊也。或作幢。幢卽鄉射禮禮旌之杠。鄭彼注云。杠。幢也。夏采注。說綽旄。亦云綴於幢上。翻者。說文羽部云。擊。擊也。行以舞也。翻。卽擊之赫變。字又作翻。廣雅釋器云。幢謂之翻。喪大記云。君葬用翻。御極用羽葆。孔疏引隱義云。羽葆其象如麾。又雜記疏云。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漢書高帝紀注。李斐云。纛。羽毛幢也。司馬相如傳。顏注云。葆者。卽今之所謂纛頭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合聚五采羽。名

爲葆。方言云。翻。幘髻也。楚曰翻。關西關東皆曰幘。釋名釋兵云。翻。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幘。童也。其貌童童然也。案葆。卽蓋斗。亦卽輪人之蓋部。蓋注鳥羽於幘首。其形下垂若蓋。然謂之羽葆幘。又謂之翻。御柩所執。與舞師羽舞所持。皆是物也。鄉射禮。說以翻旌獲。云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臚韜上二尋。此翻與翻旌形制。蓋略同。但執以指麾杠。當差短耳。引爾雅曰。翻。髻也者。亦明翻與翻同物。釋言云。翻。翻也。翻。髻也。郭注云。翻。今之羽葆幘。髻。舞者所以自蔽髻。詩王風君子陽陽篇。左執翻。說文羽部。引作髻。毛傳云。翻。翻也。髻也。孔疏引李巡云。翻。舞者所持髻也。孫炎云。翻。舞者所持羽也。案翻。亦髻之俗。翻字。說文未收。與翻音義亦同。而字實異。故爾雅及毛詩傳。以翻翻與翻相訓。此注亦謂翻兩出。二鄭各依字引之。明其本非一字。翻又作翻。則謂體也。唐石經周禮毛詩爾雅。並作翻。不作翻。王風釋文云。翻。俗作翻。張參五經文字。亦云翻作翻。此是也。云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鄉射禮注云。翻。亦所以進退衆者。賈疏云。天子六紼。千人輓之。柩車恐傾側。執翻者。指麾輓柩之役人治喪者。使柩車令不頃側。又千人輓柩以持六紼。恐行列進退失所。皆以翻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諸侯禮。匠師執翻。此天子禮。鄉師執翻。尊卑不同也。案賈說。非也。匠師與鄉師同。御匱當亦同執翻。此經與雜記文。互有詳略耳。邦國有三鄉。容諸侯禮亦兼有鄉師執翻矣。喪祝云。及祖。飾棺乃載。遂御。注云。御之者。執翻居前爲節度。是凡御匱者。無不執翻。不徒鄉師可知。

###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

春秋傳曰。日中而備。禮記亦謂封。及窆。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者。與匠師。遂人。家人。爲官聯也。注。云匠師主者。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豐碑之事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云。公輸若。匠師。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絆繞。天子六絆。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賈疏云。天子六絆。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者。說文斤部云。斧。斫也。執斧。所以備斫伐。賈疏云。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云故書。涖作立者。司市大宗伯注同。立涖。同聲假借字。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者。大僕注同。小爾雅廣名云。下棺謂之窆。檀弓孔疏云。窆。下棺內壙中也。引春秋傳曰。日中而備者。左昭十二年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壙。弗毀。則日中而壙。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日中而葬。杜注云。壙。下棺。

引之者。廣異文。舊本依左傳作塙。今據宋建陽本校改。阮元云。塙。宋本釋文葉鈔本作備。按說文有棚塙字。無備塙字。二字從山者。誤也。說文。塙下。亦引左傳朝而棚。釋文作棚者。古字假借。自是鄭注古本如此。案阮校。是也。遂人太僕注。引春秋傳。塙字。宋本及葉本釋文。亦並從人。蓋先鄭所據左傳本。與許杜不同。後人依左傳改此注。而又譌其體耳。士師注。載故書邦朋。朋字。亦作儻。云禮記所謂封者者。檀弓。縣棺而封。曾子問。遂既封而歸。鄭彼注。並云封。當爲窆。又王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引注亦並讀謂窆字。又禮既夕經。柩至于壤。屬引乃窆。鄭彼注云。今文。窆爲封。是禮古文經爲窆。今文經爲封。周禮多古文。故作窆。禮記多今文。故作封。先鄭不引禮經者。以禮經今古文字異。不若禮記之畫一也。段玉裁云。此謂窆塙封。三字雖異。實一事也。周禮作窆。左氏傳作塙。禮記作封。皆謂葬下棺也。塙從崩聲。在古音恭登部。窆從乏聲。在古音侵緝部。封在古音冬鍾部。其音進轉相近。故朋。俗讀如蓬。窆。讀如勇音。故禮記以封字代塙字也。語言敏侈。而字固之異焉。不特異字同義。實一語也。故遂人注曰聲相似。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引周禮及窆執斧。土部曰塙。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曰。朝而塙。又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說與仲師同。蓋賈侍中諸君子說。皆同也。說文作塙朋聲。今左傳作塙崩聲。傳寫小異也。禮記。下棺之封。音家讀彼驗反。與窆同音。其餘封土之封。如吾見封之若堂等。皆不讀彼驗反。黃以周云。下棺曰窆。聚土曰封。戴記溷淆。鄭注隨文是正。王制云。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記文兩封字。連文不別。鄭注正之云。縣封。當爲縣窆。封謂聚土爲墳。分割詳析。云立。讀爲泚者。司市。大宗伯。先鄭注義。並同。段玉裁云。當云立當爲泚。字之誤也。而云讀爲者。立與泚雙聲。且立。卽古位字。於音亦爲同部也。依說文立部。窆。臨也。則窆是正字。經典多作泚。作莅。徐養原云。說文無泚字。泚。卽窆之俗字。先鄭以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古者位窆。俱借用立字。至篆文而立位窆。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加水作泚。或於位上加艸作莅。以代窆字。去古益遠矣。云泚。謂臨視也者。天官世婦注云。泚。臨也。爾雅釋詁云。泚。視也。臨視事相因。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田法。人徒。疏。凡故鄭兼二義釋之。

時之田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總謂之田具。大司馬職云。前期出田灋于州里者。州里。亦通比閭族黨言之。此官以法頒與州長以下羣吏。使依法以作衆庶也。云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者。鼓鐸。包鼓人六鼓五金。旗物。包司常九旗。兵。包司兵司戈盾之五兵五盾。器。謂車輦及任器。凡鄉州吏卒所得用者。皆豫營辦備具。屆期則簡閱之。蓋田事奏卒竭作。不徒作六軍肄習射獵。用兵器多。而不必皆精良。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吏掌其簡閱之事。族師亦云。若作民

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也。若巡守會同征伐。大起六軍。其兵器尤精良。則皆官授。非民間所共。互詳小司徒司兵疏。兵器詳玉府疏。云脩其卒伍者。賈疏云。謂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皆須脩治。預爲配當。注。云田法。人徒及所當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田法。謂田事之典法。以習兵言之。則曰戰法。大司馬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注。云羣吏鄉師以下。然則此田法。鄉師蓋受之司馬。而出之州里。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是也。賈疏云。人徒。即經卒伍。是也。及所當有者。則經鼓鐸旗物兵器。是也。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衆。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臂。鄭大夫讀。及期以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疏〕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者。大旗。即熊旗之爲旛制者。詳司常疏。賈疏云。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賈疏云。陳列衆庶之時。亦植於行首。詒讓案。國語吳語云。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首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壁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此即陳軍行首植旗之法。云辨鄉邑者。賈疏云。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有公邑之民。分別之。案賈說。非也。上經云。前期出田。濶于州里。則此及期致衆庶。所致者。卽州里之民。公邑田役致民。自有縣師稍人職之。非鄉師所掌。則經邑不謂公邑之民。明矣。里宰注云。邑。鄉里也。此鄉邑。亦猶言鄉里。凡六鄉。五比爲閭。則聚居爲城邑。猶之里宰六途之邑。爲五隣聚居。小司徒。都鄙之邑爲四井聚居也。然則辨鄉邑者。謂即六鄉之衆。而辨其某鄉某邑耳。凡全經言邑者。不必皆屬公邑。詳里宰疏。云而治其政令刑禁者。刑禁。卽士師五戒之禁。注引軍禮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是也。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謂兵衆屯聚。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但民庶之等。各有軍將救命。犯命者則戮之。云斷其爭禽之訟者。卽大司馬注所云。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是也。賈疏云。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注。云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大司徒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詳彼疏。云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者。謂此鄉師致衆。既至。仍致之於司徒。是卽爲司徒致之。故因用司徒之大旗。不改其物也。云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者。賈疏云。案司常陳九旗之次。云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旗。又云。孤纁建纁。大夫士建物。大司徒既爲鄉官。尋常建纁。在軍建熊虎。鄉師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纁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旗。在



熊虎下可知。案鄭意當如賈說。蓋因鄉師爲司徒之攷。當依大夫士建物。與鄉吏不同。今司徒致衆。旣用旗。則鄉師致衆。當用旗。皆以降殺。不用本所建之旗也。但九旗之禮。實爲五正旗之通制。司常大閱。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卽大司馬治兵之百官載旗。不得分爲三旗。又以九旗尊卑之常次論之。輔人。旗七旂。而旗止六旂。則旗實當列旗下。不得以司常文之先後爲次也。若然。鄭賈之說。皆有難通。竊謂司常大閱。云州里建旗。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則鄉師下大夫常法。應建旗物。而此致民則用旗。非其所得建。故經特揭之。云司徒之大旗。明致衆用旗。義取期民。故遂入大司馬致衆。並用之。此與山虞以虞旗致禽。同爲表事。與乘車建旗。本不相涉。不必強爲之說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者。謂衆至。則鄉邑之人。各自列爲陳。以旗物列陳前爲表識。欲其行列齊正。不使僥亂也。黃度讀致衆席而陳之爲句。而以旗物辨鄉邑爲句。易祓。鄭鏐。李光坡。李鍾倫。方苞。姜兆錫。莊有可。讀。並同。今案以旗物辨鄉邑。卽大司馬中夏茂舍。辨號名。中秋治兵。辨旗物之事。旗物鄉邑不同。亦卽大司馬所云。鄉以州名也。黃讀於義亦通。云辨。別異也者。天官絞官注云。辨。別也。云故書。巡作述者。段玉裁云。古音巡。川聲。述。虬聲。同在諄文魂術物沒部。故故書。作述。今書。作巡。述。訓循。巡。訓延行兒。義亦相近也。徐養原云。說文走部。述。循也。述與循。音義俱同。而循巡。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逡循甚懼。逡循。卽逡巡。故逡。亦通作述。云屯。或爲警。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者。段玉裁改讀屯爲讀警。云屯聲殿聲。古音同部。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警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爲屯。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鄭大夫讀屯爲讀殿。誤警與殿同聲。故大夫子春皆易警爲殿字。而其說殊。大夫易爲課殿之殿者。課殿。謂課試居殿。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弟上爲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然則少贛謂巡其意玩者也。案段校是也。黃以周說同。此云屯。或爲殿。蓋故書有二本。一作屯。一作警。鄭大夫及杜本。則皆作警。故依聲類讀爲殿。若作屯則義甚顯白。不煩改讀矣。徐養原云。說文戶部。屍。髀也。或从骨殿聲。作警。別無警字。古者課殿軍後之殿。疑只作屍。殿乃擊聲。說文在皀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田。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爲前後屯兵也者。賈疏云。謂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屯兵。則是殿兵也。段玉裁云。軍在後曰大殿。經雖兼言前後。然古人前後本末。多無定稱。是在前護衛者。亦可謂之殿也。徐養原云。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合。黃以周云。鄭杜皆用故書作警。故杜讀爲殿。又通爲屯。與警矇杜注帝當爲定。其字爲奠同例。案黃說。是也。杜本亦作警。故讀爲殿。而訓爲屯兵。以警本無屯訓。必依聲類讀爲殿。乃可通爲屯。後鄭以經云前後之屯。則不得爲殿後之殿。且作屯。與大司馬文同。於義自通。故不從大夫子春讀也。云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者。賈疏云。謂

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是車徒異部也。段玉裁云。鄭君從屯爲說。云車徒異部。則讀如今云屯兵屯田之屯矣。詒讓案。車徒異部。謂車徒各自屯聚。分爲前後兩部也。楚辭離騷云。屯余車其千乘兮。王注云。屯陳。廣雅釋詁云。屯。聚也。大司馬。冬狩禮。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注云。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部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卽車徒異部之事。云今書。多爲屯。從屯者。謂今書之內。亦有二本。一作屯。一作譬而爲屯者多。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故後鄭從之。大司馬亦作屯。不作殿。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疏〕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市朝。市謂國中及郊野之市。衆之所聚。故有徵令。則以木鐸巡行警告之。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者。徵令。與小司徒云行徵令。義同。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鄭以四時田狩。有徵役之事。月令所云。並是常行之命令。故舉以爲釋。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糶。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糶。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糶。與司救爲官聯也。饑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疏〕釋文云。糶。古艱字。本亦作艱。阮元云。經當作糶。注當作艱。案阮說。是也。注例用今字。羣書治要引注作艱。糶。籀文艱字。詳遺人疏。巡國及野。謂行視王城及城郭外六鄉四郊之民。此國野相對。野謂國城以外。與鄉大夫同。與縣師遂人之野異。詳甸師疏。云以王命施惠者。明惠出於王。司救注云。施惠。賑恤之。注云。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謂無定時也。月令季春云。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卽此施惠之事。但天子出令。總以季春。其有司奉行巡恤。則通於四時。不能豫定也。賈疏云。以其糶。是非常之事。故不得爲四時解之。云糶。饑乏也者。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糶。彼注義同。黃丕烈謂糶。當作艱。云此亦當注用今字。下遺人注。艱。猶困乏。仍作艱。案黃校與阮同。是也。爾雅釋詁云。艱。難也。說文自部云。阨。塞也。戶部云。厄。隘也。經典。阨厄亦通用。阮卽阨之隸變。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者。賈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案亦詳大司徒。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疏〕歲終者。謂夏正建丑之月。鄭賈謂周之季冬。誤。詳宰夫疏。云則考

鄉師責其治政文書。考其功過。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告王與冢宰廢置之。案賈誦謂為告王與冢宰。本司會職文。但考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鄉師。為大小司徒之屬。則此詔廢置。當亦兼詔大小司徒。賈義未該。王引之云。鄉師之職。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鄉大夫每鄉一人。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為丁。丁。古其字也。玉篇。丁。古文其。墨子公孟篇。魯有昆弟五人者。丁父死。丁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丁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沱字解。引五行傳。若六沱作。今本六字。並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似六。故六誤為其。其亦誤為六。丁鄉。即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各率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案王說近是。

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一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

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褐豆軒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

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鬯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疏〕正歲。稽其鄉器者。賈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疏〕鄉之器服。詒讓案。鄉中所用器服。蓋亦有簿籍著之。此官於正歲命所屬之吏。各考其所儲器服。察其完否。而各上其數。此官則案籍總考校之也。云比共吉凶二服者。鄉器得有吉凶之服者。通言之。服亦謂之器也。以下鄉吏所共器服。並率民出私錢。而以官錢補助之。為器服藏於鄉吏所治處。民有事須用。則就吏取之。用畢。復歸而藏之。吏皆司其典守出入之事。云黨共射器。州共賓器者。黨州始有學。故使共鄉射鄉飲酒之器也。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上州吏以下。已各自共。恐其有不備。此官復總共各器。以通資一鄉之用也。賈疏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即旁相共也。注。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祭祀於大宗伯五禮屬吉禮。故祭服謂之吉服。賈疏云。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酬。黨祭樂。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

服。云凶服者。甲服也者。賈疏云。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甲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甲服。其庶人甲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詒讓案。周書大聚篇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貧喪比服。孔注云。邑閭比相救卹。比服。共喪服也。與此經義相應。云比長。主集爲之者。比長令同比五家。集以相共也。云祭器者。簠蓋鼎俎之屬者。賈疏云。案喪服也。同姓用簠。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簠。今言簠者。况義耳。云閭胥主集爲之者。閭胥令同閭二十五家。集以相共也。云喪器者。夷槃素俎。揭豆。軼軸之屬者。賈疏云。夷槃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况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素俎。揭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揭豆。兩籩無膳。此不言籩無膳者。文略也。軼軸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軼軸以載經。此庶人無軼軸。引之者亦以况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軼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况義。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之也。故閭師云。不樹者無槨。此三者。並是野物所爲。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爵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野物。不用官物爲之者。以其不爲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案揭。士喪禮作駢。鄭賈作揭。字通。彼注云。素俎。喪尙質。駢。白也。又殯。升棺用軸。注云。軸。軼軸也。駢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則不徒朝祖所用也。夷槃。詳凌人疏。云族師主集爲之者。族師令同族百家。集以相共也。云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者。吉凶二服及祭器三者。並民間自用之物。使民有無自相共。對下賓射二器。爲其官用。非民自相共也。云射器者。弓矢。幅中之屬者。鄉射禮云。納射器。注云。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又云。楅猶幅也。所以承芻齊矢者。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筭也。案此不舉決拾旌籌豐等。亦之屬中駘之。賈疏云。云之屬者。容有侯乏等。云黨正主集爲之者。謂黨正自集共之也。云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者。卽所謂鄉射也。詳後鄉大夫疏。賈疏云。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賈疏云。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卽有酒尊俎實。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州長主集爲之者。亦謂州長自集共之也。云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卽三年大比。鄉大夫賓賢能。行鄉飲酒之事。亦詳鄉大夫疏。賈疏云。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者。賈疏云。以其鄉大夫備集此四器。恐閭族已下。有故不得自共。故知還是閭族黨州所當共者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者。賈疏云。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兵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爲國行禮。得官物所爲。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

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尙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爲官行禮故也。云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者。州黨族閭。當地或有災兵荒札。不能共其器。故鄉大夫又備集之。以補其缺乏也。云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者。上文州黨族閭所共器。並當地自共以用。不及他地。此鄉大夫所集。則此州黨族閭所共之器。得旁資他州黨族閭之用。以令有無相通。雖有故不共。仍足以行禮。是民無廢事之患也。云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者。賈疏云。自比共吉凶二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故云上下相補。庶民乏於財物。闕於禮義。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卽禮行而教成也。若國大比。

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疏〕若國大比者。謂三年大比。詳小司

正歲稽鄉器同。注。云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者。經作攷。注作考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謂考其所與賢能之士。實有道藝與不。以知其長吏所教之善不。云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者。辭卽言事之辭。吏謂州長以下至比長所言事。皆察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此察辭。亦兼有獄訟之辭矣。云展猶整具者。後司市注云。展之者整也。又充人。先鄭注云。展具也。少儀注云。展省具也。是展兼整具二義。展事。卽省視其整具與不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疏〕鄉大夫之職者。以其鄉爵尊。故殊異其文。與正貳考

及戒令糾禁。是也。注。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者。大司徒注義同。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

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疏〕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者。賈疏云。吉。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教灋。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

各以教其所治者。鄉吏。通州長以下至比長。皆受此官所頒之教法。以教其民。州長黨正。則各與鄉先生教民於其學。族師以下無學。則歲時讀法。亦各於其治。以此法教民也。云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者。賈疏云。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有六藝者。並擬賓之。詒讓案。國語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與此法同。注。云其鄉吏州長以下者。明關所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等。通頒之也。

以歲時發其夫家之衆寡。辦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癯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疏〕法。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此亦謂四時小案比。因辨萬民力役之征。輕重征舍之。言於大司徒。〔疏〕法。與鄉師爲官聯也。此登夫家衆寡以下。並與鄉師職掌同。此官唯登入其書爲異。可任。謂能受職受役也。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賈疏云。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音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惠士奇云。荀子仲尼篇曰。五尺豎子。管子乘馬曰。童五尺。內則注。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國策楚策。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是老弱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僮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童。案裏說。是也。凡國中二十以上。野十五以上。未授室者爲餘子。已授室者爲餘夫。三十以上爲正夫。皆征之。謂正夫餘夫餘子。皆受役此征。李光坡。方苞。江永。莊存與。並從先鄭說。謂指力役之征。是也。蓋當兼大宰九職之力。征。及均人公旬三日之役。征言之。平時則受職而貢其功。有事則受役而任其力。皆以此爲年限也。後鄭及賈謂兼九賦口泉。失之。九賦爲地征。非口泉。惟九職閭民之夫布。略與後世口泉相類。然亦與役征異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事。故任力有國中及野之異。國語魯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故有老幼舍征之法。大司徒保息六。一曰慈幼。注云。十四以下不從征。是鄭意十四以下。爲五尺以下。則十五以上。爲六尺矣。論語泰

伯篇。六尺以孤言。故彼注云。十五以下。明有不及。六尺之孤。卽十四以下也。內則注。亦以成童爲十五以上。明十五而不爲幼童。二注說無悖也。後漢書班超傳。曹昭上書云。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李注引此經釋之。云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卽知二十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卽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卽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卽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案李說與鄭賈同。韓詩傳說。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此經國中七尺至六十皆征之制。亦正合。惟據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則行役與受兵不同年。此經野六尺而征。是受役。非受兵。曹昭十五受兵之說。與此經無當。李傳合爲一。非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者。貴舍。謂官吏有復除。賢能舍。謂學士有復除。服公事舍。謂庶人在官有復除。老疾舍。謂民有復除。諸子。國子之卒。凡國正弗及。卽貴者之舍也。王制。鄉論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卽賢能之舍也。又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卽老疾之舍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書卽夫家名數之版籍。賈疏云。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注。云登。成也。定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國中。城郭中也者。司徒。脩閭氏。匠人。注義同。對城郭外曰野。謂王城九里。郭城二十七里之內也。大宰又謂之邦中。詳彼疏。云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後鄭以此征爲賦稅。卽口泉也。賈疏云。以其經云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莊存與云。此謂力征也。軍賦無過家一人。不皆征也。古征有三。無口率出泉。鄭君非也。案莊說。是也。江永說同。鄭以經征之爲口賦。故大宰九賦注。說口率出泉。亦引此職文爲證。實則古無口賦。此經之征。與九職九賦復不同。據王制孔疏。引鄭駁異義說。又不以征爲口賦。則鄭自有兩解矣。復多役少者。謂應役之人多。而受役之人少。役少則更上密而勞。故晚征而早免之。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者。此野對城郭中言之。則郭門以外。近郊遠郊之通稱。孟子滕文公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亦以野對國中言之。與此正同。經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早賦稅而晚免之。又無舍文。是應復者少。受役者多也。但野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雖宜少於國中。其老者疾者。則與國中無異。亦自當有舍。故鄭云復少。明非無復也。野受役人多。則更上疏而逸。故早征而晚免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者。先鄭以此征爲力征。與後鄭異。先鄭是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禮載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制。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遠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輓引樂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案許雖不從此注義異。彼義爲允。曾釗云。王制。五十不從力政。何得國中六十。野六十五。尙征之。疏謂樂作挽引。正與鄭駁異義相反。案曾說。是也。此征自兼咳役征。但所謂役征者。亦自有分別。年未至五十者。則共勞辱之役。鄭駁異義。所謂挽引樂作。王制注亦云城道之役。是也。五十以上者。則唯給公家之事。鄭駁異義。所謂爲胥徒。是也。胥徒之役。國中始於二十。止於六十。野始於十五。止於六十有五。若挽引樂作及田役。則通以五十爲限。選兵則通以六十爲限。賈疏謂田獵征伐。並不辨國野之別。是也。祭義。五十不爲甸徒。卽王制所謂不從力政。明甸徒以外他小役。尙任爲之。此經與禮記義。本相通。鄭賈說之未析耳。又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書壯而息老艾也。此經所云征者。謂小役。故國中以二十爲始。六十而免。野則十五爲始。六十五而免。鹽鐵論。說十五與小役。可與此經互證。他書所言。或據大役及戎事言之。故晚役而早免。此經與禮記孟易韓詩。文似錯互。而義則並通。又案孟易韓詩。謂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選兵。行役。指大役。亦卽王制之方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七尺卽年二十。明年二十而後任受九職。則力征大役。亦必二十以上。可知矣。王制孔疏云。其力征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案孔說。是也。凡民二十爲餘夫。餘夫可爲羨卒。三十爲正夫。正夫則爲正卒。餘夫受役。而正卒受兵。故受兵之年。當以孟易韓詩爲正。白虎通義三軍篇說。亦同。桓譚謂二十與戎事。曹昭謂十五受兵。皆非也。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者。舍卽施舍之舍。小宰注云。施舍不給役者。毛詩大雅雨無正傳云。舍。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侯表。敘云。求其子孫。並受役除。高帝紀。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左傳昭二十七年。孔疏云。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案逸周書文酌篇云。樂生身復。則周時已稱復。管子輕重甲篇云。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卽此舍役之事。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者。惠士奇云。漢書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書。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詔讓案。漢書食貨志。晁錯奏曰。今民



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據彼是爵九級。已得復。此云關內侯有復。則二十級乃復。疑後漢所改。此經所舍貴者。當兼命士以上。及王族。鄭舉漢法以義說耳。云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者。沈彤云。服公事者。在官庶人也。案沈據大司徒十二職事服事。賈疏義也。依其說。蓋通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等言之。但依鄭志說。則胥徒正在征之列。明此不得有胥徒。與彼義微異也。孔廣森云。漢書高帝詔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曰。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云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者。孔廣森云。武帝建元元年。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言曰。陛下即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所謂復羨卒也。云疾者。謂若今癘不可事者。復之者。宋婺州本。癘作癘同。大司徒寬疾。注云。若今癘不可事不算卒。詳彼疏。云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者。賈疏云。知者以其上云受法於司徒。故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

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與賢。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

玄謂變舉言與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疏〕三年則大比者。謂大案比也。詳小司徒職。依鄭鄉飲酒禮注。則此大比賓與賢能。亦在正月。與受頒教法同月。詳後。又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注

云。中。猶間也。鄉遂大夫。問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鄭蓋以此三年與彼中歲校比之期不同。故謂彼非周制。而孔疏引皇侃說。則謂中年考校。亦周法。竊謂中年考校。自是鄉遂羣吏考校之事。其鄉遂大

夫大比。則以三年上文頒教法于鄉吏。亦云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蓋或比年。或中年。或三年。其事大小不同。要通謂之考校。官尊者。校比期遠而疏。官卑者。校比期近而數。學記與此經。本不相妨。皇說較鄭爲長。云考其德行道藝。

而與賢者能者者。卽所謂選士也。鄉之學士。其始學於州黨之學。學成。則州長黨正。論其秀者。升之鄉學。學成。則鄉老鄉大夫鄉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故王制云。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鄭彼注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進士。可

進受爵祿也。彼注又據學記。有中年考試。九年大成出學之說。依彼經注義。則自秀士升爲選士。自選士升爲俊士。自俊士升爲進士。凡三升而後受爵祿也。自鄉而升於司徒。自司徒而升於學。自學而升於司馬。凡三升而後登於朝也。

此經則止有自鄉升司徒法。更無升學升司馬之文。後經獻賢能之書。王受而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注云。內史副爲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則似此升於司徒者。即可受爵祿。故王制孔疏。謂王制據學者。故中年考試。周禮據鄉人。故三年一舉。鄉人不在學者。及諸侯所貢士。亦升諸司馬。是謂鄉之秀士。有在學不在學之異。在學者。則九年學成。三升而至司馬。不在學者。則唯三年實與。可由司徒而徑升於司馬矣。黃以周云。學記周禮所異者。一開歲。一三年耳。而鄉遂大夫所考學士。必升諸國學。教成而後用之。故鄭注王制。命鄉論秀士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即以鄉大夫文言之。明其同也。孔疏以爲周之選舉有二法。一由鄉舉。一由學舉。王制命鄉論秀士。鄉。即鄉大夫。論。謂論之於學也。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衆庶爲鄉人未入學者。則其所與者。爲學士。所考者。亦考之於學可知也。考德行道藝。即司徒之三物。其職曰。受教法於司徒。則所論之士。必升名於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頒之於其鄉吏。鄉吏。即州長黨正之屬。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考之於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於學也。周之鄉舉里選。必入學而考之。而教之。教成而後用之。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人也。鄉大夫職。於實與之後。不復言入學事者。教學非其職。略之也。其曰。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爲賢能終言之。非實與後。即任以官爵也。案黃說。是也。周選舉之法。經雖言之不詳。然其先後條理。亦尙可考。以理推之。此經實與賢能。由鄉升之司徒。亦必當由司徒升之學。而後升之司馬。司徒升之學。即成均大學。故王制說。大學之教。後選皆進由大學。升之司馬。乃得受爵祿。故司土云。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注亦引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之文以爲釋。是鄭亦謂此經。與王制選舉之法略同。非由選士即可升司馬也。至中年考試。鄭自別據學記爲說。王制本無是文。其與經三年大比異同。本可勿論。孔疏以在學不在學。強爲區別。又引熊安生說。以爲殷周之異。皆非經義。又案漢書食貨志。說里塾之教。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曰進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班說。鄉學秀異移國。仍入小學。又謂進士。別爲諸侯所貢之士。皆與王制文迥。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說。與漢志略同。而分鄉學與庠爲二。尤爲疏舛。皆不足據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者。禮。即鄉飲酒禮。此經鄉老無專職。惟大比與賢能。鄉老與焉。國語齊語云。合羣變比校民之有道者。蓋即其事也。注。云賢者有德行者者。小司寇注義同。以經云與賢者。即承上德行而言。故知賢即有六德六行者。亦即大宰九兩三曰師。以賢得民也。詳大宰疏。云能者。有道藝者者。小司寇注義。亦同。以經云能者。即承上道藝而言。故知能即有六藝者。亦即大宰九兩。四曰儒以道得

民也。亦詳彼疏。云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明鄉人非善者。不得與觀禮也。賈疏云。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寡。不言其數。此經衆寡兩言。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者。漢時舉孝廉。卽有德行。舉茂才。卽有道藝者。與此賢者能者。約略相擬。故舉以爲况。並詳宰夫疏。云賓。敬也者。說文員部云。賓所敬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賓者。敬也。云敬所舉賢者能者者。敬。舊本作賓。非。今據余仁仲本。及注疏本正。此釋經賓與之義。謂衆所舉賢能之人。以禮賓敬之也。大司徒注云。賓。賓客。其賢者與敬義亦相成。云玄謂變舉言與者。謂合衆而尊寵之者。大司徒注云。與。猶舉也。鄭以與舉義同。管子八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怠行。鄉舉卽賓與。此經不言舉而言與。謂合衆殊異之也。凡賓與必合衆。故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見其化。知尙賢尊長也。亦其義。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者。謂合衆於鄉庠飲酒。而以所與賢能之人爲賓。大司徒云。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卽謂此也。鄉飲酒禮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引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及此經釋之。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又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賓之也。卽此經以禮禮賓之事。亦通謂之饗。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云。饗者。鄉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亦卽此禮也。賈鄉飲酒禮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尙功。習鄉尙齒。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又鄉飲酒義。孔疏云。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段玉裁云。先儒謂鄉飲酒。其用有四。其說未備。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社。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序。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於其序。六也。鄙師如黨正。

鄙亦當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民飲酒。正齒位。七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於郊學以化之。十也。不變。移之遂。又為習二禮於遂學以化之。十一也。名為鄉飲酒。而在鄉者六。在郊者一。在遂者四。案鄉遂小學鄉飲酒之禮。孔段所說略備。據月令。季冬。大飲燕注。則鄉飲酒之禮。惟大夫以下有之。天子諸侯有大饗大飲。而無鄉飲酒。蓋其禮迥不同也。又案。周易觀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是諸侯亦有賓賢能之事。但彼在國學。蓋當用大飲之禮。與鄉飲酒禮。異也。鄉學名庠。詳大司樂疏。厥

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實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

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者。論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疏〕升名於司徒也。此羣吏。即上文鄉吏。與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通百官府言者異。詳大宰及小司寇疏。又案州長云。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彼廢興。兼與民及察吏二者言之。是此官於大比之時。并大計羣吏。故遂大夫大比。亦有屬地治。戒功事。誅賞廢興之事。可以互證。此證無計吏之事者。文不具也。詳州長疏。云王拜再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擗。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誤。詳大祝疏。云登於天府。內史貳之者。王以所獻賢能之書。正本藏於天府。其副本則在內史。此官與彼二官為官聯也。注。云厥。其也者。爾雅釋言文。廩氏注同。云其實之明日也者。謂次日之朝。朝王而獻其書。鄉飲酒禮云。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又有息司正之禮。殆皆在獻書退朝之日與。云獻。猶進也者。廣雅釋詁云。獻。進也。云王拜受之。重得賢者者。重其有得賢之慶也。小司寇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彼為重民數而奇拜。此獻賢能之書。王再拜受之。以禮彌重。故襲拜也。云王上其書於天府者。司民注云。登。上也。王致其書於天府。言登者。亦重得賢。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天府。云羣祖廟之守藏。又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也。又彼職獻民數則受而藏之。此獻賢能之書。尤重於民數。故天府亦受而藏之也。云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者。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賈疏云。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詔爵祿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即其事也。蓋賢能由鄉升於司徒。更由司徒升於學。由學升於司馬。然後升於朝而受爵祿。王制注。謂在九年大成之後。然則三年大比時。未遽詔爵祿。凡升於司徒。升於司馬者。皆先告於王。王制文可互推。亦非獻於王。即通籍於朝也。此注要其終言之。謂于既受此賢能之書。

其後當以時予之爵祿。則內史以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與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闔門之

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

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警射者。又使公。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者。退謂王受賢能之書。事畢。鄉大

將行鄉射。復當行鄉飲酒禮。則與獻賢能之書。不同日也。凡鄉射禮。以鄉大夫詢衆庶爲主。州長亦得行焉。賈疏謂

而。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此經以五物專屬鄉射者。以鄉大夫詢衆庶在鄉學。惟用鄉射之禮故也。論語八佾篇。

玉裁謂和爲衍文。是也。其說專據射禮。較杜鄭爲優。詳後。注云。用以用也者。小爾雅廣詁文。說文已部云。目。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彼經云。

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賈疏云。案今

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也。豫謂州

春秋習射之禮。此就今所存鄉射經爲說耳。實則鄉射禮。自以天子鄉大夫詢衆庶之禮爲最重。鄉射之名。實起於此。

庶。寧復有賢能者。以前此所與之賢能。既獻其書於王。其衆庶之中。未登序序者。或尚有可與之人。故復以此鄉

和也。先鄭本彼爲說。云容。謂容貌也者。說文六部云。容。盛也。頁部云。頌。兒也。兒部云。兒。頌儀也。續文作貌。容貌。卽頌兒也。經典皆借容爲頌字。先鄭不知和容爲射禮。故泛舉行及容貌爲說。其實非也。論語馬注。以射禮說和爲志體和。容爲有容儀。皇疏云。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韻。故曰體和也。和容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凌廷堪云。經文明云。鄉射之禮五物。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案凌說足申馬義。蓋和專指射者之志體。容則通凡射儀之委曲纏縛者。而言志體和。卽射義所謂志正體直也。有容儀。卽射義所謂進退周還必中禮也。周書大聚篇云。立鄉以習容。彼亦專屬習射言之。云主皮。謂善射者。先鄭意五物之中。惟此指射。餘皆泛論容德。故特釋之。凌廷堪云。二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實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謂第二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實不釋可知矣。案凌說。是也。云射所以觀士也者。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是射者。所以觀士之德行也。云故書。舞爲無者。段玉裁云。舞。從舛森聲。故書以無爲舞。古文假借字也。云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者。段玉裁云。頌容。古今字。漢時以容爲容兒字。則以頌專爲雅頌字。子春破和容爲和頌。釋之曰。謂能爲樂也。蓋以樂歌對下文樂舞爲言。鄭不從也。馬季長曰。四曰和頌。合雅頌也。從杜易字。案段說。是也。論語馬注。以容爲頌。雖與杜讀同。然亦主射禮言。其說實較杜爲長。皇疏云。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案皇說。是也。凌廷堪亦謂此卽鄉射禮第三次射之以樂節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並足輔馬義。云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者。段玉裁云。馬季長曰。五曰與武。與舞同也。馬本與故書作無者不同。以舞訓武。則用杜說。而不從杜字也。論語皇疏云。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王引之云。五物五者。皆鄉射之禮。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與舞之義。馬未之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卽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與舞。與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與舞。鄭彼注曰。與。猶作

也。皇疏非是。案杜云六舞。卽泛指大司樂雲門大卷等六代之舞。其說固誤。馬說專據射禮。雖較杜說爲優。然仍是容節合樂。與和頌無大區別。惟王說據大司樂樂師弓矢舞爲釋。其證最瑣。李光地。莊有可。說並同。詩齊風猗嗟云。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馬瑞辰。陳奐。亦謂卽此五物與舞之事。是也。蓋鄉射禮大師奏騶虞以射時。尙有三耦及衆耦。以弓矢舞之節。今鄉射經不言者。以其爲射禮之細。故略之耳。云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者。賈疏云。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教成則與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在上謂之包。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案鄭不知此五物爲鄉射之節。而謂彼大司徒鄉三物爲一。故以彼一六德二六行。釋此一曰和二曰容也。彼六行中無容。鄭云容包六行者。廣雅釋詁云。容。灋也。謂六行是人之法。則容可包含此六者。非以容當六行之孝也。賈謂鄭以容爲孝者。亦非鄭旨。云庶民無射禮者。據經無庶民射文。賈疏云。天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之等。庶人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鄭不知主皮。卽鄉射第二次射。故以爲庶民因田獵分禽之射也。田獵分禽有射事。詳大司馬注。及鄉射記注。引書傳文。具於後。云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彼注云。禮射。謂以禮論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尙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圍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射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凌廷堪云。鄭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尙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案凌說是也。此經五物四射所同。主皮之名。蓋起於大射。大射。張皮侯。以皮飾侯。又方制之以爲鵠。故以中鵠爲主皮。實射不侯。鄉射獸侯。雖不棲皮。亦沿大射主皮之名。然後得通也。三射侯制。詳梓人疏。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者。賈疏云。以主皮當射。和容當禮。與舞當樂。

詭讓案。鄭卽以上一曰和。二曰容。當三物之六德六行。故又以此主皮和容與舞。當三物之六藝。此亦不知五物爲鄉射之節而誤說也。不可從。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者。明鄉射得詢衆庶之事。賈疏云。案鄉射記。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此五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者。已下並射義文。釋文云。矍。本或作矍。案射義本作矍。鄭彼注云。矍相。地名。樹菜疏曰。圃。賈疏云。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矍相。地名。以其臣不得在國射。故射於矍相之圃。以其鄉內。衆庶皆集在射所。故云觀者如堵牆。案鄭引矍相之射。證此詢衆庶。故賈謂彼亦爲鄉射。詩大雅行葦孔疏說同。射義孔疏則以爲賓射。非鄭指。至賈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禮。疏說同則未詳所本。恐不足據。云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警射者。彼文警作延。鄭彼注云。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延或爲警。案此注正從或本。賈疏矣。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將射。變司正爲司馬也。案鄉射大射。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則子路爲司射也。子路出警者。以其衆庶多。不可盡與之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鞭而語者。鄭彼注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賈疏云。案鄉飲酒之禮。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二人舉解爲無算爵始。射在無算爵前。今誓在無算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算爵前。今未射之前。用此無算爵禮。二人舉解之法。以警衆庶耳。非謂此射在無算爵後。云詢衆庶之儀若是乎是。鄭以射義不言詢衆庶。而其儀相近。故引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證義。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疏〕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明鄉大夫所賓興之賢能。亦同與司士詔爵詔事之典。卽以充異日長吏之選也。凡民之有德行者。在鄉稱賢。在學爲師。仕於國則爲長民之有道藝者。在鄉稱能。在學爲儒。仕於國則爲吏。則下無不興之賢能。上無不賢不能之長吏矣。黃以周云。此爲賢能終言之。非賓興後。卽任以官職也。惠士奇云。大戴禮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慤而忠正者。使泄百官而察善否。慎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徵。所謂出使長入



使治者。如此。而賈子新書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所謂使民與賢。使民與能者。如此。注。云吾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長。即大宰九兩之長。以貴得民。

謂出其鄉而為王朝百官府之正長也。鄭云。教以德行道藝者。蓋以出教對入治而言。實則長亦兼治民。不止教也。賈疏謂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為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此以長為都鄙之長及諸侯。蓋本大宰注。然非經義。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軍令於六鄉。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通典職官說同。此釋出使長之為六鄉之吏。在軍為軍將之等。亦非經義也。云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

使之治民之賈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治即九兩之吏。以治得民。謂入為本鄉治民之吏者。州長以下皆是。墨子尚賢中篇云。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此云出使長之。即長官也。入使治之。即治邑也。賈疏云。以其能者

德小。不可以為大夫諸侯等。故選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為比長鄧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賈賦田役於內也。案鄧長。遂官。當由遂大夫與眡之內。選擇為之。非鄉大夫所與也。賈說非。依此經說。則出長入治。以賢能而殊其人。則皆自

鄉而升之司徒。升之學。升之司馬。而後授以爵祿也。云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者。明使民自舉舉賢能。皆以順民為為政之本也。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者。皆繇謨文。天明威。僞孔本作天明畏。書釋文云。馬

本作威。鄭本蓋與馬同。僞孔傳云。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威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引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者。老子任德章文。王

彌注云。動常因也。河上公注云。聖人重改更費因循。若自無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云如是。則古今未

有遺民而可為治者。廣雅釋詁云。遣。離也。上既引書及老子二文。證為政以順民為本之義。故此又申釋之。歲

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歲終者。亦謂夏之季冬。云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言其歲盡文書。六鄉。依王引之說。六當為卅之誤。詳鄉師疏。此

正六鄉之歲會。亦鄉吏之官計也。賈疏云。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以下。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下。致與大司徒。然後考之。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致事。言其歲盡文書者。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亦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義與此同。

正歲令羣吏者。瀆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致瀆。于司徒者。即小司

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考灋于司徒。謂觀象於司徒所治之官府。因而考論受行之羣吏。亦卽上文鄉吏。是也。賈疏云。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令州長已下羣吏。令使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云以退者憲之於其所治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竝誤。宋余仁仲本。治下衍之字。唐石經。所下大上。損闕三字。蓋與余本同。明注疏本。遂以下文國字。上屬此章。大謬。宋婺州本。建陽本。岳本。明嘉靖本。並無之字。今從之。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君。鄭司農云。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疏）國大詢于衆庶者。此王以國家大事詢萬民。對前鄉老鄉大夫以鄉射詢衆庶爲文也。云則各帥其鄉之衆及庶民。寡而致於朝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朝謂外朝。在臯門內。庫門外者。小司寇云。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注云。鄉大夫在公後。卽其朝位也。注。云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者。賈疏云。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以下。此亦云國大詢於衆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各本並誤。洪範稽疑章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棘釋載漢石經殘碑。人作民。與先鄭所據本同。引之者。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閭（疏）注。云使民皆聚於閭。十五家爲閭。中士爲閭胥。胥則有治政之處以聚其民。大故。謂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入。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俞樾云。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尙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多少。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此。大近煩苛。故不言比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莊存與云。大司徒致民於王門。其在鄉者。則守其閭。亦互相足。案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蓋二十五家聚居一閭。閭中有巷。巷首則有門。故因以閭爲五比之名。依鄭大司馬注。謂六鄉爲軍將。營治於國門。則比閭之吏。當亦營治於閭門。若然。守閭胥所治處。卽是守閭門。俞莊說。與注義亦相成也。晏子春秋外篇云。莊公園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墨子公輸篇。墨子說公輸。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盤無攻宋。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也。並國有故謹守閭之事。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行。其將之者。無節則（疏）云。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者。此亦鄉大夫命其屬。稽查來往徵令之事。必以旌節爲信。以防姦僞也。掌節不得通。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

夫也。凡民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然則此旌節。卽鄉大夫所爲以與之者也。輔令。亦通王與百官府之徵令。文書言之。與彼輔王命義同。注。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謂民雖以應徵令而行。仍須持旌節以爲信。若無旌節。則雖有將之者。仍不得通行。掌節云。無節者。有喪則不達。是也。

# 周禮正義

## 二十二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疏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者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始之非經義阮元云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注

教者與鄉先生以鄉三物教於州學也教治政令四者平列猶鄉大夫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也賈疏謂治政令之法者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始之非經義阮元云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注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者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者衛靈公篇文何氏集解引鄭注云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亦據鄉遂爲說又引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者左宣十一年傳云

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謂之夏州杜注云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引之者證侯國亦有州也

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疏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讀灋者以下並掌當州教治

之事賈疏云謂建子之月一日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與司諫爲官聯也德行道藝等黨正以下各有所書此官又總校考之說文力部云勸勉也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與

司政爲官聯也過惡卽司教之衰惡過失糾戒亦與司教誅讓防禁事略同注云屬猶合也聚也者說文戶部云屬連也引申爲合聚之義屬聚遂大夫大行人注並同云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者爲其聞之者

衆將以勸其向善之志此與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鄉大夫合衆賓與賢能意同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疏若以歲時祭祀州社者賈疏云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歲時唯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

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案賈說。是也。州社蓋亦有仲春秋兩祭。黨正祭。族師祭。皆以春秋。蓋禮有隆殺。而時則同。此經不著時者。以下文云。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變文以避復重也。凡社歲二祭。詳肆師疏。州社者。州之官社。鄉遂之制。二千五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疏云。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禘牲。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案以孔引駁異義說。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案以孔引駁異義說。參綜考之。鄭意蓋謂周時有公社。有私社。公社斷自鄉州縣都。此經州社。是也。其私社則大夫士庶人。族居百家以上得立之。祭法置社。是也。駁異義謂有國及治民大夫有社稷。自指國邑公社言之。孔以爲百家以上之治民大夫。非鄭指也。公社之祭。王侯及治民大夫主之。故州有社。而黨族則別祭。祭。私社之祭。貴家大族主之。故祭法云。大夫以下。明平民百家以上。尙不得立社也。孔唯引鄭駁義。而不詳許說云何。考說文示部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說或當與彼同。但經無此文。風俗通義祀典篇。引作周禮說。蓋此經舊師說如是。據彼則閭里二十五家。卽得立社。史記魯世家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哀十五年左傳杜注。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引臣瓚說。管子小稱篇尹注。史記孔子世家索隱。荀子仲尼篇楊注。說並同。商子賞刑篇云。里有書社。楚辭天問云。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皆閭里立社之證。然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書社五百。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說齊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荀子仲尼篇。作書社三百。呂氏春秋高義篇。說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以上諸書所云書社。或致異國。或致諸臣。則當爲都鄙采地之制。都鄙制。丘甸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戰國策秦策云。賜之二社之地。高注云。邑皆有社。二社二邑。彼邑似卽指都鄙四井之邑。左昭二十五年傳。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千社。疑亦卽千邑也。若然。鄉遂二十五家而立社。都鄙公邑四井而立社與。今考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則周初已有書社。竊疑卽置社之制。與閭里之社不同。閭里二十五家立社。恐是晚周之法。許應所稱。雖經師舊義。鄭所不從。故郊特牲孔疏云。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一家以上。則得立社。故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案孔辯民社爲秦制。深得鄭指。管子乘馬篇。又云。方六里爲社。方六里爲積三十六里。以一里八家計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疑齊制。與禮亦不合也。云則屬其民而讀濃亦如之者。謂正月吉日之外。復有仲春秋社後兩次讀法。亦有考糾勸戒之事。如正月吉也。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禮卽鄉射之禮。王制云。元日習射上功。是也。亦春秋兩行。不必與祭社同月。鄉射

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鄉飲酒義云。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彼注云。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賈疏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云。序。州黨之學也者。鄉飲酒義注義同。賈疏云。案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序。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序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序則鄉學也。詒讓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鄭注云。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序門外。是也。序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射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又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案依鄭鄉射注義。則鄉郊之學。爲序有室。州黨之學。爲序無室。序。正字當作謝。又卽爾雅釋宮之謝。書泰誓孔疏。引孫炎云。謝。但有堂也。其序爲大學東序之專名。具有堂室。與序略同。不可通於州黨無室之學。經典凡說州學作序作豫者。並聲近假借字。此經及學記注。並不破序爲謝者。文不具也。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注蓋並冢侯國言之。不復析別耳。實則鄉遂不得有東序也。焦循云。爾雅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廡。無室曰榭。榭蒙無東西廂言。則視寢又無室矣。杜預注。宣十六年傳云。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無壁。如今廳。是也。歇前。正無廂與室之屋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別於學。序乃鄉學之名。般人尙質。其制無室而歇前。周立此制於州遂。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子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文王世子於大學言東序。是大學亦有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大學稱序校。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歇前之制。惟在州遂者然耳。段玉裁云。成周學制。鄉有鄉學。其屬別爲州黨族比閭。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掌之。大司徒領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於四郊。鄉之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焉。鄭注。謂論說於郊學。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領之。由郊而外。距郊百里內爲六遂。鄰里鄴鄙城外學之大概也。鄉學必在百里之適中。而不在邊。虞庠乃設百里之邊。故記曰。在國之四郊。注謂之郊學。命鄉簡

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鄉。繼右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遂學。終乃屏之遠方。由近泊遠。釐然可考。案段說其數。周鄉遂學制。依鄭三禮注義。鄉學名庠。六鄉則六庠也。鄉之次為州。州學名序。六鄉三十州。則有三十序也。州之次為黨。黨學亦名序。六鄉百五十黨。則有百五十序也。六鄉地不逾四同。而立庠序百八十有六。國學及四郊之學。尙不與其數。教法亦甚詳矣。蓋周制自國學外。鄉學郊學。並名庠。王制及鄉飲酒義所說。是也。州黨及六遂之學。並名序。此經及學記所說。是也。左襄三十年傳。鄭有鄉校。此猶東序之或稱東膠。蓋侯國之制。至孟子滕文公篇。說夏校殷序周庠。史記儒林傳同。說文戶部。則云庠。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漢書儒林傳說同。文雖差異。要並指三代之鄉學而言。焦循說甚瑣。段玉裁。孔廣森說。亦同。遂學亦名序。故學記云。術有庠。注云。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孔疏云。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遠。其義非也。陳祥道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州長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案陳說比例極是。足申鄭孔義。若然。六遂亦當有六序。遂之三十縣。百五十鄉。與鄉之州黨同。當亦有學。然其名不見於經。學記疏謂亦名序。未知然否。漢書食貨志。謂五比為鄰。五鄰為里。里有序。序有左塾右塾。白虎通義辟雍篇說。同。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又謂一里八十家。中里為校室。以此例之。則似閭族里鄰亦有學。經注並無文。未知其審。段玉裁謂班何所云。即學記之家有塾。理或然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射義云。內志正。外體直。是也。引射義曰。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者。證射為正志之義。賈疏云。釋。陳也。言各陳釋己志。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洩其事。鄉大夫於是卒者也。洩。臨也。鄉老〔疏〕凡州之大祭祀。大

祭祀喪紀。皆當州之禮事。亦教治之一隅也。注云大祭祀。謂州社稷也者。明與它職大祭祀。關天地宗廟者。異。賈疏云。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者。以鄉吏之中。尊者無過鄉老。鄉大夫。卒於所治之州里。亦得為喪紀之大者。明與它職大喪。關王后世子者。異也。云洩。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疏〕若國作民而師田而致之者。賈疏云。言若者。不定之辭。若。知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於司徒也。注云致之。致之於司徒也者。賈疏云。謂

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者。夏官敘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衆師。卽一州二千五百家所出。州長敘官云。每州中大夫一人。此又云掌其戒令賞罰。故知在軍就爲師帥。左傳十五年傳。晉作州兵。杜注云。使州長繕甲兵。蓋亦師帥之事也。賈疏云。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選領已民爲師帥。卽是因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疏〕歲終者。對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疏〕下正歲。謂夏正一歲之終始也。凡此經云。歲終皆爲建丑之月。賈疏謂周歲終失之。詳宰夫疏。云則會其州之政令者。此正當州之歲會。亦州吏之官成也。云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者。夏正建寅之月。又讀教法。此在周正月後兩月。仲春祭社前一月。則此官一歲四讀法也。注。云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者。上文正月之吉。已屬州民而讀法。是建子之月已讀之。此於正歲建寅之月又讀之。明爲四時之正。故重復申明。欲民之徧諭也。三

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疏〕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者。此州吏之官則大攷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詒讓案。大攷州里。謂考察吏民之賢否。州里。關黨族間比言之。詳鄉師疏。云以贊鄉大夫廢興者。此亦兼與民察吏二者言之。鄉大夫於大比之時。有賓與賢能之事。又因以察吏治。遂大夫云。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比。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是大比民有賓與。吏有廢置。皆鄉遂大夫總掌其事。州長縣正以下則贊之。明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詳司書疏。注。云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者。大宰注云。廢。猶退也。興與進也。贊亦相成。鄭司農云。贊。助也者。充人大行人注。並同。小爾雅廣詁云。贊。助。佐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疏〕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者。教謂教於黨學。及後農云。五百家爲黨者。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鄉黨。闕黨。問篇文。彼魯制諸侯三鄉。亦五百家爲黨。故引以爲證。〔疏〕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事。是也。注。鄭司

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疏〕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者。賈疏云。黨正。灋親民者。於教亦彌數。



注。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大宰注云。吉謂朔日。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賈疏云。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樂。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摠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惠士奇云。讀法。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春秋祭樂亦如之。祭。謂零祭水旱之神。蓋（疏）春秋祭樂者。與州春秋祭社事相礙。蓋亦以仲春仲秋祭

云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也。注。云祭。謂零祭水旱之神者。即大祝六祈之祭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零宗。祭水旱也。鄭注云。宗皆當為祭。故此云零祭。又左昭元年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說文示部云。祭。設絲繩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藥衛使災不生。金鶚云。大祝六祈。三曰禱。四曰祭。禱之祭。主於癘疫。祭之祭。主於水旱。故祭

法云。零宗祭水旱雪霜風雨之不時。為水旱所由致。義與水旱相因也。第祭禱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禱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是禱祭一類。故禱癘疫。亦通謂之祭也。祭之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諸

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章注云。此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祭於日月星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祭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祭樂。是祭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祭於山川者多也。祭祭亦及社稷。大

祝職曰。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鄭注。天裁。疫癘水旱也。是祭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不及社稷。以蠶駘為汾神故也。且祭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於春秋二仲行

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同。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樂。社有定時。則祭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尊於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祭樂。案金說甚覈。

此經之祭樂。祭法謂之零祭。蓋因祭水旱之神。通謂之零。其實與祭零不同。周祭零有二。正零為常禮。月令繫於五月。依鄭義則在周六月。又有早零為變禮。周秋三月遇旱則祭。不早則否。月令大零帝之下。又有命百縣零祀之文。

百縣。即謂畿內鄉遂公邑。則州黨得有常零之祭。其早零之祭。亦當有之。但二零並無春秋再祭之法。則零祭與常零不同。明矣。論衡謂古有春秋二零。其說絕無根據。不足證此也。零禮詳女巫疏。又晉書禮志引摠虞議。謂此祭樂。

即書之六宗。及月令之天宗。其說甚誤。但摠議以此祭樂。與肆師社宗並舉。審校文義。疑摠氏所見本。祭。實作宗。或據賈馬王諸家舊讀。故與鄭異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嚮人注云。祭謂營鄼所祭。營鄼。即謂壇之營城

也。樂與社稷同爲地示。故其壇位。略同社稷。壇位。詳大司徒疏。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

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

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徵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齒

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疏〕序。以正齒位者。謂行鄉飲酒之禮於黨學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違。

之序也。黨序亦無室。與州序同學。記云黨有庠。孔疏云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焦循云。黨與遂對舉。則鄉之通名。案焦說近是。互詳州

長疏。正齒位。卽王制云習鄉上齒。是也。管子八觀篇云。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驕陸。無自生矣。此因蜡祭而行鄉飲酒。卽會同以明齒長教輯睦之事也。賈疏云。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

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於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者。祭義文同。賈疏云。當正

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卽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再命齒于父族。謂父族爲賓。卽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若有

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壹命。則此壹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

注。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者。釋文云。蜡。依字作蜡。案月令釋文。引字林作蜡。卽蜡之俗。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籩而祭司盥也。祭百種以報盥也。饗農及郵表嘏。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

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鄭彼注云。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案鄭以此經云索鬼神。與郊特牲蜡索之訓。正相會。故據以爲說。周十二月。於夏正爲十月。故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鄭注云。十

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月令又云。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卽黨正飲酒也。案據鄭孔說。則建亥之月。天子先大飲烝於大學。大飲之後有蜡祭。蜡之後有臘祭。臘之後黨正乃屬民飲酒於序。正齒位。其次蓋如此。此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卽舉蜡祭。以明黨正之飲酒。在國蜡後也。索鬼神。卽指大蜡八神。而鄭孔據月令以說蜡。謂八神之外。又廣及日月星辰社門閭等衆神。金鷄云。月令多雜秦制。秦無蜡祭。而於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遂勞農休息。以儆周之大蜡。而不以蜡名之。後儒不察。而以爲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於上帝。仲春祭社稷。亦所以祈年。皆於本年之春行之。未有預祈於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祀於圜丘南郊。又特祀於二分。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於春秋。先祖已祭於四時。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於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數乎。況先祖五祀。於勞農休息。絕不相關。又先祖祭於廟。五祀祭於宮。而勞農休息。則在於郊。其地隔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知蜡祭畢。必行燕禮。燕禮以大夫爲賓。孔子爲大夫。故爲蜡賓。燕於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爲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蜡亦祭宗廟者也。然則祈年於天宗以下三祭。非周禮明矣。鄭注皆指爲周之蜡祭。殊不思郊特牲明著八蜡之神。若蜡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經云。蜡者索也。以八神有功於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若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邪。案金謂祈年天宗祠公社門閭。非蜡祭。是也。黃以周說同。至臘爲息神。皆非常祀所及。搜索而祭之。故經云索鬼神。與大司徒十二荒政之索鬼神。爲修廢祀。事異而義同也。民之祭。與蜡同日行之。但有尊卑之別耳。通言之。臘亦得謂之蜡。其黨正飲酒正齒位。卽在蜡臘之日。故郊特牲因蜡而及息民之祭。月令又因臘而及勞農休息之事。明黨飲亦與蜡臘事相因。雜記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彼注亦

引此經爲說。是其證也。蜡臘異同。詳篇章疏。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者。案彼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鄭彼注云。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孔疏云。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傍。同南面立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專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釋文云。隙。本又作卻。案卻。即隙之借字。白虎通義鄉射篇云。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茨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鄉飲酒義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亦本彼爲說。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亦謂此也。賈疏云。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卽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以今儀禮唯有鄉飲酒禮。爲諸侯鄉大夫禮。無天子黨正飲酒之禮也。云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徵失少矣者。賈疏云。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一命已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徵失於少。故云徵失少矣。案賈說是也。此蒙上禮亡。而言徵失少者。謂記雖略見其事。而文不備耳。云凡射飲酒者。賈疏云。謂州長春秋行射。黨正十二月行鄉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者。明此三命再命一命。並據當鄉之民。仕者而言也。賈疏云。證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云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者。鄉飲鄉射二記。並有此文。故兼引之。賈疏云。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旣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鄭彼注云。齒。人壽之數也。又祭義注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賈疏云。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賓客相次。以其壹命。若據天子之國。壹命爲下士。

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於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于亦當作於。此猶文王世子云。不踰父兄也。父族對異姓言之。則凡同大宗者皆齒。不待九族也。賈疏云。以其實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賈疏云。既言齒於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者。于亦當作於。此不齒。謂爵貴。特居尊位。雖父族亦不以年相次。荀子大略篇云。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祭。義文略同。所謂不齒也。與大司寇鬪士罷民不齒義異。遵席於尊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爲說。鄉飲酒禮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鄭彼注云。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席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又鄉射禮。一人舉解。後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升席于尊東。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僕。尊東明與賓夾尊也。案鄉飲鄉射。遵席皆與賓夾尊。鄉飲酒禮。遵席於賓東者。賓東卽尊東。二經義不異也。賈疏云。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於尊東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鄉三命。大夫壹命。子男之鄉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鄉。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於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於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於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壹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案依鄭三禮注。及賈疏義。則此黨飲酒正齒位。雖義主尙齒。而實兼貴貴。故一命無不齒。再命則有齒有不齒。三命則皆不齒。其鄉飲酒賓賢能。則尊賢而兼貴貴。故天子中士再命。仍齒於鄉里。而侯國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鄉再命。子男大夫一命者。轉得與天子上士同不齒也。至文王世子說。天子諸侯朝公族於內朝。則又親親而兼尙齒。故彼文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責者以齒。又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彼注云。

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亦引此經爲說。然則內朝公族之朝。雖三命仍無不齒。蓋與此二禮又異矣。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

戒禁其黨之

〔疏〕注云其黨之民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與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

凡作民

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濃治其政事

亦於軍因〔疏〕則以其濃治其政事者法。即大司徒之役法。大司馬之戰法。田法。此官受彼法以治之也。注云亦於軍田爲旅帥者蒙

上州長在軍爲師帥也。夏官敘官云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黨正敘官亦每黨下大夫一人。賈疏云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

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疏〕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者此正黨之歲會亦黨吏之官成也。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者此正黨之歲會亦黨吏之官成也。

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濃而書其德行道藝

書記

〔疏〕正歲屬民讀濃而書其德行道藝者前孟春朔日已讀濃此月之內擇日重復讀之因書其德行道藝視月吉

糾戒事尤詳也注云書託之者廣雅釋言云書記也謂記其德行道藝於版籍書益稷云書用識哉

記識義亦同賈疏云以其三年乃一貢今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

以歲時涖校比

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

及其六畜車輦

〔疏〕以歲時涖校比者鄭長注云校猶教也此卽木囚之字假借爲校數之名夏官釋文謂比如今小案比校字皆當從手非也詳夏官敘官疏賈疏云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

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義同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

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者賈疏云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

臨族師故選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小司徒大比先鄭注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蓋

卽大案比其小案比不知以何月呂飛鵬云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漢之

案比亦或以三月詒讓案高氏所云或卽小案比也先鄭以此四時校比對小司徒三年大比爲小故

如之〔疏〕及大比亦如之者。賈疏云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比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鄭〔疏〕注。云政事邦政之事者。此讀政如字。與他職讀為征者異。司農云。百家為族。〔疏〕賈疏云。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司農云。百家為族者。

大司徒注。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

義同。〔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賈疏云。黨正所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婣。惟據法。〔疏〕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單黨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

別而言耳。詒讓案。閏胥讀法。已書其敬敏任恤者。故此官唯書孝弟睦婣。與閏胥互相備也。注。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經不著某月。明每月朔日。皆讀法也。吉為朔日。大宰注義同。賈疏云。以其獨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

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者。段玉裁云。故書。或無事字。考杜易政為正下屬讀之。黃以周云。與浚人故書掌冰政。杜破政為正。下屬歲十有二月。其例正同。詒讓案。杜云當為正月吉者。據州長

讀法。亦在正月之吉也。賈疏云。但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州長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即與今書同。法。經例作灋。注例用今字。故作法。蓋故書止有兩本。一本無事字。一本有事字。後鄭以有事字者為正本。則以無者為或本。杜以無事字者為正

本。則以有者為或本。前後兩舉。故書或作而文不同。由鄭杜意各有所主耳。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蠶螟之酺。與人〔疏〕春秋祭酺者。酺與醮

鬼之步與。藝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事相因。據王居明堂禮。蓋亦以仲春仲秋與祭社同月也。云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仲春仲秋月朔。既讀法。其祭酺之日。更復讀之。是卯月酉月各兩次讀。通前為十四讀法也。注。云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校人注。

亦作災。此疑誤。詳膳夫疏。字書。酺字無祭神之義。鄭以黨正祭祭及漢法約之。知酺亦與人物為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者。賈疏云。校人職云。馬步亦為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疑之。今此為正。故依之也。段玉裁改當為酺。為當從酺。云故書。酺步兩有。杜從酺不從步。今本作當為酺者。

非也。林頤山云。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紀。天下大酺。集解文穎曰。酺。周禮族師。

掌春秋祭酺。爲人物裁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尙沿周禮春秋祭酺遺俗。遂改故書祭步爲祭酺。案林說亦通。云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注亦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鄭引之者。欲證故書或作步。義亦得通也。云則未知此世所云。蝮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此據漢時民間有此二祭。蝮螟之酺。卽爲物裁害之神。人鬼之步。卽爲人裁害之神也。賈疏云。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况之。但漢時有蝮螟之酺神。又有入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徐養原云。酺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子春小異。惠士奇云。封禪書有諸布。案讓引爾雅。祭星曰布。非也。大祝六號。二曰鬼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卽周官之酺。淮南子汜論訓曰。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布。猶酺也。步也。族師祭酺。校人祭步。所謂布也。酺步布。音相近而通。詒讓案。酺之爲祭。古書別無所見。步爲祭名。自校人馬步外。又見大戴禮記誥志篇。云天子崩。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則祭川亦謂之步矣。又儀禮經傳通解引洪範五行傳云。惟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惟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此步。或卽祈禳六沴之祀名。與誥志步四川義。略同。鄭五行傳注。訓步爲推演天道。似失其義。至此注蝮螟之酺。人鬼之步。蓋漢時世俗祈禳小祀之名。今無可考。惠氏謂卽史記封禪書所載。雍諸祠祀之諸布。其說近是。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公羊傳三十二年。何注亦云。日月星辰布。此祭酺雖非祭星辰。而鄭謂亦爲壇位如雲縈。則與布散祭於地。禮正相類。故與祭星同名。猶之黨正祭縈。亦與幽縈祭星同名也。淮南書之宗布。高注云。羿。古之諸侯。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星爲布。謂此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案宗布。疑卽此經之祭縈祭酺。祭法。幽縈雲縈。字並作宗。卽其比例。縈酺。並祈禳災害之祭。羿除天下之害神。因託祀於縈酺。其義正相應。惠氏謂布卽酺。而不知宗亦卽縈也。淮南注後二說。或卽此注人鬼之步。古制茫昧。未能定也。至校人冬祭馬步注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字與此人鬼之步同。彼疏引此注蝮螟之酺。作玄冥之步。則傳寫譌舛。不足據也。云蓋亦爲壇位。如雲縈云者。釋文云。縈本亦作縈。下黨縈同。案縈縈。聲之誤。此謂祭酺之禮。約與黨正雲縈之祭。同也。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賈疏云。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明酺與釀。事相因也。賈疏云。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鄭彼注云。合錢飲酒爲釀。旅酬相酌。似之也。卽引明堂禮乃命國釀。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釀法。釀卽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徐養原云。漢書文帝紀。初卽位。酺五日。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



五日也。此補又與祭醕不同。祭醕雖亦飲酒。然非賜醕也。故良耜正義謂因此祭醕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宴飲。皆謂之醕。是聚飲之醕。乃後起之義。周制。醕為祭名。醕乃為飲酒。事雖相因。實則異也。林頤山云。周制有醕無醕。禮器及注。引王居明堂禮。有醕無醕。說文酉部。醕。王德布六飲酒也。醕。會飲酒也。漢制。醕是詔賜曠典。族師春秋祭醕。乃與醕會飲酒相近。詩周頌良耜。以開百室。鄭彼箋云。百室。一族也。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醕合醕之歡。後鄭箋詩。舉合醕以足祭醕之義。其故由於州長黨正。有飲酒禮。飲酒之錢。皆官長所供給。此之族師。本無飲酒禮。特因祭醕而合錢飲酒。乃合民間私錢為之。即禮器及王居明堂禮所謂醕也。漢食貨志上。李惺以為一夫治田百畝。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為錢三百。又即族師春秋祭醕。合民間之錢為醕。得一佐證。劉向列女傳魯母師傳。醕醕醉飽。則祭醕自古然矣。案徐林說。是也。黃佐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亦云仲秋乃命民飲醕。與鄭引明堂禮同。鄭以逸禮說醕亦在中秋。與此經春秋祭醕時合。故謂祭醕後有與民飲酒之事。詩箋所言甚析。後世沿襲。遂以醕亦專為會飲。而失其祭神之義。乃與醕無復區別。非其本也。以邦比之濃帥四閭

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癘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疏〕以

比之濃者。與鄉師國比之法義同。即小司徒云。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是也。此亦小案比。四時行之。與小司徒三年大比事異。云帥四閭之吏者。賈疏云。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以

時屬民而校者。賈疏云。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及其六畜車輦者。月令季春云。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即六畜之校比也。六畜之馬牛及車輦。所以備田役之用。不以共師旅。以鄉遂出兵而不出車也。詳小司徒鄉師鄉大夫疏。注。

云登。成也。定也。小司徒徒注義同。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

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相共。猶相救相賜。〔疏〕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

民人之什伍之法也。賈疏云。在家為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為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井二比為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井。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是在軍法耳。案據

士師說鄉合之法。云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此并比族為聯者。欲使之相與佐助保任。乃在鄉之常法。賈謂是在軍法。非是。鄉邑當自一閭二十五家始。然邑之小者。或二比十家。亦可自為保聚。論語公治長

簾。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穀梁莊九年傳。並云十室之邑。是亦可爲聯。不必單法也。周書大聚篇云。發令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殫相慮。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卽平時比伍閭族。相爲合聯之事。云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者。八閭二百家也。若然。在軍蓋亦百人爲卒。二卒爲聯。經文不具也。賈疏云。張逸問族相保。安得有八閭。鄭答并之爲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爲聯之類也。云使之相保相受者。大司徒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此又以二閭二族。相聯保受。其事同也。彼注云。保。猶任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云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者。鄭賈讀相及句斷。案當讀相及相共爲句。賈疏云。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尙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制禮。使民相共物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莊存與云。鄭君言非至理也。夫罪有不相及者。其惡在身。雖父子兄弟。不能化之使正也。如石礮之於石厚是也。有相及者。其惡非一人所能獨爲。非鄰里佐助。相與比周。則立敗矣。故令相及以孤惡人之黨類也。如經所謂造言亂民之等。是也。案莊說是也。又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五家爲伍。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又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與此義略同。云以受邦職者。民各有職。各受而任之。若大宰九職。大司徒十二職事之屬。云以役國事者。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是也。士師鄉合云。以比追胥之事。亦其一隅。云以相葬埋者。釋文云。埋。本或作狸。阮元云。經當用狸字。此淺人以俗字改之。案阮說是也。埋。正字當作狸。經並借狸爲之。詳證人疏。此卽大司徒云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也。注。云相共猶相救相調者。羊人注云。共。猶給也。賈疏云。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爲證也。俞樾云。相共猶相及。蓋既使之互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相共也。鄭君誤以相共爲相救相調。賈疏遂斷刑罰慶賞相及。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爲句。皆非經旨。案俞說於義爲長。

其治令。戒禁刑罰。

亦於軍因。疏。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賈疏云。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卽爲一卒。卒長還使族師爲之。云簡其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鞶任器之屬。此亦謂田役。

追胥。乘卒竭作。民間自備兵器。若大師發六軍。其兵器皆官授。非鄉里所自共。詳鄉師司兵疏。云以鼓鐸旗物帥而至者。鼓鐸旗物。亦簡閱備具。而後帥其衆而至所期之處也。亦詳鄉師疏。賈疏云。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帥。

以致司徒也。注云亦於軍因為卒長者。蒙上黨正在軍為旅帥也。夏官敘官云。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卒衆。即一族百家所出。族師敘官。亦每族上士一人。故知在軍就為卒長也。賈疏云。亦釋經掌其治令已下。亦非衆屬軍吏。還是自為卒。歲終則會政致事。疏之歲會。亦族師之官成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疏。各掌其閭之徵令者。與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同。亦通該徵役徵賦二義。詳彼疏。賈疏云。即下文歲時以下之事。是也。詒讓案。閭胥在軍。亦

因為兩司馬。注不言者。文略。注。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者。大司徒注義同。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

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祭。謂州社。黨祭。族誦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疏。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者。謂當閭案比之事。賈疏云。謂歲之四時。閭胥各自數。當

政。為征。暨。為既。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即鄉師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此不云可任者。文不具。亦辨之可知。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者。役政。釋文作政役。阮元云。注先釋役。後釋

政。釋文蓋誤倒。王引之云。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而誤也。數當為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鄭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唐

惟有事故聚衆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為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案王說。是也。此春秋惟據祭祀言。凡州社黨誦族祭。皆以春秋是也。其餘役政喪紀。皆無定時。凡

因事聚衆庶。即是屬民。故任在何時。皆與之讀法。賈疏云。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灋者。比亦謂四時小案比。即上數衆寡之事。亦即族師云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而

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之等。是也。賈疏云。上族師已上宜尊。讀法雖稀濶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即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賈疏云。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

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詒讓案。敬即大司徒十二教以禮禮教敬敏。即師氏三德之敏德。以為行本。是也。任恤則大司徒六行之二。錯舉此四者。以明教民德行。條目匪一。皆互相備也。注云祭祀。謂州

社黨祭族誦也者。明當閭無祭祀之事。經言祭祀。謂佐州黨族祭祀之事也。云役。田役也者。謂因田而發徒役。與凡

役事異。詳鼓人疏。賈疏云。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云政。若州射黨飲酒也者。鄭讀政。如字。經注皆不言閭有學。則當閭無特爲射飲之法。惟於州長黨正射飲時。閭胥則與其事也。王引之云。役政。卽政役。杜子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爲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案王說。是也。役政。卽小宰八成之聽政役以比居。政亦當讀爲征。詳彼疏。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賈疏云。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衆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云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依王說。政役爲一。則止有四事。經云既比則讀法。既。當訓爲已。謂歲時案比。嫌比不聚衆庶。故云及以類舉之。非以及比詰既比也。勅。卽敕之借字。詳大言祭祀政役喪紀聚衆庶。而後云既比。嫌比不聚衆庶。故云及以類舉之。非以及比詰既比也。勅。卽敕之借字。詳大宰疏。云故書。既爲暨者。說文夬部云。息。衆詞與也。暨。卽曁之俗。與既聲類同。云杜子春讀政爲征。暨爲既者。皆依聲類破字。鄭讀政。如字。不從杜。而暨從今書作。既。與杜讀同。政。讀爲征。均人注義同。互詳小宰疏。凡事掌其比。曁撻罰之事。曁撻者。失禮之罰也。曁用酒。故書。或言曁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音曁撻罰之事。賈疏云。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凡有失禮者。輕者以曁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曁撻罰之事。注。云曁撻者。失禮之罰也者。小胥云。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曁。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此閭胥掌比曁撻罰。與彼事相類。失禮。卽不敬怠慢之事也。鄉射記云。射者有故則撻之。亦失禮之罰。重文曁。俗曁从光。詩周南卷耳篇。我姑酌彼兕觥。說文角部云。曁。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曁曁。故謂之曁。重文曁。俗曁从光。詩周南卷耳篇。我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角爵也。左昭元年傳云。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杜注云。兕爵。所以罰不敬。詩卷耳孔疏云。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解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性。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

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案孔引舊禮圖說。與毛詩義同。是也。先師說。於古無徵。疑不足據。觥以兕角爲之。故亦通稱角。少儀云。不角。注云。角。謂觥也。此與四升之爵異。又案爾雅釋獸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左傳宣二年。孔疏引劉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依郭劉說。則兕角甚長。故可制爵矣。云撻。撻其背。重文遠。古文撻。虞書曰。逮以記之。鄉射記云。司射取扑撻之。注云。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互詳司市小胥疏。云故書。或言撻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撻撻罰之事者。段玉裁云。所以必從杜者。嫌撻撻之外。別有罰事也。詒讓案。撻撻並爲罰事。故以撻撻罰連文。司市刑有扑罰。卽此撻罰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裘則相及** 衰。猶〔疏〕五家相受相和親者。賈疏云。宅舍有惡也。故崩壞相寄託。五家之內。有不和親。

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臯奇裘則相及者。釋文云。臯。本亦作罪。案臯罪。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臯。或本非。詳甸師疏。此卽族師云。刑罰慶賞相及也。有罪則刑。奇衰則罰。不及慶賞之事者。文不具。賈疏云。五家有罪。則連及。欲使不犯。莊存與云。奇衰。謂造言亂民之類也。匿不以告。故相及耳。詒讓案。比長在羣。亦因爲伍長。注不言者。文略。注。云衰。猶惡也者。衰。注例用今字。當作邪。各本並誤。宮正注云。奇邪。譎觚非常。司教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注云。衰惡。謂悔慢長者。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衰惡與奇衰。義同。互詳正疏。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疏〕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者。此治五家內遷徙之事。所以檢察逃亡也。注。云徙。處之吏。明無罪惡。〔疏〕詔不便其居也者。說文疋部云。徙。移也。移。遷徙也。徙。自越之赫變。廣雅釋詁云。徙。移也。不便其居。謂民不便安其故居。則隨時有遷徙也。詩魏風碩鼠云。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案詩箋。蓋以三年大比。釋詩三歲貫女之文。不謂非大比之期。民即不得出徙也。賈疏輒據彼箋。謂古者必三歲大比之年。乃有遷徙。固矣。云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者。賈疏云。周法。遠郊百里內并國中。共爲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內。案鄭賈意。鄉地互國中及四郊。此徙於國中及郊。並謂同在一鄉屬地之中。對下文徙於他爲異鄉爲文。然其說非也。六鄉七萬五千家。計家定里。蓋內不及國中。外不蓋四郊。書費誓。說魯三鄉爲三郊。明國中非鄉民所居。遺人。鄉里郊里兩舉。明鄉里之外。別有

郊里。此云徙于國中及郊者。謂出鄉里而徙於國中及郊里也。詩碩鼠。又云。適彼樂郊。毛傳云。郭外曰郊。彼詩即謂徙於郊。以毛義推之。郭內。即國中。郭外即郊。蓋國中及郊里。雖已出鄉。而地尚與鄉相近。故惟比長授之。不必以旌節行之。國中郊有授。則其自此鄉徙彼鄉。或不出當鄉者。亦有授可知矣。鄭賈說並非經義。又泉府朝士。賈疏謂國中即六鄉。郊即六遂。亦非是。凡六鄉不及國中與郊里。互詳縣師鄉士遂士疏。云皆實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鄭長注云。授。猶付也。所處之吏。謂所徙處當地之官吏。比長以徙者付之。若然。五家之內。既有出徙。則不成伍。當於比外更徙入一家以補之。亦自有彼處之吏來授此。比長則受之矣。賈疏云。若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圍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注。云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者。賈疏云。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爲之旌節而行之者。與掌節爲官聯也。注。云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者。賈疏云。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言徙於他。明是出居異鄉也。案鄭賈說。亦非也。此徙於他者。謂由鄉遷於六遂。及都鄙公邑者也。以其距鄉道里較遠。不可徒授。故必待旌節乃行。若如鄭說。出居異鄉。則仍不出六鄉界內。上文徙國中及郊。已足咳之矣。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賈疏云。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即若無授無節。則唯圍土內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圍土。考辟之也。圍道路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圍土內之。土者。獄城也。獄必圍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闕於出。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賈疏云。上釋出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以其出鄉之。雖兼有授。直舉有節以對鄉內有授也。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圍土。考辟之也者。葉鈔本釋文。呵作荷。案葉本釋文。是也。宮正注。幾荷字。亦作荷。荷即訶之段字。呵。俗體也。詳宮正疏。繫之圍土。謂歸之司圍。使繫治之。賈疏云。謂所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圍土。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圍土者。獄城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獄必圍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闕於出之者。釋獄城圍之義。詩小雅沔水敍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孔疏引授神契云。春執規。淮南子天文訓云。東方木。其帝大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中庸注云。木神則仁。是規與仁。於五方同屬木。故規主仁也。漢書刑法志云。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所以生而宥之也。亦謂求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壇。謂壇及壝埒也。畿上有封。若今〔疏〕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

壇。皆設置之。直言壇。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案賈說三社三稷者。謂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及戒社

亦有稷也。晉書禮志。引擊虞奏。謂封人所設者。專指王社。非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此與擊固為官聯也。大司馬

云。方千里曰國畿。賈疏云。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

固。案賈說樹專屬畿封。據擊固文也。今考凡社稷亦皆有樹。經樹之。當蒙社壇畿封二者而言。魏書劉芳傳。引此經

以明社稷之有樹可證。互詳大司徒疏。注。云壇。謂壇及壝埒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凡委土為壇。及卑垣之壝埒。

通謂之壇。周書作雒篇云。封人社壇下。即言大社壇。備五色土之制。蓋謂壇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土

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是鄭亦謂大社備五色土。若然。王社土依方色。則西都以白土。東都以黃土。與互詳大司

徒疏。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封起土界也。崔氏古今注云。封疆畫界者。封土為壘。

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為壝埒。以畫分界域也。依鄭賈義。此畿封。據距王國五百里大界言之。實

則近郊遠郊。及甸稍縣都。亦皆有封。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五十里而封。蓋王國近郊之封也。經唯云畿封者。文不具

爾。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魏書劉芳傳引此注不言稷者。下有王社於社四字。疑劉氏所增。賈疏云。案大司

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按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

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案稷為穀神。鄭賈以為原隰之神。非也。但穀生於土。穀神自

卑於土神。鄭此注義自不誤。宋書禮志。引晉傅咸表云。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

國主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封國。建諸侯。

設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義與鄭此注同。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立其國之封。

〔疏〕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諸

侯立社之法也。案賈引書孔傳說。亦本周書作雒篇。彼說大社。備五方之土。云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

黃土。苴以白茅。以為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白虎通義社稷篇。史記三王世家。引春秋大傳說。並略同。白虎

通又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此並邦國社稷之制。云封其四疆者。夏官敘官注云。疆。界也。

此以侯國之界為疆。別於王國之界為畿。通言之。王畿亦曰疆。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賈疏云。諸侯百

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注云封國。建諸侯者。以下別出都邑。明封國指畿外侯國。不關內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亦據侯國大界而言。實則侯國。皆有郊縣等。亦各有小封也。造都邑之封

域者亦如之〔疏〕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者。此建內諸侯采邑之法。與縣師量人為官聯也。膳夫注云造。作也。謂作立都邑。賈疏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采邑之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

封域。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詒讓案。都邑亦有社稷。經不言設其壇者。文略。又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亦以封人為釋。若然。此官掌

造都邑。并掌治其築作城郭。合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疏〕之役。不徒正其封域矣。

注云。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賈疏云。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引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者。鄭彼注云。單出里者。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孔

疏亦謂據采地言之。案依鄭孔說。則此為祭都鄙之社。與下丘乘之制相應。賈疏以此為據六鄉州長之社。與下為三處之社。非也。但都鄙制。丘乘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鄭彼注說亦微誤。云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鄭彼注云。畢作。

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賈疏云。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剗致吐。當家之內。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案依鄭說。此亦都鄙之社。賈謂據六遂。亦誤。云唯為社。

丘乘共築盛者。鄭彼注云。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賈疏云。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

一里。則為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其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共築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共築盛也。案賈謂一井九夫。八家治之。據侯國都鄙制也。若畿內都鄙無公田。則一井當九家治之。其丘甸

共築盛。則一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賈疏云。社稷為上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案郊特牲疏。載皇熊二義不同。賈依熊說。皇氏則云國人畢作。

是報本。而丘乘共築盛。是反始。言築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今案本始文義略同。皇熊曲為分別。義似並未搞。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絛。共其水稟。謂刷

治絜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絛。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也。水稟。給殺時洗薦牲也。絛。守。



當以豸〔疏〕凡祭祀飾其牛牲者。天地大祭用犢。它大祀中祀用大牢。皆有牛牲也。賈疏云。謂王之天地。宗廟。先爲聲。〔疏〕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置其絳者。釋文云。絳。本又作紉。案紉正字。絳別體。詳後。云共其水彙者。彙。唐石經誤彙。葉鈔本釋文同。今依宋岳本。婺州本。嘉靖本正。注云。飾。謂刷治絜清之也者。說文巾部云。飾。厭也。謹若式。又部云。厭。飾也。轉相訓刷。卽厭之借字。釋名釋言語云。飾。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爾雅釋詁云。拭。刷清也。郭注云。拭。拭掃刷。皆所以爲潔清。拭飾。聲義亦同。大史飾中。小子飾牲。羊人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凡云飾者。義並如是。陳祥道。曾釗。並謂飾爲文飾。引莊子列禦寇篇。犧牛衣以文繡爲證。案祭牲必先刷治絜清。而後被以文繡。陳曾說亦經義所該。然非其本義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者。賈疏云。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楅持牛。以楅衡共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詒讓案。說文角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木部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又云。櫛。角械也。又告部云。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僮牛之告。據許說。則楅衡與櫛告。異名同物。並爲角械。與先鄭說同。廣雅釋詁。亦云楅衡櫛也。正本許說。又毛詩魯頌閟宮。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鄭彼箋云。楅衡其牛角。爲其觸甌人也。陳祥道云。楅衡。以木爲之。橫設於角。則楅幅其角。猶射以楅幅。其矢也。曾釗云。楅。逼也。衡。橫也。橫逼於角。以防牛觸甌。說文在角部。則非設於鼻之物。魯頌。夏而楅衡。毛義卽先鄭所本。康成詩箋亦同。毛此獨爲異解。失之。案陳曾說。是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楅衡。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楅。謂以木楅其角。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楅。又引侯果云。楅。楅也。以木爲之。橫施於角上。止其甌之威也。並同毛許先鄭義。云。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原本顧氏玉篇糸部云。絳。字書亦紉字也。說文糸部云。紉。牛糸也。讀若狄。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注云。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絳。孔疏云。紉。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又少儀云。犬則執紉。牛則執紉。馬則執紉。注云。縹紉。皆所以繫制之者。廣雅釋詁云。紉。繫也。又釋器云。紉。索也。云。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謂漢時名牛鼻繩爲雉。與絳音同。段玉裁云。絳字。从糸豸聲。音直氏反。漢時謂之雉。古音豸。在支佳部。雉在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晉太子申生雉經而死。蓋謂以繩自縊也。曾釗云。絳說文無之。蓋卽紉字。又謂之雉。雉从矢聲。爾雅。矢雉。引陳也。矢引。聲同。故引可作絳。亦可謂雉。蓋皆一物也。案曾說。是也。匠人。量宮城之度以雉。亦絳之假借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謂飾馭。及設楅衡。置絳。三事。皆在夕牲時。夕牲。卽充人之展牲也。賈疏云。但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案賈謂正祭時亦有此

事。是也。但據魯頌闕宮文。則牲始擊時。卽設楅衡。是亦應有置絃。而先鄭謂此經專屬夕牲時者。以牲始擊。宜先入設置之。此祭前一日夕牲。則封人更特設置之。以臨祭彌敬謹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賈疏云。子春意。楅衡唯設於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云云。謂楅衡設於角者。卽先鄭子春所云楅。持牛之木也。云衡設於鼻者。賈疏云。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詒讓案。後鄭以衡別爲一物。與楅所設異處。然此義經典未見。說文木部云。桀。牛鼻中環也。此別爲穿牛鼻之環。與鄭說衡爲橫木不同。云如楳狀也者。賈疏云。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楳。故舉之以爲况。惠士奇云。楳。一作柳。馬融廣成頌曰。柳天狗。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柳堡。案惠說是也。管子戒篇云。管仲曰。東郭有狗。噬臍旦暮。欲齧我輶而不使也。尹注。楳。作柳。云謂以木連狗。柳卽楳也。說文走部云。遡。遡百令不得行也。楳柳。並遡之借字。云水稟。給殺時洗薦牲也者。明唯此非夕牲時所共也。說文禾部云。稟。稗也。稗。禾莖也。謂祭日二禩之後。王親射牲殺之。此官則共水以洗牲體。又以稟薦之。祭統說。祭祀君迎牲事。云士執芻。注云。芻。謂稟也。殺牲時用薦之。亦引此文爲證。賈疏云。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稟飲飼。水所以洗牲。稟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絃字。當以豸爲聲者。正其字之形聲也。段玉裁云。釋文。絃。本又作絃。案少儀。牛則執紉。祭統。君執紉。鄭君此注曰。字當以豸爲聲。正謂不當從禮記以引爲聲也。鄭意蓋駁說文。說文糸部。有紉。無絃。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賈疏云。案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腍。疏注云。謂君率牲入時者。入謂二禩之後。王迎牲入廟門時也。賈疏云。案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說文欠部云。歆。神食氣也。明封人隨牲後歌舞。爲求神之歆享。舞蓋亦以手袖爲威儀。若樂師之人舞也。云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者。謂封人助爛毛之事也。賈疏云。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牂。皆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墁。塗執乃擊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牂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詒讓案。內則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又禮運注云。炮。裏燒之也。祭義注云。湯肉曰爛。鄭意蓋謂炮與燔炙。同爲燒肉。惟炮以有包裹爲異。依禮運注義。凡牲皆先豚解而腥之。後體解而爛之。則亨豚常法。腥時解爲七體。已髡去其毛。此毛炮之豚。則不解髡而爛之湯。既爛乃去其毛。而包裹全體燒執之。此經炮豚。與內則炮豚牂同物。而經兼言毛炮。明是以湯火去毛。而後裏燒之。與內則義互相備也。說文火部云。炮。毛炙肉也。毛詩小雅芻蕘。炮之燔之。傳云。毛曰炮。又魯頌闕宮。毛包載羹。傳云。

毛魚。豚也。廣韻五肴云。魚。炮字同。尋毛許之義。當亦以毛爲去毛。詩之毛魚。卽此經之毛炮也。蓋凡燔炙之屬。皆制割肝肉。而後火熟之。炮則不制割。而以全體包裹燒之。其豚之屬。有毛者則先去其毛而燒之。謂之毛炮。故詩禮並特著毛文。以示別異。毛許亦皆據毛炮爲訓。實則炮从包。以聲兼義。當以鄭訓裹燒爲正。凡單言炮者。不必皆有毛。故詩小雅六月。大雅韓奕。並云無鼈。韓奕箋云。以火熟也。孔疏及陸釋文。並讀爲魚。大射儀注。引作炮。鼈。釋文載或本作焮。魚。詩疏又引字書云。魚。毛燒肉也。魚。烝也。通俗文云。燥煮曰魚。明其義別。陸孔意蓋泥於毛許毛炮之訓。謂焮炮同字。焮焮同字。嫌鼈無毛。不可言魚。故改讀從魚。不知豚有毛。須去則云毛炮。鼈無毛可去。亦不妨云魚。其字實同。或作魚者。乃通借字。故漢書楊惲傳云。烹羊魚羔。顏注云。毛炙肉也。卽今所謂燒也。齊民要術作鱧魚脯術。云草裹泥。封燂灰中燂之。漢書之魚羔。猶此毛炮豚。要術之燂魚。猶詩之炮鼈。可互證也。禮運。燔黍棗豚。鹽鐵論散不足篇。作焮豚。廣雅釋器云。焮謂之魚。魚亦與炮通。疑西漢禮家說。有謂焮豚。卽炮豚者。若然。祭祀有毛炮之豚。或沿用上古法與。云以備八珍者。據內則文。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腍者。博碩肥腍。左桓六年傳隨季良語。詳充人疏。彼告神。卽充人碩牲之辭。此封人歌舞牲辭。約與彼同。故先鄭依以爲說。知唯歌舞牲不歌舞豚者。以八珍非正饌事輕。且豚君不親牽。不當有歌舞之事也。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會大盟。會〔疏〕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者。賈疏云。言凡。凡此下四事。王

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同之盟。會大盟。會〔疏〕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數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者。唯據致殮及饗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詒讓案。軍旅又有師祭。亦當用牛牲也。注云。大盟會同之盟者。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是合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並有盟法。以王親蒞諸侯盟。故謂之大盟。其十二年巡守殿國。亦有盟法。會同大盟。當關彼諸事。注義亦通駭之矣。詳玉府疏。國語齊語云。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左襄十年傳。暇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杜注云。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是王重盟。必用牛牲也。其小盟。則有用羊馬豕犬雞者。詳秋官敘官及司盟疏。

# 周禮正義

## 卷二十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音聲。五聲合和者。

〔疏〕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者。賈疏云。言掌教者。必教他官。

案賈疏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磬。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賈疏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賈疏也。其晉鼓當教鑄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文云以晉鼓鼓金奏。

故彼鄭注云。主擊晉鼓是也。詒讓案。此所教雖教賈疏鑄師。然鼓人亦自教其徒屬。鄭大射儀注。說獻樂人有鼓人。則此官非徒教而不奏。可知矣。其大司馬大閱之鼓。亦鼓人鼓之。鄭彼注以鼓人爲中軍之將。非也。況賈疏鑄師。皆

樂官。專掌奏樂。其非樂事之鼓及金。則亦鼓人自掌之矣。賈說未備。云以節聲樂者。謂祭饗作盛樂。以鼓及金爲節也。云以和軍旅者。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亦駭諸功作力役之事。

詳大宰及後疏。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注。云音聲。五聲合和者者。大司馬云。文之以五聲。播之以五音是也。賈疏云。

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相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教爲鼓而辨其聲用。鼓爲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和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則合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擊鼓者大小之數。〔疏〕注。云教爲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者。明爲鼓謂擊鼓。與鞀人爲鼓異。凡六鼓各以制大小。又別其聲所用之事。〔疏〕別其差次也。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別下文雷鼓及四

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疏〕以雷鼓鼓神祀者。雷鼓爲鼓名。下鼓爲擊鼓。小師注云。禮同。雷即雷之隸省。此疑當經作雷。注省作雷。與大司馬樂經注字例同。今本蓋後人依法改經。非其舊也。大司馬又

司雷鼓靈鼓路鼓。蓋小師教晉鼓。賈疏擊之。非此官所教。故經不具。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亦云主地法天而王樂縣鼓。則此六鼓當皆為縣鼓。大僕云。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建鼓即殷之楹鼓。不縣者。彼鼓以達窮遠。非樂縣所用也。大射儀。樂縣亦用建鼓者。賈彼疏以為用殷法。禮器說諸侯祭樂。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蓋指軒縣北方一列。應鼓在鼓東也。孔疏引熊安生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案依熊說。則周制惟祭樂當用縣鼓。其他或皆建而不縣。如大射法。詩周頌有警敔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而云應田縣鼓。是亦祭樂用縣鼓之見於經者。互詳大僕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者。說文鼓部云。周禮六鼓。靈鼓八面。風俗通義聲音篇。文選東京賦薛綜注。魏書禮志崔逸說。並同。大司樂先鄭注云。雷鼓。雷鼓。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是先鄭謂雷鼓六面。與後鄭異。賈疏云。雖無正文。案韞人為臯陶。有晉鼓。鼓。皆謂六面。靈鼓。靈鼓。皆謂六面。風俗通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案雷鼓靈鼓路鼓。二鄭並以爲一鼓而有數面。大僕賈疏。謂軍事。王執路鼓。王與大僕戎右各擊一面。是多面皆可擊矣。然其造作之度。與攷擊之法。無見文。聶崇義三禮圖。則以雷鼓爲八小面。倂而共抵。靈鼓六面。路鼓四面亦然。其制甚不經。文獻通考載宋祁議。謂此三鼓。雖擊之皆不成聲。則前制必不知是。胡彥昇謂三鼓並止二面。制與韞人晉鼓同。未知是否。云神祀。祀天神也者。若大宗伯禋祀實柴燔燎三祀。皆祀天神也。大司樂圜丘天神。亦用靈鼓。賈疏云。天神稱祀。地神稱祭。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靈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論讓案。祀天神。謂圜丘南郊以下。御覽文學部。引孔融與諸卿書。稱鄭康成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疑漢季有此妄說。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疏〕抑或文舉未窺鄭學。段設此以獻嘲。要鄭諸經注。實無是義。不可誣也。

注云。靈鼓六面鼓也者。冥氏注同。說文鼓部云。靈鼓六面。文選東京賦薛注說同。大司樂先鄭注云。靈鼓四面。與後鄭異。云社祭地祇也者。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鄭注云。社祭地神。與此義同。此舉社以咳衆地示。大司樂方丘地示。亦用靈鼓。賈疏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鄭注云。社祭地神。與此義同。此舉社以咳衆地示。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金鶚云。天子大社。祭九州地示。王社祭畿內地示。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社特性明晉社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明矣。又云。社地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凡經典郊社並稱者。皆祭地之通名。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成池祀地。則社稷可知。案金說是也。經典凡言郊社者有二義。中庸所云。可咳方丘北郊大地后土之祇。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地於國。

所以列地利也。則專指大社言之。若方丘北郊。則不得祀於國。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疏〕鼓。四面

中矣。此經雖不對郊爲文。而義與中庸略同。互詳大宗伯疏。以路鼓鼓鬼享。鬼享。享宗廟也。〔疏〕鼓。四面

鼓也者。說文鼓部云。路鼓四面。風俗通義聲音篇同。大司樂先鄭注云。路鼓兩面。與後鄭異。云鬼享。享宗廟也者。

六享所通用也。大司樂宗廟大祫。亦用路鼓。賈疏云。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

大祭。縱有享先公爲次祀。祭禘爲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以磬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鼗。〔疏〕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

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執鼗鼓。尙之於諸侯。則在軍以鼗爲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之等也。詒讓案。

大司馬職。又有帥帥執提。旅帥執鞀。此職不見者。以其形制較小。非軍事所重。經文不具也。注。云。大鼓謂之鼗。

事。爾雅釋樂文。鞀。鞀人注亦同。說文鼓部云。鼗鼓。晉鼓。皆兩面。又云。大鼓謂之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

聲類同。故並有大義。賈疏云。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爲大

耳。云鼗鼓長八尺者。以磬鼓鼓役事。磬鼓。長〔疏〕疏以磬鼓鼓役事者。說文鼓部云。磬。大鼓也。鞀人作鞀鼓。

大。故以爲名。字亦省作咎。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伐咎鼓。李注云。咎鼓。大鼓也。賈疏云。案絳詩云。磬鼓弗

勝。鄭云。磬鼓不能止之。此云鼓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磬鼓。兩處義得相兼耳。

注。云。磬鼓長丈二尺者。鞀人云。爲皋鼓。長尋。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疏〕寸者。賈疏云。亦鞀

有。四尺。八尺爲尋。尋有四尺。卽丈二尺也。以晉鼓鼓金奏。晉鼓。謂樂作擊編鐘。〔疏〕寸者。賈疏云。亦鞀

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鐘者。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先擊鍾。次擊鼓。

以奏九夏。又鐃師注云。謂王擊晉鼓以奏其鐃鐘也。案金奏。於樂始作時奏之。故國語晉語云。先樂金奏。綜攷鄭義。

者卽鐃。亦謂之鑄。據詩小雅鼓鐘云。鼓鐘伐馨。又大雅靈臺云。以金鐃和鼓。鐃。鐃于也。圍如確頭。大上。疏。貴鼓惟鑄。是奏樂亦有以鑿鼓。鑿鼓和鐘。鑄者。不定用音鼓也。以金鐃和鼓。鐃。鐃于也。圍如確頭。大上。正

以金鐃和鼓者。以下辨四金之用。皆與鼓和。將軍事所用也。金鐃亦以和樂。注。云鐃。鐃于也。圍如確頭。大上。正。賈疏以爲此名制。並出漢大予樂官。釋文云。確。本又作椎。案說文石部云。確。春也。圍而大上。正

確頭之形。宋書樂志云。鐃于圍如確頭。大上。正。今民間猶時有其器。沈約亦同鄭義。釋文或本。及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述此注義。並作椎。山海經中山經郭注。亦云鐃于形如確頭。蓋皆傳寫之誤。椎頭。卽玉人之終葵首。

玉藻注說珽云。方如椎頭。是其形。微方。此注云圍。則不得如椎頭矣。國語晉語。趙宣子曰。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鐃于丁甯。敵其民也。章注云。鐃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唐尙書云。鐃于。鑄也。非也。鑄與鐃于各異物。

又吳語云。吳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甯鐃于。振鐃注說同。案章說亦作確頭。此經金鐃金鑄。其用各異。明唐固說誤。章廣之是也。鐃于。說文金部。鑄字注作淳于。南史齊始興王鑑傳云。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

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箭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又後周書解律徵傳。

云樂有鐃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鐃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擗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董道廣川書跋。引干注云。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

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案董所引。與南史及後周書所說正同。然宋時干注已佚。非董氏所得見。書跋所引。疑卽據拾二史爲之。非干注舊文也。又御覽樂部引樂書云。鐃于者。以銅爲之。其筒象鐘。頂大後擗。口鼻上以伏獸爲鼻。

內懸于銅鈴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似。此說又與鄭于小異。未詳所據。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者。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云。和鐃于。則鄭以和鼓。專爲作樂之事。賈疏云。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

此金鐃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陳祥道云。國語曰。戰以鐃于丁甯。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以

以金鐃節鼓。鑄。鈺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疏。以金鑄節鼓者。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所用。與鼓爲節也。以金鑄節鼓。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鑄。

古今樂錄。說並同。說文金部。云鑄。鈺也。軍法。司馬執鑄。國語晉語。宋庠補音引章注云。丁甯令丁。謂鈺也。案章以令丁爲鈺。與說文金部鈴字說解同。依鄭說則鑄卽鈺。依章說則鈺卽鈴。蓋三者。形制大同。大司馬疏引司馬

法云。十人之長執鉦。與公司馬執鑼之文相當。左傳襄十三年。孔疏引又作執鈴。亦可證三者同物。廣雅釋器云。鑼、鐸、鉦、鏡、鍾、鈴、也。蓋鐸鏡雖與鑼鉦形制大小不同。然其匡皆與鏡相似。故張揖遂以鈴通釋諸器矣。但鈴形雖亦似小鐘。而中有金舌與鐸同。鄭此注以鉦釋鑼。不云卽鈴。亦不云有舌。則與韋說異。說文雖亦以鑼鉦爲一。而釋鉦之形制。乃與鄭金鏡說解同義。蓋亦微異。詳後疏。云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鑼者。據大司馬文。彼云鼓行鳴鑼。車徒皆作。卽此節鼓之事。鄭引作軍行者。以義改之。凡鳴鑼時。鼓亦暫止。故詩小雅采芑云。鉦人伐鼓。毛傳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蓋鼓一戒一止。鐸爲之節。卽所謂靜之也。賈疏疑詩傳鉦以靜之。與此軍行所用不同。以金鏡止鼓。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疏〕以金鏡止鼓也。賈疏云。此秦春秋左氏傳。曹劌云。非也。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鏡。注。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者。釋文云。秉。本又作柄。案柄正字。秉聲近假借字。說文木部。柄。或作棟。古書多借秉爲之。後隸舞注。亦云有秉。宋書樂志。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說。並與鄭同。秉亦皆作柄。釋名釋樂器云。鏡。聲謔謔也。說文金部云。鏡。小鉦也。軍禮。卒長執鏡。又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通典。樂云。鏡如編鍾。而無舌有柄。搖之以止鼓。編鐘與鈴形制亦相近。段玉裁云。鑼鈴鉦鏡。四者相似。而有不同。鉦似鈴而異於鈴者。鑼鈴似鐘。有柄爲之舌以有聲。鉦則無舌。柄中者。柄半在上。半在下。稍稍寬其孔爲之抵拒。執柄搖之。使與體相擊爲聲。鄭說鏡形。與許說鉦形合。詩采芑傳曰。鉦以靜之。與周禮止鼓相合。詒讓案。鄭意鑼鉦同物。而鑼與鏡不同。許則謂鏡爲小鉦。是鉦亦可謂之大鏡矣。此與鄭義必不能強合者。詩小雅采芑孔疏云。鑼似小鐘。鏡是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案孔說與許小鉦義略同。鈴詳巾車疏。引司馬職曰。鳴鏡且卻者。彼文云。乃鼓退鳴鏡且卻。注云。軍退。卒長鳴鏡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案依大司馬大閱之禮。則軍進鳴鑼。軍退鳴鏡。凡鳴鑼鳴鏡。鼓皆爲之暫止。其義同也。鑼以進軍。故云節鼓。鏡以退軍。故云止鼓。以金鐸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疏〕以金鐸通鼓者。賈疏云。此實則二者並爲止鼓。以軍進退變文耳。軍所振。對金鈴木舌者爲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卽擊鼓。故云通鼓也。注。云鐸大鈴也者。謂鐸卽鈴。而形制較大也。說文金部云。鐸。大鈴也。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司馬執鐸。鈴。令丁也。釋名釋兵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小宰注云。武事奮金鐸。亦詳彼疏。云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者。彼文云。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注云。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鄭以彼所云。卽此所謂



通鼓。說文彘部云。通。達也。以鼓者非一人。故振鐸。令其一人先鼓。衆人偏應之。通者。傳達周徧之謂。大僕。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亦謂王鼓一面爲倡。贊鼓者乃偏鼓餘面也。又下注。引司馬法。鼓四通三通五通。並謂擊節。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兵。謂干戚也。帟。列五采繪。疏。凡祭祀百物之神。一終。與此義亦相近。

蜡祭也。與大宗伯以禋享祭四方百物同。賈疏云。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帟舞者者。擊鼓以爲舞節。箛師云。祭祀則鼓羽箛之舞。注云。鼓之者。恆爲之節。是也。賈疏云。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帟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帟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帟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案依賈說。百物之神匪一。蓋無專用之舞。若坊水庸

之屬。則用兵舞。若郵表囑之屬。則用帟舞。於舞師與舞時。此官則爲之鼓也。注。云兵謂干戚也者。此武舞之小者。樂師謂之干舞。干戚。卽兵事所用之干戚無飾者也。祭統說大嘗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彼謂大舞。取干戚以

朱玉爲飾。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注云。授以朱干玉戚之屬。彼亦據大舞而言。此小舞之干戚。乃司戈盾所授。無朱玉之飾者。賈疏謂此干戚。卽朱干玉戚。非也。云帟列五采繪爲之。有乘者。說文。刀部云。列。分解也。樂師注

云。帟析五采繪。列析義同。謂翦列五采繪。以爲舞具。有乘者。使可執也。說文羽部云。翳。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讀若帟。與後鄭字義並別。曾釗云。說文巾部。帟。注云。一幅巾。與帟幣並列。不以爲舞器。則許君所據古

文周禮作翳。不作帟。詒讓案。依後鄭說。帟列五采繪爲之。則以作帟爲正。方言云。帟。義也。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帟。郭注云。帟。謂物之行。帟也。帟舞列繪。疑亦取破帟之義。樂師先鄭注。以帟爲全羽。則與許同。詳彼

疏。帟。字又作帟。史記孔子世家云。會於夾谷。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葆。矛擊劍擗。鼓譟而至。索隱云。葆。謂舞者所執。字又作紱。御覽禮儀部。引桓子新論云。昔楚靈王信巫祝之道。齊戒潔齋。以祀上帝。

禮擊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被紱。並帟之借字。凡軍旅夜鼓擊。擊。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疏。云皆舞者所執者。謂干戚及帟。皆就所執以名舞也。

凡軍旅夜鼓擊者。與鐘師爲官聯也。鼓擊者。鐘師注云。鼓之以護鼓。宋書樂志云。鼓長丈二尺者曰鼙鼓。凡守備及

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鼙。案依沈說。則鼓擊以鼙鼓。與鄭義不合。疑不足據。又案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韓詩章

句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此宮中警夜之事。雖非軍旅。疑亦此官之屬鼓之。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引。

夜戒守鼓也者。掌固杜注云。謂擊鼓行夜戒守也。說文豆部云。鼙。夜戒守鼓也。讀若戚。此鼙卽鼙之異文。戒守者。

謂夜崗警戒爲守備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鑿。夜半三通爲晨戒。且明五通爲發响者。即縛師所謂夜三鑿也。引之者。證鑿爲夜戒守鼓之事。今司馬法無此文。蓋在佚篇中。釋文云：响、本又作胸。亦作照。案說文日部云：响、日出溫也。火部云：照、蒸也。肉部云：胸、脯挺也。發响字。當從响。注疏本釋文：响作胸。誤。又說文壹部。鑿字注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晨戒。且明五通爲發明。段玉裁云：大鼓。當依注作大鑿。謂大行夜也。阮元云：發明爲發响之誤。當從禮注校正。丁晏云：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故許君稱之曰禮。詒讓案：晨戒戒晨。義通。未知孰是。御覽兵部。引李衛公兵法。及李筌太白陰經。嚴警鼓角篇。並云：凡鑿鼓三百三十三。惟爲一通。未知周制亦然否。賈疏云：欲取從初夜卽爲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夜半三通爲晨戒者。警衆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且明五通爲發响者。且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也。案鑿感音同。然大鑿不取大憂戚之義。賈望文生訓。不足據。軍動則鼓其衆。動且。〔疏〕軍動則鼓其衆者。賈疏云：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注五士衆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注、云動且行者。且、舊本譌且。今據宋建陽本。岳本正。賈疏述注亦作且。云謂行前向陳時也。汪文臺云：大司馬職云：鼓人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所謂動且行也。軍前向陳。不可徑行。步伐進止。皆有定法。經言動。注云且行。其義一也。各本注作且行。疏作且行。亦疏附注異本之證。案汪說是也。田役亦如之。〔疏〕田役亦如之者。田役。謂講武。其事嚴重。與軍旅同。此官亦鼓其衆。大僕云：田役贊王鼓。是大田王親鼓。此官又別鼓之。若他役事。則王所不與。無親鼓之法。惟此官鼓之。卽上云以警鼓鼓役事是也。此文以軍旅田役救日月三者並舉。與大僕文略同耳。田役止爲田事。不兼舍大役也。大司馬。中冬大閱狩田。鼓人主鼓。詳彼疏。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王必親擊賈疏云：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王必親擊傳曰：非日月。〔疏〕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之誓不鼓。〔疏〕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救日月所用之鼓。經無正文。賈謂同用雷鼓。書胤征孔疏說同。賈大僕疏云：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鼓也。若然。月食當用靈鼓。則謂月食別用靈鼓。又與此疏說異。案庭氏注。謂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則救月之與救日。禮有降殺。或當如大僕疏說也。又穀梁莊二十五

年傳。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注云。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楊疏云。五鼓者。稟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鼙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檢彙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案依楊說。則六鼓之外。別有方色之鼓。又曾子問云。於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孔疏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此以鼓爲五兵之一。復與穀梁不合。亦恐不足據。注。云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荀子天論篇云。日月食而救之。天早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春秋繁露必仁且且篤篇云。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異者。天之威也。鄭意古以日月食爲天之著異示威。故王親鼓。聲告其異。案日月之道。經緯同度。則有掩食。但古歷家未有豫推日月食之術。故詩大雅十月之交。孔疏謂周曆無考日食法。是必臨食始見。驚爲災異。故王親鼓以警衆。而後內外吏民。咸鼓駢而救之。攷日食用鼓之事。見於春秋者。莊二十五年。三十年。文十五年。經並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傳。並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然則天子之禮。王親擊鼓於大社也。左傳杜注云。伐鼓于社。責羣陰。伏鼓于朝。退自責。公羊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白虎通災變篇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諸家說並謂擊鼓爲責陰。與鄭聲大異之義。亦互相成。又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寶云。朱絲繫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案劉引干說。卽周禮注佚文。然不知繫何職。其所釋伐鼓于社及朱絲繫社。與左氏公羊說救日食禮同。疑卽釋此經也。引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者。左傳二十五年傳文。引之者。證救日月用鼓。爲聲大異也。杜注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鼓之。賈疏云。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者。然此救日食用鼓。唯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大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也。月似無救理。尙書胤征。季秋九月日

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案賈說非也。左昭十七年傳云。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又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曳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雩夫馳。庶人走。此並謂夏四月。周六月。始有救日之禮。餘月則否。又不見救月食之事。然此經救日月之文。鼓人大僕庭氏三見。並不著時月。又日月並舉。則不問何日。日食月食。並有救法。與左氏義不同。疑此經爲周初之制。左氏所說。乃後王所更定。況彼云瞽奏鼓。而此經則王親鼓。雖違符夏書。而近乖周典。兩文自不相應。賈氏轉據左氏。謂此經亦指夏四月。又疑月食無救法。並謬。又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楬。御覽天部。引荊州占云。月蝕。后自提鼓階前。把槌擊鼓者三中。良人諸御者。宮人。皆擊柝救之。月已蝕。后乃入齋。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此先王之所以免天地之災。而解四境之患也。此並救月食之事。與此經可互證。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窆時也。〔疏〕大喪者。謂王及后喪也。云則詔注。云始崩及窆時也者。賈疏云。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羽。析白羽爲之。形如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疏〕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璽。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者。與樂師。籥師。爲官聯也。此所教四舞。亦皆小舞也。賈疏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並有旄舞施於辟雍。人舞施於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注。云羽析白羽爲之者。樂師先鄭注云。羽舞者。析羽。鄭知用白羽者。以其直名羽。明仍其羽色。與皇染五采異也。詩陳風宛丘云。值其鸞羽。又云值其鸞翻。毛傳云。鸞鳥之羽。可以爲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疏引陸璣疏云。鸞。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又詩邶風簡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公羊隱六年傳。初獻六羽。何注亦云。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此注云析白羽。蓋亦謂析鸞鴻之羽。注之撞首。以爲翳也。翳亦謂之翻。鄉師先鄭注。所謂羽葆幢。司常云。析羽爲

旌。纏射禮。翻旌。亦以白羽朱羽爲之。羽舞之翻。蓋與彼相似也。云形如帔也者。羽舞與帔舞。所持之翳。形制亦相類。惟一用析羽。一用析繪不同。亦俱有秉可執也。帔形制。詳鼓人疏。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者。四望。卽五嶽四鎮四瀆及海也。此皆大山川。與上山川爲中小山川異。公羊傳三十一。年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四方四望可通稱。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彼四坎壇。亦當含有四望也。依鄭義。此四方與大宗伯醴辜祭四方百物。及大司馬祀祫。並異。又詩邶風簡兮篇云。方將萬舞。毛傳云。方。四方也。以千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案宗廟不得稱四方。陳旻以爲衍文。是也。以山川爲四方。蓋亦據四望言之。但萬爲大舞。與此兵舞羽舞不同。毛或別有所據。與此經義不相應也。四方四望。並詳大宗伯疏。云早暎之事。謂零也者。稻人云。早暎共其零斂。又女巫云。早暎則舞零。故知早暎之事卽零也。但周之零禮有二。一正零。每歲建巳月行之。二早零。則於周秋三月遇旱乃行之。不早則否。正零。天子曰大零。月令仲夏之月大零。帝用盛樂。其上文云。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笙篳篥簧。飭鍾磬祝敔。注云。爲將大零帝。習樂也。又云。自鞀鞀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零。歌舞而已。是大零祭五帝用盛樂。當依大司馬祀天神之禮用大舞。此皇舞爲樂師小舞之一。則所謂舞早暎之事者。爲早零可知。蓋卽月令注。所謂他零歌舞而已。是也。若大零之舞。控器備千戚戈羽。豈徒皇羽哉。互詳司巫疏。云暎熱氣也者。說文日部云。暎。乾也。耕暴田曰暎。引易曰。燥萬物莫暎乎火。今說卦作煖。易釋文引王肅云。火氣也。又引徐本作暎。云熱暎也。暎。字亦通。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段玉裁謂皇當作皇。樂師先鄭注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此蒙羽。卽謂蒙首也。說文。釋皇爲以羽翳首。義亦同。又說文兩部。零。或作零。注云。零。羽舞也。羽舞。亦卽謂此皇舞。賈疏云。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案二鄭義。皆與王制皇冕略同。然掌次皇邸。先鄭注。亦釋爲皇羽。而不辨何鳥。依樂師先鄭注義。則似謂覆頭亦以翡翠羽。至後鄭乃有鳳皇羽之說。故注王制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先鄭固不以羽爲畫羽。亦未必以皇爲鳳皇也。賈說未允。惠士奇謂皇舞。皇謂冠。卽文選東都賦。所謂冠華柔翟。列舞八佾者。亦卽獨斷之建華冠。飾以鳥。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卽此。又謂宗廟冕而舞。早暎皇而舞。說文鳥部。鸞。知天將雨鳥。故舞早暎。則冠之以禱焉。案爾雅釋言云。華。皇、也。獨斷及續漢書輿服志。並以建華冠。爲卽鸞冠。是皇華同訓。鸞翠一鳥。惠舉證先鄭說。未嘗不可通。然此職四舞。樂師六舞。並據手執舞器爲名。未有言冠者。故後鄭不從也。云書或爲皇者。皇。聲類同。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彼釋文亦作皇。段玉裁改爲書或爲皇。云說文羽部云。

聖、樂舞以羽儼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讀若皇。案此用鄭司農說也。或賈侍中說亦如是。與樂師注曰。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是則仲師叔重皆從聖。此舞師注。當云鄭司農云聖舞蒙羽舞。書或爲皇。鄭君經文從皇。引仲師說。則先聖後皇。今本淺人所改也。樂師後司農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是後司農謂其羽似鳳皇色。故定從皇也。案以此及樂師兩注通核之。段校近是。云或爲義者。徐養原云。義、卽威儀字。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舞爲義舞。詒讓案。義與皇聖。聲義俱遠。蓋字之誤。二鄭皆不從也。云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較者。樂師注云。皇舞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析羽。卽雜衆羽也。後鄭意此皇舞。亦執羽不蒙於首。破司農蒙羽舞之說。掌次。皇邸注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此皇舞所持。蓋亦染羽也。鳳皇羽備五采。詳掌次疏。又詩簡兮疏。引異義云。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案翟羽亦五采。穀梁隱五年。范注釋舞夏。云夏大也。大雉翟雉。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文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注云。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案旌夏。疑亦析翟羽爲旌。天官敘官注云。夏采。夏翟羽色是也。鄭此注。必知象鳳皇者。以其名皇也。亦如較者。明羽舞皇舞同制。惟以色爲異。續漢書禮儀志云。早。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立土人舞僮二佾。劉注引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曠之事。鄭玄曰。聖亦早染羽爲之也。早曠。注陽也。用假色欲其有時而去之。案劉氏所引經。從故書作聖。注又與鄭異。當是誤記。惠士奇以爲干寶注。案續漢志注。屢引干注。惠說近是。赤阜之阜。毛晉本續漢志作草。草卽阜本字。赤草染羽。未聞其說。鍾氏。染羽以朱湛。丹梳。先鄭注以丹梳爲赤粟。疑赤草又當爲赤粟也。訓早曠爲注陽。亦難通。疑當爲恆陽之誤。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謂野人。〔疏〕凡野舞則皆教之者。與旄人爲官聯也。注。云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者。以別於舞徒四十人。欲學舞者。爲在官之舞人也。旄人掌教舞散樂。注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自有舞。然則凡野人欲學舞者。先教以散樂之舞。野舞既閑習。乃教以樂師六小舞。大司樂六大舞也。賈師巫疏。謂論語曾曾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謂舞師誨野人能舞者。兼有童子冠者。說亦通。凡小祭祀則不與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疏〕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者。小司徒注同。賈疏云。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則小祭祀有兵舞。而云不與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云與猶作也者。爾雅釋言云。興、起也。說文文部云。作、起也。是與作同義。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玄謂牲體完具。」〔疏〕「物猶言種類也。」雞人注

云：「物謂毛色也。案凡牲畜，區別毛色，各為種類。通謂之物，質人三馬，校人六馬，馬各為一物。詩小雅無羊，孔疏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阜蕃，詳大司徒疏。云以共祭祀之牲，牲者，詩小雅無羊，孔疏云：牧

人注云：「掌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江永云：「遠郊有牧田，以授九職中之藪牧，使牧六牲，即以牲物為貢。牧人掌之，國有祭祀，牧人共之於王朝。牛入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入夏官，羊人豕入冬官，豕人犬入秋官，犬人而繫於地官之槁人。雞入春官，雞人馬入夏官，馬人馬

牲唯有事於四海山川，及喪祭遺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供之。小宗伯毛而辨之，頌之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使共奉之。牛為大牲，所用者多，則遠郊又有牛田。牛人掌之，養國之公牛，而祭事用牛者，與牧人並共也。十二閑之馬，別有校人諸官掌之，非牧人之職也。羊人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共之。」此謂牧人有時偶乏羊

性，則於長官受布買牲，以共王朝之用，非謂共之於牧人也。案孔江說是也。此牧人是養牲之官，牛人等是共牲之官。共牲當由牧人共入牛人等，賈疏謂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失之。注云：「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者，膳夫注義同。此六牲，即庖人之六畜也。六牲去馬，亦謂之五牲。左昭十一年傳云：「五牲不相為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杜虛注並云：「五牲牛羊豕犬雞，與月令五時牲合，是也。詩無羊，孔疏云：「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圍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

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犬人先鄭注同。說文牛部云：「牲，牛純色。禮祭祀牲，曾釗云：「下經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牲可也。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凡歲珥洗奉，用牲可也。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皆以全與彪對言。彪為雜，則牲是純可知。案曾說是也。牲為牛純色，引申之。凡牲純色，並謂之牲。先鄭及許說得之。此後鄭注別為體完具，不從先鄭，然犬人注引先鄭說，仍不破之。又表記牲牲，後鄭注亦云：「牲，狗純也。則亦兼取純色之訓矣。云玄謂牲體完具者，不從先鄭說也。犬人賈疏云：「案尚書微子云：「犧牲牲用。注云：「犧，純毛。牲，體完具。彼怪與犧相對，是犧為純毛。牲為體完具，詒議案。後鄭意牲從全得聲，聲亦兼義。說文入部云：「全，完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偽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牯肥臚。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偽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牯肥臚。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偽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牯肥臚。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偽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牯肥臚。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偽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牯肥臚。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偽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牯肥臚。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偽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牯肥臚。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牲訓純色。此經性牲對言。牲安有又訓完具之理。牲色之純。牲體之具也。案會釋牲牲二字義得之。今以諸經及說文通校之。凡言性牲犧牲者。牲謂角體完具。牲謂羽毛純色。犧則祭牲角體完具。而又兼羽毛純色也。蓋單言牲。則純鹿兼有。而角體則無不完具也。穀梁哀元年傳云。全曰牲。傷曰牛。明不完具。則不可以爲牲也。言牲又言牲。則以牲見其牲之爲純色。明不徒取完具而已。至祭祀之牲。擇之尤精。則特取體全色純之美名。謂之犧牲。明其無不備也。三者之義。各有所取。而說者不察。遂滋乖亂。故略辨之。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騂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疏〕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疏〕毛之者。黝當從段玉裁校改幽。詳後。以下並辨祭祀用牲毛物之異也。注。云騂牲赤色者。說文馬部無騂字。新附有騂字。云馬赤色也。騂與騂同。案凡經典騂字。正字並當爲墀。墀。爲赤土。引申爲凡赤牲之稱。詳草人疏。賈疏云。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詒讓案。依鄭義。周郊祭受命帝卽着帝。則周以木德王而尚赤者。五行大義引春秋感精符云。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左行用其赤色也。家語五帝篇。說五德之色。云所尚各從其所王之德次。周人以木德王尚赤。牲用騂。王肅注。亦謂木家尚赤者。修其母。致其子。鄭意或與彼同。又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說。周爲天正。色尚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公羊隱元年何注。白虎通義三正篇。引尚書大傳。說並同。此別從三正所尚。與論德運者異。而以周爲尚赤。則一也。又古說。或云周火德。詳大司樂疏。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卽下云牲物是也。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國語楚語云。毛以示物。山海經南山經。凡離山之首。其祠之禮毛。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下之吉。然後養之。此毛之。卽所謂擇其毛也。擇牲取其純色。謂之毛。故公羊文十二年傳。以不純色爲不毛矣。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者。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云。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神仕注云。地物陰也。此但舉地示。不及物彰者。以百物入後時祭。用牲物內。不定用黝牲也。北郊祭地。祭九州之總示。詳典瑞疏。賈疏云。但天神與宗廟爲陽。地與社稷爲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丘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崐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地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稷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於北郊就陰位。彼對



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南齊書禮志云。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詒讓案。此陽祀當兼圜丘及五帝。陰祀當兼方丘及五示言之。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牲各依玉色。乃告禮方。明非正祭也。鄭彼注以為圜丘方丘祭天地。與南北郊異牲。失之。詳彼疏云。又案。賈疏謂社稷亦用黝牲是也。詩周頌良耜敘云。秋報社稷也。其詩云。殺時禋牲。毛傳云。黃牛黑牛。黃牛黑牛。孔疏云。社稷用黝牛。色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牛。案秋報。即祭社稷之正禮。孔說非也。爾雅釋畜云。黑唇犗。郭注云。此宜通謂黑唇牛。然則詩言禋牲。不妨為黝牛。黑唇。毛云。黃牛。以牛黃者多耳。此與社稷用黝牲之義。固不相核矣。云望祀五嶽四瀆也者。即大宗伯之四望也。詳彼疏。四望牲用方色者。若祀岱嶽沂山涕瀆。則牲用青色。餘並放此。又案男巫。亦云望祀。彼注疏謂祭類造輪榮之神。則不專屬四望。與此祭祀義微異。亦詳彼疏。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者。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是春夏為陽也。又史記封禪書。載秦祠雍四時上帝。陳寶牲。並春夏用騂。秋冬用騶。漢時蓋猶沿其制。故先鄭以此陽祀用騂。為春夏。則陰祀用黝為秋冬也。其說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守祧注同。段玉裁改經黝牲為幽牲。注為幽讀為黝。黝。黑也。云經注文當如是。今本經作黝。注幽黝互譌。由或以注改經。復或以已改之經改注之故也。守祧職曰。幽望之。注鄭司農。幽讀為黝。黝。黑也。引爾雅地謂之黝。今本譌舛。與此正同。釋文兩云黝。司農音幽。然則其誤在陸氏已前矣。說文。幽。隱也。幽有黑意。不得徑訓黑也。玉藻。一命緇紱幽衡。再命赤黝幽衡。鄭注云。幽讀為黝。黑謂之黝。以禮記證周禮。事甚顯白。鷄人注。陽祀用騂。陰事用黝。不作幽。又其證也。又案小雅。爾雅。黝。黑也。然則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字讀古字。案段說是也。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引此注。直云黝黑也。疑所見本尚不誤。黝訓黑者。爾雅釋器云。黑謂之黝。郭注云。黝。黑貌。說文黑部云。黝。微青黑色。云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神仕注云。天也。陽也。南郊祭天。祭受命帝也。詳典瑞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周正赤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用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後破之故也。詒讓案。詩魯頌閟宮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

色。與天子同也。此郊祀用騂之證。書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詩周頌烈文。孔疏引鄭書注。以爲特禘文武。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騂牲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案班所引者。大雅旱麓篇文。小雅信南山。亦有清酒騂牲之文。毛傳義與班同。據詩書所言。則周祭宗廟后稷文武。並用騂。而公羊文十三年。說魯牲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欄。羣公不毛。何注云。白牡。殷牲也。騂欄赤脊。周牲也。不毛。不純色。詩閟宮亦云。白牡騂剛。毛傳同公羊。是魯廟牲有三等。周公用殷牲。楊子法言君子篇云。牛。玄騂白辟而角。其升諸廟乎。蓋通三統言之。周廟牲則先王先公用騂。當無異也。又周制。凡郊丘配食之人。皆用騂牲。四月大雩。九月大饗。亦陽祀。其牲並同。郊特牲孔疏。謂各依方色。非也。互詳大宗伯疏。又案史記封禪書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暎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此祀白帝。亦不用方色牲。騂黃與騂色相近。或亦陽祀用騂之意與。凡時祀之牲必用怪物。川時祀。四時所當祀。謂山〔疏〕云。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下用尫。尫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尋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云時祀。四時所當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謂祀有定時。箸在常典者也。賈疏云。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案依鄭賈說。則山川林澤以下。牲無定色。但不用尫而已。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謂祭山川牲玉。各放其方之色。則凡山川牲。亦以方色與四望等。論語雅也。皇疏義同。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山川曰嶽。嶽。盧注云。色純曰嶽。體完曰嶽。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鹿索之。此謂餘山川皆用鹿。並與鄭義不合。又南齊書禮志云。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何倭之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尙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案依何議。則山川降於四望。牲既不依方色。而當從周所尙之色用騂牲。此說亦與鄭不合。惠士奇云。犂牛之犢。體純騂而角繭栗。此天性也。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案惠說是也。凡外祭毀事。用尫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爲獸。尫作龍。杜子春〔疏〕注云。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云。軀當爲毀。龍當爲尫。尫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疏〕川用事者者。賈疏云。知外祭中有表

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彤。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彤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案表貉。詳肆師疏。云故書。毀為羆。彤作龍。杜子春云。羆當為毀。龍當為彤者。段玉裁云。此皆字之誤也。羆毀相似。龍彤相似。巾車。龍勒。龍駟也。駟車。故書。駟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為彤。然則經文彤雜字。多作龍。徐養原云。說文。彤。龍勒。危也。從自。从毀省。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隄。又出部。駟。熱。駟不安也。易曰。繫。又瓦部。顛。康瓠破器。从瓦。泉聲。或从執作熱。易之熱。即書之既隄。既與駟同。隄與繫同。隄字既从毀。而繫字。古文假借。以為泉聲。顛从泉。或又從執。是从毀从泉从執之字。互相為用。又羆為破器。廣雅云。裂也。破裂。亦即毀缺之義。說文土部。毀。缺也。又缶部。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為羆。又云。巾車與犬人俱作駟。玉人與此經俱作彤。駟。駟。古亦通用。云彤謂雜色不純者。玉人注義同。犬人字作駟。先鄭注亦云。謂不純色也。說文犬部云。彤。犬之多毛者。又馬部云。駟。馬面類皆白也。牛部云。牝。白黑雜色毛牛。彤駟。聲同。義並相近。凡毛物一色者。謂之純。雜二色以上。謂之彤。論語雍也。謂之犖。即公羊文十三年傳。所謂不毛也。國語晉語云。以彤衣純。韋注亦云。雜色曰彤。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賈疏云。案宗伯云。臚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禪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彤之類。故引以為證也。詒讓案。杜謂此毀事。即嚮人所云臚事也。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駟可也。此云副辜。與彼辜同。毀者。毀折性體之言。幾珥沈辜。及此注之侯禳。皆有披禪性體。即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所云。割列禪瘞。故並謂之毀事。國語周語。隨會問殺烝。云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與此事異而義同。杜以毀除殃咎為釋。殊未當。副辜。大宗伯作臚辜。副辜文。臚。詳大宗伯疏。又案。犬人沈辜。沈謂祭川。辜謂祭四方百物。依上注義。山川四方百物用牲物者。謂四時常祀。不得用彤。此毀事及犬人沈辜。內山川四方百物。有用彤者。謂非時而祭。則得用彤。二文不相妨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完具也。方百物。有用彤者。謂非時而祭。則得用彤。二文不相妨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完具也。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疏〕授與充人繫養之。繫疑當作繫。下同。詳司門疏。賈疏云。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疏〕授與充人繫養之。案此當牧人共牲與牛人羊人等。又與牛人羊人等同授充人也。賈說未析。注。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說文牛部。云犧。宗廟之牲也。詩魯頌閟宮。享以騂犧。毛傳云。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云。犧。純毛也。賈犬人疏。引鄭書注義同。御覽職官部。引章昭辯釋名云。充六牲。取其毛

純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案章訓犧爲純色。書微子傳孔傳。月令孔疏引王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盧注。說並同。此與鄭純毛義亦不異。此注兼言完具。則當舍角體言之。校曲禮注義尤備也。賈疏云。犧牲不云純。則惟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純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純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詒讓案。祭祀必毛純體完。諸說多偏舉一隅。實則禮經凡賓客膳羞之牲。得稱牲。而不稱犧。明犧爲祭祀之專名。許解與此經略合。足通駭諸義。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彼三犧。蓋指牛羊豕。杜注云。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義未允。孔疏引服虔。以爲雁鷩雉。則尤謬說也。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若充人云。繫于牢。繫於國門。是殊別於牧羣也。云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者。賈疏云。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龍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爲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注異。蓋賈服舊注此引左傳者。證犧牲必毛羽完具之意。賈謂證純色非。又案。凡牲皆貴牡。故傳云雄雞。經典凡說祭牲。云玄牡。白牡。騂牡。皆是也。月令孟春。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注云。爲傷好生之類。孔疏云。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依孔說。則凡大祀皆牲用牡。中小祀以下。則閒有用牝者。詩小雅伐木說。燕牲云肥牡。則賓客饗食。燕牲亦貴牡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毀事用。彤可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疏〕以待國之政令者。謂其牲及役有司以法令。此官共之也。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官也。〔疏〕注。云公猶官也者。巾車注同。公牛。謂在官之牛。別於私家

畜牧也。凡祭祀。共其亨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織。織謂之棧。〔疏〕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者。其內可以繫牛。織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疏〕外大祭祀之牛牲也。王制云。

祭天地之牛。角滿栗。宗廟之牛角握。公羊傳三十一年。何注云。禮祭天。牲角滿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禮器孔疏。引禮緯稽命徵說同。穀梁哀元年傳。說郊牲云。我以六月上甲始牝牲。十月上甲始繫牲。然則凡祭祀。皆先牝牲而後授繫。此牛人其祭祀之牛。蓋受祭於牧人。亦先牝之。而後授繫之也。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謂將祭之夕。夕牲之牛也。賈疏云。若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爲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所求福之牛也者。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謂若大祝之六祈。後鄭彼注云。造類禱祭皆有牲是也。賈疏云。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亦不從也。云玄謂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大祝玉人注並同。詳大宗伯疏。云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卽正祭之牛牲也。獻神。闕天神地而人鬼言之。賈疏引宗伯六享爲釋。則似專屬享先王之牛。非也。云求。終也者。爾雅釋詁文。云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者。爾雅釋天云。釋。又祭也。周曰彤。商曰彤。夏曰復胙。春秋宣八年經。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穀梁傳云。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公羊何注云。禮釋纒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戶。士曰寡戶。又毛詩周頌絲衣序云。釋。賓戶也。鄭彼箋云。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戶。與祭同日。後鄭意釋爲正祭之明日。尋釋而復祭。因以賓戶。祭事至此而終。故云終事也。有司徹載大夫之禮。同日賓戶而無又祭。故惟云燧尸俎。明不特殺。此天子禮。異日又祭而後賓戶。當別用牲。則牛人特共之。故絲衣云。自羊徂牛。鄭箋釋爲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是天子諸侯禮。與大夫以下異也。釋禮亦詳司几筵疏。陳祥道云。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唯具。享牛卜而後用。求牛具而不必卜。牛。猶曲禮所謂索牛。左傳所謂索馬牛也。劉敞說同。惠士奇云。凡祭祀前三日擇牲者。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爲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爲享牛。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求也。索求得而用之。孔疏謂此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然則求牛卽索牛歟。案陳惠說。校二鄭爲長。蓋凡大祭祀。牛必卜繫。其別擇以備臨時有故更易者。則不卜繫。此卽享牛求牛之義。但天子求牛。雖不卜繫。然亦必用犧牲。曲禮及左傳索牛之義。與求牛義雖互通。然天子祭牲。與大夫索牛。種物質不同也。云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者。司几筵注云。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釋於昉。是三者各異處。故云求神非一處。禮器云。設祭于室。爲昉于外。鄭彼注云。昉。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昉者。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彼注義與此同。然禮器

乃正祭之祊。實與釋異。鄭合爲一。未安。亦詳司几筵疏。又案此注。云孝子求神非一處者。泛釋宗廟之祭。必有擇之義。非以求神釋經之求牛也。蓋鄭既據爾雅訓求爲終。又申之曰終事之牛。則不謂求牛取求神之義可知。賈疏謂郊特牲云。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是名釋祭爲求也。亦非鄭指。云職讀爲楸者。肆師注同。段玉裁云。以職爲楸。同音假借字也。孔廣森云。牛人肆師。兩見職人之文。注並讀職爲楸。蓋古文字少。則無楸杙之楸字也。國語周語曰。牧協職。可證此職人之義。云楸謂之杙。爾雅釋宮文。郭注云。杙也。說文木部云。楸。弋也。杙。劉杙。又尸部云。弋。杙也。象折木。衰銳著形。尸。象物挂之也。案劉杙。木名。見爾雅釋木。段借爲杙弋字。正字當作弋。儀禮經傳通攷引尙書大傳云。鑿窳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續也。鄭彼注云。杙者。繫牲者也。蓋杙弋者。折木衰銳。可椽於地。廟中凡牲。皆繫於弋。不徒牛也。莊子人間篇云。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則繫獸亦用杙矣。云楸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賈疏云。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楸人爲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段玉裁云。牧人授充人繫之。充人繫祭祀之牲。繫必有杙。故謂牧人充人爲楸人也。詒讓案。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殞于職人。注云。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彼注職人有監門人。無牧人者。以經無正文。故兩解小異。亦以凡掌養繫牲者。並得爲職人與。凡牲未殺之前。皆繫於職。充人唯持繫祭牲耳。非在牧人。便不繫於職也。周語牧協職。韋注亦謂卽此經牧人。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趙注云。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則云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司職吏。蓋卽職人。亦卽牧人也。孟子云。乘田者。乘甸之芻牧者也。凡野田通稱甸。載師以牛田牧田任近郊之地。牧人於彼芻牧。謂之乘田。猶掌近郊藉田之官。謂之甸師矣。但牧人雖可稱職人。而此經職人。則似不兼牧人。當以肆師注爲正。凡牲牛。皆牧人以共牛人。牛人以授充人等。不得牛人復授牧人也。賈說失之。詳牧人疏。云芻牲之芻者。說文章部云。芻。刈草也。小爾雅廣物云。稟。謂之稗。稗謂之芻。生曰生芻。是凡以草及禾稟飢牲。並謂之芻。正字當作擗。詳充人疏。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謂於公牛之中。擇其中祭祀之用者。以授職人。使芻而養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牢禮。殮饗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疏〕凡賓客之事。其其牢禮積膳。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閒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疏〕之牛者。以下二經。並共賓客之牛也。曲禮云。賓客之牛角尺。賈疏云。謂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禮積膳之牛也。注。云牢禮。殮饗也者。謂賓客始至則致殮。既朝聘則致饗。皆有牲牢。故云牢禮。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亦

謂是也。殮饗。詳宰夫外饗疏。賈疏云。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饗食。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五積。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殮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云牢禮殮饗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積。即委積也。宰夫注云。委積。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又掌客。上公五積等云。皆貶殮牽。注云。牽牲以往不殺也。是賓客之積有牲牢。其牛亦牛人共之。云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證賓客有致積。彼說諸公相朝之禮。天子待朝聘賓客禮亦略同。云膳所以閒禮賓客者。賈疏云。謂賓客未去之閒致禮也。云若掌客云。殷膳大牢者。賈疏云。彼注云。殷中也。中間未去。即是閒禮賓客也。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事者。與。〔疏〕饗食賓射者。小臣注云。賓射於朝。詳大宗伯疏。經舉饗食而不及燕。舉賓射而不及燕射者。天子諸侯燕有不射。而射無不燕。故舉射可以見燕也。賈疏云。饗者。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廟。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案據賈說。則經又兼見大射膳羞之牛。亦足補注義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賈疏云。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注。云羞。進也者。膳亦猶此者。賈疏云。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階阼下北面。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之牛。亦猶此者。賈疏云。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階阼下北面。請執事者與羞膳者。注云。執事者。執瓦大

之器也。方罍無筭。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案燕禮記云。其牲狗也。鄭目錄以彼為諸侯燕羣臣之禮。此經天子射前之燕有牛。故賈謂天子禮異。詩小雅伐木敘云。燕朋友故舊也。其詩云。既有肥羜。孔疏謂天子燕禮。異於諸侯。以詩及此經相參證。天子燕牲。其用大牢與。又案鄭說膳羞同物。故賈謂即庶羞也。今攷膳。當即膳夫所云膳用六牲。謂正俎也。羞。當即膳夫之羞。用百二十品。乃專指庶羞言之。饗食燕。並以正俎為重。經不當以庶羞駭正俎。鄭賈說非經指。軍事。共其

槁牛。鄭司農云。

〔疏〕軍事共其槁牛者。其軍旅勞賜之牛也。槁。舊本誤稿。唐石經。及宋余仁仲本。小字本。宋注疏本。葉鈔釋文。並不誤。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阮元云。經注皆本

作稿。賈疏未誤。序官彙人疏。亦云枯稿須稿勞之。故名其官爲稿人。案阮說是也。注、鄭司農云稿師之牛者。稿、舊本亦誤稿。今依余本正。賈疏云。案左氏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車先。牛十二稿師之牛。故引以爲證也。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遺奠也。〔疏〕喪事共其奠牛者。此其喪奠之牛性以屬凶禮。奠也者。賈疏云。喪中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飲大飲。朔月半薦新祖奠。及遺奠時。有牲體。大遺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詒讓案。喪奠有卜。其始死及朝夕奠。無牲體。小飲奠以下禮。盛有牲體。故謂之殷奠。大遺奠禮尤盛。故於殷奠之外。別言之。殷奠。詳邊人疏。遺奠。詳大史疏。小飲奠所薦饋曰奠者。說文魯部云。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釋名釋喪制云。喪祭曰奠。奠、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牽傍。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樸奠。合體用之也。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者。此其任載之牛也。賈疏云。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疏〕凡會同軍旅行役者。賈疏云。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牽。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共其兵車之牛者。此其任載之牛也。賈疏云。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爲兵車。案賈說是也。此兵車。卽車人之大車。直轅駕牛。與輪人兵車曲轅駕馬者異。司馬法又謂之重車。天子六軍。重車之數無文。吉天保孫子集注。引曹操杜牧說。及李靖問對引曹公新書。並謂兵車一乘。重車亦一乘。是六軍之重車。凡三千乘也。韓非子外儲說篇。說一車之任。不過三十石。兵車一乘。凡二十五人。此其衣裝任器糴芻茭。爲數甚多。固宜專車以載之矣。況以丘乘出車之法校之。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司馬法。說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彼牛多於馬至二倍。雖不必盡以駕車。然可證重車之數。必不減於兵車也。鄉遂車牛。出於公家。與丘甸不同。六軍之牛。大數當有萬餘。蓋皆此官共以授鄉遂七萬五千家養之。臨用又掌其稽比之事。互詳夏官敝官疏。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者。說文車部云。輓、引車也。謂在轅外引車之牛。賈疏云。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語其牽傍。故云在轅外輓牛也。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者。釋牽傍之名義也。罪隸注云。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說文牛部云。牽、引而前也。又彖部云。傍、附行也。廣雅釋言云。牽、挽也。案大車駕牛之數。經注並無文。竊謂任載輜重。不當減於駟馬車。疑亦駕四牛。但車人大車止一隔。與馬車二輓不同。則轅內止容一牛。與馬車轡下二服亦異。其三牛蓋分列轅外之前。及兩旁在旁者。猶馬車之驂。其在前者。亦不必正直轅前。當亦稍偏。或左或右。但較兩驂略前耳。大車之御。亦當居車上。以御轅內之牛。其轅外二牛。別以二人於



車下御之。或牽引於前。或附傍於旁。因謂其牛爲牽傍。然則牽傍者。即輓車之牛。而實據人御之而爲名。罪隸云。牛助爲牽傍。注云。罪隸牽傍之。詩小雅黍苗篇。我任我轡。我車我牛。箋云。營謝轉餽之役。有責任者。有輓轡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將車。即將轅內之牛者。牽傍。即牽轅外之牛者。彼並據人而言。此經云共其牽傍。則據牛而言。牽傍之人。取諸罪隸。非牛人所共也。賈疏謂以其在轅外將御爲難。故特言人御之。殊非鄭指云任猶用也者。司隸注同。既夕禮云。用器。弓矢耒耜兩敦。槃。此任器。猶彼言用器也。但彼用器。不盡軍旅行役所用。若軍旅用器。則六韜軍用篇所說是也。

待事。鄭司農云。互謂樞衡之屬。盆。皆器名。盆所以〔疏〕注。鄭司農云互謂樞衡之屬者。說文竹部云。笠可以收盛血。祭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樞衡釋之。樞衡之互。並詳封人疏。云盆。皆器名者。說文木部云。有所盛爲器。無所盛爲械。盆。盆是器。別於互爲械也。云盆所以盛血者。陶人云。盆實二鬲。厚半寸。唇寸。說文皿部云。盆。盆也。方言云。顛謂之盆。自關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益。急就篇。顛缶盆益甕罍壺。顏注云。缶。盆益一類耳。缶。即盆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案盆。瓦器。故可以盛血。云盆受肉籠也者。說文竹部云。簣。宗廟盛肉竹器也。周禮供盆簣以待事。又籠。一曰簣也。廣雅釋器云。簣。簣籠也。云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置互擺牲。薛綜注云。互所以挂肉。一切經音義引着頡篇云。格。施架也。詩小雅楚茨。孔疏引此注格作架。蓋以義改之。又爾雅釋宮云。櫛謂之

杖。長者謂之閣。格與閣。聲同字通。縣肉格。即挂肉長杖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圍爲格。即此。賈疏云。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爛薦孰。何得更以肉懸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懸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懸肉也。故詩云。或剝或烹。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案賈引詩注約小雅楚茨毛傳文。今本詩傳作亨者。即互之別體。易大畜六五爻辭云。豶豕之牙。彼釋文引鄭注云。牙讀爲互。蓋縣肉格。六牲同名互矣。

充人掌祀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養牛。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疏〕掌繫祭祀之牲當作轅。下同。詳司門疏。繫牲。即牧人注所謂殊養之。墨子明鬼篇云。犧牲不與昔聚羣是也。牲。亦謂純色也。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者。賈疏云。上云掌繫祭祀之牲。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云牢。閑也者。說文牛部云。牢。閑養馬牛圈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牛馬老子欄牢。案此牢以養牲。與校人十有二閑以養馬。二者義同。繫帝牲之牢。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傳。並謂

養牛。牛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疏〕牲者。繫。疑

當作轅。下同。詳司門疏。繫牲。即牧人注所謂殊養之。墨子明鬼篇云。犧牲不與昔聚羣是也。牲。亦謂純色也。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者。賈疏云。上云掌繫祭祀之牲。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云牢。閑也者。說文牛部云。牢。閑養馬牛圈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牛馬老子欄牢。案此牢以養牲。與校人十有二閑以養馬。二者義同。繫帝牲之牢。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傳。並謂

養牛。牛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疏〕牲者。繫。疑

當作轅。下同。詳司門疏。繫牲。即牧人注所謂殊養之。墨子明鬼篇云。犧牲不與昔聚羣是也。牲。亦謂純色也。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者。賈疏云。上云掌繫祭祀之牲。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云牢。閑也者。說文牛部云。牢。閑養馬牛圈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牛馬老子欄牢。案此牢以養牲。與校人十有二閑以養馬。二者義同。繫帝牲之牢。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傳。並謂

之滌。鄭禮記注云。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又公羊何注云。謂之滌者。取其滌蕩潔清。此經言牢不言滌者。統言之。滌亦是牢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鬻者防所繫之禽獸。自相觸鬻也。祭義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云養牛羊曰芻者。以芻養牲。因謂之芻。正字當作糶。說文牛部云。糶以芻莖養牛也。墨子天志上篇云。糶牛羊。豕犬彘。賈疏云。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豕。又不繫之矣。案賈說非也。祭記之犬。豕於槁人。非此官所掌。豕豕經雖無文。據少牢饋食禮注云。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是鄭意豕亦先繫。後疏引國語孔晁注。說豕亦繫之三月。章昭說同。莊子達生篇云。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吾將三月儻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是豕非不繫之之證也。云三月一時。節氣成也。大戴禮記本命篇。盧注云。三月萬物一成。賈疏云。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是其三月之義也。詒讓案。獨斷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徒之三月。亦其潔也。鹽鐵論毀學篇云。郊祭之牛。養食葍年。享先王亦如之。〔疏〕以爲穉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穉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彼則與禮不合。不足據。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者。此繫內祭祀宗廟六享之牲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指郊天以后穉爲配。穉雖人鬼。牛亦繫於滌三月。但有不可。可以未繫者易之。故孔疏云。凡帝牲穉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公羊宣三年。何注說穉牛云。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所以降穉尊帝。家語郊問篇。王注又云。別祀穉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唯具之也。此並謂配帝之穉牛。不特繫。其說非也。此享先王亦人鬼。牲亦繫之三月。有故則易之。與郊之穉牛同。詩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箋云。秋將嘗祭。於夏。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則養牲。是廟享先時養牲之事也。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疏〕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者。賈疏云。不言三月。則或一句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其諸侯祭祀養之。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案賈引國語楚語文。章注義與孔晁同。檀弓孔疏述國語義。則謂牛羊必在滌三月。犬豕不過十日。二義小異。竊謂繫牲之遠近。當視其祭之大小。不以牲別。王涇唐郊記錄云。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十日。中祀二十日。小祀十日。唐制最與古合。賈謂散祭祀浹日。則不辨大小牲。亦不盡從章孔說也。注。云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鄭意散祭祀。卽小祭祀。

散者。亞次於上之言也。肆師云。立小祀用牲。彼注以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此注與彼義同。散義。詳騷人疏。賈疏云。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案賈謂此散祭祀。卽牧人時祀之神。彼時祀內有日月。故賈云天神司中司命以上。然鄭肆師注。以日月入次祀。則不得爲散祭祀可知。蓋鄭本不以此散祭祀與牧人時祀爲一。賈強合之。非鄭意也。但鄭注酒正小祭。與肆師小祀義。亦自相差。互詳肆師疏。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是也。官卽官府。謂每門下土所治之處。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者。明非司門大夫士等自養之。司門云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是也。展牲則告牲。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司門大夫士等自養之。司門云。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是也。展牲則告牲。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性饋食之禮曰〔疏〕展牲則告牲者。牲謂純色。則亦告牲體完具可知。注。鄭司農云。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展。具也者。鄉師後鄭注云。展猶整具。肆師展犧牲。後鄭注云。展。省闕也。與先鄭此注。義亦相成。詳彼疏。云具牲。若今時選牲也者。先鄭以漢法。凡祭祀之前。有選牲之事。卽此展牲。故舉以爲況。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殞于職人。彼亦繫殞之前。展牲之事也。祭義。說祭牲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下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穀梁哀元年傳。云郊牛日展。又云。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范注云。庀。具也。先鄭此注。蓋兼祭義視牲擇毛巡牲。及穀梁庀牲展牲諸事言之。賈疏云。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從。云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者。謂展牲之有司。若肆師之屬。方展時。充人則以牲牲告之。云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王應麟云。丙吉傳。子顯從祀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詒讓案。後鄭意經言展牲者有二。肆師之展犧牲。在繫牲之前。卽先鄭所謂選牲也。蓋直視而擇之。無告牲之事。此展牲有告牲。乃禮經之視牲。大宗伯小宗伯又謂之省牲。展省視。義並同也。蓋將繫則選牲。將用則視牲。二者皆得謂之展。穀梁云。郊牛日展。則凡祭前巡視之事。通謂之展。展固非一次矣。此展牲行於將祭前一日之夕。故漢禮謂之夕牲。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劉注云。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哺五刻。夕牲。大視吏牽牲入。到榜廩儀。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願。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是漢禮亦以夕牲爲省牲。又有告牲之事。與此同。故鄭及干氏並舉以爲况也。又案此展牲。卽夕牲。告牲。是皆於人。與下碩牲皆於神異。公羊成十七年。何注說郊禮云。夕牲告牲后稷。徐疏謂古禮。郊之前日。

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牲於后稷。案郊祀雖亦常有夕牲告牲之禮。然不當告於后稷。何徐說並不足據。云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者。彼注云。充、猶肥也。備、具。賈疏云。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禮。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禮運孔疏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之牲。亦陳於廟門外。橫碩牲則贊。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傳碩肥膷。疏入。有司以牲之肥碩。謂祭日二裸後。王迎牲而行西上。碩牲則贊。春秋傳曰。故泰牲以告曰。傳碩肥膷。碩牲則贊者。碩牲。謂祭日二裸後。皆云博碩。膷。告於展牲之人異。賈疏云。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膷。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紉而牽之。注、云贊助也者。州長先鄭注同。云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者。致、謂告而致之於神。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又云。納牲詔於庭。注云。納牲於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其事也。此充人贊持紉。與大夫贊幣事異。引春秋傳者。左桓六年傳隨季梁語。彼下文又云。謂民力之善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膷咸有也。杜注云。膷、亦肥也。博、廣也。碩、大也。與此碩牲義正相應。依鄭義。此官助牽牛。不助告詔。則告碩自有他官掌之。又此碩牲時。別有封人歌舞牲之事。封人先鄭注。謂亦云博碩肥膷。蓋告碩直誦言告之。故左傳云。奉牲以告。封人則爲之歌舞。事異而辭略同。

上海圖書館

民政局移贈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151B

